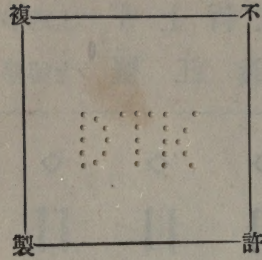
大正十一年六月五　日印刷
大正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發行

日本陽明學下巻
定價四圓二十錢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編纂者　蟹江義丸

東京市京橋區桶町十五番地
發行者　株式會社大鐙閣
代表者　面家荘佶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一丁目十四番地
印刷者　工藤正雄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一丁目十四番地
印刷所　中條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桶町十五番地
大阪市南區三休橋
株式會社大鐙閣
振替口座　東京三三六一八番　大阪二七一五五番

志也。然朱竹垞經義考亦曰。未㆑見。則佚而不㆑傳者歟。於㆑是遂即㆓孝經六全集文中㆒。抄㆓出是二說㆒。以加㆓刻于此㆒者。乃愚不㆑得㆑已之擧也。然而。三復㆓是二說㆒。則管見之大旨。亦既彰々。因竊謂。古人贊㆓孝經㆒之辭。不㆑可㆓勝算㆒。而莫㆑踰焉者矣。後之學㆓孝經㆒者。先了㆓得之㆒。則於㆓其至德要道之義㆒也。思過㆑半矣。

大鹽後素識

日本陽明學（下卷）終

註輒喜。甫成即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私之己。而不公之人。苟不在孝道中用力。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强以粟菽易膏粱。布帛奪錦繡。烏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卞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久爲淵沒。聖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輿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奧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爲芻蕘之采得。備籠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亦俟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知乎。

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過南屛山村肆中。獲孝經管見一卷。迺至正三年隱士釣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牽以孝治爲先。不分章第經傳。適與初陽孫本氏及鴻所見皆符。迨閱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考荊公執政。罷黜此經。至今適五百年矣。正我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非精於數學。蓋僊家者流也。故特梓其前後二序。見大聖微言無終晦之理。明王孝治成和睦之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曠世而同然者耳。有志羽翼是經者。共鑒諸。

仁和朱鴻識

愚以元釣滄子管見前後之二說加刻焉。何耶。管見愚雖未見。而由朱氏跋考之。則覺其解經之旨。與朱孫二子乃同矣。故倘有獲其書。則欲與黃石齋先生之小傳共增補。是愚本

之傳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具。且蒙習亦辨毫之矣。嗟夫。聖人精神命脉之發。將爲淵沈土覆乎。豈人天性之眞。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景。瞶者弗觀也。不裂其聲。聾者弗聽也。不翼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眞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眞。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敎。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敦孝之人。以發孝旨。若專爲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擧其一二。而明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管見後記　　前　　人

夫粟菽非可以甘脣。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經廢弛日久。士尙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脣而訕。掩口而笑。不以爲迂。則以爲腐。氷炭猶薰。兩不相合。愚雅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輙

疎於侯國。又攷。匡衡論政治疏中。稱聿修厥德孝經引爲首篇。則自匡衡而上。韓嬰疏廣皆然。不必劉向矣。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公。以愛敬爲道德之原。豫順爲禮樂之實。雖曾子論孝十章。未有能闡其意者。蓋曾子之微言。授於子思。而中庸之精義。發於孟子。游夏之德。微分敬養。以弘禮樂之施。曲臺諸儒。兼採質文。以收道德之委。至其精義。備在孝經。舜文復起。無所復易也。劉炫謬以閨門之語溷於聖經。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必拘五孝以廢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矣。

孝經管見

元鈞滄子撰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亘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爲惻隱。爲辭讓。爲羞惡。爲是非。又推之。爲齊家。爲治國。爲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繇也。故齋栗抵豫矣。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紛成雍泊。刼父謀而意致雍夷。其功効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奈之何一廢贏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雜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

之論レ孝。於レ事レ親爲レ切。而是經則於二事レ君立一レ身爲二尤切一。其指意殊也。凡此皆因二疑之所レ及者一明レ之。其有二未レ及レ疑者一。推レ此亦可レ通矣。宋景濂先生曰。古今文。特詞語微有二不同一。文義無レ遠。諸儒於二經之大旨一。未レ見レ有レ所二發揮一。而獨斷々然致二其紛紜一若レ此。抑末矣。嗚呼。是經歷二千五百年一矣。乃治二天下一之大經大法。而其旨豈易レ明哉。愚寡聞淺識。烏能窺二聖心之奧一。而人謂。所レ著解意。亦或有二前人未レ發者一。故欲三是正二有道一。使二大旨既明一。則群疑自釋。群疑釋。則是經爲二成書一矣。由レ是列二之學官一。頒二之科制一。而吾道燦然復明。則孝治庶二幾其有一レ興乎。謹拭レ目以竢。

虞淳熙澹然撰

宋景濂曰。古今文之所レ異。特詞語微有二不同一。晳二其文義一。初無二絕相遠者一。諸儒於二經之大旨一。未レ見レ有レ所二發揮一。而獨斷々然致二其紛紜一若レ此。抑末矣。窮レ經者。師二其義一乎。師二其詞一乎。如以二詞而已矣一。則宜レ辨。不則無レ如下會二其大旨一。見二諸行事一之深切著明上也。後之君子無下泥二從レ今之語一復致中紛紜上。熙不レ勝二大願一。

黃道周幼安撰

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所下以埏二埴五經一綱中紀萬象上也。石臺本皆依下劉向所レ較。河間獻王得二於顏芝一者上。獨標題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二引詩一。而庶人獨否。似レ有二闕文一。又聿修之義。大雅所レ告。天子無忝之詠。小宛以勗二庶民一。欲下移二大雅一以發二天子之端一。推二無忝一以起中庶民之例上。於レ說亦通。然於二首章文義未一レ終。於二過節發端一多レ礙。小宛之賦。雖レ通二於庶人一。有慶之義。反

聚序說

朱鴻子漸 撰

竊嘗論レ之。天下之道。具載二六經一。六經旨趣。各歸二於一一。故曰。易以道二陰陽一。書以道二政事一。詩以理二性情一。禮以謹二節文一。樂以象二功德一。春秋以嚴二名分一。至二於論一レ孝。夫子則曰。德之本。敎之所二由生一也。是孝經一書。乃彙總條貫。而爲二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一也。故六經之旨。士子各習二其一一。求二其精一而通也。若二孝經之義一。童而習レ之。雖三白首而不二暫離一焉。夫亦豈能盡二其蘊一哉。是以曾子贊レ之曰。夫孝置レ之而塞二乎天地一。溥レ之而橫二乎四海一。施二之後世一而無二朝夕一。推而放二諸東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西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南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北海一而準。詩云。自レ西自レ東。自レ南自レ北。無二思不一レ服。此之謂也。甚哉孝道之大。天下莫三得而踰二焉者也。世有下以爲二童子之書一而忽上レ之。無レ惑乎。孝道之不レ彰二々於天下一。而俗習之所二以頹敗一也。噫。

孫本初陽 撰

或疑。朱子謂。論語說レ孝親切。與レ此不レ同。今觀下夫子答レ問レ孝者多上矣。何無三一言及二是經一也。釋曰。知二論語說一レ孝。則知二夫子作レ經之旨一矣。武伯懿子之徒。姑勿レ論。即如二游夏一。既非二王佐之才一。又無二王佐之任一。故夫子各就二其所レ能者一諭レ之。皆事レ親始事也。若二是經一。則治世之具。所下以通二神明一光中四海上。而豈二三弟子所二能與一哉。夫子道不レ行。而乃著レ此。爲二後世君臣一告也。此論語

參矣故性參天地者也。然則性參天地。非毀所能滅。使性可以毀滅。則性不能參於天地。曰。是何言也。天地之性。始微而終著。其託於臣子。猶父母之託躰也。日鞠養之。冀其成長。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躰也。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夫使受性者。若火之不燃。泉之不達。則天地父母皆斬之矣。然則滅性之於傷膚。有別乎。曰。滅性近名者也。傷膚近刑者也。名者性之殘。刑者性之賊也。然則。樂正子春之傷足也。不近於刑名。而其痛近於滅性。何也。曰。性出於天地。身出於父母。滅性而傷天地。傷膚而恫父母。仁人君子。則必有以處此矣。然則。刑名同禍也。而君子猶不惡名。何也。曰。性不滅。名亦不滅。性與身俱生。故親之名。不與身俱生。故尊之。尊名而親身。皆天也。

後素謹按。大學格致誠正修。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論語忠恕。孟子仁義。及易書詩禮春秋之義理。雖知各不同。而其本末始終。皆止於一孝。而孝德串穿其中矣。故是經終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故又不讀四子五經而躰貼其義。則決不能知所以行孝之殊塗百慮也。是以治是經者。徒恃同歸一致。而不盡心乎夫殊塗百慮之道者。豈可謂眞致眞知哉。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下 終

慶賞刑威。先王貴レ之。而有レ所レ不レ用也。本生則末生。本盡則末盡。以二愛敬一。而事レ生。天下之人。皆有三以事二其生一。以二哀慼一而事レ死。天下之人。皆有三以事二其死一。皆有三以事二其生一。則鉶羹藜嗅。等二於五鼎一。皆有三以事二其死一。則孺泣號跳。齊二於七廟一。故義者文也。本者質也。本盡則義備。質盡則文至。然且孝子皆有二崇祀上配。富有享保之思一。則是皆無レ有レ盡也。故聖人著二其眞質一。以示二其至要一。曰。先王之所三致レ順底二於無一レ怨者。不レ過レ若レ此而已。使下世之王者。皆繇二其道一。以致二民愛敬一。感二民哀慼一。養レ生送レ死。各致中其質上。則天下大治。孟子曰。養レ生送レ死無レ憾。然而不レ王者。未二之有一也。

然則性爲レ生者乎。曰。與レ生來。不二從レ生生一。不二從レ生々一。而從レ滅々。何也。曰。性不レ可レ滅。愛敬之道滅而性滅。性不レ資レ生。愛敬之道生而性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以レ毀而滅レ性。使下父失二其慈一。子失二其孝一。州閭鄕黨失中其仁上。則謂二之滅一レ性。滅レ情之非レ傷レ生。猶レ傷レ生之非レ滅レ性也。然而生傷則其性亦浸滅矣。故毀之與レ傷。聖賢所二同戒一也。然則惡二毀傷一。謂三其近二於死一者乎。曰。仁孝之義存。愛敬之理得。雖レ死而不レ滅。仁孝之義虧。愛敬之理失。雖レ生而已傷。然則居二親之喪一。毀瘠過レ度。未レ失二愛敬一也。而惡三其滅二性者。何也。曰。君子之性也。非三爲レ生之謂一也。天之所レ命。道之所レ立。天下之所レ法。後世之所レ頌。畎畝而享二南面一。韋布而配二上帝一。孟子曰。君子所レ性。仁義禮智根二於心一。傳曰。惟天下至誠。爲三能盡二其性一。能盡二其性一。則能盡二人之性一。能盡二人之性一。則能盡二物之性一。則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與二天地一

宗旨一。曰死生之義備矣。這是闡二明死生的大義一。今人都把二愛敬哀感一來當二天性一。不レ知此非二天性一。天性者、孝無二終始一。父子之道是也。所レ謂天理常存二人心一不レ死。豈可下把二隨レ遇變遷的一便來當了一。他因下此經中首言二至德要道一。次言二天地之經一。又言二天地之性人爲上レ貴。無レ非レ開二發此宗一耳。至二于死生一。亦大矣。夫子負レ杖逍遙。曾子易レ簀咏歌。豈是勉强得來。當時不下肯與二季路一說上的。恐レ底傳二與曾子一。如二經中郊祀宗祀一。所三以必用二陽生納火之候一者。只要三人尋二着生々的根由一。若二剝復之交一。全然銷盡。將二箇何理一來。生レ人生レ物。若二祖父之死一。全無二影響一。將二箇何人一去。配レ天配レ帝。且鬼神著矣。著的是何人。以レ鬼享レ之。亨的是何人。看來分明是游魂爲レ變。性靈不レ昧矣。張子說。形潰反レ原。朱子以爲。譬如下土做二彈丸一。復歸二土中一。又做二彈丸一出來上。可レ見下祖父雖レ歸二太虛一。定出來千變萬化上。知三道他變做二甚的一。万一不レ識二得是我祖父所一レ變。毀二傷了他一。豈得レ無レ過。假如二一杯羹裏一。人傳下有二爾父母骨血在上レ內。雖レ不二辨認一。要忍レ舉レ箸。觀二土塊彈丸之喩一。實是無下偭作レ惡的去處上。嘗聞昔人夜臥叉手。恐三夢遇二父祖一。却是何心。世人背レ死忘レ本。强說不レ信二鬼神一。又是何心。因レ此夫子備細闡二明這義于此經一也。情性之宗。死生之義。只是一心。學者宜レ盡レ心焉。

（增補）

○黃道周曰。孝子之事レ親終。則先王之道德亦終矣。先王之道德終者。何也。天地之道。有レ終有レ始。鬼神之義。一屈一伸。神明之行。始二於東方一。而終二於北方一。禮樂之情。發二於憂樂一。而極二於敬愛一。

○黃道周曰。若レ是者皆質也。質者堯禹皇王所レ不レ能レ增。辛癸黎庶所レ不レ能レ減也。以二六者一送レ死。重隧犆袷不二必有一レ餘。懸窆羔豚不二必不一レ足。其歸二於六物一者則已矣。故天子卿大夫士庶人等制不レ一。而各有二以自致一。不レ一者謂二之文一。自致者謂二之質一。文有二損益一。質無二損益一。而夷狄釋老必欲二起而亂一レ之。卒不レ能レ亂者。是先王之敎。以二人性一爲二之根柢一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

○孫本曰。此總結二全篇之意一也。愛敬者篇內所レ云皆是也。哀慼者。篇末所レ云是也。孝乃天性。無二人不一レ具。故生民之本盡二于此一矣。生事塟祭。無レ所レ不レ周。故死生之義備二于此一矣。至レ此而孝子之事終矣。

○朱鴻曰。人之生也。莫レ不レ有二仁義之性一。仁之發爲レ愛。愛レ親本也。故孝爲二生民之本一。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慼。理所レ宜レ然。故曰二死生之義一。

○虞淳熙曰。總看來。居則致二其敬一。養則致二其樂一。病則致二其憂一。與レ祭則致二其嚴一。而事レ死如レ生。這幾件都叫二做生事一。前說不二是敬一。便是愛。不二是愛一。便是敬。出二不レ得三這兩箇字一。至丁于喪則致二其哀一。與丙那居則致二其敬于丁喪。祭則致乙其嚴于甲レ思。這幾件同叫二做死事一。前說十二件儀節。並出二不レ得三這哀慼兩箇字一。曰愛敬。曰哀慼。生民報レ本的力量。已竭盡無レ餘。其間截二着死生之微義一。又備細無レ遺。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後世一的事。盡收在二裏邊一。孝子之事。至レ是終矣。按夫子這許多說話。其緊要只在二末後一章一。臨二了幾句一。曰此哀慼之情也。曰毀不レ滅レ性。這是開二發性情的

而不レ唯。唯而不レ對。對而不レ問。此非下有二物力一致中飾於死上也。凡若レ是者性也。性者敎之所二自出一也。因レ性立レ敎。而後道德仁義從レ此出也。夫談二道德仁義於孝子之前一者。抑末矣。故以二喪禮一立レ敎。猶三萬物之反二首於霜雪一也。帝王禮樂之所レ着レ根也。

○又曰。性而授レ之以レ節。謂二之敎一。敎因レ性也。三日而食レ粥。三年而終レ喪。猶二三日而ヿ。三年而月語一也。知レ生謂二之理一。知レ終謂二之道一。知レ制謂二之法一。理不レ可レ諭。道不レ可レ告。因レ性立レ敎。則賢者可二抑而退一。不肖者可二挽而進一也。然則上古有二以レ毀滅一レ性。有二以レ喪踰レ制者一乎。曰。未二之有一也。未二之有一而禁レ之。何也。曰。聖人之敎也。以謂。世皆孝子也。尊レ性而明レ敎。欲下與二世之孝子一共準中於道上。然則。是不二已文一與。曰。其情有レ餘也。而裁レ之。質則猶未レ爲レ文也。

爲二之棺槨衣衾一而擧レ之。陳二其簠簋一而哀二慼之一。擗踊哭泣。哀以送レ之。卜二其宅兆一。而安二措之一。爲二之宗廟一。以レ鬼享レ之。春秋祭祀。以レ時思レ之。

○朱鴻集解曰。女擗男踊。踊謂レ躑レ足。擗謂レ槌レ胸。宅兆者。塚穴曰レ宅。墓域曰レ兆。必得レ吉而安二措之一。然後其心始慰耳。此愼レ終之禮也。爲二廟于家一。倣レ禮而爲二之春秋祭祀一。不レ失二其時一。此追レ遠之禮也。不レ曰レ神而曰レ鬼。鬼歸也。四時皆有レ祭。獨言二春秋一者省レ文耳。

○虞淳熙曰。春時與二萬物一倶來。秋時與二萬物一倶去。來時祭迎。去時祭送。悽愴之情。無レ休無レ歇。

（增補）

不下以二三年一爲上限。此以上。所レ謂喪則致二其哀一也。

日不レ食。越レ此則傷レ生。蓋哀レ死傷レ生。亦不孝之罪也。故聖人制レ禮以爲二之限量一。不レ使二之過レ制而滅一レ性焉。孝子値二親之喪一。有二終古淪レ心之痛哀一。豈能遽止哉。然情雖レ無レ窮。制則有レ限。喪服不レ過二三年一。示三民有二終竟之期一。無二賢愚貴賤一一也。

○虞淳熙曰。孝子哀痛的眞情。若任レ情做。不二把レ性來裁一。損二生々之理一便絕滅了。獨有二聖人一。是盡レ性的人。曉下得初生下來。便有二愛的情一。日々嚴憚將去。有二敬的情一。不幸親歿。有中哀的情上。恰如下生養之氣變做二尊嚴之氣一。尊嚴之氣變做中肅殺之氣上。只從二肅殺處一。一截住二那裏一。還有レ人來。所以敎レ他。且含二着生養的餘氣一。止令二三日不一レ食。莫下以二他死的形骸一。傷中了生的遺躰上。此時難レ道三說不二敢毀傷一。縱然毀傷。却要レ知二天地之性人爲一レ貴。不レ要レ滅二了這箇人一。豈不三是聖人以レ性制レ情的政令一。

○孫本曰。首言哭不偯。禮無レ容云者。孝子之情言レ無レ窮也。次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云者。聖人之政言レ有レ制也。

(增補)

○黃道周曰。子曰。喪與二其易一也寧戚。易則文也。戚則質也。天下之文。不レ能レ勝レ質者。獨喪也。聖人以レ孝敎二天下一。本三於人所二自致一而致レ之。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面。反必告。聽二無聲一。視二無形一。不レ登レ高。不レ臨レ深。不二苟訾一。不二苟笑一。不レ服レ闇。不レ登レ危。此非下有二物力一致中飾於生上也。擗踊號泣。啜レ水枕レ塊。苴杖居レ廬。哀至則哭。升降不レ繇二阼階一。出入不レ當二門隧一。默

子曰孝子之喪レ親也。至二孝子之事終矣一。古今文共以爲二喪親章一。

（增補）

○黃道周曰。愛資レ母者也。敬資レ父者也。敬則不二敢諫一。愛則不二敢不一レ諫。愛敬相摩。而忠言迸出矣。故爲レ子而忘二其親一。爲レ臣而忘二其君一。君子之大戒也。然則忠孝之義並與。曰。何爲其然也。忠者孝之推也。忠之於二天地一。猶三疾雷之致二風雨一也。孝者天地之經義也。物之所二以生一。物之所二成一也。以レ孝事レ君則忠。以レ孝事レ長則順。以レ孝事レ友則信。以レ孝事二鬼神一則格。以レ孝事二天地一則禮樂和平。禍患不レ生災害不レ作。故孝之於二經義一。莫二得而並一也。孟子曰。人少則慕二父母一。知レ好レ色則慕二少艾一。仕則慕レ君。不レ得二於君一則熱中。故忠者孝之中務也。以レ孝作レ忠。其忠不レ窮。詩曰。王事孔棘。不レ能レ藝二黍稷一。父母何食。言下夫孝之窮二於忠一者上也。

子曰。孝子之喪レ親也。哭不レ偯。禮無レ容。言不レ文。服レ美不レ安。聞レ樂不レ樂。食レ旨不レ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敎三民無二以レ死傷一レ生。毀不レ滅レ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レ過二三年一。示三民有二終也。

○朱鴻曰。上文生事愛敬。旣語二其詳一。而死事哀慼。尤當三曲盡二其變一。若一有レ失。便成二終天之恨一。此送レ死。所三以當二大事一。夫子不レ得レ不二備言一レ之。夫人子于レ親本同一躰。忽爾親亡。存殁頓異。故哀痛之極。其哭不レ偯。氣絕幾盡。無二復餘聲一也。其禮無レ容。觸レ地局脊。何暇二修儀一。其言不レ文。內痛無レ已。何暇二修詞一。以至二服レ美不一レ安。故服二衰麻一。聞レ樂不レ樂。故不レ聽レ音。食レ旨不レ甘。故食二蔬食一。凡此六者。皆孝子哀慼眞情。自然而然。一性焉而已。聖人豈能强レ之哉。親亡三

敬二其君一之不レ若レ敬二其父一者上也。生レ我者莫レ如レ父。愛レ我者莫レ如レ父。其父有レ過而猶且諫レ之。諫レ之不レ聽。而號泣以隨レ之。至二於君一則曰。非二獨吾君一也。是愛二敬其君一。不レ若二其父之至一也。且以レ父爲レ得二罪於州里鄉黨一。不レ憚三勞レ身以成二父之名一。至二於君一而獨不レ然者。寧使三君取二咎於天下萬世一。不レ欲下當二吾身一失中其祿位上。則是以二身之祿位一重二於君之社稷一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レ親也。親レ親仁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レ可レ譏也。親之過大而不レ怨。是愈疏也。不レ可レ譏不孝也。愈疏亦不孝也。夫以レ怨而猶謂二之孝一。以二盡忠匡救一而謂二之不忠一。則君臣上下。亦泮乎如二道路人一而已。詩曰。不レ屬二于毛一。不レ離二于裏一。言三夫上下之不二相親一也。不二相親一而親レ之莫レ如三以レ忠與レ上。以レ過自與。以レ美救レ惡。以レ惡匡レ美。是仲尼所二以取一諷也。

後素謹按。退思レ補レ過。虞氏謂。思レ補二君王的缺失一。是用下御註君有二過失一則思二補益一之言上也。黄氏則遵下邢疏所レ引韋註退歸二私室一則思レ補二其身過一之說上者。而思レ補二其身過一之義爲二尤切一矣。然人臣並取而行亦不レ妨。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レ謂矣。中心藏レ之。何日忘レ之。（小雅隰桑詩。）

○虞淳熙曰。夫子恐三曾子疑二這諫爭只是愛心如レ何合一得那憂レ病的心一。便引レ詩言。爲レ臣的心。既愛二着君王一。可レ見三他必匡二救其過一。若是不二曾去一救。或救レ之不レ得レ實。實放心不レ下。惓々在レ念。何日忘レ懷。知二人臣的憂心一。便可レ比二人子之憂心一矣。這正是病則致二其憂一。他不レ陷二父于不義一。使二常享一令名一。亦是顯二父母一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至何日忘之。古今文共以爲事君章。江氏原本以此章置諫諍章下。然移易經文非信而好古者之所欲。故今復舊而置爲。

下圓融。實歸乎太虛也已矣。而推究其本。則不外易簡之理。故孔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誠哉斯言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羅近溪曰。友人終夜興嘆。問其故。有一弟而不能化也。曰。君曾擇好友與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使見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血。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悟。羅子徧呼諸友曰。手足且然。況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鮮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歎於君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虞淳熙曰。夫子常言。在醜不爭。如今叫做爭子爭臣。豈是面折君父。肆無忌憚。只爲人臣人子。一箇道理。事君事父。一片眞心。故事上之君子。入朝便思盡臣子的忠心。退朝便思補君王的缺失。上有美事。即便依行。上有過惡。即便救正。但凡一味好阿諛的君上。與那一味事逢迎的臣下。眼前雖似相親。後有失處。畢竟不能相親。必如上文所言。乃眞上下能相親也。可見爭臣親上非違上。則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朱鴻曰。人臣事君之忠。咸本于事親之孝。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大學謂。孝者所以事君也。諒哉。後世有作忠經以擬孝經。徒知忠孝並稱。不知忠本于孝而移孝斯可爲忠矣。

（增補）

○黃道周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士君子之孝也。士君子既以忠順自着。則亦恂々弼々。使上下稱恭謹足矣。而又曰。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何也。曰。惡夫愛其君之不若愛其父。

以神明待天下。天下亦以神明奉天子。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故孝經者。周公之志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

○虞淳熙曰。武王孝順文王。遷到鎬京也。依倣文王。創造辟雝。講明五倫之學。當時東西南北。無有一念所到之處。不服王化。可見只是一念靈通。而夷蠻戎狄。禽獸豚魚。金石草木。無不融爲一念矣。蓋睿思入微。聲臭俱泯。神無方。應亦無方也。

○孫本曰。引詩不及通神明。而惟以證光四海之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明其感人易也。

（增補）

○黃道周曰。其無不服者何也。敬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他達之天下也。日月之相迎。星辰之相次。風雷山澤之相命。無不繇此者。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躰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地之大經也。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至字甚重矣大矣。是乃聖人良知之至也。天下之人之良知亦至焉。是過化存神之妙也。故無所不通。無思不服。無所不通。無思不服。則無遠邇。無內外。表裏洞徹。上

邦族。因祖禰以敬人之父老。因邦族以愛人之子弟。因天下之父老子弟。以自愛敬其身。身者天地鬼神之知能也。天地鬼神有天子之身。以效其知能。而後禮樂有以作。位育有以致。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地鬼神託於天子。以効其知能。雖不學慮。而所學慮者固已多矣。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羅近溪曰。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冀望於其子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爲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爲然哉。推而君臣。而夫婦。而朋友。而万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中。近而即之。若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而言之。則妙乎變化之神。而超乎情識之表。甘泉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星氷凍。萠竹筍於寒冬。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有道之士乎。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虞淳熙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畧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碍。推而放之而準矣。又曰。孩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肅將而得。

（增補）

○黃道周曰。郊祀明堂。吉禘饗廟。因而及於山川壇壝。田祖后稷。丘陵墳衍。宗工先臣之有功德於民者。以及於百蜡厲儺之祭。皆以致愨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釋奠於學。誓於澤宮。乞言合語。養老養幼。飲酒於鄉。選士於射。惠鮮小民。及於鰥寡。皆以致愛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愨與愛兼致也、不敢惡慢。則皆有神明之道焉。爲天子。而

非至第一。所以神明勿彰。精氣勿通也。昔者明王。其良知烱然不昧。事父事天。只此良知。遇父叫做孝。遇天叫做明。無兩箇良知。事母事地。只此良知。遇母叫做孝。遇地叫做察。無兩箇良知。待長幼上下。只此良知。遇長幼叫做順。遇上下叫做治。無兩箇良知。此知即是神明。但人專在骨肉上尋討。未見得他神明。若直看到天明地察處。其神明便昭彰顯露矣。然致這良知。要得齋戒的工夫。無論諸侯以下。雖天子必有當尊而敬之者。名曰父。必有當先而敬之者。名曰兄。由所尊而推之。祖宗之在廟者。爲益尊。敢不敬乎。其祭時齋戒。皆出自不忘親之心。由所先而推之。吾身之所從生者。爲最先。敢不愼乎。其平時齋戒。皆出自恐辱先之心。此心原與鬼神並著。但人專在一身行事上驗。未見甚着。惟獨宗廟之祭。齋明盛服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鬼神者。始與心通。而不可掩矣。蓋心之良知。即鬼神之會也。致知如此纔是明王。纔是孝弟之至。

○朱鴻集解曰。父母天地。本同一理。上下長幼。原無二心。故事之必有以合也。神明即天地之神明。彰即化工之彰顯。若天時順而休徵。地道寧而咸若是也。又云。天子至尊而曰必有尊也。尊言父也。父既爲所尊。天子必盡孝于父矣。天子莫先。而曰必有先也。先言兄也。天子必克恭其兄矣。

（增補）

○黃道周曰。凡爲明王。父天母地。宗功祖德。因郊祀以致敬於祖禰。因禘嘗以致愛於

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々善誘。姑以レ類言。父レ天母レ地。明猶レ察也。謂二曉達一也。明王之事二父母一孝。異二乎未レ明者之孝一。未レ明者之孝。雖レ孝而未レ通。故於レ事レ天不レ明二其天一。於レ事レ地不レ明二其地一。不下特不上レ明二其天地一。亦不レ明二其父母一。雖レ知二父母之情意一。不レ知二父母之正性一。人惟不レ明二自己之正性一。故亦不レ明二父母之正性一。亦不レ明二天地之性一。人皆曰。我惟知二父母一。不レ知二天地一。此不レ知レ道者之言。明者觀レ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二己私一起レ意。彼此牢不レ可レ解。一日醒覺。吾性淸明廣大。無レ際無レ畔。誠不レ見三其有二天地之殊一。苟未二明通一。則事二父母一實不レ識二父母一。況能事二天地一。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二自知一。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レ知。於二天地一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レ間。不レ可レ度思。矧可レ斁思。天子祀二乎明堂一。釋二奠先老一。有レ尊也。言レ有レ父也。食二三老五更一。有レ先也。言レ有レ兄也。宗廟致レ敬。不レ忘レ親也。修レ身愼レ行。恐レ辱レ先也。至二孝之發用一。即天地之變化也。致二敬於宗廟鬼神一。實在二實著一。融明靜虛。是謂二孝弟之至一。道心見二諸事一レ親謂二之孝一。見二諸事一レ長謂二之弟一。渾然神明本無二間隔一。如二日月之光一。光二四海一。而非レ思非レ爲無レ所レ不レ通。引レ詩爲レ證。所三以無二思不一レ服者。以三東西南北之心同二此道心一。故默感而應也。有レ道則應。無レ道則離。易曰。聖人以二神道一設レ教。而天下服矣。以二此道至神無一レ所レ不レ通故也。

○孫本曰。此以二孝道之極一爲レ言。蓋以二其推レ之而無一レ所レ不レ通也。昔者明王推下所二以孝一レ父者上。事二天于郊一而其禮明。推下所二以孝一レ母者上。事二地于社一而其義察。推下所三以順二長幼一者上。以處二上下一。而其政治。此特明王所二自盡一云レ爾。然事レ天事レ地之理。旣明且察。則郊社之時。自然天神降地祇出。而神明于レ是乎彰焉。此不レ可レ見三孝之通二于天地一乎。豈惟是哉。雖下凡爲二天子一者上。尊必有レ父。先必有レ兄。今繼レ世而立。固無二生父生兄可一レ事。而宗廟之中。事レ死猶レ生也。苟能致レ敬不レ忘。而平日又能修レ身愼レ行。以爲二感格之本一。則禘嘗之際。必假レ之來假。享レ之來享。而鬼神于レ是著矣。又不レ見三孝之能通二于鬼神一乎。

○虞淳熙曰。夫子言。祭則致二其嚴一。大凡祭祀必交二神明一。這神明極靈通。言語解二說他一不レ得。思慮揣二摹他一不レ得。人々自有二神明一。只因下不二肯反一レ本不中肯齋嚴上。一向迷失在二幽暗處一。此時我的神明。他的神明。却是一川淸水。中間被二土隔着一。似二一片日光一。中間被二屋隔着一。倆但除二了這壅滯一。自然交通。此是交二神明一之義也。爲二人君一的。只恐レ不レ明。不レ明則良知未レ致。孝非二至孝一。弟

後素按。序當作爲。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矣。至亡思不服。古今文共以爲感應章。古文此章在廣揚名章上。

君之危亡。忠臣不忍爲也。三諫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以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然則臣可去也。子不可去也。去而無所逃則若何。伋壽之乘舟。申生之守其則。孰爲義乎。皆義也。然則古有子諫其父者無有乎。曰。未之有也。周子晋之諫靈王也。曰。無底於禍敗。然而已細猶之無諫也。則是子未有正諫者也。然則曾子鋤瓜而傷其根。是亦譎諫與。曰。是譎諫也。倚門之歌。是爲捐本。捐本傷根。其實不延。以曾皙之達也。而不可以諷。或非其事也。不然則過在曾子。子言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曾皙之美。足以蔽過矣。而曾子猶歉然。喩親之未能。故諫者孝子所不諱也。

後素謹按。子所以爭父之道。於論語幾諫章及禮記內則父母有過章盡之矣。故宜與此經參勘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揚慈湖曰。愛敬父母

因レ此就從二身病上一推二出心病一來。說二救治的方法一。

（增補）

〇黃道周曰。古之爲レ禮者。未レ有二諫諍之禮一也。史爲レ書。瞽誦レ詩。士箴レ諫。大夫規誨。士傳レ言。官師相規。工執二藝事一。然而記レ禮者。未二之取一也。取二其揚レ觶者一。則猶諸侯卿大夫之禮也。然則易有レ之乎。曰。納約巷遇。是亦未二之有一也。然則春秋有レ之乎。曰。濫淵祈招。春秋未二之書一也。書レ殺二洩治一。未レ知二其何以死一也。然則書有レ之乎。五子之歌。則猶二之誦一レ詩也。微子王子私討焉耳。然則古皆未レ有二諫諍之禮一也。孟子曰。有レ故而去。反覆而不レ聽則去。是近二於禮一矣。然而未レ顯。則猶是列國之事也。賈生曰。太子既冠成レ人。免二於保傅之嚴一。則有二司レ過之史一。撤レ膳之宰一。天子有レ過。史必書レ之。史之義不レ得レ書レ過則死。宰必撤レ膳。宰之義不レ得レ撤レ膳則死。是則可レ謂二諫諍之禮一矣。然猶是史宰之事也。天下之司レ諫者。獨史宰乎。伊訓曰。臣下不レ匡。其刑墨。易曰。鼎折レ足。覆二公餗一。其刑渥。渥與レ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二於刑一。入二於刑一則禮可レ不レ設矣。夫爲二領レ臣之子一。則亦猶レ此乎。

然則君父皆聖明者也。而亦有二不義一何也。曰。聖明之過。不レ裁二于義一則亦有二不義者一矣。裁而後顯レ之。裁而後安レ之。然則顯レ親之與レ安レ親有レ別乎。曰。安レ親者當日之事。顯レ親者異日之事也。

劉生曰。王臣蹇々。匪二躬之故一。人臣所二蹇々一。爲レ難。而諫二其君一者。非レ爲レ身也。將レ欲下以匡二君之過一矯中君之失上也。君有二過失一。危亡之萌也。見二君之過失一而不レ諫。是輕二君之危亡一也。輕二

有㆓爭友㆒。則身不㆑離㆓于令名㆒。父有㆓爭子㆒。則身不㆑陷㆓于不義㆒。故當㆓不義㆒。則子不㆑可㆔以不㆑爭㆓于父㆒。臣不㆑可㆔以不㆑爭㆓于君㆒。故當㆓不義㆒則爭㆑之。從㆓父之令㆒。又焉得㆑爲㆑孝乎。

○孫本曰。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爲㆑孝。不㆑知㆘令或不善而一㆓于從㆒。則立㆑身行㆑道之事。皆窒礙不㆑行矣。其爲㆑害不㆑小。故夫子重言以深警㆑之。

○朱鴻曰。昔者虞夏商周。置㆓疑丞輔弼之臣㆒。以司㆓諫爭㆒。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凡有㆑過則爭㆑之。爭則復㆓于無㆑過。故天子保㆓天下㆒。諸侯保㆓其國㆒。大夫保㆓其家㆒。而不㆑失也。惟士無㆑臣。過失相規。必藉㆓朋友㆒。士有㆓爭友㆒。則立㆑身行㆑己。可㆑無㆓過差㆒。而身不㆑失㆓其令名㆒。甚哉爭臣爭友之不㆑可㆑少也。父安可㆔以無㆓爭子㆒乎。父有㆓爭子㆒。則親不㆑陷㆓于不義㆒矣。故當㆓不義㆒。子不㆑可㆑不㆑爭㆓于父㆒。臣不㆑可㆑不㆑爭㆓于君㆒。若人阿諛苟從。恐傷㆓賊㆑恩之戒㆒。不㆑能㆘委曲諫爭以諭㆓親于道㆒。置㆗親于無㆑過之地㆖。又豈人子之所㆑忍哉。

又集解曰。爭臣之數。亦姑約言㆑之爾。其實諫者衆必出㆓于公㆒。可㆘以㆓人數㆒限㆖乎。然天子諸侯士大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㆓之爭臣爭友㆒可也。夫子是以總結曰。故當㆓不義㆒。則子不㆑可㆑不㆑爭㆓于父㆒。臣不㆑可㆑不㆑爭㆓于君㆒。先㆓父子㆒而後㆓君臣㆒。其旨深矣。

又曰。故當㆓不義㆒。則爭㆑之。從㆓父之令㆒。又焉爲㆑孝。此復歸㆓重于子㆒。以見㆘從㆓親之令㆒爲㆖非也。

○虞淳熙曰。夫子本欲㆘與㆓曾子㆒說㆙病則致㆚其憂㆛。他却有㆓此問㆒。若只把㆘從㆓亂命㆒話㆖答㆑他便狹了。

曾子曰。若ニ夫慈愛恭敬ー。至ニ又焉得レ爲レ孝乎ー。古今文共以爲ニ諫諍章ー。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下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後素增補

曾子曰。若ニ夫慈愛恭敬安レ親揚ーレ名。則聞レ命矣。敢問子從ニ父之令ー。可レ謂レ孝乎。

○孫本曰。自ニ篇首論レ孝。至レ此盡矣。故曾子以爲今日所レ聞ニ于夫子ー。若四愛レ親者不三敢惡ニ于人ー。與ニ因レ親敎レ愛云者ー。皆慈愛也。敬レ親者不三敢慢ニ于人ー。與ニ因レ嚴敎レ敬云者ー。皆恭敬也。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レ親也。人有ニ聖人君子之稱ー。揚レ名也。凡此悉領略矣。但子從ニ父之令ー。是亦孝之大端。而夫子未ニ之及ー也。故以爲レ問。

○虞淳熙曰。昔日曾子耘レ瓜。傷ニ了些藤ー。曾子把ニ大杖ー責レ之仆レ地。夫子因レ此不レ容ニ曾子相見ー。想曾晳是狂的人。多有ニ過失ー。曾子雖ニ順着ー。他心裏終是不レ安。如今恰好說ニ到病則到ニ其憂ー。便思下父母臨レ沒也有ニ治命ー。也有ニ亂命ー。治命不レ須ニ說起ー。倘或ニ一時亂命。就違了ー。他却礙ニ着慈愛恭敬安レ親揚レ名之道上。故有ニ此問ー。

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ニ爭臣七人ー。雖ニ無道ー不レ失ニ其天下ー。諸侯有ニ爭臣五人ー。雖ニ無道ー不レ失ニ其國ー。大夫有ニ爭臣三人ー。雖ニ無道ー不レ失ニ其家ー。士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中終

○虞淳熙曰。前詩云二君子一。本非レ父二母百姓一。待レ他恰如二父母一。這孝豈不二是移得動的一。若移下這孝二父母一的實心上去事レ君。就喚二做忠一。又移二這孝中敬レ兄的心一去事レ長。就喚二做順一。這敬レ父敬レ兄的。施二于一家一。何等整肅。移二此心一去做レ官。就喚二做能治一。他居レ家也敬。移去居二一國一也敬。移去居二天下一也敬。居則致二其敬一如レ此。是行成二于一念敬心之內一。聲名自遠播矣。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之立レ行。非二以爲一レ名也。然而行立則名從レ之矣。事レ親孝。事レ兄悌。居レ家理。此三者修二於實一。而無二其名一。事レ君忠。事レ長順。居レ官治。此三者有二其實一。而名應レ之。詩曰。文王有レ聲。遹駿有レ聲。周公之告二召公一曰。丕單稱レ德。皆不レ諱レ名也。而今之君子。則必以レ名爲レ諱。故孝弟衰而忠順息。居レ家不レ理。治レ官無狀。而猥享二爵祿一者衆也。

後素謹按。三移皆是聖賢良知之妙用神變也。故人掃二除不潔一。而返二乎虛淸一。則其妙用神變。亦當下與二聖賢一乃同上レ歸。嗚呼。移云者。豈容易哉。

又按。古文廣揚名諫諍兩章間。有二閨門之一章一。其文曰。子曰。閨門之內。具レ禮矣乎。嚴レ親嚴レ兄。妻子臣妾繇二百姓徒役一也。於レ唐謂二之僞作凡鄙一。於レ宋謂二之治レ國之要道一。爾來是非異同。紛紛藉藉。而總レ之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天下一之規則。似レ備二乎其二十有四字一焉。揚慈湖曰。刋二落古文閨門一節一。破二碎大道一。愚因錄レ之。以備二於治レ經者之參考一云。

子曰君子之事レ親孝。至下名並二于後世一矣上。古今文共以爲二廣揚名章一。古文此章在二感應章之下一。

父兄與レ君。是足三以爲二民之父母一。非レ有二孝之至德一。其何能達二此順德于天下一乎。

（增補）

○黃道周曰。愛レ人者。不三敢惡二於人一。敬レ人者。不三敢慢二於人一。君子之不三敢惡二慢於人一。非三獨爲二其父兄一也。臣妾妻子猶且敬レ之。要其本レ性立レ敎。則必自二父兄一始也。自二父兄一始者。所下以帥二天下子弟一而君上レ之。猶二其子弟之天一也。以二子弟之天一悅二天下之子弟一。以二子弟之君一敬二天下之父兄一。其事不レ煩。而其本至一。故有二父之尊一。有二母之親一。有二師之嚴一。有二兄之友一。而又有二天之神一焉。是天之所二以立一レ君也。天之立レ君以敎二天下一。如二其生殺一。則雨露霜霆。天且優爲レ之也。惟是冠婚喪祭禮樂之務。非二天子一不レ能レ總二其家政一。故天以爲レ家。帥二其子弟一而寄二家令一焉。書曰。作二之君一。作二之師一。惟其克相二上帝一。又曰。元后作二民父母一。是之謂也。

子曰。君子之事レ親孝。故忠可レ移二于君一。事レ兄悌。故順可レ移二于長一。居レ家理。故治可レ移二于官一。是以行成二于內一。而名立二于後世一矣。

○孫本曰。此因三上論二明王之孝一及レ之也。上以下明王之居二尊位一者上言。其孝可下以通二天地一通二鬼神一通中四海上。固無レ所レ不レ通。此以二士之無レ位者一言。其孝可下以通二于君一通二于長一通中于官上。各有レ所レ通也。此可レ見二孝之爲レ道。隨レ分而各足一。豈惟天子諸侯卿大夫所レ當レ務哉。篇首言下以レ孝事レ君則忠。以レ敬事レ長則順。即忠移二于君一。順移二于長一之說上。而此復以三治移二于官一廣レ之。蓋申二論士之孝一也。

人君者也。羅近溪曰。居今之世。如何得人々親親長長也耶。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々戸々。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々多事。正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也。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孫本曰。此釋至德之義。然所謂至德者。亦即于要道見之。若云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于是爲至。故承上敎民親愛莫善于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敎民如此者。豈必家至而諭。日見而誨之哉。自敬其父兄與君。是即敎天下以子弟臣之道也。而天下之爲子弟臣者。各敬其父兄與君。是天下之父兄與君。皆在君子所敬之中矣。豈不謂之至德乎。夫至德要道非有二也。自其及于人而言爲要道。自其本諸己而言爲至德。俱就治化上見。非如躰用本末內外之對待分屬者也。可見夫子此經重于論治而非專以論學也。

○虞淳熙曰。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于民。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于我。我也敬。民也敬。豈不是居則致其敬。人我同敬。總來立起箇萬物一躰之身。豈不是立身行道。人人稱他父母。稱他君長。豈不是揚名于後世。

○朱鴻集解曰。章首專言孝。而章內兼言弟與臣者。蓋孝也者。施于兄則爲弟。施于君則爲臣。同一順德。所以爲德之至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大雅洞酌詩

○集解引吳氏曰。愷樂也。悌易也。躬行孝弟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

親一。就得二了萬國的歡心一。豈非二是極簡極要的道理一。

（增補）

○黃道周曰。孝悌者。禮樂之所二從出一也。孝悌之謂レ性。禮樂之爲レ敎。因レ性明レ敎。本二其自然一。而至善之用出焉。亦曰。不二敢惡慢一而已。敢二於惡二慢人一。則敢二於毀二傷人一。敢二於毀二傷人一。則毀二傷之一者至矣。夏書曰。民可レ近不レ可レ下。又曰。予臨二兆民一。凜乎若二朽索之馭二六馬一。爲二人上一者。奈何不レ敬。故敬者。禮之實也。敬而後悅。敬而後和。和而後樂生焉。敬二一人一而千萬人悅。禮樂之本也。明王治二天下一。必知二其本務一。而致力レ之。然則帝舜不レ敬二伯鯀一以悅二神禹一。武王不レ敬二辛受一以悅二微箕一。何也。曰聖人非三以レ敬買二悅於人一也。民情多散。而爲レ敬以聚レ之。民情多傲。而爲レ敬以下レ之。雖レ在二刑戮之中一。而獨有二敬意一焉。天下之和睦。則心繇レ此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二文王一。則可レ謂レ知レ要也。

後素謹按。孟子曰。仁之實。事レ親是也。義之實。從レ兄是也。智之實。知二斯二者一弗レ去是也。禮之實。節二文斯二者一。樂之實。樂二斯二者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レ已也。惡可レ已。則不レ知二手之舞レ之。足之蹈レ之。孟子亦直解二此經義一也爾。我常謂。孟子七篇之要。統括皆在二孝經一矣。豈不二信然一歟。

子曰君子以之教レ孝也。至二如レ此一甚大者乎。古今以文共爲二廣至德一章一。

子曰。君子之敎以レ孝也。非二家至而日見一レ之也。敎以レ孝。所下以敬中天下之爲二人父一者上也。敎以レ悌。所下以敬中天下之爲二人兄一者上也。敎以レ臣。所下以敬中天下之爲二

子曰教二民親愛一。至三此之謂二要道一。古今文共以爲二廣要道章一。

子曰。教二民親愛一。莫レ善二于孝一。教二民禮順一。莫レ善二于悌一。移レ風易レ俗。莫レ善二于樂一。安レ上治レ民。莫レ善二于禮一。

○虞淳熙曰。此承三上居則致二其敬一來。蓋嚴レ父的。敬字是主一無適之稱。直致下收斂不レ容二一物一的境界上連一也。用不レ着。澄澄湛湛。無レ我無レ人。與二天心一別無二二樣一。方纔謂二之嚴下父。那萬國之歡心。接二着嚴父之心一。這嚴レ父之心。又接二着孝レ親之心一。如今養能致レ樂。已是孝子。若只教二民親愛一。其實莫レ善二于此一。又欲レ教三民盡二禮順一。莫レ善三于把レ孝來推二之同氣一。欲レ變二易風俗一。莫レ善三于把レ孝來被二之聲容一。欲下莫二上人一整中齊下人上。莫レ善三于把レ孝來着二之節文一。

○朱鴻曰。此因二上三惡一。由二于不下知二要道一。故夫子推廣而言。

○孫本曰。此釋二要道之義一也。悌者孝中之事。禮以節レ此。樂以和レ此。其要歸不レ外二乎孝一。但立レ教則有二此四端一耳。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二其父一則子悅。敬二其兄一則弟悅。敬二其君一則臣悅。敬二一人一而千萬人悅。所レ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二要道一也。

○虞淳熙曰。禮主二于敬一。敬便無レ所レ不レ通。如二父子之心元自相通一。所以敬二人的父一。爲レ子者便歡喜。推二之兄弟君臣一亦然。至二于千萬人一在レ此。若心箇箇敬。他方纔箇箇歡喜。安得下人人而悅之。如今有二箇機關一。只順レ敬二一箇人一。千萬人一齊都歡喜上。敬的少。悅的多。是從二嚴レ父配レ天之敬一。露二出千萬人的根源一。使二人人見得一。無レ非二父子一。無レ非二兄弟一。無レ非二君臣一。因二此敬一着一箇父

能禁者。寇賊姦宄耳。然其習爲寇賊姦宄者。刑亦不能禁也。必以之禁六行。則是束民性而法之也。束民性而法之。不有陽竊必有陰敗。緜是則堯舜之禮樂。與名法爭鶩矣。爭鶩必絀。然且夫子猶言刑法何也。夫子之言。盖爲墨氏而發也。人情易媮。媮而去節。則以禮爲戎首。禮曰三千。刑亦三千。禮刑相維。以刑敎禮。聖人之才與德。皆足以勝之。勝之而存其眞。衆人之才與德。不足以勝之。而見是繁重則畔矣。夫子之時。墨子未着。而子桑戶。曾點。原壤之徒。皆臨喪不哀。遯於天刑。自聖人而外。未有非者。夫子逆知後世之治禮樂必入於墨氏。墨氏之徒。必有要君非聖非孝之說。以爍亂天下。使聖人不得行其禮。人主不得行其刑。刑衰禮息。而愛敬不生。愛敬不生。而無父無君者。始得肆志於天下。故夫子特着而豫防之。辭簡而旨危。憂深而慮遠矣。

後素謹按。黃氏釋五刑曰。盖爲墨氏而發。是實出乎人意表。而卓見也。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黃氏又釋之曰。楊氏毀忠。忠者移孝者也。墨氏之非孝。其始於冠昏。其終於喪祭乎。冠昏之禮。雖或非之。莫有廢也。喪祭之禮廢。而聖人之道息。聖人之道息。而夷狄鳥獸亂於中國。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名不簒弑。而甚於簒弑者。墨氏之爲也。故墨者五刑之首麗也。嗚呼。要君無上。非聖無法。非孝無親者。明目覩黃氏所謂名不簒弑。而甚於簒弑之一言。則亦當起些子耻心矣乎。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至此大亂之道也。古今文共以爲五刑章。

又曰。孝經者。其爲辟兵而作乎。辟兵與刑。孝治乃成。兵刑之生。皆始于爭。爲孝以敎仁。爲弟以敎讓。何爭之有。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恕者。聖人所養。兵不用而藏身之固也。

後素謹按。不驕不亂不爭。皆從五致上鼈磨來。亡也。刑也。兵也。全在不知五致焉。要知五致。一言以蔽之。在知止而已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孫本曰。此因上文不孝及之。刑者。治道所不廢。誅不孝以驅之于孝也。

○朱鴻集解曰。屬者。條目也。君者臣之所稟命。而敢于要脅。是無上也。聖人者。法之所從出。而敢于非議。是無法也。人有父母。身之所由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無親也。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豈非大亂之道乎。

（增補）

○黃道周曰。兵用而後法。法用而後刑。兵刑雜用。而道德乃衰矣。聖人之禁也。曰示之以好惡。示之以好惡。則猶未有禁也。刑而後禁之。周禮司徒以六行敎民。司寇以五刑糾其不率。於是有不孝之刑。不友之刑。不睦姻。不任卹之刑。此六者。非刑之所能禁也。刑之所

知二是良能一。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二發端一而言。則以二明覺之幾一爲レ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レ致レ極而言。則以二流行之勢一爲レ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レ若下以二知行一分中先後上。而知爲二行始一。行爲二知終一。則所レ知者即是行。所レ行者即是知也。然則知能一矣。而不レ致則雖二固有一焉。而同二乎無一レ有。故欲レ盡レ孝者。宜三深味二是五致之蘊一也。

事レ親者。居レ上不レ驕。爲レ下不レ亂。在レ醜不レ爭。居レ上而驕則亡。爲レ下而亂則刑。在レ醜而爭則兵。三者不レ除。雖二日用三牲之養一。猶爲二不孝一也。

○虞淳煕曰。此承三上養則致二其樂一。自二天子一。以至二庶人一。都有二父母一當レ養。這養二父母一的。在二衆人之上一。休二得倚レ勢驕縱一。在二衆人之下一。休二得悖逆作亂一。在二同類中一。休二得互相爭闘一。盖居レ上而驕。下人怨。他要レ亡二國家一。受レ享大過。又要レ亡二了己身一。爲レ下而亂。上人怨。他必加二刑罰一。在レ醜而爭。同伴怨。他必加二兵刀一。三者不レ除。毀二傷了父母遺體一。雖二毎日三牲奉養一。食不レ下レ咽。何以爲レ孝。

（增補）

○黃道周曰。若レ是者何也。敬レ身之謂也。敬レ身而後敬レ人。敬レ人而後敬レ天。頌曰。敬レ之敬レ之。天維顯思。命不レ易哉。無レ曰レ高。高在レ上。爲二天子一者如レ此。又況其下者乎。爲レ下而爭亂。忘レ身及レ親。是君子之大戒也。泰誓曰。予克レ受。非二予武一。惟朕文考無レ罪。受克レ予。非二朕文考有一レ罪。惟予小子無レ良。甚矣聖人之危也。其孝愈大。則其敬也愈至矣。

子曰孝子之事レ親也。至下檜爲二不孝一也上。古今文共以爲二紀孝行章一。

後素按誤當作娛

子曰。孝子之事レ親也。居則致二其敬一。養則致二其樂一。病則致二其憂一。喪則致二其哀一。祭則致二其嚴一。五者備矣。然後能事レ親。

○朱鴻集解曰。致者極二其至一之謂。蓋孝子之事レ親也。隨レ在各極二其致一。隨レ事悉盡二其心一。未レ致二其極一。而其禮不二備均一。不レ可二以語一レ孝。居則致二其敬一。如二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齋慄之類一。養則致二其樂一。如下承レ顏順レ志。聖人傾以誤二其心一。斑衣戲彩之類上。病則致二其憂一。如下言不レ翔。行不レ惰。色容不レ盛。冠帶不レ服之類上。喪則致二其哀一。如二擗踊哭泣呼號籲天之類一。祭則致二其嚴一。如下齊戒竭誠。思二其笑語居處一之類一。夫居養病皆事レ生。喪與レ祭皆事レ死。敬樂憂哀嚴五者。各于二其時一克盡。斯爲下人子之事上レ親也。

（增補）

○黃道周曰。曾子曰。人未レ有二自致者一也。子夏曰。事レ君能致二其身一。致レ身以事レ君。致レ心以事レ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知レ之。不レ慮而知。謂二之良知一。致而能レ之。不レ學而能。謂二之良能一。故五致者赤子之知能。不レ假二學問一。而學二問之一。大人有レ不レ能レ盡也。仁義禮樂信智。則皆自レ此始也。

後素謹按。黃氏致二良知一之義。於レ此始發見。而仁義禮樂智信則皆自レ此始之說。自レ非下明三性與二天道一者上孰能信レ之哉。

又按。良知良能本非レ二。故季彭山曰。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二良能一是良知。能二良

而治一矣。獲二乎上一有レ道。不レ信二乎朋友一。不レ獲二乎上一矣。信二乎朋友一有レ道。不レ順二乎親一。不レ信二乎朋友一矣。順二乎親一有レ道。反レ身不レ誠。不レ順二乎親一矣。誠レ身有レ道。不レ明二乎善一。不レ誠二乎身一矣。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不レ思レ誠。不レ擇レ善。苟得三以蹈二凶逆一。則是亂民之行。聖王之所レ不レ致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レ忒。曹風鳲鳩篇

○朱鴻曰。必有二瑟僩之君子一。而後有二赫喧之威儀一。故云。淑人君子其儀不レ忒。

○孫本曰。引レ詩正言二淑人君子一。而不レ及二天子一。乃申二諸侯卿大夫之孝一也。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而思三以淑レ人善二俗。非レ禮何以乎。禮儀之在二人身一。所三以動二天地一也。孝子仁人。必謹二於禮一。謹レ禮而後可二以敬一レ身。敬レ身而後可二以事一レ天。傳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二育萬物一。峻二極於天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二其人一而後行。故曰。苟不二至德一。至道不レ凝焉。至德者。孝敬之謂也。

後素謹按。黃氏釋二淑人君子一。乃與二朱孫及孔安國鄭康成等之古註一微異。而全從下詩本文其儀不レ忒。正二是四國一上上來。相較旨深一層。然而邢疏曰。義取二君子威儀不レ差。爲二人法則一云。然則亦非二黃氏之創說一也。

可レ度。以臨二其民一。是以其民畏而愛レ之。則而象レ之。故能成二其德教一。而行二其政令一。羅近溪曰。泛二觀天地之間一。其地有二百千万方一。每レ方有二百千万人一。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レ衣喫レ飯。日用往來。直至二老死一。則均一更無二小欠一。眞是王道平々。而不レ費二些子尋思一。王道蕩々。而不レ費二些子氣力一。若要レ通レ天。只此便天可レ通。若要レ徹レ地。只此便地可レ徹。若要二統レ人統一レ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偏有レ不レ能。孔子只管隨レ時不レ費二些力一。而能不レ可レ及。

○朱鴻曰。君子者。盡二愛敬一以事二吾親一者也。以二愛敬之德一。發二之于言一。則言爲レ可レ道。以二愛敬之德一。措二之于行一。則行爲レ可レ樂。以二愛敬之德一。施二之于身一。則德義可レ尊。以二愛敬之德一。見二之于事一。則作事可レ法。以動二容貌一。容止可二觀瞻一也。以著二行藏一。進退可二法度一也。如レ是而臨レ民。斯畏二其德威一。而益加二愛敬一。法二其端範一。而日思二倣效一。故德教不レ待二整肅一而成。政令不レ待二嚴厲一而治也。

○孫本曰。上言二悖德悖禮一云者。卽篇首所レ戒驕溢也。可レ道可レ樂。可レ遵可レ法。可レ觀可レ度云者。卽篇首之欲下謹二言行一飭中容服上意也。虞德園講二言思レ可レ道等句一。謂未二言行一之先。預期二其可一。愚謂如レ此講。思字甚有二着落一。但君子口無二擇言一。身無二擇行一。何必如レ此預期哉。古文孝經。思字作二斯字一覺レ妥。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孟子曰。行二一不義一。殺二一不辜一。而得二天下一。不レ爲也。敬二愛它人一而得二富貴一。君子豈爲レ之乎。君子敬レ天則敬レ親。敬レ親則敬レ身。嚴レ父之道。雖レ未レ配レ天。而身不レ可レ不レ敬也。敬レ身如レ天。則敬レ親亦如レ天。敬レ親如レ天。則亦配レ天矣。傳曰。在二下位一不レ獲二乎上一。不レ可二得

之所二能爲一也。然而聖人不レ敎。則天下失レ性。天下失レ性。則天失二其命一。故聖人敎レ人。事レ父以配レ天。事レ父以配レ君。天言二大生一。君言二大臨一。大生者。得二善繼一。大臨者。載二厚德一。故曰。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父母生レ之。君親臨レ之。言父之上配二於天一。下配二於君一。非二聖人一則不レ得二其義一也。

又曰。世有下不レ愛二其親一而愛二他人一。不レ敬二其親一而敬二他人一者上。無レ有乎哉。天地之道有レ二。一曰嚴。一曰順。爲レ嚴以敎レ順。故天覆二於地一。爲レ順以事レ嚴。故地承二於天一。敬不二敢慢一。愛不二敢惡一。得二嚴於天一者也。敬レ親而後敬レ人。愛レ親而後愛レ人。得二順於地一者也。反レ是爲レ逆。逆爲二凶德一。善者性也。君子以レ是敎レ人。亦以レ是自率也。是君子之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二父母一。知レ好レ色則慕二少艾一。仕則慕レ君。不レ得二於君一則熱中。大孝終身慕二父母一。

後素謹按。悖德悖禮。其始也惟是以三意見情識蔽二眞知一之故。漸漸至三于悖二天命一也。可レ不レ畏哉。

又按。以レ順則逆。虞氏黃氏俱從下御註行レ敎以順二人心一。今自逆レ之則下無レ所二法則一之說上。而不レ用下鄭註以レ悖爲レ順。則逆亂之道云之言上也。夫順字首節順二天下一之順。而即善也。善即性也。性即眞知也。故順二人心一云者。亦只順二天下之人之眞知一以立レ敎也。若不レ順二其眞知一而立レ敎。則逆也。逆即凶也。凶即惡也。必拂二人之性一。拂二人之性一。則君子之不レ貴。不二亦宜一乎。

君子則不レ然。言思レ可レ道。行思レ可レ樂。德義可レ尊。作事可レ法。容止可レ觀。進退

○虞淳熙曰。聖人之德。聖人之敎。雖レ無三以加二于孝一。然必有レ德二于己一。方纔可レ行二敎于人一。此是我性中自然生生的條理。一毫顛倒不レ得。如二父子相生一。豈不三是上天之性一。父爲二子綱一。豈不二是君臣之義一。這箇天性生生不レ已。父母接二續着天地一。祖宗生レ我出來。接二續着父母一。我的子孫。又接二續着我一。眞是孝無二終始一。不レ比二小可的接續一。所以謂二之天性一。這箇大義森森難レ犯。看二他是嚴君一。已是厚了。又看二他是上帝一更厚了。一層必厚到二加不レ得處一。所以謂二之大義一。既是續莫レ大レ焉。誰比二得這天性一。若不レ愛二其親一。反愛二他人一。愛雖二是德一。也只叫二做悖德一。既是厚莫レ重レ焉。誰比二得這大義一。若不レ敬二其親一。反敬二他人一。敬雖レ合レ禮。也只叫二做悖禮一。這般的人。本要二民來法則一。他不レ知レ該二順的道理一。反把來逆做。誰去二法則一。他不三惟無二以成一レ敎。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不レ在二善內一矣。大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假饒得二了這悖德悖禮二種凶德一。與二天地之性一。了不二關涉一。君子豈以レ之爲レ貴也。

孫初陽謂。雖レ得レ之。言享二有國家一而得レ爲二人上一。朱子漸亦謂。縱得二志于人上一。君子豈貴レ之哉。與二虞德園意一不レ同。愚謂。上言二民無一レ則焉。下言三以臨二其民一。還從レ得レ爲二人上一之說上爲レ是。（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性者道也。敎者義也。以養者。父子之道。日嚴者。君臣之義也。分二愛於母一。故母有二父之親一。分二敬於君一。故父有二君之尊一。父母生レ之。君親臨レ之。稟二於自然一。實命二於天一。非三聖人

按歷稱先王者一。明王者二。聖人者三。而諸侯以下不及焉。殆申論天子之孝也。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爲敎本性。爲性本天。天嚴而人敬之。地順而人親之。敬之加嚴。親之加忘。人託於地不知有地。覆於天惟知有天。其漸然也。故嚴者。始敎者也。親者。終養者也。人養於膝下。鳥獸昆蟲養於山澤。其養之皆地。其敎之皆天也。聖人不嚴其養之。而嚴其敎之者。故人皆知父之尊。知母之親。以敎萬物。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不失其所。故敎愛者不煩。敎敬者不傷。君之於父。父之於師。師之於天。其本一也。或曰。嚴。本於后稷。親。本於文王。然則配天之與配上帝有異與。曰。天與上帝何異之有。周禮典瑞曰。祀天。又曰。旅上帝。雖分昊天上帝與五帝之名。其爲天則一也。然則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何也。曰。郊祀者。犆祀也。宗祀者。時享也。時享五帝。而親文王。犆祀昊天。而尊后稷。明堂則數里而近。圜丘則數十里而遠。近者愈親。遠者愈尊。仁孝之等也。然則祫禘嘗烝。又有四祀。宗廟明堂。每歲八擧。得毋已數與。曰。其生也日三視膳。沒而八享。何謂數也。然則明堂之與辟雍一與。曰。明堂九室。其別五室。辟雍環水。有先聖先老焉。所謂澤宮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以天子。養以天下。則又何異享祀明堂之有。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羅近溪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枯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眞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万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朱鴻曰。此承上文言。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聖人立教。其根原實出于膝下之時。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養父母。是愛之萠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萠芽也。斯時愛敬之念。不過親昵畏懼之方形耳。聖人恐其後來挾恩恃愛。而失于不敬。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愛不至于褻。敬不至于疎。此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强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群情。而勉强矯拂于其間哉。

○孫本曰。政教乃禮樂刑政之屬。治之具也。固爲治者所不廢。然教所以成。政所以治。聖人之所因以導民者。則以民有此愛敬之性爲之本也。故曰所因者本也。自夫孝天之經。至此凡四節。每原道德之本于天地。而聖王因立教以成治。無非以至德而發之爲要道也。

明堂。於レ此則必有レ取レ之也。郊社之義三代異レ用也。社之言レ地。方澤之義也。郊之言レ天。圜丘之制也。后稷之配二太社一。則自二夏商一而始也。尊レ稷以配レ天。則獨周之制也。祖二文王一而宗二武王一。則自二成康一而始也。太王王季。不二敢言一レ祧。皇矣之雅。天作之頌是也。故議レ禮者。不レ可レ不審也。郊二后稷一以配レ天。祀二文王一以配二上帝一。非二周公之聖一。則莫二之爲一也。不レ當二周公之身一。而議二郊祀之禮一。則禘レ嚳而郊レ稷。祖二文王一而宗二武王一。作者之意。於レ是止也。明堂之歲有二六祀一焉。四二立五帝一。季秋大享。是也。南郊有レ三。冬至迎レ長。上辛祈レ穀。龍見大雩。是也。歲一祀二后稷一。而八享二文王一。聖人之尊レ親不下以二疎數一爲中隆殺上也。其敬益至。則其禮益簡。簡レ之者何。嚴レ之也。天嚴則曰レ父。父嚴則配レ天。后稷祖也。以二天之嚴一。嚴レ之則亦曰レ父。故配レ天之父。非二禰之謂一也。以レ嚴而生レ敬。以レ敬而生レ孝。以レ孝而生レ順。不レ如レ是不レ足二以立一レ敎。故郊祀明堂。性敎之合也。四海於レ是觀レ嚴。則於レ是觀レ順焉。詩曰。儀二式刑文王之典一。日靖二四方一。蓋謂レ是也。夫當二文王之身一。躬集二大命一。則必配二稷於南郊一。配二王季於明堂一。然且文王不レ爲レ之。而文王不二以レ是損一レ孝。又留二其緒一以卑二於周公一。詩曰。維此王季。帝度二其心一。貊二其德音一。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二此大邦一。克順克比。比二于文王一。其德靡レ悔。旣受二帝祉一。施二于孫子一。夫周人亦猶有下崇二祀王季一之心上乎。何其言之尊也。然則有虞之不レ郊二瞽瞍一。又不レ祀二於明堂一何也。曰。厥德與レ功。則帝嚳顓頊而下。無下所レ置二瞽瞍一者上矣。且受二終于文祖一。則勢不レ得レ不レ宗レ堯。宗レ堯則猶二之明堂一也。至二有虞之廟一。則無レ所レ奪二瞽瞍之位一。子曰。宗廟饗レ之。孟子曰。孝子之至。莫レ大二乎

矣。

昔者周公郊二祀后稷一以配レ天。宗二祀文王于明堂一以配二上帝一。是以四海之內。各以二其職一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二于孝一乎。

○朱鴻集解曰。周公以下萬物本二乎天一。文武之功本中于后稷上。故冬至以二后稷一爲二始祖一而配レ天。祀二于郊一。冬至者。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尊二后稷一猶レ尊レ天也。萬物成二形于帝一。而人成二形于父一。故季秋以二文王一配二上帝于明堂一。季秋者。萬物之成。尊二文王一猶レ尊二上帝一也。天以二形體一言。曰レ天尊レ之也。上帝以二主宰一言。曰レ帝親レ之也。其實一而已矣。

○虞淳熙曰。周公冬至祭レ天。把二后稷一配レ天。見二得一陽來復。其中不レ移的天心就是始祖一。季秋享レ帝。把二文王一配レ帝。見下得一陽欲レ剝。上邊碩果的仁心。就是父親上。天心即仁心。這點生生之心。無レ終無レ始。常靈常明。乾坤父二母萬物一。總是一片眞心。有二甚隔碍處一。所以海內諸侯。隨レ念感通。都來助レ祭。前說下得二萬國之懽心一以事中先王上。正是心心交徹。不二是僥倖來的一。雖二大聖人一。也只是此心性。又豈能在二人性上一添二一物一乎。當初周公但制二禮文一。不三敢身行二禮節一。後人止要レ明二白禮義一。豈宜三僭用二禮義一。悟二得此禮義一透徹。人人可二以事レ父配一レ天。不二必周家父子一。時時可三以事レ天事レ親。不二必冬至季秋一。所レ謂天地之經而民則レ之。是也。

（增補）

○黃道周曰。夫道至二於嚴一レ父而至矣。周人祀二后稷一。而不レ祀二姜嫄一。配二文王一。而不レ配二太姒一。郊社

諸身一則爲レ行。孝爲二百行之本一。故凡人之行。莫レ大二于孝一。孝莫レ大二于尊二嚴其父一。尊二嚴其父一莫二レ大二于レ配レ天。統而言レ之。則生稟二于天一。析而言レ之。則受二生于父一。能配レ天。豈易易哉。惟周公爲二王室至親一。秉二禮樂之權一。成二文武之德一。必如二若人一。纔能配レ天。

○虞淳熙曰。天地生生之心。叫二做性一。天地之性就是人。人比二天地一一般。何等尊貴。眞非二萬物可一レ比。人有二百行一。莫レ大二於孝一。父生レ子。子養レ父。雖二是生生的意思一。還未レ通二到生生的根原一。因レ此日日嚴二憚着父親一。念念收斂回來。豈不三大似二那些孝一。這嚴レ父的人。直把二父親一。比二着人君一。也只是天之子。徑把來配二了無聲無臭的天一。再尊嚴不二去了一。到レ此反レ本還レ原。纔是大孝。

（増補）

○黃道周曰。天地生レ人。無レ所二毀傷一。帝王聖賢。無二以異一レ人者。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知レ愛知レ敬。不二敢毀傷一。以報二父母一。是天地之教也。天地日生レ人。而曰二父母生一レ之。天地日教レ人。而曰二父母教一レ之。故父母天地日相配也。聖人之道。顯レ天而藏レ地。尊レ父而親レ母。父以レ嚴而治レ陽。母以レ順而治レ陰。嚴者職レ教。順者職レ治。教有レ象而治無レ爲。故曰レ嚴レ父。不レ曰レ順レ母。曰レ配レ天。不レ曰レ配レ地。是聖人之道也。知レ性者貴レ人。知レ道者貴レ天。知レ教者。貴レ敬。敬者孝之質也。古之聖人本レ天立レ教。因レ父立レ師。故曰。資レ愛事レ母。資レ敬事レ君。敬愛之原。皆出二於父一。故天父君師四者。立レ教之等也。書曰。天佐二下民一。作二之君一。作二之師一。惟其克相二上帝一。寵二綏四方一。鳥獸知レ母而不レ知レ父。衆人知レ父而不レ知レ天。有下知二嚴レ天配レ天之說一者上。則通二於聖人之道一。

曾子曰敢問至二其儀不一レ忒古文爲二三章一。今文爲二聖治章一。

後素謹按。不レ覺而德行者。特一鄉之善士也耳。安能到二四國順レ之之地位一哉。故聖人貴レ覺。覺乃眞知之照及レ之也。順レ之者。一燈爲二萬燈一之謂。而億兆心心之眞知不二昏蔽一。與レ我一般。嗚呼。明王治二天下一。至易至簡乃如レ此。不レ可レ不レ資二則乎此一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三以加二于孝一乎。

羅近溪曰。夫天則莫二之爲一而爲。莫二之致一而至者也。聖則不レ思而自得。不レ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レ聖而希レ天者也。夫欲二希レ聖希一レ天。而不レ求下己之所レ同二於聖天一者上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レ之。我之初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二必慮一。能不二必學一。蓋即莫二之爲一而爲。莫二之致一之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二聖人一。亦惟以二其不レ慮不レ學者一同レ之。莫レ爲莫レ致者。我常敬二順乎天一天常生二化乎我一。久之自成二不レ思不レ勉之聖一矣。聖如二孔子一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レ胎而啼也。是愛二戀母之懷抱一也。孔子指二此愛根一而名レ仁。推二此愛根一以爲レ人。合而言レ之。曰。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若曰二爲レ人者常能親一レ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レ忍三一毫惡二於人一。不三敢一毫慢二於人一。位二天地一育二万物一。其氣象出二之自然一。其功化成二之渾然一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加二於孝一乎。

又曰。問仁與レ孝亦有レ別乎。曰。無レ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々之大德。而吾人從二父母一躰一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レ形。踐レ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レ拂。充長條暢。人固以レ仁而立。人亦以レ仁而成。人既成。即孝無レ不レ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レ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レ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レ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爲レ貴。人之行莫レ大二於孝一。

又曰。或稱有レ友素共講レ學。而恥二於擔當一者。曰。是何心哉。蓋陷二於鄉原一。而不二自知一也。孔孟防レ之。所以曰閹然媚二於世一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二天地一同量。與二万物一一躰。故欲レ明二々德於天下一。而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者。正恐二此賊一云耳。故曰。謂二其身不一レ能者。自賊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孟一生固爲二天下生民一。亦爲二父母一。此身與二天地一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レ此。學須下是全付二精神一透徹理會。直下承當上。如二寒之衣饑之食一。性命所レ關。自不レ容レ已。否則將二以自愛一。適以自賊而已矣。經曰。孝莫レ大二於嚴一レ父。嚴レ父莫レ大二於配一レ天。

○虞淳熙曰。曾子聞レ詩。已知二孝爲二至德一。還疑二是哲人之德。未二是聖人之德一。所以又問。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レ貴。人之行莫レ大二于孝一。孝莫レ大二于嚴一レ父。嚴レ父莫レ大二于配一レ天。則周公其人也。

○朱鴻曰。天地之生二萬物一。惟人得レ秀而最靈。玆人之所二以爲一レ貴。性即生也。命二諸天一則爲レ性。體二

得二其民一。斯得二天下一矣。得二其民一有レ道。得二其心一。斯得レ民矣。夫不レ得二民之心一。而欲三以養二其親一。猶下以二草澤之牛豕一爲上智也。詩曰。綏以二多福一。俾レ緝二熙于純嘏一。多福純嘏。非レ合二天下之愛敬一而能レ之乎。

詩云。有二覺德行一。四國順レ之。大雅抑之詩。

羅近溪曰。問孝弟爲レ教是矣。如二王祥王覽一非レ不レ志二於孝弟一。而不レ與二之爲レ聖何也。曰。人之所レ貴者孝弟。而孝弟所二尤貴一者學也。故質美未レ學者爲二善人一。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レ能哉。弗レ學耳。弗レ學則如二瞽目行一レ路。步或可レ進二尺寸一。然終是錯二違中正一。墮二落險阻一。雖二曾子一未レ免下大杖不レ走。陷二親有一レ過之失上。而況於二祥覽兄弟一矣乎。故曰。行不レ著。習不レ察。終身不レ知。夫由レ之而不レ知二其道一。與二瞽者行一レ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二聖人一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二其良知一者也。夫良知在二於人一。變通而不レ拘。渾全而不レ缺。時出而恒久弗レ息者也。今宗族稱レ孝。鄕黨稱レ弟。而不三善致二其良知一者。則執二滯於一節一。而變或不レ通。循二習於一家一。而推或不レ廣。矯二激於異一常而恒久可レ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二天地一。塞二四海一。垂二之万世一而無二朝夕一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レ貴也。經曰。詩云有二覺德行一。四國順レ之。

〇朱鴻曰。覺大也。謂天子有二大德行一。故四方之國。順而行レ之。此慈楊湖所レ謂。簡誦二此章一。每每樂生。如下春風和氣薰習。身在中唐虞三代之隆上。灼知二其效一。信不レ誣也。

〇虞淳熙曰。人能抑抑敬愼。做二得恭人一。方做二得哲人一。哲人有二覺悟處一。德行從二覺悟處一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方臣民的靈覺之心。心心相通。有二何隔礙一。因レ此四國順レ之也。

（增補）

〇黃道周曰。覺者。所レ爲レ教也。教者。所レ爲レ孝也。民心不レ懽。天下不レ順。雖二貞子一無三以順二於父母一。故災害禍亂。則民心之不順爲レ之也。和氣生則衆志平。衆志平則怨惡息。天人交應而鬼神從レ之。書曰。協二和萬邦一。黎民於變時雍。蓋言レ順也。唐虞之治。非レ聚二衆順一而能有レ此乎。故曰。明二於順一。然後能守レ危也。是之謂也。

○黃道周曰。言非ニ法言一。行非ニ法行一。則其臣妾妻子。意而薄レ之矣。又以ニ富貴一怒ニ其妻子一。則是絕レ祀也。孟子曰。身不レ行レ道。不レ行ニ於妻子一。使レ人不レ以レ道。不レ能レ行ニ於妻子一。以レ孝爲レ治者。常思ニ其親一。則親愛。畏敬。賤惡。哀矜。傲惰。此五僻者。無ニ繇而生一也。夫愛敬而亦有ニ僻者一乎。愛敬不レ於ニ其親一。而愛ニ敬他人一。故其親怨ニ於上一。而衆怨ニ於下一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レ之。祭則鬼享レ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作。故明王之以レ孝治ニ天下一也如レ此。

○虞淳熙曰。凡人含レ怨忍レ辱屈レ意。服ニ事于人一。面前必有下不ニ甘心一的顏色上。背後必有下不ニ甘心一的言語上。受ニ他服事享用一終不ニ安樂一。如今聚ニ着這許多懽心一。事ニ生存的父母一。父母心裏也懽喜。有下甚不ニ安樂一處上。聚ニ着許多懽心一去。事ニ亡過的父母一。父母的神靈也懽喜。有下甚不ニ歆享一處上。聚ニ着許多懽心一。感ニ格我乾父坤母一。乾父坤母也懽喜。有下甚氣化不ニ和平一處上。既是和平。自無ニ水旱饑荒。盜賊禍亂一。一團和氣。充ニ滿太虛一。止結ニ成一箇孝字一。豈不下是明王以レ孝治ニ天下一的福應上。先王有ニ至德要道一。而上下無レ怨。正如レ此。

（增補）

○黃道周曰。甚矣聚レ順之大也。聚ニ天下之懽心一。以致ニ二人之養一。是薦ニ上帝一配ニ祖考一之所ニ從始一也。生則聚レ順以爲レ養。死則聚レ順以爲レ祭。去ニ人之力一。而用ニ其志一。用ニ人之志一。而萃ニ其心一。是仁人孝子之極致也。孟子曰。桀紂之失ニ天下一也。失ニ其民一也。失ニ其民一者。失ニ其心一也。得ニ天下一有レ道。

○虞淳熙曰。諸侯受二敎于明王一。知二窮民俊民俱是太虛的遺躰一。雖二鰥夫寡婦一。且不二敢棄一。何況賢士良民乎。因レ此各供二其職一。各獻二其物一。齊レ心懽喜。奉二事諸侯的先君一。這懽心從レ孝得來。豈不二是上下無レ怨諸侯之孝一。

○朱鴻集解曰。治レ國即以レ孝治レ國也。侮謂三忽レ之而不二矜恤一。諸侯亦無二生親可一レ事。故以レ事二先君一爲レ孝。

（增補）

○黃道周曰。治レ國而侮二士民一。則驕溢之過也。驕溢者。富貴之過也。驕溢不二長存一。富貴不二長保一。故失二社稷一怒二人民一者比比也。書曰。懷二保小民一。惠二鮮鰥寡一。自レ朝至二于日中昃一。不レ遑二暇食一。用咸和二萬民一。詩曰。惠二于宗公一。神罔二是怨一。神罔二是恫一。文王之謂也。

治レ家者。不三敢失二于臣妾一。而況于二妻子一乎。故得二人之懽心一。以事二其親一。羅近溪曰。樹必根二於地。人必根二於親。根離二於地一。樹則仆矣。心違二乎親一。人其能有レ成耶。故順二父母一。和二兄弟一。一家翕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レ地也深。而樹之蕃茂也將レ不レ可レ禦矣。然則厚二其親一者。實所三以厚二其身一也。繹曰。故得二人之懽心一。以事二其親一。

○虞淳熙曰。卿大夫士庶人。受二敎于明王一。知二臣妾妻子俱是太虛的遺躰一。雖二臣僕婢妾一也不二敢輕一。況妻子乎。因レ此家人各供二其職一。各獻二其物一。齊レ心懽喜。奉二事卿大夫士庶人之二親一。這懽心從レ孝得來。豈不二是上下無レ怨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一。

○朱鴻集解曰。失謂レ不レ得二其心一也。

（增補）

定。若レ舜可レ謂下得二萬國之歡心一者上矣。詩曰。媚二茲一人一。應二侯順德一。舜之謂也。

後素謹按。虞氏所レ謂明王曉下得太虛象二老字一。三才象中子字上。合來成二一箇孝字一。就把二孝字一。分二出支條一。理二治天下一。無レ有三一人不二是太虛的遺軆一。由レ是觀レ之。則善之名義雖レ多。要不レ出二乎孝一字一矣。虞氏仝孝圖說曰。孝字從二老省一從レ子。子在二老傍一。抗而不レ順。非レ孝也。老在二子下一。逆而不レ順。非レ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二以從レ老從レ子之象一。太虛爲レ老。能蘖萠爲レ子。太虛爲レ老。三才萬物爲レ子。乾爲レ老。坤順承爲レ子。乾坤爲レ老。六子爲レ子。乾坤爲レ老。日月五行民物爲レ子。日爲レ老。月受レ光爲レ子。日月爲レ老。五行民物爲レ子。五行生レ我爲レ老。我生爲レ子。山祖脉爲レ老。胎育爲レ子。川源爲レ老。委爲レ子。五行爲レ老。渾敦氏爲レ子。渾敦氏爲レ老。人爲レ子。二氏父母爲レ老。二氏爲レ子。兆人父母爲レ老。兆人爲レ子。四夷父母爲レ老。四夷爲レ子。五等之貴者爲レ老。賤者爲レ子。禽獸艸木。各有二牝牡雌雄一。雖二胎化不一レ同。而生者爲レ老。受レ生者爲レ子。以レ老孚レ子。以レ子承レ老。無二物非一レ孝也。援神契曰。孝在二混沌之中一。曾子曰。夫孝推二之後世一。而無二朝夕一。無二時非一レ孝也。無二物不一レ有。無二時暫停一。以應レ規也。人言釋老超二出太虛一。不レ拜二父母一。太虛無レ外。復何可レ超。即與同レ躰。能不二蘖萠一而爲レ孝乎。吾邦先儒藤樹中江氏心學文集。載二諸其初一焉。藤樹德行實踐。無レ愧二其圖說一。其以レ孝顯二乎天下後世一。直有レ以哉。

治レ國者。不三敢侮二于鰥寡一。而況于二士民一乎。故得二百姓之懽心一。以事二其先君一。

レ元。顯ニ揚着生身的父母一。譬如下本從レ根生。枝葉暢茂。復罩中着本根上一般。他既看ニ大臣小臣是太虛遺躰一。雖ニ小國臣子一。也不ニ敢棄一。何況公侯伯子男。人人都曉下得不ニ敢棄一的上。因レ此萬國臣民。各供ニ其職一。各獻ニ其物一。齊レ心懽喜。奉ニ事天子的先王一。這懽心從レ孝得來。豈不ニ是上下無レ怨天子之孝一。

○孫本曰。承ニ上文一言。民之感化在レ下。而樞機在レ上。故先王以レ孝治ニ天下一。惟推下愛ニ敬其親一之心上。不ニ敢惡ニ慢于人一。故于ニ小國之臣一。亦不ニ敢遺一。況大國之君。豈有下不レ加ニ愛敬一。而反遺レ之者上乎。不レ遺者愛也。不ニ敢遺一者敬也。愛敬者。人性所ニ同具一。故能感ニ動天下萬國之懽心一。則諸侯以下。皆在ニ感化之中一矣。

○朱鴻集解曰。天子無ニ生親可レ事。故以レ事ニ先王一爲レ孝。

又引董氏曰。夫子首言ニ明王一。而繼言レ不レ敢。蓋不レ敢之心。即祇懽之誠。即經言中天子之孝不三敢惡ニ慢于人一。是也。

（增補）

○黃道周曰。愛敬著ニ於心一。則惡慢遠ニ於人一。惡慢着ニ於心一。則怨讟主ニ於下一矣。聚レ順承レ懽。人道之至大者也。易曰。雷出レ地奮豫。先王以作レ樂崇レ德。殷ニ薦之上帝一。以配ニ祖考一。夫得ニ萬國一而不レ得ニ其懽心一。雖レ得ニ萬國一安用乎。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レ歸レ己。視ニ天下悅歸一レ己。猶ニ艸芥一也。惟舜爲レ然。舜盡ニ事レ親之道一。而瞽瞍底レ豫。瞽瞍底レ豫。而天下化。瞽瞍底レ豫。而天下之爲ニ父子一者

子曰昔者。至四國順。古今文共以爲孝治章。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詩）

○虞淳熙曰。夫子恐曾子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句。引詩說。尹氏不過是太師。百姓瞻望他。况天子爲四海具瞻。可不立敎以化民乎。

（增補）

○黃道周曰。言夫嚴肅之不可爲治也。記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父母。天地尊親之合也。親以致其愛。尊以致其敬。愛以去惡。敬以去慢。二者立。而天下化之。赫赫師尹。夫猶有政刑之心乎。傳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具瞻。所以敎愼也。愼者。敬之始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楊慈湖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爲孝爲弟。爲博愛。無一點已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嗚呼至矣。簡每誦此章。每々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喩。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虞淳熙曰。前面既說愛敬之治。民用和睦。還覺是泛說。如今又把中明自天子以至庶人。上下無怨的意思。見愛之極爲敬。敬之極無所不通。便一步深一步去。蓋古來明王。曉得太虛象老字。三才象子字。合來只成一箇孝字。就把孝字。分出支條。理治天下。無有一人不是太虛父母的遺體。却又從敬父母的遺體發起孝心。更無倒行逆施的弊病。後來畢竟反本還

以レ身帥レ民。故民從二其身敎一也。

○虞淳熙曰。先王把二愛レ父愛レ母極大的愛一來順二天下一。天下人自然不レ忍レ遺二棄二親一。就將二此仁愛之所一レ統。喚二做德義的一。與レ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全修二百行一矣。先把二這敬レ父敬レ母的敬讓一來順二天下一。天下人自然不二敢好レ勇鬪狠一。就將二此敬讓之文一。喚二做禮樂的一。與レ他開導一番。衆人却都和順親睦矣。又將二禮樂之情一。喚二做好惡的一。與レ他開導一番。衆人便都和順親睦矣。又將二禮樂之情一。喚二做好惡的一。與レ他披露一番。衆人便都怕レ犯二禁令一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敎也。曰莫レ遺レ親。曰興レ行。曰不レ爭。曰和睦。曰知レ禁。乃先王之化レ民也。

（增補）

○黃道周曰。孝而可二以化一レ民。則嚴肅之治何所レ用乎。孝敎也。敎以因レ道。道以因レ性。行二其至順一。而先王無レ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者。孝之文也。好惡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二以敎一也。虞書曰。百姓不レ親。五品不レ遜。汝作二司徒一。敬敷二五敎一在レ寬。敬寬在二於上一。親遜著二於下一。二者唐虞之所二以成一レ治也。以二唐虞之敎一。成二唐虞之治一。而聖賢德業。配二於天地一矣。

後素謹按。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皆孝之用。則宜知之爲二至德要道一也。斷可レ識矣。

明本利。愛レ親的良知一。順二着衆人一。既不二是強敎一レ他。何必整肅。方纔成就。既不二是強正一レ他。何必嚴切。方纔平治。前說下有二至德要道一。以順中天下上。正爲三根原係二天地人之自然一故也。

（增補）

○黃道周曰。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二常制一。地不二敢變一。法レ之則明。因レ之則利。舍レ是則無三以和二睦於上下一。故孝者天下之大順也。易曰。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二位乎其中一矣。故孝者。聖賢所三以成二位也。易知簡能是天地之經義也。

後素謹按。易知簡能。便是良知良能。故天地之經義。亦不レ外二乎良知良能一也。

先王見二敎之可一レ以化レ民也。是故先レ之以二博愛一。而民莫レ遺二其親一。陳レ之以二德義一。而民與レ行。先レ之以二敬讓一。而民不レ爭。導レ之以二禮樂一。而民和睦。示レ之以二好惡一。而民知レ禁。

○朱鴻曰。聖人見二夫則レ天天法レ地。而成二不レ肅不レ嚴之政一。是以先推二愛レ親之心一。以博二愛其民一。而民皆法二則之一。施由レ親始。無レ有下遺二棄其親一者上。陳二說德義之美一。以感二動民心一。民皆興二起于行一。而奮發勇爲。無レ有下甘二于暴棄一者上。先推二敬レ親的敬讓一。以順二天下一。而民無レ有二爭競者一。復導レ民以レ禮。而節二其行一。導レ民以レ樂。而平二其情一。禮陶樂和。內外交養。民便自然和順親睦。又示以二善之當レ好。惡之當一レ惡。好則有二慶賞一。惡則有二刑威一。民便怕レ犯二禁令一。從二其好一而違二其惡一也。此皆上人

又曰。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一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牀。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羅近溪曰。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主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指示出一條平々正々。足以自了此生之大路。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不須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眞心也。此個眞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知右之三遷善養。又遇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々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爲一息。視彼狗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且夕之近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朱鴻曰。孝在人身甚大。不知實本天地而來。這孝在天常明。喚做天之經。在地常利。喚做地之義。在人常順。喚做民之行。總是天地經常不易之道。而民法則之。所謂性也。是以聖人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于天下。而無一毫強拂矯揉于其間。是以。其敎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厲而自治耳。

又集解曰。孝之爲道。在天則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則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則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又曰。父天道也。得天之性。而爲慈愛。母地道也。得地之性。而爲恭順。故孝也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

○虞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天生地生人出來。都是這箇道理。即人人同稟的良知。（始說出良知來）這良知雖暫時昏蔽。本體之明。終未嘗息。所以先王出來。不費氣力。但只法天明。因地利。把衆人本

曾子曰。至二民具爾瞻古今文共以爲二三才章一。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中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後素增補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孫本曰。曾子平日惟以レ保レ身爲レ孝。而不レ知レ通三于治二天下一。故有二此贊嘆一。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レ之。則二天之明一。因二地之利一以順二天下一。是以其教不レ肅而成。其政不レ嚴而治。○楊慈胡曰。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レ之。夫天之不レ可二以俄而度一。如二彼地之不レ可二俄而測一。又如レ彼而民何以則レ之。謂レ民則不二惟聖賢一。凡民皆在二其中一。然則凡民何以則レ之也。身躰髮膚。受二之父母一。不二敢毀傷一。是則レ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二其敬一。養則致二其樂一。病則致二其憂一。喪則致二其哀一。祭則致二其嚴一。是則レ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二膝下嬉々一皆知レ愛二其親一。愛二其親一之心曰レ孝。是愛二其親一之心。吾不レ知三其所二自來一也。窮レ之而無レ原。執レ之而無レ躰。用レ之而不レ可レ既。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レ際。天之所二以健行而不一レ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二以博載而化生一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二以明一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二以代謝一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三以散二殊於天地之間一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レ之。果吾之所二自有一也。人皆有レ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二育萬物一。又曰。聖人先得三我心之所二同然一也。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及レ長。無レ不レ知レ敬レ兄。敬レ兄即愛レ親之心也。壯而事レ君。無レ不レ知レ忠二於君一。忠二於君一之心。即事レ親之心也。無二二心一也。無二二道一也。及二其臨レ民博施之心一。又不レ期二於生一而自生。即愛二其親一之心也。此無二二心一也。無二二道一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二二心一也。無二二道一也。仁レ此謂二之仁一。宜レ此謂二之義一。履レ此謂二之禮一。樂レ此謂二之樂一。知レ此謂二之知一。古人以レ禮言レ之。故曰。禮本二於太一一。分而爲二天地一。一轉而爲二陰陽一。變而爲二四時一。列而爲二鬼神一。又以二哀樂一言レ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レ目而視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見一也。傾レ耳而聽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聞一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二四方一。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二民之則一レ之。非レ則二乎彼一也。皆々者滿二天下一。不レ可レ不二以漸通一也。漸以通レ之。庶二乎其聽一也。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終

却元來是不レ變不レ遷的眞躰。要尋二他歇尾處一。不レ得。尋二他起頭處一不レ得。眞是無二物不一レ有。無二時不一レ然。世人只因二日用平常忽略了一。他每々患三他有二不レ到處一。他豈有下不レ到處上也。

○朱鴻曰。夫孝因二乎心一者也。所レ存所レ發。而無レ間二于內外一。無レ久無レ暫。而頃刻不レ可レ離。何嘗有二終始一乎。人病レ不レ求耳。因レ心以爲レ孝。則愛日之誠。自有二不レ可レ已者一。而諉二諸力不一レ能。豈有二此理一乎。夫子列二五等之孝一。而敎下人因二其分之所レ得レ爲。與二力之所レ可レ爲者一而行上レ之。亦甚易々焉耳。故終レ之以下孝無二終始一。而患不レ及者未二之有一也上。

又集解曰。此通結二上文一。以重下致二戒勉一之意上。孝之終謂レ立レ身。孝之始謂レ事レ親。孝無二終始一。謂レ不レ能二事レ親立一レ身。則禍患鮮レ有二不レ及レ之者一。如下天子不レ能レ保二天下一。諸侯不レ能レ保二其國一。卿大夫不レ能レ保二其家一。士庶人不上レ能レ保二其身一。理勢之必然也。

（增補）

○黃道周曰。不レ敢二毀傷一。孝之始也。立レ身顯レ親。孝之終也。謹レ身以事レ親。則有レ始。立レ身以事レ親。則有レ終。孝有二終始一。則道著二於天下一。行立二於百世一。敬二愛其身一。而惡慢紶レ之。小則毀二傷其身一。大則毀二傷天下一。曾子曰。禍患繇生。自二纖々一也。君子夙絕レ之。夙絕レ之如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未レ有下不敬而免二於患一者上也。（紶。字典曰。去魚切。繼也。）

後素謹按。患一字其所レ包至深矣。不下特天子喪二天下一。諸侯喪二社稷一。大夫喪二宗廟一。士庶人喪上身也。治二是經一者。宜下盡レ心以味上レ焉。而可。

故比レ之。此レ之者。徵レ之也。謂下夫士君子。而尚二庶人之事一者上也。庶人之於二卿士一。猶三諸侯之於二天子一也。

後素謹按。庶人之於二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也。其業固不レ同。然修レ身齊レ家。則不レ二矣。故以二謹レ身節レ用一。爲下養二父母一之本上也。大學曰。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論語道二千乘之國一章曰。節レ用而愛レ人。夫其謹レ身節レ用。亦不下獨責二庶人一而已上。雖二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不レ可レ不二從事一焉也。（楊慈湖曰。明レ目不レ可レ見。傾レ耳不レ可レ聞。所三以告二子夏一。非三以告二衆人一也。孔子曰。天有二四時春秋冬夏一。風雨霜露。無レ非レ教也。簡亦曰。無レ非レ教也。孔子曰。地載二神氣一。神氣風霆則流形。庶物露生。無レ非レ教也。簡亦曰。無レ非レ教也。不三敢惡二於人一者此也。不三敢慢二於人一者此也。在レ上不レ驕者此也。制レ節謹レ度者此也。不三敢服レ非二先王之法服一者此也。不三敢道二非レ法之言一者此也。不三敢行二非レ法之行一者此也。愛二於母一敬二於君一。而兼二敬愛於父一者此也。因二天之道一因二地之利一謹レ身節レ用。以養二父母一者此也。是三才之所レ同也。人性之所二自有一也。人性之敬所二自有一。而爲レ悖爲レ亂者。動二於意一而昏也。孔子每々戒二學者一毋レ意。絕二其昏亂之萠一也。意欲不レ作。清明和融。爲二愛敬一。爲二愛敬讓一。爲二不敢一。爲二不驕不溢一。爲二德義一。爲二禮樂一。爲レ不三敢遺二小國之臣一。爲レ不三敢侮二鰥寡一。爲レ不三敢失二於臣妾一。爲下不二敢從一中父之令上。懼三其父得二罪於鄉黨州閭一。爲レ補二君之過一。爲二哭不レ哀。禮無レ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レ之也。不レ可三以爲二彼粗此精一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下吾所レ謂無レ所レ不レ通者上也。其物似二十百千万一。其實未二嘗十百千萬一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二於神明一。光二於四海一。無レ所レ不レ通。詩云。自レ西自レ東。自レ南自レ北。無二思不一レ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レ所レ不レ通。光明如レ此。由レ此謂二之正學一。失レ此謂二之僞學一。而章句陋儒。取下孔子所レ與二曾子一之書上。妄以二己意一增二益之一。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二混然一貫之旨一。而分二裂之一。又刊二落古文閨門一節一。破二碎大道一。相與妄論二於迷惑之中一。而不二自知一。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故自二天子一至二于庶人一。孝無二終始一。而患不レ及者。未二之有一也。

〇虞淳熙曰。這箇孝。遺二了一人一。停二了一刻一。就有二不レ到處一。如レ何稱二至德要道一。如今看二五等人一。沒二一箇不下行二這孝一。這孝有二事レ親時節一。有二事レ君時節一。有二立レ身時節一。時々更改。種々不レ同。

用天之道。至未之有也。古文爲二章。今文爲庶人章。

後素謹按。非學則無以孝。孝便是良知。學乃致良知也。致字至重。故致云。則學皆在其中矣。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鴻集解曰。用天四時之序。而耕耘斂穫。以順其時。用地五土之宜。而稻粱黍稷。各從其便。則物得以生植。而衣食有資。又且修身而不妄爲。節用而無妄費。則生財有道。處事得宜。既不陷于刑戮。而又能免于饑寒。不惟能養父母之口躰。而養志亦在其中矣。

○孫本曰。庶人始終。止于養父母而已。上言蓋者。有不盡之意。庶人獨言此者。以無所廣也。亦不必引詩證之矣。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資於天地。得其尊親。小人資於天地。得其樂利。小人資其力。君子資其志。君子致其禮。小人致其事。其要於敬養不敢毀傷。則一也。然則。君子不言養。小人不言敬。何也。顯親揚名。則養也。謹身節用。則敬也。君子之有廟祀。小人之有甿澮。大小殊致。有身則一。愛敬忠順。與爲謹節何以異乎。謹節則不傷。不傷則不毀。不傷不毀。則言行皆滿於天下。言行皆滿於天下。則皆可配於天地矣。然則。天子與庶人。微其詞。何也。曰。庶人明於人。非明人者也。則於人。非則人者也。至德要道。不之總也。

（增補）

○黃道周曰。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取精於日。此三者。人之所繇生也。地亦受氣於天。日亦取精於天。此二者。人之所原始反本也。故事君事母。皆資於父。履地。就日。皆資於天。二資者。學問所繇始也。子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君尊而不親。以父敎愛。而親母之愛。及於天下。以父敎敬。而尊君之敬。及於天下。故父者。人之師也。敎愛敎敬。敎忠敎順。皆於父焉取之。因父以及師。因師以及長。愛敬忠順。不出於家。而行著於天下。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篇。

○虞淳熙曰。人生有如鶺鴒。一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又如蜾蠃。兩箇形躰相負。乃得化生。父母生我。不必言了。凡全我化我的人。皆有生我之恩。當朝夕戰々競々無忝所生。方是孝子。

（增補）

○黃道周曰。蓋言學也。孝不待學。而非學則無以孝。無以孝。亦無以敎也。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躰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學乎。夙興夜寐。蓋言學也。非學爲從政而已也。

資于事父。至無忝爾所生。古今文共以爲士章。

後素謹按。夙夜匪懈。只是盡於敬一字。自非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孰能與此哉。故黄氏曰。非仲山甫。則未可語此也。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朱鴻曰。父母皆親。故取其事父者以事母。則愛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其事父者以事君。則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于慈。故母資其愛。親親而君尊。敬起于尊。故君資其敬。若夫父以恩則天親。以義則嚴君。故愛與敬兼之。能盡愛敬則孝矣。

又集解曰。移孝事君。則盡心無隱而爲忠。移敬事長。則循理無違而爲順。忠順不失。則爵祿可保。祭祀不失矣。夫士亦以保爵祿守祭祀爲言者。從所重而言之也。

又引董氏曰。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于一本也。

○虞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于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于父。亦應愛同于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喚做不忍欺君之忠。取父子之敬事君。就喚做不敢慢君之順。總來孝君時。連着孝親。孝親時。連着孝君。無二道也。

○孫本曰。惟士無田不祭。故始于忠順以事上。使不失其爵祿。而終于守祭祀者。士之孝之始終也。

レ之不レ疑。非ニ桀紂一而敢如レ此乎。詩曰。心之憂矣。於レ我歸說。

又曰。言而後世法レ之曰レ法。行而天下繇レ之曰レ道。孟子曰。舜爲ニ法於天下一。可レ傳ニ於後世一。夫豈有レ他。曰孝而已。孝子終日言。不レ在ニ尤之中一。終日行。亦不レ在ニ悔之中一也。子曰。言寡レ尤。行寡レ悔。祿在ニ其中一矣。無レ它愼レ之也。詩曰。豈弟君子。干レ祿豈弟。蓋其愼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所ニ以動ニ天地一也。可レ不レ愼乎。

後素謹按。後段申ニ言行一。而不レ及ニ法服一者。不ニ特詳レ重而略レ輕也。蓋服色有下因ニ時王一而變革者上。故略焉歟。如ニ言行一。則何變革之有。其申ニ言之一。以レ此也。

詩云。夙夜匪レ懈。以事ニ一人一。（大雅烝民篇。）

○虞淳熙曰。仲山甫修ニ其威儀一。爲ニ王喉舌一。早晚小心翼々。式ニ于古訓一。不ニ敢懈惰一。專レ心以事ニ君王一。其明哲保レ身。不レ辱ニ父母一的道理。却盡ニ于此一。

謹按。衣服言行。與ニ詩中威儀喉舌一相合。法ニ先王一。與ニ詩中古訓是式一相合。守ニ宗廟一。與ニ詩中明哲保レ身相合。（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卿大夫之事ニ天子一。亦猶ニ之事ニ其親一也。而尊嚴倍レ之矣。諸侯處レ優。而卿大夫處レ劇。公侯之得失。邦國之治不治。天子不レ責ニ於諸侯一。而責ニ於卿大夫一。故卿大夫之愛敬。合ニ於天下一。而後致ニ於天子一。非ニ仲山甫一。則未レ可レ語レ此也。

下一無二怨惡一。三者備矣。然後能守二其宗廟一。蓋卿大夫之孝也。

○朱鴻曰。先王制二服飾一以辨二等威一。垂二謨訓一而示二鑑戒一。貽二矩矱一以作二典刑一。皆法也。卿大夫服二法服一。道二法言一。行二法行一。遵レ法合レ道。而無三一之可二選擇一。能言行滿二天下一。而無レ有二失言一。無二少怨惡一。備二此三者一。是能率二祖攸レ行。而宗廟可レ保矣。

又集解曰。法言德行只一理。撰レ道而言曰二法言一。率レ德而行曰二德行一。蓋人之相與。先觀二容節一。次及二言辭一。後考二德行一。是故首レ服。次二言行一者。先レ輕而後レ重。後申二言行一。而不レ及レ服者。詳レ重而畧レ輕也。下文又曰。三者備矣。總結レ之也。

○孫本曰。始則致二謹于容服言行之間一。動遵二法度一。而終三于守二宗廟一者。卿大夫之孝之始終也。

○虞淳熙曰。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二與天子一。天子口代レ天言。身代レ天事。五服之錫。亦代レ天命而彰二有德一。完二全是天一。就二君臣父子之分一論。又完二全是父一。孝二順天子一。更是孝二順天地一。孝二順父母一。故立レ身保レ宗。全在二于此一。

（增補）

○黃道周曰。服者。言行之先見者也。未レ聽二其言一。未レ察二其行一。見二其服一。而其志可レ知也。仁人孝子。一擧レ足。不レ忘二父母一。一發レ言。不レ忘二父母一。繇二父母一而師二先王一。故有二父之親一。有二君之尊一。有二師之嚴一。雖レ不レ言レ法。而法見焉。孟子曰。子服二堯之服一。誦二堯之言一。行二堯之行一。是堯而已矣。子服二桀之服一。誦二桀之言一。行二桀之行一。是桀而已矣。夫非二先王之車服言行一。而敢於レ服

稷人民。道皆倖於天子。其稍殺者。謹節之耳。諸侯而不謹節。猶支庶子之僭濫於父祖也。
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是則庶乎可言愛敬者矣。

詩云。戰々兢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小旻篇。）

○虞淳熙曰。諸侯戰兢恐懼。如此謹愼。方得免死。可見這富貴社稷民人。不是安逸受享的。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也。

謹按詩旨。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此詩以傳弟子。不但諸侯當然也。（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甚矣諸侯之危也。爲人子而負驕寵。又遠於膝下。則其危也不亦宜乎。故臨淵履薄者。諸侯之學。無以異於曾氏之學也。曾子曰。殺六畜不當。及其親。吾信之矣。使民不以時。失國。吾信之矣。殺六畜不當及親。則是世無可殺者也。使民不以時失國。則是世無可使者也。刀鋸不敢加於六畜。鞭朴不敢加於徒役。則是無以國也。無以國。而猶得保和之業。謂是天子之所宥也。商頌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非懈。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黃氏引曾子之語云々。前則無仁矣。後則無義矣。故若眞致良知。則仁義中正。發皆中節。而要從臨深履薄愼獨之實工來。

非先王之法服。至以事一人。古今文共以爲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侯之孝也。

○虞淳熙曰。諸侯的爵祿富貴。是天子與他的。社稷人民。是祖宗傳他的。身躰髮膚。是父母生他的。總來又是天地付他的。自家沒一些子分。豈得自高自滿。只謂他生長豪門。習尙驕侈。一向放縱去了。如何稱得孝子。如今他爵位高。似乎危險。若肯反本。便能持敬。不至危險。俸祿多。似易傾翻。若肯反本。便出入有限。不至傾翻。既然高而不危。天子與他的貴。終身不離。既然滿而不溢。天子與他的富。終身不離。保祖宗傳的社稷。和祖宗傳的民人。這社稷民人。父母滿望子孫保守和睦。他能如此。豈不是孝。

○孫本曰。國家傳之先世。子溢不能保而守之。至于危亡者。恒以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疎也。其爲不孝大矣。故始于戒驕溢。循節度。而終于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

○朱鴻集解曰。此諸侯繼述之孝。蓋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今諸侯爲社稷之主。而以時致祭。自然風雨調。生理順。人心無不和悅矣。國其有不永保者乎。

又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

（增補）

○黃道周曰。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於天。故天子之於天。諸侯之於天子。其事之皆如子之事親也。周頌曰。來見辟王。曰求厥章。言其制度出於天子。非諸侯所得自與也。夫以天子不敢惡慢於人。以諸侯而驕溢。則禍適墮之矣。諸侯之有耕籍蠶桑。泮宮庠序。宗廟社

食以レ禮。徹以レ樂。失レ度則史書レ之。工誦レ之。三公進而讀レ之。宰夫減二其膳一。是天子不レ得レ爲レ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レ窮者。謂二之道一。道者。道二天子一以レ道者也。常立二於前一。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レ善而相レ義者。謂二之充一。充者。充二天子之志一也。常立二於左一。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レ過而諫レ邪者。謂二之弼一。弼者。拂二天子之過一者也。常立二於右一。是召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二之承一。承者。承二天子之遺忘一者也。常立二於後一。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レ朝。則四聖維レ之。是以慮無二失記一。而擧無二過事一。殷周之所二以長久一者。以下其輔二翼天子一有中此具上也。及レ秦而不レ然。其俗固非レ貴二辭讓一也。所レ尙者。告訐也。固非レ貴二禮義一也。所レ尙者。刑罰也。故趙高傅二胡亥一。而敎二之獄一。所レ習者。非レ斬二劓人一。則夷二人之族一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レ人。忠諫者。謂二之誹謗一。深計者。謂二之妖言一。其視レ殺レ人若レ刈二草菅一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レ習二道之一者。非二其理一故也。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盡在レ是矣。天下之命。縣二於太子一。太子之善。在二於蚤諭敎與レ選二左右一。夫胡越之人。生而同レ聲。嗜慾不レ異。及二其長一而成レ俗也。纍二數譯一而不レ能二相通一。臣故曰。選二左右一蚤諭敎最急。夫敎得。則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レ慶。兆民賴レ之。記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賈生之言。未レ及二於敎レ孝也。然於二愛敬之義一則近矣。

在レ上不レ驕。至レ如レ履二薄レ氷一。古今文共以爲二諸侯章一。

在レ上不レ驕。高而不レ危。制レ節謹レ度。滿而不レ溢。高不レ危。所二以長守一レ貴也。滿而不レ溢。所二以長守一レ富也。富貴不レ離二其身一。然後能保二其社稷一。而和二其民人一。蓋諸

三失。怨豈在ㇾ明。不ㇾ見是圖。予臨二兆民一。凜乎若三朽索之馭二六馬一。爲二人上一者。奈何不ㇾ敬。敬者愛之實也。愛敬盡二於事ㇾ親。而惡慢消二於天下一。惡慢不ㇾ生。中和乃致。不ㇾ言二德敎一。而德敎盡二於是一。詩曰。惠二于宗公一。神罔二是怨一。神罔二是恫一。刑二于寡妻一。至二于兄弟一。以御二于家邦一。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愛敬便是孩提愛ㇾ親敬ㇾ兄之愛敬。而非二自ㇾ外做來者一也。雖二堯舜之愛敬一。亦惟此焉耳。

甫刑云。一人有ㇾ慶。兆民賴ㇾ之。尚書呂刑篇

○虞淳熙曰。天子法二舜之孝一。不二敢輕易用一ㇾ刑。便有二祿位名壽的慶事一。一人既有二慶事一。兆民都受二福蔭一。家々和睦。人々無ㇾ怨矣。

○朱鴻曰。天子能愛二敬其親一。而不三敢慢二惡于人一。即一人有ㇾ慶也。德敎遠被。四海典刑。即兆民賴ㇾ之也。

（增補）

○黃道周曰。易曰。來章有二慶譽一。吉。慶譽皆孝也。皆福也。天子以ㇾ孝事ㇾ天。天以ㇾ福報二天子一。兆民百姓。則其膚髮也。又何不利之有。

又曰。賈生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ㇾ日。秋暮夕ㇾ月。所二以明一ㇾ有ㇾ敬也。春秋入ㇾ學坐。國老執ㇾ醬而親饋ㇾ之。所二以明一ㇾ有ㇾ孝也。行以二鸞和一。步中二采齊一。趨中二肆夏一。所二以明一ㇾ有ㇾ度也。其於二禽獸一。見二其生一不ㇾ忍ㇾ見二其死一。聞二其聲一不ㇾ忍ㇾ食二其肉一。故遠二庖厨一。所二以長ㇾ恩且明一ㇾ有ㇾ仁也。

之孝也。羅近溪曰。子不レ思ニ父世生レ我千万功勞一乎。未レ能ニ分毫報一也。子不レ思ニ父母望レ我千万高遠一乎。未レ能ニ分毫就一也。思レ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嚳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レ人遇レ物。必能方便慈惠。周郵博濟。又安有ニ殘忍伐賊之思一耶。曰。此恐流ニ於兼愛一。曰子恐ニ乎決不レ流矣。吾只恐ニ子心尚殘忍無ニ愛之可ト流。經曰。愛レ親者。不ニ敢惡ニ於人一。敬レ親者。不ニ敢慢ニ於人一。又曰。君子之學。莫レ善ニ於能樂一。至ニ其樂之極一也。莫レ甚ニ於終身欣然樂而忘ニ天下一。故孟子論ニ古今賢聖一。獨以ニ大舜之事ト親當レ之。然此樂寧獨舜有レ之哉。詩曰。天生ニ蒸民一。有レ物有レ則。民之秉レ彝。好ニ是懿德一矣。是好也。即樂之所ニ由來一也。試觀ニ赤子初生一。無レ幾厥親厥兄。孩レ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レ顏而笑。又加ニ百倍一。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懽愛。即所レ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レ不レ知レ之。無レ不レ能レ之。大舜初生。與ニ衆人一一也。衆人初生。亦與ニ大舜一一也。但衆人以ニ外物一入ニ其心一。舜則愛慕終身。惟欲ニ父母兄弟之懽一而已。故曰。允若底レ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ニ懽孝弟一之意。即自然喜ニ懽孝弟之人一。凡言行之合ニ於孝弟一者樂。然取レ之惟恐レ不レ得。彼與レ我一。我與レ彼一。若下合ニ衆水之流一而趨ニ下流一。合ニ衆派之流一而歸中滄海上。所ニ以天下之士多ニ就レ之者一。成レ邑成レ都。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ニ性善一也。是見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ト不ニ愛レ親敬ト長也。而其言必稱ニ堯舜一也。是見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一也。故必孝弟如ニ大舜一。方謂ニ之不ト失ニ孩提愛敬之心一。方謂ニ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レ故而樂一。方謂ニ之仰不レ愧俯不レ怍而樂一。方謂下之得ニ英才一而教ニ育之一。以達ニ己之孝一。而爲ニ天下之孝一。達ニ己之弟一而爲ニ天下之弟一而樂ニ於レ成ニ其仁義之化一。無疆無盡上也。其王ニ天下一與レ否。不ニ止是大舜之心不ト與。即天下萬世之論ニ大舜一者亦不レ與。不レ觀下其王ニ天下一之久上。所レ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未ニ必皆傳一。而所レ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レ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ニ以達ニ之天下一。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ニ天下一不ニ與存一焉。經曰。愛敬盡ニ於事ト親。德教加ニ於百姓一。舜之謂也。

○虞淳熙曰。凡人愛ニ惜父母之身一。便不ニ敢嫌ニ惡衆人與レ我同受之身一。尊ニ敬父母之身一。便不ニ敢輕ニ慢衆人與レ我同受之身一。元來我與レ人不下曾有ニ這身一來上。完ニ全是天地父母的一。所ニ以立ニ起萬物一躰之身一。連ニ四海百姓一。都不ニ惡レ他慢ト他。直至レ親レ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到ニ盡處一時。人々學ニ做孝子一。人々都無ニ怨心一。此事非ニ天子一不レ能。故曰天子之孝也。

（增補）

○黃道周曰。天子者。立ニ天之心一。立ニ天之心一。則以レ天視ニ其親一。以ニ天下一視ニ其身一。以レ天視レ親。以ニ天下一視レ身。則惡慢之端。無ニ繇而至一也。故愛敬者。禮樂之本。中和之所ニ繇立一也。惡レ人以惡ニ其親一。慢レ人以慢ニ其親一。則雖ニ庶人一不レ爲也。夏書曰。予視ニ天下愚夫愚婦一。一能勝レ予。一人

子曰愛レ親者至二兆民一頼レ之。古今文共以爲二天子章一。

未二嘗有一レ身。則是未二嘗有一レ親也。天子之事レ天亦猶レ是矣。詩曰。我其夙夜。畏二天之威一。于レ時保レ之。保レ身之與レ保二天下一。其義一他。

後素謹按。人各致二知レ愛レ親之眞知一。其又有二小大淺深一。於レ是焉可レ知矣。

大雅云。無レ念二爾祖一。聿修二厥德一。大雅文王篇。

○虞淳熙曰。文王之德。無レ聲無レ臭。與二上天一一般。如今修二至德要道一。便是那無レ聲無レ臭。天之祖德。蓋言二一文王一。其餘先王可レ知。

（增補）

○黃道周曰。德修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修レ德。不レ爲レ名。書曰。七世之廟。可二以觀一レ德。君子一不レ敬。而墜二七世之廟一。毀二傷一人一。而毀及二百世之宗一。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レ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君子敬レ身。如レ敬レ天。周家三世。皆有二孝德一。乃命二於天一。武王數二紂之罪一曰。謂三己有二天命一。謂二敬不一レ足レ行。其道正反。故君子修レ德。敬レ身之爲レ貴也。

後素謹按。修二厥德一。修二孝德一也。修二孝德一。亦唯致二眞知一也。

子曰。愛レ親者。不三敢惡二于人一。敬レ親者。不三敢慢二于人一。愛敬盡二于事一レ親。而德教加二于百姓一。刑二于四海一。蓋天子之孝也。

○孫本曰。此叙二五等之孝一。言天下之人。各有二所レ當レ盡之孝一。而其孝各自爲二始終一者也。孝不レ外二愛敬一。愛敬乃此經之脉絡。靡レ不二通貫一。故始三于愛二敬其親一。而終下于加二百姓一刑中四海上者。天子

○朱鴻集解曰。此總論二孝之始終一也。夫上文止言二孝之始終一。而此又兼二言中二于事レ君者。葢行レ道顯揚。非レ事レ君如レ何能得。況四十始仕。而移レ孝爲レ忠。亦理之常也。○楊慈湖曰。人成以二身軆髪膚一爲レ己。不レ知レ受二之於父母一。孔子於レ是破二其私有之窟宅一。而復二其本心之大公一。人莫レ切二於己一因二其愛一レ已。而啓レ之以受二之父母一。則愛出二於公一。因二其不レ肯二毀傷一。而轉曰レ不レ敢。則公而不レ私。因而不レ拂。聖人循々善誘。發二明人心本有之道德一。行レ之以立二其身一。則身爲二公器一而不レ私。名揚二於後一。以顯二父母一。則名爲二公名一而不レ私。夫人之所三以失二其道一者。私而已矣。以二此大公至孝之心一而事レ君。無二二道一也。言事レ君所三以明二此心之道一。又引二大雅念一レ祖。自二父母一而通二之於祖一。亦明三此心之通無二念々一也。

又引二陳氏一曰。上言二孝之始終一。而不レ言レ中二于事レ君者。謂行レ道揚レ名。則事レ親之道在二其中一矣。然所二以如レ此立一レ言者。葢世之人。或有二隱居以求一レ志。修レ身以俟レ命者一。豈必皆事レ君哉。

○虞淳熙曰。欲レ要レ立レ身。不下從二太虛渺茫處一做起上。今人一離二腹中一。便在二膝下一。此時承二受父母的身子一。思二量不一レ敢毀傷。他喚二做始一于事レ親。天子看二上帝就是父母一。諸侯以下。看二天子就是父母一。既是父母。敢不レ竭レ力奉事。這喚二做中一于事レ君。把二這大道一行得盡。名聲播得遠。就喚二做終一于立レ身。若只說二始終一。不レ說二中間一節一。我這立レ身之法。不二空虛一便偏辟矣。如何是孝。

○朱鴻曰。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于後世一。說得最廣。不下專指二事レ君者一而言上。羅近溪曰。學何爲者也。學レ爲レ人也。葢父母之生レ我人也。人則參二三才一。靈二萬物一。其定分也。全生レ之則當二全歸一レ之。故曰。立レ身行レ道。以顯二父母一。夫所レ謂立レ身者。立二天下之大本一也。首柱レ天焉。足鎭レ地焉。以立二人極於宇宙之間一。所レ謂行レ道者。行二天下之達道一也。負二荷綱常一。發二揮事業一。出則治二化天下一。處則教二化萬世一。必如二孔子大一。學方爲二全人一。而無レ忝二所生一。故孟子論レ志。而願レ學二孔子一。亦恐下其偏二此身一也。小中此身上也。偏二小此身一。即羞二辱父母一也。豈必爲レ惡然後爲二不孝一哉。經曰。夫孝始二於事一レ親。終二於立一レ身。

（增補）

○黃道周曰。始二于事一レ親。道在二於家一。中二于事一レ君。道在二天下一。終二于立一レ身。道在二百世一。爲二人子一。而道不レ着二於家一。爲二人臣一。而道不レ着二於天下一。身殉。而道不レ着二於百世一。則是未三嘗有二身也。

〇虞淳熙曰。人的一身不二是自己的一。是父母生下的。毀二傷自身一。就是毀二傷父母一。雖レ然不レ該二貪レ生怕下死。豈可下驕亂爭鬪。觸二天怒一。犯二王法一。損中壞他遺躰上。須下是戰々兢々。如中抱二著父母一出入上。方是孝子記頭處。然身子既受二之父母一。父母推レ之。又受二之始祖一。始祖受二之天地一。天地受二（始說二出大虛一來）之太虛一。誰爲二太虛一。凡天地人物。無レ窮無レ盡。通來只是一箇太虛。譬如二道途一。路々行得。譬如二聲音一。處々聽得。誰能阻隔遮蔽。若立二起這萬物一躰的身子一。君臣兄弟長幼朋友的路都通了。却不二是行下道。此人有二先聖明王君子的聲名一。留二傳後世一。却不二是揚下名。好的父母。配二上帝之尊一。不是的父母。得二爭子之力一。宗廟中。世々受レ享。却不下是以顯二父母一。行レ孝臨了的事上耶。

（增補）

〇黃道周曰。敎本二於孝一。孝根二於敬一。敬レ身以敬レ親。敬レ親以敬レ天。仁義立而道德從レ之。不二敢毀傷一。敬之至也。爲二天子一。不レ毀二傷天下一。爲二諸侯大夫一。不レ毀二傷家國一。爲二士庶一。不レ毀二傷其身一。持レ之以レ嚴。守レ之以レ順。存レ之以レ敬。行レ之以レ敏。無レ怨二於天下一。而求二之於身一。然後其身見レ愛二敬於天下一。身見レ愛二敬於天下一。則天下亦愛二敬其親一矣。故立レ敎者。終二始於此一也。

後素謹按。敬字。鄒文莊曰。聖門要旨。只在下修レ己以上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三雜以二私欲一也。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劉三五亦曰。敬知之無レ怠者也。

夫孝。始二于事一レ親。中二於事一レ君。終二於立一レ身。

レ小天下莫中能破上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下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レ容二蔽昧一處上。提二省人一。使下人於三事レ君處レ友仁レ民愛レ物。與二凡動靜語默間一。皆只是致中他那一念事レ親從レ兄眞誠惻怛的良知上。即自然無レ不二是道一。蓋天下之事。雖三千變萬化至二於不レ可二窮詰一。而但惟致二此事レ親從レ兄一念眞誠惻怛之良知一以應レ之。則更無下有二遺缺滲漏一者上正謂其只有二此一箇良知一故也。事レ親從レ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レ有下良知可二致得一者上。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下以爲二惟精惟一之學一。放二之四海一而皆準。施二諸後世一而無中朝夕上者也。

○虞淳熙曰。夫子説二這孝一。不二只是孝德一。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下樹木有二根本一。就生中枝葉上。誰人止遏得住。莫下看二這孝一小了上。

○朱鴻集解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二于愛一。而愛莫レ切二于愛レ親。故孝爲二德之本一。本立則道生。自然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以至下綏二中國一。保中四海上。無下一物一事不レ在二吾孝之中一。故云敎之所二由生一也。

○孫本曰。夫子標二題孝字一。則所下以與二東周之敎一。而繼中帝王之治上。統在レ是矣。

（增補）

○黃道周曰。本者性也。敎者道也。本立則道生。道生則敎立。先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本二諸身一而徵二諸民一。禮樂敎化於レ是出焉。周禮至德以爲二道本一。敏德以爲二行本一。孝德以知二逆惡一。雖レ有二三德一。其本一也。

後素謹按。其本一也。一者良知也。良知者天之太虛靈明焉耳。

身體髮膚。受二之父母一。不二敢毀傷一。孝之始也。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於後世一。以顯二父母一。孝之終也。

率行之皆道也。此獨爲道之要。道與德非二也。自其見于通行謂之道。本于自得爲之德。德則存諸心。道則見諸事者。所謂順者。本心之德意。人々俱在。聖人亦不過因人心之同然而敎之。非強拂也。如和睦與無怨尤。俱是順。故一順而天下化中矣。

（增補）

○黃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天下之心順。則天下皆順矣。因心而立敎。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道德之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強於民也。夫子見世之立敎者不反其本。將以天治。故發端於此焉。

後素謹按。至德要道。非有二也。皆指其本。本亦生於天。生於天者。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而何。而致良知。則良能在其中矣。朱氏黃氏之說。雖未說破之。然隱然顯乎言表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陽明王子曰。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眞誠惻怛。便是他本躰。故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眞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來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豪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眞誠惻怛之本躰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躰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 後 素增補

仲尼居至三章一。修ニ厥德一。古今文共以爲ニ開宗明義章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ニ至德要道一。以順ニ天下一。民用和睦。上下無レ怨。女知レ之乎。

○朱鴻曰。孝根ニ于心一。謂ニ之德一。孝事ニ于親一。謂ニ之道一。夫子欲下曾子篤ニ信此孝道一。爲中治平之準則上。故先以ニ至要二字一啓レ之。（至要二字一篇眼目）言先王用レ此以順ニ天下之心一。而天下之民。莫レ不ニ親レ親長レ長。因而和睦。故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無ニ相怨尤一。安ニ于大順之中一。此可レ見ニ德之至。道之要一也。羅近溪曰。道之爲レ道。不ニ從レ失降一。不ニ從レ地出一。切近易レ見。則赤子下レ胎之始。啞啼一聲是也。聽ニ着此一聲啼一。何等迫切。想ニ着此一聲啼一。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ニ分離不レ開。頃刻也似ニ安歇不レ過。是眞繼レ之者善。成レ之者性。而直見ニ乎天地之心一。亦眞是推ニ之四海一皆準。垂ニ之萬世一無ニ朝夕一。舍レ此不ニ着レ力理會一。而言レ學爲レ道。是謂ニ遠レ人以爲レ道。縱是甚樣聽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レ源之水無レ根之木。用レ力雖レ勤。而推充不レ去。即身心亦受用不レ來。求ニ其如レ是而已。如レ是而人。如レ是而家國天下。如レ是而百年千載。我可ニ以時々服習一。人可ニ以時々公共一。而云ニ學不レ厭教不レ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ニ要道一。

○孫本曰。至德要道。一篇之大旨也。然不レ曰ニ君子有ニ至德要道一。而稱ニ先王一。以見下孝治ニ天下一非ニ王者一不上レ能也。使下夫子得ニ王者一而輔上レ之。當ニ執レ此往一矣。

○朱鴻集解曰。古先聖王有ニ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一。如三人性中有ニ仁義禮智一皆德也。此獨爲ニ德之至一。

羅氏汝芳。字維德。號二近溪一。

明人。其事跡見レ于二明史儒林傳王龍溪附載一。

引用姓氏

彙註

朱氏鴻。字子漸。

孫氏本。字初陽。

虞氏淳熙。字澹然。號二道園一。

右三子各明末人。

增補

黃氏道周。字幼玄。號二石齋一。

明末人。其事跡詳レ于二明史及南疆繹史一。

標釋

楊氏簡。字敬仲。號二慈湖一。

宋人。其事跡詳レ于二宋史一。

王子守仁。字伯安。號二陽明一。

聖廟從祀第五十九位。

噫。

天保甲午冬十一月南至日。大鹽後素題于洗心洞。

簡易一貫。微旨奥義。彼此同レ揆。後先合レ符。余故欲下同二刻諸說一。以授中我徒之蒙士上。而奈何王子慈湖近溪三子。無下說二全經一之書上也。不レ得レ已。而特採二黃公之小傳一。以增二補諸彙註一。而其大傳。則不二採入一焉。以レ有二浩博望洋之歎一故也。然復選二王子慈湖近溪三賢之說若干一。乃別標レ於二其上一。而又以下鄙說一二疏二經及傳註一者上爲二按語一。刻二諸家塾一。書肆某等傳二聞之一。來請曰。彙註既在二孝經大全中一。而和版嚮既燒亡矣。其間出レ于二坊間一者。乃其燒亡之餘物。而僅々如也。人雖レ願レ觀レ之。安可二容易獲一レ之。黃公之孝經。亦未三嘗有二翻刻者一也。故與レ刻二之家塾一。不レ如下刻二諸書林一。以弘流傳上也。是以。相謀梓レ之云。余因思。孝者不レ學不レ慮之性。而存レ于二人心一者也。然在二士人一。猶有下行而不レ著焉。習矣而不レ察焉者上。況日用而不レ知如二百姓一者。焉知二孝即萬善。良知即孝。太虛即良知。而一貫之義一乎哉。然則。必有二小覷レ之者一焉。有二小覷レ之者一。則要レ君而無レ上者。非二聖人一而無レ法者。非レ孝而無レ親者。往々必出矣。雖二草茅如レ我者一。竊不レ可レ不三憂二患之一也。故慮不レ及レ再。即許二其請一。而與二其稿本一焉。時一友諫曰。此書流二傳海內一。觸二世儒之目一。則必有下起二其好レ名之誹一者上矣。然則。毀傷不三但逮二子躬一。亦毀二傷父母之名一。即經曰。士有二爭友一。身不レ離レ於二令名一。故不二敢不一レ告。曰。好レ名之誹我豈敢辭。倘海內之人因レ之學焉。有下如二黃公一者一人勃起上。則亦當レ爲下維二持風化一。裨二益政敎一之大助上者也。夫如レ此。則毀二傷我躬一。所二甘心一也。父母有レ靈。亦奚恨二其名之毀傷一哉。今雖レ不レ用二吾子之爭一。然拜二其志一云。而不レ日刻就。書肆請レ序。題二之簡端一。嗚呼一友之先見誠卓矣。而我所レ欲有二大焉者一。自レ非三皇天之鑒二是肝膈一。孰能孚レ之也哉。

增補孝經彙註叙

孝經有二古今文異一。主二古文一者。則非二今文一。主二今文一者。則非二古文一。論辯紛亂。不レ能レ歸レ一。然去二其章第一以讀レ之。不レ過二只一字二字之增減。與二古文有二閨門一章之多一而已。其他之經旨。何嘗有レ異哉。宋黃慈溪諸儒。亦既有二是論一。而孔氏原本。固無二章第一矣。余故常要レ獲下去二章第一以二一貫一說下之註書上。既久レ之。然古今註家。大抵訓二釋文字一。解二說義理一耳。而不レ免二支離蝕下經也。乃與二至德要道之義一相反矣。亦憂レ之久レ之。曾得二明江元祚所レ刻今文孝經彙註一。以閱レ之。是乃無二章第一。其彙註云者。刪二輯子漸朱鴻氏。初陽孫本氏。潛然虞淳熙氏三子之註書一者也。熟讀玩味。數日卒レ業。乃掩レ卷嘆曰。以レ孝貫二萬善一。以二眞知一貫レ孝。以三太虛一統二良知一。而天地聖人易簡之道。於レ是偶獲レ之焉。遂償二宿志一。不二亦幸一乎。因復竊考。朱孫虞三子之註。蓋以二陽明王子及楊慈湖羅近溪三賢所レ說之孝一似下爲二其根抵一者上。而後又購二石齋黃公孝經集傳一。以讀レ之。其大傳也。雖下以二論孟及儀禮大戴小戴禮記一錯綜爲乙緯。而至下其特釋二是經一之小傳上。則亦易簡而一貫。與二朱孫虞三子之說一相類焉。而如二黃公一。則眞能移二諸君一而忠。故匡二救其惡一。遂以二中心所レ藏之愛一獻身殉難。揚二名於二後世一。以顯二父母一。實有明一代之孝子忠臣矣。雖二南宋文謝一。豈出二其右一哉。固不レ可乙與下口二耳經文一者上同レ年語甲也。而其學淵源。亦自二姚江一來。姚江者。祖二述孔子一。憲二章孟陸一。而慈湖之學。自二陸子一來。若夫近溪。即亦姚江之私淑。宜哉。夫數君子。雖二各異レ世殊下時。而其所二以說下孝之

廉。毀譽每錯互。孔光詆二王嘉一。馬融排二李固一。孔馬皆大儒。物情常嚮慕。一朝勢利奪。顚倒迷二好惡一。嗟爾名敎人毋レ令二青史汗一。沈德潛評曰。孔光何足レ惜。以二馬融之儒學一。而排二擠正人一。則名節盡喪矣。時有下名人譏二湯文正一者上。意作者借レ古以況二今人一邪。湯文正者。予翁記 卷末所レ擧湯潛菴先生也。名人之譏レ之者。盖陸稼書也。稼書朱學。而湯則從二致良知一而入焉。陸湯有二贈答之書一。而遂見レ排二乎陸一必矣。嗟夫。從レ古英雄豪傑之厭二儒者一。非レ無レ謂。吾子輩宜レ鑑レ之。

儒門空虛聚語附錄終

與二古聖賢一無レ異。是不レ足レ疑矣。今我因二其問一。宣二諸口一。載二諸筆一。則嘵嘵者不レ可レ已。則與二世儒一爲レ仇。與二世儒一爲レ仇。則固寡與矣。寡與乃羅豫章先生之所レ悅。則予亦甘二寡與一。而遠俟二夫文武一致之人於天下後世一而已矣。予等學二訓詁之義理一。而隨二其材器一。以成二其德一。則雖レ不レ通二于武一。不レ害レ爲二君子一也。若又棄レ德而徒講レ武而已。則孫吳及孟施舍北宮黝之類。而非二聖人之徒一也。是則予不レ取。

答二渡邊漸問一。

漸問曰。嘗聞儒道公正而不レ私。清虛而不レ濁。與二異端一逈別矣。然今世之儒者。與二己學一同者。雖二小人一黨レ之以援レ之。與二己學一不レ同者。雖二君子一嫉レ之以排レ之。此似下私而不二公正一。濁而不中清虛上。何也。請開示。

是無レ他。意見情識之爲耳。而其良知則必恥二乎其方寸隱微中一矣。故聖學以レ虛爲レ貴也。虛矣。則不レ拘二學之同異一。而以二賢不肖一爲二師友一。吾輩不レ傚二彼所一レ爲而可。陳幾亭亦針二砭吾子所レ謂之風一曰。天下果有二貪肆惰之君子一。方可レ云レ有二清愼勤之小人一。近世儒者以二趨向一定レ人。苟與レ己不レ合。雖二眞淸眞愼眞勤之士一。槩以二小人一目レ之。于レ是所下揄二揚於鄉閭一。荐中剡於朝宁上。則頗有二貪肆惰者雜二其中一矣。是明授レ人以二指摘之端一也。以二實脩實悟之儒者一。而成心難レ化。自悞悞レ人。惜哉惜哉。淸唐實君述古詩曰。讒口成二鑠金一。沈舟由二積羽一。蒼蠅正群飛。白璧無二完素一。臧倉沮二孟軻一。伯寮愬二子路一。正直枉者非。姸好醜者妬。芳蘭歎見レ鉏。實以レ當レ門故。道義苟無レ瞀。特立何足レ懼。由貪而跖

而已。武固在其文中。而其或致天之罰。其或四伐五伐之法。其或漢賊不兩立之志。是皆武之大者。而自其虛中出來。以平天下之禍亂。立天下之名分。而與天下之治。故在古聖賢。文武爲一致如此。奚岐爲兩途之有。孔子夾谷之會。兩觀之誅。亦文中之武。而毅然不可犯矣。是又豈非其空空之所致乎。由是觀之。則虛之義大矣哉。今且以訓詁之義理。說之武夫健士之前。則談笑欠伸而不肯承也。如以空虛之至理。乃喩於其心膽之練否。技藝之巧拙。則莫不崩厥角而歎服嗟稱也。此纔在善槍劍弓馬之武夫健士而猶然矣。況英明之君。焉不虛受於空虛之至理哉。而本邦之人。該文武者甚罕。通乎文者必疎于武。通乎武者必疎于文。故今川了俊曰。不知文道而武道終不得勝利。其言善矣。而其意全在勝利。則其所謂文武也者。非予所謂空虛者也。而是空虛也。在本邦竊於佛家尙矣。慶元以前。全無學者矣。然非無知字學者。無窺聖學之奧者之謂。故當其時。英主明君以爲道必在佛門矣。故樞密機事。多决之浮屠之老練者。而不謀諸夫知字學者。何也。浮屠之老練者。大抵以空虛應之。明斷果毅。而不敢貪絲毫之利。是以其所說所書。必虛受乎英主明君。若又謀諸知字學者。則附會牽合。彼此凝滯。內外礙塞。而不可通之事。不可勝算矣。此自其意見聞見上擬議應酬來故也。皆知之。況於英明之君乎。舍不謀。以此歟。故彼道滋蔓。而遂盛乎世。以迄于今。而我道庶乎湮滅。而傳于世者。則訓詁義理之外。唯詩酒風流無用之技藝焉耳。堪浩歎。嗚呼。佛之空虛。死而不活。猶如此。我儒之空虛。活而不死。若有了之者而出於世。則文武必一致。皆自其虛中流出。乃

國君一。陷二乎刺客之流一。亦只然矣。當二其怒時一。心之神明貫レ之以在焉。則獨自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矣。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則渙乎散。融乎消。惜哉當時未レ弘下致良知之心學於本邦上。是以豪傑英雄。國君大夫。誤レ身忝レ親。敗レ家亡レ國者。不レ可二勝算一。奚啻彼二君。擧二二君一特例レ之耳。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

答二松浦誠之問一。

誠之數年親炙。故熟二聞良知之說一。然讀レ經則易爲レ易。書爲レ書。詩爲レ詩。禮爲レ禮。如二各不下同。如要二强同上レ之。則不レ免二附會牽合一。如レ之何則得二一貫而通上レ之。謹乞レ教。

汝輩熟二玩陽明先生尊經閣記一。則五經一貫而通二其意一矣。予亦有レ說曰。夫禮三百三千者。即是所三以克レ己以復二天理之中正一也。易三百八十四爻者。即是所三以愼レ獨以應二天下之萬變一也。故若學レ禮而廢レ易。則偏二於檢束一而缺二變通之神一也。學レ易而廢レ禮。則流二於變通一而無二檢束之方一矣。詩發レ情而止二禮義一。則屬二於禮一者歟。書道二聖政之神化一。則屬二於易一者歟。春秋則救二諸經之窮一。以誅二王侯大夫之心一者矣。良知則一二貫之一之靈光也。故生レ易生レ禮生レ詩生レ書生二春秋一者。盡在二聖人之良知一。而人人學二諸經一者。亦只致二其良知一而已矣。

或問下後世文武岐爲二兩途一。其理何如上。

如二世儒所レ說之訓詁義理耳一。則其勢不レ能レ不三岐爲二兩途一也。只以レ歸二乎虛一爲レ要。則斯文之極。必是焉而已矣。況武之奧。安得レ逃レ之乎。稱レ聖如二湯武伊周一。稱レ賢如二太公召公及諸葛公一。此豈止文

氏一。故名曰二寤生一。終惡レ之。愛二共叔段一。請二立レ之於武公一。又爲レ之請二制於莊公一。終請レ京。使レ居レ之。謂二之京城大叔一。而祭仲公子呂諫レ之。大叔段終完聚繕二甲兵一。將レ襲レ鄭。夫人將レ啓レ之。莊公以伐レ京。大叔出二奔共一。遂寘二姜氏于城潁一。而誓レ之曰。不レ及二黃泉一無二相見一。

後素曰。姜氏惡二其子寤生一者。忿二其出レ胎之時驚テ己以惡レ之也。故其忿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愛二共叔段一者。喜二其出レ胎之時不テ驚レ己也。喜即好樂中之事。而即愛也。故其愛亦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是以於二共叔一則將二啓レ之以入レ國。所レ謂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焉者也。於二莊公一則欲レ排レ之。所レ謂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者也。故兄弟攻伐。骨肉呑噬。終母子爲二乖離一。是非下皆忿懥好樂等之意起二於身一者之所上レ致乎。故身有レ所之意。尤可レ畏也。

又曰。愚之向二初見之人一始講二大學一。乃與二世儒一大異矣。不三先解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一。而先解下身有レ所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私意深蔽二心之正一。而發則必之三其所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一而辟之害上也。何者。人之不レ能レ明二明德一者。惟此病爲レ祟焉耳。不レ能レ親レ民者。亦惟此病爲レ祟焉耳。不レ能レ止二至善一。亦惟此病爲レ祟焉耳。是故學人愼レ獨、自反二求此病乎隱微處一。以治二療之一則明德自然明矣。明德自然明。則民自然親矣。至善自然止矣。若不レ用二治療乎此病一。而開レ口徒講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義理一。則所レ謂頭巾學。而要紙上譚耳。何嘗有レ益二乎身心一也哉。故愚古本大學刮目三致レ意焉。而口訣只在二於心不レ在焉之四字一矣。其心字指二心之神明一云。焉字。指二上忿懥等四件一云。明智氏雖二豪傑一、陷二乎弑逆之罪一。以レ不レ知下身有レ所二忿懥一之大病上故也、淺野氏雖二

嘗讀二左氏一筆記二條上。因レ便乃贈進。自餘當二類推一焉。

讀二左傳一筆記二條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左傳。楚人獻二黿於鄭靈公一。公子宋與二子家一將レ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二子家一曰。他日我如レ此。必嘗二異味一。及レ入。宰夫將レ解レ黿。相視而笑。公問レ之。子家以告。及レ食二大夫黿一。召二子公一而弗レ與也。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公怒。欲レ殺二子公一。子公與二子家一謀レ先。子家曰。畜老猶憚レ殺レ之。而況君乎。反譖二子家一。子家懼而從レ之。夏弑二靈公一。書曰。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權不レ足也。君子曰。仁而不レ武。無二能達一也。凡弑レ君稱レ君。君無道也。稱レ臣。臣之罪也。

後素曰。春秋之世。聖學亡矣。喜怒哀樂任レ情不レ中レ節者不レ少也。夫鄭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者。以二口腹之故一。不レ堪二忿懥一。乃無二禮於君一如レ此。所レ謂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也。而鄭公之怒。雖三固惡二臣之無禮一。然欲レ使二食指之動不下効。而不レ與二黿於子公一。亦有レ所二忿懥一者也。君臣不三俱得二心之正一也。是故子公終弑レ公。公弑二於子公一。豈非下各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子家懼。從二子公一。則懼二身之禍一而從レ之者也。是亦身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者也。蒙二弑レ君之首惡一。豈非下亦之レ所二畏敬一而辟焉者上乎。是故君子加二戒懼愼獨之工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一。則不レ失二其中一也。

○隱元年。鄭伯克二段於鄢一。左傳。初鄭武公娶二於申一曰二武姜一。生二莊公及共叔段一。莊公寤生。驚二姜

謀巧僞。千罪萬惡上。而詳二悉其根由一。諳二熟其情狀一。奚啻如三讀レ書以記二臆其陳迹往事一而已。而降レ之雖二民間黎庶一。其家家戶戶。梱以內之事。大率屬二非禮一。而其徒萬一志二於學一。而其爲レ師者告レ之曰。讀二左傳一則必導レ亂長レ奸。必不レ可レ讀云。則曾不レ知下官路民間所レ觸之事事。與二左傳所一レ載乃大同小異上也。吁。亦迂也夫。故莫レ若レ敎三之使二意見情識不一レ昏二乎良知一也。良知眞明。則雖レ遇下可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境上。而其神光自貫二其中一。以令レ不下之三其所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一而辟上焉。則官吏何敢做二諸罪囚之情狀一。而黎庶亦安有レ陷二于情竇一哉。賢兄未レ見三徐曰仁敘二傳習錄一乎。其言曰。門人有下私錄二陽明先生之言一者上。先生聞レ之。謂レ之曰。聖賢敎レ人。如二醫用一レ藥云云。若拘二執一方一。鮮レ不レ殺レ人矣云云。若遂守爲二成訓一。佗日誤レ己誤レ人云云。愛因謂レ之曰。如二子之言一。即又拘二執一方一。復失二先生之意一矣云云。又曰。聞二先生之問一。往往得レ一而遺レ二。見二其牝牡驪黃一。而棄二其所レ謂千里者一。由レ是觀レ之。則不レ拘二執一方一者。只是良知而已矣。所レ謂千里者。亦只良知而已矣。良知通二晝夜一。徹二語默一。而明明照照。則雖レ陷二於鬼關魔境一。豈敢眩惑昏亂哉。何況讀二陳迹之書一乎。如又不レ致二良知一。則雖レ讀二春秋孔子之言耳一。終屬二無用一矣。而誠心讀レ書。則雖二左氏一亦不レ可二以不一レ爲二經世之用一也。故陽明先生曰。使三在レ我無二功利之心一。雖二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一。何往而非二實學一。何事而非二天理一。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三在レ我尙有二功利之心一。則雖三日談二道德仁義一。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屛絕之說。猶是泥二於舊聞一。平日用レ功。未レ有レ得レ力處一。賢兄於二先生是等之說一。能反求則疑亦當二氷釋一矣。書不レ盡レ言。言不レ盡レ意。言外之意。非二面陳一則不可。錄下愚

答下多度津藩林良齋讀二劄記一質問上

來問。陽明王子曰。春秋必待レ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又曰。善可レ爲レ訓者。特存二其迹一以示レ法。惡可レ爲レ戒者。存二其戒一而削二其事一。以杜レ奸。而先生却以二左傳一爲下照二燭妖魔一之業鏡上。其說何居。

答曰。陽明先生之論二左氏一。乃痛懲二當時之文弊一云レ爾也夫。然其言曰。此非下達二天德一者上。未レ易二與言一レ此也。夫左氏之書。湮滅而不レ傳焉則已。苟不二湮滅一而傳。則嗜レ學讀レ書者。莫二皆不一レ閱レ之矣。況與二公穀一共列二於十三經中一乎。故雖レ禁レ之如二先生之所一レ論。誰敢心伏而遵二守其敎一也哉。先生固亦既知レ之矣。故曰。此非下達二天德一者上。未レ易レ言レ此也。而世之達二天德一者幾何。愚故曰。誠心讀二其傳一者。不レ得レ不レ起二羞惡之心一。然以二邪心俗慮一讀レ之。則己反化二妖魔一。是乃以下達二天德一者絕無。而徒讀レ之者益多上故也。若學人各各誠心讀レ之。則其天植固有之良知忽發見焉。照二其邪慝一。別二其奸惡一。而不レ肯レ爲レ之所二染汚一也必矣。嗚呼。是亦愚獨恃二人性之善一也爾。先生嘗曰。只在二良知上一用レ工。雖二千經萬典一。無レ不二脗合一。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故愚則不レ患二異端曲學之紛二擾雜三沓于前一。而患下我良知之不上レ磨耳。況左氏不二異端一乎。篤信不レ如二反求一。愚之說。大抵得レ自二反求一。而不下自二文字糟粕上一襲來上也。左氏之事。姑置焉不レ論。請以二眼前之事一語レ之。今夫官吏在二仕途一而任二繁劇一者。雖二或不一レ讀二左氏一。而其耳目心意。日日時時。接下類二於左氏所一レ載之事上。是則決不レ能レ避也。愚亦嘗浸二灌其中一久矣。故見而知レ之。彼或按下問弒二君父一。淫二婦女一。盜二財貨一。貪二賄賂一。及種種奸

若聞其法譚。則莫不益扼腕而毀謗也。而以其愚夫婦較之親鸞日蓮。則決不可企及。奚啻如斥鷃之於大鵬。丘垤之於泰山而已。是不俟知者而後知也。而其詈罵毀謗於不可企及者。以互不取其理之所在者何也。是全在於先入爲主。而習成性矣。以習成性故。意見紛起。情識盛生。其所信則不問是非。而盡以爲善矣。所不信則不問淺深。而總以爲左矣。而至於釋迦。無是非異同而倶尊信者。是無他。以釋迦即開祖而獨而無偶也。雖此有偶。則其是非之沸騰。奚減於親鸞日蓮哉。故其徒雖倶尊信釋迦。而實則與矮人之觀場一般。只雷同而已矣。非眞知其德者也。由是觀之。則朱子王子乃親鸞日蓮也。孔子乃釋迦也。朱王末學人雖通經傳窮事理富文辭。而心迷微祿。畏細禍。避小嫌。而不敢有所貞守。而其所以詈罵毀謗之底蘊。亦奚異於彼愚夫婦之互愛憎於親鸞日蓮之私也哉。其於孔子也。相倶尊信而無是非者。以其主道教之鼻祖而無偶也。此亦與釋迦之無是非一矣。因思是非愛憎之不公。在佛門猶當然矣。在儒門必不可有之事也。故雖學王子。不盡孝。不盡忠。而薄乎仁義禮讓。而不以世爲憂者。則非儒者而俗人也。雖學朱子。而盡孝盡忠。而厚乎仁義禮讓。而以世爲憂者。則非賢人君子而何。若人宜以爲師友而有益矣。是故交際之要。不在學問異同。而在賢不肖而已矣。如又以學問異同爲離合從違。則其一生涯之所爲。與夫愚夫婦同歸。而陷於意見情識之火坑。不亦悲乎。儞們只虛心而讀書。默觀聖賢心之所在。彼此共有取焉。則其於身心有益也必矣。然有眞是眞非者。非眞致眞知者。又不能看破之也。儞們勉焉。

答二弟子質疑一。

不レ用二功乎正心修身上一。而徒事二文章訓詁一。冒爲二朱子學一者。天下滔滔皆是矣。而學二致良知一者乃絕無。然先生獨信二絕無之學一。而不レ傚二滔滔者之所一レ爲。則有レ損而無レ利。豈非二迂濶一矣乎。且自レ古迄レ今。從レ彼逮レ此。主二朱學一者。以二讎敵一視二王子一。入二王學一者。亦以二支離一誹二朱子一。是意見耳。情識耳。然雖二其輩一。於二孔子一則彼此共尊信而無二異同一矣。豈夫意見情識不レ爲レ障。而虛靈之本體乃顯二於孔子一者耶。謹乞二開諭一。

學二朱子一而叛二於朱子一者之弊。於二予劄記下卷朱子讀書條一乃詳二論之一。而予學二致良知一之由。從二聽訟斷獄上一發明來。斯義也。亦載下乎贈二□恫菴翁一俗牘上焉。是俗牘以二予家譜及嘗所レ處之吏事一爲レ主矣。故秘而不レ令二佗人看一。然知己知音而有二忠孝之心一者。則允レ見レ之。倆們學二眞忠孝一而恥二僞忠孝一。則佗日容二一閱一。然若熟三觀劄記兩卷。儒門空虛聚語。與二頃者梓行之增補孝經彙註一。則雖レ不レ一二閱其俗牘一。疑亦當二渙釋一矣。而有レ損無レ利之說。販夫商賈之所二趨避一。而非下志士之所上存二乎心一也。至二朱王末學之說一。則予有二大辨一。今因二質疑一而道二破之一。夫朱學末流之衆等仇二讎王子一。而王學末流之諸人支二離朱子一。是其自然之勢。而不レ能三和合如二兄弟一。旣與二佛門一無レ異矣。佛門釋迦之後。乃分裂爲二諸宗一。而於二吾邦一最盛且大者一向宗耳。其次法華宗也。信二心一向宗一之門徒。雖二愚夫婦一只知レ有二親鸞一。而憎レ聞二日蓮之名一。況渠遺敎之妙法乎。故若聞二其說法一。則莫レ不二益切レ齒而詈罵一也。信二心法華宗一之衆等。雖二愚夫婦一亦只知レ有二日蓮一。而憎レ聞二親鸞之名一。況渠遺敎之念佛乎故

徹二毛髮之末一。聖人則未三曾奪二於後天之人欲一。而全二先天之天理一。其本只在レ不レ喪二虛靈一而已矣。其不レ喪二虛靈一之故。遇レ親即發爲レ孝。遇二兄長一即發爲二悌順一。仁義禮智。忠信敬讓。種種之萬善。皆亦感而通二天下之故一。其條理不二少紊一。天秩天敘。非二人所一レ與也。故名謂二之理一。又謂二之性一。是故虛靈之外。無二所レ謂天理者一。天理者。虛靈之妙用也。此豈獨聖心有レ之而已。雖二愚夫婦一皆天命而得焉。而其末學只語二天理一。而諱レ言二虛靈一。是猶如三語レ流而遺レ源。擧レ枝而棄レ根然。是以有二拘而窮。晤而塞之蔽一。故深推二其由一。全在三乎分二儒佛之畛域一矣。分二儒佛之畛域一或是。而不レ知下不レ本二虛靈一。而專語二天理一。則其反遠中於大中至正之道上。則不レ可レ恨之甚者一乎。同胞而忍レ坐二視之一哉。吾故曾著二儒門空虛聚語一。乃告二我道之不レ小於同志一。而俟二其人於來世一耳。答二共甫一之論。亦唯是意。而不レ得レ已也。不レ得レ已非二所レ謂理勢者一乎。嗚呼。不德而言レ之。固罪矣。然虛靈之二字。即朱子學問之本色矣。今以二其本色一還二朱子一。以解二虛靈之神妙一。則謂下班二朱子功臣之列一者上乎。猶謂二朱子之罪人一乎。儞們再思。且就二有道一而正焉。和而不レ同。則可レ謂二好學一也已矣。

答三人問二某志一

先生學以レ歸レ虛爲レ的。而其志何如。

有二憂レ世者一。有二憤レ世者一。有二維レ世者一。有二矯レ世者一。有二超レ世者一。有二玩レ世者一。有二混レ世者一。有二趨レ世者一。有二遯レ世者一。有二忘レ世者一。其辨只在二幾微之間一。是即顧端文公之言也。生レ我者父母。知レ我者鮑叔。吾子知己則宜三就レ之以擇二某志一矣。

レ言二虛靈一如レ此。橫渠張子曰。虛生レ仁。故眞克己則復二心之虛一。而天下歸レ仁矣。孔子之云云不二亦宜一乎。故吾子以下其所二發明一之意。與中某此說上。併告二諸同胞朋友一而可也。

答二男倘志松浦誠之但馬守約湯川幹問一。

倘志誠之約幹謹奉問。先生常自謂二孔孟學一。而學則中有レ言曰。諸儒各爭二意見一。立レ宗分レ派。爲二同室之鬪一云云。今及レ觀下答二宇津木共甫一書上。攻二擊朱子心理爲レ二之說一尤切矣。竊謂似下與二學則中所レ云之說一正相反上也。是必當レ有二深意之在一。願聞レ敎。

攻二擊朱子一。吾豈敢。然而和同之異。古人嘗論レ之。吾故貴レ和而不レ貴レ同。子路子游師二聖人一。而苟有レ不レ合。則各不レ隱二其志一以質疑切問。今詳見二于經一焉。後生有レ惑。而亦質二諸眼前之鬼神。過去之聖賢一。是其理勢之所レ不レ免也歟。如謙讓不レ言。則近二于同而不一レ和。是以答二共甫一云云。朱子而在レ世。則千里命レ駕。就而正焉。有下代二朱子一敎レ我者上。亦往而聽二其說一。以虛受焉。然而不レ語二我意一。則無下開二儞們惑一日上。故詳述二其意一。朱子曰。虛靈不昧。具二衆理一應二萬事一之言。莫レ加焉。陽明王子釋二明德一。全遵二其說一。而朱則曰。具二衆理一應二萬事一。王則曰。衆理具萬事出。是其所二微異一也。而心之所二大且貴一者。要在二虛靈一而已矣。虛而靈。故衆理具萬事出矣。然則人心與二天之太虛一一般而無二二樣一。夫太虛之眞便是靈。而陰陽鬼神五行春秋冬夏萬物之生生。皆其變化云爲之玅也。若無二太虛之靈一。則安有二陰陽鬼神五行春秋冬夏萬物之生生者一哉。而人也者。名謂二之萬物之靈一。復謂二之天地之心一。又或謂二之天地之性。五行之秀氣一也。是非レ佗。以二夫虛靈全幅一。賦二與諸其方寸內一。而

夫一。惡得レ到二乎一日克レ己天下歸レ仁之地一哉。故次レ之以二問目一。目者。所三以克レ己復レ禮之工夫條件也。於レ是孔子復以下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之工夫條件上告レ之。而顏子答云。請事二斯語一。可レ見顏子克己復禮。乃從下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上做來矣。其工夫之熟也。克レ己如二紅爐上一點雪一。是即朱子之贊語。而孔子亦嘗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二不善一。未二嘗不一レ知。知レ之。未二嘗行一也。易曰。不レ遠復。无レ祗レ悔。元吉。故聞レ有地積下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之實工上。而漸克レ己以復二天理一之顏子天。未レ聞レ有地不レ積下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之實工上。而徑克レ己復二天理一之顏子天也。而顏子之耳目口鼻四肢之於二非禮一也。所三以無二視聽言動一之機。只在二愼獨一而已矣。夫然。故其方寸未三嘗有二須臾昏昧之時一也。伊川程子解レ之曰。愼レ獨。敬以直レ內。義以方レ外。所三以爲二克レ己復一レ禮也。由レ是論レ之。則不レ愼二獨于喜怒哀樂未發已前一。而徒外禁二視聽言動一。則不レ覺下陷二于告子强制之學一。而叛中孔顏之道上也。學人姑去二其意見訓詁一。能觀二孔顏此問答之始末一。則必當レ心二解了愼獨。而四勿。而克己。其次序不下可レ紊也。程子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二一事所レ偏處一自克。克二得一件一。其餘自止。因レ是益信下非二愼獨一則己之難上克矣。故愼獨克己。一而二。二而一。可レ謂二體用一者歟。道之精微。雖二聖賢一不レ能レ盡矣。要默識而可。嗚呼。愼云者誰乎。勿云者誰乎。克云者誰乎。非二朱子所レ謂虛靈。陽明先生所レ謂良知一。不レ能レ宰レ之也。故廢二虛靈良知一。以去二人欲一復二天理一者。行而不レ著。習而不レ察。孟子嘗指レ之云也。然末學諱レ言二虛靈一。其諱レ言二虛靈一。以レ恐レ流二于佛一乎。然程子之四勿視箴曰。心兮本虛。應レ物無レ迹。謝上蔡亦曰。克二己之私一。則心虛見レ理矣。應與レ見者靈之妙。程門不レ諱

定靜安慮得。必當レ入ニ其手一矣。入ニ其手一。則欲ニ苦惱一。豈得乎。嗚呼。良知哉。嗚呼。良知哉。夫良知。生レ天生レ地生レ仁生レ義生ニ禮智一之主宰也。尊兄保ニ嗇其主宰一。而通ニ晝夜一明明。則爲レ人者乎。知レ此則天下歸レ仁。不レ足レ咎レ人也。

再答ニ宇津木共甫一。

月日靖謹奉質焉。靖嘗聽ニ今時朱學者窮理工夫一。曰。人性本善。但其諸不善念時萌者。則氣質之所レ爲耳。故就ニ其所レ萌時一。而抑ニ其氣動一。而復ニ其本體一。是即居レ敬也。即即レ物也。即克レ己也。及三近承ニ誨益一。頗覺ニ得致知之功夫。比レ舊尤簡易一。而追ニ想前日之所下爲。多在ニ克己上一用レ功。蓋人之情欲百出。在ニ已發後一。故克己之功。雖ニ固不下可レ不レ用。然不レ知下遵ニ先生之教一。常用ニ愼獨之實功於未發已前一之爲上賢也。而獨云者。周子之所レ謂無極之眞。而無對之物也。故謂ニ之獨一。知下其所中以不上可レ不ニ愼獨一者。則文公之所レ謂虛靈不昧者之妙。而陽明先生之所レ謂良知之照者也。總レ之皆一物矣。因竊考レ之。大率朱門末學之弊。全在四不レ用下功於靈光未レ發之靜上。而要三務抑ニ氣動一焉。而細論レ之。其雖下知ニ氣動之不善一者。則爲上不レ欺ニ我知一。而不レ如下抑ニ氣動一之心。爲中即我本體之知上也。故專存ニ心氣動上一而用レ功矣。是以勞苦甚多。而失ニ其要一。其流也歸ニ了支離決裂一。靜嘗從而所ニ與共學一者。弟久壽。大林儀等。項日專於レ此焉用レ功。因欲乙奉ニ承專意一以示レ之。且以下靖之所ニ竊省一者上論甲レ之。故先錄レ之而奉問焉。果無レ謬否乎。靖拜上。

所レ論大略是矣。而論ニ克己一。似レ未レ瑩。顏子聽ニ孔子所レ授克己復禮之敎一。而雖レ不レ疑焉。然無ニ工

學之上一者在上焉。默而識レ之可矣。故儒者學而至焉。則釋學之徒。安得レ置二喙其間一哉。不レ然則儒所二以爲下道之五倫。既乃行二乎彼一。而彼之所レ貴空虛也者。反不レ存二於儒門一。而猶慢誇二儒門之大一。則彼不下特不二降伏一而已上。亦正開レ口大笑二我道之小一矣。故吾子亦信二孟程所レ云之形色天性心理一之說一。而愼レ獨歸レ虛。以不レ表二無極之眞一。則太虛即吾子矣。吾子即太虛矣。眞臻二此境一。則萬千之世界。概在二其心中一矣。故子思曰。語レ大天下莫二能載一焉。一草一木。一虫一魚。三百之禮。三千之儀。皆亦貫二乎其靈一矣。故又曰。語レ小天下莫二能破一焉。由レ是觀レ之。則孔氏之學。統二括釋氏一也。斷無レ疑矣。

答二由比計義一書畧。

來書曰。後世士君子所二以同樂一者。豈有下出二於夫三風十愆之外一者上哉。而其所レ學猶仁義禮智乎。而心即爲二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一矣。當二是時一縱爲二知行合一一。非二亦人欲上事一乎。間嘗閱二先生箚記兩卷一。微悟二王覇之辨。學問之要一。故僕以爲下非レ歸二乎太虛一者亦罕。而流二於人欲一者。天下滔々皆是矣。則天理之公。而一毫無二人欲之私一者。常人所レ難レ爲也。如二吾輩一如レ何而脫二人欲之苦惱一。而臻二乎天理之公一乎。乞開示焉。

答曰。性流而爲レ情。心動而爲レ意。故仁義禮智。復轉成二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一也。而照二其是非一以不二致私一者。乃心之精神也。所レ謂良知也。這良知眞是天理之公。而一毫無二人欲之私一者矣。雖二惡人如レ象者一而有焉。其忸怩之顏。以レ誠發也。而況美質如二尊兄一者乎。尊兄亦眞致二良知一。則知レ止而

不肖。皆得保性命而不陷不孝之罪焉。若不由之而率心是心。道是道。氣是氣。理是理之敎以學。則閑人隱者且業儒者。循序窮理。亦應到乎盡性知命之境也歟。而不支離決裂者幾希。而官吏工商及事耕耘者。恐無其暇。故終身不知道而歸于土者亦不少矣。然則爲其敎也迂。而實不能出於釋氏之右也。嗚呼。悲夫。嗚呼。悲夫。又竊考朱子以心與理爲分別。非他。以闢佛爲其任。故其勢不得不分別也。蓋其意謂性即理。理即道。道即五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而禪釋皆除了斯五者。破倫棄道。以別求道於心。而乃入無用之空寂。則亂世壞俗之敎。而與我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相反也。因强分別强與理以說來也。是可不謂排闢異端。維持世道之深心遠慮哉。然而其分別庶幾安排布置。而與造物之妙不相似矣。故其說於彼土用之。則猶可或爲揚儒抑佛之一助者歟。而我邦則中古豪傑之一僧出焉。看破釋迦之微言。而肉食固矣。始返夫破倫棄道之風。亦制婚禮。遂啓夫婦之交焉。而有父子之親焉。有君臣之義焉。有長幼之序焉。有朋友之交焉。似一以聖人之道爲法者。而其所異只圓頂而袈裟耳。朱子豈逆知天地間有我邦之釋氏立人倫。而以天堂地獄之說。敎導貴賤男女。出乎彼土禪釋外之宗門也哉。嗟夫。此亦天地世道之一大變也。如朱子而在今世。而來我邦。以其說闢釋學。則釋學之徒。以未嘗破五倫而敵之。則恐其說必窮矣。余故以孔子之空空顏子之屢空。而爲歸乎太虛之規則矣。故學人亦由此以下工夫。則必得無極之眞。所謂虛靈也者焉。而萬理萬事。皆亦自此活潑流出。則必有出乎夫釋

或問心有二善惡一否。伊川曰。在レ天爲レ命。在レ義爲レ理。在レ人爲レ性。主二於身一爲レ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二於思慮一。則有レ善。有二不善一。若既發則可レ謂二之情一。不レ可レ謂二之心一。譬如レ水。只可レ謂二之水一。至レ如二流而爲一レ派。或行二於東一。或行二於西一。却謂二之流一也。此等之言。學者所レ知。然而林次崖前謂二心是人之神明一。後却謂三心有二善惡一。然則神明亦有レ惡乎。與二程說一顯相背馳。何也。欲レ主二張朱說一。而遂陷下於誣二無極之眞一之罪上矣。豈非二其意見之爲一レ障乎。且遵二其說一。以居レ敬窮レ理。則其居云者。窮云者。是誰乎。以下有二善惡一之心上。居レ之窮レ之。則其所レ居之敬。所レ窮之理。必當下亦有中善惡駁雜而不二純粹精一者上在焉。故居レ敬窮レ理之工夫。雖下至二于死一不中須臾怠上。而眞知二德性之眞面目一者鮮以レ此歟。且其引二大學之正心。孟子之放心一來而證二心不正一。又謂道無二善惡一。是亦意見爲レ崇也。審如レ此。則大學在レ明二明德一。明德本不レ明也者乎。道不レ同不二相爲謀一。三年無レ改二父之道一云。則道亦豈可レ謂二盡善而已一哉。然誠知二心理爲一レ二之誤一。則不レ辨而明。故不レ可レ不レ究二心理爲一レ二之弊源一也。弊源非レ他。以下其不レ知三心之本躰爲二何物一故也。若眞認二得心之本躰爲二無極之眞。所レ謂虛靈也者一。則復必了二得孔子所レ謂心之精神是謂レ聖之言一。了二得心之精神是謂レ聖之言一。則良知良能之義。亦當二融釋一焉。而總レ之。其靈遇レ親則爲レ孝。遇レ君則爲レ忠。發二於夫婦一也爲レ別。發二於長幼一也爲レ序。發二於朋友之交一也爲レ信。自レ此以往酬二酢萬變一。只是一靈而已矣。故程子王子皆曰。性一而已矣。夫天地易簡之知能亦只此而已矣。是故眞致二良知一則良能在二其中一矣。嗚呼。此工夫也。豈非下易簡中又有二易簡一者上乎。由レ之而學。則自二天子諸侯一至二庶人一。自二聖人一至二愚

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孟程皆以氣性心理爲一矣。朱子乃學孟程。而於儒者一大緊關事。而有異同如此。後生如靖者。不知孰從焉。願賜敎以定所適從。

心理氣性之辨。古今聚訟。誰遽判之。設判之。誰敢信之。然某則以孟程之說爲善矣。是乃易簡而易入焉。以朱子及羅整菴諸先輩之說爲主。則煩碎而難入焉。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即天地。天地之性易簡。即爲知能也。其所以知能者。孰令之然哉。濂溪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也而已矣。其無極之眞。別名謂之虛靈。虛靈賦人。謂之心之精神。又謂神明。不學不慮而固有焉。故別名曰良知良能。其良知良能乃與天地易簡之知能本一物。即無極之眞也。惟聖人則不失赤子之心。故無極之眞全矣。而其易簡之德業。與天地參矣。是以孔子又承上文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五帝三王其人也。故人而不易簡。則焉有從與親與功與久大與德業哉。然則從孟程形色天性心理一之說。以愼獨歸虛。則萬理萬事。皆自這虛中流出焉。此豈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乎。又安有多岐之惑哉。汪石潭即程朱學。而其言曰。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爲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石潭之不苟同如此。而非程子之旨云者。吾子所擧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云云之說之外。近思錄。

之精一而生者也。而心位者虛矣。太虛之靈。雖三固既有二其虛中在一。然陰陽五行之屬レ火者。皆亦散二布賦三與其五肉九竅之間一。而其火自爲二五肉九竅之用一。是乃爲二四知之根源一。而邪障云者。亦不レ出二于此一矣。只所レ幸天地之德性。舍二于方寸虛一。故愼二其獨一而不レ塞二其虛一。則德性之一知乃爲二大君一。而使三用四知一。以令レ不レ爲レ祟矣。是謂二聖賢一。是謂二君子一。是謂二仁者知者一。常人如二吾輩一。則生來以二四知一掩二了一知一。凡百所レ爲。一任二氣血一。不下與二禽獸夷狄一異上者幾希。故利害禍福。惟是趨避而已矣。豈非二可レ恥之大者一乎。故汝等亦以レ天來明レ我。以レ我去明レ天。則吾說必當二氷釋一矣。而吾此說雖二陽明先生一未三嘗說二破之一也。然則我自レ誰授レ之乎。曰。自二邵康節先生一受レ之也。康節自レ誰授レ之乎。必自二伏羲仲尼一受レ之矣。嗚呼。人人眞下二愼獨之實工一。而洗二後天之濁氣一。而歸二乎先天之太虛一。則當下始知三吾言之非二誕妄一也歟。噫。

答二彥藩宇津木共甫論二心理一。

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二是性一。性只是理。其後羅整菴諸先輩皆以二其說一爲レ主。論辨紛紛。不レ能レ歸レ一。而林次崖則益分二別之一。其說曰。吾心卽道。誰能曉。竊謂心是人之神明。乃一身之主。道是人所レ當レ行之理。而具二於心一。心是心。道是道。不二是一物一。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又曰。理義悅二我心一。見レ不二是一物一也。夫心有二善惡一道無二善惡一。心有二放逸一。道則係二於心一。大學曰。正レ心。惟有レ惡。故有レ待二於正一也。孟子曰。求二放心一。惟有レ放故待二於求一也。是分明以二心與一理爲レ二矣。然而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踐レ形。程子曰。理與レ心一。而人不レ能二會

レ某眞不忠不孝之罪人也。不忠不孝之罪人。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惡人一也。夫然。故將三致レ知以歸レ虛復二剛之本躰一。而未レ能乃如レ此。悲夫。是實意而非二虛言一。若不レ孚焉。則俟レ蓋二某棺一。然後當レ知二其虛實誠僞一也乎。嗚呼。悲夫。

答二弟子質疑一。

侍二先生函丈一。每得レ聽二四知一知之講一。覺三微窺二其旨一。然人之心一也。故知亦一矣。然則德性之知之外。又焉有二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知之別者一也哉。故羅整菴答二歐陽南野一書曰。知惟一爾。而强生二分別一。吾聖賢之書。未二嘗有一也。謹乞二開喩一。

以レ天來明レ人。以レ人去明レ天。則四知一知之義。何難レ了之有。吾語二爾其義一。夫太虛一靈明而已。是靈明即通二晝夜一亘二古今一。而不レ滅之明也。太虛分而爲二陰陽一。復爲二五行一。爲二陰陽一。復爲二五行一。則天有二日火一。有二雷電火一。有二災火一。地亦木中含レ火。石裡存レ火。雄黃焰硝皆亦火也。此衆火則有二明滅一。有二隱見一。隱見中又有下永隱與二忽見一之異上。而或爲二禎祥一。或爲二妖孽一焉。何可二勝算一哉。且推二究其本一。則衆火雖三固出二乎太虛之靈明一。而以レ是直爲二太虛靈明之躰一。則甚不可。又猶與下愛者仁之用。而爲二以レ愛爲レ仁則不可上一般。其微玅非二言詮想像之所レ可二能得一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二鬼與レ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歸レ土。此之謂レ鬼。骨肉斃二于下一。陰爲二野土一。其氣發二揚于上一。爲二昭明焄蒿悽愴一。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由二孔子之此語一考レ之。則人也者。以二陰陽鬼神五行百物

通ニ於天下之至誠一。由レ悟入レ修。善用レ虛。其脈通ニ於天下之至聖一。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然則千百世學術之變盡ニ於此一。千百世道術之衡亦定ニ於此一。擧下顏曾思孟之所ニ見而知一。周程之所中聞而知上。都包ニ括其中一矣。是故以レ此而學。時而收斂檢束。不レ爲レ瑣也。時而擺脫掃蕩。不レ爲レ略也。無レ非レ所ニ以成一レ己也。以レ此而敎。時而詳曉曲諭。不レ爲レ多也。時而單提直指。不レ爲レ少也。無レ非レ所ニ以成一レ物也。以レ此而逗ニ機緣一。當ニ士習之淨誕一。方レ之以ニ朱子一可也。當ニ士習之膠固一。圓レ之以ニ王子一可也。何也。能法ニ二子一。便是能襄ニ孔子一。所ニ以救一レ弊也。救レ弊存ニ乎用一。用無レ常。不レ得レ不レ岐ニ於異一。以レ此而討ニ歸宿一。將レ爲ニ朱子一焉。圓レ之以ニ孔子一可也。將レ爲ニ王子一焉。方レ之以ニ孔子一可也。何也。能法ニ孔子一。纔是能用ニ二子一。所ニ以立一レ極也。立レ極存ニ乎體一。體有レ常。不レ得レ不レ統ニ於同一。同而異。一者有ニ兩者一。遞爲ニ操縱一。其法可ニ以使ニ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レ罷而不レ能。異而同。兩者有ニ一者一。密爲ニ融攝一。其法可ニ以使ニ人入而安焉適焉。渾然默順而不レ知。此又先生照然以ニ一大聖兩大儒一作ニ日新榜樣一。爲ニ世世學人指南一也。

答下人讀ニ陋撰箚記一詰難上書略。

先生箚記上卷。子曰我未レ見ニ剛者一之章曰。剛。天德也。歸ニ乎天德一。事レ父始孝矣。事レ君始忠矣。否則不レ免ニ僞孝僞忠之行一也。先生性乃剛矣。然則事ニ君父一。盡ニ忠孝之道一。而無レ不レ慊矣乎。

答曰。某也何敢有ニ剛之德一乎。故於ニ忠孝之道一。不レ能レ望ニ於經傳所レ載孝子忠臣萬分之一一也。縱比ニ肩其孝子忠臣一。而較ニ諸伊周一。決不レ及也。而況不レ能レ望ニ其孝子忠臣萬分之一一乎。由レ是內省。則如

與ニ異學一也彰彰焉。其傳習錄所レ載。全集所レ刻之諸說。雖レ不レ可ニ勝算一。其要則只衍ニ致知之義一耳。衍ニ致知之義一。便是註ニ孔孟之經一也。吾故斷曰。王子無ニ多說一。惟是孔孟之註釋也。是以雖下從ニ事其敎一者上。皆謂ニ之孔孟學一而可。顧端文日新書院記。老兄嘗看レ之否。今依レ便錄呈。乞一見焉。倘了ニ斯義一。則某曰ニ孔孟學一。亦奚足レ怪。

顧端文公日新書院記

雲間錢漸庵先生。率ニ其門弟子一。切ニ磨性命之旨一。構ニ講堂一所一。奉ニ先師孔子之像於中一。而晦庵朱子。陽明王子。列ニ在右一侍焉。一時從游之士。益蒸蒸起。中丞懷魯周公顏レ之曰ニ日新書院一。其門弟子高君揭等就レ予問曰。孔子之道至矣。若ニ顏曾思孟一。則見而知レ之。若ニ周程一。則聞而知レ之。皆嫡冢也。舍而獨表ニ朱王二子一。其說何居。曰。諸賢具ニ體孔子一。即所レ詣不レ無ニ精粗淺深一。而絕無ニ異同之跡一。至ニ朱王二子一始見ニ異同一。遂於ニ儒門一開ニ兩大局一。成ニ一重大公案一。故不レ得レ不ニ拈出一也。嘗試觀レ之。弘正以前。天下之尊ニ朱子一也甚ニ於尊ニ孔子一。究也率レ流而拘。而人厭レ之。於レ是乎激而爲ニ王子一。正嘉以後。天下之尊ニ王子一也甚ニ於尊ニ孔子一。究也率レ流而狂。而人亦厭レ之。於レ是乎轉而思ニ朱子一。其激而爲ニ王子一也朱子詘矣。其轉而思ニ朱子一也王子詘矣。則由下不レ審ニ於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一。而各執ニ其見一。過爲中抑揚上也。其如ニ之何一而可。夫亦曰下祖ニ述孔子一。憲中章朱王上乎。蓋中庸之贊ニ孔子一也。蔽以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兩言一。而標ニ至聖至誠一爲レ證。予竊謂朱子由レ修入レ悟。王子由レ悟入レ修。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由レ修入レ悟。善用レ實。其脉

而靈光見。靈光見則彼四知皆融會焉。而無不爲良知之使用。則良知亦不得廢智覺聞見也。嗚呼。世衰學絕。而如尊兄者出焉。有斯學之切問往復如此。是可見人心良知未全亡于天下矣。土地雖隔。隱顯雖異。是心之所好所欲。如兄如弟。因相愛之篤。不思縷言煩重。猶有疑而賜誨敎則甚幸。是報書起草過半。前月十一日火災。天滿之鄉。三之一。赫爲焦土。而弊舍幸脫回祿之害。雖然遷父母骨之兩寺。及親戚門人。被延燒者不少。營救周旋。多事多忙。頃稍休。復拈筆終斯一篇。千萬照亮。

答某某問難書略。

朱子以居敬窮理爲敎。陽明以致良知爲工。似有異同。而僕以爲朱則聖學。而王乃禪學矣。執事專服陽明之敎。而自謂孔孟之學。何耶。

朱子曰。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又曰。心者身之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陽明王子亦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其本原無二致。而敎則有少異焉。古聖賢皆亦然矣。何啻朱王而已哉。文王敬止。敬止聖學也。知止亦聖學也。敬之明皙處知也。知之不息處敬也。故人亦敬止。則爲人君知止於仁。爲人臣知止於敬。爲人子知止於孝。爲人父知止於慈。與國人交知止於信。可見敬與知相須以到乎窮理盡性。而世儒雖疑王子之致良知。萬曆十二年。詔中時行等。論定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皆聖學也。於是焉從祀之典定矣。而稱先儒王子。在東廡第五十九位。然則聖人之血脉。而非禪學

也之類。知覺之知。而人禽一般者也。觸レ事接レ物多。而博聞強記。善則善矣。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聞見之知日廣。而德性之眞知乃既隱矣。論語夫子戒二子張一以二多聞闕レ疑。多見闕一レ殆。而夫子自謂賜也。汝以レ予爲二多學而識レ之者一與。非也。予一以貫レ之。一以貫レ之。非レ致二其眞知一而何。是陽明先生嘗釋レ之也。故聞見之知。爲二眞知之害一亦不レ少矣。慕二富貴一厭二貧賤一。而自私自利。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眞知牿二亡乎其情識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楚昭王將下封二孔子一以中書社七百上。令尹子西以下非二楚之利一也之一言上沮レ之。便是與下齊人患二孔子相一魯。選二好女文馬一。以遺二魯君一沮中之同一轍。此皆自二恐懼憂患一做來。非二公正誠實之擧一矣。自餘以レ此當レ類二推情識之知一也。其所レ學之偏着。其究レ理之淺陋。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眞知牿二亡乎其意見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晏子曰二孔子一以二滑稽一。沮二齊公之用上レ之。及晨門是知二其不可一而爲レ之與之誹。荷蕢深則厲。淺則揭之諷。楚狂接輿往者不レ可レ諫。來者猶可レ追之論。荷篠丈人四體不レ勤。五穀不レ分。孰爲二夫子一之罵。長沮桀溺是知レ津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レ之謗之類。是皆非地有下惡二孔子一之情上者天也。乃其所レ學。或以レ儉爲レ主矣。或以二遁逃潔一レ身爲レ是矣。是其意也。是其見也。而各不レ知下聖人有二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一。視二天下一無三不レ可レ爲之時二之深心大德上也。則畢竟意見之知爲レ事。而德性之知遂不レ可レ見焉。由レ是觀レ之。則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四知。雖二賢者一所レ不レ免。故賢者智者過レ之。而愚不肖固所レ不レ及也。無二海東西南北一。爲レ人者。有二是心一。有二是理一。有二是理一。而志二乎學一。則不レ可レ不下掃二彼四知之邪障一而明中是一知上也。故某有二一語一曰。邪障徹

成。其政治。亦孝中之事矣。而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皆歸㆓乎孝之一德㆒矣。明王之治㆓天下㆒。而得㆓萬國之懽心㆒。治㆑國者。亦得㆓百姓之懽心㆒。治㆑家者。亦得㆓人之懽心㆒。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總歸㆓乎孝之一德㆒矣。周公之宗㆓祀明堂㆒。歸㆓乎孝一德㆒矣。驕也。亂也。爭也。總歸㆓乎不孝㆒矣。不孝之罪在㆓于五刑之上㆒。而爲㆓大亂之張本㆒。則爲㆓人子㆒者。不㆑可㆑不㆑畏者也。嗚呼。自㆑此以往。萬善萬惡。要歸㆓乎孝與㆓不孝㆒而已矣。高明以爲㆓如何㆒。

來書曰。又以爲良知譬㆑鏡也。致㆓其知㆒。磨㆑鏡也。良知之本躰天理也。蔽㆑之者人欲也。天理者善也。人欲者惡也。欲㆑致㆓良知㆒者。力去㆓惡念㆒存㆓善念㆒。善念何爲㆑先。以㆑孝爲㆑先。故孝德已成。則弟順忠恕凡百善行。無㆑所㆓遇而不㆓協當㆒乎。然則六經四子之正旨。雖㆑不㆑用㆓心於明㆒㆑之。而自然合焉乎。其讀㆓六經四子㆒。及凡天下之書㆒者。磨㆑鏡之功乎。六經四子及凡天下之書。皆磨㆑鏡之具乎。如㆑此則力致㆓良知㆒。則百行自當。六經自明乎。此亦貞部見耳。今揭㆓兩條㆒以奉問。請明教焉。

此說包羅周密。有事無事之功夫似㆓相備㆒焉。六經四子。固磨㆑鏡之功也。又磨㆑鏡之具也。眞致㆓良知㆒。則不㆑能㆑不㆑讀㆓六經四子㆒。眞讀㆓六經四子㆒。則不㆑能㆑不㆑致㆓良知㆒。然蔽㆓良知㆒者人欲。而細分㆑之則有㆑四。一曰知覺之知。二曰聞見之知。三曰情識之知。四曰意見之知。夫人幼而壯。壯㆑而老。年齒進長。而未㆓嘗有㆓聖訓愼獨之實功㆒者。則其知覺之知日熾。而德性之眞知乃既微矣。中庸所㆑謂人皆曰㆓予知㆒。驅而納㆓諸罟擭陷阱之中㆒。而莫㆓之知㆑辟也。人皆曰㆓予知㆒。擇㆓乎中庸㆒。而不㆑能㆓期月守㆒

著萬物之靈也之靈。而非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知識也。故若能忘後天之形氣。眞立志。則先天之靈在心照照明明未嘗泯也。默而識之可。而眞致其良知。則四書六經之言言語語。皆爲其用也。斷無疑矣。無可無不可。無適無莫。惟義是從之妙用神通。自然入手矣。故尊兄姑去其成心。靜觀未生已前之天。則必了了然。且尊兄見惑之孟武伯問孝之一章。不咎而可也。眞致良知。則左右逢其源。而不可拘縛也。然某所著四書集說講義中旣釋之。錄焉以贈。一閱之則幸甚。只是某一家言。而非公乎世。公乎世。則是非異同。亦自無究極。是在漢唐宋元明之大儒名賢。猶所不免焉。而況如某不德寡才淺學少聞乎。自餘之集說講義。大抵如彼章。皆求諸吾眞知。質諸聖人之眞知。以向門人知己講之。畢竟亦學道之筌蹄耳。因以此不敢爲不易之釋。一定之註也。且非說孝而已。多說所以行孝之義也之說。恐亦不免膠字句之病。學孝一字。行在其中。不言而可知也。尊兄只以經文有孝字處。爲行孝之事。不知言言語語皆自孝生出來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可見行道亦孝中之事矣。又曰。德敎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可見德敎及人民。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可見保國安百姓。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可見言行皆得于道。亦孝中之事矣。又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可見忠順保祿。守祭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謹身節用。此庶人之孝也。可見謹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可見天經。地義。民行。其敎

百家。大抵佚而不傳。至魏晋之間。何晏乃集諸家之說。弁下己意爲集解。上之朝。盛行於世。當是時。晏及世之學士大夫。皆以爲不易之解。一定之註矣。逮唐韓昌黎又爲論語註十卷。筆解二卷。其十卷之註書雖亦佚而不傳。然其意必有所不服於何晏集解者而爲其註。而又不傳。則後人亦不服於其說居可知矣。宋周式集解辨誤。紀亶摘科辨解。杜莘老集解。句微精義。王安石。王端禮。蘇軾之論語解。王雱論語註。鄒浩解義。劉正叟重註論語。陳祥道論語全解。范祖禹。呂大臨論語解等。多多種種之註釋。後先雷發泉涌。而傳乎天下四海。而朱晦菴先生降誕于世。先儒之解。不滿于其意。終又集諸說之純粹者以爲註。而以己意。爲折衷。疑則闕而待後賢。自此已來。至元明又釋論語之書。至於相倍蓰不可算也。而自漢趙岐註孟子七篇。以迄今釋詁之繼出。其是非異同。與論語同。而大學中庸。就禮記中以釋之。始于鄭康成。而疏成于孔穎達。周易則王弼。尙書則孔安國。春秋則左氏公穀。三禮則鄭孔賈等註疏解釋之後。紛紛紜紜。解諸經之書出焉。旣已汗牛充棟。在我邦則伊藤仁齋。物徂徠之大儒出焉。以倡古學。然多是陸象山而下。郝京山。毛西河之唾餘耳。我邦之人不多看書。故只知有仁齋徂徠而已。又猶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而徂徠之說。雖協乎其門人知己之心。然不協乎朱學之人之心。仁齋之說。亦不協乎朝鮮人之心。嗚呼。是是非非。實無究極之時。由是觀之。縛乎訓詁。一意求不易之釋。一定之註。甚不可矣。縱令尊兄雖有以爲是之註釋。而餘人讀之決皆不是之。餘人雖有以爲是之註釋。而尊兄讀之亦決不是之。是故無如眞致眞知矣。眞知。武王所謂人

意深矣哉。而孟子却洩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某嘗寄ニ尊兄儒門空虛聚語一。其首載ニ滕樹翁致良知眞蹟之跋一。高明一ニ見之一。彌益信下孝一字備ニ百德一之義上。以擔下當斯文上。則亦當ㇾ稱ニ聖人之徒一矣。

來書曰。舊歲得ニ敎誨一。而知ニ前疑之非一。且得下六經四子之言皆說ニ孝之誨一而知中聖經之大旨上。於ㇾ是潛ㇾ心又讀ㇾ經。大似ㇾ有ㇾ所ㇾ得焉。然又有ㇾ一ニ疑于此一。六經四子之言。非ニ說ㇾ孝而已一。多說下所ニ以行ㇾ孝之義上也。孝卽良知也。所ニ以行ㇾ孝。卽所三以致ニ良知一也。若從ニ紕繆之經解一。則失ニ其正旨一。雖地失ニ其正旨一。則欲天ㇾ致ニ良知一。恐爲ニ經義一所ㇾ誤。而有下誤ㇾ所ニ以致一之者上。譬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章。一以爲三父母憂ニ己之疾一。一以爲三己憂ニ父母之疾一。云云。其他章章句句。有ニ出入得失一如ㇾ此。眞不ㇾ知三其所ニ適從一也。然聖經自應ㇾ有ニ一定之說一矣。

察ニ尊兄之斯意一。似下得乙註釋與ニ經旨一一毫不ニ相背一書甲。以莊ニ讀之一。以講ニ究之一。以襲ニ取之一。而將人善ニ導子弟一。應地酬萬變天者上。其苦心之切。可ㇾ謂ㇾ忠矣。然而是恐天下絕無之事也。何者。孟子大賢。次ニ于孔聖一者也。其言宜ㇾ信焉。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ㇾ下ㇾ帶而道存焉。是不易之言。而聖人之語皆道。而不ㇾ可ニ典要一者也。人讀ニ聖人之書一。與ニ昔人所ㇾ謂觀ㇾ貝同焉。正ニ視之一似ㇾ白。側ニ視之一似ㇾ紫。睨ニ視之一似ㇾ綠。究竟俱非ニ本色一。纔有ㇾ所ㇾ見便以爲ㇾ得ニ其眞一。無ㇾ有ニ是處一。而古今訓詁家。由ニ或數百歲。或數千歲之後一。推ニ測指遠道存之義一。以釋ニ六經四子之字句一。是或有ニ正視者一。或有ニ側視者一。或有ニ睨視者一。故其見解。白也。紫也。綠也。各不ㇾ一而不ㇾ同。要釋ニ文義事理一而已、而非下眞得ニ聖人之旨一者上也。如ニ論語一。則漢代註家孔鮒之疏義。孔安國之訓巳下無慮數十

以來學ニ朱子一者。學不レ信ニ孝經一。塾師不ニ以爲一レ敎。至レ令ニ童子輩目弗一レ見ニ孝經一。悲夫。先王之道。莫レ大ニ於孝一。仲尼之敎。莫レ先ニ於孝一。夫子不レ曰乎。吾志在ニ春秋一。行在ニ孝經一。是以後世人主不レ讀レ書則已。苟讀レ書者。必自ニ孝經一始。況下焉者乎。今朱子之徒。不レ讀ニ孝經一而學ニ心法一。其不レ爲ニ浮屠之歸一者幾希。春臺此説的切明白。有レ益下乎學ニ聖學一者上矣。而與ニ其師徂徠謂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之説一。乃牴牾。孔子答ニ或人子奚不レ爲レ政之問一曰。書云レ孝乎。惟孝。友ニ于兄弟一。施ニ有政一。是亦爲レ政。奚其爲レ爲レ政。夫孝也者。德之至。道之要。古者明王聖帝。皆以レ孝治ニ天下一。使下夫子得ニ王者一而輔上レ之。亦當ニ以レ孝治一レ之。其與ニ東周一之嘆。只在レ是已矣。故大學曰。君子不レ出レ家。而成ニ敎於國一。孝者所ニ以事一レ君也。弟者所ニ以事一レ長也。慈者所ニ以使一レ衆也。弟慈皆自レ孝生出推移來者也。豈止弟慈而已。道德皆然矣。故有子曰。君子務レ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道不下自ニ孝弟一生來上者。釋老異端之道。而非ニ我聖人之道一也。且有子之言。非ニ杜撰自吐者一也。承ニ於聖師一必矣。故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ニ由生一也。其務レ本之本。便是與ニ德之本也之本一一也。其道生之生。便是與下敎之所ニ由生一也之生上一也。故明ニ孝經一然後當レ釋ニ有子之旨一。不レ然則必支離決裂。而不レ能ニ一ニ貫之一也。嗚呼。德也。道也。敎也。一也。皆孝也。故友弟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盡統括在ニ其中一矣。學無ニ本領一。則東趨西走。勞而無レ功。斃而無レ得。悲夫。且孝經一卷。自レ首至レ尾。無ニ一箇仁字一。自レ古至レ今。人未ニ嘗知一レ焉也。而某竊繹下無ニ一箇仁字一之原上。人能德行實踐。至ニ於如ニ孝經所一レ云。則可レ謂ニ仁之體用無ニ餘蘊一矣。是以孔子隱ニ却此一字一。其

來書曰。夫道之多端而高大。或謂二之仁貫一レ之。或謂二之忠恕貫一レ之。今也得レ聞下孝一字貫レ之之說上。於レ是實踐之工夫適切實。而日用云爲之際。無下不レ可レ用二其力一之時上。此非レ奉二敎誨一不レ能レ知焉。於レ是乎。先生恩深如レ淵。高如レ山。

某何當二如レ淵如レ山之過稱一哉。尊兄之心本孝矣。畢竟自レ幼所二講讀慮記一許多之言語文字。暗障二其方寸之虛一矣。是以不レ覺レ失下了其爲二赤子一時之眞心上也。故熟二文字訓詁一益進。而其所レ存却劣二乎孩童一。面晤時。某無二他術一。才就二其障中一而提二點其不滅赤子之眞心一耳。決非下自レ外沃二尊兄心一來者上也。故何德二乎某一哉。仁云者仁レ此也。忠恕云者忠二恕此一也。道無レ二。故學亦無レ二矣。是即曾子之遺言也。高明亦奚疑。

來書曰。物子曰。後儒言レ孝。則必欲三孝備二百德一。若孝必備二百德一。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二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一哉。如レ是則以レ孝別爲二一德一。此似三大謬二聖經之旨一。

尊兄之所レ駁誠然。然以二友悌忠信種種之目一。統二於一孝一者爲レ非レ理。此不二獨徠翁一。在二程朱一既有二其見一矣。故毛西河謂。宋學與二聖學一相反處全在レ此。而物門之中如二春臺太宰氏一。大尊二孝經一。其刻二古文孝經一。世所レ知。雖三間有二偏僻之說一。其大要曰。先王之道。莫レ大二於孝一。仲尼之敎。莫レ先二於孝一。自二六經一而下。無レ非二孔氏遺書一。其有下出二孝經之右一者上乎。何以言レ之。天下無レ有下無二父母一之人上故也。又曰。自二二程一至二朱熹氏一。皆疑二孝經一。以爲三後人所二擬作一。朱子又妄改二易本經篇章一。著爲二經一章傳十四章一。且删二去其本文二百餘字一。孔子曰。信而好レ古。若二朱子一者可レ謂レ拂矣。自レ是

答弟子問學名學則。

弟子問於余曰。先生學謂之陽明學乎。曰否。謂之程子學。朱子學乎。曰否。曰謂之毛鄭賈孔訓詁註疏學乎。曰否。仁齋父子之古學乎。抑徂徠主詩書禮樂之學乎。曰否。然則先生所適從將何學耶。曰我學只在求仁而已矣。故學無名。强名之曰孔孟學焉。曰其說如何。曰我學治大學中庸論語也。大學中庸論語便是孔氏之書也。治孟子也。孟子便是孟氏之書也。而六經皆亦孔子刪定之書也。故强名之曰孔孟學也。毛鄭賈孔之學。則只註釋經書之名義也。程朱之學。大抵說破經書之精微。性命之底蘊也。陽明先生之學。就其中提易簡之要也。仁齋徂徠。則特其唾餘耳。嗚呼。孔孟之學。在求一仁。而仁則難遽下手。故或讀其訓詁註疏。而求其影響。或因其居敬窮理之工夫。以探其精微。窮其底蘊。或致眞知。以握其易簡之要。而畢竟各皆歸乎孔孟之學也已矣。然而孔孟數千百歲以前。旣逆知數千百歲後。諸儒各爭意見。立宗分派。以爲同室之鬪矣。故孔子以孝經授於曾子。而謂之至德要道。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以是考之。則四書六經所說雖多端。仁之功用雖遠大。其德之至。其道之要。只在孝而已矣。故我學以孝之一字貫四書六經之理義。力固不及。識固不足。然求諸心。而眞窮心中之理。將以死從事斯文矣。故直曰孔孟學。是乃似僭而不僭矣。吾徒小子宜奉遵焉。而若有問我學者。則以之答而可也。嗚呼。忝其所生。而覥然以儒自冒者。則非孔孟之罪人而何。

答郡山藩臣藤川晴貞書略。

答二松浦誠之問一
○○○答三或問文武岐爲二兩途一
答二渡邊漸問一

儒門空虚聚語附錄

目次

○○答弟子問學名學則

○○○答郡山藩臣藤川晴貞

○○答某某問難　附　顧端文公日新書院記

答人讀陋撰劄記詰難

答弟子質疑

○○○答彥藩宇津木共甫論心理

答由比計義

再答宇津木共甫

答男尙志松浦誠之但馬守約湯川幹問

答人問某志

○○○答弟子質疑

答多度津藩林頁齋問

○○　附　讀左傳筆記

儒門空虛聚語附錄引

讀儒門空虛聚語。及陋撰洗心洞劄記者。則嘗雖愛我而忽生惡心。惡我而忽生愛心。相識爲疎。不相識爲親。又或有心是而口非。陽譽而陰毀者焉。於是愛惡顚倒。親疎離合。是非毀譽。亦不可思議也。故書牘贈答。質問應酬。又自不絕。予嚮抄其關係學術者。以私刻矣。此特爲子弟之資耳。未肯有梓行之之意也。頃因藍室翁之勸。梓行空虛聚語。而今復以此贈答應酬之私刻。乃爲附錄。併與諸翁。以令傳乎世也。嗟夫。不肖如予者。而非講孝則必良知。非語良知則必太虛。思欲返支離於一貫。括衆善於一性也。是豈非學淺而謀大。識小而志高者乎。故縱是書附錄于空虛聚語以梓行。奚足辭理障者之誚。而却招大方之笑必矣。予心知之而不避。愚亦甚矣。愚亦甚矣。然而私俟氣求同調之英豪乎四方與曠世之下耳。此則非餘人所與知也夫。時天保乙未夏四月。大鹽後素題于洗心洞。

材。是儒門之一大恨。而豈非可惜乎。至如其學所轉之次第。則庶乎自約而之博者歟。吾聞自博而之約。未聞自約而之博也。宿儒老生講經者。古今大抵如翁之所期皆然矣。是無他。里居敎授。或受藩屛優老之俸養。而未經官途世路禍福生死之大關也。若經是關者。則其操心也危。憂世也深。當漸識人只是治一心之外無別工矣。奚必有外求文字。折衷諸說之暇也哉。因以空虛聚語贈翁。試其所言。翁自校讎其訓點之錯誤以寄予。予一閲以爲其距勉字句之勞。非壯年者之所及也。訓點雖固出乎予。然大抵託諸門生手。而遽贈之人。如前所言故不能免鹵莽粗脫之咎也。若陰改正其錯誤。則庶乎盜人之勤矣。是非予所欲也。故追鐫翁校讎若干條于其每文上。以表其博學老熟之不徒稱。而不知翁果不疑太虛眞知乎否也。陸象山先生曰。與諸老論及此學。眞圓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人往々自加荒塞。陳幾亭先生曰。覺人是矣。不肯服。自覺其非矣。不肯承。氣實爲之。吾之靈。爲客氣抑矣。是故能下人。則氣屈而心伸。不肯下。則氣伸而心屈。自得自失。人何與焉。翁固非有意見者也。非有加荒塞者也。非有氣伸心屈者也。然而以晏子之賢。而其學問之意見乃爲障。遂目孔子以滑稽。則其不信太虛眞知人之學問。槪陷乎意見一路。翁豈其然乎。頃者因同志之勸。以公斯書于世。故又記所以追鐫其校讎之義云。

追鐫猪飼翁校讐之記

予有所爲。而嘗遽刻是儒門空虛聚語二冊於家塾。而贈於疑太虛眞知者。與昧乎聖學本源者。以解其蔀焉。側聞京儒猪飼敬所翁。倡伊藤氏古學。而折衷諸說。然不好程朱窮理。王子致知之旨矣。此疑焉而非昧者也。嚮予門生訪津藩儒官川村某。翁適寓川村氏。聞其爲予門生。乃出揖之。且托予言以致慇懃。時同藩之平松氏。慫慂予以相見之義。予他日訪翁于洛之居焉。一見識其爲人。一話窺其取期。蓋外似朴而內敏。學雖博而復詳。加之以老成練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翁時謂予曰。某也不敏。雖從事聖賢道。然唯不能制惡人。是乃短矣。予竊疑。予爲吏時。制惡人居多。故陰貶之耶。否則必當別有意在焉。決非謙言也。別而歸。翁折簡曰。某素□。而非有右姓者也。成童嘗學□。厭之讀程朱及陸象山等之書。洞看其蔽。遂又以仁齋父子。中井履軒之學爲規則。似與予所學之途逕相反。然相交則可也云々。夫其眞不能制惡人。則乃以不知惡人故也。不知惡人之原。豈非眞知之不致乎。嗚呼。惡人亦人也。其心躰皆善矣。特其氣稟不善。而流乎惡耳。而流乎惡之人。率倜儻不羈。豪氣勇邁。蔑視學問。輕眄儒敎者也。而汲々乎文字訓詁。斃而不休者。亦率非氣質柔善。則偏固朴質人耳。故予竊恐。翁不能制惡人。則亦必不能化夫蔑視學問。輕眄儒敎之豪勇者。而只徒訓導氣質柔善偏固朴質人而已。則又猶如□先生父子之門。未嘗薰陶蒸出於有用之眞

其粗鄙誕妄者。道所レ不レ載也。彼欲下竊二吾道之精一以飾中其粗上。而世之愚夫。因二其粗一以信三其精之果爲二彼有一也。故其勢漸與二吾聖人一抗。而爲二吾聖人之徒一者。惡二其抗一而不レ欲二與レ之爭一。遂憤然一切割下吾所二本有一者上棄レ之。別爲二一種踽踽凉凉孤潔之學一。求三以隔二彼于藩籬之外一。不レ知下適以成二彼之大一。而自蹙中其方宇上耳。故愚嘗謂儒者割二吾聖道一。奉二彼二氏一。如二僑居寄生一。吾以二地主宗盟一。望レ塵左避。却レ車讓レ路。是二氏之害レ道。非二獨二氏之罪一。儒者解二四書一。別爲二一等拘絜之譚一。擇二二氏所レ不レ言者一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二吾聖人之訓一。於レ彼何預。吾聖人之敎明。而彼欲レ不レ出二吾宇下一。不レ可レ得已。（郝氏談經）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 終

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己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敎之靈樞。於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王龍溪先生全集

京山先生曰。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啓。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纘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歿後千有餘年。其敎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儺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爲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爲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實明。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慍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眞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廻。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實明。知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

猪飼翁校
雖。吾儒
不レ悟。

龜山先生曰。儒佛深處。所レ差杪忽耳。見二儒者之道一分明。則佛在二其下一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二其下一。是不レ見二吾道之大一也。爲レ佛者。既不レ讀二儒書一。或讀レ之而不三深究二其義一。爲レ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楊氏全集

龍溪先生曰。友人問。佛氏雖レ不レ免レ有レ偏。然論二心性一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敍二正人倫一。未レ免下連二形而下一發揮上。然心性之學。沈埋既久。一時難レ爲二超脫一。借レ路悟入。未三必非二此學之助一。先生曰。此說似レ是而實非。本無二上下兩截之分一。吾儒未二嘗不レ說レ虛。不レ說レ寂。不レ說レ微。不レ說レ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レ此悟入。乃是範二圍三敎之宗一。自二聖學不レ明。後儒反將二千聖精義一。讓二與佛氏一。纔涉二空寂一。便以爲二異學一。不レ肯承當。不レ知佛氏所レ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二借レ路而入一。亦可レ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三後世始入二中國一。唐虞之時。所レ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二山中一。如二木石一一般。任二其自生自化一。乃是堯舜一躰中所レ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二一種淸虛恬淡不レ耐レ事之人一。雖二堯舜一亦不二以相强一。只因二聖學不レ明。漢之儒者。强說二道理一。泥二於形名格式一。執爲二典要一。失二其變動周流之性躰一。反被二二氏點檢訾議一。敢二於主張做レ大。吾儒不レ悟二本來自有家當一。反甘心讓レ之。尤可レ哀也已。先師嘗有二屋舍三間之喩一。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レ至二後世一。聖學做レ主不レ起。僅守二其中一間一。將二左右兩間一。甘心讓二與二氏一。及二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一。甘心自謂レ不レ知。反欲二假借存活一。洎二其後來一。連二其中一間一。岌岌乎有下不レ能二自存一之勢上。反將三從而歸二

也。容不レ得。竟疑意誤。

追記　後素按。異端曲學。猶要レ得レ虛如レ是。況於二聖學一不レ講レ之而可乎。

滓盡化一。不レ能レ有二此見解一也。故立レ業建レ功。事々要下從二實地一着上レ脚。若小慕二聲聞一。便成二襲取一。講レ道修レ德。念念要下從二虛處一立上レ基。若稍計二功效一。便落二塵情一。仝上

約齋費先生曰。虛之一字。不二特學問履境亦宜一。昔龍子言二己疾一曰。吾鄉譽不二以爲一レ榮。國毀不二以爲一レ辱。得而不レ喜。失而不レ憂。視レ生如レ死。視レ富如レ貧。視レ人如レ我。視レ我如レ人。處二吾之家一如二逆旅之舍一。視二吾之鄉一如二山水之濱一。凡此衆疾。爵賞不レ能レ勸。刑罰不レ能レ威。利害不レ能レ易。哀樂不レ能レ移。奚方能已レ之乎。文摯曰。吾見二子之心一虛也。幾聖人已。豈淺術所二能已一乎。是則虛誠靜之本色哉。仝上

右卷上下所レ載空虛之註釋論說。於二儒門一實百分之一焉耳。豈足レ曰二聚語一哉。然提二其要一。則亦不レ出二於此一。而歸二乎太虛一之訣。只去二有我之私一而已。去二有我之私一之功。在二格致誠正修一也。是故不レ下二格致誠正脩之實功一。則決不レ能レ窺二其髣髴一。而自以爲レ窺二髣髴一者。必陷二於佛之枯寂斷滅一矣。是以猶有下嫌二其高大之類一レ佛以譏上レ之者焉。殊不レ知非二是太虛之罪一。而學者之誤耳。又不レ知佛氏所レ爲レ道之善也者。皆本吾儒之道。而彼剽竊以爲二其有一也。嗚呼。儒者不レ有下恢二復之一之志上。而只守二一隅偏小一。既自レ古而然矣。不レ思之甚者也。不二是予一家之說一。斯義也。嘗發二端於楊龜山先生一。而王龍溪先生。演二其師說一以闡二明之一。而遂落二成于郝京山先生一。故今以二三先生之說一。寘二諸大尾一以代レ跋。覽者觀レ之。解二其惑一而可。

後素識

猪飼翁校曰。更無二戚戚之懷一也。無二憧憧之擾一。

猪飼翁校曰。養到虛極。言養到則虛極也。

猪飼翁校曰。雖レ爲二善意見一。

也。不レ知三性之所二必至一。是幻妄之徒也。不レ知下性之所二從來一。即其所中必至上。是支離之徒也。皆不レ足三以言二心學一。全上

約齋費先生曰。動中驗レ靜極是。孔子告レ問レ仁曰。主レ敬行レ恕。曰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曰。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二其士之仁者一。皆令下就二應レ事接レ物處一省察磨練上。惟顏子資最高。學又到。乃學二本原一告レ之曰。克レ己復レ禮。而其目亦只在二視聽言動上一。並無二耽レ玄守レ寂之學一。學者誠由二事爲之著一。以究二夫念慮之微一。由二率履之常一。以及二夫毀譽得失死生之大一。逐一檢察。而一毫物欲。不レ能二伏藏一。磨練深至。而一切事變。不レ能二摧挫一。不レ求レ靜而自靜矣。然虛之一字。又最喫緊。學者用レ功辛苦不レ能二擺脫一。反成二障礙一。若能反轉レ頭來。將二一切一。都且放下。到三得胸無二一物一。如二明鏡一。如二止水一。更無二戚戚之懷一也。無二憧憧之擾一。此郤是虛上用レ功了。世豈有二其躰既虛。而其用不レ靈者一哉。薛文清曰。萬物不レ能レ礙二天之大一。萬理不レ能レ礙二心之虛一。確是成レ始成レ終之道也。全上

約齋費先生曰。太虛無レ物。惟其無レ物。故能躰レ物不レ遺。人受二英華一以生。全得二太虛之妙一。故耳目口鼻。皆以レ虛爲レ用。況心爲二衆形之主。萬理之府一乎。學者養二到虛一極。纔復二得心之本躰一。所五以心躰着二不四レ得三一物一。不二惟惡念一。雖レ爲レ善竟見二也容不一レ得。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二關礙一。有レ愧二太虛之本體一。做二得恁事一。況以二血氣一冒爲二節義一。浮辭冒爲二文章一。權術冒爲二政事一。便佞冒爲二言語一。又相倍蓰而無レ算者乎。虛爲二靜之本色一。非二功夫渾然渣

無レ億無レ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レ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レ貨較親耳。世人言レ命。都在二得失一邊一。所三以有レ殖有レ億。有二氣數人事之差一。哲人言レ命。在二清虛一邊一。所三以無レ殖無レ億。無三得失當否之慮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見二天之命一。仝上

約齋費先生諱緯祹。清人。曰。盈二天地一皆形色。故盈二天地一皆道。吾人一身皆形色。故一身皆道。道充二周于一身一。斯充二周于天地一。人以二虛空中一爲二虛空一。不レ知二虛空中純是一點元氣相蟠結一。故天命之性落在二氣質中一。而氣質中天命依然在レ內。是以論レ氣不レ論レ性。無三以見二生質之同一。論レ性不レ論レ氣。無三以見二生質之異一。異者貴レ反二之使一レ同。知須レ崇。禮須レ卑。崇必效レ天。卑必法レ地。直從二知行一造二到易簡一。始完二盡性工夫一。與二天地一同二其分量一矣。聖宗集要

約齋費先生曰。周子無欲主レ靜。程朱居レ敬窮レ理。張子以レ禮爲レ敎。不レ言レ理而言レ禮者。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二世間綱紀倫物上一著レ脚。故由レ禮入。最爲二切要一。即約禮復禮的傳也。是居レ敬窮レ理。確有二憑據處一。從レ此下レ手。到二得動容周旋中レ禮時一。便是毋レ不レ敬。毋レ不レ靜矣。故濂洛關閩。名雖レ異而實則同。仝上

約齋費先生曰。唐一菴曰。分而言レ之。謂二天與レ道。性與一レ心。其實只是一理。蓋以下人之所三以爲二レ人。主レ之以レ心。而本中之於性上。性蔽則心不レ盡。心不レ盡。則學非二其學一。故心之所二以爲一レ心者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故曰。太虛性之生生而不レ已者。道也。故曰。氣化非レ有レ二也。故君子之學。以レ盡レ心爲二實功一。以レ知レ性爲二實地一。不レ知二性之所一レ從來一、是義外之徒

揑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即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仝上

南皐鄒先生曰。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躰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仝上

念臺劉先生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躰。而性道教所從出也。仝上

念臺劉先生曰。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明性體矣。仝上

石齋黃先生（諱道周。字幼元。明人。）曰。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貳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滓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説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々變化。豈可説。天生神物。亦有虛間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説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説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榕壇問業）

石齋黃先生曰。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

追記後素有詩曰。口吐太虛容世界。太虛入口也爲心。心與太虛原一物。人能盡道豈惟今

者之辨。則程朱陸王之命脈。坐可判矣。而各歸予本體之虛。則一也。

忠憲高先生曰。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為性。澄之則清。便為理。淆之則濁。便為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義。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義。操存是也。仝上

少墟馮先生諱從吾。字仲好。明人曰。人心至虛。衆理咸備。舍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智覺。是告子智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智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智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舍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仝上

少墟馮先生曰。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仝上

南皐鄒先生諱元標。字爾瞻。明人曰。問心如何為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仝上

南皐鄒先生曰。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躰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躰。而不為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我。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箇。便云紐

猪飼翁校歸。無レ惑乎。無レ善無レ惡之旨不二相入一。以レ此言二天地一。是爲レ物不レ貳。失二其主一矣。

追記後素按。能會得三是從二窮理一入與地不下從二窮理一入上

乎。太虛之心無二一物可レ著者一。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下實有中所三以爲二天下之大本一者上在。而命レ之曰レ中。則是中與二太虛之心一二也。太虛之心與二未發之中一。果可レ二乎。如レ此言レ中。則曰レ極。曰レ善。曰レ誠。以至二曰レ仁。曰レ義。曰レ禮。曰レ智。曰レ信等一。皆以爲三更有二一物一。而不下與二太虛一同上レ體。無レ惑乎。無レ善無レ惡之旨。不二相入一以レ此。言二天地是爲レ物不レ貳、失二其主一矣。全上

京山郝先生曰。太虛生二天地一。天地生二四時一。此八卦所二由出一也。原无二配レ畫之法一。邵堯夫臆作耳、易正擇

京山郝先生曰。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レ是益信二人性本善一。若非二性善一。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三性有二不善一。蓋認二情識一爲二元神一耳。不二是性之本躰一。何恠二乎不善一。全上

京山郝先生曰。心所二以大一者。以二其虛一也。若滯二在一處一。只與二司レ視司レ聽者一無レ別。有レ礙則小。無レ礙則大。全上

忠憲高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曰。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躰一顯即顯。無二漸次可一レ待。徹レ此則爲レ明レ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躰愈窮愈微。有二層級可一レ言。徹レ此方爲レ知レ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二何層級一。曰。所レ謂層級就二人見處一言。身到二此處一。見到二此處一。進二一層一又一層。見二到天然停停當當處一。方是天則。此即窮レ理之謂也。或曰。虛到二極處一。便見二至善一。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二人入處何如一。從二窮理一入者。即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下從二窮理一入上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智覺緣二心性一。非レ一非レ二。只在二毫芒眇忽間一故也。學案

塘南王先生(諱時槐。字子植。明人。)曰。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學案

塘南王先生曰。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功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眞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强名之曰本心。全上

塘南王先生曰。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性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全上

塘南王先生曰。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全上

塘南王先生曰。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全上

海門周先生(諱汝登。字繼元。明人。)曰。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

追記 後素按。孔是之。是恐孟誤。

虛應世。（知言）

道林蔣先生（諱信。字卿實。明人。）曰。六經並不曾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今。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墻。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皐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拾此心。到默處即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學案）

道林蔣先生曰。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仝上）

漪園焦先生曰。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萠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萠也。情既不萠。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是之所謂仁。（日錄）

東城林先生曰。天惟其虛也。普萬物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焉。（四書標摘）

東城林先生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言。以敎萬世。心惟其空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仝上）

追記陋撰洗心洞箚記曰。心即五臟之心。而不三別有二心也者一也。其五臟之心。僅方一寸。而蘊二蓄天理一焉。唐凝菴曰。性不レ過下是此氣之極有二條理一處上。舍レ氣之外。安得レ有レ心。心之妙處在二方寸之虛一。則性之所レ宅也。吾說不三與レ之同一期而レ符。猶俟二君子之論一。

此靈一照而應レ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二其理一。而主宰者是正矣。仝上

鶴徵唐先生字元卿。號凝菴。荊川之子。曰。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レ明三其所二自來一。故有レ謂二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一。有レ謂二義理之心。血氣之心一。皆非也。性不レ過下其此氣之極有二條理一處上。舍レ氣之外。安得レ有レ性。心不レ過二五臟之心一。舍二五臟一之外。安得レ有レ心。心之妙處。在二方寸之虛一。則性之所レ宅也。觀二製レ字之義一則知レ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二體於此一。故此方寸之虛。實與二太虛一同レ體。故凡太虛之所二包涵一。吾心無レ不レ備焉。是心之靈即性也。詩書言レ心不レ言レ性。言レ性不レ言レ心。非レ偏也。舉レ心而性在二其中一。舉レ性而心在二其中一矣。蓋舍レ心則性無レ所二於宅一。舍レ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二其心一者知二其性一也。始兼舉而言レ之。實謂下知二得心中所レ藏之性一而盡上レ之。乃所二以盡一レ心也。非レ知レ性則心又何所レ盡耶。其不レ可二分言一益明矣。試觀三人病レ痰。迷二心竅一。則神不レ守レ舍。亦一驗也。仝上

敬菴許先生諱孚遠。字孟仲。明人。曰。人心如二太虛一。元無二一物可一レ著。而實有下所三以為二天下之大本一者在上。故聖人名レ之曰レ中。曰レ極。曰レ善。曰レ誠。以至二曰レ仁。曰レ義。曰レ禮。曰レ智。曰レ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レ疵之名。不レ雜二氣質一。不レ落二知見一。所レ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二其止一レ之。仝上

遵巖王先生諱慎中。字道思。明人。曰。目以レ精用。口鼻以レ氣用。而惟耳以レ神用。目有二開闔一。口有二吐納一。鼻有二呼吸一。惟耳無二出入一。佛家謂二之圓通一。順與レ逆對。孔子知二天命一。能與二太虛一同レ體。方能以

之化。然有生之機即之十有三字。而在假字上有生二字乃衍。今攺正。

機。有生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聽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眞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仝上

一葊唐先生曰。浩浩大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眞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仝上

一葊唐先生曰。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

天臺耿先生（諱定向。字在倫。明人。）曰。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汩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仝上

覺山洪先生（諱垣。字峻之。明人。）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仝上

一菴唐先生曰。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眞生。有其生亦生於眞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眞。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眞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眞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眞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眞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仝上

一菴唐先生曰。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

追記。後素按。立有生之機下。脫有生貫終匱生。

伏ニ慈湖之心一。而雲物。不レ足レ爲ニ太虛之障一云云。礙乎。不レ可易。愚有詩背ニ其說一。日。仰看三浮雲蔽ニ大空一。七情起滅自如同。物物秋毫猶畢照。不レ疑自日在ニ其中一。

猪飼翁校讎。忘ニ意神道一。忘字當レ作レ妄。

相ニ盪於太虛一。不ニ惟不レ足レ爲ニ太虛之障一。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ニ於意一。而欲ニ掃ニ除之一。苟未レ悟ニ本心一。則其無レ意者。乃卽所ニ以爲レ意也。心本活物。在ニ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一。不レ然則得レ力處。卽受レ病處矣。上仝

西原薛先生諱蕙。字君采。明人。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レ二乎。幽明人鬼。未ニ始不レ一。上帝固曰レ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レ神。吾心亦神也。及ニ世愈衰一。小人自知ニ其愚一。忘ニ意神道一爲ニ茫昧一。故肆ニ其惡一。而無ニ忌憚一。謂レ天爲レ弗レ知。而吾心已知矣。謂レ神爲レ可レ欺。而吾心已不レ可レ欺矣。書曰。天聰明。自ニ我民一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レ然億兆至衆。天將下竭ニ聰明一以伺上レ之。不ニ亦勞一乎。上仝

我彊孟先生諱秋。字子成。明人。曰。心無レ方無レ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ニ腔子內一爲レ言者。是血肉之軀。非ニ靈瑩之天君一矣。上仝

晉菴楊先生諱東明。明人。曰。善字有ニ二義一。本性之善乃爲ニ至善一。如ニ眼之明。鑑之明一。明卽善也。無ニ一善一而萬善之所ニ從出一也。此外有ニ意之感動而爲レ善者一。如下發ニ善念一行ニ善事一之類上。此善。有レ感則生。無レ感則無。無乃適得ニ至善之本體一。若有ニ一善一。則爲ニ一善一所レ障。而失ニ其湛空之體一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レ障一也。文成所レ云。無レ善無レ惡者。正指ニ感動之善一而言。然不レ言ニ性之體一而言ニ心之體一者。性主ニ其靜一。心主ニ其感一。故心可レ言ニ有無一。而性不レ可レ言ニ有無一也。如曰下出入無レ時。莫レ知ニ其鄕一。惟性之謂與上。則說不レ去矣。上仝

追記
後素按。如レ是說。未ニ必能

念菴羅先生諱洪先。字達夫。王門私淑。曰。嘗ニ極靜時一。恍然覺ニ吾此心中虛無レ物。旁通無レ窮。有レ如ニ長空雲氣流行一。無レ有ニ止極一。有レ如ニ大海魚龍變化一。無レ有ニ間隔一。無ニ內外可レ指。無ニ動靜可レ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ニ一片一。所レ謂無レ在而無レ不レ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ニ形質所ニ能限一也。是故縱ニ吾之目一。而天地不レ滿ニ於吾視一。傾ニ吾之耳一。而天地不レ出ニ於吾聽一。冥ニ吾之心一。而天地不レ逃ニ於吾思一。古人往矣。其精神所レ極。即吾之精神未ニ嘗往一也。云云。文集

念菴羅先生曰。今夫大學言ニ學之大一。將ニ以別ニ於異端一。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ニ其體一也。虛寂而又能貫通。何善如レ之。知レ止。則自定靜安慮。復ニ其虛一而能通者。是謂ニ能得一。知レ止者。言ニ其功一也。格レ物以致レ知。知レ止矣。通ニ天下與レ吾爲ニ一物一。莫レ非レ物也。而身爲レ本。有レ身則天下國家兼レ之矣。莫レ非レ事也。而修レ身爲レ始。身修則齊治平兼レ之矣。知レ所ニ先後一。而後所レ止不レ疑。得ニ其一一萬事畢。仝上

念菴羅先生曰。劉獅泉素持ニ元虛一。即今肯向裡著已。收ニ拾性命一。正是好消息。學案

念菴羅先生曰。終日紛紛。不レ覺ニ勞煩一。緣レ動レ神而後有レ勞。神氣不レ動。即動應。與ニ靜中ニ無レ有ニ異境一。此中虛而無レ物故也。仝上

念菴羅先生曰。致ニ良知ニ者。致ニ吾心之虛靜而寂ニ焉。以出ニ吾之是非一。非ト逐ニ感應一以求ト其是非上。非ト使ニ人擾擾外馳。而無ト所ニ於歸一。以爲ト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レ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ニ言不レ及亦可也。仝上

荊川唐先生諱順之。字應德。明人。曰。慈湖之學。以レ無レ意爲レ宗。竊以學者能自悟ニ本心一。則意念往來如ニ雲物

追記

後素按。兵家者流。了是一文。則勝於讀七書矣。

方山薛先生諱應旂。門高第。王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之險譎。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見。故必人之心思。盡爲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苟自用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群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焉。虛則注。滿則覆。此自然之理。無足恠者。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且不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蔑視群策。譏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以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逸群而高世者也。然於刖足之孫臏。僨軍之左車。汲汲焉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業者。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以如是之勢位。而且有如是之才之見。其視二人。不過刑餘就縛之輩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言。且不見聽。矧肯極其尊禮。而求之懇切。問之慇懃若是邪。由是觀之。惟其濟吾之事。即當不問人己。不分彼此。縉紳之言可采也。介冑之言可采也。道路芻蕘之言可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成者。吾未之見也。薛方山集

獅泉劉先生曰。心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學案

故曰。天弗ㇾ違。觸ㇾ之而動。感而後應。後ㇾ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ニ應之一。故曰。奉ニ天時一。言ニ人力一毫不ㇾ與也。仝上

兩峰劉先生曰。天地萬物生ニ於虛一。而虛亦非ㇾ出ニ於天地萬物之外一。仝上

兩峰劉先生曰。意根風波。一塵蔽ㇾ天。豪傑之士。往往爲ㇾ其所ㇾ誤。故學在ニ於致ㇾ虛以澄ニ其源一。仝上

黎洲黃先生論ニ劉兩峯之學一曰。謂ニ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一曰。知覺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ㇾ虛爲ㇾ宗。汝曹念哉。與ニ後學一言。即塗轍不ㇾ一。愼勿ㇾ違ニ吾宗一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ニ虛能生ㇾ氣。則虛無ㇾ窮。氣有ㇾ限。體用殊絕。入ニ老氏有生ニ於無一自然之論一。先生所ㇾ謂知本虛虛乃生生。將ㇾ無ㇾ同乎。蓋老氏之虛。墮ニ於斷ニ滅其生氣一也。如ニ空谷之聲橐籥之風一。虛與ㇾ氣爲ㇾ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即所ㇾ謂艮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爲ㇾ物不ㇾ二者也。故言ㇾ虛同而爲ㇾ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仝上)

三五劉先生諱陽。字一舒。王門弟子曰。惟虛故神。惟敬乃虛。洞語

近齋朱先生諱得之。字本思。王門弟子。曰。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ㇾ息ニ於誠一。存ㇾ神也。存ㇾ神則過化矣。所ㇾ過不ㇾ化。不ㇾ存ㇾ神也。存ㇾ神而過化。所ㇾ以與ニ天地一同流。明儒學案

善山何先生諱廷仁。字性之。王門高第。曰。誠知ニ本體無ㇾ容ㇾ用ニ其力一。則凡從前著ㇾ意尋求。要皆敵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ㇾ所ㇾ施。雖ニ太虛中一。何物不ㇾ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ㇾ能ㇾ染ニ於太虛一。思而無ㇾ思擬議而無ニ擬議一。道本如ㇾ是耳。是故戒愼恐懼。格物致知。一雖ㇾ爲ニ衆人一設ㇾ法。在ニ聖人一惟精亦不ㇾ廢。不ㇾ然孔子嘗謂吾有ㇾ知乎哉。無ㇾ知也。而又憂ニ聞ㇾ義不ㇾ能ㇾ徙。不善不ㇾ能ㇾ改。是以上達不ㇾ離ニ下學中一。得ㇾ之則 讐改ㇾ過。正見ニ聖人潔淨精微一。仝上

也。仝上

明水陳先生（諱九川。字惟濬。王門高第。）曰。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然後本體廓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仝上

南野歐陽先生（諱德。字崇一。王門高第。）曰。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眞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愼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南野文選

雙江聶先生（諱豹。字文蔚。王門高第。）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立一赤幟。此余之所憂也。明儒學案

雙江聶先生曰。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明合序合吉凶。

追記按。後素論結文。辨儒佛之虛。尤詳悉。學者宜玩味之。

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程子之說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淸矣。藩籬格式。足以梏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无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躰物不遺。是故動無弗躰也。神無方。而易無躰。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頁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躰。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上仝

中離薛先生曰。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曰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上仝

中離薛先生曰。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敎。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

猪飼翁校點。姓當作氏。

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眞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眞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也。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全上

中離薛先生曰。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姓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明儒學案

中離薛先生曰。或疑陽明先生之學涉虛問曰。涉虛何謂也。對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

嘗考二天文一。天行有二常度一。而無二停機一。天非レ有レ躰也。因二星之附麗一以爲レ躰。天如二倚蓋一。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レ之。以レ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レ出二管中一者曰二紐星一。所レ舍天之樞也。天躰不レ動。非レ不レ動也。旋轉不レ離二於垣一。猶二樞之闔闢不一レ離二於臼一。未二嘗有一レ所レ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レ已。天之所二以爲一レ天也。無レ有二遠近高深一。受レ命如レ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レ言二虛寂一。夫子於二感發感應之理一詳言レ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二於寂一。而其應也皆本二於虛一。虛以適レ變。寂以神レ感。何思何慮。所三以一二天下之動一。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二顏之愚。周之靜一。皆是物也。世儒泥二於典要思爲一。固昧二夫所レ謂虛寂之躰一。二氏之學。外二倫物之感應一。溺二於淸虛寂滅一。又豈足下以立二天下之有一。而成中天下之務上。此聖學所三以不レ明。而造化或幾二乎息一矣。龍溪文集

龍溪王先生曰。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二吾儒之學一同異何如。曰先師有レ言。老氏說二到虛一。聖人豈能于二虛上一加二得一毫實一。佛氏說二到無一。聖人豈能于二無上一加二得一毫有一。老氏從二養生上一來。佛氏從下出二離生死一上上來。却在二本躰上一加二了些子意思一。便不三是他虛無的本色一。吾人今日未レ用下屑屑在二二氏身分上一辨中別同異上。先須下理二會吾儒本宗一明白上。二氏毫釐。始可二得而辨一耳。聖人微言見二于大易一。學者多從二陰陽造化上一抹過。未二之深究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レ虛的精髓。無レ思也。無レ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便是吾儒說レ無的精髓。自レ今言レ之。乾屬レ心坤屬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

動則失二其至靜之躰一。涉二於欲一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レ容レ說。纔說レ性。便已不二是性一矣。謂レ求二其性於既動之後一。非二性之眞一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之淵微。然非下精凝湛寂自二得於神領獨悟之中一者上。未レ易下以二言說一窮上也。洪之得二於所下聞者若レ是。然先師去レ我久矣。亦不レ知昔日所レ聞者。果若レ是否邪。姑據二此心一以求レ正耳。幸賜二裁敎一。不レ吝二往復一。至愛至荷。（王門宗旨）

龍溪王先生與二吳中淮一書曰。區區暮年來。勘二得生死一關一。頗較明白。生死如二晝夜一。人所レ不レ免。四時之序。成レ功者退。人生二天地間一。此身同二於太虛一。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三以動二吾一念一。一日亦可二百年一。亦可レ做二個活潑無依閒道人一。方不二虛生浪死一耳。惟是老師所レ傳究竟一脉。未レ得二人承領一。日夜疚レ心。不レ無二豪傑一。明爽者。或失二誠實一。篤厚者。或失二穎慧一。所三以注二念於吾執事一。尤耿耿不レ容レ已。不レ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二吾丈愛レ我信レ我。當下不三以爲二謬悠一也。（全上）

龍溪王先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レ息。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爲レ心。無欲者。心之本躰。即所レ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レ天。終古不レ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レ害不レ悖。以二其健一也。聖德之運。通二乎晝夜一。終身不レ息。堯舜兢業。文王緝熙。孔子不レ厭不レ倦。同二乎天一也。賢人以下。不レ能二以無下欲。非二强以矯下之。則不レ能レ勝。故曰。自勝者强。所レ欲不二必沈溺一。意有レ所レ向便是欲。寡レ之又寡。以至二於無一。人以レ天定。君子之强。以法レ天也。孔門好レ學。莫レ如二顏子一。竭二才於博約之訓一。欲レ罷不レ能。不レ遷。不レ貳。三月不レ違。顏子之勇。所レ謂健也。周子深二於易一者也。定レ之以二仁義中正一。主レ靜以立二人極一。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盖幾レ之矣。

色。塞其耳。以憶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眞躰。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姸媸者。以其至空也。衡之稱物。而天下莫欺以輕重者。以其至平也。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姸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躰。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躰。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耳。然至善本躰。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爲外。認性爲內。守其空寂之虛躰。刓制不動。以速一時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躰矣。非先師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則失其至靜之躰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靜一言已盡。夫性躰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

爲。則神明終不能爲用也。宰我禮樂之念常在此於心。乃善而非惡也。然欲短父母之喪。則於不安事忍以安爲。而不自知不仁之罪斥於聖師也。其塞於善之害即如此。況乎。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無體。以此故也。非拘迂者之所能知也。而說說詆譏之何也。

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躰。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邪。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虛靈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涬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涬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横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眞躰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眞躰之上。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患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眞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體虛靈而已矣。惡固無。雖善不可有。如先有善而塞

猪飼翁校饑。以一人之聽聞。

也。天也。羅子集

南山黃先生（諱潤玉。字孟清。明人。）曰。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學案

緒山錢先生（諱德洪。字洪甫。王門高弟。）復楊斛山書曰。來敎承學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辨。更復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擧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爲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辨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聽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聽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

後素案。王子之所レ謂心無レ體者。與下薛文清公心中無二一物一之説上一般。以三共洞二見太虛一之故。如レ此説得。而各實見也。

陽明王子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レ理心外無レ事。全上

甘泉湛先生曰。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レ可下以二至靜一言上。明儒學案

甘泉湛先生曰。虛實。同躰也。佛氏岐而二レ之。已不レ識レ性。且求レ去二根塵一。非レ得二眞虛一也。世儒以二佛氏一爲二虛無一。烏足二以及一レ此。全上

甘泉湛先生曰。孟子之言レ求二放心一。吾疑レ之。孰疑レ之。曰。以二吾之心一而疑レ之。孰信哉。信二吾心一而已耳。吾常觀二吾心於無レ物之先一矣。洞然而虛。照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二以生一也。靈者。心之所二以神一也。吾常觀二吾心於有レ物之後一矣。窒然而塞。憒而昏。塞者。心之所二以死一也。昏者。心之所二以物一也。其虛焉靈焉。非二由レ外來一也。其本躰也。其塞焉昏焉。非二由レ內往一也。欲蔽レ之也。其本躰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二於雲一。非レ無二日月一也。鑑蔽二於塵一。非レ無レ明也。人心蔽二於物一。非レ無二虛與一レ靈也。心躰レ物而不レ遺。無二內外一。無二終始一。無二所レ放處一。亦無二所レ放時一。其本體也。信二斯言一也。當三其放二於外一。何者在レ內。當三其放二於前一。何者在レ後。何者求レ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レ心求レ心。所レ爲憧憧往來。朋從二爾思一。秖益亂耳。況能有レ存耶。夫欲二心之勿一レ蔽。莫レ若二寡欲一。莫レ若二主一一。全上

一峯羅先生諱倫。字彝正。明人。曰。君子之學。持二靜之本一。以存二其虛一。防二動之流一。以守二其一一。虛則內有レ主而不レ出。一則外有レ防而不レ入。則物不レ交二於我一矣。物不レ交二於我一。則我之所二以爲一レ我者。非レ人

之際一。亦覺レ有二甜趣一。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レ終成レ始之道。全上

陽明王子曰。仙家說二到虛一。聖人豈能虛上加二得一毫實一。佛氏說二到無一。聖人豈能無上加二得一毫有一。但僊家說レ虛從二養生上一來。佛氏說レ無從下出二離生死苦海一上上來。卻於二本體上一。加二卻這些子意思一在。便不二是他虛無的本色一了。便於二本體一有二障礙一。聖人只是還二他良知的本色一。更不下著二些子意一在上。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二貌象形色一。皆在二太虛無形中一發用流行。未三嘗作二得天的障礙一。聖人只是順二其良知之發用一。天地萬物俱在二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一。何嘗又有下一物超二於良知之外一能作中障礙上。全集語錄

陽明王子答二南元善一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下以見中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二太虛一而同體上。太虛之中。何物不レ有。而無三一物能爲二太虛之障礙一。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强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レ之。本無二富貴之可一レ慕。本無二貧賤之可一レ憂。本無下得喪之可二欣戚一愛憎之可中取舍上。蓋吾之耳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聽一矣。又何有二於聰一。目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視一矣。又何有二於明一。心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思與一レ覺矣。又何有二於睿智一。然則又何有二於寬裕溫柔一乎。又何有二於發强剛毅一乎。又何有二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一乎。亦何有二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一レ之乎。云云。全集

陽明王子曰。目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色一爲レ體。耳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聲一爲レ體。鼻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臭一爲レ體。口無レ體。以二萬物之味一爲レ體。心無レ體。以二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一爲レ體。全集語錄

追記　後素按。如ニ虛齋先生一。以レ虛貫ニ經義一之學也。而其於ニ虛上一下ニ工夫一。可レ謂レ動矣。併看ニ是文及下文一可レ識矣。

處無ニ之所一。當ニ操存省察一。不レ可ニ造次顛沛之離一。彼遂以爲下凡其所レ適無レ非ニ是道一。故任ニ其猖狂自恣一而不レ顧也。上仝

東岩夏先生（諱尚朴。字敦夫。明人。）曰。聖人定レ之以ニ中正仁義一。而主レ靜。立ニ人極一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レ息矣。觀ニ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一可レ見矣。主靜之靜。不下與ニ動時一對上。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ニ心不一レ妄動一。是也。明儒學案

東岩夏先生曰。爲レ學固要ニ靜存動察一。使ニ此心未レ能レ無レ欲。雖レ欲ニ存養省察一。無ニ下レ手處一。直須レ使ニ此心澹然無一レ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ニ人力一之爲耶。程子云。識ニ得此理一。以ニ誠敬一存レ之。不レ須ニ防檢一。不レ須ニ窮索一。心懈則有レ防。心苟不レ懈。何防之有。理有レ未レ明。故須ニ窮索一。存久自明。安待ニ窮索一。與ニ通書之言一相表裏。上仝

虛齋蔡子曰。虛而一。盡矣。蔡虛齋全集

虛齋蔡子曰。靜之一字。更須下於ニ動中一驗上レ之。動而不レ失ニ其靜一。乃爲レ得レ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ニ靜字一。猶覺レ有下待ニ於掃ニ去煩囂一之意上。唯念ニ個虛字一。則自覺ニ便安一。目前縱有ニ許多勞擾一。而裏條路元自分明。無レ用ニ多費一レ力。而亦自不レ至ニ懈惰一也。且靜亦須レ虛。方是靜本色。不レ然形靜而心鶩ニ於外一。或入ニ於禪一者何限。上仝

虛齋蔡子曰。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ニ障礙一。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レ去ニ其障礙一而已。此言吾未レ能ニ盡行一レ之。但彷彿似レ有下一二時襲ニ得此光景一者上。或非意之來。應レ之若ニ頗閒暇一。至ニ窮

重出竊做下論語巧言令色及毋レ友上不レ如レ己者二之例上。

敬軒薛子曰。心虛。有二內外合一之氣象一。仝上

敬軒薛子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レ之。仝上

敬軒薛子曰。心虛。能涵二萬理一。仝上

敬軒薛子曰。石壁上草木。最可レ見下生物自二虛中一來上。虛中則實氣是也。仝上

敬軒薛子曰。學至三於心中無二一物一。則有レ得矣。仝上

白沙陳子（諱獻章。字公甫。明大儒。）曰。學者不三但求二之吾心一。察二於動靜有無之機一。致二養其在レ我者一。而勿下以二聞見一亂上レ之。去二耳目支離之用一。全二虛圓不測之神一。一開レ卷盡得レ之矣。非レ得二之書一也。得二自我一者也。（白沙集）

敬齋胡子曰。理無レ形而具二於心一。心具二是理一而無レ迹。故可レ謂二之虛一。不レ可レ謂二之無一。不レ可レ謂二之空一。空則無矣。心不レ虛不レ能レ涵。具二衆理一。所二以心躰本虛一也。（居業錄）

敬齋胡子曰。太極之虛中者。無二昏塞之患一。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三以能涵二具萬理一。人心亦然。老佛不レ知以爲二眞虛空無物一。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二形氣之昏塞一也。人心之虛。是無二物欲之蔽塞一也。若以爲二眞空無物一。此理具二在何處一。仝上

敬齋胡子曰。學一差便入二異敎一。其誤認二聖賢之意一者甚多。此言二無爲一。是無二私意造作一。彼遂以爲二眞虛淨無一レ爲矣。此言二心虛一者。是心有レ主。而外邪不レ入。故無二昏塞一。彼遂以爲二眞空無一レ物矣。此言レ無レ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二眞無一レ思矣。此言レ無二適而非一レ道。是道理無二

追記
後素按。薛文清公學二朱子一而純者也。其於レ虛也。心二得之一。如レ此。非二餘子之所一レ及。

排遣不レ下。心愈不レ悦。葢平日但制而不レ行。未レ有下拔二去病根一之意上。反覆觀レ之。而後知三吾近日之病在二於欲レ得下心氣和平上。而惡三夫外物之逆以害二吾中一。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レ可レ有レ所レ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レ齊。而吾惡三其逆レ我者一可乎。但當二於萬有不レ齊之中一。詳二審其理一以應レ之則善矣。於レ是中心灑然。此殆克レ己復レ禮之一端乎。葢制而不レ行者硬苦。以レ理處レ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二絕無一。於二往日一但未レ如レ此。八九日之無二間斷一。又往日家和平。多二無事之時一。今乃能於二逆境一擺脫。懼二之不一レ繼也。故特書二於冊一。冀二日新又新一。讀レ書窮レ理。從二事於敬恕之間一。漸進二於克レ己復レ禮之地一。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レ所二敢知一。

敬軒薛子諱瑄。字德溫。明大儒。曰。聖人之心。方二其靜時一。至虛至明。所レ謂寂然不レ動者也。事至物來。應レ之各有二條理一。所レ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レ應之時。初無二一毫妄念之起一。所レ謂無レ意也。既應之後。隨レ事而休。所レ謂無レ必無レ固無レ我也。讀書錄

敬軒薛子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仝上

敬軒薛子曰。自有之私。皆足レ爲二心累一。如自有二其善一。便爲レ善所レ累。自有二其能一。便爲レ能所レ累。自有二其貴一。便爲レ貴所レ累。自有二其富一。便爲レ富所レ累。凡自有者。皆足三以爲二心累一。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二一毫之私累一。眞與二太虛一同躰也。仝上

敬軒薛子曰。雷電風雨。參二錯交二動於下一。而太虛之本躰自若。萬事萬變。紛二紜膠三擾於外一。而吾心之本躰自如。仝上

猪飼翁校 歸。求疑永字誤。偏ニ於剛ー。忿ー。永樂庚寅。獨日。傳按明史。吳與弼。成化五年死。年七十九。則永樂五年二十。

後素案。朱註虛靈不昧。具ニ衆理ー而應ニ萬事ー云。未レ免レ開ニ後世理與レ事岐而爲ヒ二之弊ー也。似下與ニ陽明子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无レ理。心外无レ事之說ニ不上レ合。孟子曰。舜明ニ於庶物ー。察ニ於人倫ー。由ニ仁義ー行。非レ行ニ仁義ー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ニ仁義ー行云。則莫レ離レ行ニ心理之事ー也。理與レ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爲レ然也。至ニ於霸者之徒ー則正反レ之矣。天理梏ニ亡於私欲ー。而外假レ之以行ニ尊レ王拯レ民之事ー。於レ是乎明明理與レ事爲レ二矣。非下所レ謂行ニ仁義ー者上耶。不レ誠無レ物。雖ニ一匡九合之事功ー。孔子猶小ニ其器ー。孟子亦不レ取レ之。皆以ニ外レ理而行ヒ事故也。外レ理而行レ事。則霸者之僞。而非ニ王道之誠ー也。大學基ニ寫王道之誠ー書也。故學ニ其道ー者。非ニ端緒得失早辨ヒ之。則不レ無ニ南轅北行之誤ー也。故宜下味ニ心外无レ理心外无レ事之語ー。而反求ヒ之。則庶ニ乎其不ヒ差矣。此某刮目中之語也。今錄焉。

魯齋許子（諱衡。字仲平。元大儒。）曰。合ニ虛與ヒ氣。有ニ性之名ー。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ニ之道ー。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ニ之器ー。分殊是也。（性理正宗）

雲峰胡先生（諱炳文。字仲虎。元人。）曰。心之躰。本如ニ太虛ー。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ニ喜怒憂懼ー。然可レ怒則怒。怒過不レ留。可レ喜則喜。喜已則休。喜怒憂懼。皆在レ物而不レ在レ我。我雖ニ日接ニ乎物ー。而不レ物ニ於物ー。此所下以能全ニ其本躰之虛ー而無中不正上也。（古今大全）

康齋吳子（諱與弼。字子傳。明大儒。）曰。與弼氣偏ニ於剛ー。忿求レ樂。庚寅年二十。從ニ洗馬楊先生ー學。方始覺レ之。春季歸レ自ニ先生官舍ー。紆レ道訪ニ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ー。相與携ニ手淮畔ー。共談ニ日新ー。與弼深以ニ剛忿ー爲レ言。始欲レ下ニ克レ之功ー。原道尋以告ニ吾父ー。二親爲レ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レ之之功。雖ニ時有ヒ之。其如ニ鹵莽滅裂ー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レ所レ容レ身。去冬今春。用レ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ニ辛苦ー。疑下下愚終不上レ可ニ以希ニ聖賢之萬一ー。而小人之歸無中由可上レ免矣。五六月來。覺ニ氣象漸好ー。於レ是益加ニ苦功ー。逐日有レ進。心氣稍稍和平。雖下時當ニ逆境ー不上レ免ニ少動ニ於中ー。尋即排遣。而終無ニ大害ー也。二十日又一逆事。

追記　後素按。雖朱子學到其極。則以復本體之虛爲的。於是可見矣。未學何以忌言之耶。甚怪。

康節邵子曰。易之爲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絕四。從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屢空。好學者也。子貢積多以爲學。億度以求道。不能刻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爲盡性之書也。（仝上）

橫渠張子曰。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全書）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仝上）

橫渠張子曰。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仝上）

橫渠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仝上）

延平李子（諱侗。字愿中。朱子之師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心之本躰。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躰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躰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云云。（大學章句）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

源後素輯點

受業生諸人仝校

先儒言二太虛一。言レ虛。言レ空。不二一而足一。皆闡二發人心之底蘊。天道之極至一。要自二孔子空空。顏子屢空上一發明來。而實踐者蓋亦多矣。人能服二膺之一。則必有レ益二乎醫二心病一。故復以二先儒之語及レ此者一。載二于下卷一。而張子之語。則率收二于陋撰劄記中一焉。故取二其二三一。而餘乃略。癸巳十一月。自記。

濂溪周子曰。聖可レ學乎。曰。可。曰。有レ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レ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明道程子曰。心本至虛。心應レ物無レ迹也。蔽交二於前一。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二於禮一。制二於外一。所三以安二其中一也。久則誠矣。二程遺書

明道程子曰。有レ主則虛。無レ主則實。必有レ所レ事。仝上

嘗惇吾先生曰。問有レ主則虛。無レ主則實。何如。曰。顧二所レ主何如一耳。若道心爲レ主。則渾然未發中而已矣。曷嘗有二喜怒哀樂一來。故虛。不レ然則四者皆將下乘二人心一而出上矣。豈不三交擾而塞二耶。（來復堂集理學見解）

伊川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レ物無レ迹。操レ之有レ要。視爲二之則一。蔽交二於前一。其中則遷。制二之於外一。以安二其內一。克レ己復レ禮。久而誠矣。二程遺書。及論語顏淵篇註。

康節邵子曰。心一而不レ分。則能應二萬物一。此君子所三以虛レ心而不二レ動也。皇極經世書。

幾ニ乎息一。乾坤毀。無ニ以見レ易。此之謂也。仝上

〇京山郝先生曰。人生而靜。本覺虛明。與ニ太虛一同レ神。隨レ感順應。已發之和。不レ離ニ未發之中一。顯レ仁藏レ用。事理一。如下非ニ緣レ感生一。不中隨レ應滅上。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此大易本原。即所レ謂太極也。無レ思無レ爲。不測之謂レ神。天地日月。兩儀四象。自レ此生。伏羲仰觀俯察。得レ一所ニ以參レ天兩レ地而倚レ數。一陰一陽而爲レ道也。卦爻。象辭。變動。吉凶。悔吝。皆向ニ此中一發揮。故曰在中。曰此。曰者。皆指レ一言也。釋氏以ニ見性成佛一。爲ニ不二法一。跡ニ襲聖人貞一之旨一。仝上

〇念臺劉先生諱宗周。字起東。明大儒。曰。或曰。虛生レ氣。夫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下之未ニ始有レ氣之先上。亦無ニ往而非レ氣也。當ニ其屈一也。自レ無而之レ有。有而未ニ始有一。及ニ其伸一也。自レ有而之レ無。無而未ニ始無一也。非レ有非レ無間。而即有即無。是謂ニ太虛一。是謂ニ太極一。學案

儒門空虛聚語卷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繫辭傳）

○濂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周子全書）

○敬齋胡子（諱居仁。字叔心。明大儒。）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居業錄）

○京山郝先生曰。太極者。大之極。猶太虛也。兩儀者。儀匹也。凡兩皆儀。不問何物爲儀也。兩兩成四。四即是象。不問何物爲象也。有象皆可爲卦。不必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也。是故太極者。人心之象也。兩儀者。天地之象也。四象者。四時之象也。天地四時往來爲八卦。而人者。天地之心。人心神明。法象斯顯。人心死則造化不可見。八卦不成。故中天地而立極者人也。關朗曰。物不能自神。神之者人也。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愚故曰。易有太極。人心之謂也。（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易者。大之極者。太虛是也。太虛本一。一分則兩。是生兩儀。凡物皆有兩儀。天地其大也。（全上）

○京山郝先生曰。太極者。大之極。即太虛也。太虛無象。發揮萬象。大者無躰。人心即躰天地至神。待人而存。人心死則儀象沒。人心寂然之中。即太虛。即易。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虛故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矣。苟有私意以實之。如有所好樂。是喜之私實于中矣。有所忿懥。是怒之私實于中矣。既有私意。則先入者爲主。而感通機窒。雖有至者。將拒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來氏周易集註）

○京山郝先生曰。艮下兌上。是山上有澤也。山體虛。澤通氣于山。山受澤潤以生物。交感爲咸。君子觀象。知天下至靜而虛者莫如山。山虛故澤氣上通。人心唯虛。則太公無我。何物不容。苟中有先入。則機窒而應不神。虛以待感。故有感斯通。來者不拒。亦如山澤之通氣也。（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卦辭言止。太象言虛。虛即止也。不虛則不止。心能虛。則無所係累。來不將迎。去不留滯。成無心之感。人能常虛其心。則恒于其德。而與天地聖人不違。顏子之屢空是也。（仝上）

○九龍吳先生（諱桂森。字叔美。明人。）曰。山之氣上蒸而爲澤。澤之氣下潤而滋山。故山上有澤。二氣感應以相與之象。山體篤實。何以爲虛。山不動而澤自通。則非至虛不能也。君子亦然。主常定寂而感無不通。則非至虛不能也。故程子曰。有主則虛。斯爲咸之以虛受人。（周易像象述）

○九龍吳先生曰。君子惟能下。所以能虛。人不卑躬下志以來天下之善。安得天下嚮應。故艮山一下。萬感皆通矣。故虛以受人。君子之咸。（仝上）

澤通レ氣之象一。而虛二其中一。以受二於人一。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レ能レ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二私主一。則無二感不一レ通。以レ量而容レ之。擇レ合而受レ之。非二聖人有レ感必通之道一。易傳

○白雲郭先生諱雍。字子和。宋人。曰。山澤通レ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レ之。以レ虛受レ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レ能レ感者。以二不レ能レ受者一故也。不レ能レ受者。以レ不レ能レ虛レ中故也。周易折衷

○白雲郭先生曰。山上有レ澤咸。君子以レ虛受レ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レ能レ感者。以レ不レ能レ受故也。不レ能レ受者。以レ不レ虛故也。全上

○中溪張先生諱淸子。字希獻。元人。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レ潤。土之中虛者。則於レ潤無レ所レ不レ受。心之中虛者。則於レ人何所レ不レ容。實則不レ能二相入一矣。全上

○龍溪王先生曰。山上有レ澤咸。君子以レ虛受レ人。山澤通レ氣。以二山之虛一。配以二澤之潤一。惟虛故通。實則不レ通矣。故曰。竅二於山川一。君子觀二山澤通レ氣之象一。虛二其中一以受レ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二天下之色一。耳惟虛。故能受二天下之聲一。心惟虛。故能受二天下之善一。舜居二深山一。心本虛也。一有二感觸一。沛然若レ决而莫レ禦。以レ虛而受也。目存二青黃一。則明眩而不レ能レ辨レ色。耳存二淸濁一。則聰瞶而不レ能レ別レ聲。心存二典要一。則心窒而不レ能レ通レ變。君子之學。致レ虛所二以立一レ本也。全集

○瞿塘來先生諱知德。字矣鮮。明人。曰。澤性潤下。土性受レ潤。澤之潤。有二以感二乎山一。山之虛。有二以受二乎澤一。咸之象也。虛者。未レ有二私以實一レ之也。受者。受二人之善一也。人之一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

猪飼翁校。隨。玄之當レ作レ子。

正。則有レ悔也。又四説躰。居レ陰而應レ初。故戒二於貞感之道一。無レ所レ不レ通。有レ所二私係一。則害二於感通一。乃有レ悔也。聖人感二天下之心一。如二寒暑雨暘一。無レ不レ通。無レ不レ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二爾思一。夫貞一。則所レ感无レ不レ通。若往來憧憧然。用二其私心一以感レ物。則思之所レ及者。有二能感而動一。所レ不レ及者不レ能レ感也。是其朋類。則從二其思一也。以二有係之私心一。既主二於一隅一事一。豈能廓然无レ所レ不レ通乎。易傳

○龍溪王先生曰。咸者。无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則吉而悔亡。無心之感。所レ謂何思何慮也。着二於思慮一。則爲二憧憧一。何思何慮。乃學者用レ功之節度。非レ指二聖學之成功一也。全集

○獅泉劉先生諱邦采。字君亮。王門高弟。曰。感應而無二起滅一。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二感應一。照心之爲レ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擬議以成レ變。改レ過遷レ善。同歸二於不識不知一而已。學案

○玄之何先生諱楷。明人。曰。六爻之中。一言レ思。三言レ志。思何可レ廢。而至二於朋從一。則非レ虛。志何可レ無。而末。而外。而隨レ人則非レ虛。極而言レ之。天地以レ虛而感レ物。聖人以レ虛而感二人心一。三才之道盡二於是一矣。周易訂詁

○敬齋吳先生諱曰愼。字徽仲。明人。曰。虛者。感之貞也。天地之常。以下其心普二萬物一而無心上。聖人之常。以下其情順二萬事一而無情者虛上而已。君子之學。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所レ謂以虛受レ人也。周易折衷

山上有レ澤咸。君子以虛受レ人。易象傳

○伊川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レ潤。澤在二山上一。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二山

天時。學案

○一菴唐先生諱樞。字惟中。明人。曰。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躰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己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眞。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絪縕屈伸。摩盪兼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溫縣講章

○靑陽翁先生諱正春。字兆寬。明人。曰。無聲無臭。渾是太虛之躰。太虛之中。本無加損。本無動搖。既曰無聲。則雷轟□沸。而太虛不喧。萬籟俱寂。而太虛不靜。既曰無臭。則沈檀香滿而太虛無受處。穢惡腥聞而太虛亦無染處。吾之眞性。亦是如此。言思既盡。作用俱空。自然處處潛通。事事無礙。天上動而淵中應。飛處入而躍處出。至矣哉。聖德之化也。理解

○闌嵎朱先生諱之蕃。字元价。明人。曰。篤恭而天下平。聖人功業極其盛矣。而卒歸于無聲無臭。可見萬事萬化咸具于不睹不聞之中。天載流行。而庶類咸亨。聖人盡性。而海內大治。莫非神功也。神功皆出于至虛也。仝上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易下經

○伊川程子曰。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咸之道。不言咸其心。咸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咸之主。而言咸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咸不以

轟沸間。原本一字磨滅。

故未發非レ無也。特不レ可二以レ有言一也。雖レ由二己之所二獨知一也。然默而識レ之。無二形之可一レ覩。無二聲之可一レ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二一有一レ所レ感。遇レ可レ喜而喜。遇レ可レ怒而怒。遇レ可レ哀而哀。遇レ可レ樂而樂。發雖レ在レ我。而一無レ所レ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レ目而視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見一也。傾レ耳而聽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聞一也。則是發非レ有也。特不レ可二以レ無言一也。蕩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二未發一皆自二喜怒哀樂一言。雖レ謂二未發即性之未發一發即性之發一焉亦可也。若舍レ此而別求二未發之體一則惑矣。仝上

○東城林先生諱春。字子仁。明人。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二其中一焉。以復還二我之本躰。我之太虛也。我之本躰。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レ不レ位乎。萬物其有レ不レ育乎。而位而育。皆由レ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レ所二於倚一而爲レ之者乎。四書標摘續卷

○霍林湯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躰也。而發皆中レ節。則與二天地一同レ用矣。四書理解

○啓新錢先生諱一本。字國端。明人。曰。凡任レ情徇レ情之夫。別無二所レ謂未發之中一。以レ喜言。如三喜在二功名一。眠裡夢裡俱功名。如三喜在二富貴一。眠裡夢裡俱富貴。即寂然泯然之中。固不レ勝下其偏二於喜一倚中於喜上。安有二所レ謂喜之未發一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躰也。學者殊未レ易レ有二之於己一。學案

詩曰。德輶如レ毛。毛猶有レ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庸

○兩峯劉先生諱文敏。字宜充。王門高弟。曰。上天之載。以二無聲無臭一爲レ至。君子之學。以二不レ覩不一レ聞爲レ功。知躰常虛。則眞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二天則一。故先レ天而弗レ違。後レ天而奉二

喜怒哀樂之可ト言。以㆘其四者一無ㇾ所㆓偏倚㆒。恰在㆓其中間㆒。都不㆖靠㆓着一邊㆒。故强名ㇾ之曰ㇾ中。（古今大全）

○毅齋查先生（諱鐸。字子聲。龍溪門人。）曰。功夫全在㆓未發之中上㆒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㆓一念之起㆒。性原是不ㇾ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㆓一息之間㆒。此心空空洞洞。原不ㇾ著ㇾ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ㇾ有ㇾ事。如ㇾ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眞性漸露。自然獨見㆓本來面目㆒。（學案）

○本淸章先生（諱黃。明人。）曰。天命之於穆不ㇾ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ㇾ覩不ㇾ聞也。欲㆔從而形㆓容之㆒。是欲ㇾ描㆓畫虛空㆒。而虛空何色象乎。雖㆓然虛空不ト可㆓描畫㆒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ㇾ可㆔以形㆓容其近似㆒乎。彼由㆓太虛㆒有㆓天之名㆒。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ㇾ非ㇾ天也。雷風之未ㇾ動。雨雪之未ㇾ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㆓其時㆒。不㆓其冲然太和㆒矣乎。自㆔雷風雨雪之藏㆓諸寂㆒。謂ㇾ之爲㆓太虛㆒也。太虛本含㆓乎太和之氣㆒。謂㆔其本無㆓此雷風雨雪㆒不可也。何也。及㆓其有㆒也。由㆓太虛㆒而出。非㆘自㆓太虛之外㆒來㆖也。自㆓雷風雨雪之動以ト時。謂ㇾ之爲㆓太和㆒也。太和即寓㆓於太虛之中㆒。謂㆔其始有㆓此雷風雨雪㆒不可也。何也。方㆓其無㆒也。未㆔嘗不㆓太和㆒。特不ㇾ可㆘以㆓太和㆒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㆓太和者在㆒。而太和之外。未㆔嘗別有㆓太虛者存㆒。太虛太和名有㆓不同㆒。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ㇾ見㆓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㆒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㆓之中㆒。非㆓人之太虛㆒乎。發皆中ㇾ節。非㆓人之太和㆒乎。太虛之中。朕兆莫ㇾ窺。而無㆓一不ト包。無㆓一非ト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非ㇾ性乎。

太公。物來順應。乃可謂之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體而已。世經堂集

○九我李先生曰。人心如太虛。元不着一物。纔有所著。便非太虛本體。故唯無所忿懥也。一有所忿懥。則心着於忿懥。不得其正矣。恐懼等皆然。古今大全

○霍林湯先生諱賓尹。字嘉賓。明人。曰。心是空的。如何有所。凡喜怒哀樂。俱從身起。身有所而此心本然之體失其初也。故必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外雖紛擾。而此心寂然。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纔是正。仝上

○京山郝先生曰。心非土木。豈得無情。能太公順應。則有情若無情耳。非枯槁然後謂無。非應感遂謂之有。人有喜怒哀樂。心虛則靈。不虛則不靈。虛者。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有所者。以有爲有也。不在者。以無爲無也。有無。無有。虛靈之妙用也。大學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

○唐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諧和。故謂之和。禮記集說

○晦菴朱子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仝上

○次厓林先生諱希元。字思獻。明人。曰。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

看付間。原本一字磨滅。

○南軒張先生（諱栻。字敬夫。宋大儒）曰。夫子當レ可則可。當二不可一則不可。其曰レ無者。言三其不レ存二乎心一也。（微言）

○岩泉徐先生曰。可レ出而不レ可レ處。雖レ如二伊尹一。終身有レ迹。可レ處而不レ可レ出。伯夷不レ免二於隘一焉。夫子所三以異二於逸民一者。造化與レ時。物レ物而不レ物二於物一也。聖而不レ可レ知レ之之神也。心躰至潔而淨。至虛而融。原無二一毫染着一。有レ可。有二不可一。是染着。夫子無二染着一也。則其心躰如レ故。超二然物表一焉耳。（知新日錄）

○石簣陶先生（諱望齡。字周望。明人）曰。仕止久速。合來總看。□付二之無心一。若分看。便似三偏有レ可一邊了二。（古今大全）

所レ謂脩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者。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好樂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大學）

○東廓鄒先生（諱守益。字謙之。王門高第）曰。學二聖人一之要。濂溪先生所三以發二孔孟之蘊一也。一也者。眞知之眞純而無レ雜者也。有二欲以雜一レ之。則二三矣。無欲也者。非二自然而無一也。無也者。對レ有而言也。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則實而不レ能レ虛。親愛賤惡而辟。則曲而不レ能レ直。故定性之敎曰。君子學。莫レ若二廓然而太公一。物來而順應。太公者。以言二乎靜虛一也。順應者。以言二乎動直一也。自私用レ智。皆欲之別名也。君子之學。將以レ何爲也。學以去二其欲一。而全二其本體一而已矣。學者由二濂溪明道一而學。則紛紛支離之說。若下奏二黃鍾一以破中蟋蟀之音上也。（東廓全集）

○存齋徐先生（諱階。字子升。明人）曰。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着二一物一。便窒而不レ能レ應。只如下好レ善惡上レ惡。本所レ當レ誠。然一留二滯於胸中一。便是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將下流二入於親愛賤惡一而辟上。故須二是廓然

躰一。湖南講

子曰。君子之於二天下一也。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篇

○慈湖楊先生諱簡。字敬仲。象山陸子高第。曰。子曰。君子之於二天下一也。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無レ適無レ莫。非二學而至者一也。君子之心本如レ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レ此。擧二天下人心一皆本如レ此也。本如レ此而或者蔽レ之。故有二偏倚一。有二適莫一。若レ曰二我欲レ如レ此。我不レ欲レ如レ此。吾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二太虛一。安得レ有二適莫一也。人心皆然。識二我心一。則識二君子之心一。楊慈湖全集

○雙峯饒先生諱魯。字仲元。宋人。曰。心不レ可三先有二所レ主。當下於事至物來一。虛心觀レ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レ虛。佛主レ空。自謂無レ所レ住著一。似レ乎無二適莫一。然無三義爲二之據依一。故至下於猖狂自恣一。問吾儒異二於二氏一者何在。曰。吾儒則見二虛空中辭塞皆是實理一。故未レ應。則無レ思無レ爲。而此理已具。應則無二適莫一。而惟義之從。異同條辨

○虛齋蔡子諱清。字介夫。明人。曰。無レ適無レ莫。總言二無心一。無心言レ無二私心一也。惟義是從者。從二公理一也。仝上

○晚村呂先生曰。義從二事物一見。而其根具二於心一。說在二天下一。在二君子一。都不レ得二事物之義一。雖レ具二于吾心一。而不二辨擇一。則不レ明。故古人于二義上一著二箇精字一。而知附レ之以見。然必先虛二其心一。無レ所二執滯一。而後能辨擇。而至二于精一。此比義之所三以必先說二無適莫一也。仝上

子曰。我則異二於是一。無レ可。無二不可一。論語微子篇

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爲。是謂義襲。非慊于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或以毋意爲立說過高。非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逸。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文集

○九我李先生諱廷機。字爾張。明人。曰。意必固我。似只四平說。心體中本無此四者。如太虛中元無一物。聖人之心。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便似太虛之中。無雲無霞無烟無霧。似無起止。似無事前事後。事前事後太泥。心中偶有意念初動。豈必意動時便去作事。四書披雲

○弇州王先生諱世貞。字元美。明人。曰。聖人完全此心體。不知有四者。約言之只一虛而已。然此四者。聖人無之。凡人亦未嘗有也。聖人大覺。故渾于無。凡人迷之。故無爲有。聖凡之辨微矣。古今大全

○毛伯丘先生曰。只是一個太虛。物來順應。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只是一片虛明境界。記者不過此四件形容聖人之無心而順應耳。非截然眞有四樣之不同也。仝上

○岩泉徐先生曰。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則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至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仝上

○屺瞻葛先生曰。夫子心如太虛。無可名象。特借常情所有。以形聖人之所無。絕。乃斷絕。所謂前後際斷者也。意。是起箇思想。主意要如此。必。是斯必有毅然决往之勢。不可挽回。固。是膠固。有確然不拔之形。不可動搖。我。是認作是我。而不以吾身公之天下。四者。似有輕重語氣。却是平開。這不指惡念即好念亦着不得。惟絕此。方爲廓然太公之

能安レ貧。析二一句一作二二句一解說。成二何文理一。且言屢空。是言レ貧。貨殖。是言レ富。則是以二貧富一論二二賢一矣。世烏有丁造詣如二顏淵子貢一。而可丙以二貧富一定乙其優劣甲。世亦烏有下大聖人如二孔子一。論二列門弟子一。而區區與レ之較レ貧量上レ富也哉。又云。孔子之空空。如二天地之無下不二包羅一。却又無下一物可三得而形二容之一者上。非レ如下釋教并二五倫一而空レ之者可上レ比也。達巷黨人稱二孔子一。博學而無レ所レ成レ名。正是空空二字絕妙註脚。言如二天之空空一。民無二能名上レ之也。孔子之空空如レ此。識二得孔子之空空一。則顏子之屢空。可レ無二煩贅一也已。又云。孔子空空。顏子屢空。子貢屢中。聖賢學門造詣。絲毫假借不レ得如レ此。此皆聖門秘密之事。秘密之言。千百年來。今始試爲二拈出一。庶無レ負レ讀二吾先師之書一也已。二十七松堂集

子絕レ四。毋レ意。毋レ必。毋レ固。毋レ我。論語子罕篇

○龍溪王先生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二氷鑑之應上レ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二嘗有上レ所レ動也。惟離レ心而起レ意則爲レ妄。千過萬惡。皆從レ意生。而必固我盡從レ意成。毋レ意。是塞二其過惡之原一。所レ謂防二未萌之欲一也。毋レ意則本心自淸自明。不レ假二思爲一。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レ躰。廣大無レ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二吾無躰無際之中一。範圍發育之妙。固自若也。其覺爲レ仁。其裁制爲レ義。其節文爲レ禮。其是非爲レ知。即視聽言動。即事レ親從レ兄。即喜怒哀樂之發。隨レ感而應。未二始不上レ妙。固自若也。而實不レ離二于本心自然之用一。或以レ毋レ意爲レ滅レ意。非也。滅者。有レ意而後滅。毋レ意。原未二嘗動一。何有二于滅一。或以レ毋レ意爲二惡意一。亦非也。善與レ惡對。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有二意必固我一。則非レ虛。非レ虛而見二四書五經一。則一不レ可レ行爲者也。心無二意必固我一。則歸二于虛一。歸二乎虛一而見。則一可レ行爲者也。是故心貫レ虛也。

心本無レ惡。有二何善一。意有二善可一レ爲。是謂二義襲一。非レ慊二于心一。誠僞之所二由分一也。或以レ毋レ意爲■立レ說過高。非三學所二能及一亦非也。初學與二聖人之學一。只有二生熟安逸一。原無二二致一。及二其知一レ之成レ功一也。文集

○九我李先生（諱廷機。字爾張。明人。）曰。意必固我。似二只四平說一。心躰中本無二此四者一。如三太虛中元無二一物一。聖人之心。無レ意無レ必無レ固無レ我。便似二太虛之中。無レ雲無レ霞無レ烟無レ霧。似レ無二起止一。似レ無二事前事後一。事前事後太泥。心中偶有二意念初動一。豈必意動時便去レ作レ事。四書披雲

○弇州王先生（諱世貞。字元美。明人。）曰。聖人完二全此心躰一。不レ知レ有二四者一。約言レ之只一虛而已。然此四者。聖人無レ之。凡人亦未二嘗有一也。聖人大覺。故渾二于無一。凡人迷レ之。故無爲レ有。聖凡之辨微矣。古今大全

○毛伯丘先生曰。只是一個太虛。物來順應。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無二一毫人欲之私一。只是一片虛明境界。記者不レ過三此四件形二容聖人之無心而順應一耳。非三截然眞有二四樣之不同一也。仝上

○岩泉徐先生曰。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躰。聖人則完二全此心躰一。曾不レ知レ有二四者一。至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レ之只一虛而已。仝上

○屺瞻葛先生曰。夫子心如二太虛一。無レ可二名象一。特借二常情所一レ有。以形二聖人之所一レ無。絕。乃斷絕。所レ謂前後際斷者也。意。是起二箇思想一。主レ意要レ如レ此。必。是斯必有二毅然決往之勢一。不レ可二挽回一。固。是膠固。有二確然不レ拔之形一。不レ可二動搖一。我。是認二作是我一。而不下以二吾身一公中之天下上。四者。似レ有二輕重語氣一。却是平開。這不レ指二惡念一即好念亦着不レ得。惟絕レ此。方爲二廓然太公之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有意必固我。則非虛。非虛而見四書五經。則一不可行爲者也。心無意必固我。則歸于虛。歸乎虛而見。則一可行爲者也。是故心貫虛也。

能安貧。析一句作二句解說。成何文理。且言屢空。是言貧。貨殖。是言富。則是以貧富論二賢矣。世烏有造詣如顏淵子貢。而可以貧富定其優劣。世亦烏有大聖人如孔子。論列門弟子。而區區與之較貧量富也哉。　又云。孔子之空空。如天地之無不包羅。却又無一物可得而形容之者。非如釋教并五倫而空之者可比也。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正是空空二字絕妙註脚。言如天之空空。民無能名之也。孔子之空空如此。識得孔子之空空。則顏子之屢空。可無煩贅也已。　又云。孔子空空。顏子屢空。子貢屢中。聖賢學門造詣。絲毫假借不得如此。此皆聖門秘密之事。秘密之言。千百年來。今始試爲拈出。庶無負讀吾先師之書也已。二十七 松堂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

○龍溪王先生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氷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萠之欲也。毋意則本心自淸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躰。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躰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禮。其是非爲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于本心自然之用。或以毋意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原未嘗動。何有于滅。或以毋意爲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

取一。所レ謂制二聖道一奉二二氏一者也。若作二貧解一。貧何足レ盡レ道。子路。原思。非レ不レ貧。夫子不レ知二其仁一。奈何貧足三以目二顏子一乎。其庶乎屢空。作二一句一讀。命者。於穆之神。詩曰。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無言默識。乃爲レ受レ命。易云。不二耕穫一。未レ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所レ短。告レ往知レ來。聞レ一知レ二。何異二貨殖一。猶二後世知囊書簏之譬一。聖言蘊藉。解者直遂。所三以不レ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三以レ虛合一。而以レ億測。多二一意見一。增二一障蔽一。所二以不一レ能二淸虛脫然一。終爲二貨殖之家一而已。舊註据二史貨殖傳一謂子貢爲二賈人一。與二馬醫。販脂。賣漿輩一同。司馬遷之謬。何足レ据乎。全上

○柴舟廖先生曰。予嘗言從來三敎所レ宗。皆不レ出二一空字一。釋氏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之又玄者。蓋言二空之又空一也。孔子亦自言二空空如也一。豈不二彰明較著一也哉。微二獨三敎一。卽天地亦是空空的。惟其能空所三以能爲二萬物宰一。今以二屢空一稱二顏子一。蓋深幸レ之也。惜乎雖二庶幾屢空一。而尙未レ至二空空一。使三其年不二早夭一。則造二至空空一何難。傳稱顏子未レ達一間。殆以レ是歟。若二子貢一。則不レ受レ命而貨殖焉。不二但不一レ能レ空二諸所一レ有。直透二天人性命之原一上。而且欲レ實二諸所一レ無。如下商賈之聚二百貨一以レ多爲上レ貴。故雖レ有二屢中之能一。要皆不レ出二於億度推測之學一。依然一多學而識之賜也。依然一聞レ一知レ二之賜也。較二之屢空之回一。豈不二大相逕庭一耶。蓋夫子評二品二人造詣之深淺一如レ此。今朱註云。庶。近也。謂レ近レ道也。空。匱也。屢空數至二空匱一也。若レ如レ所レ云。庶字下添二一近字一。又添二一道字一。言二其近一レ道。屢空二字上添二一安字一。言二其又

レ命而貨殖一。則其胸中憧憧。純是一團物念。外境不レ空。內境亦滓。所以雖レ多二億中之智一。總是計算餘術。知識張多。眞性彌滑。于レ道何居。視二庶幾之回一遠矣。然回第曰庶二于道一。猶未レ一也。一則不レ止二于庶一矣。所以回亦自謂曰雖レ欲レ從レ之末レ由也已。從則一。庶則未レ一也。夫子他日論レ回亦曰。三月不レ違。回亡而夫子又曰。吾見二其進一。未レ見二其止一。止者。至善之止也。然則回之未レ止二于善一又可レ知矣。此回之所二以稱一庶也夫。（四書合編）

○京山郝先生曰。此章即二二子貧富一。借二喩二子心躰一。道以レ虛爲レ躰。顏子克レ己。四勿。不レ遷。不レ貳。漸與レ虛合。庶。近也。屢。無也。空。虛也。其庶乎屢者。皆未レ盡之辭。非二絕無一。而亦非二常有一也。回之心。殆猶二回之室一。幾二于無レ物。可レ謂二君子不レ多者一矣。多莫レ如レ賜。未レ能レ不レ識不レ知二順二帝之則一。以レ人貪レ天。所レ謂不レ受レ命也。賜之學亦猶二賜之富二于財一也。貨。財也。殖。生也。喩二多識一也。有レ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二文章一本即性天。賜以爲レ可レ聞。又以爲レ不レ可レ聞。似而非也。一貫非二學識一。賜以爲レ是。又以爲レ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二之屢中一。億則不レ空。雖レ中偶爾。不レ及二若レ無若レ虛者自然明覺一也。（九經解）

○京山郝先生曰。屢空。即曾子所レ稱有若レ無。實若レ虛。犯而不レ校。莊周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レ可無二不可一。絕レ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太虛之名。唯道集レ虛。天地聖人所二以神一。唯其無レ思無レ爲也。易卦坎爲二險陷一。惟其滿也。離爲二文明一。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二藏于密一此也。儒者嫌二空似一佛語一。不レ知夫子語レ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二主人財一。主人不二敢

猪飼翁校　歸屢人之人。當作入。憧然交戰於天人。外求之思億。屢入而中之。亦不如此愚意說。以中爲虛之反。即思億滿心中之意。

本然矣。屢中與屢空正相反。無物爲空。有物爲中。仝上

○靜觀鄭先生曰。朱子只嫌他空字。與佛家類。因貨殖二字。牽就解作空匱。晉何晏。宋陸象山。陳君擧。解作心躰。后人又因此牽就貨殖作多識。俱不是。貨殖二字甚明。何必曲說。或曰。書中大抵多借喩。如升堂入室等。亦是借喩。何必作實解乎。仝上

○屺瞻葛先生（諱寅亮。明人。）曰。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求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躰上看。觀他無伐善無施勞。是能空善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是能空人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能空己私。但在聖人絕四。更無起滅。如太空然。顏子三月不違。略有起滅。故云屢空耳。屢空不與貨殖對。乃與屢中對。貨殖者於貨財未免生殖。此本非學者所宜。然他心中若有億度。却時常多中。乃是聰明的人。見道不難。則字語氣甚緊。因上句貶他。而以此亟稱之。蓋夫子平時所注意者。止一顏子。即一貫之參。猶不敢方。乃獨將賜與回每每並較。是豈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唯一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湖南講

○漸菴錢先生曰。夫子許回之學。既曰庶乎。又曰。屢空。評賜既曰貨殖。又曰。屢中。頭緒雖似太多。其實一空不空盡之矣。屢空照下貨殖。豈必在心上說。然簞瓢陋巷。人不堪憂。而回獨泰不以介意。試于此想。其中私欲淨盡。洞然無物。幾希坐忘之域。則心境之空。可知所以爲近道。盖道不落塵埃。不涉紛華。有如屢空之回。寧有復遠道者。至賜不受

未ニ嘗復行一也。不善非ニ其動ニ於躬一也。自ニ其未レ兆易レ謀。其脆而破レ之。自ニ其微一而散レ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未レ兆易レ謀。其脆易レ破。其微易レ散。顏氏散ニ之於微一。故曰ニ庶幾一。知新日錄

○承菴姚先生曰。論語一書。空字凡二字。吾有レ知乎哉。空空如也。此章曰屢空。人心同出ニ於太虛一。空然無レ物者。只緣ニ一着ニ知慮一。便自不レ空。夫子無知而空空。不ニ必說了一。顏子克レ己復レ禮。三月不レ違。其庶乎屢空者。子貢不レ受レ命而貨殖。此心便有ニ物累在一。億則屢中。雖ニ聰明一却多ニ一層意見ニ了。此賜之所ニ以不レ及レ回處。誠去ニ此意見一。掃ニ此物累一。而潛養ニ心躰一。未ニ必不レ若レ回也。仝上

○岩泉徐先生諱爛。明人。曰。屢空。不レ視不レ聞本躰也。無聲無臭之妙也。屢字處。正是近レ道。夫子則全是空了。仝上

○岩泉徐先生曰。心躰本空如レ鏡然。虛而能明。一物不レ累。是空處纔着ニ一毫物累一。便不ニ是空一。子絕レ四。純空矣。屢空從ニ克己一來。仝上

○宛陵杜先生諱質。明人。曰。孔子空空中無ニ一物一。即天載之空。顏子屢空。猶有ニ空未レ盡處一。使ニ空得ヲ盡即孔子矣。故賢希レ聖。聖希レ天。后儒以ニ顏子惟能安ヲ貧近レ道。失ニ其旨一矣。此處先輩言レ之已詳矣。惟賜不レ受レ命一節。則未ニ之及一也。命。即於穆不レ已之命。貨殖。喻ニ言多聞多見一。賜不レ默ニ悟於穆之命一。而專在ニ多學而識一。以レ億爲ヲ中。猶ニ商賈專廣殖以應ニ四方一。正與ニ顏子屢空之學一相反。后儒謂子貢不レ安ニ貧富之命一。而直以ニ貨殖一爲レ務。失ニ其旨一矣。仝上

○南黎李先生曰。子貢未レ忘ニ生殖之念一。盖憧然交ニ戰於天人外一。求ニ之思一。億屢人而中レ之。非ニ復空之

億屢人人字。原本蓋有レ誤。然无ニ別本可レ校。

レ能レ忘レ之耳。夫君子不レ億ニ不信一。一ニ於誠一。而億雖ニ屢中一。非レ所レ善也。言ニ屢中一。則其不レ中亦多矣。全上

○龜山楊先生曰。或問。空必謂ニ之屢一何如。曰。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則蓋有レ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レ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下以ニ一物一置ニ其胸中上也。子貢貨殖。未レ能レ忘レ物也。孔門所レ謂貨殖者。豈若ニ世之營營者一耶。特于レ物未レ能レ忘焉耳。全上

○龍溪王先生曰。人心無ニ一物一。原是空空之軆。形生以后。被ニ種種世情牽引塡塞一。始不レ能レ空。吾人欲レ復ニ此空空之體一。更無ニ巧法一。只在ニ一念知處一用レ力。一切世情念頭在。牽扯放不レ下。皆謂ニ之妄一。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不レ遠復。復者。復ニ其無ニ不善之動一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ニ日減一。不レ求ニ日增一。減得盡。便是聖人。全集

○龍溪王先生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者。道之體也。愚。魯。辟。喭。皆滯ニ於氣質一。故未レ能レ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渾化。心中不レ留ニ一物一。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レ違時也。不レ能レ無レ違ニ於三月之後一。故屢空。聖人則爲ニ全軆之空一。仁之至也。全上

○中離薛先生（諱侃。字尙謙。王門高第。）曰。屢空者。常空也。非ニ空而又不レ空。不レ空而又空一也。知レ命之學也。賜之貨殖億見。便是有レ物。非レ空矣。便是不レ受レ命也。明儒學案

○漪園焦先生曰。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レ不レ空矣。盖其信解雖レ深。不レ無ニ微心之起一也。有ニ微心之起一。即覺而歸ニ于空一。顏子之不レ遠復也。有ニ不善一未ニ嘗不レ知。知レ之

子貢始時事。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論語精義）

○伊川程子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仝上）

○伊川程子曰。或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處。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要。驕只是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仝上）

○藍田呂先生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而聞見有數。故從億。億度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己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有己。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仝上）

○藍田呂先生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空無知。則道所由出。雖屢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不窮矣。（仝上）

○龜山楊先生（諱時。字中立。程門高第。）曰。大而化之。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顏淵大而未化。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而已。故止於殆庶幾也。知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受命。未能受命。則物或累之。故有至於貨殖焉。然孔門所謂貨殖。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

猪飼翁校　鼇。況彼何人斯。翁自解曰。此用ニ詩經語一。

猪飼翁校　鼇。空空。空與ニ空空一相合。上空疑衍。又其說曰。恐不レ如ニ愚說一。言無レ古之空。與ニ無レ今之空一相合也。

足一。皆作ニ端詳鄭重之詞一。今夫子自況。亦用ニ此二字一。則此空空一句。正是夫子當日自寫影照。留ニ與天下萬世人一觀看。他人如レ何假冒得來。時講乃以ニ此句一屬ニ鄙夫一說。不レ知ニ夫子自謙一。無知是已若ニ鄙夫一。不レ過ニ偶然借來做ニ個話頭之人一。尚不レ知ニ其何姓何名一。何由知ニ其空空一。況彼何人。斯豈足レ辱ニ我夫子齒頰一。予不ニ敢妄解一也已。　又云。譬如レ鏡然。空空乃其本躰。即夫子自言ニ無知義。但有レ人來照。即有ニ鄙夫一問レ我矣。其中不レ無ニ妍媸之分一。即叩ニ其兩端一義。若已照過。則其空空如レ故也。叩而竭爲義。豈空空亦屬ニ之照レ鏡之人一耶。則空空一句。專屬ニ夫子一既可レ知。　又云。須レ知下章內叩字。竭字。俱從ニ空空二字一生來上。譬如レ鐘然。鐘原是空的。一叩便鳴。一鳴便竭。竭後依レ舊空空也。又云。前無レ古曰レ空。後無レ今曰ニ空空一。空空與ニ空空一相合。故曰如也。非ニ夫子一曷足レ當レ之。　又云。吾有レ知乎哉一句。是夫子自問。無レ知也一句。是夫子自答。有ニ鄙夫一問ニ於我一三句。是夫子自解。通章全是夫子一人文字。何暇ニ旁及ニ其他一。彼以ニ空空一屬ニ鄙夫一說者。眞不レ足ニ一噱一已。全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レ受レ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平叔何先生諱晏。南陽人。魏註曰。屢。猶レ每也。空猶レ虛レ中也。以ニ聖人之善道一。敎ニ數子之庶幾一。猶不レ至ニ於知レ道者。各內有ニ此害一。其於ニ庶幾一每能虛レ中者唯回。懷レ道深遠。不ニ虛心一不レ能レ知レ道。子貢雖レ無ニ數子之病一。然亦不レ知レ道者。雖下不レ窮レ理而幸中上。雖下非ニ天命一而偶富上。亦所ニ以不ニ虛心一也。論語合纂

○明道程子曰。顏子屢空。空レ心受レ道。子貢不レ受ニ天命一而貨殖。億則屢中。役ニ聰明一億度而知。此

尙有二一物出一於天地之外一也哉。惟聖人亦然。聖人者繼二天地一而立レ極者也。天地一大聖人。聖人一小天地。與二日月一同二其晦明一。與二鬼神一合二其吉凶一。信レ之如二四時五行一。威レ之若二雷霆風雨一。故萬物雖レ多。皆能一以貫レ之而無レ遺。無レ有三一物滯二聖人度量之中一。亦無レ有三一物出二於聖人度量之外一。豈有三以異二於人一乎。亦惟與二天地一同二其空空一而已矣。空故大。大則無レ所レ不レ包。功被二天下一而莫レ知二其功一。德及二萬世一而不レ見二其德一。極二其神化之所一レ至。亦猶下天之不レ可二得而名狀一者上焉。非二聖人一曷足二以當一レ之。雖レ然易曰。先レ天而天不レ違。後レ天而奉二天時一。則惟聖人有焉。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二相害一。道並行而不二相悖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二以爲一レ大也。則惟孔子有焉。孔子亦自言空空如也。豈非下以二天地一自况之明驗上也耶。他日稱二顏子一亦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云者。言將レ至二於空空一之謂也。若二子貢一則不レ然。其學問如下高賈之聚二百貨一以レ多爲上レ貴。究二其所一レ得。亦不レ過二億則屢中一。而欲レ求二其屢空一。得乎。甚矣空空之難也。此孔子所三以爲二千古大聖人一也。或曰。誠如二子言一。豈不レ淪二吾儒於釋敎一乎。予曰。不レ然。釋氏以二寂滅一爲レ空。吾儒則以レ包二羅萬象一爲レ空。風馬牛之不二相及一。又安得下藉二口釋敎一。而反掩中吾儒之大上也哉。（二十七 松堂集）

○柴舟廖先生曰。此章祗是發二明無知二字一。空空一句。緊頂二一我字一言。此雖下夫子自爲二無知二字一作中一註解上。然其實意中明以二天地太虛一自况。使下非二夫子一自言上。誰敢當二此二字一。不二特此一也。論語一書。記者形二容夫子一盡處。便用二如也二字一傳レ神。如二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之類。不二一而

猪飼翁校齪。便是兩端開。

心如空鑒。無見聞知解先主于中。學者以多識窺聖人。挾見聞知解求正。非莫逆之契。曾不如椎然鄙夫不失其赤子之心易于開發也。空本聖心無知之天。鄙夫亦復無知。空與空遇。是謂空空。如兩燭交映。同體無礙。擊空曰叩。如叩鐘叩戶。鐘實無響。室喧無聞。靜自聞聲。虛自生響。其指鄙夫凡空。有徼舍。兩兩中藏端。當斯空空之際。我彼各有兩端。鄙夫來問。兩端方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聖心一。神化兩。彼叩我空。我以空遇。還復叩彼。所謂啓其憤。發其悱。擧一反三。便是兩端。開如齊王不能解。于孟子何擇之難。是靈扃暫閉。孟子語以仁術。王心戚戚。則兩端立見。兩者。虛之郛甲也。果實甲皆兩。以令生蒸。未叩如秋冬堅合。生幾未達。既叩如雷始發聲。孚破甲拆。混沌遂分。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有知愚。覺無先後。不慮之良。聖凡非殊。但能虛以待虛。其應自妙。以慮投虛。其語自神。敎者非能捐一物補問者。而以虛應。敎斯竭矣。問者未嘗受一物于敎者。而以虛受。聽斯竭矣。所貴無知空空以此。蓋聖人雖爲凡夫師。而良知一竅。同爲道義之門。闔則失兩。啓則見端。抱空而來。天牖不發。乘空往。叩靈鑰自啓。敎學所以相與于無相與也。陸子靜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游夏諸子見解多。而中各有鄙夫之空。聖人皆叩其牝。而不能虛受。反謂聖人多知有隱。据此無知既歸夫子。則此鄙夫合屬顏淵。其愚不可及也。故其鄙不可及也。九經解

○柴舟廖先生諱燕。字人也。淸人。曰。天曰太空。又曰虛空。惟其空。所以天下之物無不爲其所包羅。豈

猪飼翁校讎。故無知即空。々則無レ不レ知。

識纒二繞其中一。本來光明性體却爲二掩蔽一。所以眞知遂亡。聖人不下以二一毫知識一蔽中其性體上。則此中空空洞洞。純是一片虛明境界。譬二之日月一。然日月所三以不二能光二照四表一者。以二雲翳一爲二之遮蔽一也。若雲翳撤去。太虛中無レ所レ不レ空。則日月無レ所レ不レ照。故無知即空空。則無レ不レ知。泯而爲レ一不可。析而爲レ二不可。以レ空屬二無知一不可。屬二有知一不可。此際境界。須二自理會一。仝上

○漸菴錢先生曰。問聖人有レ所レ不レ知。與レ知同否。曰。此聖人所レ不レ知。不レ及レ知者也。或不二必知一者也。以下所レ不レ及レ知不二必知一者上。而聖人必欲レ求レ知。便非レ無レ知。便爲二聖人眞知之累一矣。蓋聖人性體之知。徹レ天徹レ地。徹レ古徹レ今。即大學明德。太甲明命。此中一片靈瑩無レ不二了照一。誠如二太空中雲翳淨盡。光無レ不レ燭。彼其夫婦之知。不レ過下從二雲翳中一透二出一點光明一來上。此一點光明。不レ可レ謂レ非二日月全體光明一。要レ之顯現者少。蒙蔽者多矣。若夫婦能致二其良致一。則何不下與二聖人一同上。仝上

○惇吾曾先生諱維倫。明人。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無レ知所三以有二知。此道生二於無一之說。亦眞知之說也。就二眞知一言。則鄙夫與二孔子一同一空空。同一無知。就レ有レ問言。則鄙夫不レ空而孔子空也。孔子不レ空。如レ何又叩二鄙夫之兩端一。有二兩端之可一レ叩。可レ見二鄙夫不一レ空矣。乃曰レ竭者。固見下無知生二出有知一來上。亦見下有知復致二無知一云上。來復堂集

○京山郝先生諱敬。字仲輿。明人。曰。此章言二道本易一レ知。聖人所レ不レ知。即愚夫所レ可レ知。教者與二學者一。脉脉相證。自然神契。見聞知解。虛靈之障也。聖人無レ知非レ謙。是實語。即上章不レ多不レ試之意。聖

眞亦漸蔽。試觀諸子百家之言。汗牛充棟。人人自謂有知。乃道日益岐。而知日益龐雜。其有知也。政其所爲無知也。然則聖人之無知。從可知巳。蓋知從德性來者。知之上。從聞見悟入者。知之次。若竟從聞見立脚。而全無返本歸元之意。是爲知之下。諸子百家之知。從聞見立脚者也。顏曾之知。繇博入約。繇精察力行。而至一貫。以聞見返本看也。聖人之知。直從德性中出。雖未嘗廢聞見。而不可以聞見名。即聞即性。即見即性。融而化之。渾無痕迹。欲求其知之端倪。了不可得。非但人不得而窺。即夫子亦惡得而覺。蓋其知一。一則罔所於混。其知神。神則罔所于執。其知深。深則罔所于洩。其知大。大則罔所于著。故曰無知。聖人無知之云。豈其故爲謙謙哉。空空洞洞。直自覺其無知耳。不憂。不惑。不懼。夫子曰。無能。聖心直自覺其無能。非謙也。自志學以至從心。夫子復諄諄自敘聖心。亦自覺其不巳。非誇也。聖人眞實之語。類如此。四書合編

○漸菴錢先生曰。空空如。即是無知二字。俱夫子指自家心躰言。蓋最瑩徹者此心。最虛洞者亦此心。故良知之躰。即是無知。無知則不以一毫知識纏擾其中。無所不照。亦無所不應。故有鄙夫問我。空空如也。無知之躰。只自若耳。我何用役吾之聰明知慮以開發之。只須就彼之兩端叩而竭耳。其在鄙夫之知無減于吾。其在我之知亦無加于鄙夫。隨物順應。如是止耳。全上

○漸菴錢先生曰。問空字屬在無知乎。屬在有知乎。曰。無知云者。無知識之謂也。人有知

失却空明之本躰也。仝上

○毛伯丘先生諱兆麟。明人。曰。此章以無知二字爲主。大抵聖人說話。都是自謙。而心躰可想。吾夫子心躰。空空洞洞。一片無碍境界。其寔何嘗有一毫知識藏于胸中。故自謂返照靈源。吾豈有知。實無知也。鄙夫兩字。見只是個易知的理。且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仝上

○靜觀鄭先生諱維嶽。字中甫。明人。曰。人心中。原無一物。原是虛躰。虛中含靈。理義□之有。知人問一件事。此事我雖未曾經考究過。自有道理。可以理會。兩端俱在我。即叩而竭之。豈必平日素知。故人心靈。最要打疊得好。不必徒於聞見識知上用工。聖人還鄙夫問了。依舊空空心躰。不曾加一毫。仝上

○具區馮先生諱夢禎。明人。曰。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鄙夫問。而叩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張子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最得其旨。古今大全

○漸菴錢先生諱大復。字肇陽。明人。曰。孔子自謂無知。即中庸亦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乃先儒謂聖人天聰明之盡。即夫子亦以多聞多見自居。然則聖人果無知乎哉。聖人而果無知。聖人亦一鄙夫耳。何貴聖人。聖人無知。非眞無知。不自有其知也。人心虛靈。萬理具備。乃其躰寂然。冥然。淵然。廓然。毫無有也。一發而爲情識。則知芽矣。再發而爲意見。則知蔓矣。又發而爲耳目之所牽引。紛紜膠轕。不可勝應。則知于是乎多旁竇矣。從此千機萬械。知之躰益瀉。知之

義之間。原本一字磨滅。

猪飼翁校
離。隨所照見。妍媸自別。

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莫賢矣。必以無知為賢。則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眞不識不知。緝熙敬止之家法也。吾方病其知之欲空而不得也。又何避嫌之有。書要

○澹園焦先生(諱竑。字弱侯。明人。)曰。孔子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氷炭。蓋知體虛玄。民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知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聽也。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覩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知新日錄)

○春宇牛先生(諱應元。明人。)曰。鄙夫一段。總是形容得個空虛順應的景象。雖有答問。而總歸于無知也。(仝上)

○承菴姚先生(諱舜牧。字虞佐。明人。)曰。此不是夫子謙辭。聖人之心虛虛朗朗。原無一物在於其中。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問於我。我只空空焉耳矣。未嘗先有知以應之。但就其所問者。自有個恰好道理在。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所叩者。叩其所自有者耳。所竭者。竭其所可言者耳。我原一空空如也。(仝上)

○承菴姚先生曰。人心空然洞然。原無一物。如明鑑懸於空中。隨所照見。妍媸自別。而一任其去來。此本躰也。本躰空常明。即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亦何害其正。唯是未來而將迎。已往而留滯。便有方所。落在一邊。便有染著。過中失正。所以不得其正。不得其正者。

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一毫。他只不能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尙留得些子知識。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傳習錄）

○龍溪王先生（諱畿。字汝中。王門高第。）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塡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脉也。（王門宗旨）

○甘泉湛先生（諱若水。字元明。陳白沙先生高第。）曰。夫婦之可與知。惟其愚。鄙夫之可與言。惟其空。一問則空中之端倪起矣。因問而聖心之端亦起矣。鐘惟空。叩之則鳴。復歸于無聲。從空有端可叩。一叩復還于空。故曰竭。至于竭。而夫婦之與知。總爲聖人所不知矣。曰叩。見凡心觸聖心。曰竭。見聖心了凡心。聖心無能。能以暇而游。聖心無知。知以迫而起。（古今大全）

○見羅李先生（諱材。字子孟。明人。）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豈謙謙之語。抑豈漫爲之辭。蓋實體也。實功也。信其無知。則必諒其常止。不然這無知。何處得來。惟能無知。所以能無不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又以之自信也。不然這鄙夫有問。兩端畢竭。何處得來。空空如也。不是說鄙夫。正是說無知之狀。自夫子外。庶幾乎空者顏子。後儒忌說空。謂恐近禪。孔子不忌之矣。吾何避嫌之有。其寔空者。正是止之景狀。止者。即是空之功夫。無知則空。有知不空矣。世之人果以無知者賢乎。有知者賢乎。若以有知爲賢。

儒門空虛聚語卷上

源後素輯點　　受業生諸人仝校

空空。孔子自言ㇾ心也。屢空。孔子獨稱二顏子之心同二乎太虛一也。有二意必固我一者。有二克伐怨慾一者。而爲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所ㇾ害ㇾ心者。若欲ㇾ療二其心病一。而不下以二孔顏之心一藥上ㇾ之。則至ㇾ死而不ㇾ愈矣。故以下空空屢空。及心歸二乎虛一之經語上。置二于上卷一。諸儒之註疏解釋各叙列焉。病者服ㇾ之可也。余先自服ㇾ之。無二毒與ㇾ弊。故敢告。癸巳十一月。自記。

子曰。吾有ㇾ知乎哉。無ㇾ知也。有二鄙夫一問二於我一。空空如也。我叩二其兩端一而竭焉。論語子罕篇

○橫渠張子曰。有ㇾ不ㇾ知則有ㇾ知。無ㇾ不ㇾ知則無ㇾ知。是以鄙夫有ㇾ問。仲尼叩二兩端一而空空。易無ㇾ思無ㇾ爲。受ㇾ命乃如ㇾ響。論語精義

○藍田呂先生諱大臨。字與叔。程門高第。曰。空空無知。有ㇾ感必應。鄙夫有ㇾ問。無ㇾ不ㇾ盡焉。同上

○瓊山丘先生諱濬。字仲深。明人。曰。聖心空空。萬物皆通。而實一物不ㇾ着。無物以涵二天下之物一。物來而應。卒亦歸二于無物一。故曰無知。古今大全

○陽明王子曰。夫子之知。不ㇾ識不ㇾ知。有二鄙夫一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下嘗先有二知識一以應上ㇾ之。但叩二他是非兩端自知的一。與ㇾ之一剖决便已了然。竭盡無ㇾ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

代跋楊龜山王龍溪郝京山之文三條

追鐫猪飼敬所校讎之自記一條

儒門空虛聚語目錄

卷首
自序
序後附載 自記一條
跋二藤樹先生眞蹟一文一條

上卷
自記一條
經語十一則
註疏九十七條

下卷
自記一條
諸儒論說一百十一條
細註二條
按語二條
自識一條

故說ニ到先生之學之所ニ淵源一。乃如レ此。終書レ之以還ニ此卷於石黑君一。癸巳十二月浪華大鹽後素。

心之爲ㇾ祟乎。且雖ㇾ忌ㇾ之。其日用各不ㇾ能ㇾ逃二乎良知之發見一。是又非三行ㇾ之而不ㇾ著焉。習矣而不ㇾ察焉者一乎。嗟乎。可ㇾ謂ㇾ惑矣。然遺ㇾ孝以語二良知一者。决非二王子之旨一也。隆萬以還。私淑後學之輩。或有二背馳者一焉。於ㇾ是其學荒矣。豈圖先生遠生二乎東方之異域一。獨得二良知之蘊一。躬行心得。反勝二乎其親傳之弟子過ㇾ高者一。就二年譜一見ㇾ之則彰然。先生嘗仕二大洲侯一。而身在ㇾ豫。其母老而在二小川村一。東西相隔數百里。無二昆弟可ㇾ養ㇾ之者一。然不ㇾ欲下往二大洲一受中先生之養上。而要二先生之就養一。於ㇾ是先生之哀慕。徹ㇾ髓刻ㇾ骨。乃上二歸田養ㇾ親之疏一數四。其大夫沮而不ㇾ允。不ㇾ得ㇾ已决然自敝二蹝其俸祿一。以竊歸二故里一。在二母膝下一。得ㇾ遂二其奉養温凊之誠一。是豈非下不ㇾ失二孩提之愛一。而實心二大舜之心一而善學中王子之學上者矣乎。故富貴憂虞。少艾妻子。何能得ㇾ奪二其良心一哉。而其波二及於鄕隣之老幼一。而老幼各成二孝慈之風一以至二于今一。亦惟此一副眞誠之孝而已矣。故先生之學。化二天下國家一以ㇾ孝。是其本意也。母沒後。縱有二用ㇾ之者一。聘ㇾ之以二千鍾之祿。萬室之邑一。必不二復起一矣。以二錢穀獄訟之司一。固不二復起一矣。以二禮樂制度之任。若文學掌故之官一。亦復然矣。只以二孝弟之道一任ㇾ之。而不二掣肘一焉。則雖二一命之士。一縣之令一。必復起而仕矣。是豈可乙與下世之背二糟粕一弄二筆墨一。而遺ㇾ孝殉ㇾ物者上論甲之也哉。石黑君珍二秘其三大字一。蓋非三徒愛二其墨痕一。亦慕三其善致二良知一也。慕而眞致二其良知一。則居處必莊。事ㇾ君必忠。涖ㇾ官必敬。與二朋友一交必信。不幸而臨二戰陣一則必勇。及二其細一也。伐ㇾ樹以ㇾ時。殺ㇾ獸以ㇾ時。如ㇾ此則如下與二先生一相反上。而善學二先生一者也。於二石黑君一蓋必所ㇾ不ㇾ難焉也。今應二其需一。徒亦論二其字躰筆勢之工拙濃談一而已。則豈學ㇾ致二良知一者之所ㇾ爲也哉。是

識一。問二諸其門人之遠孫志村周二一曰。是誰筆乎。答以二先生之眞蹟一。因諳二得其筆勢墨色一矣。而今觀二此卷之三大字一頗相類焉。故徑信三是爲二其心畫一也。嗚呼。先生之書二此三字一。非二徒筆上レ之。眞躬行心得焉者也。然而世儒惡下王子致二良知一之說上。以併駁二先生一者間有レ之。故余請辨レ之。夫道者載二於四書五經一。似二太散漫而無上レ要。而有二至要者在一。至要者何。喜怒哀樂而已。喜怒哀樂者。亦惟仁義禮智而已。仁義禮智者。亦惟仁義而已。仁義者。亦惟孝弟而已。孝弟者。亦惟孝而已矣。而孝非二外鑠者一。不學不慮之知能。而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之良也。其良者非レ他。天之太虛靈明焉耳。善致二其良知一。則情性皆得二其正一。舜是也。不三善致二其良知一。則情性皆不レ得二其正一。深山野人是也。故野人遇二富貴利欲一。値二憂虞禍害一。則棄二其父母一而趨避焉。與二鹿豕一無レ異矣。雖二學士大夫一。好レ色則慕二少艾一。有二妻子一則慕二妻子一。仕則慕レ君。不レ得二於君一則熱中。於レ是其孩提知レ愛二父母一之良心將何在。故孟子曰。大孝修身慕二父母一。矛於二大舜一見レ之矣。又曰。天下大悅而將レ歸レ己。天下悅而歸レ己。猶二草芥一也。惟舜爲レ然。不レ得二乎親一。不レ可二以爲上レ人。不レ順二乎親一。不レ可二以爲上レ子。盡二事レ親之道一。而瞽瞍底レ豫。瞽瞍底レ豫而天下化。又曰。舜視レ棄二天下一。猶レ棄二敝蹝一也。竊負而逃。遵二海濱一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又終結二放勳重華之要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陽明王子亦初開二發於有子孝弟章一。悟下不レ忘二父于其懷一之所中自來上。盡二其愛乎父一而孝矣。又移二之其君一而忠矣。至下於討二叛藩一之大勳勞上。要從二其孝一生出來也。故自以爲二千變萬化皆微二乎一孝一矣。其立下致二良知一之學上以レ此也。眞是孔孟之血脉。而堯舜之嫡傳也。然而世儒不三深察二其要一。譏忌レ之。豈非二意見勝

序後附載

後素曰。人心之奧。以二太虛一爲レ躰。而人之務。則以レ孝爲レ本矣。道由レ此生焉。塞二乎天地一。橫二乎四海一。無二物不一レ載也。然而余竊恐下聰明者之讀二斯書一。誤二認太虛一。而晤中乎人道之要上也。是故以二我曾所一レ栽藤樹先生致良知三大字眞蹟之跋一。復附二載于自序後一。嗚呼。人心之太虛。雖二無際無量一。人能以レ孝爲レ本。則庶不レ叛下乎孔門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一之心傳上者也歟。故冀讀二斯書一者。先了二釋此跋文一。然後從事焉。則其孝終亦自二太虛中一出。而爲二舜之徒一矣。然雖レ知レ以レ孝爲レ務。不三心歸二乎太虛一。則其孝也。必有二作輟一。而或有下不レ免二僞孝之行一者上。然則其所レ道之他道。亦不レ得レ不レ謂二之僞一也。是以太虛至矣。盡矣。

跋二藤樹先生致良知三大字眞蹟一

備藩之石黑君。余未二嘗相識一。頃介レ人見レ需下余跋中于其所レ藏中江藤樹先生致二良知一三大字之眞蹟上。因展二觀之一。徑信三是爲二其心畫一矣。何以徑信三是爲二其心畫一乎。余狂愚而亦竊從下事陽明王子致二良知一之學上。初開二其學於東方一者乃先生也。微二先生一余安得レ與二聞斯學一。故受二其賜一亦厚矣。向聞側下先生之墳墓與二書院一猶存中於江州小川村上焉。小川村者。先生之桑梓也。想二像之一久矣。致仕後。天保壬辰夏六月。泛レ湖徃二小川村一。謁二其墳墓一。上二其書院一。而奠二于神主一。其事略載二於陋撰洗心洞劄記中一。今不レ贅。以レ故得レ觀二書院所レ傳之其舊衣裳及書畫一。中有下致二良知一三大字之橫幅上。而無二欵

之異耳。譬之果實。我空則尋常人家之李實也。其仁雖固空。然活而不死。埋之地而時至。則生芽焉。生幹焉。生枝葉焉。收生花實焉。生機次第發出即如此。彼空乃王家經讃之李實也。安收其仁固亦空。然死而不活。雖埋之地而時至。不生芽焉。不生幹焉。不生枝葉焉。安收生花實焉。生機槁寂斷滅如此。是故儒中之聖賢。古嘗有克己復禮。以全乎本然之空。而中也仁也。皆無恙焉。孝弟忠信喜怒哀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盡自此空中出。以獲遂位育之功者矣。佛氏之徒侶。大抵鑿心剗性。終爲槁寂之空。而中也。仁也。皆滅矣。故孝弟忠信。喜怒哀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不能發出。豈亦獲遂位育之功也哉。於是乎可見我空與彼空相去千萬里。而儒者昧斯義。概忌言空。遂以之奉佛氏。而其所爲則纔止於方策文字間。不期躋聖賢之域矣。故終身淪溺義襲外飾之覇學。可謂惑矣。雖惑之極。若亦各反求之。則其理固明々。心空無論。耳目爲空。口鼻爲空。運用身躰所亦爲空。造築家室處亦爲空。無一不空者。而不之覺何也。世適有言之者。目之以佛。是豈非反爲頑愚乎。嗚呼。儒者嘗割空虛以奉佛氏。而佛氏固槁寂其空。則彼此共失焉者也。故空虛之實學。依然只在於上帝而不渝而已矣。嗚呼。孰學孔子之空々顏子之屢空。不失上帝所賜之太虛。而執中安仁。以遂位育之功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而來世之遠。必有儒門有其人矣。余是以有斯編之輯。非予等之所知也。遂名曰儒門空虛聚語。天保四癸巳冬十二月大鹽後素題于洗心洞。

儒門空虛聚語自序

張南軒先生嘗類二聚論語中言レ仁處一爲二言仁錄一。眞西山先生嘗亦摭二取聖賢格言一爲二心經一篇一。仁之理。心之德。於レ是詳且盡矣。然心有二人心道心之別一。不レ下二精一之功一。則安能去二其危一。入二其微一。以執二其中一也哉。而中者果爲二何物一乎。仁者子貢子路之所レ未レ易レ至焉。而中心安レ之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則又安能得二遽安一レ仁也哉。而仁者果爲二何物一乎。嗚呼。執レ中之難亦如レ彼。安レ仁之難亦如レ此。是無レ佗。以二太虛一故也。夫太虛無レ形而靈明。包二括萬理萬有一。而播賦流行。人稟レ之以爲レ心。心即虛而靈。中於レ是乎在焉。仁於レ是乎存焉。而萬事出矣。故橫渠張子曰。虛生レ仁。東城林子曰。中者我之本躰。我之太虛也。然則中也。仁也。皆太虛而不レ可二捕提一者也。宜哉。執二其中一安二仁之難矣。故不レ悟二中與レ仁之所一レ由然一。而謾從二事於執レ中安レ仁之業一。則不レ知二其源一而斃者。蓋不レ尠矣。故若悟焉而修。則徃々窺二得其髣髴一。不二悟焉而修一。則後進猶如二既斃人一。空送二此生一。豈非レ可レ惜乎。余故於二陋撰劄記中一每々僣二述太虛之理一。而今收以二孔子空々顏子屢空等之經文。與二先儒之註釋論說係レ之者一。萃二編斯書一。而示二諸一友一。其友曰。空虛二字。佛氏之學。而儒者之所レ忌也。然子不二唯口之。萃二編斯書一。獨何心哉。縱雖レ欲レ令三後進知二中與レ仁之所一レ由然一也。受二百世之誹一。貽二萬代之笑一。必其所レ不レ免。豈非二頑愚之至一矣乎。曰。佛氏不レ入二中國一已前。孔子既空々。顏子屢空。佛氏入二中國一後。其亦言レ空。於レ是我空。與二彼眞一混焉。而論二其極一。則我空與二彼空一本一物。只有二死活

能敬ニ其長ー也。故大學雖レ有ニ許多工夫ー。然實落處。只是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故上老レ老。上長レ長。便是脩身。以立ニ天下之本ー。民興レ孝。民興レ弟。便是齊治平。而畢ニ脩身之用ー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レ志之學。其從レ心不レ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レ之。却不ニ只是一個致ニ真知ー耶。故曰。古之欲レ明ニ明德於天下ー。大學之道備矣。

王子傍訓曰。又說ニ到脩身上工夫ー。只是誠意。

後素按。胡氏至ニ陽明先生ー。即ニ此一節ー。以通ニ論全經之義ー也。學者細ニ讀之ー。聖學之本領可レ見矣。齊治平之本。在ニ一脩身ー而已矣。又其本在ニ一誠意ー而已矣。意誠則明德明。而民親。故誠一字。天人合一。學庸不二之道也。若了レ之。則非レ聖必賢。吾輩宜ニ勉行ー焉。

古本大學刮目畢

知二其美一。所レ令反二其所一レ好。平天下章。說丁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所レ惡惡レ之。與丙好二人所乙惡惡乙人所甲好。畢竟天下道理。不レ過二善惡兩端一。初言二格物致知一時。便要下分二別此二件一分明上。自二誠意章一以後。只是好二其所一レ當レ好。惡二其所一レ當レ惡而已。

張侗初曰。平二天下一說二絜矩一。絜矩說レ平二其惡一。所レ惡平。則所レ好平。而天下平矣。然有二兩件大事一。曰理財。曰用人。而理財又係二乎用人一。理レ財而勿レ奪二民財貨一。平二其好惡一也。用レ人而進レ賢退二不賢一。平二其好惡一也。講二生レ財之大道一。而無レ悞二于聚斂之小人一。亦平二其好惡一也。得レ衆則得。失レ衆則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夫善與二忠信一之能得レ衆者。豈有レ他哉。不レ過下存二此老レ老幼レ幼恤レ孤之眞心一。而無上レ失二吾好惡誠意之初一而已。

李榕村曰。德字。仁字。忠信字。仁義字。但在二絜矩之前一一層。所レ謂王道本二於誠意一。

錢漸庵曰。問。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是格物。俱是致知實地。彼誠意章。有下自欺自慊。掩二不善一著レ善等語上。謂爲民知所レ在致レ之可矣。乃正心後五章。安得レ有二良知話頭在一レ內。謂亦是致知實地。可乎。曰。誠讀下有レ所二忿懥一等語之所二親愛一等語。與中夫所レ好所レ令之相反。若レ好若レ惡之公私上。彼其良知。豈不二一一分明一。于二此之際一。實落下レ手做去。詎非二却是格物。而是致知一。若謂二此際無二良知一。必謂二此際無二明德一而後可。

羅近溪曰。或問。大道以二脩身一爲二天下國家之本一。如何方是脩身。曰。致二良知一。則脩二其身一矣。曰。如レ斯而已乎。曰。致二良知一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レ慮不レ學。而能愛二其親一

胡胐明曰。大學之釋治平也。一切制度文。爲潤色太平之具。皆在所緩。唯以孝弟慈之道。脩身以敎家。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因制爲養民之政。俾得仰事俯育。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而又進君子退小人。與民同欲。不專其利。使天下之人皆得終遂其孝弟慈之願。而治平之能事畢矣。有國者。不此之務。而泛及其他。則雖周禮三百六十官。事事脩擧。亦徒文具。不可以致治。而適足以召亂。故曰。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堯舜之仁。不徧愛人。而急親賢。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無二道也。眞西山大學衍義。不及治平。以其要具在格致目中耳。邱文莊之補衍。終落第二義。

牛春宇曰。合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觀之。曰孝弟慈。曰如保赤子。曰絜矩同欲。大人視國與天下的民。恰與自家骨肉一般。是何等相親。經文在親民。親字端的有味。雖有親々而仁民之說。不過自其分殊處別之耳。至其理一處。則仁之所以親之也。故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天命無私。吾人性分上道理。原是如此。聖賢盡性無私。其體道作用處。亦自是如此。

張還白曰。身修而後家齊。故齊家專論一身好惡。然至於治國。又云。有諸己無諸己。藏身不恕。是治國本於修身也。於平天下云。同好惡。先愼乎德。忠信以得之。是平天下本於修身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饒雙峰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

重慶有二名木一。湖口長江有二船稅一。荆州有二店稅一。又有二門攤商稅油布襍稅一。莫レ不二設レ璫分レ職。橫肆誅求一。有司得レ罪。立繫二檻車一。百姓奉行。若レ驅二駝馬一。雖二漢室牢盆桑孔乘レ傳。熙豐一乎。寔雞豚悉空。曾未二若レ斯之酷一也。至三乃國法恣睢。人懷二痛憤一。反レ爾之誠。覆レ舟之禍。亦間有レ之。以レ故高淮激二變遼東一。梁永激二變陝西一。陳奉激二變江夏一。李鳳激二變新會一。孫隆激二變蘇州一。楊榮激二變雲南一。劉成激二變常鎭一。潘相激二變江西一。當二斯時一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レ亡者幸耳。而深宮不レ省。疏入留レ中。其始因二礦稅一而說レ璫者。繼則璫瑩而託レ命。在二礦稅一。其始因二璫媚一而迎合。在二礦稅一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二宮闈一。植レ根深固。未レ易二卒拔一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レ裕レ國。不レ欲レ病レ民。群小之心。必自瘠レ民。方能肥レ己。逮レ至二三十三年一。而稅歸二有司一。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二亦晩一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レ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二之衞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一。抑何習與レ性成也。

後素按。右諸說。皆能闡二發此一節之精蘊一。以二禍敗吉福之實事一者也。如二陸氏說一尤痛快。洞二徹娟疾小人之心胸一。而谷氏之說。則本論二萬曆年間礦稅之蔽一。而雖レ非二大學此節之解一。然以二張岂山說一觀レ之。則二祖照二小人媚レ上浚レ民之奸情一。以不レ許レ聚レ財專レ利。而猶保二子孫黎民一者。雖レ未三必皆協二大學聖人之仁一。聖人而在。安有レ不レ取二其惠レ民之政一也。而神宗繼二其統一。子二育億兆一。不レ遵二仁祖之成轍一。乃爲三閹璫所二惑溺掊克一。遂召二崇禎之亂一。取二谷氏說一。置二諸張說後一。以レ此也。嗚呼。有二天下國家之責一者。宜三以レ此爲二般監一矣。

請レ徵レ之。太祖謂二侍臣一曰。此人蓋欲三剝レ下益レ上。以覬二恩寵一。所レ謂聚斂之臣。是也。民既遇レ旱。後雖レ有レ收。僅足レ給レ食。況朝廷既已免レ租。豈可二復徵一。昔孔子論二治國一。寧去レ食。不レ可レ無レ信。若復徵レ之。豈不レ失レ信。夫違レ理。而得レ財。義者所レ恥。厲レ民以從レ欲。仁者不レ爲。遂不レ聽。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二銀鑛一。長沙府民言。臣鄉產レ銅。發レ民採煉。可レ獲二厚利一。成祖曰。献レ利以圖二僥倖一者。小人也。國家所レ重在二民安一。不レ在二於利一。皆斥レ之。愚按。古今聚斂之臣。得レ行二其私一者。皆人主好レ利有二以致一レ之。信如下太祖成祖之薄二賦稅一屏中僥倖上。彼掊尅者。何自而入哉。

谷氏應泰曰。聞レ之。銀鏤金品。列二之禹貢一。甘入璣貝。載在二周禮一。國有二常經一。非レ可下以無レ藝二征之一也。況王者。藏二富于閭閻一。天子不レ下求二金車一。亘以レ多レ欲者。仁義難レ施。黷レ貨者。亂源斯久。有二天下一者。不レ可三以不レ致レ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人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レ繫二于慮一。日中之昃。弗レ虞二于懷一。遠二賢士大夫一。親二宦官宮妾一。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々所レ談。利之所レ萌耳。逮レ至二萬曆二十四年一。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レ是命二張忠一往二山西一。曹金往二兩浙一。趙欽往二陝西一。陳增駐二山東一。高寀領二福建一。楊榮辨二雲南一。丘乘雲駐二四川一。李敬担二廣東一。郝隆劉朝用乘二池州一。陳奉領二湖廣一。魯坤開二彰德衞輝一。大璫棊二出諸道一紛然。而民生二其間一。富者編爲二礦頭一。貧者驅レ之墾采。繹騷凋敝。若二草菅一然。又不二特此一也。礦務之外。天津有二店租一。廣州有二珠摧一。兩淮有二餘鹽一。京口有二供用一。浙江有二市舶一。成都有二鹽茶一。

小人聚斂。以佐二人主之欲一。人主不レ悟。以爲レ有レ利二於國一。而不レ知二其終爲一レ害也。賞二其納一レ忠。而不レ知二其大不忠一也。嘉二其任一レ怨。而不レ知三其怨歸二於上一也。嗚呼。若三二公之言一。則可レ謂下深得二此章之旨一者上矣。有二國家一者。可レ不レ監哉。

張子韶曰。漢武財二用桑弘羊一。孔僅咸陽啓レ之。明皇財二用宇文融一。王鉷楊愼矜楊國忠啓レ之。德宗財二用盧杞一。皇甫鎛啓レ之。彼數君者。以二桑弘羊宇文融盧杞等一。爲二善使一レ爲二國家一。然而漢武晚年。盜賊四起。明皇晚年。有二祿山之難一。德宗晚年。有二奉天之難一。菑害並起。然則國當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乎。以レ義爲レ利乎。

陸稼書曰。小人之沮二絕賢路一。其力最猛。其術最巧。外結二群僚一。以多二其黨一。內結二宮闈一。以固二其根一。或托下於愛二惜人材一。愼中重名器上。以陰除二異レ己者一。或托下于興二復古典一。建中立功名上。以陰成二其私一。或爲二君子用一。而使二人不一レ覺二其奸一。如三蔡京之於二司馬一。或能用二君子一。而使三人得二指爲一レ名。如三蔡京之于二龜山一。千態萬狀。不レ可二測識一。其所二驅斥一者。猶有レ限。而使下高人以二廉恥一自引。當官以二牽制一自畏上。

張卓庵曰。王安石初與二劉恕一友善。及レ行二新法一。欲三引レ恕置二三司條例一。恕以レ不レ諳二金穀一爲レ辭。且曰。天子方屬二公以二大政一。宜下恢二張堯舜之道一。以副中明主上。不レ應二以レ利爲一レ先。安石遂與レ之絕。愚按。劉恕之言。深得二遺意一。惜二安石不一レ從耳。蓋言レ利者。必不レ知レ義。此聖賢所二以深斥一也。

張苣山曰。明洪武六年。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二民租一。秋種足レ收。民願レ入レ賦。

小人。尤莫病於聚歛之小人。有國家者。愼勿誤用之耳。如使惑於所誘也。委之以國焉。而出納之權。爲其所統。甘於所投也。授之以政焉。而予奪之柄。爲其所專。則必剝民之膏。以充君之欲。而不顧其危之所伏。屈物之力。以供上之求。而不慮其禍之將生。上焉天厭之。而薄其陰陽之和。山川草木。皆足以爲吾災也。下焉民厭之。而恣其愁苦之氣。匹夫匹婦。皆足以爲吾害也。當斯時也。雖有絜矩之君子出焉。奮然爲國請罪於天。一洗其旣穢之政。而薦之以馨香。有愼德之君子出焉。毅然爲君釋憾於民。盡轉其已悴之生。而沃之以膏澤。天命則已去矣。而順之者之方殷。固不若逆之者之旣重也。善人雖有回天之力。亦安能施於小人當國之後哉。人心則已離矣。而仁之者之方切。固不若虐之者之旣深也。善人雖有多助之報。亦安能自效於小人專國之餘哉。惡之事敗於小人。則永無復成之理。禍起於掊克。則世無回福之機。長國家者。可不愼所使哉。

後素按。右二說。通解長國家一節之經義。而胡子之說尤盡矣。而絜矩之君子。與愼德之君子。天命之去。與人心之離。皆非有二也。行文之勢。不能不如此。勿以辭害意而可。

朱子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愼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本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蘇紫溪曰。君子小人之辨嚴矣。愼獨者君子。而得大道者亦君子。爲不善者小人。而蓄害並至者亦小人。易始于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之姤。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曰。不遠復。謹其幾也。曰繫于金柅。戒其動也。誠意之關。復姤之介。微乎微乎。

湛甘泉曰。小人柄國。將國家事弄得大壞。到得覺悟。而別用君子。以挽之。則釀禍之根。雖非自今日。而禍之交作。始見於今日。擔事之人。已非如昔日。而事之難處。更甚於昔日。雖有善者。其奈之何。

後素按。右二說。解用君子小人之利害。而湛氏之說。於雖有害者亦無如何之旨也。尤明白。

胡雲峯曰。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張惟適曰。結語兩言治國。不復及平天下字。正見平天下在治國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此結語也。

黃貞父曰。即獻子痛惡聚斂之臣。而究國家之害。必自小人。小人者利之媒。禍之種也。蓋人主非生而嗜利。國家亦未遽至敗亡者。小人百計巧中。以開其欲竇。令人主深善其策。而信之不疑。以故財聚則怨聚。怨聚則上干天和。下叢人憤。而害乃甚痛。主即不動心。於是非獨不惕然於利害乎。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胡思泉曰。夫專利之小人。無所不至也。苟一用之。而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天下。莫病於

則直解之。一不可闕。故並收。因竊考。使有國天下者。常存心乎献子之所期。則德明。而民親。民親。則欲喪國天下。豈得乎。利莫大焉。而天子諸侯之孝。亦莫踰焉。故孝經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富貴不離其身。夫其兆民之賴。其有慶其身。守其富貴。是皆民歸其德。而利在其中矣。利在其中。則益悟義者利之和之旨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鄭康成曰。彼君也。）許東陽曰。菑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黄東發曰。彼爲善之。疑有闕文。愚意。彼指用小人者言。善之。謂利爲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亦自全。

或問。彼爲善之。說賞其納忠。喜任其怨。然否。周繩玉曰。此說極是。但亦要粘人君身上說。蓋彼爲善之者。實則掊克。而托于美名。以濟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罔。而善之。

尤西川曰。彼爲善之。不止能其事。又善其說。使人易感心。

後素按。右三說。解彼爲善之之義也。朱註曰。彼爲善之。此三句。上下疑有闕文。而或問。引呂晦叔所云賞其納忠嘉任其怨之言。則似亦不全舍以小人爲善之之說。而今以此三說觀之。則非闕文益分曉。

朱子曰。雞豚牛羊。民之所二畜養以爲一レ利者也。既已食二君之祿一。而享二民之奉一矣。則不レ當二復與レ之爭一。此公儀子所下以拔二園葵一去中織婦上。而董子固有下與二之齒一者去二其角一。傅二之翼一者兩中其足上之喩上。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二民之膏血一。以奉レ上。而民被二其殃一。盜臣竊二君之府庫一。以自私。而禍不レ及レ下。仁者之心至誠側怛。寧亡二己之財一而不レ忍レ傷二民之力一。所下以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中盜臣上。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二臧文仲之妾織一レ蒲。而直斥二其不仁一。以三冉求聚二斂於季氏一。而欲下鳴レ鼓以聲中其罪上。以二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一。而所三以責二二子一者。疾痛深切。不二少假借一如レ此。其意亦可レ見矣。

吳季氏曰。問二大夫之富一。數レ馬以對。畜二馬乘一。則身爲二大夫一矣。而復察二察於雞豚一。是較二小利一。而失二大體一。眞可レ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レ氷。謂二之伐氷之家一。有二厚祿一。可二以已一矣。而乃畜二牛羊一。以謀二孳息之利一。其貪孰甚焉。雖レ然。害未レ及レ民也。至三於用二一聚斂之臣一。則剝レ下以奉レ上。殘レ民以奉レ君。箕斂之禍。及二于雞豚一。傷殘之害。甚二于牛羊一。凡可二以圖一レ便者。靡レ所レ不レ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下畜二馬乘一伐レ氷者之比上。而可レ用二聚斂之臣一乎。盜臣竊二主之財一。以自私者耳。能貧レ家。而不レ能レ破レ家。能蠹レ國。而不レ能レ亡レ國。乃若二聚斂之臣一。則挾レ利進レ身。爲レ主斂レ怨。用レ之。家必破國必亡。擇レ禍莫レ若レ輕。故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獻子之見。可レ謂レ加二於人數等一矣。

後素按。右五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方呂二說。簡而明。葉朱二說。詳而周。而吳子說。

李圖陵曰。以レ義爲レ利。不三是爲二義。以求二義中之利一。易所レ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有以字。只認レ義不レ認レ利。兩以字。只縮在二兩以字內一作二一層一看。若將二爲字一。多作二一折一。則是因レ利而後好レ義。爲レ病正不レ淺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義利之義一也。愚謂。聚斂之臣利也。非レ義也。君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則義矣。故爲二人君一者。誠明二義利之解一。而後自然之利在二其中一。雖レ不レ求必得レ之矣。如レ此則與下因レ利而後好レ義者上霄壤。

方性夫曰。或不レ察二於雞豚一。或不レ畜二於牛羊一。或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者。言受二祿於公一者。不レ宜レ爭二利於私一也。

呂與叔曰。雞豚牛羊。庶民之所レ畜也。卿士大夫旣食二於人一。又與レ之爭レ食。則專レ利矣。專レ利。則以レ利爲レ利。盜者失二財於一旦一矣。聚斂者誅求而無レ厭。此所三以寧有二盜臣一也。

葉石林曰。勞レ心者治レ人。治レ人者食二於人一。故以レ義爲レ主。勞レ力者治二於人一。治二於人一者食レ人。故以レ利爲レ主。百乘之家。非レ備レ貴也。然其職在二於治一レ人。故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則以掊二克於民一。而民困。雖レ有レ粟。安得而食レ諸。有レ國者。不三以レ利爲二利。以レ義爲レ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レ義者。何也。蓋以レ利爲レ利。則民所レ知者利而已。故不レ奪不レ饜。以レ義爲レ利。則民知レ義矣。利自存二乎其間一。故三代盛時。以レ義事レ上。則曰下雨二我公田一。遂及中我私上。上以レ義恤レ民。則曰下駿發二爾私一。終中三十里上。上下相待如レ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レ義爲レ重。

邵仁中曰。孟獻子在二春秋時一。以レ賢稱。方下獻子之未上レ有二是言一也。孰不レ曰下盜臣竊二吾之貨賄一。是不レ可レ有也。聚斂之臣。能爲レ吾生レ財。是不レ可レ無也上。自二獻子之言一出一。然後知。盜臣竊二吾之什百一。是什百而已也。竊二吾之千萬一。是千萬而已也。若聚斂之臣爲レ吾罔レ利。以召レ怨。怨積而不レ可レ解。則其禍有下不レ可二勝言一者上。是盜竊之害猶レ小。而聚斂之害甚大也。二者不レ可二俱有一。權二輕重一而論。則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耳。異時尹鐸保障繭絲之論。蓋有レ見二於斯一也。

丘瓊山曰。聚斂之臣。欲二剝レ下媚一レ上。必於二常式之外一。多增二數月一。常賦之外。別立二科名一。日久歲深。歲入既豐。用度益侈。侈者不レ可二復節一。增者不レ可二復減一。一時作レ俑。遂爲二生民無窮之禍一。

王荊石曰。寧有二盜臣一。甚二言聚斂之臣不一レ可レ有耳。非レ取二盜臣一也。獻子言。有レ家而說二到國上一。見二家國一理一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二聚斂臣之義一也。而邵仁中所レ云。是不レ可レ有。是不レ可レ無之言。乃的下中古今自私二殖貨財一者之病上矣。王氏非レ取二盜臣一之說。不レ須二其解一。而其義人所レ易レ知也。猶下家語。曰。天下有二大惡者五一。而竊盜不上レ與焉。雖二竊盜不一レ與。非レ不レ罪レ之。特較二心逆而險等五等之奸人一。則其爲レ害也小。而有レ限。故曰。不レ與云。寧有二盜臣一之意。蓋亦如レ此也歟。

朱子曰。以レ利爲レ利。則上下交征。不レ奪不レ厭。以レ義爲レ利。則不レ遺二其親一。不レ後二其君一。蓋惟義之安。而自無レ所レ不レ利矣。程子曰。聖人以レ義爲レ利。義之所レ安。即利之所レ在。正謂レ此也。

斂之臣一。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此謂下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上レ利也。
朱子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鄭康成曰。畜二馬乘一。謂三以レ士初試爲二大夫一也。○又曰。伐氷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レ氷
○又曰。百乘之家。有二采地一者。○又曰。鷄豚牛羊。民之所三畜養以爲二財利一者也。○朱子曰。此謂以下。釋二獻子之言一也。

陳臥子曰。獻子此節。以二義理一言。

陸稼書曰。孟獻子節。只就二心術上一說。非下以二聚散得失一。而驗中利不利上。獻子之言。純是正誼明道之言。絕不下從二效驗一起上見。故大學中取以爲二平天下法一。下節所レ言。乃是爲二中人已下一說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而陸說則幷及二下節一也。愚序所レ云。陸氏陶二冶乎陽明子一者。皆指二此等說一而言。而陽明子訓二此節一曰。只是誠意。誠意非二心術一而何。

施羽玉曰。或問。獻子所レ惡在二聚斂之臣一。奈何從二雞豚牛羊一說起。曰。此說有レ味。雞豚牛羊。皆侵二民利一者也。利端漸不レ可レ長。一染必浸淫。其勢必至二聚斂一。

後素按。施氏說。解下孟獻子從二雞豚一說起之義上也。

湯潛庵曰。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看下上文畜二馬乘一不上レ畜二牛羊一。下二一畜字一。聖賢分明。把二聚斂之臣一。以二異類一待レ之。

鮮大紳曰。三不字。皆以レ義言。蓋食二民之祿一。不レ當レ侵二民之利一。不レ察不レ畜。不レ過二起レ下之詞一。重二聚斂上一去。蓋臣能聚斂。則箕斂之禍。及二於雞豚一。傷殘之害。甚二於牛馬一。故斷不レ宜レ畜。與其二句。是其甚二言不レ可レ畜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不レ畜之義一也。湯說更有レ味。愚謂。不レ察不レ畜。乃義也。此一節。只以

胡朏明曰。府庫財者。周禮大府云。萬民之貢。以充二府庫一。鄭註曰。此九職之財。是若悖入以充二府庫一。如二鹿臺瓊林之類一。即不レ可レ謂二之府庫財一。

後素按。胡氏說。解二府庫之義一也。

李九我曰。能行二絜矩之道一。便是好レ仁。民感二其仁一。而不レ忍レ忘レ報。便是好レ義。既好レ義。則上有レ事。必出レ力以終二其事一。彼以爲義之所レ宜レ然也。夫終レ事之力。出二于民一者也。尙不二敢自愛一。而忘二上之事一。況府庫之財。屬二于上一者也。又豈有二悖レ義。而利レ上之財者一哉。語意相聯。歸二重財上一對講。不レ是。

後素按。李氏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愚謂。上好レ仁。便是人之所レ好好レ之者。而上誠好レ仁。則下有レ仁焉者。所レ謂其機如レ此者。而就下其事不レ終。與中未レ有三府庫財非二其財一看レ之。則豈非レ利乎。孟子曰。未レ有下仁而遺二其親一者上也。未レ有下義而後二其君一者上也。王亦曰二仁義一而已矣。何必曰レ利。亦只此意。雖レ不レ計レ利。利在二其中一。而親レ民之實功。於レ是乎益顯也。或曰。解レ經。則不レ如下言二仁義一。而不上レ言レ利也。曰否。元亨利貞。在レ天既然。人亦從レ天來。心具二其理一。則豈有二仁義一。而無レ利哉。要利與二四德一兼言。則可。單言レ利。則不可。若只言二仁義一。而不レ言レ利。乃迂腐之套語。决不レ可三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也。故孟子亦嘗言レ利。今具在二其書一矣。乞熟讀焉。疑亦冰釋。

孟獻子曰。畜二馬乘一。不レ察二於雞豚一。伐冰之家。不レ畜二牛羊一。百乘之家。不レ畜二聚

財非二其財一者上也。

徐儆弦曰。未有上好仁節。見二以財レ發之效一也。孟獻子兩節。示二以レ身發レ財之戒一也。

　後素按。徐氏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而併及二下段孟獻子之一節一也。

李岱雲曰。朱子謂。仁義只是一箇。在レ上便喚二做仁一。在レ下便喚二做義一。是因二上下一易レ名。非二理有上二一也。蓋能恤レ下。重レ愛底意思多。故曰レ仁。下能忠レ上。重レ敬底意思多。故曰レ義。

　後素按。李氏說。因二朱子一以解二仁義字一也。請看二朱子之本來與レ道一而已矣一。乃相對而無二支離語一也。

吳季子曰。世有下好行二小惠一以干二百姓之譽一者上。事久論定。人知二其心一。則愛戴之情弛。是以不レ終。

　後素按。吳氏說。解二上不レ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其事不レ終之所レ由也。

蔡虛齋曰。好レ仁既有二絜矩一。則亦兼有二事在一矣。好レ義亦然。故戴レ之爲レ君。親レ之如二父母一。事乘罽粟。民爲レ之出。版幹力役。民爲レ之供。是好レ義也。民既如レ此好レ義。吾見二事必有一レ終。爲レ臺爲レ沼。則不レ日成レ之。鑿レ池築レ城。則效レ死守レ之。以戰則勝。以攻則擧。無レ不レ如二吾願一矣。其字皆指二在レ上者一言。（姚承庵曰。上好レ仁仁字。是天地父母之仁。下好レ義義字。是愛戴歸往之義。總レ之此一心相感通。非レ有レ二也。有二終レ事守レ財。正見二其好レ義用レ情處一。）

　後素按。蔡氏及小註姚氏說。解二上好レ仁而下好レ義一。以二其事終之効一也。愚謂。事終乃民親也。故王子曰。明レ德則民親。

饒雙峯曰。財散民聚。此以レ財發レ身。財聚民散。此以レ身發レ財。

陳新安曰。紂聚ニ鹿臺之財一以亡。武散レ之以興。即其證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ニ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朱子曰。仁者不ニ是特地散レ財買レ人歸上レ己。只是不レ私ニ其有一。人自歸レ之。而身自尊。是言ニ散財之效如レ此。不仁者只是務レ聚レ財。不レ管ニ身危亡一也。楊克之曰。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下是有レ心散レ財買レ人來奉上レ己。人君以ニ天下一爲レ身者也。財者天下之血脈。仁者恩澤遍ニ閭一。則血脈流通。而吾身滋潤。且不レ歛ニ天下愁怨之氣於身一。則身益尊榮。若ニ以レ財而發下レ之也。

後素按。朱子說及小註。通ニ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竊謂。人君有レ人有レ土有レ財有レ用。而無ニ誠意之學一。則必流ニ乎驕泰一。而墮ニ於聚斂一。故不レ可レ不三誠意以講ニ用財之道一也。漢武帝唐玄宗德宗。雖三各有ニ出レ衆之才一。而誠意則闕如。故武帝罷ニ黜百家一。表ニ章六經一。雖ニ美事一。然不レ知ニ用財之道一。故算及ニ舟車一。榷及ニ鹽鐵一。以資ニ淫侈之費一。玄宗平ニ定內難一。委ニ任賢相一。雖ニ雄略一。然不レ知ニ用財之道一。括田騷擾。六使掊克。亦以資ニ淫侈之費一。德宗初即レ位。放ニ象豻一出ニ宮人一。雖ニ善政一。然不レ知ニ用財之道一。大盈瓊林間架除陌之貪。其聚斂無レ所レ不レ到。是皆以レ不知ニ大學誠意用財之道一。乃至ニ是極一也。而民怨起ニ于下一。而國危矣。是故。仁者之以レ財發レ身之見。非三英武之人之所ニ能及一也。故王子曰。能明レ德者。則能親レ民。親レ民之工夫。非ニ誠意一不レ可。

未レ有下上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者上也。未レ有下好レ義。其事不レ終者上也。未レ有下府庫

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卹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高中玄曰。問。大學何以言生財。曰。此王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一事。終于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爲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爲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於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爲高。使人不可以爲國。是亦以名爲利者耳。而豈所謂義哉。既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爲聚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足。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徒。如桑弘羊裴延齡輩。徒掊尅以奉迎。而斂怨於民。國事日去。誠所謂災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

後素按。右二說。通解此一節之經義也。吳氏以十耜擧趾。釋爲之者疾。是乃襲舊說也。而愚取或說。此爲言貨而不言食。雖微有異同。而其通解之全文。明暢無澁滯。故不能不錄焉。今作飭化八材治絲枲等看。則固無妨。且謂大道。亦不在于誠意之外也。故陽明先生傍註曰。只是誠意。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鄭康成曰。發起也。

後素按。右三説。解ニ食レ之者衆四句一也。然細論レ之。則生レ之衆。三農生ニ九穀一。園圃毓ニ草木一。虞衡作ニ山澤之材一等之類也。爲レ之疾。百工飭ニ化八材一。商賈阜ニ通貨財一。嬪婦治ニ絲枲一等之類也。食レ之寡。與ニ用レ之舒一。謂ニ皆有ニ節制法度一也。愚故常謂ニ一部周官。便是大學之細註一也。

呂晩村曰。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レ能レ足レ財。却不レ可レ恒也。惟此四者。不レ見レ有レ餘。自無レ不レ足。雖ニ凶荒患害一。皆不レ能レ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柯賓明曰。或問。解醒篇説ニ財恒足句一。只作ニ百姓足一説。又有下説ニ國用充足一。作ニ君足一説上。又時文有レ説下藏ニ富於民一。即藏中富於國上。諸説孰是。曰。財恒足。只渾渾説ニ箇公私上下財貨充溢一。便是不ニ必云ニ國用充足一。亦不ニ必云下藏ニ富於民一。凡此等語得。但非ニ上乘之文一。

後素按。右二説。解ニ財恒足矣之義一。

吳季子曰。聖賢議論。雖レ高而不レ虚。雖レ正而不レ迂。大學卒章。深以ニ聚斂一爲レ戒。使ニ他人言一此。則但知ニ財之不一レ可レ聚。而不レ知ニ財之不一レ可レ無。議論激。而趨ニ於一偏一。天下後世。始病ニ其難一レ行矣。聖賢則不レ然。既聞ニ聚レ財之非一レ財。必曉レ之以ニ生レ財之道一。蓋民生日用有下不レ容ニ一日闕一者上。顧聖賢自有ニ生レ財之道一。非レ若ニ暴君汙吏。浚レ民以自殖一。四民各服ニ其業一。而一國無ニ遊惰一。是謂ニ生レ之者衆一。百官各守ニ其職一。而在位無ニ冗員一。是謂ニ食レ之者寡一。十耜舉レ趾。無レ作レ輟也。爲レ之者疾矣。大用小用。無ニ侈靡一也。用レ之者舒矣。其來無レ窮。其去有レ限。自然殷積如ニ丘山一。不レ竭如ニ泉源一。豈非ニ足レ國之道一乎。知ニ正大之道。自可ニ以生一レ財。則所レ憂者不レ在ニ乎財匱一。而言

之說。則重在財。而大道却輕。是乃管商之道。而非聖人大學之道也。

蘇紫溪曰。生財者。非生國家之財也。生民間之財也。

王宇泰曰。生財。正與聚財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有自然生息之意。如木有根本而生枝葉。從內本上來。有德有財天道。反聚歛小術看。乃上節大道中之一道。沈鮫門曰。生財正與聚財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生生不窮。則不必有所與於下。而下自足。不必有所過取於下。而上自足矣。即此便是惠。而不費。便是萬世經久之計。故曰大道。若聚財而專之於已。則下竭。而上亦竭矣。故能生財。必不聚財。既聚財。必不能生財。此仁不仁之所以相反也。

後素按。右二說及小註沈氏。俱解生財之義也。蘇氏所云。生民間之財。夫生民間之財。則生國家之財。國在其中。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而後世只以富國家之財爲事。故先儒曰。後世聚財。不過兩件。一則橫征暴歛。以剝斯民之命。一則巧取陰奪。以傷天地之和。此皆所謂私智小術也。均之非大道。愚豈此均之非大道云哉。直謂之暴矣。

或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食也。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言貨也。

金仁山曰。天地之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奪者耗之。故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蘇紫溪曰。生之衆。民自生也。食之寡。不冗食耗民也。爲之疾。民自爲也。用之舒。不以冗用疲民也。

身一。而墜二七世之廟一。遂爲二天下戮一。由レ是觀レ之。則拂二吾性一之禍。豈非レ可レ畏哉。如二堯舜一正反レ之。惟不レ拂二吾性一。是其一生之工夫。故忠信存二于心一。而仁政施二于世一。天下億兆之人。亦皆不レ拂二其性一。得レ遂二乎孝弟慈之願一。而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戴以爲二其父母一。爲二其父母一。則得レ衆得レ國得レ命矣。而非レ得レ衆得レ國得レ命也。惟不レ拂二吾性一。而得レ之而已矣。是故。爲二世主一者鑒二斯兩者之得失一。愼二乎德一。則忠信而不レ拂二吾性一。不レ愼二乎德一。則驕泰而拂二吾性一。不レ拂二吾性一之効。如二堯舜一。而亦得レ之。拂二吾性一之報。如二桀紂一。而亦失レ之。總レ之了二一性一之外。無二大學一也。無二聖人一也。無二天命一也。而性也者矩也。矩也者良知也。絜矩即致良知之異名。而致良知乃絜矩眞面目也。嗚呼致良知至矣。

生レ財有二大道一。生レ之者衆。食レ之者寡。爲レ之者疾。用レ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黄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二大道一之道中之一事。

倪正甫曰。君子有二大道一。可也。生レ財亦曰二大道一者。以見二道之無レ所レ不レ通也。以レ生レ財言レ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者。是生レ財之大道也。若以レ利爲レ利。就使レ有レ得。不レ過二小道一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大道二字一。皆當矣。呂晩村曰。此大道。止是生レ財中大道理。與二上大道一毫無二交渉一。人多云。大道不レ止レ生レ財。而生レ財亦有二大道一。如レ此乃是大道以生レ財。非レ生レ財有二大道一也。愚謂。晩村泥レ字之癖。與二支離之病一故。以二前後之大道一分開。亦以泥二一有字一也。此經如曰下有二大道一而生上レ財。則財生二乎仁義忠信一。乃自然而然。如泥二有字一。而從二晩村

後素按。饒氏說。解得失之義及忠信爲誠意驕泰非誠意之義也。小註三說。又解忠信驕泰之一得一失也。愚謂。饒氏之所見。以誠意爲一編之骨子。乃與王子不相反。可謂高眼卓識矣。

李九我曰。忠信是一點眞心實意。至誠惻怛。肫肫懇至。此心便與天下相通。必有此心。方能量度天下。察其好惡之情。而體悉周旋。無所弗盡。故得絜矩之道。一有驕泰之心。自視不勝其大。視人不勝其小。閭閻之疾苦。小民之怨恣。藐然略不動於其中。方將拂百姓。以從己之慾。奪其所好。而與之以其所惡。所用者掊克之徒。所行者橫征之政。安有不失絜矩之道。要尋思忠信如何。而得。驕泰如何而失。不然而徒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惟誠則明。明則能知千萬人之心即己之心。惟誠則公。公則能以己之心爲千萬人之心。理是不是。然不知誠是如何而誠。誠何以明。誠何以公。則雖藻繪其詞。而終不中肯綮矣。

後素按。李氏說。上半截通解此一節之經義。而下半截論朱註及宋儒之舊說也。愚謂。忠信者吉德。即人之性也。驕泰者凶德。乃非人之性也。菑及身者。驕泰存乎心。而先拂吾性矣。拂吾性。則既拂了天下億兆人之性矣。故失衆失國失命。本只在拂吾性而已矣。非失衆失國失命也。拂吾性乃桀紂爲甚。民之墜塗炭。民之爲世讐。皆從桀紂之昏德穢德來。昏德穢德便是凶德。而驕泰之積也。驕泰之積。既拂吾性。而失之矣。湯武之天討逮其

或問。舊註以二發レ己循レ物二句一分貼。然否。秦他石曰。忠信二字分不レ開。總只是一箇心。盡レ心爲レ忠。實心爲レ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純是眞好眞惡的本體。則好惡自與レ人同。而無三處不二是絜矩一。故曰。忠信以得レ之。

或問。說レ書者必忠信了。方得二大道一。然否。董潯陽曰。非也。卽此忠信一念。便是得處。不三是忠信二了。方得二大道一也。

徐巖泉曰。試以二眞實之心一視レ民。則疾痛痾癢。何所レ不レ知。卽此便能二絜矩一。就是得二大道一。

後素按。右三說。解二忠信之義一也。程子曰。盡レ己之謂レ忠。以レ實之謂レ信。無二支離之病一。秦氏之說從レ此來。

徐巖泉曰。矜高者。必欲レ勝レ人。侈肆者。放二于禮法一。是全然有二我之私一。只曉三得箇我更不上管二別人一。所二以不レ能レ通二人心一。民之所レ好所レ惡。自然不レ知。故失レ之。

後素按。徐氏說。以二矜高侈肆一解二驕泰二字一也。

饒雙峯曰。此得失字。又串二前兩段得失字一而言。由二上文一觀レ之。則固知二得レ衆得一レ國。而又知レ善則得レ之矣。所三以得二此善一者。亦曰。忠信則得レ善之道。驕泰則失レ善之道矣。忠信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レ此觀レ之。則可レ見誠意不三特爲二正心修身之要一。而又爲二治國平天下之要一。王心齋曰。忠信使二能以レ心體レ心。視レ人猶レ己。驕泰此心便自縱自肆。不レ知レ有レ人。絜矩得失。全在二此這箇心上分路一。○徐巖泉曰。忠信驕泰。只在二誠僞間一。天理存亡。決レ于レ此矣。故曰。王道本二於誠意一。其要只在二愼獨一。○唐荊川曰。大抵國之得失。一判二於衆之得失一而已耳。衆之得失。又判二於一人之善不善一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判二於一念之忠信驕泰一而已耳。則有二天下國家一者。可レ不レ知レ所レ務哉。

情欲熾。而失二天性一。失二天性一。則其好惡一人之好惡。而非二天下大道之好惡一也。猶奚絜矩之責。菑字下文菑害並至之菑。而雖下賢如二三仁一者再生弼上レ之。又遂無レ如二之何一矣。是故。君レ人者。以レ不三拂二逆天下之人之眞知一。爲下守二富貴社稷一之至要上矣。

又按。先儒曰。大學言レ心而不レ言レ性。性在二其中一。中庸言レ性而不レ言レ心。心在二其中一。然曰レ拂二人之性一。則大學亦明言レ性。而能了二此所レ拂之性一。則一性而足。猶奚了二幾性爲一。

是故。君子有二大道一。必忠信以得レ之。驕泰以失レ之。

許東陽曰。此段以二得失一結レ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二絜矩一者也。

　後素按。許氏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王觀濤曰。是故二字。總承二上好惡理財用人一來。

蔡虛齋曰。大道正指二絜矩之道一。乃天下之所二以平一者也。故謂二之大道一。又曰。大道是絜矩之尊稱。

楊復所曰。大道只承二上好惡字一爲レ妙。好以二天下一。惡以二天下一。故曰二大道一。且說二好惡一。亦兼得二絜矩字面一。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是故二字與二大道一之義上也。而楊氏之說二大道一。稍爲レ勝二乎蔡氏一。然蔡氏之說。不レ可レ無也。故並存。

王子傍註曰。只是誠意。

　後素按。王子註。解下君子有二大道一之義上也。非二誠意一。安得レ踐二大道一。

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夫呂氏之所釋。雖非經之正義。甚有裨益于聽者。如呂氏。能通所謂只變所適之旨者也。愚每講經典時。亦師呂氏之講。故其載諸此。亦惟是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張彥陵曰。身正點醒世主語。夫世主好惡頗僻。專爲自家圖快活。乃及身之禍。即在目前。言及於此者。天下者即不爲子孫黎民計。獨不爲身計乎。信乎。不可不絜矩以公好惡矣。

後素按。張氏說。解菑必逮夫身之義也。

胡朏明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仁人公之極。拂人性者。私之極。菑必逮其身。所謂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者。吁好惡用舍之際。可不愼哉。

後素按。胡氏說。通解此一節之經義也。愚謂。此節正與樂只君子之意相反。彼則與民同好惡。而擧賢措小人。故民以爲父母。此則不與民同好惡。而擧小人措君子。其小人者。上文娼疾之重臣也。忌才德以排擠之。媚君罔上。蠹國害民。乃與人性拂逆。不惟菑及己身。遂使君爲獨夫也。君始有所好樂。故之所親愛而辟焉。擧娼疾小人。遂共嬰菑。以亡家國。豈非愚哉。嗚呼。天性良知好善惡惡。無賢愚一矣。心有所着。則

之人一。堯之聖德。而知二其賢一。不レ能レ擧。則不レ能レ先可レ知矣。是命也。可レ謂二慢怠一哉。夷齊不レ仕レ于レ周。而食二商山之薇一。武王豈欲三遺二棄之一哉。然二子遂飢而死。則武王之不レ能二擧以先一レ之。亦命。而非二慢怠一也。漢高之於二四皓一。光武之於二嚴光一。王覇皆知二其賢一。而不レ能レ擧レ之。固不レ可レ奪二其志一也。嗚呼。雖二天子之貴。英明之主一。不レ得三羅二致之一。則命。而非二慢怠一也。推レ之以至二唐宋元明之盛時一。不レ仕二于天子一之人。不レ可二勝算一。於レ是愚益信下此命字非二慢怠一。而决不上レ可レ易也。然先儒作二慢若怠一。讀二此一節一。以所レ解之說。亦不レ少。而益二于學者一。乃載二諸說於左一。遵二義疏存疑之例一云。

鄭康成曰。命讀爲レ慢。聲之誤也。擧レ賢。而不レ使二君以先一。已是輕二慢於擧一レ人也。○程子曰。命當レ作レ怠。字之誤也。先猶二早遠一。謂下迸二諸四夷一之類上。自レ古用二賢人一。而不レ能レ早。退二小人一。而不レ能レ遠。以陷二於禍敗一者多矣。○朱子曰。命。鄭氏云。當レ作レ慢。程氏云。當レ作レ怠。未レ詳二孰是一。或問曰。命之爲レ慢與二其爲一レ怠也。孰得。曰。於レ義則皆通矣。然無二他書而證一レ焉。則兩存以俟二知者一。可也○又曰。若レ此者。知レ所二愛惡一。而未レ能レ盡二愛惡之道一。蓋君子而未レ仁者。○饒雙峯曰。見レ賢而不レ能レ擧。見二不善一而不レ能レ退。漢元帝知二蕭望之之賢一。而不レ能レ用。知二弘恭石顯之姦一。而不レ能レ去。是也。○薛敬軒曰。知レ賢而不レ知レ用。知レ惡而不レ知レ退。不レ若二不レ知之爲一レ愈。何也。不レ知レ賢。則人猶冀三其能知。而有二進用之時一。不レ知レ惡。則人猶冀三其能知。而有二退遠之望一。若知レ賢。而不レ知レ用。則人知二其必不一レ能レ用矣。知二其惡一。不レ知レ去。則知二其必不一レ能レ去矣。是使四賢者終無三以行二其志一。惡者得三以肆二其惡一也。○張還白曰。此等病根。從レ不レ能レ誠レ意來。若有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之誠上。則雖レ欲二不一レ先不レ遠。不レ可レ得矣。○胡朏明曰。慢是輕忽怠緩之意。過乃包容隱忍之失。然上四句。亦當レ分二兩等一。不レ能レ擧不レ能レ退。則郭公善レ善而不レ能レ用。惡レ惡而不レ能レ去。以亡二其國一者。漢元帝亦是此類。其不レ亡者幸耳。不レ能レ先不レ能レ遠。猶愈二於不レ擧不レ退者一。然小人不レ迸二四夷一。則退猶未レ退。終必起。而爲二君子害一。其爲レ致レ亂。則一也。

後素按。鄭康成以下諸說。大抵皆作二慢怠一而說來。亦皆大有二理致一。或曰。吾子取二命讀如一レ字之說一。而不レ取二慢怠之解一。則諸說雖レ有二理致一。宜二刪去而不一レ載焉而可。曰。昔呂公著每二進講一。多傳二經義一。以進規。會講二論語一。至二人不レ知而不一レ慍。公著言。在レ下而不レ見レ知二於上一者多矣。

明之躰。則愛惡得其道必矣。故愼獨大學一篇之要領。學者以鄙說勿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姚承庵曰。命字作慢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於命了。故下個命字。未知是否。過字照後彼爲善之者。一味優容不肖。豈不是君人之過。

後素按。姚氏說。解命字與道義也。

陸農師曰。孟子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則過也。舉賢好先。退不肖惡近。葉石林曰。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而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苦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遠之。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倪正甫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歛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尚可以命言。若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郝仲輿曰。見賢不能舉。力不能也。如欒克薦孟子之類。先謂加諸上位。不能先。如禹薦益之類。命謂時數遭逢非人所能也。此雖子孫黎民未得利。而未至殆。猶可言也。若見不善。而優柔不能退。退又姑息。不能遠。此謂之過。過差也。不能絜矩。故至差謬。

後素按。陸農師及小註諸家說。通解見賢而不能舉之一節經義也。先儒論命字。而有異同。由來久矣。今雖如不可遽定其是非。而因姚氏及陸氏諸子之解以觀之。則於經旨無留礙。就中郝說殊簡切。而愚謂。命無奈何之謂。而與慢怠不相通。誠學實事徵焉。夫許由之事。雖屬不經。然膾炙人口。古人間載諸言。以頌箕山之高風。則堯代亦有不賓

多竄逐之臣。宰相奏請。經赦日欲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曰。此輩務行險巇。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斯言得仁人愛惡之正。其後子孫臣庶。鮮有知此意者。元祐中朝議貶蔡確于嶺南。范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及確新州命下。又於宣仁簾前言。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此言全是私意。不爲國家起見。乃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只因忠宣錯認恕字之義。常欲以恕己之心恕人。故有此紕繆。信如所言。舜誅四凶。亦爲刻薄而少恩耶。况元豐之末。確與邢恕謀廢立。其罪不止於妨賢病國。但蹤跡詭秘。未行顯戮。至是。以車蓋亭詩。比宣仁於武后。寘諸重典。亦不爲過。何必曲爲營救。宋之人主優柔不斷。卒以小人亡其國。皆此等議論爲之害也。

後素按。常胡二說。雖屬餘論。而其所引之往迹。皆叛此經仁人能愛能惡之意。是以禍亂相繼。以流害于無窮。然二說共論處置於窮凶極惡之徒。而非論尋常宵小可改圖者也。縱雖處置窮凶極惡。非愼獨洗心。而良知之明與日月一般之聖主賢臣。決不當其罪也。蔡虛齋曰。娼疾之人。雖未到至公無私者。亦或知惡之。但必放流之。至迸諸四夷。方爲至公無私之人。方爲能惡人也。大學翼眞載此說。以爲是矣。然愚則以此說爲危矣。何者。以昏鏡照物。安能分別其妍媸。未到至公無私。而放流娼疾。則却非娼疾者乃嬰其害矣。大愛惡之根源在於心。在於心。則不可不洗之。以歸乎至明之躰也。歸乎至

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故亂之有。

後素按。朱子說。通解唯仁人放流一節之經義也。且解釋言語雖多端。本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事。而此亦誠意之實驗也。故王子仁人之傍註曰。仁是全其心之本躰者。豈不信然乎。

常安民曰。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東之等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異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

胡胐明曰。此妨賢病國之人。仁人必迸諸四夷者。一是暴其迹於天下。使知惡極罪大。不可以復用。一是防其蠹緣黨與。爲死灰復然之計。其所以爲子孫黎民慮者至深遠矣。宋太宗時。瓊崖

李盱江曰。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善者愛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而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妨衆也。如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

陸象山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則善者信矣。四裔之罪。兩觀之誅。此大舜孔子寬仁之實也。不然而徒欲爲容姦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則爲傷善。爲長惡。殆非先王之政也。

高中玄曰。蓋仁人不惟愛必善。而又爲之維持保護。使不爲人所中傷。而長爲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爲之迸絕黜逐。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曰。仁者能之。曰。先儒蝎子銘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爲用也。是故流娼疾之人。亦有傷於仁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衆義也。所以爲仁也。放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爲仁也。

後素按。右四說。解唯仁人爲能愛人二句。而各又述經外之意者也。

朱子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娼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朱子曰。迸逐也。○國策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也。○胡朏明曰。四夷是放流之宅。禹貢要服之二百里蔡。荒服之二百里流。是也。中國即甸侯綏三服之地。王制云。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者是也。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孟子曰。蒞中國。而撫四夷。即此。所謂四夷。皆在九州之內者。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即其地也。後素按。胡説駁舊説以此四夷爲蠻夷戎狄之非也。其説最長。

盧玉溪曰。此承上節下截而言。娼疾之人。待之宜如此。

陳北溪曰。此能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後素按。右二説。解惟仁人放流二截之大意也。

鄭康成曰。放去惡人娼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鄭中甫曰。迸諸四夷。分明是恐其他日復進用之意。

周用齋曰。不與小人同中國。必與君子共朝廷。禁伏兇人。止以保安善類也。

余持國曰。不與同。猶投獺於河。逐虎豹於山。各安其所。不相患害。亦仁也。愛與惡。所謂道並行不悖也。

後素按。右四説。鄭氏解放流之二句。鄭申甫解迸諸四夷一句。周氏余氏解不與同中國一句。皆能盡經之精微矣。雖有解者。不能加之。

徐巖泉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是能愼乎德者也。無好無惡之全體。凝然不動。炯然不昧。至無。全全是良知之不蔽。

下以ニ開元初一爲レ法。以ニ天寶末一爲レ戒。實社稷無疆之福。按群此語。爲ニ皇甫鎛一言也。然古今治亂之本。莫レ不レ由レ此。穆公思ニ一个臣一。深識ニ此意一。

張芭山曰。唐貞元三年。德宗謂ニ李泌一曰。自レ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レ之。吏部委ニ張延一。賞刑法委ニ柳渾一。泌曰。陛下不レ以ニ臣不才一。使レ待ニ罪宰相一。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レ可レ分也。若各有レ所レ主。是乃有司。非ニ宰相一也。上笑曰。朕適失レ辭。卿言是也。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レ賢也。漢置ニ二人一。存ニ交修之意一。唐自ニ武后一以來。乃有ニ數宰相一。然亦無レ救ニ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一。故以レ擇レ人爲レ要。不下以ニ多員一爲上善也。夫聖王之法。關ニ盛衰一。必欲ニ綱擧而紀從一。莫レ若下法ニ古置ニ一相一。而考中愼其人上。置ニ左右丞一。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ニ轄六曹一。守ニ成法一。督ニ稽滯一。察ニ姦欺一。決ニ訟牒一。有ニ疑事一。應ニ更革一。則以告ニ於宰相一。而宰相者。不レ得下親ニ細故一。署中文案上。專與ニ人主一。講レ道勸レ義。廣求ニ賢才一。列ニ於庶職一。下酌ニ民言一。旁通ニ幽隱一。如レ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ニ其宜一。而治道成矣。愚按。宰相不レ問ニ錢穀一。非也。以ニ軍旅糧儲一專責ニ宰相一。亦非也。泌論ニ相職一。是矣。然擇レ相之法。不レ可レ不レ愼。得ニ其人一。則一相足ニ以致下理。非ニ其人一。則數相適以害レ政。胡氏論甚正。後世不レ愼レ擇レ相。旅進旅退。相日益多。事日益弊。安得下如ニ秦誓所レ稱一个臣一者上哉。

後素按。二張說。雖レ屬ニ此節之餘論一。而擧ニ事實一以徵ニ秦誓之言一。乃有レ益ニ乎天下後世一矣。故抄ニ諸大全辨一。以附錄焉。

薛方山曰。人主不レ能レ論レ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三以自禍二其子孫一。宰相不レ能レ好レ賢。則一念愛惡之偏。足三以空二人之國一。秦誓之言。足レ爲二萬世鑑一。

羅念庵曰。容レ賢利レ國之臣。不三惟子孫一。而抑且福二黎民一。妨レ賢病レ國之臣。不三惟禍二子孫一。而抑且殆二黎氏一。則是黎民所二共好一者。此在二休休一箇臣一。而所二共惡一者。在二此娼疾之小人一矣。

李圖陵曰。國家治亂。皆人爲レ之。故大臣惟以三開レ誠布レ公汲引二善類一。爲二最賢一。而其爲レ利亦最溥。大臣妨レ賢嫉レ能。引二用羣小一。則衆陰盤固。爲レ禍非二一世二世已一也。自レ古與レ國非二一端一。而衆正盈レ朝。罔レ不レ與。亡レ國非二一事一。而驅二除善類一。罔レ不レ亡。就二人主用レ人上一申言。好惡公私。而所レ擧可レ好可レ惡之人。却容レ賢妨レ賢二種。此眞要領獨得之言。足レ爲二千古龜鑑一。

張卓庵曰。平天下一章。徵二引詩書一衆矣。旁及二於秦晉楚之誓詞一。雖レ不三以レ人廢二言。亦見下夷裔君長。與二出亡之公子一。猶知中寶レ善仁レ親擇レ相任上レ賢。則夫有二天下之責一者。當二何如一哉。須レ得二借レ證取レ鑒之意一。專就二秦晉楚一發レ論者非。

後素按。右諸說。合二論秦誓之君子小人一。而卓庵張氏之說。又辨下載二秦誓及晉楚之語于大學一之旨上也。

張卓庵曰。唐憲宗問二宰相一。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二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一則理。用二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一則亂。故用レ人得失所レ繫非レ輕。人皆以二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一。爲二亂之始一。臣獨以下開元二十四年罷二張九齡相一專任中李林甫上。此理亂之所レ分也。願陛

非伊呂周召。決不可當矣。而畢竟亦誠意之事也。

王子曰。古之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個更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學者須克去己私。致得自己眞知。全得斷斷休休躰段。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躰。始康濟天下。挽回三代之治矣。

後素按。王子說。雖屬餘論。然治大學者。宜玩其言矣。

呂東萊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病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

王明遠曰。凡人以材自結於君。則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進。此媢疾之所以生也。

高中玄曰。媢疾之人。其害不可勝窮也。世或曲爲容庇。以爲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流毒萬姓。所謂厚德者安在。

後素按。右三說。解媢疾之流毒也。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

申文定曰。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與上節相反。媢疾以惡之。則不能容天下之才。違之不達。則不能容天下之德。所以不能保子孫黎民。而危殆國家也。

後素按。申氏說。通解人之有技至黎民亦曰殆哉之義也。愚謂。至不能保子孫。而危黎民。自患得患失之一利心。以招之來也。可畏哉。爲人君者。不可不鑒於秦誓之書也。

不足以盡其心也。

董思白曰。君相之心。俱要游于虛。而不着于一物。心不虛。則好惡有所着。何以平天下。相心不虛。則才能有所着。何以容天下。寔字根誠意說來。虛飾于外者。名爲容。而非實能容也。能左右之。曰以保。以保與不保。皆由此一个臣致之也。

薛方山曰。其心其口。即大臣之心口也。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但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深意。寔能容之。

後素按。右三說。解其如有容已下至寔能容之之義。而董氏細論寔字也。

徐巖泉曰。斷斷兮無他技。是渾厚長者。不露些才能。是大臣之德器。休休易直子諒也。有寛大優間意思在。其如有容。不可說如物之有容。只休休然。寛大優間意思。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强以有容狀之耳。見人有技。若己有之。是何等寛大平正好人。彥聖不啻口出。是何等樣好。既如此好。豈有不汲汲薦揚。而使得畢盡其用者。此其貽利于子孫黎民者。窮有窮也。余每讀大學至此。輙嘆曰。大臣哉。大臣哉。眞廟堂之量。天地之心。日月之明。盛時得此輔佐。則豪傑竝出。各盡其才。各輸其能。王者可以端冕凝旒。而坐觀其成功。乾坤清寧海內晏如矣。其利溥哉。

後素按。徐氏說。通解秦誓曰至黎民尙亦有利哉之義也。愚謂。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其心好之。有容之心虛。而好之心靈也。非盡虛靈之妙者。孰能容之。而好之如此哉。

屠枰石曰。其心更無二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一。只是湛然在レ中。是何等休休。即此休休之意。空洞無レ外。

後素按。右四說。推下明斷斷休休之所三以爲二斷斷休休一之由上也。愚謂。斷二絕其才識一。休二罷其情思一。便是夫子之無二意必固我一之體也。故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是以內外表裏誠一。而空洞無レ外。與二太虛之量一一般。斷斷休休四字。兼二諸家之說一而始全矣。何則以レ說二心之躰一也。心躰即天也。豈有三一說可レ了之理二哉。前云。蹇叔雖二智者一。不レ足レ當レ之。以レ此也。

或曰。無二他技一他。外レ之詞。然否。李卓吾曰。非也。最妙。是這個是他字。蓋不レ曰レ無レ技。而曰レ無二他技一。他字重看。謂二斷斷一。大臣惟有二此忠君愛國之心一耳。別無二他長一。

李圖陵曰。他字宜レ玩。大臣稍有二露レ才揚レ己意一。譬如三身上反添二了箇贅瘤一。無二他技一。只是善藏二其用一。盛德若レ愚之意。

李圖陵曰。蓋無二他技一。是眞正有レ才。小有レ才者。沾沾自喜。臨二大事一而輒亂。是何才之有。

後素按。三說。解下無二他技一之義上也。或之說。有下斷斷無二他技一。德有レ餘而才不レ足之解上。然才不レ足。豈其然乎。故以二三說一爲二定說一矣。

盧玉溪曰。如レ有レ容。其量之大。不レ可三得而測一。亦不レ可二得而名言一也。有レ技。己有レ之。能容二天下有レ才之人一。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二己有レ之。不下特不二娼疾一而已上。彥聖心好。不下啻若中自二其口一出上。能容二天下有レ德之人一。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下啻若中自二其口一出上。好レ善有レ誠。而口

楮元泉曰。此節專言大臣好賢。見一善一惡也。下文三致意。正言人君不可不公好惡。去惡而用善。以貽國家無窮之福。其亦寶善人之意也。

濮貞菴曰。舊說以楚書二節結理財。以秦誓起用人。此雖註意。實欠貫串。二寶字及一利字。分明是一氣相承。有容之臣。即仁善。子孫黎民之利。正所以爲寶也。

後素按。楮濮二說。說秦誓之大意也。確乎不可易。

金仞直曰。若有者。望其有。而猶恐其未必有。乃愼重之詞。

王罕皆曰。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洛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句。自命。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娼疾一面。乃是與上說。正反相形。

後素按。金王二說。看破如有二字之意尤的確矣。愚因考秦國未嘗有此樣人。若有之。乃伊呂周召之德。而蹇叔雖智者。不足當之矣。

王子傍註曰。此是能誠意者。

後素按。王子註。解一个臣之心術也。

董思白曰。斷者絕也。斷絕其才識。而一無所有也。休者罷也。休罷其情思。毫不起念以窒其衷也。

牛春宇曰。休罷也。一切私念俱都罷休。所謂咸虛以受人也。

盧玉溪曰。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

誠無物。蓋無一物非誠。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處而非水。必曰大海。而後爲水。可乎。況楚昭晉文雖霸。而卓群之器。可謂無一行一言之誠意哉。其無以爲寶。是非惡不善之誠意。而何。惟善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是非好善之誠意而何。若此二節。僞而無實。則孔門安取之。以續于詩書之末哉。愚故不取郝氏之說也。

吳季子曰。常情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而晉楚之君臣。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闊。而至實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信矣。泛觀前代之君。多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爲重。故算舟車。榷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爲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爲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

後素按。吳氏說。雖此兩節之餘論。而有益于治國者。故不得不錄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康成曰。秦誓周書。尙書篇名也。○黃洵饒曰。一个尙書作一介。介即獨也。○鄭康成曰。斷々誠一貌也。有技才藝士也。美士曰彥。○朱子曰。聖通明也。○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至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鄭康成曰。黎衆也。尙庶幾也。媢妬也。○朱子曰。媢忌也。○鄭康成曰。違猶戾也。殆危也。

後素按。李氏說。通二解楚書真犯兩節之經義一也。小註三家。特衍二李氏之意一耳。可レ謂三皆能盡二此二節之精蘊一矣。然郝京山乃論二此二節一曰。王道本二乎明德一。而明德本二乎誠意一也。世主不レ能レ誠レ意。內懷二貪利之心一。外襲二愼德之迹一。以レ德爲二聲音笑貌一。欺レ世罔レ民。而以レ利爲二精神命脉一。貪黷自恣。於レ是聚斂政行。掊尅之小人進。爭奪起。而大命去矣。此所レ謂假レ之也。是謂二霸術一。如二楚晉秦君臣一。不レ可二以治一レ國。其可三以平二天下一乎哉。或謂仁爲レ寶。或謂進レ賢退二不肖一爲レ利。聽二其說一。皆道德之公。而察二其意一。皆功利之私。此所レ謂外レ本內レ末。爭レ民施レ奪。國不レ治。天下所二以不一レ平也。唯仁者能誠レ意。見レ賢必擧。云云。又曰。引二晉楚秦霸國事一。不二以レ人廢一レ言。亦王霸誠僞之分也。欲レ平二天下一者。先治レ國。五霸假レ仁。諸大夫以レ義爲レ利。人心壞。爭奪起。國不レ治。天下何由平。以二仲尼之聖一。而擧レ世莫レ宗。所レ謂善者無レ如二之何一矣。故擧二叔季之事一。寓二春秋之義一。不レ然。豈無二詩書帝王顯謨足一レ稱。而屑屑引二五霸三桓一。附二誠正之後一。爲二治平之軌一乎。其說刻矣。以レ愚考レ之。則無二以爲一字有レ味。言レ無三以二財利一爲二レ寶也。以二財利一爲レ寶者。必內レ末而聚レ財。內レ末而聚レ財。則民怨而散。滅亡尋至。以二財利一爲レ寶之不善。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故惡レ之如レ惡二臭一。然後可レ謂レ無二以爲一レ寶矣。惟善以爲レ寶。其爲レ寶之心。非下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者上。何得レ到二如レ此地位一哉。仁レ親以爲レ寶。亦同焉。是故。此二節。全自二其誠意一來。而霸者僞也。非レ誠也。然如レ此立レ說。何歟。曰。吳臨川曰。誠者天道。非二聖人一。不レ當レ是。則固然。然誠者實之謂也。全躰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不

或曰。玩二以爲二字一。兩寶字。倶作二珍寶一看。下寶字。從二上寶字一生也。以爲レ寶。只是重視レ之之意。下同。

後素按。右諸說。解二惟善以爲一レ寶之義一也。

舅犯曰。亡人無二以爲一レ寶。仁レ親以爲レ寶。

鄭康成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二文公一也。時辟二驪姬之讒一。亡在レ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三子顯弔一。因勸レ之復レ國。舅犯爲レ之對二此辭一也。

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三人弔二公子重耳一。且曰。寡人聞レ之。亡レ國恒於レ斯。得レ國恒於レ斯。雖三吾子儼然在二憂服之中一。喪亦不レ可レ久也。時亦不レ可レ失也。孺子其圖レ之。以告二舅犯一。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レ寶。仁レ親以爲レ寶。父死。之謂レ何。又因以爲レ利。而天下其孰能說レ之。孺子其辭焉。

後素按。鄭氏說。解二舅犯曰一節之名義一也。檀弓所レ云。乃仁レ親以爲レ寶之全文也。愚謂。仁愛也。親指二獻公一而言。

李四明曰。楚爲二春秋所一レ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二聖格言一。以垂二訓萬世一。乃于レ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レ窮。君子之取レ善。亦無レ窮。猶下書記二帝王一。而繼レ之以中秦誓上。故下文及レ之。

蔡虚齋曰。觀二楚書之言一。則以二善人一爲レ本。而金玉爲レ末。觀二舅犯之言一。則以レ親爲レ本。而國爲レ末矣。平二天下一者。豈可下以外レ本而内上レ末乎。楚爲二春秋所一レ惡。舅犯特伯者之佐耳。取レ之以三其知レ有二本末之辨一也。○薛方山曰。此二節。是明下不二外レ本而内一レ末之意上。晉楚皆霸者。且一則輕レ財重レ賢。一則輕レ國重レ親。于二內本外末之意一。猶有レ合焉。況乎二天下一者乎。○黄貞父曰。惟善爲レ寶。仁レ親爲レ寶。此亦見二眞心之合一レ矩。是知天下至可レ寶者德也。王霸不レ能レ越也

後素按。張氏說。通解康誥之一節也。或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雖非結上文。亦不離上文。此說分疏明白。然以愚觀之。則慎德則意誠。意誠則善。不慎德則意不誠。意不誠則不善。然則。民心之得失。全在意誠意不誠而已矣。故此節亦外誠意而解之。則支離了。故王子解之曰。惟在此心之善否。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朱子曰。楚書楚語。

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後素按。國語之云云。此經楚國無以爲寶之全文也。

鄭康成曰。言以善人爲寶。

王子傍註曰。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體者。

饒雙峰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

奪出。

後素按。葛氏說。通二解詩云殷之未レ喪レ師一節之義一也。愚謂。殷紂不レ修レ身。故喪レ師。周武修レ身。故得レ衆。故王子曰。身修。則得レ衆 而至二失レ衆則失レ國之句一。又解レ之曰。又說歸二身上一。言不レ修レ身。則雖二天子一必失二其國一。由レ是論レ之。則修レ身爲レ本之聖言。爲二人君一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故王子乃解下是故君子先愼二乎德一句上曰。修レ身爲レ本。其指二示後人一深矣。

康誥曰。惟命不レ于レ常。道善則得レ之。不善則失レ之矣。鄭康成曰。于於也。

鄭康成曰。天命不レ於レ常。言レ不三專祐二一家一也。

鄒嶧山曰。不レ常全在二二一則字上一。有二倏忽轉移之意一。

陳臥子曰。善字根二愼德一來。愼德。而與レ民同二好惡一。是即善也。

王觀濤曰。二一之字指二天命一。究二天命之所一レ爲。得失者只在二民心得失上一見。胡朏明曰。兩之字指二天命一。人心之所レ與。即天命之所レ歸。善則得レ衆。而命亦隨レ之。不善則失レ衆。而命亦去レ之矣。命之不レ常。乃所二以爲一レ有レ常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三天命不レ常之義。與二善字之義一也。愚謂。此命字。與二上段峻命一一。而非レ有レ二一。不レ于レ常。與レ不レ易同。而非レ有レ異。只反覆叮嚀之意。而說者或謂。此命與二彼命一二。此不レ于常與二彼不一レ易異。是皆不レ知二古本大學之旨一者也。不レ足レ辨矣。

張還白曰。康誥節。結下上之善與二不善一就是愼レ德與上レ不レ愼レ德。命之得失。多人諉二之于天一。以爲二一定而不一レ可レ逃。而不レ知二皆自レ人爲一レ之。可レ無レ愼歟。

在天。而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爲漢有。是也。

黃貞父曰。悖出。如仰天而唾。々仍至面。悖入。如激水而上。水仍歸地。此際君王不得言貴。民隷不得言賤。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君子。言愼出。貨愼入。

後素按。右三說。解言悖而出四句也。別有王觀濤之說。曰。言悖二句。據或問。作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第恐民之于君。未必敢以悖逆之言入也。其說温厚。則温厚矣。然桀之民。報其悖言。以逆詞如彼。則王氏之說。不當於下民也。但君子。則何相報之有。故以王氏之說。道君子之情。則不可易也。

葛屺瞻曰。詩言。般之未喪師衆。督克配乎上帝。繼此。宜監視於般。天之峻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衆。則爲民父母。即以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衆。則爲天下僇。即以失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愼乎絜矩之德。有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量入爲出。此有用。繇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躰。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横征入者。亦以悖理而刼

然初學讀二文字一。而誤二入レ德之門一。則害莫レ甚レ焉。故錄二湛氏之說一。以レ此也。然小註葛氏張氏之說。解二本末一備矣。决不レ可レ廢也。

王觀濤曰。德在二性分內一。反外レ之。財是身外物。反內レ之。外是置二之度外一。內是存二在心裏一。

高中玄曰。章句爭二鬭其民一。而施レ之以二刧奪之敎一。非也。蓋謂。爭二民之財一。而先施二其奪於民一也。民豈不二以レ奪報一レ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後素按。王高二說。解二外本內末二句一也。爭レ民施レ奪之說。高氏加二諸說一一等。然朱註。財者人之所二同欲一。不レ能二絜矩一。而欲レ專レ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之解。渾然能通。並觀而可。

夏古洒曰。散財。不三是要二上之人把レ財與一レ人。只是所二其當一レ得者。而不レ過。蓋土地所レ生。只有二許多數目一。上取レ之多。則在レ下少。民聚。止是不二離散一耳。

徐儆弦曰。財在二天地間一。猶二人血脉周流一。而不レ使レ積二於一隅一。則無二壅潰之病一。苟聚而不レ行。病且不レ測矣。財亦然。聚二之一處一。未レ有下不二耗散一者上。如二隋之口洛唐之大盈一是。

後素按。夏徐二說。解二財聚則民散二句一也。愚謂。君子豈爲レ聚レ民。而愼二乎德一哉。只誠意以愼二乎德一。則貢賦繇役。皆得レ道矣。自然民聚。而不二離散一。其機如レ此。而下之愛レ上。猶如三子事二父母一然。是謂二親民一。

鄭申甫曰。言悖出悖入。何也。人君欲二橫歛一。出二個令一。民傲レ令出二怨言一。是悖出悖入而已矣。

吳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レ應。出二乎爾一者。反二乎爾一。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二日

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昭々矣。

後素按。右三說。解是故先愼乎德。至此有用之義也。先王有一德。則人土財用一齊有了。而後之人傑。不先愼乎德。而欲有之。故行不義殺不辜。不可勝數。實大學之罪人也。

湛甘泉曰。德者本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平天下之本。財爲平天下之末。重德邊。要從上文看來。葛屺瞻曰。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甚有低昂了。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眞心去昧貼。今如平天下者。要愼德。愼些甚麼。不過絜矩。即絜矩。絜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即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張芭山大全辨或曰。本末二字。從上文看出。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平天下之本領。財爲平天下之末務。不必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說本。便含當愼意。說末。便含不必聚意。然葛屺瞻直作德者財之本。財者德之末看出。一脉相生處。按此說亦可從。○本者木之幹。末者木之標。原是一物。惟一物。不相離。故本不可不重耳。說作二物。謂財不必生者。非只看下文說生財有大道。便見財不可忽。但不宜聚耳。

後素按。湛氏說。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之二句。竊考此本末。與前章物有本末之本末一矣。故德與財截然爲二物。不可。傳習錄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々明々。毫髮無弊。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夫其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則德與財非二物明矣。況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是不但萬理備於我心而已之謂。只能致良知以愼德。則萬事萬物皆自我太虛之天生出來也。

劫奪之情一也。悖猶レ逆也。言君有二逆命一。則民有二逆辭一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下治國之道。在中貴レ德賤上レ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二文王一之詩。言殷自下紂父帝乙之前。未レ失二師衆一之時上。所レ行政敎。皆能配二上天一而行也。今成王宜三監二視于殷之存亡一。奉二此天之大命一。誠爲レ不レ易。言二其難一也。詩所レ云者。言帝乙以上。得レ衆則得レ國。言殷紂失レ衆。則失レ國也。

後素按。孔疏解下詩與中所二以釋一詩之義上也。說者言。得レ衆得レ國。失レ衆失レ國。乃衍下上文此謂二民之父母一。與三爲二天下之戮一二條之意上。蔡虛齋以不レ爲レ然。曰。必非三全是說二上二條一也。正意還是釋二是詩本文一。其說是矣。故載二孔疏一。而不レ擧二諸說一。然其克配二上帝一。以三殷先王能絜矩。而爲二民之父母一也。至レ紂不レ能三克配二上常一。以下不レ能二絜矩一。而喪上爲二民之父母一也。故又細玩二詩意一。則民之父母。與二天下之戮一。皆在二其中一。要不二拘滯一而可。

又按。監二于殷一。監者何。非レ以レ目。非レ以レ耳。而以レ心之謂。以レ心則良知無レ蔽。嗚呼。成王亦授二良知之學於周公一矣乎。

徐巖泉曰。先愼二乎德一。々是明德。便能通三天下爲二一人一。所二以有一レ人。愼字愼獨也。

袁了凡曰。愼字直從二愼獨處一生來。蓋念頭隱微處。收攝得乾淨。而所二好惡一處。無レ不二自慊一。

吳季子曰。君二天下一者。非二無レ財之足一レ患。々二吾德之不一レ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二乎德一。有レ德則天下歸レ仁。斯有レ人也。有レ人則莫レ非二王土一。斯有レ土矣。有レ土則任レ土作レ貢。斯有レ財矣。有レ財則

以處。

胡胐明曰。南山刺幽王用尹氏以致亂也。引詩意。不重師尹。重在用師尹者。觀此節則上文好惡。主用舍而言。更無可疑。赫々師尹。民具爾瞻。言其望重責深。後章所謂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是也。有國者。即有天下者。辟則爲天下僇。即是好人之所惡。菑必逮夫身。幽王用尹氏。卒致驪山之禍。可監也。用舍當愼。而所重尤在一相。故秦誓亦稱一个臣。春秋胡傳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蓋相得其人。則其餘用舍無不當。此大學引節南山秦誓之旨也。

後素按。右二說。通解引詩與所以釋詩之義也。愚謂。不可以不愼。愼字雖愼好惡。然非澄其源。焉能得淸末流。故此愼字。亦愼獨也。如不愼獨。而好惡。則必殉於一己之私。殉於一己之私。則民作亂。身弑國亡。要以不誠意也。故欲公好惡者。必不可不愼獨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子曰。詩文王之篇。○鄭康成曰。師衆也。克能也。○孔氏曰。儀宜也。監視也。○鄭康成曰。峻大也。○朱子曰。不易言難保也。○鄭康成曰。道猶言也。謂國用也。○朱子曰。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鄭康成曰。施奪施其

凡引二詩書一。皆是斷レ章取レ義。此却不レ然。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此引レ詩之大意一也。解二此詩一。則看二全文一可。大要有二二事一。爲レ政不レ平。而委二在小人一也。

屠赤水曰。有レ國者。不レ可三以不二レ愼。註云。民所二瞻仰一。謂望二其能權レ己以及一レ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レ可レ不レ愼。

姜鳳阿曰。愼字定二指好惡一。不レ可二泛說一。此句重二不可以不四字一。而不可以不四字。又從二一瞻字一討出。要理下會內澄二好惡之原一。外廣中好惡之用上。而一念不二敢偏一。方謂二之愼一。辟則與二上民之所レ好二句一相反。

黃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

後素按。右三說。解上愼字。與二不可以不四字一。與二僻字一之義上。皆精切。

王子有レ國者之傍註曰。惟係二一人之身一。

後素按。係二一人之身一。乃係下用二大臣一之人上。故呂東萊於二節南山之卒章一曰。篇終矣。故窮二其亂本一。而歸二之王心一焉。致レ亂者雖二尹氏一。而用二尹氏一者。則王心之蔽也。愚謂。天下古今。在二其末葉一。亦皆然。奚必一幽王哉。

邵二泉曰。赫々師尹。民具爾瞻。好惡之私二於人一者大矣。用レ之者誰哉。故曰。有レ國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愼レ之何如。好惡如二仁人一而已矣。讀二節南山之詩一。則知レ所二以監一。讀二秦誓之書一。則知

治亂之所由。孰有大於用舍者乎。凡人之性。莫不好善而惡惡。君子者。民之所好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君子用。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矣。小人用。則奪其所欲。施其所惡矣。與聚勿施者。政也。進君子退小人者。出政之本也。言用舍。可以該施聚。而言施聚。則不可以該用舍。故於絜矩中。抽出言之也。

後素按。右二說。爲此一經解引詩之正義通解。而胡氏之說。明悉而無餘蘊矣。因竊考。其說雖固本乎二泉邵氏之言。而其肺肝。則祖述前所舉鄒東廓先生之實踐來。然胡氏擠王學之癖。共蟠于心胸。故雖王學諸賢之嘉言善行。皆埋殺而不取焉。此不獨胡氏。清朝之官儒阿世者。大抵皆然。嗚呼。其徒之於好惡也。常私勝而偏。公亡而頗。實有恥乎大學聖人之旨矣。愚鑒之。以却探其徒之嘉言善行。每佩服之。況載于書乎。要欲不恥乎大學好惡之說也而已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々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朱子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又曰。節截然高大貌。○孔氏曰。赫赫顯盛貌。○朱子曰。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孔氏曰。具共也。爾汝也。○朱子曰。辟偏也。○孔氏曰。僇謂刑戮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

孔氏曰。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愼也。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人也。

許東陽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下四句。意亦在其中。

賜ニ貧窮一。賑中之絕上。是也。民之所レ惡惡レ之者。謂ニ苛政重賦。是人之所レ惡。己亦惡レ之而不レ行也。

朱子曰。君子有ニ絜矩之道一。故能以ニ己之好惡一。知ニ民之好惡一。又能以ニ民之好惡一。爲ニ己之好惡一也夫好ニ其所レ好。而與レ之聚レ之。惡ニ其所レ惡。而不ニ以施一焉。則上之愛レ下。眞猶ニ父母之愛ニ其子一矣。彼民之親ニ其上一。豈不ニ亦猶ニ子之愛ニ其父母一歟。

許東陽曰。此段言ニ能絜矩之道一。言上之人。能如ニ愛レ子之道一。愛ニ其民一。則下民愛ニ其上一。如レ愛ニ父母一然。愛レ民之道。不レ過レ順ニ其好惡之心一而已矣。約言レ之。所レ好者飽煖安樂。所レ惡者饑寒勞苦。使ニ民常得ニ其所レ好。而不下以ニ所レ惡之事一加上レ之。則愛レ民之道也。

後素按。右三說。通ニ解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之義一。而其行ニ善政恩惠一。除ニ苛政重賦一。與レ之聚レ之。不ニ以施一焉。使下民遂ニ飽煖安樂一。脫中饑寒勞苦上之類。雖ニ堯舜一。不レ舉ニ禹皐陶一。則不可。愚故又取ニ邵胡之二說一。以爲ニ正義通解一。

邵二泉曰。秦誓所レ稱。前一人。民之所レ好也。好ニ其所レ好。是爲ニ能好一。後一人。民之所レ惡也。惡ニ其所レ惡。是爲ニ能惡一。

胡朏明曰。孟子故國章。以ニ用舍皆因ニ國人一。可ニ以爲ニ民父母一。則此節之好惡。主ニ用舍一而言。即孟子本文明證矣。如ニ舊說一。以ニ飽煖安樂一。爲ニ民之所レ好。當ニ與レ之聚レ之。饑寒勞苦。爲ニ民之所レ惡。則勿ニ以施レ之。此仍是仰事俯育一派話。上節已足ニ以盡レ之。何必更煩ニ推廣一乎。夫天下之

レ有レ作レ好。無レ有レ作レ惡。而以二民心一爲レ心。

後素按。右三說。解レ引二詩中父母之二字一也。孔所レ云。從二民所レ欲。便是絜矩也。陳所レ云。生養敎誨。亦絜矩也。羅所レ云。心誠求レ之者。亦絜矩也。原下乎其所二以能絜矩一義上。全在二記者所レ解。好レ之惡レ之之親切一而已。而民之所レ好。民之所レ惡。何者尤大且要。今就二其詩一以考レ之。自了然。小序曰。南山有臺。樂レ得レ賢也。得レ賢。則能爲二邦家一。立二太平之基一矣。范氏釋二其首章一曰。君用レ賢。則天下頌レ之。賢人必爲レ國行二善政一。不賢人必爲レ國行二惡政一。故用レ賢則榮。用二不賢一則辱。用レ賢則有レ福。用二不賢一則有レ禍。用レ賢則壽。用二不賢一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然則。用レ賢則善政擧矣。舍レ賢則惡政行矣。善政行。則民遂レ生。惡政行。則民無レ聊。故民之好惡。莫レ甚二乎賢人之用舍一也。人君與レ之同二好惡一。則民奉レ之如二父母一。斷乎無レ疑矣。五帝三王其人也。斯義也。胡朏明闡二發之一。其說載二于下條一。治二大學一者。三二復之一而可。

王子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之傍註曰。只是誠意。

後素按。誠意則能恕レ己以中二民之情一。而民親。雖レ不レ欲レ爲二父母一。豈得乎。

王子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之傍註曰。親民。

後素按。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則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也。民戴レ之以爲二父母一。宜矣。王子親民之說。從二此等處一覷破來。其淵源深矣遠矣。

孔氏曰。民之所レ好好レ之者。謂二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レ之。以施二於民一。若下發二倉庫一。

レ之。此即君使レ臣以レ禮。臣事レ君以レ忠也。上下非ニ君臣一而何。莫レ爲ニ於善一。後將何述。莫レ爲ニ於後一。雖レ美弗レ彰。論ニ幹蠱一曰。克蓋ニ前愆一。論ニ傳家一曰。垂ニ裕後昆一。前後非ニ父子一而何。至ニ於左右一。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ニ於是一矣。或曰。何以遺ニ夫婦一。曰。夫婦不レ可下以ニ絜矩一言上也。婦有レ惡。禮有ニ七去一。夫有レ惡。則曰。夫之不幸。妻之不幸。奈何去レ之。婦死。有ニ再娶之禮一。夫死。無ニ再嫁之義一。夫婦豈可下以ニ絜矩一言上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修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レ言ニ夫婦一。何也。豈可レ云下所レ求ニ乎婦一。以事レ夫未上レ能乎。是知ニ大學中庸相傳之轍如レ一也。

後素按。楊氏此說。雖ニ奇而如レ有レ理。姑備ニ存疑一。然不レ如ニ孔氏朱子鄒氏平實之解一也。焉得レ爲ニ正義之解一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ニ民之父母一。朱子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又曰。只語助辭。

孔氏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レ之。又申ニ明絜矩之道一。言能以レ己化レ民。從ニ民所レ欲。則可レ爲ニ民父母一矣。

陳白沙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レ之。能養レ之。父能敎レ之。能誨レ之也。故書曰。作ニ民父母一。以爲ニ天下王一。

羅一峯曰。能絜矩者。從ニ意誠心正一而來。民之父母。所レ謂若レ保ニ赤子一。心誠求レ之者也。故能無

鄒東廓曰。聖門之志學。以不踰矩爲極則。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出於絜矩。所惡於上。即使下之矩。所惡於下。即事上之矩。語有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矩之一也。矩行於家曰齊。矩行於國曰治。矩行於天下曰平。若工師之建淸廟。門堂寢室。棟宇桁櫨。巨細長短。殊制異態。無一不協於軌則。而主宰綱維。舉自吾矩。時措之。

後素按。右三說。通解所惡於上之經義也。愚謂。上下前後左右。姑就一身言之。則首者上。足者下。腹者前。背者後。左手者左。右手者右。心爲中央矣。而心便是首足腹背手臂之主也。故傷首。則心誠惡之。然未嘗欲移之于足。傷足。則心誠惡之。然未嘗欲移之于首。傷腹。則心誠惡之。而未嘗欲移之于背。傷背。則心誠惡之。而未嘗欲移之于腹。傷左手。則心誠惡之。而未嘗欲移之于右手。傷右手。則心誠惡之。而未嘗欲移之于右手。傷右手。則心誠惡之。而未嘗欲移之于左手。是即吾心之仁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人物。猶如吾首足腹背手臂。故人物之病痛。即我病痛也。是以吾心之所惡者。不肯一毫於乎人。是之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後之學者。亦只學復吾一體之仁而已矣。學復吾一體之仁之工夫。便是絜矩之道是矣。故致良知之外。更無學可講也。

陽明先生曰。惡於上知。毋使於下。致知也。豈不信然乎。

楊升菴曰。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註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

衍二其師說一。簡易直截。不レ費二許多之解釋一。而工夫下レ手處甚明。故删二却諸家蕪說一。以不二採入一焉。

孔氏曰。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三以使二下者一。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二天子在二於上一。有二不善之事加一レ己。己惡レ之。則不レ可下迴持二此惡事一。使中己下者爲上レ之也。所レ惡二於下一。毋三以事二上者一。言臣下不善事レ己。己所レ有レ惡。則己不レ可下持二此無事一。迴以事中己之君上上也。所レ惡二於前一。毋三以先二後者一。前謂レ在二己之前一。不下以二善事一施上レ己。己所二憎惡一。則無下以持二惡事一。施中於後人上也。所レ惡二於後一。毋三以從二前者一。後謂レ在二己之後一。不下以二善事一施上レ己。己則無下以二惡事一。施中於前行之人上也。所レ惡二於右一。毋三以交二於左一者。謂與レ己平敵。或在二己右一。或在二己左。若右以レ惡加レ己。己所二憎惡一。則無下以二此惡事一。施中於左人上。擧二此一隅一。餘可レ知也。此之謂二絜矩之道一者。上經云。君子有二絜矩之道一也。其絜矩之義未レ明。故此經中下說能持五其所四有三以待二於人一。恕レ己接レ物。即絜矩道上也。

朱子曰。此覆二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一。如不レ欲三上之無二禮於我一。則必以レ此度二下之心一。而亦不下敢以二此無禮一使上レ之。不レ欲三下之不二忠於我一。則必以レ此度二上之心一。而亦不下敢以二此不忠一事上レ之。至二於前後左右一。無レ不二皆然一。則身之所レ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レ一。而無レ不レ方矣。彼同有二是心一。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二一夫之不レ獲哉。所レ操者約。而所レ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句之意。皆自レ是而推レ之。

故。盡二絜矩之道一。便是致二良知一也。便是格物也。便是誠意也。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盡二於絜矩之道一矣。盡二於絜矩之道一。則致知格物誠意。串二通於齊治平一之功夫。而一部之大學。括二乎誠意一。益可レ信矣。

鄒東廓曰。往爲二諸生一肆レ業。至二平天下之章一曰。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夷考二其條理一。則反二覆于用レ人理一レ財。而老レ老長レ長。若二闕略一然者。恒以疑レ之。及下升二仕版一。歷中試民宜土俗上。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二其人一。以二樂只一爲二父母一。則同二民好惡一。以レ義爲レ利。豐源節流。生レ財有レ道。故老有レ所レ終。幼有レ所レ養。鰥寡孤獨有レ所レ歸。則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擧在二其中一矣。

後素按。東廓先生之說。雖レ屬二此節之餘論一。然其實體眞修之學。可レ窺二其一斑一焉。王門諸英之所レ得。非三俗儒之所二彷彿一也。

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二以使一レ下。所レ惡二於下一。毋二以事一レ上。所レ惡二於前一。毋二以先一レ後。所レ惡二於後一。毋三以從二前。所レ惡二於右一。毋三以交二於左一。所レ惡二於左一。毋三以交二於右一。此之謂二絜矩之道一。

王子曰。惡二於上一知。毋レ使二於下一。致レ知也。魏水洲曰。已所レ不レ欲。吾心之知也。勿レ施二於人一。致二吾心之良知一也。誠勿レ施二於人一。則已所レ不レ欲之物格矣。所レ惡二於下一。吾心之矩也。毋二以事一レ上。絜二吾心之矩一也。誠毋二以事一レ上焉。則吾心所レ惡二於下一之矩絜矣。

後素按。王子說。解下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二以使一レ下之義上也。餘例レ之。小註魏氏。王子親炙之人。而

其所下欲。此皆所レ謂絜矩也。

張還白曰。首節只是言。人心之同。有レ感即通。以見三平天下之道。不レ外二於治下國也。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不下是又從二齊家一說來上。蓋養レ老尙レ齒哀二恤煢獨一。正所三以行二於國一者也。然君以レ此倡二于上一。民即以二孝弟一不レ倍。和二于下一。即是可レ見心相通。原無レ有レ異。人無二二人一。心無二二心一。一國如レ是。天下可レ知。君子之平二天下一。又豈有二二道一與。不レ過人舉下其所三以當二國人之心一者上。當地天下人之心天而已。只此一箇道理。推而放二諸都鄙一。而準。推而放二諸郊遂一。而準。推而放二諸東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南海西海北海一。而準。便如下工匠持二盈尺之矩一。絜中度衆材上。小者小方。大者大方。一器如二此方一。百千萬器。盡如二此方一。故曰。絜矩之道。絜矩二字。一篇綱領。此中所レ包無レ限。下文理レ財用レ人。特舉二其大者一言レ之。兩者既平。其有二不平者一。鮮矣。

後素按。右三說。通下解上老レ老至二絜矩之道一之經義上也。眞西山說。上半截。全爲二絜矩二字之訓詁一。下半截。乃爲二通解一。然不レ得二分開一。故瞭レ例以置焉。愚謂。人君誠意。以老二國中之老一。而尊レ之。則天下之人民。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亦爲レ孝矣。人君誠意。以長二國中之長一。敬レ之。則天下之人民。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亦爲レ弟矣。人君誠意。以恤二國中之孤一。而不レ遺。則天下之人民亦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自有下不二棄倍一者上矣。此即絜矩之道也。矩與下孔子所レ謂從二心所一欲。不レ踰レ矩之矩上一矣。此即吾心之良知也而已矣。天下之人良知。亦吾之矩也。一良知也。人君以二一矩之良知一。絜二度天下之人之良知一。其好惡在二宮室之深一。而既知レ之矣。是乃察二人情一之要道也。是

高中玄曰。絜矩即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レ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レ外二乎恕一。所レ謂一以貫レ之。

劉念臺曰。矩是至善之式。所三以安二頓此心恰好處一。夫子之不レ踰レ矩。是也。

羅念菴曰。大學絜矩。原從レ知レ止說來。蓋能知レ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慮。便善慮。能絜矩。故中無レ所レ倚。則自然與レ物同軆。自是絜矩。若只論二絜矩一。不レ問二此心若何一。即流二於陪奉媚一レ世。牽レ己從レ人。爲二軀殼之習一。無二分曉處一。

後素按。右四說。解二絜矩之義一也。劉氏說レ矩。深二乎鄭高一。羅氏則又深二乎劉氏一。不レ知レ止而絜度。則以二不正之矩一。欲レ爲レ方者也。焉得レ方乎。

朱子曰。言如二三者一。上行下效。捷二於影響一。所レ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三以見二人心之所一レ同。而不レ可レ使レ有二一夫之不一レ獲矣。是以。君子必當下因二其所一レ同。推以度レ物。使丙彼我之間。各得乙分願甲。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眞西山曰。絜矩字。本出二賈誼過秦論。度レ長絜レ大。度謂三以レ尺量二物之長短一。絜謂三以レ帶量二物之小大一。如二今人之圍本一也。矩製レ方之器。俗謂二曲尺一。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二天下之方一。言矩雖レ止二長五寸一。然天下之爲二方器一者。必以レ此焉。則以譬下一心雖レ微。而推レ之以度二人之心一。雖十萬人一。無中不レ同者上。我欲レ孝二於親一。人亦欲レ孝二於親一。我欲レ弟二於長一。人亦欲レ弟二於長一。故爲二君子一者。必使下人各得三以遂二其孝弟之心一。我欲レ安。人亦欲レ安。我欲レ壽。人亦欲レ壽。故君子者。必使三人各遂二

信以得レ之。此平ニ天下一之大原也。君子平ニ天下一。不レ過レ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而已。王道本ニ於誠意一。信然。

後素按。孔疏及陳氏說。解下所レ謂平ニ天下一至ニ終篇一之大意上。而小註胡氏說。衍下孔疏治レ國多ニ於平ニ天下一。非ニ一義可下了之旨上也。如レ不レ可レ易矣。然絜矩即恕也。何限ニ乎治國一。雖ニ平天下一。不レ能レ外ニ乎此一字一。要貫ニ齊治平一以說下。正爲レ當矣。

鄭康成曰。老レ老長レ長。謂ニ尊レ老敬下長。

孔氏曰。孤弱人所レ易レ棄。君愛ニ恤孤弱一不レ遺。則民學レ之。不ニ相棄倍一也。

葉石林曰。老者近ニ於親一。故民興ニ於孝一。長者近ニ於兄一。故民興ニ於弟一。孤近ニ於子一。故民不レ倍。李榕村曰。孝弟慈。是家裏事。上言治レ國在レ齊ニ其家一。故就ニ家上一說。此是平ニ天下一。在レ治ニ其國一。自然該下就ニ國上一說上。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正是治之事。老レ老。如レ養ニ耆老一。以致レ孝。秋食ニ耆老一。養ニ國老庶老一。及異粻貳膳。月告レ存。日有レ秩。八十一子不レ從レ政之類。長レ長。即入レ學以レ齒。將君我而與レ我齒讓之類。恤レ孤。即恤ニ孤獨一。以逮ニ不足一。春饗ニ孤子孤獨一。皆有ニ常餼一之類。上所レ老。即國之老。上爲レ老レ之。民有ニ不レ興レ孝者一乎。所レ長者。國之長。上爲レ長レ之。政有ニ不レ興レ弟者一乎。所レ恤者。國之孤。上爲レ孤レ之。民反有ニ倍レ上者一乎。

後素按。右諸說。解ニ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之名義一。而舊說以ニ己親一爲ニ此老一。以ニ己兄一爲ニ此長一。以ニ己子一爲ニ此幼一者。非レ是。此段就ニ治國上一說來。故葉氏及李氏之說爲レ當矣。故採ニ錄之一。或問曰。前云ニ一國興ニ仁讓一。而此則曰ニ興レ孝興レ弟民不下倍。抑有レ異乎。曰否。興ニ仁讓一之本。皆從ニ孝弟慈上一來。而興レ孝興レ弟民不レ倍。便是仁讓之風。起ニ乎天下一也。夫子所レ謂。有ニ王者一。必世而後仁者也。仁讓與ニ孝弟慈一。非レ有ニ二一也。畢竟互レ文以發明耳。

鄭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ニ其所レ有。以恕ニ於人一耳。治國之要。盡ニ於此一。

而無レ餘矣。

後素按。朱子説。及小註二家。共解下所三以引二三詩一之義上也。然又全泥二咏嘆二字一。而離二工夫一以讀レ之。則無レ益二於修身一也。

王子傍註曰。宜二家人兄弟一。與二其儀不レ忒只是修身。張晦仲曰。玩二三詩一。雖三是説二齊レ家以治二レ國。然至二末節一。獨説二其儀不レ忒句一。終歸二在身上一言レ齊。

後素按。王子傍註。通下解引二三詩一之義上也。張氏演二其説一而已。若其儀忒。則身不レ修之徵也。欲レ齊レ家。却不レ齊。故齊家亦只繳二還修身二字一。

所レ謂平二天下一。在レ治二其國一者。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是以。君子有二絜矩之道一也。鄭氏曰。恤愛。○朱子曰。孤者。幼而無レ父之稱。○又曰。絜度也。矩所二以爲一レ方也。

孔氏曰。自レ此以下至二終篇一。覆下明上文平二天下一先治二其國一之事上。但欲レ平二天下一。先順レ治レ國。治レ國事多レ於平二天下一。非二一義可一レ了。故廣而明レ之。言欲レ平二天下一。先須レ修レ身。修レ身之事。由レ近至レ遠。自レ内至レ外。故初明二絜矩之道一。次明レ散二財於民一。其次明下用二善人一遠中惡人上。此皆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綱。故特詳悉畢擧。胡朏明曰。時講以二絜矩一爲下平二天下一之道上。而不レ知三其爲二治レ國之道一。百口一辭。牢不レ可レ破。註疏治レ國事多三於平二天下一。非三俗儒所二能解一。觀二二部周禮一。可レ見。

陳臥子曰。此章發二揮平天下之道一。只絜矩二字。而理レ財用レ人。其大端也。蓋財者。民之膏血。而君子小人進退。又生民休戚係焉。此民心好惡。最關切處也。絜矩之君。必散レ財。而不レ聚レ財。必進レ賢。而退二不肖一。以同二民好惡一。而好惡所二從出一之原。則在二君心一。是以。君子必先愼二乎德一也。愼レ德。而毋二自欺一。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慊二於吾之眞心一。自慊二於民之公心一矣。所レ謂必忠

大學亦只學父子兄弟之倫。而去夫婦之倫。則非王道。而適與刪閨門章同。是非小害。故家人之訓。朱子刑于寡妻之說。確乎不可易。然人不失孝弟慈之道。則刑于寡妻。亦既在其中矣。

張晦仲曰。宜字法字。當玩。宜者。情意浹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小參錯。宜而法。是身中儀象也。儀謂身法之可儀象。非儀容之儀也。

後素按。張氏說。解其儀不忒之義也。愚謂。身行孝弟慈。而不汚夫婦之道。則禮儀不差忒。而家齊。國之人天下之人。皆仰其身中儀象。而化之矣。

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

胡朏明曰。此章讒說身。便連着家。故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不必指家人之爲父子兄弟者。只就君子身上說。而齊家之義。自在其中。觀穆穆文王節。君臣父子。只在文王一人身上說。則此句可知。

後素按。右二說。解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之義也。胡氏之分析。可謂精詳矣。

朱子曰。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鄭申甫曰。治國在齊其家道理。至未之有也。已說盡了。引詩咏嘆之。只是輕借個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叫起。而道于治國耳。不消咬牙着力。說出相通道理。若咬牙說。便非咏嘆之體。蓋家國相通道理。上面已說了。此處只蜻蜓點水。洒洒歌咏之耳。〇董思白曰。作大學者。說齊治到此。見得此理實是如此。中心眞有不知手舞足蹈。而不能喩諸人者。故一引詩。咏嘆不足。又再三引詩。咏嘆之。所謂修身爲本。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意。至此盡發之竭盡。

看。本自不レ妨。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二其家人一。宜二其家人一。而后可三以敎二國人一。詩云。宜レ兄宜レ弟。宜レ兄宜レ弟。而后可三以敎二國人一。詩云。其儀不レ忒。正二是四國一。其爲二父子兄弟一。足レ法。而后民法レ之也。此謂下治レ國在上レ齊二其家一。孔氏曰。詩云桃之夭夭者。此周南桃夭之篇。○朱子曰。夭夭少好貌。○又曰。蓁蓁。美盛貌。○又曰。之子猶レ言二是子一。此指二女子之嫁者一而言也。孔氏曰。歸嫁也。○朱子曰。宜猶レ善也。○孔氏曰。宜レ兄宜レ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又曰。其儀不レ忒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又曰。忒差也。

張晦仲曰。桃夭之詩。咏二南國被一レ化也。蓼蕭。所三以享二諸侯一也。鳲鳩。亦有レ國之稱頌也。今桃夭只言レ宜二家人一。蓼蕭只言レ宜二兄弟一。鳲鳩只言二其儀不一レ忒。都不レ言三其所二以然一。蓋特指二出齊家之妙一。令二人自思一。留二下言外之意一。待二人默會一也。須三反覆咏嘆。得二其不レ發躍如之趣一。勿二徒宜作一レ詩講一。

後素按。張氏說。解二此三引レ詩之大意一也。

蔡虛齋曰。下宜二其家人一。不下復指二女子一言上。就二治國一言也。

胡胐明曰。或問。以二此節一爲レ刑二于寡妻一。義亦可レ通。但所レ擧人倫。大概不レ及二夫婦一。此所レ謂家人。恐只是父子兄弟。其所二以宜一レ之者。亦不レ外二乎孝弟慈一。從二蒙引一作二斷章一。爲レ是。

後素按。右二說。解下宜二其家人一之義上也。而胡氏之意。大學之人倫。特指二父子兄弟一言。未三嘗及二夫婦一也。故此家人。亦只是指二父子兄弟一而已。其說似而非。父子兄弟之原。皆自二夫婦來。夫婦家人之尤難レ治者。而昔人刪二孝經閨門一章一。故唐室亂。而不レ能レ企二及於二南之王化一。

也。似無滲漏。愚謂。藏乎身之藏字。與孝經所引中心藏之藏同。忠誠藏積乎內之謂。胡氏之見。超越諸家。況自誠意章相貫說來之云。暗與王子脗合。故其說不可易也。

袁了凡曰。喩字義。如人食物。口知其然。而不能言者也。

楊復所曰。如虞芮二國。一入文王之境。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喩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喩之義也。愚謂。人之喩之。其眞知之應也。而所以恕者。在上人之致眞知也。所藏乎身果恕。則上下之眞知相掩映感觸。則其殆成泰和之治矣乎。

金仁山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

郝仲輿曰。大學成己成物。故終始格物。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一物也。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感應之速。擧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堯舜身好仁。家國天下莫不仁。惟其理一心同機神。如陽氣熏蒸盈宇宙。萬物發生。一氣相感。莫知其然而然。物所以格也。桀紂好暴。如陰氣閉塞。焉能强萬物出機。物所以不格也。堯舜率民。民從。意誠能動物也。桀紂令民。民不從。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大學終始格物。而主誠意。

後素按。右二說。通解堯舜之一節也。而郝氏格物之說。與王門微有異。然作王門之格物

王子有而求無而非之傍註曰。又說歸二修身上一。

朱子曰。尋常人若有二諸己一。何必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又何必非二諸人一。至二於大學之說一。是有二天下國家一者。勢不レ可二以不一レ責レ他。大抵禁二人惡一。勸二人善一。便是求二諸人一。非二諸人一。

郝仲輿曰。有二諸己一。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非二諸人一。此人君有二敎レ民之責一者。帝王之事。所レ謂大學也。若士庶韋布。有二諸己一。而遂求レ人。無二諸己一。而遂非レ人。亦是大患。

後素按。右五說。解二有而求無而非之義一也。大有二仁恕一。而無二貪戾一。非二修身一而何。朱郝所レ云。亦大有レ理。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否則。陷二於盆成括之類一矣。

王子所レ藏レ乎レ身不レ恕之傍註曰。只是誠意。

朱子曰。恕字之義。本以二如心一而得。故可二以施二之於人一。而不レ可二以施二之於己一。朱子曰。其爲レ心雖レ同。而一以レ反レ人爲レ主。一以二自治一爲レ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レ當二深察而明辨一也。○又曰。治國章。乃責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レ人之恕。

程子曰。忠恕猶二形影一也。無レ忠做レ恕不レ出。忠只是一箇忠。做二出百千萬個恕一來。

胡雲峯曰。此一恕字。人皆知下其以二推レ己之恕一言上。不レ知下藏二乎身一三字。已帶二盡レ己之忠一言上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二誠意章一相貫說來。天下未レ有二無レ忠之恕一。上文心誠求レ之。即是誠意之誠。非レ有レ二也。誠意者。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皆務决去。而求必得レ之。求必得レ之。則有二諸己一矣。務决二去之一。則無二諸己一矣。

後素按。王子註。只是誠意。恕既在二其中一。朱子大小註。共解二恕字一而已。程胡則併說二忠字一

蔣道林曰。家國天下。何嘗有レ意。要從二堯舜一只爲二一理相感通一。故如レ此。

黃貞父曰。帥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豈人盡桀紂乎。非也。如二狂風動一レ樹。如二濁水擾一レ魚。上暴。則下不レ得レ安二其性一。而亂起矣。明德中那有二桀紂在一。

湯霍林曰。桀紂所レ令。未二嘗不善一。只爲二他所レ好在一レ暴故。民不レ從。而后求レ人。而后非レ人。而后敎二國人一。而后民法句句。與レ此相應。最可レ味。

後素按。右四說。解下堯舜桀紂帥二天下一之義上也。愚謂。二從字。所二以從一レ之之意。則不レ同。從二堯舜之仁一而化。便是民之良知。而性也。從二桀紂之暴一而染。乃是民之血氣。而欲也。俟二文王一而後起。凡民也。則凡民其可レ不レ愼二帥之道一哉。

陳新安曰。民之仁暴。唯上所レ帥。帥レ之以レ所レ好。則民從。如好レ暴。而令以レ仁。所レ令與レ所レ好反。民弗レ從。

後素按。陳氏說。解下其所レ令反二其所一レ好。而民不レ從之義上也。愚謂。其身自行二不孝不弟不慈於家一。而却令以勸二孝弟慈之行於國天下一。是秦漢以下之政也。宜哉。不レ復二乎三五之盛世一矣。

鄭康成曰。有二於己一。謂二仁讓一也。無二於己一。謂レ無二貪戾一也。

林次崖曰。有字含二仁讓意一。無字含二貪戾意一。俱入下孝弟慈。及修レ身而敎二於家一意上。求二諸人一非二諸人一六字。還是說二恕意一。皆據レ在二上人一言。或以貼入。喩二諸人一。非也。民不レ從。便是不レ能レ喩二諸人一。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欽定大學義疏曰。率作帥）

或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修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

蔡虛齋曰。堯舜桀紂。皆有天下者。故皆言帥天下。而不必拘治國矣。

後素按。朱蔡二說。辨治國中證以帥天下之事之義也。愚謂。熟讀此經一節。則益當信大學乃爲一篇串通之文字矣。何者。治國之中。或言帥天下。或言有諸己無諸己。而朱則曰。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蔡亦曰。不必拘治國矣。由是觀之。則誠意之節內。乃有心廣體胖。盛德至善。止仁敬孝慈信。使無訟乎。此謂知本等之語。又奚足疑哉。此等之義。皆是誠意中之事。而非與誠意乃截然者也。然拘泥章句訓詁者。以爲綱有三目有八。而截然不相入者。畢竟意見障。而亦非朱子之本旨。於是乎可見矣。

又按。擧堯舜。乃可該自餘之聖帝明王。擧桀紂。乃可該自餘之暴君暗主。

徐岩泉曰。帥不是驅率。帥字即將帥帥字。將帥座帷幄之中。而功成千里之外。而民從之。爲此心同也。此明德同也。明德同。則感之易通。故四方風動。民物本吾一體。自可默識。

盧玉溪曰。僨レ事定レ國。蓋古語。觀二此謂二字一。可レ見。引以證二上文一。

後素按。右諸說。解二一家仁一節之名義一也。

陳新安曰。一家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纔貪戾。而一國即作レ亂。身不レ修。則家國即不レ齊不レ治也。機弩牙。矢之發動所レ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二一家一。其亂之作。其機由二一人一。故總斷云。其機如レ此。一言僨レ事。結二作レ亂句一。一人定レ國。結二興レ仁句一。

吳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爲二甚速一。我以レ此感。則彼以レ此應。如二矢赴一レ的。瞬息不レ留。是之謂レ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味二所レ由二字一。則夫仁之爲レ仁。讓之爲レ讓。不レ發レ於レ人。而發レ於レ我。貪之爲レ貪。戾之爲レ戾。不レ動レ於レ彼。而動レ於レ此。明矣。學者蓋亦審二其發一。而謹二其動一哉。

郝仲輿曰。仁讓必待レ行二于一家一。然後行レ於レ國。貪戾纔有二于身一。即已見二于國一。定レ國由二于一人一。僨レ事止由二一言一。成難而敗易如レ此。故曰。從レ善如レ發。從レ惡如レ崩。治亂之機。故可レ畏也。

張卓菴曰。此節泛二論家國感通之理一。以明三君子所二以不レ出レ家教二國之意一上。全在二機一字一。見二其感應之捷一。隱然有下不レ可レ不二修レ身以敎一レ家意上。

後素按。右諸說。直解二一家仁之經旨一也。而國之治亂在二誠意不誠意一。斷乎不レ可レ誣也。且機一字雖二緊要一。而知レ機乃最上工夫。致二其知一。則意誠。而仁讓成二於內一。而國化レ之焉。又安貪戾與二一國作一レ亂之有。

決。意誠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鄭康成曰。機發動出。又曰。僨猶覆敗也）

鄭康成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

姚承菴曰。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即仁讓之意。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薛仲離曰。貧病顯而易知。戾病大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貪也。任情乖方。不躰物理。不宜土俗。見己之非。掩飾。見人之非便忿懥。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所改作。排衆自遂。謂之力量。皆戾也。又有矯情泥古守正。自是亦戾也。

朱子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義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徐巖泉曰。機弩上機也。機在乎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必親身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

董思白曰。機如箭鋒迅發。突札破的。信手而發。應弦而倒。豈彼此相待而成哉。真心流通。此感彼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神妙之理。

唐荊川曰。一言當喑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合理。故覆敗乎事。

色一者。故曰。心誠求レ之。此齊治之機。獨之當レ愼者。

鄭中甫曰。養レ子。不レ待レ學而能。可レ見良知本自具足。患在レ不レ能レ致二其良知一耳。致二其良知一。即誠意。

後素按。右諸說。解下如レ保二赤子一之義上也。可レ謂二詳悉無二餘蘊一矣。竊考二如字誠字中字一。三者眼目也。而誠字其中之又眼目也。何者。母之愛二赤子一。出二於天良之誠一。故求二赤子之嗜欲飢飽寒暖一。而皆中二其意一矣。縱雖レ不レ中不レ遠。是誠意之驗也。令下爲二人牧一者與二他誠一一般上。則善察二民不言之情一。以治レ之。則必中二其所一レ欲。而得二其歡心一。得二其歡心一。而失二社稷一。亡二國家一者。未二之有一也。若又謂下學二養レ民政一。而后治上者。必以レ不レ誠レ意也。是故。欲レ仁レ民者。蓋在二誠意一矣。意誠則家齊。而國治了。鄒東廓曰。往歲謫判二廣德一。請二教于先師一。先師誨レ之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レ之。退而思曰。赤子之無知。至難レ養也。而女子之不レ學。猶能レ之。民之能言二其情一。視二赤子一易矣。而士大夫之學。或不レ能焉。誠不誠之殊耳。故夙自檢。兢兢不二敢放過一。酌二民同好同惡一。而施レ之。即二東廓先生之說一而觀。則王門爲レ政之端。又可レ見矣。

郝仲輿曰。治レ國在レ齊レ家。何也。家國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齊家治國。同此身也。其治在レ敎。其機在レ誠。父子兄弟。是生人之根本。即良心至善。不レ約而同者也。身苟不孝不弟不慈。則家人不レ可レ敎。況國人乎。苟能孝弟慈。以敎レ家。則敎レ國不レ外レ此矣。何也。以二孝レ親之心一事レ君。則仁無レ不レ格。以二敬レ兄之心一事レ長。則讓無レ不レ孚。以下保二赤子一之心上使レ民。則慈無レ不

皆不レ假二於强爲一。只在下識二其端倪之發見處一。而從レ此推廣去上耳。

劉青田曰。古人語レ治二天下一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饑飽寒暖。一聽二於人一。而不レ能レ告。死生存亡。無レ所レ歸レ咎。天下之難レ保者。孰有レ甚二于赤子一哉。故又曰。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言不レ可下以二鹵莽虛僞一爲上也。嗚呼。治二天下一者。果能存二是心一乎。吾不二得而知一也。

胡雲峰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レ慈者。世敎衰。孝弟或有下失二其天一者上。獨母之保二赤子一。慈之天未レ有レ失者也。大要只在二心誠求レ之一句上一。

袁坤儀曰。夫人或有下薄二于孝弟一者上。至三一見二赤子一。雖二狠戾頑梗之夫一。無レ不二測然動一レ念。故獨引二康誥一。發三慈幼之眞心出二于自然一。則孝之事レ君。弟之事レ長。便可二例見一。

王觀濤曰。赤子有レ欲。不レ能二自言一。故須二求而心誠求一レ之。非二必着レ意求一也。誠是心中眞切處。只是自然而然。所レ謂根二於誠之不一レ容一レ已也。

呂涇野曰。全重二一誠字一。愛レ子之心。眞實懇切。而中二其所レ苦所一レ欲者。以レ誠也。誠可下以感二神明一貫中金石上。誠二於捕一レ魚。雖二厚冰一。可二臥而開一。誠二於畏一レ虎。雖二堅石一。可二射而入一。豈有三慈母之誠。不二百求而百中一乎。

郝仲輿曰。治レ國。亦求二于誠意一。孝弟慈。人之眞意也。家國相通。所二以爲一レ親レ民也。引二康誥一。獨徵レ慈者。慈切レ民也。孝弟或喪二其眞心一。惟慈母愛レ子。愚婦與知。即意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

然大原大本。固已具レ於ニ一家之內一。不レ待ニ舍レ此而他求一也。古之君子。惟能反ニ求於レ此。而知レ所レ用レ力焉。故身不レ出レ於ニ其家一。而敎自行レ於ニ其國一。斷斷乎不レ可レ誣也。

羅近溪曰。向從ニ大學至善一推ニ演到孝弟一者。嘗由ニ一身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一家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ニ孝弟慈一者上。由ニ一家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一國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ニ孝弟慈一者上。由ニ一國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則天下亦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ニ孝弟慈一者上。又由ニ縉紳士大夫一。以推ニ之群黎百姓一。又由ニ孩提少長一。以推ニ之壯盛衰老一。皆是愛レ親敬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地所レ謂治レ國至下慈者所ニ以使レ衆也上之義天。而愚謂。成ニ敎於一家一者。先修レ身。修レ身在レ誠レ意。故不レ誠レ意。則身不レ修。身不レ修。則一家且不レ可レ敎。而況國人乎。故曰。能敎レ人者無レ之。無云。則絕無ニ此理一之謂也。故在レ家事レ親時。誠意以奉ニ養之一。即孝矣。事レ兄時。誠意以愛敬。即弟矣。使ニ臣僕一時。誠意以使令。即慈。移ニ其誠意之孝於君一。則忠矣。移ニ其誠意之弟於長一。則敬矣。移ニ其誠意之慈於民一。則仁矣。不ニ誠意一。而盡ニ孝於親一。盡ニ弟於兄一。盡ニ慈於臣僕一者。未ニ之有一也。設有レ之。外飾而已矣。欺レ人而已矣。豈仁也哉。是以。誠意貫ニ一篇一。益可レ見矣。

朱子曰。保ニ赤子一。慈ニ於家一也。如レ保ニ赤子一。慈ニ於國一也。保ニ赤子一是慈。如レ保ニ赤子一。是使レ衆。心誠求ニ赤子所一レ欲。於レ民亦當レ求下其不レ能ニ自達一者上。此是推ニ慈レ幼之心一以使レ衆也。

陳新安曰。立レ敎之本。總言ニ孝弟慈一。引レ書只言ニ慈幼一。蓋因ニ慈之良知良能一。而知ニ孝弟一之良知良能。

後素按。孔氏說。解乙所レ謂治レ國至下下段在上齊二其家一一節之大意甲也。

蔡虛齋曰。其家不レ可レ敎云云。此二句。且慢說二出家國一理一。下三句。方說下出蓋君子之所三以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一者上。

徐巖泉曰。不レ出レ家。是不下出二門戶一而下中堂階上也。如レ此說。更有レ味。若謂レ不レ出二敎レ家之理一。却淡。

盧玉溪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擧レ此。可レ該二其餘一矣。

蔡虛齋曰。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レ君事レ長使レ衆道理。便已在レ此。不レ待二外求一也。言孝本家之所二以事一レ親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事一レ君者。即在レ此矣。弟本家之所二以事一レ兄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事一レ長者。即在レ此矣。慈本家之所二以字一レ幼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使一レ衆者。即在レ此矣。此之謂二家國一理一也。

李九我曰。君子修レ身以敎レ家。而自然成二敎于一レ國。所二以然一者。爲下敎レ家之理。即所二以敎一レ國者上耳。孝弟慈只是一理。事レ親則爲レ孝。事レ君則爲レ忠。隨レ在異レ名耳。

方性夫曰。事レ君以レ忠。本二乎事レ父之孝一。事レ長以レ順。本二乎事レ兄之弟一。使レ衆以レ仁。本二乎愛レ子之慈一。孝經曰。君子之事レ親孝。故忠可レ移レ於レ君。事レ兄弟。故順可レ移レ於レ長。居レ家理。故治可レ移レ於レ官。正與レ此合。所レ謂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一レ國也。

吳季子曰。或事レ君。或事レ長。或使レ衆。其本末若二甚宏濶一。其節目若二甚繁多一。其施爲若二甚纖悉一。

心之正。而發則必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之害也。何者。人之不能明明德者。惟此病爲祟焉耳。不能親民者。亦惟此病爲祟焉耳。不能止至善者。亦惟此病爲祟焉耳。是故。學人愼獨自反。求此病乎隱微處。以治療之。則明德自然明矣。明德自然明。則民自然親矣。至善自然止矣。若不用治療乎此病。而開口徒講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義理。則所謂頭巾學。而要紙上譚耳。何嘗有益乎身心也哉。故愚古本大學刮目。三致意焉。而口訣只在於心不在焉之四字矣。其心字。指心之神明云。焉字。指上忿懥等四件云。明智氏雖豪傑。陷乎弑逆之罪。以不知身有所忿懥之大病故也。淺野氏雖國君。陷乎刺客之流。亦只然矣。當其怒時。心之神明。貫之以在焉。則獨自知其怒自軀殼生來矣。知其怒自軀殼生來。則渙乎散。融乎消。惜哉。當時未弘致良知之心學於本邦。是以。豪傑英雄。國君大夫。誤身忝親。敗家亡國者。不可勝算。奚啻彼二君。擧一二君。特例之耳。嗚呼。愚是了悟。與文字訓詁之人難共語。嗚呼。愚是了悟。與文字訓詁之人難共語。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氏曰。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顯恐レ急。即具語レ光曰。既失レ計爲レ之。無レ令ニ吏急ニ衒。光大驚。欲ニ自發擧一。不レ忍ニ奏上一。光署レ衒勿レ論。顯因勸レ光。內ニ其女一入レ宮。

後素按。霍子孟之夫人顯。欲レ貴ニ其少女成君一之慾。即好ニ其子一。而願レ爲ニ宣帝之后一。而要三共樂ニ富貴一者也。是亦身有レ所ニ好樂一。不レ得ニ其正一者也。故終使三女醫淳于衍毒ニ殺母后許氏一。大逆無道之罪。起下於其之レ所ニ親愛一而辟上焉。夫人女也。固無レ論矣。霍子孟者何人。有ニ輔レ孤之忠定レ變之勳一。與ニ伊尹周公一同レ烈者也。然毒ニ殺母后許氏一之罪。因ニ事急一。夫人既口レ之。子孟既耳レ之。故子孟大驚。而不レ忍。今察ニ其不レ忍之意一。若發擧。則夫人必罹ニ極刑一。而及ニ誅族之禍一。只是憂レ之而不レ思已。是身有レ所ニ憂患一。則不レ得ニ其正一者也。故隱而不レ發。猶從ニ夫人之勸一。內ニ其小女一入レ宮。配ニ至尊一。豈非下之レ所ニ親愛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嗚呼夫婦之倫。輕ニ于君父一。春秋之法。不レ恕ニ弑逆一。寧得下顧ニ私恩一。而姑息以倖全上耶。晋趙盾坐レ不レ討レ賊。史以ニ弑レ君之罪一罪レ之。謂其與ニ聞乎弑一也。子孟既知而不レ發。非下與ニ聞乎弑一者上哉。嗟乎。子孟有レ質而無レ學。使三其從ニ事於誠意愼獨之學一。則知下周公之誅ニ管蔡一不レ爲ニ不友一。石碏之殺ニ石厚一不モ爲ニ不慈一。必能奮然討ニ賊於房闥之間一。而肯隱ニ忍一時一。坐貽ニ夷族之慼一哉。是故。雖ニ豪傑俊偉之士一。不レ可レ無ニ學問一也。學問者。徒非ニ訓詁誦讀文章詩賦之謂一。而愼ニ獨乎喜怒哀樂未レ發已前一。以誠レ意。即是學問也。愚謂。以ニ此法一讀ニ史傳一。則史傳皆在ニ大學中一。且愚之向初見之人。始講ニ大學一。乃與ニ世儒一大異矣。不三先解ニ明德親民止至善一。而先解下身有レ所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私意深蔽ニ

後素按。懿公好レ鶴。而使二鶴乘一レ軒。甚二于養一レ士矣。是亦身有レ所レ好樂一。而之レ所レ愛而辟焉之極者也。其終也。爲レ狄所レ滅二其國一。

隱五年春。公將三如レ棠觀二魚者一。臧僖伯諫曰。凡物不レ足三以講二大事一。其材不レ足三以備二器用一。則君不レ擧焉。君將レ納二民於軌物一者也。故講レ事以度二軌量一。謂二之軌一。取レ材以章二物采一。謂二之物一。不軌不物。謂二之亂政一。亂政。亟行。所二以敗一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二農隙一以講レ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飮至。以數二軍實一。昭二文章一。明二貴賤一。辨二等列一。順二少長一。習二威儀一也。鳥獸之肉。不レ登二於俎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レ登二於器一。則公不レ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宮司之守。非二君所一レ及也。公曰。吾將レ略レ地焉。遂往陳レ魚而觀レ之。僖伯稱レ疾不レ從。書曰。公矢二魚于棠一。非禮也。且言二遠地一也。

後素按。隱公觀二魚者一之意。即好二游玩一而樂レ之者也。是亦身有レ所レ好樂一也。故不レ納二僖伯正義之諫一。却巧言拒レ之。以レ將レ畧レ地。終往二遠地一。陳レ魚而觀レ之。則庶二幾乎之レ所レ好而辟者一矣。

漢宣帝本始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弑二皇后許氏一。時霍光夫人顯欲レ貴二其少女成君一。道無レ從。會二許氏當レ娠病一。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レ愛。嘗入レ宮侍レ疾。顯謂レ衍曰。將軍素愛二成君一。欲レ奇二貴之一。今皇后當二免身一。若投二毒藥一去レ之。成君即爲二皇后一矣。如蒙レ力事成。富貴共レ之。衍即擣二附子一。齎入二長定宮一。皇后免身後。衍取二附子一。幷二合大醫大丸一以飮。皇后有レ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レ無レ有レ毒。對曰。無レ有。遂加二煩懣一。崩後有下人上書告二諸醫侍レ疾無狀一者上。皆收二繫詔獄一。

而取二其妻一。公怒。督懼。遂弑二殤公一。君子以レ督爲下有二無レ君之心一。而後動中於惡上。故先書レ弑二其君一。

後素按。見二華父督逆迓美豔之四字一。則知三其好二好色一也。取二其妻一。則知下以二淫欲一爲レ樂也。是豈非下亦身有レ所二好樂一。而之レ所レ愛而辟焉之甚者上乎。是以遂至レ弑二其君一矣。

閔二年。初晉獻公欲下以二驪姬一爲中夫人上。卜レ之不吉。筮レ之吉。公曰。從レ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レ如レ從レ長。且其繇曰。專レ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レ臭。必不可。弗レ聽。立レ之。生二奚齊一。其娣生二卓子一。及レ將レ立二奚齊一。既與二中大夫一成レ謀。姬謂二太子一曰。君夢二齊姜一。必速祭レ之。太子祭二于曲沃一。歸二胙于公一。公田。姬寘二諸宮一。六日公至。毒而獻レ之。公祭二之地一。地墳。與レ犬。犬斃。與二小臣一。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二太子一。太子奔二新城一。公殺二其傅杜原款一。或謂二太子一。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二姬氏一。居不レ安。食不レ飽。我辭。姬必有レ罪。君老矣。吾又不レ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レ察二其罪一。被二此名一也。以出。人誰納レ我。十二月戊申。縊二于新城一。姬遂譖二二公子一曰。皆知レ之。重耳奔レ蒲。夷吾奔レ屈。

後素按。獻公欲下以二驪姬一爲中夫人上。欲之字便是好二其女色一而樂レ之也。是亦身有レ所二好樂一者矣。終殺二太子一。以立二驪姬之子一。豈非下辟三於親愛之與二賤惡一之甚者上乎。

閔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レ衞。衞懿公好レ鶴。鶴有二乘レ軒者一。將レ戰。國人受レ甲者皆曰。使レ鶴。鶴實有二祿位一。余焉能戰。戰二于熒澤一。衞師敗績。遂滅レ衞。

レ居レ之。謂二之京城大叔一。而祭仲公子呂諫レ之。大叔段終完聚。繕二甲兵一。將レ襲レ鄭。夫人將レ啓レ之。莊公以伐レ京。大叔出奔レ共。遂寘二姜氏于城潁一。而誓レ之曰。不レ及二黃泉一。無二相見一。

後素按。姜氏惡二其子寤生一者。忿二其出レ胎之時驚一レ己。以惡レ之也。故其忿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愛二共叔段一者。喜二其出レ胎之時不一レ驚レ己也。喜即好樂中之事。而愛也。故其愛亦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是於二共叔一。則將二啓レ之以入一レ國。所レ謂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焉者也。於二莊公一。則欲レ排レ之。所レ謂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者也。故兄弟攻伐。骨肉呑噬。終母子爲二乖離一。是非下皆忿懥好樂等之意起二於身一者之所上レ致乎。故身有レ所之意。尤可レ畏也。

隱十一年。羽父請レ殺二桓公一。將三以求二大宰一。公曰。爲二其少一故也。吾將レ授レ之矣。使レ營二菟裘一。吾將レ老焉。羽父懼。反譖二公於桓公一。而請レ弑レ之。羽父使三賊弑二公于寪氏一。立二桓公一。而討二寪氏一。有二死者一。

後素按。羽父之懼。隱公老而後桓公立。桓公既聞二今日請レ殺之事一。則桓公必殺二羽父一矣。故羽父懼二後患一也。是豈非下身有レ所二恐懼一者上乎。故反譖二公於桓公一。以殺レ之。則之レ所二敖惰一而辟焉之極者也。何以曰二敖惰之極一也。以レ殺二君弟一請二于君一。則不レ憚レ君之情可レ見矣。不レ憚レ君。則無禮之甚者。無禮即之レ所二敖惰一而僻也。嗚呼。羽父以下有レ所二恐懼一之情上。遂移下之其所二敖惰一之君上。豈非二惡逆不道之甚一矣乎。

桓二年。宋華父督見二孔父之妻於路一。目逆而送レ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二孔氏一。殺二孔父一

眞知一。格ニ心之物一。則意所レ發誠。而不レ僞。故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故正心修心之工。皆在ニ誠意愼獨中一。學人宜ニ信レ之。以志ニ乎聖功一矣。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ニ其君夷一。左傳。楚人獻ニ黿於鄭靈公一。公子宋與ニ子家一將レ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ニ子家一曰。他日我如レ此。必嘗ニ異味一。及レ入。宰夫將レ解レ黿。相視而笑。公問レ之。子家以告。及レ食ニ大夫黿一。召ニ子公一而弗レ與也。子公怒。染ニ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公怒欲レ殺ニ子公一。子公與ニ子家一謀レ先。子家曰。畜老猶憚レ殺レ之。而況君乎。反譖ニ子家一。子家懼而從レ之。夏弑ニ靈公一。書曰。鄭公子歸生弑ニ其君夷一。權不レ足也。君子曰。仁而不レ武。無ニ能達一也。凡弑レ君。稱レ君。君無道也。稱レ臣。臣之罪也。

後素按。春秋之世。聖學亡矣。喜怒哀樂任レ情不レ中レ節者不レ少也。夫鄭子公怒染ニ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者。以ニ口腹之故一。不レ堪ニ忿懥一。乃無ニ禮於君一如レ此。所レ謂身有レ所ニ忿懥一者也。君臣不ニ俱得ニ心之正一也。是故。子公終弑レ公。豈非下各之レ所ニ賤惡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子家懼從ニ子公一。則懼ニ身之禍一。而從レ之者也。是亦身有レ所ニ恐懼一。則不レ得ニ其正一者也。故蒙ニ弑レ君之首惡一。豈非下亦之レ所ニ畏敬一而辟焉者上乎。是故。君子加ニ戒懼愼獨之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一。則不レ失ニ其中一也。

隱元年。鄭伯克ニ段於鄢一。左傳。初鄭武公娶ニ於申一。曰ニ武姜一。生ニ莊公及共叔段一。莊公寤生。驚ニ姜氏一。故名曰ニ寤生一。終惡レ之。愛ニ共叔段一。請レ立レ之於武公一。又爲レ之請ニ制於莊公一。終請レ京。使

已齊家。齊家時即已治國平天下矣。義本圓融。解者破裂。

後素按。郝氏說。論正心之功在誠意中。而雖修齊治平。皆亦然。此余看破此節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與五僻而說來也。痛快明暢。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也夫。

郝仲輿曰。齊家在修身。何也。身者家之主。好惡當理。則身修而家齊。蓋好惡根于意。通諸國與天下。而家則身與天下接之。初意發于此。最切。若不能致知格物。任意所向。往而不知止。則流爲偏僻。向于親愛不止。則偏于姑息。向于賤惡不止。則偏于慣嫉。向于畏敬不止。則偏于側媚。向于哀矜不止。則偏于悲傷。向于敖惰不止。則偏于陵侮。蓋家人至近。其情易縱。意所好。雖惡見爲可喜。意所惡。雖美併棄不錄。物以形隔。而不能格其理。知以意昏。而不能致其明。恒情之偏。滔滔皆是。至有父不知子惡。農不知苗美者。況家人恩怨叢集。以偏蔽行之。安望能修身以齊家乎。故欲修身齊家者。亦在誠其意。以致知格物而已。

後素按。郝氏說。通解此一節之經旨也。愚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本是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意。而約之。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也。其發皆中節。以戒愼恐懼愼獨故也。不戒愼恐懼愼獨。則雖中節。偶中而非的中也。常人不愼獨。故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心之良知埋伏。而不貫其中。故之所親愛畏敬哀矜而辟。而不知其惡。之所賤惡敖惰而辟。而不知其善。好惡之權衡。於是乎顚倒。家人安得親睦。其身固亦不得修矣。故愼獨以致

林次崖曰。親愛畏敬哀矜。只是在二好樂内一。賤惡敖惰。只在二忿懥内一。忿懥好樂之不正。是不レ當レ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敖惰之僻。是所レ當レ施。但施レ之。或過二其則一也。如レ子本當二親愛一。却溺レ愛不明。豈不三是過二其則一。即二此一端一。餘可レ見。

郝仲輿曰。忿懥四者。由二氣質一生。身以二血氣一勝。故怒爲レ首。親愛五者。由二交接一成。家以二恩情一勝。故愛爲レ首。喜怒任レ意。必無二身範一。而擧動乖レ方。則身不レ修。愛憎任レ意。必無二家法一。而情誼乖離。則家不レ齊。病皆生二于意一。故誠意爲レ本。

後素按。王子以下諸説。論下五者流二於情一。而失中好惡之正上也。流二於情一。而失二好惡之正一。則身亡國亂者。不レ可二擧算一。詳論レ之。以置二于餘論一。

孔氏曰。農家種レ田。常欲二其盛一。苗雖二碩大一。猶嫌二其惡一。若能以二己子一而方二人子一。以二己苗一而匹二他苗一。則好惡可レ知矣。

朱子曰。溺レ愛者不明貪レ得者無レ厭。是則偏之爲レ害。而家之所二以不一レ齊也。

後素按。右二説解下莫レ知二子惡一與二苗碩一之義上也。

郝仲輿曰。先儒云。八目功效。以二次漸一進。其説難レ通。意既誠矣。德潤レ身。心廣躰胖矣。比レ及二正心一。復有二四不正一。至二目不レ見。耳不レ聞。口不レ知レ味。頑冥不仁之病一。心既正矣。比レ及二修身一。復有二五僻一。至二父不レ知レ子。農不レ知レ苗。錮蔽之極一。何也。蓋學雖レ有二始終本末一。道惟一貫。致知格物。串二紐八事一。誠意一關。提二挈綱領一。一事不レ盡。則七事並累。正心時即已修身。修身時即

意一。不下作二於字一看上。辟字正從二之字一生來。親愛以二親且舊一言。賤惡以レ惡言。畏敬以二位與レ德言。哀矜以レ窮言。敖惰是之反。只是濶略過去。每二兩字一倶宜二連說一。或問。敖惰二字。恐非二好事一。朱子曰。此如二明鑑之懸一。姸者自姸。醜者自醜。隨レ所レ來而應レ之。不下以二醜者至上レ前。須上レ要三換作二姸者一。○郝仲輿曰。敖惰不禮貌也。如下孔子于二孺悲一。不三與見一。而鼓レ瑟使レ聞。望二其悟一也。孟子于二惡行者一。隱レ几不レ應。而其人引レ咎。翛然教誨上。皆敖惰不レ僻者也。○吳蓀右曰。敖惰者。于二禮上一箇客懶慢。泛然視レ之之意一。此非二凶德之敖一。亦人情所レ有。但過二其則一。而陷二于偏一。便不是。

後素按。張氏說。解下親愛至二敖惰一之名義上。而從二朱子或問說一來。小註。朱子郝吳二說。特釋二敖惰二字一也。愚謂。敖惰二字近二於凶德一。故自レ古費二無數解釋一。然能見二經文一。則敖惰在レ彼不レ在レ我。我應レ之而已。如應レ之之道過二其則一。則棄而不レ敎者也。王子不レ棄二聾瘂之楊茂一。而書レ字以悟レ之。庶下乎之レ所二敖惰一而不レ辟者上也歟。我邦中江藤樹先生。不レ棄二遮レ道之盜賊一。而解レ理以變レ之。是亦庶下乎之レ所二賤惡一而不レ辟者上也歟。嗚呼。致二我眞知一。以啓二彼眞知一。眞聖學之要道也。爲レ儒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二斯竅一。

王子曰。人之心躰。惟不レ能二廓然太公一。是以隨二其情之所一レ發而僻焉。鄒東郭曰。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則不レ寂。則撓二其躰一。親愛賤惡而僻。則感不レ通。不レ通。則窒二其用一。愼哉。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于レ焉戒愼。于レ焉恐懼。日瑟僩。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義威儀。無二適非レ仁一。發育峻極。無二適非レ天。是爲二誠立神通全生公歸之學一。

熊勿軒曰。親愛畏敬哀矜。指二所レ愛之人一言。有二此三等一。賤惡敖惰。指二所レ惡之人一言。有二此二等一。偏二於愛一。則不レ知二其人之惡一。偏二於惡一。則不レ知二其人之善一。

葛屺瞻曰。此五者。一家之內。難レ定二屬那一等人一。亦有下一人而兼二有幾件一者上。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二惡處一。賤惡敖惰是惡。然其人豈無二美處一。

為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所二干身內一。而氣一動レ志。虛靈之體。不レ得二其正一矣。如下賊入二人家一。主翁逃亡上。安得四復有三心在二形骸內一。若レ是則耳目口鼻都無二管攝一。恣縱不檢。聾瞽痿痺之病成矣。安望三齊明愼動。以修二其身一乎。故欲レ修レ身。在三致知誠意。以正二其心一而已。○問。正心工夫何在。陳臥子曰。誠意而已。學至二致知誠意一。此時天理惺惺透露。便是知レ止光景。便自常定常靜。常安常慮。那得レ有レ所。故知心得二其正一。並非下於二心上一着上力也。若一番誠意。又一番正心。則支離極矣。豈惟正心。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根レ一。致知誠意。並無二兩截一。

後素按。許氏說。小註李郭二說。皆通二解此節之經旨一也。而陳氏論三正心別無二工夫一。愚謂。心在二方寸內一。虛而靈。而統二性情一。人因二身之欲一。有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侵一。則心必為レ之動而放。然其靈獨知レ之。其靈是眞知。故致二其眞知一。以去レ惡為レ善。則其外侵之欲。霧消氷解。而心歸二太虛之躰一矣。故致知格物。即誠意正心之功。而徹首徹尾一貫之道也。如又不下致二其知一以格中其物上。只任レ情隨レ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與下有二知覺一禽類上無レ異矣。非レ亡レ身必喪レ德。

故修レ身者先在レ正二其心一。

所レ謂齊二其家一在レ修二其身一者。人之二其所一親愛一而辟焉。之二其所一賤惡一而辟焉。之二其所一畏敬一而辟焉。之二其所一哀矜一而辟焉。之二其所一敖惰一而辟焉。故好而知二其惡一。惡而知二其美一者。天下鮮矣。故諺有レ之。曰。人莫レ知二其子之惡一。莫レ知二其苗之碩一。此謂二身不レ修不一レ可三以齊二其家一。朱子曰。人謂二衆人一。○鄭仲輿曰。之向也。言往而不レ返。○朱子曰。辟猶レ偏也。○鄭仲輿曰。辟僻同。偏也。已甚之意。○朱子曰。諺俗語。○鄭仲輿曰。碩繁盛。

孔氏曰。所レ謂齊二其家一在レ修二其身一者。此經重明二前經齊家修身之事一。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張晦中曰。此節五者不二專就レ家說一。只是泛言。身與レ物接。而家人自在二其中一。之字有二往而不レ返

工夫。因考。心不在焉。焉字從來指腔子裏。然此上忿懥四件矣。何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故心之真知。爲其氣焰所埋伏。不能照忿懥四件之公私邪正。故目雖視。而真知不能見之。耳雖聽。而真知不能聞之。口雖食。而真知不能味之。與有知覺禽類同。禽類者。只有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知覺情意耳。人則皆有照別其公私邪正之真知。以貫注其知覺情意之內。是天性之神明也。然多欲而蔽固深者。其濁氣埋沒了其神明。故神明雖在。不能貫注其知覺情意之內。知覺情意惟是爲運用。甚則爲奸賊矣。以食味淫欲。喪身亡德。滔滔是矣。於是。禽類之不若也。故致知以忿。而公則發。私則止。憂而公則發。私則止。是之謂自謙。是之謂不自欺。而有誤認知覺。以爲真知者焉。故與嚴親謀之。與真師詢之。與益友圖之。然後發之。則庶幾不誤歟。故無慎獨之實功。而妄發。則必不中節。

許敬菴曰。正心修身之身。前段已明。茲復舉身心相關處言之。人有此身。便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感。所謂從軀殼上起念者也。於此念頭。一有所着。此心便不得其正。何者。心之神明如太虛然。纔着便物而不化。其在腔子裏者。特幼形耳。心既不在一身之間。耳目口躰忽不覺其迷亂。況動靜威儀之則耶。以此知身之主宰全在心。經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也。

李四明曰。始爲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懥。而特曰身有所忿懥。挈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違。安有身爲物累。而心爲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經列四者於前。繼之曰。心不在焉。○鄒仲輿曰。修身在正心。何也。心本虛靈。原無方所之礙。惟虛靈局于形質。與外物交。而意妄動。以自欺其知。則彌陽奔騰結滯。

也。則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苟有レ一焉。豈不三甚爲二此心之累一哉。

後素按。右二說。論下忿懥四件出二於聖賢中之天理一。而發皆中レ節之事上。而與二常人之忿懥四件一。乃天地懸隔矣。而其本只在下愼獨與レ不二愼獨一之間上而已矣。然雖二常人一。貞知未二嘗滅一。有レ時而見焉。

王子曰。凡忿懥等四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レ着二一分意思一。且如三出レ外見二人相鬭一。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レ怒。却此心廓然。不三曾動二些子氣一。怒レ人亦如レ此。方纔是正。

朱子曰。如下因二人有一レ罪而撻上レ之。纔了其心便平。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

後素按。右二說。論二常人忿懥等之情一。發偶中レ節者一也。充レ之則莫レ不レ中。故勉學焉也。

徐巖泉曰。心躰本虛。而神心不レ在レ焉。着二于有一也。纔着便不レ在二腔子裏一。

饒雙峰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レ見者。心之精神知覺。一不レ在。則于二粗而易見者一。已不レ能レ見。況義理之精者乎。

郝仲輿曰。身與レ物接。私意偏主。氣一動レ志。心焉得レ有二靜正之躰一。所レ謂物交レ物引レ之而已。故曰。心不レ在レ焉。由レ是視聽飲食。無レ所二管攝一。始以二身有一レ所。而喪二其心一。既以二心不一レ在。而幷喪二其身一。身與レ心交喪。可レ知二心與レ身相關一也。故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

王子傍註曰。正心之功。既不レ可レ滯二於有一。又不レ可レ隨二於無一。

後素按。右四說。解下心不レ在レ焉。至二修レ身在一レ正二其心一之義上。而王子之言。專說二心在レ焉之

懼好樂憂患。一奪其眞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後素按。右二說。解心正二字。

朱子大學或問曰。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後素按。此語有病。方寸內皆鬼神也。）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邵仁中曰。昔之聖賢。非無忿懥也。然當怒而怒。所可怒者在物。而不在我。非無恐懼也。然當懼而懼。所可懼者在時。而不在我。唯仁者能好人。以其無所作好也。好樂如是。夫奚傷。天下憂吾不得不憂。在我本無所憂也。憂患如是。夫奚損。此如水中之萬象。鑑中之妍媸。物至則見。物去則寂。水之與鑑。無所增減。亦無所愛憎也。未應物之前。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不立。因所以爲此心之正。當接物之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隨感而應。亦孰非此心之正。詩人形容文王宅心之妙。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孔門弟子形容夫子心術之精微者。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以方寸之地。一毫意念。未始或萌如此

後素按。右三說。解二身有之身字一。而朱註從二程說一以作レ心。然用二三說一。則依然古本之舊也。

朱子曰。有レ所。是被三他爲二主於內一。心反爲レ他動也。

郝仲輿曰。有レ所者。偏主不化之意。執客曰レ有。定在曰レ所。

後素按。朱郝二說。解二有レ所二字一。而有レ所者。身接二忿懥四件之事物一。心爲二他所一制縛。有二方所一。而自不レ能レ宰レ之也。

王弇洲曰。不レ曰二不正一。而曰レ不レ得二其正一。不得二字亦有二斟酌一。蓋此心當二未感之先一。澄然無事。湛然無物。如二鑑空衡平一。本是極正。及レ當二感遇一。一着了。有レ所二字。則此心偏係。而向來澄然湛然本躰。便失二其初一矣。不レ猶猶レ言レ失也。向來如レ此。而今失レ之也。

後素按。王氏此說。解下不レ得二其正一之義上。而不レ得之二字作レ失看。尤確論。

呂東萊曰。四者皆非二心之正一也。然則。如レ之何而謂二之正一。非二知至意誠一。不レ足二以識一レ之。今夫視聽言動。求レ合二乎禮一。以正二其心一。則可レ謂二之正心一乎。曰。此求レ正二其心一。而非二心正一也。心正者非三言語擬議所二能形容一也。故唯知至意誠者。能默二識之一。

呂與叔曰。大人者。不レ失二其赤子之心一。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三以降二衷民之所三以受二天地中一也。寂然不動處即純一。與二天地一相似。與二神明一爲レ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レ發。謂二之中一。其謂レ此歟。此心自正。不下待二人正一而後正上。而賢者能勿レ喪。不下爲二物欲一之所中遷動上。如二衡之平一。不レ加以レ物。如二鑑之明一。不レ蔽以レ垢。乃所レ謂正也。唯先立二乎大者一。則小者不レ能レ奪。如使三忿懥恐

愛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

後素按。右四說。解忿懥四者之名義。而吳氏則併言忿怒四件自性天發來者也。胡朏明駁吳氏此說與後條張子韶之說曰。謂四者皆血氣使然。而心不可有。是即佛老之學。以枯木死灰爲心之本躰者。非聖賢之指。則使心之不正果由於心之喜怒。則是心正在修身矣。先後倒置。悖孰甚焉。益信大學有譌字。不可以不改。愚謂。心有人心道心之別。人心即危。道心則微。危者不可不云。微者不可不扶。人心即忿懥四件自軀殼起來者也。道心即忿懥四件自性天發來者也。故自軀殼起來。則必戕賊性天。戕賊性天。則心既不正了。是以曰修身在正其心。言不昏其心之良知。則正而非不正。故自軀殼起來諸賊。皆畏其照鑒而消跡。決不能寇入靈府也。若又昏其心之良知。則不正而非正。夫諸賊皆亂入。而靈府化爲鬼窟矣。故常常致良知。即不得身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撲滅身有所之害者。非良知則不可。故下段心不在焉云云。此心字指良知而言。詳載下條。如胡氏說。區儒黨同伐異之私言。而非通道者之論也。

張子韶曰。心之正躰。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血氣也。

葛屺瞻曰。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曰。身無知。即藉心以爲知。心爲氣質用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屬之身。

湯海若曰。身有之身。不必改作心。人一身以心爲主。說身即是心無二也。

所レ謂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者。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好樂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心不レ在レ焉。視而不レ見。聽而不レ聞。食而不レ知二其味一。此謂三修レ身在二レ正二其心一。朱子曰。忿懥怒也。○鄭康成曰。懥怒貌也。

孔氏曰。所レ謂修身者。此覆二明前經正レ心修レ身之事一。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王子傍註曰。修身工夫。只是誠意。就二誠意中一體當。自己心體常令二廓然太公一。便是正心。此猶二中庸未發之中一。

後素按。王子傍註。解二修身之全功一也。而益可レ信レ非二誠意之外別有二正心之功一矣。

葛屺瞻曰。忿懥者氣鬱。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悅慕而且暢遂矣。

李榕村曰。先二忿懥一者。怒最易レ發。而難レ制也。次二恐懼一。則以下禍患卒至。易上レ失二其常一。次二好樂一便從容。憂患不レ過下慮及二子孫一之類上。益寬緩矣。

郝仲輿曰。忿懥四者。意之病。言レ忿又言レ懥。言レ恐又言レ懼。言レ好又言レ樂。言レ憂又言レ患。皆過甚之意。本惟喜怒哀樂。重二累其辭一。以見二情勝一也。

吳子發曰。其所二忿懥一。則是好二勇鬪狠忿一。忘二其身一者也。與下一怒安二其民一者上異也。其所二恐懼一。則是怯懦無レ勇。見レ義不レ爲者也。與下恐二懼所一レ不レ睹。臨レ事而懼者上異矣。其所二好樂一。則是好レ色好レ利。樂二驕樂逸游一者也。其與二好レ禮樂レ善者一異矣。其所二憂患一。則憂レ貧患二得失一者也。其與下

物知相觸。萬法緣綠。俱從レ此起。人如曉ニ得鮫血交レ心。聞レ香捫レ鼻。便曉ニ得四體百骸個個有レ知不ニ從レ物來一。不ニ從レ意起一。如曉ニ得屋漏透レ光。肝腸掛レ面。便曉ニ得瓦礫皮膚。更無ニ一物一。細不レ能レ揜。大不レ能レ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ニ餘義一。補傳太疏。

毛西河曰。此正所レ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レ謂修身爲ニ新民之本一。後素按。毛氏雖レ尊ニ信古本一。而於ニ新民之新字一則以ニ改本一爲レ是矣。今以ニ一字之異一。不レ得レ不レ收ニ此全文一也。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レ在レ前。而知レ止能得。即誠意中事也。心身雖レ在レ後。而心廣躰胖。不下必與ニ誠意一作中轉關上也。故大學祇誠意。而明德新民。與レ止ニ於至善一。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恂慄赫喧。賢親樂利。前王不レ忘。總該ニ括其中一。而貿々者尙欲ニ取而分ニ析之一。此豈知ニ大學一者乎。故知至在レ知レ本。修レ身在レ正レ心。皆有ニ先後次第一。而惟誠レ意。則絕ニ去轉關一。泯ニ其次第一。一若ニ自明自新一。全不下必與ニ先後一較中功候上者。此所レ謂本也。故曰。大學有ニ兩本一。而總ニ一本一。以ニ修身之本一。統ニ歸之誠意之本一。而世不レ知也。

後素按。以ニ黃毛二說一觀レ之。則淇澳至ニ大畏ニ民志一。皆誠意之推廣。而知レ本。非ニ特指ニ聽レ訟一節一。總擧ニ淇澳以下之經一。而結レ之也。

毛西河曰。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云。本末終始。原非ニ條件一。只因ニ本字一。遂謂ニ之釋ニ本末一。然則。又以ニ何者一釋ニ終始一耶。

後素按。此說駁下朱子謂地以レ知レ本爲天レ釋ニ本末一之誤上。而高中玄郭青螺諸家說。皆與ニ毛氏一同。一一不ニ枚擧一。

備兩造。雖如不可易。然愚謂。聽訟吾猶人也者。周官司寇所云。五聲以之聽獄訟。求民情。聖人與官吏之有才能者無異矣。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民之不仁者。飾以仁。不敬者。飾以敬。不孝者。飾以孝。不慈者。飾以慈。不信者。飾以信。其餘不善也者。各飾以善。而民之仁者。誣以不仁。敬者。誣以不敬。孝者。誣以不孝。慈者。誣以不慈。信者。誣以不信。其餘善也者。皆誣以不善。此即訟端之所由起也。故聖君誠意以明仁敬孝慈信之德。而臨民焉。譬如懸明鏡應物來。物姸媸安逃其照。故民先咸其心。不得訟以盡其虛誕之辭。令大畏其心志。而有恥且格。虞芮之訟於文王。是其證也。而至如此。則不仁者改爲仁。不敬者改爲敬。不孝不慈者改爲孝慈。不信者改爲信。而仁者不誣之。敬者不誣之。孝慈者不誣之。信者不誣之。而仁化興於下。此豈非聖君誠意之効乎。决非官吏所及也。是故。雖齊治平。皆以誠意爲本。故大學結上文數節。重曰此謂知本。其旨深矣哉。而謂釋本末。昔賢既駁之。其言是也。

黃石齋榕壇問業曰。原文首釋誠意。而淇澳三詩繼之。康誥至敬止。諸詩書又繼之。乃終以聽訟節。大意以誠意爲明新之本。古文本自明白。何必如今本所裁。截空補缺。顚倒舊義乎。某云。程朱亦是好意。但細繹不精。終始爲格致所滯。如古文繼愼獨於知至知本之後。正是格物大關。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覰。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

猶如自身視家國天下。則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而自幹視根。則根爲幹之本。猶如自身視意。則意爲身之本也。只是漸入精微之義。而始非有二本也。要一本而已矣。奚足疑。

鄭康成曰。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

孔氏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俱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 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意。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

方性夫曰。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無獄。召南之聽訟不及周南之無犯。此所以爲聖賢之辨歟。夫訟者。以其兩辭之情僞未辨也。至若無情之人。不得盡其辭。豈復有訟乎。非夫大畏民志。固不能若是。易於訟言。有孚窒惕。蓋謂是矣。

王子傍註。又即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皆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爲本矣。

後素按。右四說。通解此一節之經義。而可謂無餘蘊矣。雖王子。信乎以修身爲本矣。上曰皆本於明德。則當知脩身之本爲誠意矣。修身誠意無二本。益可見。且孔子云。俱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
後素按。孔氏說。解二聽レ訟一節之大意一也。
劉原父曰。聽レ訟能判二曲直一。豈不レ爲レ美。然而聖人之意。以レ無レ訟爲レ先者。夫息二爭於未レ形也。
後素按。劉氏說。解二使レ無レ訟乎之義一也。
李見羅曰。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詞一。非レ禁レ之也。所レ謂有レ恥且格。自不レ忍二其虛誕之詞一。
後素按。李氏說。解下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之義上也。愚謂。有レ恥且格。則氏之良知亦至焉。
比屋可レ封之氣象可レ見矣。
馬彥醇曰。誠二其意一。則使三民心服。不レ可二得而欺一矣。大畏二民志一者。心服之謂也。
蘇紫谿曰。刑畏之畏。畏二之於外一。故小。德威之畏。畏二之於內一。故大。
李卓吾曰。夫曰三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矣。此非下其誠意之極大畏二民志一者上。一レ之乎。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大畏二民志一之義上也。而畏也者誰乎。宜二思而自得一レ之。
鄭康成曰。本謂二誠意一也。
後素按。鄭氏說。解二此謂レ知レ本之本字一也。可レ謂盡二古本大學之旨一矣。向所レ舉毛西河之說曰。大學兩此謂レ知レ本。一是修レ身。一是誠レ意。然誠レ意。正所二以修一レ身也。知知レ此而已。又能演二鄭氏之旨一矣。或難曰。天之生レ物也。使二之一本一。孟子分明言レ之。而大學反以レ修レ身爲レ本。又以レ誠レ意爲レ本。其有二二本一何也。曰。子知二夫樹一耶。自レ枝視レ幹。則幹爲二枝之本一。

郭青螺曰。心體既全。卽彝倫日用。皆從心中流出。遇爲君。則盡君道。遇爲臣。則盡臣道。遇爲子爲父。則盡父子之道。遇與國人交。則盡交道。如大極全體。舒之則爲春夏。翕之則爲秋冬。惟一故神也。其實至善在心。而仁敬孝慈信。皆因物付物。各足分量者。如謂仁爲君之至善。敬爲臣之至善。則支矣。

李卓吾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矣。父止於慈矣。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擧天下之物無以尙之者能之。

後素按。右三說。解止仁敬孝慈信之義也。愚謂。良知之眞誠惻怛。謂之仁。良知之主一無適。謂之敬。良知之親愛其親。謂之孝。良知之敎養其子。謂之慈。良知之誠實無妄。謂之信。畢竟一良知而已矣。文王緝熙敬止。故遇之。則一一流出。而何但五者。天下之理盡然矣。學者師其意。亦著實下緝熙敬止之功。則盡人倫。乃與聖人一般。而皆是誠意中之事耳。以黃郭李三說講之。則益分明矣。且此一段。不待通解而義自明。

又按。人知信仁敬等之名。而不知其所以名之實。則未可免於朱子所謂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之弊也。是故。不可以不眞致良知。知眞致良知。則亦何誤之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曰。情猶實也。

錢漸菴曰。良知便是熙。能致得便是緝熙。緝熙便能敬止。敬止即是止二至善一。

鄒東廓曰。敬也者。眞知之精明。而不三雜以二私欲一也。故出レ門使レ民。造次顚沛。參レ前倚レ衡。無三往非二戒懼之流行一。方是須臾不レ離。

錢漸菴曰。此光明性躰。原自惺惺不昧。不レ待二檢勅一。自有二一種嚴肅之意一。嚴肅處正是止之眞躰。旣能緝熙。則性躰不レ失。自能惺惺然。安三于所レ止矣。

袁中郎曰。下五句。正釋二止字一。五句乃就二人倫一數レ之。只一止耳。月落二萬川一。處處皆圓。實無二二月一也。

後素按。右五說。解二緝熙敬止之義理一也。緝熙敬止。唯是一良知而已矣。良知之不息。謂二之緝一。良知之熙。謂二之熙一。良知之精一不雜。謂二之敬一。良知之嚴肅不動。謂二之止一。文王者聖人也。本躰功夫一齊了レ如レ此。下文五箇止。即在二這敬止中一。而敬止之流滿成二五箇止一。要亦只一止而已矣。袁說確乎不レ可レ易矣。

王子傍註曰。又說歸二身上一。

後素按。王子此註。解下止二仁敬孝慈信一之義上也。人亦能止レ之。則身修了。故曰。又說歸二身上一。

黃貞父曰。一止而貫二群倫一。如下一水躰而偏二河海一。一日光而照中寰區上。在レ君爲レ仁。在レ臣爲レ敬。在レ子爲レ孝。在レ父爲レ慈。在レ交爲レ信。同出而名異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孔子說詩之辭也。愚謂。看此知字。是何等學問。乃人所通微入聖之路也。因又考上文緜蠻二字。蔡虛齋曰。緜蠻二字。義無所取。然警發人之意。不可以無存焉。何者。緜蠻與缺舌同。素不如人語之爲解也。然黃鳥止于丘隅。而不他適。則庶乎不失天理矣。而人具良知。而不知止於仁於敬於孝於慈於信。而一生動乎外累者。則却似緜蠻之羽物之不若也。故梁氏曰。借鳥提醒人。郭氏曰。儆人知止處。全在可以不如四字。嗚呼聖人之引詩書。或下字。不可無義於其間也。

王子傍註曰。止於至善。豈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

後素按。王氏此註。解文王敬止之大旨也。求之吾身。即求之吾心也。求之吾心。即求之吾心之眞知而已矣。

葛屺瞻曰。詩咏文王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々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基。最爲玄默。即不識不知之意。

後素按。葛氏說。解穆穆之義理也。愚謂。明明德到至純至粹處。却其命根之至善。至善即天。天本無聲無臭。詩所云穆穆。乃其形容耳。

魏莊渠曰。緝如理絲連續不斷。非有總會。從何處接來。熙如種火。由接續斯有光明也。

後素按。魏氏說。解緝熙之義理也。愚謂。文王之連續光明。即至誠無息。而自誠明者也。

レ所レ安レ身。知レ止而不レ遷也。其深意之所レ寓。豈淺淺哉。而說者曰。此節虛說。勿三寔發二正意一。恐背二聖經之旨一。

尤西川曰。緡蠻黃鳥。止二于丘隅一。此與二鳶飛戾レ天。魚躍二于淵一同意。皆指二本躰一言。陸稼書曰。邦畿黃鳥。雖二是喩言一。然民之止。必於二邦畿一。鳥之止。必於二丘隅一。亦是止二至善一之類。與二川流鳶魚一同。爲二道躰一例一。此意亦不レ可レ不レ知。但傳意看來。似レ不二重在一レ此。

後素按。尤氏說及小註陸氏。共解下黃鳥止二丘隅一之義上也。而陸說併解二上文民所一レ止也。愚謂。避二緡蠻一。擇二岑蔚安閒一。而止二處之一者。非二獨此詩之一黃鳥而已一。合二天下古今萬黃鳥一皆然。而其所二以然一者。天理之自然。所レ謂本躰也。本躰也者。一大極也。萬物皆備二於我一。反レ身誠。樂莫レ大焉。聖賢以二意誠之故一。黃鳥止二于丘隅一之天理。亦是吾心之活潑潑。而靜觀レ之。則何等樂。故又引二此詩一。豈徒然。孔氏所レ謂廣明二誠意之事一。斷無レ疑矣。是故。學者能反レ身誠。則黃鳥之止。當レ識二得不下外二於吾心之德一。若又放レ心。則於二父子昆弟一。既已分隔隘陋。又奚與二微禽一干涉之有。而向二其輩一說二此詩一。則懵然不二省發一。宜矣。

又按。陸稼書等以二經傳之說一爲レ主。故曰二傳意一。然改二傳意字一作二經意字一看。則不レ妨。而其川流鳶魚之說。即尤西川之說。而陸氏潤二色之一。以爲二我說一也。然說術得妙。

郭洙源曰。人心有レ止。豈宜レ昧耶。故尤貴レ知。知者止之惺機也。故又引二詩及孔子說下詩。以明二人之當下知レ止。其儆二人知一レ止處一。全在下可二以不一レ如二四字上。要レ得二惕然儆省意一。

粱無知曰。於レ止知二其所下止。乃借レ鳥來提二醒人一之詞。非レ謂二鳥知レ止而人反不下如也。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朱子曰。詩商頌玄鳥之篇。○毛氏曰。畿疆也。○朱子曰。邦畿王者之都。○孔氏曰。此詩小雅緡蠻之篇。○朱子曰。緡蠻鳥聲。○又曰。丘隅岑蔚之處。○又曰。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孔氏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朱子曰。穆々深遠之意。○又曰。於歎美辭。○又曰。緝繼續也。熙光也。○又曰。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孔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至善。

吳無障曰。首節空空言天下事物。各有當止的去處。便隱隱含著仁敬孝慈信等說下。言所當止之處安在。如文王所止者。是也。

葉石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擇而止之也。穆々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之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邦畿千里至緝熙敬止之大旨也。

許東陽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葛屺瞻曰。邦畿爲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隱然寓於言外。

後素按。許葛二說。解邦畿千里之名義也。而民於安身。則知所止。而居之以不遷。是即愚夫婦之所與知能。而未必知止至善。然聖人引此詩。誠欲學者止至善。猶如彼於

葉水心曰。一段前輩所以移易在前。謂是解新民。然細看。却只是自說自新。

鄭申甫曰。盤銘康誥周詩三節。總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止于至善耳。明德親民。一套俱在其中。豈是截斷專釋新民。

郝仲輿曰。朱子因盤銘康誥詩連引新字。遂改親民作新民。非也。親即是明。自新爲明。舉世昭明。改變爲新。引盤銘以下。見明明德于天下。皆本之誠意也。盤銘明德也。康誥與詩。明明德于國與天下也。康叔新衞。文王新周。國治也。舊邦新命。天下平也。一誠意。而身家國天下無所不統。皆以融會八事。合本末始終而言也。祇據作新民三字。割爲一章。以釋新民。牽强尤甚。如古本文字。義理饒洽。如朱註分割。何但義理偏枯。文字亦索然。讀者自識。

後素按。右諸說辨朱子改本。以此一段爲釋首節新民之傳之非也。故合觀之。則盤銘一段。非釋新民益瞭然。大全東陽許氏曰。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新言。然則。大學一章。自首徹尾。無有新民之字。則改本改親民作新民之非。亦自明矣。而許氏之結文曰。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與親民則新在其中之意同。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レ是。而諸家或以爲君子泛言。或以指二湯武文王一者爲レ非。其立レ説紛紛。經義却晤。故皆不レ可レ從矣。

鄭康成曰。君子日新二其德一。常盡二心力一不レ有レ餘。

孔氏曰。是故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者。言君子欲三日新二其德一。無下處不中用二其心一盡上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レ盡二其心力一。更無二餘行一也。

後素按。鄭孔二説。以レ極爲レ盡。而謂レ在レ盡二其心力一也。質而有レ味。何者。盡二心力一。則一毫不レ欺二良知一。而致レ之之謂也。然則。必止二於至善一。故以下諸家以レ極爲二至善一之説上。又載二於次一。經義於レ是乎無二餘蘊一矣。

王子傍註曰。君子之明レ德親レ民。豈有レ佗哉。一皆求レ止二於至善一而已。黃洵饒曰。不レ用二其極一。極字卽下章之至善。所レ謂文理接續也。〇盧玉谿曰。前言レ止二至善一。此言レ用二其極一。二義互相發。止則不二紛紛擾擾一矣。用則非二槁木死灰一矣。

後素按。王子傍註及小註。此解下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義上也。愚謂。湯日新。乃自二其慄慄危懼一。若レ將レ隕二于深淵一來。慄懼將レ隕者。卽愼獨也。武王俾三康叔作二新民一。乃自二其無レ康二好逸豫一來。無レ康二好逸豫一者。卽愼獨也。文王其命惟新。乃自二其小心翼翼一來。小心翼翼者。卽愼獨也。由レ是觀レ之。則古聖帝明王之道。不レ出二於愼獨之外一也。而愼獨又不レ在二良知之外一也。良知天理之極。而一毫無二人欲之私一者。卽至善也。故曰。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困勉者。亦不レ可四以無三其志與二其功一也。且此一段。不レ待二通解一而義自明。

王一。而不レ始二於后稷一。而併算二后稷一不可。此雖レ如レ拘二於文字一。明明謂二周舊邦一。則訓詁亦不レ可レ忽。故以二鄭箋一爲レ主。

毛氏曰。乃新在二文王一也。

後素按。毛氏解二其命維新之義一也。而其命維新。即文王之盛德。日新而民歸化者日衆矣。此在二文王之日新一耳。毛傳乃新在二文王一之言。約而盡。非レ如二後儒紛紛無益之說一也。

孔氏曰。周雖レ舊。是諸侯之邦。其受二天之命一。唯爲二天子一。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レ施敎命。唯能念レ德而自新也。朱子曰。周國雖レ舊。至二於文王一。能新二其德一。以及二於民一。而始受二天命一也。○金仁山曰。文王新二其德於上一。而天下之民。自然被二服其化一。宮庭之內。若レ此雝。朝廷之間。若レ此濟濟。田野郊關之內。若此遜レ行遜レ畔。當時氣象。直是日新月盛。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魏莊渠曰。世界只是舊世界。至二於文王一。而天命聿新。宇宙一似二重闢的一。○王觀濤曰。文王未レ爲二天子一。但王業自二文王一始耳。

後素按。孔疏小註之諸說。解二天命新之義一也。要レ之。文王良知之煥發光輝也已矣。

蔡虛齋曰。是故字。承二文王詩意一說來。此貫二上三節一而結レ之。非三只結二文王之詩一。陸稼書曰。此節本貫二上三節一而結レ之。非三只結二文王之詩一也。然却承二文王之詩一說來。蓋文王詩。原包二上二節一。結二文王一。即所三以結二上二節一也。

後素按。蔡氏說。解二是故二字之義一也。

牛春宇曰。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與二上章皆自明也一一般。無所不三字。對二皆字一看。用二其極一三字。對二自明字一看。君子就作二湯文武一說。

後素按。牛氏說。解下君子字及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義上也。而上節皆自明也云者。指三文王湯堯自明二其德一而言也。然則。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亦是指二三聖人一也無レ疑矣。故以二牛氏說一爲

惟使㆓之煥然一新㆒。乃爲㆓親愛㆒。則新㆑之。正所㆓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文中儘有。何必拘㆓定字眼頂㆒來。

後素按。孔氏已下諸説及小註。共解㆘作㆓新民㆒之義㆖也。然微有㆓異同㆒。孔曰。新人。湛鄭曰。新附之民。吳葛則以爲㆘因㆑親而方新之民㆖。而總㆑之。雖㆓孔湛鄭三説㆒。亦皆因㆑親而爲㆓新人新附之民㆒。則是古本之旨。而與㆘朱子改本釋㆓新民㆒之意㆖相反。且親新之義。於㆓綱領及首節㆒。既詳㆓論之㆒。故學人合㆓觀之㆒。則當㆑無㆑惑矣。因考。人君皷㆓舞自新之民㆒。非㆓誠意㆒。則與㆓狙公之制㆑狙一般。要陷㆓於詐僞之術㆒而已。故益信㆔此亦廣明㆓誠意之事㆒也。

又按。松陽講義曰。引㆓呂晩村説㆒曰。自㆑周以後。生民未㆑經㆓一新㆒。雖㆓漢盛時㆒。亦幾㆓刑措㆒。然非㆓至善之新㆒。雖㆑新而不㆑用㆓其極㆒。説得最斬截。而殊不㆑知㆘漢唐之君臣。不㆑用㆓親㆑民之工夫㆒。而正欲㆑新㆑之。此乃與㆔三代聖王之道㆒相反㆖矣。夫三代聖王。於㆓親㆑民之事㆒。實自㆓誠意㆒流出。故歸化而其德亦明新也。故未㆑有㆔不㆑親㆑民。而使㆓民德亦明新㆒也。若又除㆓親㆑民之工夫㆒。而一意欲㆑新㆑之。則其弊也。陷㆓乎申韓之一流㆒矣。豈可㆑不㆑畏哉。或曰。親㆑民之弊如何。曰。親民之弊。必流㆓乎墨氏兼愛㆒矣。寧流㆓乎墨氏兼愛㆒。猶賢㆓乎申韓慘刻㆒。遠甚矣。而明㆓明德㆒以親㆑民。則必無㆓其弊㆒矣。奚勞㆓後人之憂㆒乎哉。

鄭康成曰。大王聿來胥宇。而國㆓於周㆒。王迹起矣。而未㆑有㆓天命㆒。至㆓文王㆒而受㆑命。

後素按。鄭箋解㆓周舊邦之義㆒也。而諸家解㆓周舊邦㆒。率指㆓后稷公劉㆒而言者多矣。然周始㆓於大

則怠ニ乎爲ヲ善。而易ニ乎爲ヲ惡。保レ終不レ能レ如レ始。亦只以レ不レ能ニ實見ニ得吾性一故也。由レ是レ之。則湯王不レ邇ニ聲色一。不レ殖ニ貨利一。以レ義制レ事。以レ禮制レ心。皆其良知日新之事也。而其本自ニ其勇一字一來。

又按。朱子亦嘗云。緊要在ニ一苟字一。首句是爲レ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ニ去ニ苟字上一着ニ工夫上。今即ニ其言一考。則工夫非レ誠難レ做。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レ誠無レ物。湯王之日新者。無ニ終始一。只一誠已矣。故可レ見ニ此一節亦廣明ニ誠意之事一。而非ト釋ニ新民一矣。

孔氏曰。康誥曰。作ニ新民一者。成王既伐ニ管叔蔡叔一。以ニ殷餘民一封ニ康叔一。誥ニ言殷人一。化ニ紂惡俗一。使ニ之變改爲ニ新人一。此記之意。自念ニ其德爲ニ新民一也。

湛甘泉曰。作ニ新民一。言殷新附之民也。作レ之使ニ相親一也。鄭申甫曰。作ニ新民一。全重ニ作字一。與以ニ爲レ善之利一。施以ニ振德之術一。是也。原兼ニ教養一言。新字屬ニ在民一說。非レ爲ニ在レ上者去ニ新レ民也。蓋武王封ニ康叔於衛一。而誥レ之。衛即紂之舊邑。康叔所レ治之民。乃新附之民也。故云ニ新民一。

吳觀我曰。能親レ民。乃可ニ以作ニ其新一。能新レ民。乃可ニ以成ニ其親一。親而不レ新。其爲レ親也煦々而已。新而不レ親。其爲レ新也察々而已。

葛屺瞻曰。新民。殷民向時染ニ於紂惡一。今歸レ周。有ニ向レ化方新之意一。爲レ上者要ニ迎ニ著他新的機括一爲レ之鼓舞上。是作ニ起其方新之民一也。此新字屬ニ在民上一。若我去レ動レ民。乃在ニ作字內一耳。

或問曰。以ニ新字一頂ニ親字一。似ニ意不ニ相蒙一。葛屺瞻曰。若聽ニ人安ニ於舊染一。便是棄ニ之一躰外一了。

者。不レ容レ有レ汚也。

崔後渠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二剿說一。惟探二其本一與二爾諸士一。共爲二服行之實一。夫所レ謂新者。指二何物一論二何事一。何物何事。既可レ新而又能常新。此蓋言二人之明德一也。孟子曰。良知良能。此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レ具。何事不レ會。一番提撕。又見二一番精采一。一番講明。又見二一番發越一。古之聖人。憂勤至レ死。望レ道如レ未レ見者。正見二得此新無一レ盡。純一不レ已。老而愈聖者。方是能常新二此新一。然又非下是取二諸彼一以益上レ此。只是昔未レ知。今始能レ之。昔未レ熟。今始能レ之。昔未レ熟。今始化レ之。如三泉在二地中一。數日不レ汲。而泥而變レ味。日日汲レ之。即當二甘洌一。故學者當下心心念念在二此新一。時時刻刻在二此新一。無レ內無レ外。無レ大無レ小。都是要上レ新二此新一。自二一身一言レ之。由レ壯而老。自二一歲一言レ之。由レ正而臘。自二一月一言レ之。由レ朔而晦。自二一日一言レ之。由レ子而亥。常見二得此新昭昭靈々一。爲二我之主一。爲二事之衡一。爲レ主則欲皆我役。爲レ衡則皆我運。故曰。立則見三其參二於前一也。在レ輿則見三其倚二於衡一也。夫然後行。

後素按。吳氏說。雖三本不二解二湯盤日新之義一。然湯王之用レ心。恐當レ如レ此矣。而於二四箇日字一尤切。而其所二以新一レ之者。亦致二良知一而已。故以二東廓及後渠之說一結レ之。愚竊考。湯王以二日新之功一。至下于明二明德一新レ民止中至善上。而猶以二德日新一爲レ業。未二嘗暫懈怠一也者。易所レ謂天行健。君子强不レ息之學也。如二中主一。雖下一旦如三明二明德一新レ民止二至善一。然或敵國既亡。萬邦惟懷。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湯盤至レ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大意上也。

孔氏曰。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二唯沐浴自新一。誠使二道德日益新一也。日日新者。言非二唯一日之新一。當レ使二日日益新一。又日新者。言非二唯日日益新一。又須二恒常日新一。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下精二意誠其一。修レ德無上レ已也。

朱子曰。湯以下人之洗二濯其心一以去レ惡。如中沐二浴其身一以去上レ垢。故銘二其盤一。言誠能一日。有下以滌二其舊染之汚一。而自新上。即當下因二其已新者一。而日新レ之。又日新レ之。不上レ可三略有二間斷一也。蔡虛齋曰。苟誠也。誠字最重。與三苟志二於仁一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三止二一日之新一。須三是日日新去一。又日。新者。日新之功。自レ此更無二一日之或レ息。又深二於日日新一也。○何玄子曰。日新者。無二時不レ然。而無二一息之間斷一。○吳觀我曰。日日新レ之。謂レ不レ已。又曰。新レ之。謂レ不レ住。○吳無障曰。學問須二一日長二進一日一。故曰日新。比二苟日新一又別。又日新。比二日日新一又別。乃是一日新二一日一也。豈必改レ過去レ惡。然後爲レ新耶。若謂二日新又新一。只照レ前常如レ此。則不レ消不レ長。有二何精神一。且學問不レ長即消。亦豈有二中立之理一。黃氏謂。日異而月不レ同。月異而歲不レ同。得二其旨一矣。

後素按。孔朱二說及小註諸說。解下日新至二又日新一之義上。而明悉矣。然如レ下二手于日新一。則猶未レ如二其要一也。

吳草廬曰。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歲之内。春而冬。常見下吾德性照照。如二天之運轉一。如中日月之往來上。不レ使レ有二須臾之間斷一。則於二尊レ之之道一。殆庶幾乎。於レ此有レ未レ能。則問二於人一。學二於己一。而必欲二其至一。若二其用レ力之方一。非二言可レ喩。

鄒東廓曰。先師一生精力。提二出致良知三字一。本體工夫一時俱到。本體而謂二之良一。則至明至健。一毫障壅不レ得。工夫而謂二之致一。則復二其至明至健一。一毫因循不レ得。致精察者。不レ容レ有レ蔽也。磨洗

諷詠而得ニ其大旨一。若更著ニ工夫一。便爲ニ蛇足一。愚謂。無ニ皆自明也之一句一。則當下以ニ彼二説一爲中不易上。然引ニ三書一而後曰ニ皆自明也一。則自明。非ニ其聖人之工夫一而何。而聖人自明中含ニ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豈在ニ於聖人自明之外一哉。故常人之格致。亦法ニ聖人之自明一也。不レ叙ニ他當日工夫一之説。偏而不レ周。窮而不レ通也。

黄葵峰曰。康誥之言。言ニ文王自明ニ其德一也。太甲之言。言ニ湯自明ニ其德一也。帝典之言。言ニ堯自明ニ其德一也。是可レ見ニ德之在レ人不ㇾ可レ不レ明。而自レ古聖人之所ニ以聖一者。要不レ外ニ自明ニ其德一而已。此大學之道所ニ以在ㇾ明ニ明德一也。吳無障曰。文王是克明的了進而求レ之。雖ニ湯之所ニ以爲ㇾ聖。也只是顧ニ諟天之明命一又非ニ特成湯一。進而極レ之。雖ニ帝堯一。也只是克明ニ峻德一。皆自明光景在。○陳臥子曰。大人之學在レ明ニ明德一。自レ古帝王。只在ニ己身上一用レ功。自一了百當。言皆自明。則自明之外。別無ニ學術一矣。○陶石簣曰。明ニ明德一之説。自ニ夫子一發レ之。非レ昉ニ於夫子一也。後聖以承ニ先聖一。而聖々總承ニ之天一。其淵源遠矣。

後素按。黄氏説及小註。通ト解康誥曰至ニ皆自明也一之經旨上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ニ新民一。詩曰。周雖ニ舊邦一。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ニ其極一。饒雙峯曰。盥頽之盤。○鄭康成曰。盤銘刻ニ戒於盤一也。○朱子曰。苟誠也。○又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孔氏曰。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ニ誠意之事一。

方性夫曰。君子之日新。非ニ特在ㇾ己。下以治ㇾ民。上以承ㇾ天。亦莫レ不レ然。故又引ニ詩書之言一以證レ之。則無レ所レ不レ用ニ其極一。又在ニ乎此一。

葉石林曰。新レ之至ニ於又新一者。德之在レ己也。作ニ新民一。德之在レ人也。其命新者。德之在レ天也。蓋君子之德。至ニ於受ニ天下之命一。而後極ニ其明德一也。

言。則曰二峻德一。初無レ二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下峻德及堯所三以明二明德一之義上也。

孔氏曰。皆自明也。此經所レ云。康誥太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二其德一也。故云。皆自明也。

朱子曰。結二所レ引書一。言皆自明二己德一之意。○吳無障曰。皆自明。言任二憑聖帝明王一。只一自明。便都該盡了。見下自明之外。無三復有二學術一意上。要下把二玲瓏語氣一體貼乃佳上。○湛甘泉曰。自レ周而商。而唐。歷古聖賢。無レ不三自明二其德一也。○王珍吾曰。全要下發二得聖經一。大字與二明字一融合上。由レ堯至二于湯一。由レ湯至二于文王一。五百歲。而一主二三箇聖人一。俱是通二天下萬世一。爲二一身一的人。而皆不レ外二乎自明一。蓋謂レ之曰レ明。便自靈妙無レ方故也。故曰。大學之道在レ明二明德一。言三箇大聖。都只是明二自家一。無下一求二之人一者上。孫柏譚曰。最重二箇自字一。曰明。曰顧諟。曰克明。總レ之在二自己心性上一。自醒自照。自證自覺。以レ自還レ自。而未三嘗增二減之一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二皆自明之義一。而皆自明。即愼獨也。在二聖人一猶如レ此。況困勉者。亦愼獨之外。無二別功一矣。若不レ悟レ之。而馳二騖於外一。所レ謂口耳之學。而非二爲レ己之學一也。

王子曰。自明不レ已。即所三以爲二親民一。

後素按。王子自明不レ已之說。簡而盡。何者。愼獨之至。便是仁。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躰。是所三以爲二親レ民也。故前曰二雖レ親レ民亦明明德中事一。而蔡虛齋曰。著二此一句一以別レ新レ民。胡胐明演二其說一曰。自明。對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而言。明二明德於天下一。即新レ民也。上三引二證明明德一。下三引二證新民一。中間不レ得レ不下著二此句一以淸中其界限上。此全以三明德與二新民一爲二兩截一。以三明德與二新民一爲二兩截一。則躰用非二一源一。顯微非二無間一。而本末非二一物一矣。故受二支離決裂之誚一。然猶如レ此說レ之。何也。特意見之障耳。或曰。此章三引レ書。是說二三王現成榜樣一。不三是敍二他當日工夫一。夏官明曰。明德實事在二格致誠正修一。新民實事在二齊治平一。故只略引二詩書一點喚。令三人

動察一。須レ知三仍重在二動察邊一。格致誠正修。俱是動察工夫。惟正心似レ兼二動靜一。然大學所レ指正心。只是以二動察一言。又引二饒氏之說一曰。大學只言二愼獨一。不レ言二戒懼一。初學之士。且令下於二動處一做中工夫上。考二其意一。似下以二已發一爲中顧諟上矣。若只以二已發一爲二顧諟一。則發而後用レ功。如三水覆レ地。而後復收二之于器一。勞亦甚。而遂無下收二於器一之理上。然則。非三特戾二愼獨之聖旨一。與二朱子靜存之義一顯背馳。世謂二陸侍郞一爲二朱子之功臣一。愚不レ信矣。雖二初學之士一。概於二動處一做二工夫一。則朝三暮四之術耳。且夫做二工夫一者誰也。非レ心邪。若只於二動處一做二工夫一。則其當二靜時一。以二其心一置二何處一乎。俾二其徒說一レ之。則必曰。靜時只敬而已。而不レ知下所二以爲一レ敬者。又誰之爲上也。畢竟陷二于重レ外遺レ內之一偏一。而流二于霸者之僞作一也。要亦惟在下其勝心客氣之爲レ害。與二媢時世一之病上而已矣。嗚呼可レ嘆哉。

又按。王子嘗云。心者身之主宰。目雖レ視。而所二以視一者心也。然則。目常在レ之者。心之神明常惺惺。省二察於幾微一之謂也。故以二李說一爲レ長矣。朱子亦曰レ如。則非二眞目在一レ之。亦指レ心也。而先儒有下泥二目字一解レ之者上。誤矣。愚謂。顧返觀內照。諟則正。此亦致二良知一。格二正不正一以歸レ正之異名。故非三格致之外別有二顧諟一也。

唐荊川曰。峻德。亦人所二同有一。但堯能明レ之耳。

盧玉溪曰。能明二其大德一。只是明二明德一。到二十分盡處一。非三明德之外有二峻德一也。

鄒山山曰。峻德。非レ有レ加二于明德一。蓋自二此德本躰之明一而言。則曰二明德一。自二明德全躰之大一而

吳季子曰。克明レ德者。明則衆人之所レ同。克則文王之所レ獨。蓋人不レ能。而已能レ之。斯謂二之克一。如二克寬克仁。克長克君一。是也。

後素按。眞吳二說。解三克字及文王之獨克明二明德一也。

陳伯玉曰。德一也。稟二諸性一曰レ德。賦二諸天一曰レ命。指二其虛靈一曰レ明。形二其高大一曰レ峻。總レ之只是明德。

後素按。陳氏說。倂解二明德與二下段明命峻德一也。

徐巖泉曰。顧諟。是成湯一身。精神所レ駐處。徐巖泉曰。纔精神聚。便是天之明命在。

徐巖泉曰。顧諟。是返觀內照。徐巖泉曰。顧諟有二念レ茲在レ茲。晝爲宵得。瞬存息養意一。此存レ心養レ性事レ天之學。

沈覺齋曰。莫レ見二乎隱一。莫レ顯二乎微一。視二於無形一。聽二於無聲一。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二一照一。躰用爲レ一。無二動靜一。無二久近一。如二學下レ手。此照也。通二乎晝夜一。知レ性知レ天。此照也。

朱子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二以與レ我。而我之所二以爲レ德者也。常目在レ之。則無二時不レ明矣。

朱子曰。常目在レ之。古註語極好。如二一物在レ此。惟恐二人偸去一。兩眼常々覰在レ此。相似。○或問。顧二諟明命一。豈其常目在レ之邪。李卓吾曰。此言二顧之義一也。敬而無レ失。常目惺々。顧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也。夫惟其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二於造次顚沛一。則無三不レ可レ爲之時一矣。○陳臥子曰。顧諟之顧。即參レ前倚レ衡之見字也。註常目在レ之。極好。○徐巖泉曰。明命者。是天命二於我一之虛明也。即心也。纔內省時他物自然不二錯襍入來一。

後素按。右諸說及小註。共解下顧二諟明命一。與中湯之所二以顧諟一之義上也。顧諟良知之運用。常照常明。徹二動靜一貫二內外一者也。沈氏所レ謂。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無二動靜一。無二久近一。通二晝夜一此照。是無疵之論也。然而。陸侍郎松湯講義曰。太甲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大全朱子雙峰。皆兼二靜存

レ有レ若二周公一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レ政者。有二持循一矣。王子所レ云。不レ明レ本之本者。文中子所レ云。其道則一之謂。而一者愼獨之獨也。經制出二乎愼獨一。便是王道。而文中子所レ願也。王子亦所レ願也。故吾謂。王子指二文中子一以二大儒一。其亦在レ尊二周官一歟。而王子象祠記曰。諸侯之卿。所レ命二於天子一。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二於舜之封一レ象歟。以レ是觀レ之。則一部周官。融二化于王子之胸中一。而其保甲之制。大抵損二益比閭族黨一。如下練レ士行レ軍。征二剿苗夷一。平治巨賊一。則人皆以爲レ出二于孫吳之餘智一。而不レ知下其握二夏官大司馬之法一。參伍錯綜。以變二化之一。而出中于愼獨誠意上也。嗟乎。愼致二良知一之大學問者。非三俗士腐儒所二能窺一也。

康誥曰。克明レ德。太甲曰。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帝典曰。克明二峻德一。皆自明也。朱子曰。康誥周書〇葛屺瞻曰。康誥是武王述二文王之德一。以告二康叔一者。〇鄭康成曰。能克也。〇朱子曰。太甲商書。〇葛屺瞻曰。太甲是伊尹述二成湯之德一。以訓二太甲一者。〇鄭康成曰。顧念也。〇朱子曰。顧謂二常目在一レ之也。〇鄭康成曰。諟猶レ正也。〇又曰。帝典堯典亦尙篇書名。〇又曰。峻大也。

孔氏曰。康誥曰。克明レ德者。此一經廣明二意誠則能明二己之德一。

後素按。孔氏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王子傍註曰。又說歸二修身身上一。

後素按。王子此註。亦解下克明レ德。顧二諟天命一。克明二峻德一之大意上也。愚謂。誠レ意。便是克明レ德。顧二諟天命一。克明二峻德一。而身修矣。故曰。又說歸二修身上一。其旨約而深。簡而盡。

眞西山曰。要切處。在二克之一字一。

レ可レ復也。畧レ之可。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レ可レ法也。削レ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レ行。然而世之論二三代一者。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二其末一。則亦不レ可レ得矣。其曰二三代之治可一レ行。則王子之志。在二周官一。斷可レ識矣。周公思レ兼二三王一。夜以繼レ日。幸而得レ之云。則三代之禮樂刑政。統括皆在二周官一。故其曰二三代之治一。則蓋指二周官一。又可レ識矣。其曰下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二其末一。則亦不上可レ復矣。則不レ本二誠意愼獨一。如二蘇令綽一。猶不レ能レ令二其民皞皞如一。而纔驩虞如也。況安石以二富國之利心一行レ之。則不レ陷二於大桀小桀一者。幾希矣。要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二其本一而已。周官之罪人也。嗚呼。擧二親賢樂利一。則周官之餘政。皆可二推見一矣。

又按。明二明德一。則莫レ不二親賢樂利一。親賢樂利。便是親民之實事。而仁也。周官之總要。亦在レ此而已矣。橫渠先生所レ謂。使三民相趨如二骨肉一。上之人如レ保二赤子一。謀レ人如レ己。謀レ衆如レ家。則民自信。是賛二周官田制一之言。而究竟歸二于是經親民二字一。而樂利之事也。周官尊二于昔大儒一。以レ比也。愚常言。愼獨者。周官之崑崙岷山也。周官者。愼獨之江河也。無二崑崙岷山一。則焉有二江河有用之水一哉。無二江河一。則崑崙岷山。鬱二塞泉源一。終爲二無用之汚一也。是故愼獨。以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則周官之良法善政。皆明二明德一中之事。而無三別有二周官之法度者一也。若別有レ之云。則雖二周官之良法善政一。亦是霸者之僞而已。王子不レ取二三代以後之治一。蓋以下與二周官一相反上故也。而王子每稱二文中子一以二賢儒一。其意將何在。不レ在二其續經一。而在三其實尊二周官一也。何者。文中子稱二周官一。以爲二王道極是一。夢寐欲レ行レ之。又其言曰。吾視二千載而上一。聖人在レ上者。未

徒善徒法之謂也哉。而其眞誠惻怛之意。貫串親賢樂利之中。固非如霸者之無誠意。而一以法度範圍人民也。且周公輔成王以治天下。親賢樂利。與文武無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周家歷世實踐之道。公著爲周官法度也。而亦皆自其愼獨誠意來。而不致良知外別有愼獨誠意之功也。嗚呼。古之聖人致良知而已矣。或曰。解親賢樂利之節。以周官法度。則王龍谿所謂攙入格套者。而非眞良知也。悪是何言也。文武先天天不違者也。後賢後王後天奉天時者也。不違亦良知。奉亦良知。故周公輔成王所行之親賢樂利。即文武所行之親賢樂利。而無有二也。雖百世之後。而若能行親賢樂利之道。則不能出乎文武之成規。是以即良知之同故也。豈攙入格套云哉。龍谿所云攙入格套者。戒荆川用水城銅面獵犬耳。蓋其制成乎智謀雄略之士之手。而不出于聖人之良知也。夫出乎智謀雄畧之士之手者。行于彼而不行于此。行于前而不行于後者有之。如出乎聖人之良知。則萬世不易之道也。故龍谿云々。而龍谿何以聖法爲格套哉。然不致良知。而徒倣聖人之良法善政。則亦大害于世。王安石之事可鑑矣。而安石之所法。不在親賢樂利眞誠惻怛之意。而在賒斂國服等之末。而不知其賒斂國服等之事。歆莽嘗所竄入。而一意行之。然則。非法周官。特托周官而追復商鞅富國浚民之苛政而已。儒先論駁之。已詳矣。愚何敢贅言。曰。龍谿之格套既聞命矣。陽明居常所云良知也者。亦自己心中流出。故其所處置非外求者。而未聞其尊周官以法之也。曰。子未善讀姚江之書者也。嘗有云。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

爭レ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レ可三以後二之。公使三羽父請二于薛侯一曰。君與二滕君一辱在二寡人一。周諺有レ之。曰。山有レ木。工則度レ之。賓有レ禮。主則擇レ之。周之宗盟。異姓爲レ後。寡人若朝二于薛一。不下敢與二諸任一齒上。君若辱貺二寡人一。則願以二滕君一爲レ請。薛侯許レ之。乃長二滕侯一。諸侯朝二於魯一。猶先二同姓一以親レ之。因見下成周之朝覲會同。必先二同姓一後中異姓上矣。先二同姓一。即親親之義也。王爲二三公六卿一錫衰。爲二諸侯一緦衰。此公卿諸侯。雖二亦不レ分二同姓異姓一。以二同姓一爲レ主。天子諸侯絕二傍期一。然吊服如レ此。此又親レ親之義也。詩曰。不レ顯維德。此之謂也。而樂利雖二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之事一。細考下所二以樂利一之由上。又有レ說。太康之逸豫盤遊。色荒禽荒。峻宇彫牆。夏桀之武傷荼毒。殷紂之沈湎冒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此皆剝二民膏血一。以獨樂者。民奪二其樂一。失二其利一。父子不二相見一。兄弟妻子離散。故萬生仇レ予。故百姓告二無辜于上下神祇一。故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太康也。桀也。紂也。牿二亡心之良知一。故好二人之所レ惡。惡二人之所レ好。災及二夫身一。周自二后稷一至二文武一。皆以二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一。爲二修身治國之要一。自奉自儉。用二心于康功田功一。不三敢盤二于遊田一。以二庶邦惟正之供一。惟是民之愛。故或以微二宮室一。族二墳墓一。聯二兄弟一。聯二師儒一。聯二朋友一。同二衣服一。而安二萬民一。或以慈レ幼養レ老。振レ窮恤レ貧。寬レ疾安レ富。而息二萬民一。莫レ不レ得二其所レ樂。此所レ謂樂二其樂一者也。令下三農生二九穀一。以制レ賦而薄中歛上。別無二鄭康成所レ云之賦者一。故萬民得二其所レ利。此所レ謂利二其利一者也。孟子曰。徒善不レ足二以爲一レ政。徒法不レ能二以自行一。文武賢レ賢親レ親。樂レ樂利レ利之大略如レ此。豈

業也。

何玄子曰。若大學之釋於乎前王不忘。尤爲明白。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夫無競惟人。即封建千八百國之事。異姓以賢。同姓以親。此所謂賢君子之賢。親君子之親也。不顯維德。凡發政施仁。皆是此所謂樂小人之樂。利小人之利也。

後素按。右四說。通解於戲前王不忘一節也。愚謂。何玄子之說爲最正矣。夫以封建異姓以賢。同姓以親。爲賢其賢親其親。固也。然又何限之。進賢使能。保庸達吏。淸世祖曰。進賢則民與行。使能則民勸功。保庸則民知德不可背。達吏則民知見善必揚。是即賢其賢之道。而通天下萬民而言也。敎以知仁聖義忠和。以孝友睦婣任恤。以禮樂射御書數。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鄕老卿大夫等。禮賓之。而終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而才德之大者。出居公卿大夫之位。輔君治民。才德之小者。入居于黨正族師之職。掌敎治戒令。是即賢其賢之道。而擧六卿而言也。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郝仲輿所謂。吏以廉爲本。貪墨則其餘不足觀矣。是則賢其賢之道。而依官府之吏治而言也。故野無遺賢。官無姦人。雖欲國不治。豈得乎。詩曰。無競維人。此之謂也。而以飮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此以嘉禮親親也。以賓禮親邦國。朝宗勤遇。此雖不分異姓同姓。而以親同姓爲主。春秋傳曰。滕侯薛侯來朝

後素按。右四說。解賢親樂利之名義。及後賢後王之義也。愚謂。君子指後賢後王而言。後賢後王。能賢其賢而不蔽之。能親其親而不傷之也。後民永樂其樂。而無懊惱。永利其利。而無饑寒。皆是以文武嘗躬行之故也。

孔氏曰。其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此以沒世不忘也之義也。

呂與叔曰。誠之至者。非特入於民心。其所以道民者。澤流於後世矣。賢其賢親其親。君子化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

朱子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郝仲輿曰。意誠則明德盛。而止于至善。足以親民。民不能忘也。詩咏前王。是已。蓋治道不本于誠意。則私恩小補。今日驩虞。明日憔悴。其澤易斬。君子本誠意。以經綸無窮之業。非必敎人以善。分人以財。而天下後世。君子小人。誦詩讀書者賢其賢。入孝出弟者。親其親。引養引恬者樂其樂。以耕以鑿者利其利。至誠無息。博厚悠久。使人沒世不忘。是誠意之功

子一。不下惟徵二其言一而已上。亦學二其實行一以示二誠意一也。然則。與二武公一無二干涉一之說。豈可レ服二人心一。只以下其改二經文一之故上。不レ知不レ覺。自生二强辨一。可レ不レ謂レ非二大儒之微瑕一乎哉。故愚刮目。錄二吳季子說一以爲レ主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レ忘。君子賢二其賢一。而親二其親一。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此以。沒レ世不レ忘也。孔氏曰。此周頌烈文之篇。○詩序曰。烈文成王即レ政。諸侯助レ祭也。○孔氏曰。於戲猶レ言二嗚呼一。○朱子曰。前王謂二文武一也。○又曰。君子謂二其後賢後王一。小人謂二後民一也。

孔氏曰。於戲前王不レ忘者。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

胡濬菴曰。民不レ忘。美二衞武之誠一。沒レ世不レ忘。美二文武之誠一。夫誠至二於民懷不一レ忘。其誠至矣。

後素按。孔胡二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孔氏曰。以三文王武王意一誠二於天下一。故詩人歎二美之一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レ可レ忘也。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前王不レ忘之由一也。前王不レ忘。亦惟在二其誠意一而已矣。

或曰。賢以レ道言。親以レ位言。樂二其樂一者。安二享太平一。利二其利一者。世守二其常業一。

葉石林曰。賢二其所レ賢者一義也。親二其所レ親者一仁也。小人懷レ恩。故樂二其所レ樂者一亦義也。利二其所レ利者一亦仁也。

徐自溟曰。其親賢處。又正所三以貽二樂利一處。

徐自溟曰。後賢後王。俱分二貼賢親一似二太拘一。但賢二其賢一。則在二後賢邊一多。親二其親一。則在二後王邊一耳。

盛德至善。豈强乎。

後素按。吳氏說。通解淇澳一節之經旨。李黃二說。則直講學修己下也。合觀之。則可謂無遺脫滲漏矣。愚謂。衞武至於盛德至善。使民不諼。即我致吾良知。以令感民之良知也。而豈一蹴而至此哉。學修皆致知格物過來。恂慄格心之物也。格意之物也。格知之物也。威儀正物之心也。誠物之意也。致物之知也。無內外。無寂感。眞用不息之功。故意誠。而明明德。止於至善。然則。誠意之功。爲第一義。益可信矣。故困勉者。亦不可不在誠意上以用實工也。

又按。朱子曰。盛德至善。盛也至也者。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詠嘆不忘之意。與衞武公初無干涉。此與吳氏說異。顧麟士深取吳氏說。以爲。仁敬孝慈信。既以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以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何不可以武公言。蔡虛齋曰。按此詩。本詩人頌美衞武公之言。武公未知是聖人否。然推尊之意極重。有曰睿聖武公。則以爲聖人之徒矣。愚謂。朱子以淇澳一節移易。乃置諸穆穆文王之下。於戲前王之上。以爲釋止於至善。故自謂非聖人不足當之。故又云。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嘆不忘之言。與衞武公初無干涉。然大學翼眞曰。所釋皆詩之本義。亦非斷章。豈非枉作其辭者乎。今以古本之序觀之。則淇澳一節。亦廣明誠意之事。而盛德至善。未嘗有外誠意即有之者也。且下條引楚書舅犯秦誓孟獻

者。致良知以格了意所在之物。則家齊國治。於是民之良知亦感觸以起。不能忘三字。形容良知之發尤切。只後儒作容易看。故不能味而得之耳。

吳季子曰。竹之爲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詩人假此以形容衞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則未曾無所本也。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迄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

李九我曰。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修修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躰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躰昭然煥發處。德至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沒世不忘。所謂止至善者如此。

黃貞父曰。心躰精瑩。物欲遮穢。片塵不淨。明躰有虧。切磋言學也。學也者覺也。言大段分明。使本覺不昧也。非講習討論之謂也。琢磨即是切磋。而致其精。愈研愈擦。使本來覺性。毫無點壞。故曰。自修也。自修即自明也。學以自修而已。非知行二門也。切磋琢磨。總於身躰求明求淨。滌蕩渣滓俾一塵不容。照徹光瑩。卽日新不已之勤。始終條理之精也。至善無形。精心不已。曰如者。假象明意。形容精一之至而已。一心卓然。四躰自攝。明德成象。不言而喩。在我不昧。則在民不忘矣。明鏡不求照人。而人自不能忘照。同明故也。

丘瓊山曰。恂慄只是虛靈不昧處。有二一段精神一。威儀是有道者氣象。錢漸菴曰。威儀須下從二恂慄一來上。方是有二德可一レ象。

後素按。呂氏說。解二恂慄二字之意義一。而丘氏及小註錢氏之說。則併及二威儀一者也。如二呂說一。可レ謂三妙盡二瑟僩之精蘊一矣。愚謂。不疎不弱。畢竟良知不昧處。此乃因二學修一以盡顯出也。威儀豈非二其文章一乎。若內無二恂慄一。而外有二威儀一者。只表暴之小人。而無二誠意愼獨之實工一者矣。豈可レ入下於明二明德一大路上哉。

王子威儀之傍註云。猶二中庸之齊明盛服一也。

後素按。王子此註。解二威儀二字一也。而盛服便是齊明之發現。而齊明者良知之不レ亂不レ昏處。然則。威儀亦非下是致二良知一之外有レ之者上也。然泥二古禮一者。外二致良知一。而語二三千三百一。此雖レ非二世俗之庸人一。未レ可レ謂二通レ道之君子一也。然如二眞西山之見一不レ害。即其說曰。威者正二衣冠一。尊二瞻視一。儼然人望而畏レ之。非下徒事二嚴猛一而已上。儀者動容周旋中レ禮。非下徒事二容飾一而已上。而不レ擧二良知一。則亦似レ無レ要。

王子道二盛德至善民之不下能レ忘也之傍註曰。格致以誠二其意一。則明レ德止二于至善一。而親民之功。亦在二其中一矣。

唐荊川曰。民不レ能レ忘。要レ玩二能字一。蓋是人所二同得一。故然。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下明德至善在二一誠意一之義上。而唐荊川特說二不レ能レ忘之能字一也。愚謂。既云二親民之功亦在二其中一。此所三以民之不下能レ忘也。民不レ能レ忘之躰。亦惟是良知也。爲レ上レ人

不レ免レ求二之於物一矣。此古今學術所二由以辨一也。夫質二諸先覺一。考二諸古訓一。是學問中兩件不レ可レ少之事。覺與レ夢對。質二先覺一考二古訓一。乃其呼レ之之方。覺則求二其在レ我之自醒一。非下呼者能以二其覺一與中之也。而即以二呼與上レ覺。何啻千里。○黃石齋曰。孟軻崎二嶇戰國之間一。祖二述周公一。旁及二夷惠一。至二於伊尹一。祇誦二其言一曰。天之生二斯民一也。使三先知覺二後知一。使三先覺覺二後覺一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下以二斯道一覺中斯民上也。變レ學爲レ覺。實從レ此始。

後素按。王子解二學字一而無二餘蘊一矣。然則學也者。不三徒講習討論而已一。自修之功夫。該括在二其中一矣。而以二講習討論一爲二格致一。而屬二諸學一。以二省察克治一爲二誠正修一。而屬二諸自修一。是即朱門末學之弊。而决非二朱子之本旨一也。然解二文字一。則勢不レ得レ不レ如レ此。而下二功夫一。則何先後之有。何者。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二致知力行一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其學者呂晩村亦曰。學字兼二學問思辨行上一者。未下嘗專主二讀書一而言上。讀書乃學中一事耳。陸稼書又曰。學兼二知行一。更當下兼二身心一說上。內凝二其志氣一。而無二邪思一。以レ心習也。外肅二其威儀一。而無二妄動一。以レ身習也。致知力行。而時時砥二礪乎身心一。此皆以二知行並進一釋レ字也。而呂李攻二擊王子一尤甚矣。然至二於論レ學。乃如レ此。聖經賢傳。要不レ外二乎學一字一。而不レ能レ出二于王子知行合一之知一。則朱王無二異同一也。而夫二子攻二擊之。亦何心哉。勝心客氣之爲レ害。可レ嘆。呂新吾曰。治レ心之學。莫レ妙二於瑟僴二字一。瑟訓二嚴密一。譬三之重關天險。無二隙可レ乘。此謂レ不レ疎。僴訓二武毅一。譬二之將軍按レ劍。見者股慄一。此謂レ不レ弱。物欲自奪二其猖獗之氣一。而今吾輩靈臺。四無二牆戶一。如二露地錢財一。有レ手皆取。又孱弱無能。如二殺殘俘虜一。落膽從レ人。物欲不レ順二投レ間抵レ隙。都是他家產業。不レ須二硬迫柔求一。都是他家奴婢。更有二那箇關防一。何人喘息。可レ哭可レ恨。

於外。至不可揜。即是四箇如字之所致。而豈切磋琢磨之功。故愚常以如字為重。切磋琢磨字。特假借工人之營為而已。學者一毫有為人之念。則不能為如四箇如。故吾輩立志。即能為如四箇如。雖能為如四箇如。則欲不從心髓徹微處。豈得乎。

王子道學自修之傍註曰。猶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也。

後素按。觀王子此言。則益可信學庸無二致。而知行之不可分矣。而陸子曰。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麤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雖陸子。於學問自修之際。似微有支離之病。王子所謂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工久。當見之。蓋言此之類也。然眞下細密之工。則非勇猛不能。實用勇猛之力。則又自細密了。原來非有兩事。

王子曰。學是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王子曰。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又曰。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消。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定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着看。一耳聽看。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丘瓊山曰。道學自修四句。道學自修不分知行。只是躰上打磨淨盡纖毫渣滓。這便是學。這便自修。自修者。本來原是乾淨的。只要還他箇本來面目。○除巖泉曰。天理人欲界限最細。或一事本是循理。纔作意氣。便是有意為善。即自私自利之心。此處不剖析毫釐。便要認賊作子。故道學也。為講習討論。纔省察便克治。不是先省察而後克治。譬之曉得是苦味。便不喫。曉得是險路。便不行。○王龍谿曰。聖人學心學也。學覺而已。眞知所謂覺也。心本自覺。蔽於欲而始昏。時習是時時求覺。不使蔽於欲也。君子之學。惟求諸心。顏子所謂德性之知也。子貢以多學為識。則

謂二之刻一。骨謂二之切一。象謂二之磋一。玉謂二之琢一。石謂二之磨一。象言レ鵠。又言レ磋。玉言レ雕。又言レ琢者。爾雅疏云。鵠[illegible]剖劇雕。皆物未レ成而治二其樸一也。鏤刻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レ之也。朱子謂。治二骨角一者。既切復磋。治二玉石一者。既琢復磨。似レ無レ據。○李見羅曰。學レ經者。要二會意一。究理者。不レ牽レ文。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其斯之謂與。非二子貢語一乎。由レ從見レ有二如レ許敲推一。而子貢者。何其言之簡乎。要レ識二四字命意一。總喩二功之求レ精。近有レ語。急レ明者學。取レ證者經。若以レ我對レ經。即經亦是末。況着レ節黏レ枝。汨沒牽纏。一至レ此乎。

後素按。朱子切磋琢磨之訓。及學修之義。沿襲久矣。先儒有二辨駁者一。小註故載二何李二說一。夫切磋琢磨雖二訓詁一。而古訓不レ可レ廢。故宜レ遵二何說一。四字命意之義。李說似レ不レ可レ易矣。而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者。與二虞廷惟精惟一之訓一同一之工夫也。四箇如字。與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之如上。意不レ異。不レ容二淺看一。君子用レ力處全在レ此。夫工人之切レ骨磋レ角。琢レ玉磨レ石。十分用二精神一。盡二心力一了。而不レ敢二鹵莽滅裂一。故各至レ成レ器。武公迨二年九十一。不レ弛二愼獨誠意之功一。學習自修。以躋二盛德至善之地一。其間著實功夫。精義入レ神。實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而其如レ之者。非レ佗。眞知之妙用也。後之人只從二名利上一從二事問學一。於二身心之學一。性命之道一。未三必能二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是以我自我。書自書。終爲二兩事一。是雖二世道之衰一。而又儒者不レ致二眞修實踐一之咎也。非レ可レ悲乎。

又按。工人之切磋琢磨者。畢竟喩二於利一者也。君子之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者。所レ謂喩二於義一者也。天下喩二於利一以造レ器者多。而喩二於義一以誠レ意者寡。何也。一言以蔽レ之。利害饑飽驅レ之已矣。學人不レ忘二外患一。焉遂二精一之功一哉。

又按。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便露二出天理一來。天理即是仁義禮智根二於心一者也。其光輝形二

美文章由二善學自修一而然上。

後素按。孔程二説。解三詩言二武公之道德文章有下所レ本也。愚謂。淇水之地。潤澤膏沃。故產二猗猗菉竹一。若無二潤澤膏沃一。則雖レ產二菉竹一。必不レ可レ至二於猗猗茂盛一。然則。潤澤膏沃。地之誠意也。詩言二菉竹猗猗一。以興三武公斐然文章在二誠意一。其寓レ意深矣。密矣。

孔氏曰。有二斐君子一者。有二斐然文章一之君子。學問之盛矣。如レ切如レ磋者。如二骨之切一。如二角之磋一。又能自修也。如レ琢如レ磨者。如二玉之琢一。如二石之磨一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二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後素按。顏色矜莊者。心嚴密之符也。）僩然性行寬大。（後素按。性行寬大者。身武毅之蘊也。）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二念之一。終久不レ可レ忘也。自レ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レ此以下。記者引二爾雅一而釋レ之。

黃實夫曰。言其德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二自足一。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二切磋琢磨之不レ能二自已一也。惟其不レ能二自已一。故盛德發二見於容貌一。而此民見レ之。自有二不レ能レ忘者一。

鄭康成曰。民不レ能レ忘。以二其意誠而德著一也。

後素按。右三説。解下詩有二斐君子一。至二終不レ可レ諠兮一之義上也。以二鄭氏言一見レ之。則有宋已前。以二誠意一解二此節一久矣。王子之學。可レ謂二復古一矣。然庸儒目レ之以二明學一。可レ笑。

朱子曰。治二骨角一者。既切而復磋レ之。治二玉石一者。既琢而復磨レ之。皆言三其治レ之有レ緒。而益致二其精一也。學謂二講習討論之事一。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何玄子曰。按爾雅云。象謂二之鵠一。角謂二之觷一。犀謂二之剒一。木謂二之剫一。玉謂二之雕一。金謂二之鏤一。木）

郝仲輿曰。自レ瞻ニ彼淇澳一。至ニ民之不レ能レ忘。承ニ德潤レ身言。意誠則德修。而可ニ以爲ニ君子一。即所レ謂明ニ明德一也。

後素按。孔郝二說。解ド詩云至ニ民之不レ能レ忘也一之大意上也。孔曰。廣明ニ誠意之事一。郝曰。意誠則德修。皆主ニ誠意一以說。則王子所レ謂反ニ復其辭一者。而雖ニ下段康誥帝典等一。亦皆然。而朱子以ニ邦畿千里。緜蠻黃鳥。穆穆文王。與ニ此淇澳一節一。次ニ於戲前王節一。爲ニ傳三章。釋レ止ニ於至善一。崔後渠則挈ニ淇澳以下一。置ニ之誠意章前一。以爲ニ格物致知之義一。高存之輩皆以レ之爲レ是。然移ニ易經文一非ニ細事一。不レ可レ從。陸侍郎辨ド朱子所ニ以移ニ易經文一之意上。而亦不レ可レ訓。今從ニ古本原文一以讀レ之。則其所レ引之詩書。雖レ如ニ參錯紛雜一。而其條理固燦然。命脈貫ニ其中一而不レ絕。奚異ニ彼星文一。五緯七宿。太微天市之兩垣。繚ニ繞紫微之大樞一。實以參錯紛雜。而條理固亦燦然。矇者仰ニ瞻之一。則必憂ニ其難ニ分析一。而星翁一看。則當下更了然。大學者。聖門之文也。雖ニ人文一。實則與ニ天文一一般。故以ド瞻ニ彼天文一之法上觀レ之。則亦當下了然。而一誠意統ニ格致正修齊治均平一。而格致正修齊治均平。皆歸ニ乎是一而已矣。以レ是當レ知ド古本之爲ニ簡易一爲中聖功上矣。

孔氏曰。視ニ彼淇水之隈曲之内一。生ニ此菉之與ド竹。後素按。孔疏以レ菉爲ニ王芻。與レ竹爲ニ二物一。然詩經作レ綠。則菉綠而指レ色言。故不レ如レ從ニ宋儒綠竹之說一。猗猗然而茂盛。以ニ淇水浸潤一故也。言視ニ彼衛朝之内一。上有ニ武公之身一。道德茂盛。亦本ニ康叔之餘烈一故也。引レ之者證ニ誠意之道一。

程子曰。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ニ綠竹一。與ニ武公之美内充。而文章威儀著ニ於外一也。首章言ド德

以空下二格致之工一。乃非二朱子之本旨一矣。夫末學之徒猶曉曉然。謂格致屬レ知未レ有レ行。至二誠意一而後始有レ行。知行本二。設朱子未定之說雖レ如レ此。而死前猶改二刪誠意註一。則舍二未定一。而取二死前之說一而可。今所レ引之說。近二于死前所レ述者一也歟。

梅惠連曰。曹操自以爲二周文王一。文王未下嘗有中加二九錫一事上。操豈不レ知レ之。惟亟欲二簒奪一。不レ能二少綏一。故口擬二文王一。而心趨二於奸犇之故轍一。而不二自覺一耳。劉裕代レ晉。取下其已失二於桓玄一者上。非レ奪二之晉一也。簒弑之名。亦可二以自免一矣。必欲レ加二害零陵王一。使三天下後世。皆曰二裕固簒逆之賊臣一也。夫老奸巨猾。如レ操如レ裕。苟挾レ欺飾レ詐。以塗二人耳目一。夫亦何難。而卒不レ能三自揜二其本心一。嗚呼可レ畏哉。小人雖二自欺欺一レ人。何益之有。

後素按。梅氏此說。擧二往跡一。徵二自欺欺レ人。而掩著之醜態一。後死之奸雄見レ之。可レ畏二皇天上帝之照監一焉。又勿レ蔑二視儒者之筆鋒一矣。只以レ非二正解一屬二餘論一。

詩云。瞻二彼淇澳一。菉竹猗々。有二斐君子一。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二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如レ切如レ磋者。道レ學也。如レ琢如レ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二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者。道二盛德至善民之不一レ能レ忘也。孔子曰。此詩衞風淇澳之篇。衞人美二武公之德一也。〇朱子曰。淇水名。〇鄭康成曰。澳隈崖也。〇朱子曰。猗猗美盛貌。〇鄭康成曰。斐有二文章一貌也。〇爾雅曰。骨曰レ切。象曰レ磋。玉曰レ琢。石曰レ磨。〇朱子曰。瑟嚴密貌。僴武毅貌。〇又曰。赫喧宣著盛大貌。〇又曰。諠忘也。〇鄭康成曰。道言也。〇郝仲輿曰。學學習也。〇又曰。自修克レ己也。〇鄭康成曰。恂字讀如二嚴峻之峻一。言二其容貌嚴栗一也。〇朱子曰。威可レ畏也。儀可レ象也。

孔氏曰。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故引レ詩言二學問威儀之事一。以證二誠意之道一也。

能愼即是誠意。即是致知。即爲有德。德者得也。謂於良知之躰得也。

陳臥子曰。誠意一章爲獨傳。意義極大。故章中雖言誠意。實當本致知而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所謂知也。愼獨二字。一章之要也。毋自欺一節。首就念頭發動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知至而後意誠。不愼獨而欺此良知。則無以誠意也。小人以下。特挈誠中形外四字。就發動以後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意者身心之鍵也。能誠則自然心廣躰胖。不能誠。則至於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可見此關一差。則無所措其工力矣。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維何。愼獨焉而已。

後素按。右三說共通解所謂誠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之經旨。而崔後渠學朱子。而與王子不合者也。然解致知。則曰良知。解誠意。則曰大學之道首在誠意。則全與王子古本無異議。而人心之同然可見矣。且其一篇之言。實有出人意表者。故擇以錄焉。其曰審曰豫曰果之義。則人能了致字。則皆其事而只一工也。非有三等之工也。如漸菴臥子二說。全不詭乎古本。而專衍王子之意也。可謂篤信矣。合觀三說。則大學之大要。在誠意愼獨益分明。

又按。雖朱子致知格物之說。究竟爲誠意耳。故其說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亦輕。可見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工夫便易。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决不至陷於惡矣。由是觀之。則朱子之致知格物。究竟爲誠意之工益分曉。故外誠意。

突然勝矣。若不レ審レ焉。遂作二於事一。成敗得失。其歸遠矣。必究二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始。何以終一。是之謂レ審。人心善惡之未レ判也。則梟惑疑顧。必有下不レ甘二於惡一而樂上レ善。已而慮熟疑決。則沈二於所レ重。而決二其所レ輕。棄レ善之レ惡。不レ旋レ踵矣。故貴二乎豫一。夫心之之二不善一也。初猶搖々然。中則思二自文一矣。久則安而居レ之。苟自二其初一而決レ之。如レ此則是。如レ此則非。屏二異慮一。杜二岐術一。惟正之適。奚惡之能累。故貴二乎果一。是故。意誠則定以靜。而知寢明寢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公益確。然後可二以正一レ心。可三以致二中和一。

錢漸菴曰。須レ要レ識二得意與一レ知原非二兩物一。大凡人只是一心。心初發。便爲レ意。人試將二己身上一想一番。除二却意與一レ心。更有レ知乎。除二却意與一レ心。此知何在。要レ曉下得人心中有二有意之意一。亦有中無意之意上。無意之意從二自家方寸上一點靈明一透出。即此便屬二良知一。良知更無レ不レ誠。有意之意。此中不レ免二安排一。不レ免二思索一。便有レ誠有レ不レ誠。故須レ求レ誠。經文所レ謂誠二其意一云者。此意分明是有意之意也。意不レ誠。喚二做自欺一。何謂二自欺一。以三自欺二其良知一也。良知之躰。纖毫無レ所二瞞昧一。意不レ誠。則瞞昧者多矣。故曰二自欺一。意誠。喚二做自慊一。何謂二自慊一。亦以三自慊二其良知一也。良知之躰。本來快暢。本來充滿。意誠。則于二良知本來快暢充滿之體一。無二一遺憾一。故曰二自慊一。欺曰二自欺一。慊曰二自慊一。乃人所レ不レ知。而己獨知レ之者。故其功在二慎獨一。獨云者。謂二此良知無レ對一故也。君子誠意工夫。只在二意上一做去。何如在二此無對良知上一做二工夫一。蓋意發時。認二得良知一。直達出去。只使三其有二自慊一。不レ使三其無二自欺一。兢々躰察。兢々含蓄。是之謂レ愼。

誠意中一矣。是以先儒從二古本之序一者亦多矣。志二于實踐一者。不下爲二妖說一所上レ惑。而自二愼獨誠

意二下レ手。則超レ凡入レ聖矣。

崔後渠曰。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毋二自欺一也。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此之謂二自慊一。故君子必愼二其獨一也。大學之道之要。明二明德一而已矣。明二明德一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毋レ迷二其知一而已矣。德者心之躰也。意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焉。非下搜レ隱獵レ異。汎覽流采。剽二畧人之緒餘一。研中究古人糟粕上也。且人之念。曷爲有レ善。乃本躰感發。人之念曷爲有レ惡。乃習二染於流俗一。然吾之良知。未二嘗因而昧一焉。二者之介。未二嘗不一レ辨。故大學之道。首在二誠意一矣。人起二一念一。要レ爲二其善一矣。不レ知不レ覺之中。若レ有レ厄レ之者一。或恐下爲レ善之妨二吾欲一。或拂二人情一。而起中非笑上。不レ肯二奮勵即爲一。人起二一念一。要レ去二其惡一矣。不レ知不レ覺之中。若レ有レ沮レ之者一。或耽溺而難レ舍。或牽二於群好一。不レ能二脫然與レ之異一。不二肯決裂即去一。當二此時一。吾心之知。如レ此皦々。而不二肯力爲一レ之。非二自欺一乎。故以レ毋爲二工夫一。毋者禁レ之不レ得レ肆。止レ之不レ得レ行之辭也。夫爲レ善不レ力。則就レ惡也易。去レ惡不レ速。則存レ善也難。故惡レ惡必如レ惡二惡臭一。好レ善必如レ好二好色一。惡臭實我所レ不レ欲レ聞。眞欲レ去二乎我之鼻一。好色實人所二同悅一。眞欲二得レ之以娛上目。然後慊二於己意一。非レ徇レ外。非レ爲レ人。慊者快二于心一而無レ間。足二乎欲一而無レ待之辭也。是二者皆在二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一。未レ涉二於迹一。未レ交二於事一。故皆曰レ自。自即獨也。去レ欺求レ慊之功曰レ愼。愼之道有レ三。一曰審。二曰豫。三曰果。夫念之初起。如二火忽燃一。卒然煽矣。

胖一。只在三於誠二其意一。以レ此見三誠意爲二心正身修之要一。郭洙源曰。此潤レ身之妙處。皆誠意之妙處。故君子必愼レ獨以誠二其意一。非三爲レ潤レ身之故而誠ヒ意。爲二意一誠一。而心廣躰胖如レ此。則意之切二于身心一明甚。安得レ不下以二誠意一爲中急務上乎。○湯練川曰。心廣二句。乃毋二自欺一受用處。心廣是心正。躰胖是身修。意誠而心正身修。德之所二以潤ヒ身也。可レ見誠意在レ致二力于獨知一。而致知在二格物一者。亦在二獨知內一。格二其物之累一也。○姚承菴曰。獨之既愼。徹頭徹尾。皆是實落工夫。便是明二明德一。故説二德潤レ身。心廣躰胖一。此獨不レ愼。則僞焉而已。不レ得レ謂二之有ヒ德矣。故君子必誠二其意一。誠見二於此一。誠意工夫。於下明二々德一之事上。最爲二緊要一。不レ可レ不三實用二其力一也。○鄭申甫曰。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是明二明德一。自欺正與レ明相反。自欺便昧了。不二自欺一則明矣。雖三誠意后固有二工夫一。然大段自明了。故以二德字一與レ之。意誠則心廣躰胖。此心正身修之效也。○尤西川曰。本躰完具曰レ誠。意誠則心正。若別有二正心之功一。何以謂二之誠一。

後素按。周延平已下二家説。解二心廣躰胖之義一。而饒氏則又論三誠意中有二正心修身之旨一。小註諸説。亦衍レ之也。因考。愼レ獨故意誠。意誠即仁義禮智。充二實於內一。而光二輝於外一。所謂德潤レ身也。德潤レ身。則正レ心修レ身了。故曰心廣躰胖。而如二饒氏之説一。則尤精切。然陸稼書松陽講義曰。但言二心廣躰胖一。不レ言二心正身修一。分明尚有二工夫在一。雙峰即作二心正身修一看。不レ可レ從。此説非也。心正而心廣。身修而躰胖者有焉。而心不レ正而心廣。身不レ修而躰胖者。未二嘗有一焉也。若有二心不レ正而心廣。身不レ修而躰胖者一。即是非下不レ畏二天命一者上。必無二忌憚一之小人也。此等處。不レ辨而是非明白矣。只其徒主二章句一。分析以釋レ之。不三如レ此釋一。則以爲二從來之訓釋。衰壞之基一矣。而不レ知二朱子之意。反不レ明二乎世一。豈非レ可レ嘆邪。既而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下以與二聖賢一不上レ同者。聖賢眞箇去レ做。説二正心一。眞要二心正一。説二誠意一。眞要二意誠一。修身齊家。皆非二空言一。今之學者説二正心一。但將二正心一。吟咏一餉。説二誠意一。又將二誠意一。吟咏一餉。如レ此爲レ學。却於二自家身上一。有二何交涉一。這事須レ要二著レ意理會一。以レ是觀レ之。則朱子之敎。不レ在二文字之上一。斷可レ識矣。而即二其言一著レ意理二會之一。則意一誠。即串二貫身心一。故身心之修正。皆在二

安如レ此之有。學者宜レ知レ不レ可レ不ニ獨之愼一矣。

又按。拘而謂三心在二身內一者。十目十指之義一生不レ能レ了レ之。悟而識三身在二心內一者。意欲機動時。非ニ特十目十指一焉。蓋以爲三天下之所二視指一。何者。以二身外之虛皆吾心。而萬物往來起伏之地一故也。

薛敬軒曰。德不レ進。病有ニ意不一レ誠。意誠則德進矣。

錢漸菴曰。問。誠意何以便云レ德。曰。實々爲レ善去レ惡。則此善己實得ニ諸己一。非レ德而何。

袁了凡曰。德字根ニ愼獨誠意一來。心廣躰胖句串看。

王荊石曰。能愼レ獨。便是有レ德。德即明德之德。潤者明德后之符采。

後素按。薛氏已下四家說。論三誠意愼獨中有二德在一也。然則。因二誠意之功一。而明德自明也。不下誠意之外。別有中明二明德一之道上。不下誠意之外。別有中明二明德一之道上。則正心修身。統括皆在ニ其中一。正心修身。統括皆在ニ其中一。則親民止至善。亦在ニ其中一矣。誠意要矣哉。而富潤レ屋三字。特比喩耳。不レ須ニ訓釋一。而意自明。

周延平曰。必曰ニ心廣躰胖一者。蓋有三以根二於一心一。然後有三以施二於四躰一。

葉石林曰。人之富足。則能潤レ屋而已。德之修。則非ニ特潤レ身而已一。充實在レ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レ外。則其躰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ニ於心一。其生レ色也晬然。見ニ於面一。盎ニ於背一。施ニ於四躰一。四躰不レ言而喩。

饒雙峰曰。心不レ正。何以能廣。身不レ修。何以能胖。心廣躰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ニ以能心廣躰

在二於此一。毋レ謂レ莫二予指一。十手所レ指。即在二于此一。思及二于此一。眞个好大怕人。凜々不レ寒而栗。故下二著其嚴乎三字一。以見二獨之當レ愼意一。

許敬菴曰。問。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還只在二自己念上一。形下容其不レ能二瞞昧一處上。却非下實有二指二視之者上。曰。此等去處。要在二反思一。莫レ作二理解一。人有三善悪萌二動於中一。神明照然。不レ可二掩蔽一。一念差錯。則終身不レ安。死不レ瞑レ目。何啻視以二十目一。指以二十手一而已。然有レ動二於中一。必形二於外一。衆所二指視一。亦必隨レ之。自欺レ人。皆不レ可レ得。故愼獨一語。是學者命脈上功夫。這獨處打疊得淨盡。與二鬼神一相通。更有二何事一。

後素按。王弇州已下五家之說。解二十目十指之義一也。而屠鄭二氏併解二嚴字一也。合觀レ之。則中庸莫レ見莫レ顯。即此十目十手。而此十目十手。則中庸莫レ見莫レ顯。彼此無レ異矣。要緣二這惺々不昧之天一。而常覺常照。則不二自欺一。而無レ不二自謙一。本躰與二太虛一一般。蓋如二嚴字一。則下文瑟僴赫喧。其事也。愼レ獨以誠レ意者。外二瑟僴赫喧一以從事焉。則必流二乎弱一矣。而遂亦至三於自欺二良知一也。故嚴字尤可レ玩矣。

又按。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雖二固在二自知之內一。然不レ愼則發二露於外一。呂東萊論二春秋之公侯卿太夫一曰。未三嘗致二力於暗室屋漏之學一。及二會盟聘享之際一。雖レ欲二勉強修飾一。終有レ時而不レ能レ揜。歃レ血而忘者。不三自知二其忘一也。受レ玉而惰者。不三自知二其惰一也。而外人皆視レ之指レ之。此豈非三眞十目十手之地一邪。若平日有二愼獨之實功一。則形二於外一者。在レ中之誠。而威儀棣々。

鄭申甫曰。蓋至二於欺慊已成一。而復愼レ之。則無レ及矣。大學所レ愼者。乃在二欺慊未レ分之始一。靈明纔發動。未レ落二兩邊一。此時純是天理。未レ有二絲毫夾帶一。均是獨知。而此獨乃最初發念處。不レ容二片刻停待一。少晌便分レ途。最初一念。辟三之大極一也。少晌便分二陰陽一。大極無レ對。陰陽有レ對。大極只一。陰陽二。於レ此不レ愼。無レ對者於レ是乎有レ對矣。一者於レ是乎二矣。便非二眞正良知本躰一。便自蒙昧了。愼レ之者何。保三護此最初一念一。而捍二去旁出之私一。至二於毋レ欺而務自慊一也。

後素按。鄭氏言下所二以愼一レ獨之方上也。小人揜則自欺。著則不レ慊。是以君子於下未レ落二欺慊兩邊一已前上愼レ之。若一念動。則分レ陰分レ陽。故念之一動誠可レ畏矣。然大極之靈明不レ昏。則照レ幾亦不レ難矣。鄭氏之說尤親切。

王弇州曰。十目所レ視三語。此正示レ人以二愼獨工夫一。誠中光景喫緊處。全在二于此一。非下泛々引二證語一已上也。

胡雲峰曰。中庸所謂莫レ見二乎隱一。莫レ顯二乎微一。蓋本二諸此一。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レ謂十目十手。即是莫レ見莫レ顯。

屠赤水曰。心一有二動機一。卽有三覺機一。眞妄皆知。便是人之所二共知一者。即在三此自知之內一。何等嚴切。是以默自檢默。而毫末無二少欺一也。惟愼レ始見二其嚴一。非二知レ嚴而始愼一乎。

鄭申甫曰。人心纔發二一念一。耳目必形二之動履一。彰灼暴露。不レ可二掩覆一。後來受二許多指摘一。雖レ在二彰灼暴露之時一。而究竟只在二此一念初發之際一。故此一念初發之際。毋レ謂レ莫二予覩一。十目所レ視即

盧玉溪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後素按。盧氏解所以兩言慎獨之意。而君子意九分誠。一分不誠。則不去揜著之小人者幾希。故尤當痛自警省。痛自警省。在慎獨不已而已。

毛西河曰。范氏允大云。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慎獨。誠身亦在慎獨。故是千聖一理。

後素按。毛氏所引范氏之説。則論慎獨二字貫通學庸之義也。愚謂。大學曰心意。中庸曰性道。昔人解之曰。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實在其中。中庸言性不言心。而心實在其中。知心性合一之解者。可與論學矣。誠哉是言乎。大學曰仁。曰敬。曰孝。曰慈。曰信。曰弟。曰忠信。曰義。即是皆性之德也。豈非言心不言性。而性實在其中乎。中庸曰戒慎。曰恐懼。曰不願。曰無憂。曰思。曰不惑。即是皆心之用也。豈非言性不言心。而心實在其中乎。而大學之實功在誠意。誠意之下手處。只是慎獨。中庸之實功。亦在誠身。誠身之下手處。亦只是慎獨。獨一字統心性者。而心性非獨之力。或奔放於外。或衰渴於內。奔放於外者。心之謂也。衰渴於內者。性之謂也。心已奔放。性已衰渴。則人而陷於夷禽。故常以獨守之。則心性皆不失其道也。然則獨者人脉也。天命也。所謂良知也。嗚呼致良知。則大學中庸皆在其中矣。大學中庸皆在其中。則聖經賢傳亦皆在其中矣。易簡而廣大。非達天德五道者。其孰能與之。宜哉閒居小人之不知獨而欺之。故君子慎之矣。

而於下故君子必愼獨之句相應。愚斷以爲不易之說矣。

朱子曰。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朱蘭嵎曰。此節只是形容獨之不可愼處。註中君子重以爲戒。字稍淺粗。君子若以小人爲戒。而愼獨亦淺。〇姚承菴曰。不是重以小人爲戒。君子闇然自修。豈懲創於小人而后愼。〇王觀濤曰。君子愼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始去愼獨。註重以爲戒。是就君子自家心上說。不以懲小人言。

後素按。朱子此註。解所以愼獨之義也。愚竊考。其揜著無益之說。所謂解得明當者。而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之知。即眞知也。不能實用其力。即不致眞知也。只不致眞知之故。不能格正其物。終乎僞詐之小人而已。雖小人。若改志遷善。則爲聖人者。即其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之知。敎致之以格正好惡之物邪。或令其先窮格物理。推擴知識。而後入誠意正心之途邪。恐聖人於彼不於此。然則格致之是非。斷可識矣。

又按。小註朱蘭嵎以下二家。駁朱子愼獨之說。是矣。夫君子雖不以小人爲戒。而愼獨。然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底蘊有毫髮未慊處。便不能逃於天地鬼神之照鑒。而人亦窺得之。然則。與間居爲不善。見君子揜著之小人一般。不可謂誠於中者矣。若誠於中。必形於外。故君子益自戒懼。以用愼獨之工。無有間斷。終到於至誠之地。不如此省察克治。則猶或有欺獨知也。學者可不畏也哉。

行有レ不レ慊二於心一則餒矣。何得二心廣一。何得二躰胖一。而聖人曰二何益一矣者。令三其聞二之。則萬一改悔。所下以曰レ有中咨嗟傷痛以覺二發其良知一之意上也。夫大學爲二君子一謀レ之。而兼爲二小人一言レ之如レ此。聖人之仁可レ見矣。

李子名曰。或問。誠レ中形レ外句。舊說兼二善惡一。又有下照二上小人著レ善。不レ得二專指レ惡說一者上。微言不レ用二善惡字一。只空々作二實有二是念一說。然否。曰。惡無二訓レ誠之理一。空々作二實有二是念一說。誠字又無二着落一。玩二味此謂二字一。便知下誠レ中形レ外。非中指二小人一說上。小人其中不レ誠。欲二外飾一。而不レ可レ得。此謂下必誠二於中一。而後形中于外上也。誠字斷當下作二善實二于中一說上。此說何等得レ趣。李榕村曰。誠二於中一形二於外一。某意不三必說二小人亦誠レ中形レ外一。意是反レ我語氣。根二上何益一來。言如レ此可レ見下誠二於中一。方形中於外上。不レ能レ誠二於中一。雖三外面假二著其善一。終不レ能レ使三善形二於外一也。則何益之有哉。

後素按。二李之說。解二誠レ中形レ外之義一也。愚謂。誠レ中形レ外。諸說紛々無二歸一一。蓋朱子無二明解一。然其說曰。小人閒居爲二不善一。是誠心爲二不善一也。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是爲レ善不レ誠也。而困勉錄曰。爲二不善一無レ所レ不レ至。此惡之誠二於中一也。人之視レ己。如レ見二其肺肝一然。惡之形二於外一也。吳蓀右曰。不善亦曰レ誠者。蓋小人爲二不善一。原非二假意一也。此二說全以レ惡訓レ誠者也。前レ此孔氏之疏。藍田呂氏亦以レ惡訓レ誠。以レ惡訓レ誠豈理哉。若其說之是矣。則宜下直曰中惡二於中一形中於外上。而明々曰レ誠二於中一。則非二惡之謂一必矣。故蔡虛齋則曰。舊謂。有下是惡二於中一。則必形中見於外上。看來善惡都不レ消レ說。只空々作二實有二是念一。更覺二渾融一。然空々作三實有二是念一說。於二誠字一無二着落一。而明々曰レ誠二於中一。則非二空々之謂一必矣。只二李之解。穩當精切。

而小人自暴天德。食酖毒。委棄寶珠。吁非可惜乎。非可悲乎。

陸稼書曰。玩己字。有奪其所恃之意。蓋小人惟認爲己。謂非人所得視。孰知人偏能視之也。不是他自家瞞不過之說。

後素按。侍郎解己字精當矣。侍郎雖惡王子者。王子何敢惡人乎哉。王子嘗曰。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愚惟。侍郎老儒碩學。而其言精切矣。則採入之。亦是王子所嘉尙也。何做世曉々黨同伐異者之所誤哉。

吳蓀右曰。人之視己。人字即君子輩人。如見肺肝者。即顯可以知微。由迹可以見心也。寔作君子見之說。則何益矣。方接得緊。

後素按。吳氏解人字精矣。非君子安得見其肺肝。衍儀之肺肝。衆人不能見之。故皆以爲大丈夫。而見其肺肝。乃孟子一人而已矣。徐敬菴曰。不待君子。皆可以見之。故曰人之視己。是所謂泥字者也。況即顯以知微。由迹以見心。君子而后可也。

徐巖泉曰。如見肺肝。即心廣躰胖反看。自見小人實有是惡。自然遮掩不來。何益。照上而後字看。蓋不能謹于平日。到此始欲多方揜護。亦已無及矣。有咨嗟傷痛以覺發其良心之意。

後素按。徐氏說。解如見肺肝。與何益矣之意。而及於誘引小人於道之義。愚謂。見肺肝。即廣胖反看。誠於中。故威儀形于外。如小人。其中不誠。欲外飾。而不可得。是則

後之君子惡レ莽。雖二或謂レ賊或謂レ姦者一。若出二莽之時一。則爲レ其所二愚弄一必矣。愚何以知レ之。劉歆楊雄輩皆學二聖人之道一。君子之人也。只以二心躰少有一レ欲。獨知有レ時而昏。莽驅焉而納二諸罟獲陷阱中一。而莫レ知レ避レ之。誠可レ惜矣。今世之學者。出二乎劉歆揚雄之右一者。亦自鮮矣。故安知レ不三爲二其所二愚弄一哉。雖レ然無欲如二龔勝一者。則見二其肺臓一。以乞二骸骨一去矣。老泉洞二見荊公未レ形之奸一。又猶如三龔勝之於二王莽一。而雖二當時之大賢君子一。不レ能レ知二其姦于初一者。擧朝皆然矣。嗚呼尋常小人之不善。則皆得二視指一矣。然而如二大姦惡一。其肺肝照レ之。非二聖賢一不可。

呂東萊曰。揜二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此小人之眞心猶存也。由レ不レ能レ充レ之。故其自暴如レ此。

鄒東廓曰。間居爲二不善一。見二君子一而欲レ揜レ之。則其眞知固明也。而病レ不レ能レ致レ之也。不三能致二其眞知一。知レ善而充レ之。不二必著一也。知二不善一而充レ之。不二必揜一也。則幡然爲二君子一。又孰禦焉。夫知二稻粱一。而朝夕食レ之者。是自厚二其生一也。知二酖毒一而不レ知レ避。又從而食レ之。是自蹙二其生一者也。故自欺自慊。在二人擇一レ之而已。

錢漸菴曰。曰レ揜曰レ著。便増二多少詐僞一。將二自家一點炯々靈明一。反用二之不善一。猶下之手持二一粒寶珠一。投中之泥沙上。非二其寶珠之本無一也。自有而自喪レ之也。故眞知在レ人。即小人未二嘗無一。即小人爲二不善一之後。亦未二嘗失一。要在二能致一レ之耳。致則眞知之躰愈益昭融。而以成三其爲二君子一。不レ致則爲二不善一。而以成三其爲二小人一。此致知之功不レ可レ不レ力也。

後素按。呂鄒及小註錢説。因二揜著一喚二醒小人一。要レ令下之知二其眞知一。以化爲中君子上之手段。可レ謂三能得二經外之旨一矣。愚謂。非四其謂三以下揜著上。爲二眞心眞知一也。繹下其所二以揜著一之意上。則眞知固知二惡之不一レ當レ爲。而善之當レ爲。故遽揜二著之一。然其所レ接之君子既去。則又爲二不善一不レ爲レ善。以欺二眞知一。畢竟飾レ外逐レ非而已。然如能致二其眞知一。便雖二小人一。必爲二君子一無レ疑矣。

徐儆弦曰。小人平時自縱自恣。一見二君子一。便手脚多慌了。便做二許多消沮閉藏躲態一出來。即此厭然。便是揜著處。

後素按。曰二自縱自恣一。即無レ所レ不レ至之謂也。便是欺二良知一也。至二手脚多慌揜著時一。良知未レ亡可レ見矣。然漫揜レ之。徒著レ之。又皆欺二良知一也。小人之所レ爲。輾展自欺之外。無二工夫一矣。受二憫於聖人一。不二亦宜一哉。

錢漸菴曰。間居爲二不善一。此小人常態。但小人既差下了爲二不善一念頭上。又多二了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蓋不善實有。何用レ掩。善原無。何用レ著。小人爲二不善一。不善猶淺。至レ著レ善。則其不善便深。蓋爲二不善一。而未三必有二著レ善的念頭一。其本心猶可二引而之一レ善。若更有二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此心純是一片虛僞。千機萬械。何所レ不レ爲。此小人不下獨爲二不善一可上レ惡。而著レ善尤可レ惡也。

後素按。錢氏此解。可レ謂二入微徹底之說一。夫不善者小人之常態。若更有二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此心虛僞。千機萬械何所レ不レ爲。誠哉是言乎。王莽固有二簒盜之心一而揜レ之。不二啻揜一レ之。折レ節力行。輕レ財好レ施。宗族稱レ孝。吏民奏レ德。虛譽隆洽。然後千機万械。終遂二簒盜之惡一。是即由二乎著レ善一念一。是以著レ善尤可レ惡也。且以二莽之事一論レ之。則其始也。漢廷之諸臣。爲レ其所レ欺。而無下所謂如レ見二其肺腑一者上。及二其敗一也。皆知二其惡一。不二亦晚一乎。許魯齋所謂人之情僞。有レ易有レ險。險者難レ知。易者易レ知。易レ知者。雖二談笑之頃。几席之間一。可レ得二其底蘊一。難レ知者。雖二同居共一レ事。閱レ月窮レ歲。猶莫レ測二其意之所一レ向。因思。如レ莽則險而難レ知者也。小人之大姦者也。

已害ニ自家心術一。他日用レ之。爲ニ天下國家害一也必矣。

後素按。胡氏說。解下此一段分ニ別君子小人一之大意上。而併論下異日務ニ財用一之小人。乃爲ニ此小人一之義上也。其說似レ鑿而味深。吾輩宜ニ戒愼恐懼一。以レ此也。

吳蓀右曰。閒居爲ニ不善一。由ニ于不レ能レ謹レ獨。

後素按。吳氏說。解下所ニ以閒居爲ニ不善一之義上。愚謂。其由ニ于不レ能レ謹レ獨者。小人常囿ニ于氣質一。不レ知下所ニ以保ニ護獨知一之道上。故常無ニ戒愼恐懼之功夫一。是以大抵流ニ於意之所下爲。趨レ惡遠レ善。而遂欺ニ其獨知一也。

黃貞父曰。閒居爲ニ不善一。無レ所レ不レ至。是其獨之積歟。非下以ニ閒居一爲上獨也。

後素按。黃氏說。解ニ無レ所レ不レ至之義一。併辨ニ獨非ニ閒居一也。愚謂。獨之積歟。小人爲レ惡欺ニ獨知一。非ニ旦夕之事一也。所謂習與レ性成者。而不レ能レ致ニ其知一。故陷ニ於此極一。而獨小人與ニ聖人一一般。豈可レ謂下指ニ閒居一以爲上獨哉。以ニ閒居一爲レ獨者。不レ認ニ性躰一者之言耳。

饒雙峰曰。閒居爲ニ不善一。自欺也。厭然則不ニ自慊一矣。揜ニ其不善一。而著ニ其善一。是又欺レ人也。自欺與レ欺レ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レ欺レ人。

後素按。饒氏此解。痛快明暢。其曰ニ自欺一。固欺ニ眞知一也。曰レ不ニ自慊一。即不ニ自慊ニ眞知一也。而曰。始焉自欺。終焉必至レ欺レ人。然人之視レ己如レ見ニ其肺肝一然。人心之眞知。靈照神明與ニ日月一般。焉可レ欺レ人也。要歸ニ自欺一而已。

理之說。程子云。在レ物爲レ理。如何謂二心即理一。對曰。在レ物爲レ理。在字上當レ添二一心字一。此心在レ物則爲レ理。如二此心在一レ事レ父則爲レ孝。在レ事レ君則爲レ忠之類一。固謂レ之曰。諸君要レ識二得我立言宗旨一。我說二箇心即理一是如何。只爲下世人分二心與一レ理爲上レ二。故便有二許多病痛一。如下五霸攘二夷狄一尊中周室上。都是一箇私心。便不レ當レ理。人却說。他做得當レ理。只心有レ未レ純。往々悅二慕其所一レ爲。要下來二外面一做得好上レ看。却與一レ心全不二相干一。分二心與下理爲レ二。其流至二于伯道之僞一而不二自知一。故我說二箇心即理一。要レ使下知二心理是一箇一。便來二心上一做二工夫一。不レ去レ襲中義于外上。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三打使一箇一。曰。我不四是要三打做二一箇一。如下曰二夫道一而已矣上。又曰中其爲レ物不上レ二。則生レ物不レ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又曰。或疑三知行不二合一一。以二知之匪レ艱二句一爲レ問。對曰。眞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レ能。致二那眞知一。便是知之匪レ艱。行之艱。○許敬菴曰。知行合一。王文成先生論レ之詳矣。學固有二個知一有二個行一。其實不二是兩事一。即一念之明覺是知。即一念之眞篤是行。不二眞篤一不レ可レ謂二之明覺一。不二明覺一不レ可レ謂二之眞篤一。故知行原是合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究竟只是一個功夫。且如レ明二明德一。明字即知即行。原無二偏屬一。曰二知レ止而後有一レ定。非二眞止一何以語レ定。曰二知至而后意誠一。非二實至一何以語レ誠。此皆可二玩味而得一レ之去一。蓋知行兩言。乃是補レ偏救レ弊之法。孔門教レ人多在二行邊一說。而知在二其中一。亦有二知仁思學夾持說處一。未レ知詔二之知一。未レ行踐二之躰一。非二判然兩項事一也。○施忠愍曰。讀レ此可レ見三意之動處。即關二着天下國家一。所謂誠意者。不レ動而敬。不レ言而信。就裕篤恭而天下平之實際。如一毫走作。所レ關二於天下國家一不レ小。故君子必愼二之於此一。所三以誠意爲二大學大關鍵一也。識下先生好色惡臭之解於二誠意之旨一深上矣。說得痛快。知行合一之旨了然。

後素按。自二王子知行合一之說出一。而世之儒者。始知三聖學不レ在二言語文字之間一。而其論二知行合一一之說亦不レ可二枚擧一也。雖二朱學之徒一。至レ論レ學。則不レ得レ不レ遵二王子之說一。斯義也載二於自序一。然而雖レ謂三吾本躰爲二知行合一一。如不レ用二愼獨之功一。徒論二知行合一一。則亦落二乎言辭文字之餘波一矣。嗚呼愼獨不レ可レ不レ用レ力也。

蔡虛齋曰。愼二其獨一。便是毋二自欺一。毋二自欺一。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二其意一。只是一件事。

後素按。蔡氏逆說下自二愼獨一到二誠意一之義上也。然聖學工夫實如レ此。而此一段之旨盡二乎此一矣。

胡雲峯曰。前未レ分二君子小人一。分二別君子小人一甚嚴。蓋誠意爲二善惡關一。過二得此關一。方是君子。不レ過二得此關一。猶是小人。末長二國家一而務二財用一之小人。即此閒居爲二不善一之小人也。意有レ不レ誠

全不レ解ニ思惟省察一。也只是個冥行妄作上。所下以必說ニ個知一。方才行得是上。又有ニ一種人一。茫々蕩々。懸空去ニ思索一。全不ニ肯着實躬行一。也只是個揣ニ摸影響一。所下以必說ニ一個行一。方才知得眞上。此是古人不レ得レ已補レ偏救レ弊的說話。若見ニ得這個意一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ニ知行一分作ニ兩件一去レ做。以爲下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ニ講習討論一。做ニ知的工夫一。待ニ知得眞了一。方去レ做行的工夫上。故遂終身不レ行。亦遂終身不レ知。此不ニ是小病痛一。其來已非ニ一日一矣。某今說ニ個知行合一一。正是對レ病的藥。又不ニ是某鑿空杜撰一。知行本躰原是如レ此。今若知ニ得宗旨一時。即說ニ兩個一亦不レ妨。亦是一個。若不レ會ニ宗旨一。便說ニ一個一。亦濟ニ得甚事一。只是閒說話。

王子曰。夫人必有ニ欲レ食之心一。然後知レ食。欲レ食之心即是意。即是知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レ入レ口而後知。豈有下不レ待レ入レ口而已先知ニ食味之美惡一者上邪。必有ニ欲レ行之心一。然後知レ路。欲レ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ニ身親履歷一而後知。豈有下不レ待ニ身親履歷一。而已先知ニ路岐之險夷一者上耶。知レ湯乃飮。知レ衣乃服。以レ此例レ之。皆無レ可レ疑。若如ニ吾子之喩一。是乃所レ謂不レ見ニ是物一。而先有ニ此事一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レ謂ニ截然有レ等。今日知レ之。而明日乃行一也。是亦察レ之。尙有レ未レ精。然就如ニ吾子之說一。則知行之爲ニ合一並進一。亦自斷無レ可レ疑矣。○又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レ可レ離。只爲下後世學者。分作ニ兩截一用上功。失ニ却知行本躰一。故有ニ合一並進之說一。眞知即所ニ以爲一レ行。不レ行不レ足レ謂ニ之知一。即如ニ來書所一レ云。知レ食乃食等說。可レ見ニ前已畧言一レ之矣。此雖ニ喫緊救レ弊而發一。然知行之躰。本來如レ此。非下以ニ己意一抑ニ揚其間一。姑爲ニ是說一。以苟ニ一時之效一者上也。專求ニ本心一。遂遺ニ物理一。此蓋失ニ其本心一者也。夫物理不レ外ニ於吾心一。外ニ吾心一而求ニ物理一。無ニ物理一矣。遺ニ物理一而求ニ吾心一。吾心又何物耶。心之躰性也。性即理也。故有ニ孝レ親之心一。即有ニ孝之理一。無ニ孝レ親之心一。即無ニ孝之理一矣。有ニ忠レ君之心一。即有ニ忠之理一。無ニ忠レ君之心一。即無ニ忠之理一矣。理豈外ニ於吾心一邪。心一而已。以ニ其全躰惻怛一而言。謂ニ之仁一。以ニ其得レ宜而言。謂ニ之義一。以ニ其條理一而言。謂ニ之理一。不レ可ニ外レ心以求レ仁。不レ可ニ外レ心以求レ義。獨可ニ外レ心以求レ理乎。外レ心以求レ理。此知行之所ニ以二一也。求ニ理於吾心一。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又曰。知行合一。此須レ識ニ我立言宗旨一。今人學問只因ニ知行分作ニ兩件一。故有下一念發動。雖ニ是不善一。然却未ニ嘗行一。便不レ去中禁止上。我今說ニ箇知行合一一。正要ニ人曉ニ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一。發動處有ニ不善一。就將ニ這不善的念一克倒了。須レ要ニ徹レ根徹レ底不レ使ニ那一念不善潛伏在ニ胸中一。此是我立言宗旨。○又日。問。知行如何得ニ合一一。且如下中庸言ニ博學一レ之。又說中箇篤行上レ之。分明知行是兩行。對曰。博學只是事々學レ存ニ此天理一。篤行只是學レ之不レ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レ之。又言。仁以行レ之。此是如何。對曰。也是如レ此事々去レ學レ存ニ此天理一。則此心更無ニ放失時一。故曰。學以聚レ之。然常々學レ存ニ此天理一。更無ニ私欲間斷一。此即是此心不レ息處。故曰。仁以行レ之。又問。孔子言。知及レ之。仁不レ能レ守レ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對曰。說レ及レ之。已是行了。但不レ能ニ常々行一。已爲ニ私欲一間斷。便是仁不レ能レ守。又問。心即

徐愛因レ未レ會ニ先生知行合一之訓一。與ニ宗賢惟賢一往復論辨未レ能レ決。以問ニ於先生一。先生曰。試擧看。愛曰。如今人儘有下知ニ得父當レ孝兄當ヒ弟者上。却不レ能レ孝。不レ能レ弟。便是知與レ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ニ私欲隔斷一。不ニ是知行合一之本軆ニ了。未レ有ニ知而不レ行者一。知而不レ行。只是未レ知。聖賢敎レ人。知行正是要レ復ニ那本軆一。不下是着ニ儞只恁的一便罷上。故大學指ニ個眞知行一與レ人看。說下如レ好ニ好色一如レ惡中惡臭上。見ニ好色一屬レ知。好ニ好色一屬レ行。只見ニ那好色一時。已自好了。不下是見了後。又立ニ個心一去中好。聞ニ惡臭一屬レ知。惡ニ惡臭一屬レ行。只聞ニ那惡臭一時。已自惡了。不下是聞了後。別立ニ個心一去中惡。如ニ鼻塞人一。雖レ見ニ惡臭在ヒ前。鼻中不ニ曾聞得一。便亦不ニ甚惡一。亦只是不ニ曾知ヒ臭。就如レ稱ニ某人知レ孝。某人知ヒ弟。必是其人已曾行レ孝行レ弟。方可レ稱ニ他知レ孝知ヒ弟。不レ成下只是曉ニ得說孝弟的話一。便可中稱爲レ知中孝弟上。又如ニ知レ痛必已自痛了。方知レ寒必已自寒了。知レ飢必已自飢了一。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軆。不ニ曾有ニ私意隔斷的一。聖人敎レ人。必要ニ是如ヒ此。方可レ謂ニ之知一。不レ然只是不ニ曾知一。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々定要下說ニ知行一做中兩個上。是甚麼意。某要ニ說做ニ一個一。是甚麼意。若不レ知ニ立言宗旨一。只管說ニ一個兩個一。亦有ニ甚用一。愛曰。古人說ニ知行一做ニ兩個一。亦是要ニ人見個分曉一。一行做ニ知的功夫一。一行做ニ行的功夫一。即功夫始有ニ下落一。先生曰。此却失ニ了古人宗旨一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ニ一個知一。已自有ニ行在一。只說ニ一個行一。已自有ニ知在一。古人所下以既說ニ一個知一。又說中一個行上者。只爲下世間有ニ一種人一。懵々懂々的任レ意去レ做。

知。妙ニ其用一者歟。

又按。愼獨之工夫尤難矣。不レ積ニ不息之功一。則難レ復ニ靈明之躰一。若復ニ虛明之躰一。而常照常知。則善惡之幾獨知レ之。知レ之未ニ嘗不一レ行レ之。是即顏子克己之實功也。故誠意之功致知格物也。吾輩動靜有レ事。不下但格ニ動時之物一而已上。亦格ニ靜時之物一。孟子所レ謂勿レ忘言レ此也。格ニ靜時之物一。不レ知ニ其竅一。則高明者流ニ於禪一。不肖者倦而晝。故格ニ靜時之物一。難之又難也。而學者或恐レ類レ禪。而外面讀ニ經史一。窮ニ萬物之理一。識ニ古今之成敗一。通ニ名物度數之繁一。涉ニ地理天文之類一而已。則博則博矣。而問ニ其心一。寬然不レ知。於レ此不レ及ニ禪遠一。何況於ニ聖人之誠一乎。

又按。愼レ獨則復ニ於知行的本躰一。不レ愼レ獨則知與レ行爲レ二。然孩提之愛敬。入レ井之惻隱。嘑蹴之羞惡。皆自然知行合一。即是本躰也。只及レ長而耳目奪ニ於外物一。或爲ニ毀譽得喪之念一所レ累。利害生死之惑亦自不レ少。以レ是雖レ知レ善不レ能レ行。雖レ知レ惡。不レ能レ去レ之。於レ是知行之本躰缺矣。人若立レ志知レ所ニ先後一。則知ニ修身爲一レ本。知ニ修身爲一レ本。則知レ本也。知レ本即知レ止。知レ止即是知之至也。故愼ニ獨知一。愼ニ獨知一則知ニ善惡之幾一。勇以去レ惡而爲レ善。是即知行合一。雖レ非下失ニ本躰一之惡人上。然毀譽得喪之念。利害生死之惑。粘ニ滯於中一。則決不レ能レ如レ此。故愼獨之實功無ニ終始一。而漸復ニ乎孩提之愛敬。入レ井之惻隱。嘑蹴之羞惡之眞心一。雖ニ事々不レ欲レ爲ニ知行合一一。豈得乎。是故愼獨諸說之後載ニ於王子知行合一之解一。吾徒不レ至ニ於知行合一一。即是聖人之罪人也。讀者勿レ忽矣。

者。間出於世。則誹之以禪何也。只是朱子格物之解啓之也。不知朱子云考云求云索。皆是歸乎察之念慮之微也。斯義也粗備於丘瓊山之兩說。而於格物之解。愚即前辨之詳矣。總察之念慮之微。則事爲之善惡。文字之邪正。講論之是非。皆亦明晰。而夫微者即幾也。然不功在愼獨。而徒審幾。則焉得審幾也。猶鏡躰少蒙塵垢而不能全照妍媸也。朱子雖曰獨知曰審幾。然獨知不的指以爲何物。則審者亦誰爲之也。猶未分曉。自王子以良知解獨。學者始得欛柄。吾徒欲審幾。則用功於良知。乃去道不遠也。

又按。獨與幾之別尤難辨。心裏無忿懥好樂等之念。則心與天一般。虛而靈。虛靈也者即心之本躰。而所謂良知者也。良知之照於內也。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故謂之獨。幾動之微。而意之發時也。雖甚微。然其善惡邪正之分。公私是非之介。而良知獨能知之。譬之明鏡。良知一圓之虛明。而幾一點之影也。獨與幾之別。於此可悟矣。故愼獨。則格心之物。格心之物。則良知之障不存裏許。而復虛明之本躰。私意之萠已見得。況欲惡之大者乎。已無欲則心剛。心剛即勇。奮然不善不肯行。善則誠行之。故眞致良知。則意誠。馴到乎至誠無息之境。故審幾之工不可忽。而其要只是愼獨。

又按。獨者良知。愼者所以致也。實致知善知惡之良知。便是格惡惡好善之物。則不自欺而自慊。故己誠好善惡惡之意也。如此則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心正於內。即中也。身修於外。即和也。家國天下。即措之宜也。故獨者貫大學中庸之一大緊關也。而格物致

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朱子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愼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加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丘瓊山曰。眞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爲二目。曰。崇敬長。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憙誠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事爲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爲力焉。○又曰。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修之旨。而愼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和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愼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愼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愼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眞的。發端不善。則大學一書。皆將爲己有矣。不然。頭緒茫々。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

後素按。王子透得眞機之說。與朱子審幾之諸說無異同矣。學者從此處著實致知格物。則堯舜文武孔孟之宗也。生知安行者於此。學知利行者於此。困知勉行者於此。便是大學之致也。然而朱子格物之說曰。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與幾之諸說有小異。故後之學者急功利而遺身心者。多考之事爲之著。而一向著在事爲上。去審意之善惡者鮮矣。求之文學之中。而一向著在文學上。去審意之邪正者鮮矣。索之講論之際。而一向著在講論上。去審意之是非者鮮矣。而實察之念慮之微如陸王

之論。荀篠丈人四體不レ勤五穀不レ分孰爲二夫子一之罵。長沮桀溺是知レ津矣滔々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レ之謗之類。是皆非下有レ惡二孔子一之情上者也。乃其所レ學或以レ儉爲レ主矣。或以二遁逃潔レ身爲レ是矣。是其意也。是其見也。而各不レ知下聖人有中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視二天下一無二不レ可レ爲之時一之深心大德上也。則畢竟意見之知爲レ事。而德性之知。遂不レ可レ見焉。由レ是觀レ之。則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四知。雖二賢者一所レ不レ免。故賢者智者過レ之。而愚不肖固所レ不レ及也。無二海東西南北一。爲レ人者有二是心一有二是理一。而志二乎學一。則不レ可レ不下掃二彼四知之邪障一。而明中是一知上也。某故有二一語一曰。邪障徹而靈光見。靈光見則彼四知皆融會焉。而無レ不レ爲二良知之使用一。則良知亦不レ得レ廢二智覺聞見一也。故愼獨之工。聖學第一義。覇學之非レ所レ及也。

儒門空虛附錄中語。

王子曰。功夫不ヨ是透二得這箇眞機一。如何得二他充實光輝一。若能透得時。不下由二儞聰明知解一接得來上。須ヨ胸中渣滓渾化。不レ使レ有二毫髮沾滯一始得。

鄒東廓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レ覩不レ聞。無レ聲無レ臭。而莫レ見莫レ顯。體レ物不レ遺。不レ覩。不レ聞。眞体常寂。命レ之曰レ誠。莫レ見莫レ顯。妙用常感。命レ之曰レ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レ可レ致レ詰。命レ之曰レ幾。愼哉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予レ爲戒愼于レ爲恐懼。曰瑟僩。曰赫喧。曰精微。曰廣大。禮儀威儀。無二適非一レ仁。發育峻極。無二適非一レ天。是爲二誠立神道全生全歸之學一。○呂新吾曰。眞機眞味。要二涵蓄一。休二點破一。其妙無レ窮。不レ可二言喩一。所二以聖人無一レ言。一犯二口頰一。窮年說不レ盡。又離披澆漓。無二一些咀嚼處一矣。○費約齋曰。天理人欲之界。只爭二些子一。人當二誠時一。渾然未發之中也。及二幾一動一。雖レ未二顯露一。而善惡已於レ此分。故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レ微則必顯。曰二吉見一則凶隨二其後一。辨レ之不レ可レ不レ早。堯舜所レ謂惟精惟一。孔子所レ謂克レ己復レ禮。皆是此旨。全在二一念微處一著。轉二移毫忽一。便有二誠僞王覇之辨一。綿々若レ存。退二藏於密一。方能止二於至善一也。以二其湛然無物一。故謂二之無一。以二其炯然不昧一。故謂二之有一。此際不レ得二放過一。是以神聖知レ幾。君子謹。

朱子曰。言欲二自修一者。知レ爲レ善以去二其惡一。則當下實用二其力一。而禁中止其自欺上。使下其惡レ惡則如レ惡二

即幾善惡之謂也。嗜欲不レ爲二良知之障一。則直知二其幾一。而爲レ義不レ爲レ利。爲レ爲レ不レ僞爲誠。善レ不レ爲レ惡。是即天德也。王道也。聖人也。要在二愼一字一矣。吾徒一生用レ力之地。亦只在レ此而已矣。小註施忠愍已下諸說乃術二王子之說一耳。然發明亦不レ少。讀者勿レ忽。且愚謂。蔽二良知一者人欲。而細分レ之則有レ四。一曰。知覺之知。二曰。聞見之知。三曰。情識之知。四曰。意見之知。夫人幼而壯。壯而老。年齒進長。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知覺之知日熾。而德性之良知乃既微矣。中庸所レ謂人皆曰二予知一。擇二乎中庸一而不レ能二期月守一也之類。知覺之知。而人禽一般者也。觸レ事接レ物多。而博聞強記。善則善矣。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聞見之知日廣。而德性之良知乃既隱矣。論語夫子戒二子張一以二多聞闕レ疑。多見闕レ殆。而夫子自謂。賜也汝以レ予爲下多學而識レ之者上與。非也。予一以貫レ之。一以貫レ之。非レ致二其良一而何。是陽明先生嘗釋レ之也。故聞見之知爲二良知之害一亦不レ少矣。慕二富貴一厭二貧賤一。而自私自利。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情識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楚昭王將下封二孔子一以中書社七百上。令尹子西以下非二楚之利一也之一言上沮レ之。便是與下齊人患二孔子相レ魯。選二好女文馬一以遺二魯君一沮上之同一轍。此皆自二恐懼憂患一做來。非二公正誠實之擧一矣。自餘以レ此當三類二推情識之知一也。其所レ學之偏著。其究レ理之淺陋。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意見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晏子目二孔子一以二滑稽一。沮二齊公之用一レ之。及晨門是知二其不可一而爲レ之與之誹。荷蕢深則揭淺則厲之諷。楚狂接輿。往者不レ可レ諫來者猶可レ追

是立誠。

施忠愍曰。獨知本是合動靜而爲言。如人日用云爲。衆所共見。就中一念隱微。惟己獨知。即昏夜熟睡。魂交成夢。亦是知之不滅處。是即先生良知之說。故欲慊此獨知。不是冥心靜坐。便盡獨知工夫。必靜時體認天理。一念不走錯。亦必日用所行事々盡合天理。方能不愧此獨知。故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之學所以動靜皆有事。究之只成個內省不疚。○季彭山曰。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胥穀齋曰。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万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即是良知。時々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高忠憲曰。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愼獨。○劉念臺曰。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愼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愼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愼獨即是致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愼。靜亦愼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又曰。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元維嘿。體乎太靈。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躰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躰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止。全躰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則暗。故曰。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氷。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知。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視彼萬刑。非吾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又曰。離獨一步。便是人僞。○又曰。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陳臥子曰。誠意一章爲獨傳。上面根了格物致知。下面關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義極大。故章中雖言誠意。實當本致知。而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所謂知也。愼獨二字。一章之要也。毋自欺一節。首就念頭發動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知至而意誠。不愼獨而欺此良知。則無以誠意也。小人以下特挈誠中形外四字。就發動以後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意者身心之鍵也。能誠則自然心廣躰胖。不能誠。則至於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可見此關一差。別無所措其工力矣。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維何。愼獨爲而已。○曾惇吾曰。人生只一個良知。故曰獨。故欺慊到面前。良知自知。即是獨知。便能戒欺求慊。故曰愼獨。如此方是誠意。豈非眞晟所謂開關啓鑰一玉匙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倪醒吾愼獨圖說曰。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五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即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又曰。大學愼獨。祗是誠意。而即有心廣躰胖之效。何也。蓋獨之爲躰也。內有所疑。斯外有所徵。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仰不愧俯不怍。功夫進一分。自有一分光景。非可恍惚想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者聚也。李二曲先生云。終日欽凜。保守此獨。勿令放逸。使中常惺々湛然虛明。即此便是愼獨。須斂而又斂。如啞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讀此知愼獨功夫以凝爲要。然必洗心退藏。凝無所凝。其至矣乎。其微矣乎。

後素按。王子無事獨知。有事獨知之說。是即良知貫心性之謂也。王覇義利誠僞善惡之界頭。是

妄在。不レ睹不レ聞之地。無レ所レ容ニ自欺一。這便是良知。吾亦與レ之爲レ毋ニ自欺一。這便是致ニ良知一。雖ニ一善不立之中一。而自知自慊。已具ニ有渾然至善之極一。故曰。愼獨所ニ以致レ知。戒懼所ニ以愼獨一。然心外無レ理。窮理即所ニ以致レ知。物外無レ理。格物即所ニ以窮レ理。知與レ物。格與レ致。析開不レ得。故不レ言レ先而言レ在。言ニ致知一則易レ於恍惚一。言ニ格物一則一格乎實也

後素按。自下王子因ニ鄒謙之問一。謂ニ獨所レ謂獨知一而發中揮獨之蘊上。世之儒者知下得獨知之所ニ以爲ニ良知一之義上矣。若只云ニ獨所レ知之地一。則發ニ乎天理之公一歟。發ニ乎血氣之私一歟。不レ能レ辨ニ別諸隱微幽渺之内一。則血氣之識。德性之知。錯雜混渾焉。而亦不レ能レ覺也。古謂ニ儒之寡レ要。蓋謂レ此歟。王子生ニ乎千載之後一。自ニ百死千難中一。提ニ掇此一字一來。實覺ニ昏夢一之洪鐘。活ニ死人一之良藥。而良知人々所ニ固有一之日月。故人揭ニ其日月一以照ニ方寸内一。則心之所レ動公私是非邪正善惡盡默照。而各不レ能レ遁レ形。即是孔子一以貫レ之之一。顏子有ニ不善一知レ之之知。而聖學之要也。然則王子之致ニ良知一。大ニ功乎聖學一焉。豈亦淺々乎哉。

又按。彭費二子。解下得陽明子云ニ獨所レ謂良知一之義上而又説ニ格致之工夫一無ニ餘蘊一。然費氏所レ謂致レ知則易ニ於恍惚一。此義不レ能レ無レ疑。何者徒云ニ良知一。當下必有中如ニ其説一之弊上。致云則從ニ良知之好惡一而盡レ之。故物亦既格了。何易ニ於恍惚一之有。若論ニ其弊一。則如ニ彭氏之説一乃可。且縱易ニ於恍惚一。不ニ是良知之弊一也。不レ致ニ良知一之罪耳。

王子曰。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レ知下於ニ此獨知之地一用上レ力。只在下人所ニ共知一處上用レ功。便是作レ僞。便是見ニ君子一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レ論ニ善念惡念一。更無ニ虛假一。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覇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レ此一立。立定便是端レ本澄レ源。便

之當然一。可ニ以快足而不レ至ニ於自欺一矣。

後素按。吳氏意於レ獨而致レ愼。則覺ニ獨中明々有ニ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在一。而好レ善不レ如レ好ニ好色一。惡レ惡不レ如レ惡ニ惡臭一。則天地鬼神之靈眞知レ之。雖レ欲ニ自欺ニ其知一。決不レ容レ欺。故不ニ敢以不レ勉也。愚謂。其天地鬼神之靈在レ我。而不レ知レ爲ニ何物一。則猶或有レ欺レ之。故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レ之也。

錢子是曰。獨非ニ必暗室屋漏之謂一。雖ニ大庭廣衆一。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レ此致レ謹。正是做下不ニ自欺一功夫上。

後素按。錢氏之說。無レ論ニ暗室大庭一。一念之動。即是獨知。然此亦獨知不ニ是的指爲ニ何物一。故未レ有レ要也。

鄒謙之讀ニ大學中庸ニ訝曰。大學先ニ格致一。中庸首揚ニ愼獨一。何也。積疑不レ釋。就ニ質陽明先生於虔臺一。先生曰。獨所レ謂良知也。愼レ獨所ニ以致ニ其良知一也。戒愼恐懼所ニ以愼ニ其獨一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廓豁然。遂肅贄師事焉。彭南畇曰。大學於ニ既誠意一。而言ニ愼獨一。中庸於下戒ニ愼不ト睹。恐ニ懼不ト聞之下上。亦言ニ愼獨一。鄒東廓先生問ニ於陽明先生一曰。大學先ニ格致一。中庸首揭ニ愼獨一何也。陽明先生曰。獨所謂良知也。愼レ獨者所ニ以致ニ其良知一也。戒愼恐懼。所ニ以愼ニ其獨一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於レ是言下了然○又曰。朱子於ニ誠意章註ニ云。獨者人所レ不レ知。而已所ニ獨知一之地。逗ニ出知字一。暗與ニ陽明所レ講格致工夫一總合。則所謂好惡之自慊。正是物之格處。即知之致處。爲ニ大學入手第一關一也。獨中明々有ニ自然之好惡一。豈不ニ即是良知一。念臺先生既以レ致ニ良知一爲レ宗。而又揚ニ愼獨二字一。爲下致ニ良知一實義上。所下以救中夫襲ニ良知之說一者。淪ニ於恍惚茫蕩一。以レ禪入レ儒之弊上。衞道之功不レ淺矣。○又曰。文成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ニ了是非一。只是非。就盡ニ了万事万變一。亦從ニ大學之言ニ誠意一。以ニ好惡一爲下欺謙之介上。而結出ニ愼獨一。爲ニ鞭辟近裏工夫一。修齊治平。無レ不下從ニ好惡上一着上力。則致良知三字。何等洞徹顯明。豈如下禪者所レ云圓陀々。光爍々。擊拳豎拂。掉ニ弄光景一者上哉。而漫以ニ陽儒陰釋一罪レ之也。○費約齋曰。一部大學在ニ格致一。一部中庸在ニ愼獨一。人看ニ格物一。在ニ物上一用レ工。未レ免下視ニ學庸一爲中兩樣上。不レ知物無ニ內外一。格物之功亦無ニ內外一。致知先從ニ獨處一致起。蓋意當ニ未レ起時一。止有ニ一眞知無

歟。

徐存齋曰。大學自二誠意章一以後專言二好惡一。論孟却專言二仁義一。此非レ有レ異也。天以二陰陽二氣一。化二生萬物一。而人得レ之以爲レ性。性發而爲レ情。情之目有レ七。然約而言レ之則惟喜怒哀樂。又約而言レ之。則惟好惡。喜也。哀也。樂也。愛也。欲也。皆好之類也。仁也。本二乎陽一者也。其怒也則惡之類也。義也。本二乎陰一者也。以二此好惡一施二之於政一。凡進レ賢賞レ功賑レ貧卹レ災。一切布レ德施レ惠之事。皆好也。仁也。凡罰レ惡討レ罪貶黜放流斧鉞甲兵之用。皆惡也。義也。惟能戒二謹恐二懼於好惡未發之初一而致二其中一。發見之時而致二其和一。則仁義竝行。國可レ治。天下何レ平。故曰。立二天之道一曰陰與レ陽。立二人之道一曰仁與レ義。致二中和一天地位萬物育。盡二其性一而與二天地一參矣。

後素按。徐氏此說論下好惡該二括仁義一。仁義發二見乎好惡之正一。而貫二通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之義上也。嗚呼。好惡之二字大矣。非下極二愼獨入微之實功一者上。雖四自謂三好惡出二於正一。必有三似レ正而邪。似レ是而非者。雜二出乎其間一。是故愼獨之工夫尤緊要矣。

莫中江曰。愼獨即毋二自欺一之下レ手用レ力處。即所レ爲二誠意一也。

後素按。莫氏之說。論三眞愼獨便爲二誠意一。愚謂。愼獨要。而誠意之主矣哉。

吳季子曰。獨者人所レ不レ知。而吾所二獨知一之地。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レ動。人孰知レ之。所レ謂獨也。君子於二其獨一而致レ謹焉。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兢々然慄々然。眞見二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レ之在レ上。質レ之在レ傍。而不二敢以不一勉也。夫如レ是。故能充二吾性之固有一。盡二吾職

後素按。王子此說又論下人之好惡出二於自然一。而學者之好レ善惡レ惡。反不二眞切一之義上。愚謂。須二皷舞支持一而後好レ善惡レ惡者。未レ得二自性一者也。致知格物而困憊者。出二於矯勉一裏面不レ然者也。迫二於事勢一而好惡不レ正者。榮辱利害等之念。未レ能二除却一者也。困二於精力一而不レ誠意一。一泥二血氣之欲一者也。此以三皆有二其病一之故。自欺二良知一而失二天然固有之好惡一。故意向二乎私一而背二乎公一。流二乎非一而逆二乎是一。涉二乎惡一而遠二乎善一。於レ是焉誠亡矣。不レ正二心於未發一不レ修二身於已發。以二如レ此之身心一。當二家國天下一。即是覇者之僞。而非二王道之誠一也。家如レ齊而實不レ齊。國如レ治而實不レ治。天下如レ平而實不レ平。故先王以レ誠爲二家國天下之本一。本正則末治。雖二布衣韋帶之學一。其亦有レ異哉。只在レ得二好惡之正一而已矣。

徐存齋曰。大學以二好レ善惡レ惡之誠一爲二自謙一。故學者爲レ善。乃是自求二受用一。與二穿レ衣求レ煖喫レ飲求レ飽一般。今或以二年長一自怠。則何不レ聞下以二年長一。而遂却レ衣絕上レ食乎。知レ養二口躰一。而不レ知レ養レ心。不レ可レ不二深戒一也

後素按。徐氏說。論下好惡之工夫。當二徹レ始徹レ終徹レ生徹レ死。而人不レ然之義上也。其說痛快鍼二人深病一。今夫廢二衣食一即凍餓而死。常人皆知二其害一。故自レ幼至レ長莫レ不レ盡二養之之事一。而好レ善惡レ惡之誠。則至レ老益薄矣。可レ不レ謂二即襟裾之禽獸一哉。而卒不レ知三其陷二於此一。故雖下自レ幼從二事學一者上。老而不レ講レ道者不レ少。惟是聖賢雖二凍餓而死一。決不レ失二好レ善惡レ惡之誠一。實見二得天理一故也。吾輩以下養二口躰一之心上反養レ心。而不三自欺二良知一。則庶幾免二乎襟裾之禽獸一也

義上。自謙未レ作レ慊。從二孟子樂毅傳一通作レ慊亦可也。由レ是觀レ之。則此經之謙字。乃爲二慊之誤
而以二快定一爲二定論一。

王子曰。人但得下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ヒ惡二惡臭一。便是聖人。直初時聞レ之覺二甚易一。後躰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二好レ善惡ト惡。然不レ知不レ覺又夾雜去了。才有二夾雜一。便不下是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レ惡二如臭一的心上。善能實々的好。是無二念不ト善矣。惡能實々的惡。無二念不ト惡矣。如何不二是聖人一。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後素按。王子此說論下好惡之誠。非二聖人一不レ能レ盡レ之。而常人不レ能二實踐ト之事上。愚謂賢人以下在二平生一雖レ格二好レ善惡レ惡之物一。富貴來二乎前一。危難迫二乎後一。則蓋亦欺二好レ善惡レ惡之眞知一。而陷二於不義一。而心不レ慊者蓋不レ少。嗚呼。好惡豈亦容易乎。且在二平時一。才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レ惡ト惡臭一。此之謂二誠意一。則誰不二聖人一。譬二之日一。則此是寸隙之小明。而非下光二被世界一之大明上也。然人能斷然忘二禍福生死之念一。而務致二眞知乎事々物々一。則小明亦馴臻二於大明一。只此在二不息之功而已。

王子曰。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二眞知一之意。欠二誠一眞切一之故。大學之言誠二其意一者。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此之謂二自慊一。曾見レ有下惡二惡臭一好二好色一。而須二鼓舞支持一者上乎。曾見下畢レ事則困憊已甚者上乎。曾有乙迫二於事勢一困中於精力上者甲乎。此可三以知二其受レ病之所二從來一矣。

於天地之間。

徐岩泉曰。自欺自慊。不是對說。戒自欺求自慊。不是兩段事。乃一正一反。出乎此則入乎彼。

馮少墟曰。毋自欺也。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吾輩默々躰驗自得。

後素按。陳氏以下諸說。解自謙之義也。愚謂。自慊即不自欺之事。故不出於好惡之外。好惡中節。便是自謙。故不以誠意之成功言之說不可易。而徐馮二子以欺慊並論。馮氏又解二自字。出乎人意表。味之則得益矣。

又按。慊訓曰快。曰足。而朱子或問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胡朏明又衍之曰。相如封禪書云。陛下嗛讓弗發。藝文志云。合于易之嗛々。尹翁歸傳云。溫良嗛退。嗛皆當作謙。而譌爲嗛。大學自嗛。又譌作謙。則謙嗛二字之互相殽亂也久矣。漢書文帝詔曰。人民未有愜志。愜與愜同音。苦劫反。史記作嗛志。可見嗛與歷愜實一字爲快足之

而矯爲二好レ之之形一者上矣。非二所レ謂誠一也。必也。惡レ惡如レ惡二惡臭一。而後其惡始眞。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而後其好始實。好レ善惡レ惡眞實如レ此。則棄二人欲一而從二天理一也。豈不レ欣二乎快一所レ欲而足中所レ願哉。此之謂二自慊一也。

王子曰。人於二尋常好惡一。或有下不二眞切一處上。惟是好二好色一惡二惡臭一。則皆發二於眞心一。自是快足。曾無二纖假一者。大學就二人好惡眞切易レ見處一。指二示人一以二好レ善惡レ惡之誠當レ如レ是耳。只形二容一誠字一。不下著二用レ功上一說上。袁了凡曰。見二惡臭一而惡。見二好色一而好。不レ假二安排一。不レ落二擬議一。與下見二孺子入一井景象上一般眞切。○葛屺瞻曰。毋二自欺一的樣子。猶如レ惡二惡臭一。猶如レ好二好色一一般。二如字。直接下毋二自欺一形狀上。凡人情他念皆有二寬假一。獨是觸二著惡息一。便心下十分煩惱。見二著好色一。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レ不二罄盡一。則本心已直達而無レ蔽。至二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一。原理難レ取レ必。總置不レ論。蓋此只就二人情好惡一。形下狀不レ當中以二善惡一相攙混上也。

後素按。右諸說論下好惡之出二於天理一而得レ正之義上。而自慊之解。亦攙二和其中一。

陳新安曰。如下好二好色一惡中惡臭上。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二自慊了一。非二是做レ善了方能自慊一也。自慊。外而如レ此。中心也如レ此。表裏一般。

姚元素曰。自慊是着レ力字。不下以二成功一言上。

張卓菴曰。自慊只是不レ欺時。心中暢然無二愧赧一。此正由レ不レ欺以入レ誠處。或以爲二誠意之效一非也

馮少墟曰。自慊二字甚有レ味。見二君子一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レ慊レ意處。安得二心廣體胖一。故曰。行有レ不レ慊二於心一則餒。君子愼獨。只是討二得自家心上慊一。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二

曉一。如レ知ニ烏喙不一レ可レ食。水火不ト可レ蹈。則自不レ食不レ蹈。如ニ寒欲レ衣飢欲一レ食。則自是不レ能レ已人果見レ善如ニ飢欲レ食寒欲一レ衣。見レ惡如ニ烏喙不一レ可レ食。水火不レ可レ蹈。則此意自是實矣。

朱子曰。凡惡レ惡之不レ眞。爲レ善之不レ勇。外然而中實不レ然。或有レ爲而爲レ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レ實而自欺之患也。

陳臥子曰。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者毋ニ自欺一也。一呼一應。斬々截々。如レ惡ニ惡臭一三句。形ニ容出毋ニ自欺一光景上而愼獨二字。正所レ謂毋ニ自欺一也。毋ニ自欺一者。不レ欺ニ此良知一也。人孰無ニ良知一。一好一惡。當ニ念自明一。所レ謂獨也。但一不レ愼。心上明曉ニ得善之當レ爲。却有ニ不レ爲也不レ妨的意思一。明曉ニ得惡之當レ去。却有ニ不レ去也不レ妨的意思一。分明當下瞞了。這便是意之不レ實。故所レ謂誠レ意者。毋ニ自欺一。不レ欺ニ此獨一也。毋字最有レ力。愼字正毋字意。其根原從ニ格レ物以致レ知來。而當下有レ主。一好一惡。斬々截々。理欲纖毫不レ差。所ニ以能自慊一。所ニ以意無レ不レ誠。

後索按。牛春宇以下諸說。解ニ毋ニ自欺一之義上。而合ニ諸說一義乃全矣。朱子之二說。解得明當。痛針ニ砭學而不レ誠者之病一。吾輩宜ニ警發而下ニ知行合一之實工一。不レ然則終身不レ能レ出ニ乎夢鬼之關一也。陳臥子釋レ毋ニ自欺一。以レ不レ欺ニ良知一。釋ニ毋字一以ニ愼字一尤精確。且自欺即自慊之反。欺慊之界。不レ致ニ良知一。則安得ニ出レ彼入一レ此哉。而解レ慊之諸說載ニ于後一。

方性夫曰。惡レ惡如レ惡ニ惡臭一。好レ善如レ好ニ好色一。則其所ニ好惡一必誠矣。此由レ毋ニ自欺一故也。

邵仁仲曰。世之人固有ニ於レ惡未ニ必眞知一所レ惡。而陽爲ニ惡レ之之狀一者矣。於レ善未ニ必眞知一所レ好。

深思下所三以事二之之道上。度下時所二得爲二己所中能爲上。預備二于心一。雖二虛願一亦不三是妄一。何則以二其理實理一也。論語顏淵問レ爲レ邦是也。此則意之成爲レ願者。與三徒抱二虛願一稍不レ同。又曰。學者意所レ發。多在二經藉一。以終日意念。舍レ此定無レ他也。但意在二經藉一。則知行皆在二經藉一。察下其當乎理一者上而尋求。而得二其理一。便是知得。然此又謂二之思一。不三純是意一。中庸所レ云愼思是也。思與レ意名同而實異。不レ可レ不レ察也。以レ此當レ知下心性種々之名目。括二於一意字一。一意字統中心性種々之名目上矣。聖人下レ字精密謹嚴。非二人之所一レ及也。

牛春宇曰。誠意只是一箇毋二自欺一。如レ惡二惡臭一二句。不レ過レ申下明毋二自欺一之意上耳。

胡澹菴曰。誠無妄也。自欺則妄矣。

葛屺瞻曰。毋二自欺一者。不レ要レ欺二瞞了自心之知一。固能靈知不昧。然不三特賢者有二之。即看下下面閒居小人。見二君子一厭然揜著上。本心何嘗不二明白一。可レ見此知人々皆有。只爲二自己瞞昧過了一。所分吃緊道三一句毋二自欺一。見三誠意更無二別法一。只在下提二此自心之知一作上主耳。

林次崖曰。自欺。意不レ誠也。故誠意只是毋二自欺一。意之誠不誠。乃己所二獨知一。人不レ及レ知。似三可レ說レ欺レ人不レ可レ說二自欺一。今曰二自欺一者。特揭レ此以警レ人。言此不レ足レ欺レ人。祇是自欺也。

蔡虛齋曰。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二九分義理一。一分私意一。便是自欺。下文小人又舉二其甚者一。

姚承菴曰。自欺不二但是虛假一。有レ意レ爲レ善。亦是自欺。

朱子曰。譬如二一塊物外面　是銀裏面是鐵一。便是自欺。須二表裏如一一。方是不二自欺一。須二是見得

心躰雖本誠。而因意以失之。夫心之起念。謂之意。意心之萌芽。而有善有惡。至微而至顯。故其所及無窮盡。一家之主之意。及於一家之人。一國之主之意。及於一國之人。天下之主之意。及於天下之人。是故其意一有不誠。則一家之人。一國之人。天下之人皆亦以不誠應之。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以此也。古者聖人有見乎此焉。故大學之首教在誠意矣。齊治平惟是誠意以貫之。心性之發。不但意而已。有思有情有謀有慮。何故以一意字括夫衆用也。此與首節將五倫之人來括一民字同一。而毛西河分別之以解尤詳明。其言曰。未事而用心謂之意。既事而用心即謂之思。予避人後。歷念前事。夜起作書與故人。勾補救之。此皆思也。非意也。又嘗在道路之間。臨事體驗。如在潁川聞家三兄死。野哭甚哀。至三日而哭不已。此又情也。非意也。此中庸之所云。喜怒哀樂者也。在淮蔡値蔡使君下屯田令。爲之籌之。徹晝夜不寢。此又謀也。非意也。此論語之所云臨事好謀者也。至在禹州。逢邑人有非禮者。爲之不平。又州署多南歸客。恐從此有壺漿不掩之事。私作憂慮。此又心之用也。非意也。此即大學正心之所云。忿懥憂患好樂恐懼者也。然則祇此心意。而有願有思有情有謀。有心之用。如是不一。而總以心意概之。統以善不善兩端驗存發。知得而誠之而正之。則簡易直捷。其不自欺而自慊。爲何如者。此眞大學從實。下手一全功也。此畫一法也。此一定之式也。又曰。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用意。當下即可行。至事君則虛意矣。此虛意豈是妄念。是必于此時。

中矣云。夫六經四子。道一而已矣。然於其功也必有主矣。曲禮曰。毋不敬。禮雖本之心理。然以發散於外爲主。故云敬。如易之以毋不誠。則似不的切。然儼若安定。則無非僻之可犯。即不言誠。而誠在其中矣。大學雖施之家國天下。然以精研乎內爲主。故云誠。如添之以敬。則似是贅疣。然愼獨。不自欺。則決不施弛怠慢。即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是以大學首功。還誠意之二字。而下手。則聖功可期。王子非故不言敬。是不得已也。

又按。劉忠定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明道程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伊川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爲君子者乎。或人衍之曰。誠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言離乎此必有非所言而言矣。行離乎此。必有非所行而行矣。離乎靜。不及持之於動也。離乎動。無以續之於靜也。一言一行。若載之與俱焉。一作一止。須體之不遺焉。孔子之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此之謂也。今以温公二程子或人之說觀之。則誠之一字。合內外之道也。舍之以學。則異端曲學。而非聖學也。王子去分章。復舊本。直以誠意爲用功第一義者。誠不得已之苦心。於是又可見矣。愚謂。

孔疏古本之序一觀。則後段所レ引之淇澳詩中切磋琢磨。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後世不レ忘。與下康誥之明德。太甲之明命。帝典之峻德。湯盤之日新。康誥之新民。詩之維命新。止二丘隅一。緝熙敬止之類。及聽レ訟之節上。皆是誠意之事也。而朱子分二析之一曰。此釋レ明二明德一。此釋レ新レ民。此釋レ止二於至善一。此釋二本末一。而終移二誠意之節於後一矣。此其文字之序列。乃如レ陳二棋子一。井井秩々。然實無二下レ手處一。庶二幾乎聖門敎レ人之首功却斷滅一也矣。自レ此學人東趨西走。病而倦。倦而廢。雖二口誦下之。而遂不レ能レ得レ之。王子惟是患。決然去二分章一復二舊本一。實仁人之心也。俗學不レ乎二其心一。却如二仇讐一何也。畢竟雷同勦說黨レ同伐レ異之私。而無レ志二聖功一者之所レ爲也。亦奚足レ數哉。

王子曰。若二誠意之說一。自是聖門敎レ人用レ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二第二義看一。故稍與提二掇緊要一出來。非三鄙人所二能特倡一也。蔡希淵問曰。文公大學新本先二格致一而後二誠意一。工夫似下與二首章次第一相合上。若如下先生從二舊本一之說上。即誠意反在二格致之前一。於レ此尙未二釋然一。王子曰。大學工夫即是明二明德一。明二明德一只是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去レ用二格物致知工夫一即工夫始有二下落一。即爲レ善去レ惡。無レ非二誠意的事一。如二新本一先去レ窮二格事物之理一。即茫々蕩々。都無二着落處一。須レ用レ添二箇敬字一。方才牽扯得向二身心上一來。然終是沒二根源一。若須レ用レ添二箇敬字一。緣レ何孔門倒將二一箇最緊要的字一落了。直待二千餘年後一。要二人來補出一。正謂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即不レ須レ添二敬字一。所下以提二出箇誠意一來說上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レ此不レ察。眞所レ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下這裏補二箇敬字一。那裏補中箇誠字上。未レ免二畫レ蛇添一レ足。

後素按。王子此說。論二誠意即是聖門用レ功第一義一。而小註所レ載。又論下宋儒乃作二第二義看一之非上。困窮考。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即不レ須レ添二敬字一。誠是矣。然非レ謂二全拋二擲敬字一。龍谿子所レ謂實心之謂レ誠。誠即敬。一心之謂レ敬。敬即誠。大學之要在二於誠意一。則不二必謂下敬。而敬在二其

也。正所ニ以發ニ格物致知之義一。實未ニ嘗亡而有レ待ニ于補一也。故曰。合レ之以レ敬而益贅。補レ之以レ傳而益離。此不レ得レ已之心也。蓋不レ忍レ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レ在。不レ得レ不ニ與レ之異一者。天下之公學。非ニ先師所ニ得而私一也。世之學者。能以ニ虛心一觀レ之。不下以ニ一毫意必向背一介中乎其中上。則聖學庶ニ乎可レ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ニ得而諒一矣。

後素按。湯王二說。正解地修身爲レ本至下此謂ニ知之至一也上之經旨天也。併論ニ紫陽姚江格致之異同一。而歸ニ重古本一。可レ見ニ古本易簡直截爲ニ聖功一矣。嗚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ニ一修身一。修身本ニ一誠意一。然則誠意要矣。可レ下レ手。故後段急接ニ誠意一也。

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者。毋ニ自欺一也。如レ惡ニ惡臭一。如レ好ニ好色一。此之謂ニ自謙一。故君子必慎ニ其獨一也。小人閒居爲ニ不善一。無レ所レ不レ至。見ニ君子一。而后厭然揜ニ其不善一。而著ニ其善一。人之視レ己。如レ見ニ其肺肝一然。則何益矣。此謂下誠ニ於中一形中於外上。故君子必慎ニ其獨一也。曾子曰。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乎。富德潤レ屋。潤レ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ニ其意一。○王觀濤曰。毋者自家禁止。○司馬溫公曰。慊足ニ於心一。○朱子曰。慊快也。足也。○又曰。獨者獨知。○鄭康成曰。厭讀爲レ黶。閉藏貌。○朱子曰。胖安舒也。

孔氏曰。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者。自レ此以下至ニ此謂レ知レ本。廣明ニ誠意之事一。此一節明ニ誠意之本先須レ慎ニ其獨一也。

後素按。孔疏論下此節至ニ此謂レ知レ本之義上。與中誠意之工在上レ慎レ獨也。有宋以前解ニ古本之誠意一如レ此。學者遵ニ守之一。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レ身。則王子誠意之訓。宜レ不レ可レ起矣。今以ニ

君子未レ免レ歸二咎陽明一也。愚陋之見。不レ知二有レ當否一。上二孫徵君一書畧。〇後素按。龍谿王氏四無之說。在二利根之人一固如レ此。又何足レ疑。中人以下。則不レ能レ免二意有レ善有一レ惡也。而謂レ無而可耶。吾聞下龍谿先生教レ人從二有レ善有レ惡意根上一用上レ功。未レ聞下以二四無之說一用上レ功也。其與二萬合谿一書畧曰。意之所レ用爲レ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二定形一。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爲二困勉者一立。正與二不正一。皆從二意根上一用レ力。故曰。格物者。格二其意之物一也。又答二聶雙江一書畧曰。所レ謂致レ知在レ格レ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レ力之地。不レ可下以二內外一分上者也。若謂二工夫只是致知一。而謂三格物無二工夫一。其流之弊便至二于絕一レ物。便是僊佛之學。此豈非下教レ人從二有レ善有レ惡意根上一用上レ功邪。而湯氏曰。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二禪學一何異。愚惑二其言之不一レ實矣。何者。湯氏遺書曰。友朋晤會。若草々錯過。不三實々考二究身心一。與下世之往來。徒了二人事一者上。無二甚差別一。遠如二朱陸一。近如二龍谿念菴一。折レ疑辨レ惑。絕無二一毫蓋藏一。我輩似レ當レ體二此意一。湯氏其既體二龍谿之意一以研レ幾。則豈非レ以二龍谿不一レ禪乎。若禪則湯氏之大賢純儒。何稱レ之體レ之之有。故愚惑二其言之不一レ實也。然彼謂レ禪。此謂レ體。而矛楯何也。愚考二其故一。明亡至二於康熙乾隆之際一。朱學復大起焉。館閣之儒臣文官。各以レ攻二擊王學一爲レ職。而古嘗在二王門一尊二崇師說一。而無二調停之言一者。只龍谿一人而已矣。雖二南野東郭之堅志一。如レ不レ及二龍谿之一意一。故攻二擊王學一。則龍谿何得レ免レ集レ矢。湯氏及彭南昀。皆亦學二王子之良知一者也。而回二護王學之衰一。如忌二乎館閣之儒臣一。則角嘗不レ已。而反大害二於聖道一。故以レ不レ爭爲レ主。是故雖三各心知二龍谿入微之學一。向レ人公論。則不レ得二口不一レ毀レ之。否則俗儒聒々目レ之以二姚江一。嗚呼。世道之衰也。雖二大人君子一。不レ免レ有二擇言一。非レ可レ嘆之甚一乎。且四無之說。陣明水言レ之詳矣。既載二于前一。學人味レ之可也。〇又按。世儒雖レ惡二龍谿先生一。而南野東廓。王子沒後。受二龍谿之切磋一。以學德大進。其事見二於其文集一。唐荊川王遵巖戚南塘諸賢。亦皆從二龍谿一聞二良知之教一。是亦載二明史及其集一。然則龍谿入室之人。而明レ道積レ德。可レ知レ非二餘子之所一レ及矣。只平氣讀二其著書一。則詆議者必汗溢二乎背一。何不二一讀一レ之乎。

王龍谿曰。先儒嘗有二三綱領八條目之說一矣。嘗有下敬爲二聖學始終一之說上矣。嘗有下補二格物致知一之義上矣。自レ今言レ之。綱領惟一。綱擧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曰二三綱領一。則將何所施二其用一乎。條目者。工夫先後之次第。如二環之相連一。不レ可下以二節段一分上也。若曰二八條目一。則將何所レ陳二其數一乎。實心之謂レ誠。誠即敬也。一心之謂レ敬。敬即誠也。大學之要。在二於誠意一。則不二必言一レ敬。而敬在二其中一矣。若曰二敬以誠一レ意。不レ幾二于贅一乎。蓋其既以二格物窮理一爲二致知一。則于二身心一若無二干涉一。故不レ得レ不三以レ敬爲二聖學之始終一。而不三自知二其說之非一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二天子一以至二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言修レ身則格致誠正擧レ之矣。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

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一。無レ非二格物一也。故曰。道外無レ物。物外無レ道。朱子以三古本有二錯簡一。爲レ之改二正補傳一。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二一傳一。本末格致誠意。各爲二一傳一。文義似レ爲二明晰一。而下レ手頭緒。反不レ如二古本之直截歸レ一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レ容レ已。而非レ有レ意三多事起二後人之爭端一也。格物之說。陽明以三朱子窮二至事物之理一爲二偏屬一レ知。程子曰。窮レ理亦多端。或讀レ書講二明義理一。或論二古今人物一。而別二其是非一。或應レ事接レ物。而處二其當一。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レ知二至善之所一レ在。如下父止二於慈一。子止二於孝一之類上。朱子曰。或考二之事爲之著一。或察二之念慮之微一。或求二之文字之中一。或索二之講論之際一。此與二孔曰博約。孟曰詳說一同レ義。固非下徒求二之外物一。而不上驗二之身心一。以レ親還二父子一。以レ義還二君臣一。以レ序還二兄弟一。以レ別還二夫婦一。以レ信還二朋友一。可レ謂二眞切簡當一矣。然亦未レ有地不下稽二之往哲一。考中之經傳上。遂能處レ之咸宜者天也。其或泛覽博觀。弊レ精耗レ神。本性汨二沒於汗簡竹冊之中一。此則不二善學一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二其陷溺一。泝レ流窮レ源。不レ得レ不レ歸二咎朱子一。然究二其爲一レ說。正以救二其流弊一而非レ操レ戈。後人不レ察。或詆二朱子一爲二支離一。或病二陽明一爲二虛寂一。皆未レ覩二大學之全一也。陽明以二良知一倡二天下一。功信偉矣。但言二無レ善無レ惡心之躰一。而龍谿遂倂二意知物一皆爲二無レ善無一レ惡。則覺レ有二刺然不レ安者一。孟子困二性善二字一。費二無數精神一。正學始賴レ之以明。此正示レ人以二大本大原一。令下其在々時々兢々業々。爲二天下後世一慮上者。誠遠也。陽明無レ善無レ惡。心之躰。有レ善有レ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二禪學一何異。恐後學爲レ其所レ誤。

湯潛菴曰。大學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在二本亂而末治節下一。蓋修身爲レ本之本。即物有二本末一之本。格致誠正。所二以修一レ身。所二以明一レ德。明德爲レ本。新民爲レ末。後素按。湯氏不レ言二親新之是非一。而用二新民之說一。處々皆作二新民一。然此編之主。則論下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及格物致知即誠意之功。而貫二通一部大學一之義上。以二古本一爲レ是。故一字雖下與二古本一有中牴牾上。而大要不レ異也。故愚常讀レ之。則作二親民一看。又何害哉。修身爲レ本。家國天下爲レ末一也。此即示レ人以二格物致知之功一也。下接下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一段上。中間反二覆明德新民止至善一。而終レ之以二此謂一レ知レ本。可レ見下聖賢入手惟在二誠意一。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上也。原不レ得三分爲二二事一。所謂格物者。格二明德新民之物一也。後素按。格二明德新民之物一之物字。王子所レ謂格物。格二心之物一也。格二意之物一也。格二知之物一也。正心正二物之心一也。誠意誠二物之意一也。致知致二物之知一也之義。而甚廣大。而又實事。詳講レ之則甚明晰。明德新民雖二並擧一。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躰一。一民未レ新。即吾德有二未レ明處一。故曰。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明德新民必止二於至善一。則格物爲二聖賢徹レ始徹レ終工夫一。可レ知矣。又擧二聽レ訟一事一。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二民志一。即明二明德一也。故曰。此謂レ知レ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レ有二錯文一。亦無レ勞二補義一。後章如下好而知レ惡。惡而知レ美。若レ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二以使一レ下云々上。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レ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三處々明言二格物二字一耳。千古聖賢心々相印。毫髮不レ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レ然若數聖賢各有二心得一。漫不二相合一。所レ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二晰危微一。精以察レ之。一以守レ之。格物也。非レ禮勿二視聽言動一。與二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レ爲。格物也。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各有二差等一。不レ同二兼愛一。格物也。即至二演レ易繫レ辭。窮レ神神レ變。

李見羅曰。格致無傳也。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

錢漸菴曰。傳者不釋格物致知。竟從誠意章起。分明釋誠意已下五章皆是格致也。格致章似不必補。

湛甘泉曰。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

李榕村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即在其本亂一節之下。極有理。大學說誠正格致。中庸說誠明。總是要修身。身即是本。擧而措之。則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矣。但看三代以後。一物失所引咎歸己。實見得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道理確鑿。此等人能得幾箇。或云。知得此意。有何難處。如何便爲知之至。不知要知得到。非見得天性之本者不能。惟吾之性即天地之性。故自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參贊位育。都不外此。

後素按。李見羅已下三家之說。於格致之義無餘蘊矣。且勿輕視修身二字。非格致安得修身。若一身修。則雖亂世不可殺。於孔孟可見其功驗之大矣。身不修。則雖得志於一時。如唐太宗宋藝祖。千載之下猶有議之者。由是觀之。可不修身哉。

諸說。皆宗二王子一而說。而知下修身爲上レ本。此謂レ知レ本。實聖功也。故雖二困勉者一。立レ志則眞知明。眞知明。則於二本末之物。終始之事一。眞知レ所二先後一。眞知レ所二先後一。即是知下修身爲上レ本。知二修身爲下レ本。則所レ謂知レ本者也。已到二其境一亦知レ止。知レ止所レ謂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或曰。自二物有二本末一至二此謂二知之至一。無二知レ止之語一。然子以レ知レ止妄加二於其間一。恐非二經文之意一也。曰。雖下以二修身一爲上レ本。而修身之本又在二誠意一。誠意非二修身之本一乎。於二誠意之節一反覆謂レ止。則於二修身爲レ本之間一。乃說二知レ止之義一。豈謂レ非二經文之意一哉。經文之意。顯二乎彼一隱二乎此一。顯二乎此一則隱二乎彼一。其例甚多矣。既自二大學之道一。至レ止二於至善一。僅十有六字。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括在二其中一。自レ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二十有六字。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亦皆在二其中一。故自二物有二本末一。至二此謂二知之至一。雖レ不レ謂下明二明德一。親レ民。止二於至善一。與二知レ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一之義上。知二其格致誠正修一者。即明明德之事。而齊治平者。即親民之事也。而知レ本知至。豈謂レ非レ知レ止乎。畢竟知レ止之意。在二知レ本知至之中一。故不二明言一レ之也。此非二愚創言一也。李見羅每々言レ之矣。

又按。朱子改本。遷下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之結語上。以置下諸其傳之四章釋二本末一之後上。而以二此謂レ知レ本四字一爲二衍文一。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六字。爲二格物致知闕傳之結語一矣。遂自補二格物致知之傳一。而諸儒議二其傳補之非一。既載二于綱領一。今不レ贅。然李見羅諸子論下格致貫二一經一之義上。其言盡二精微一。故又載二于左一。

後素按。朱子此說。通ニ解本末厚薄之義一也。愚謂。厚レ親而薄レ我。是所ニ以修レ身之大根本。與レ不ニ敢毀傷一。並行而不ニ相悖一。故眞能厚レ親而薄レ我。則本立而道生。得レ及ニ人之親長一。若又薄レ親而厚レ我。則本不レ立。而道亦不レ生。安得レ及ニ人之親長一哉。前條按語所レ引朱子之說。與ニ此其通解一。共確乎不レ可レ易矣。饒雙峯則云。上一節。與ニ此節上一句一。是敎レ人以ニ修身爲レ要。下句是敎レ人以ニ齊家爲レ要。宋以下之儒。大抵宗ニ其說一。以ニ此節爲ニ修身齊家並說一。芑山張氏駁レ之曰。此節總是發ニ明修身爲レ本。說ニ修身一却該ニ得齊家道理一。非下此節一句敎レ人以ニ修身爲レ要。下句敎レ人以ニ齊家爲レ要也。惟適張氏又曰。本字緊ニ承修身一說。該ニ家國天下一在レ內。厚薄兩句足ニ上文一。見ニ本亂末必不レ治。非ニ身與レ家對言一。看ニ二所字一可レ見。其說亦確乎不レ可レ易也。

孔氏曰。此謂レ知レ本。此謂ニ知之至一也者。本謂レ身也。既以レ身爲レ本。若能自知ニ其身一。是知レ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王子傍註曰。知ニ修身爲レ本。斯謂レ知レ本。斯謂ニ知之至一。然非下實能修ニ其身一者上。未レ可レ謂ニ之知ニ修身一也。修身惟在ニ誠意一。故特揭ニ誠意一。示レ人以ニ修身之要一。王心齋曰。知ニ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一。則以ニ天地萬物一依ニ於己一。不ニ以レ己依ニ於天地万物一。○李見羅曰。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レ當レ先者也。知ニ修身爲レ本。即知レ本也。知レ止也。○又曰。或問。子言ニ學之知レ本爲レ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ニ愚言一也。修身爲レ本。大學言レ之矣。知ニ修身爲レ本。斯謂レ知レ本。陽明先生言レ之矣。○又曰。本亂一條。又以決ニ身之必爲レ本。學之必先ニ於知レ本也。若舍レ身之不レ本。而汲々於均平齊治。而能有レ成者。斷々乎無ニ此理一也。故直結以下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中知之至上也。此直所レ謂盡レ性之實功。至レ命之極則。表裏精粗。一以貫レ之者也。○毛西河曰。祁世培先生曰。大學兩此謂レ知レ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ニ以修レ身也。知知レ此而已。○又曰。俗學誤以下未ニ之有一也上爲ニ一篇結語一。遂疑ニ此謂二字不レ接。試平心從ニ上文一讀下便了了然。此地不レ得レ著ニ註語一者。以下下文緊ニ接誠意一無中斷處上也。

後素按。孔氏及王子說。解レ知レ本之本爲レ身。便結ニ上二節一之義上也。小註王心齋李見羅毛西河

レ物。運轉樞機皆是我。離レ身之外。無ニ別有ヲ本。雖ニ天地君親師一亦末也。愚謂。此以ニ盡レ心盡レ性之學ニ言。則然矣。然以レ理推ニ極之一。則我與ニ父母ニ一躰。而父母者我之所レ出。則却似ニ父母本而我末一。君師敎ニ育我一。而因ニ其敎育一。以得ニ遂レ生知レ道而爲ヲ人。則似ニ君師亦本而我末一。於レ是乎本末之說不レ可レ不レ窮也。故聖人出ニ厚薄之一轉語一。以救ニ其窮一。聖人行文之妙又可レ見矣。故論ニ厚薄一。則雖レ我而薄ニ乎親一。親厚ニ乎我一。至親非ニ他人之可ヲ比也。今知ニ修身爲ヲ本。則不レ可レ不ニ事レ親以盡ヲ孝也。不ニ事レ親以盡ヲ孝。而徒明心見性。自以謂ニ修身一。則豈非下薄ニ所レ厚之親一。而厚中所レ薄之身上乎。此固理之所レ無也。有則破レ倫害レ道之甚者。故朱子答ニ江德功一曰。所レ厚者。謂ニ父子兄弟骨肉之恩一。理之所レ當レ然。而人心之不レ能レ已者。今必外レ此而厚ニ其身一。此釋氏滅ニ天理一去ニ人倫一。以私ニ其身一之意也。必若レ是而身修。則雖レ至ニ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一。亦無レ贖ニ不孝不弟之刑一。孝經又曰。不レ愛ニ其親一而愛ニ佗人一。謂ニ之悖德一。不レ敬ニ其親一而敬ニ佗人一。謂ニ之悖禮一。其倒愛ニ敬他人一者。非地必有下厚ニ其身一之慾上者天。決不レ爲レ之。由レ是觀レ之。則盡ニ孝于其親一。是修レ身之本。而措ニ之家國天下之末一。則齊治平之功自然成。又奚足レ疑。

朱子曰。以レ身對ニ天下國家一而言。則身爲レ本。而天下國家爲レ末。以レ家對ニ國與ニ天下一而言。則其理雖レ未ニ嘗不ヲ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レ容レ無ニ等差一矣。故不レ能下格レ物致レ知。以誠レ意正レ心。而修中其身上。則本必亂。而末不レ可レ治。不レ親ニ其親一。不レ長ニ其長一。則所レ厚者薄。而無ニ以及ニ人之親長一。此皆必然之理也。

言不レ有ニ此事一也。

許敬菴曰。身爲レ本。家國天下爲レ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總爲レ修レ身而設也。自レ古及レ今。曾有下不レ修ニ其身一。而能齊ニ其家一。治ニ其國一。平ニ天下一者上乎。陸稼書曰。本字對ニ家國天下一說。不可下對ニ物知心意一說上。

後素按。孔許二說。解ニ本亂末治者否之義一也。解得明當。雖レ有ニ解者一。無レ加レ之。小註陸氏之說。看ニ本字一詳矣。竊考亂字。耳目口鼻支躰誘ニ於外物一。而視聽言動皆至ニ非禮一。則亂而不レ修。故痛下ニ格致誠正之功一。則修而不レ亂。末治者否。指ニ家不レ齊國不レ治天下不上レ平而言。

魏莊渠曰。所レ厚者。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下中庸思レ修レ身不レ可ニ以不上レ事レ親意上同。

或問。大人與レ物同レ體。如何大學又說ニ箇厚薄一。王子曰。惟是道理自有ニ厚薄一。比如ニ身是一躰一。把ニ手足一去レ捍ニ頭目一。豈是偏要レ薄ニ手足一。其道理合當レ如レ此。禽獸與ニ草木一同是愛的。把ニ草木一去レ養ニ禽獸一。又忍得。人與ニ禽獸一同是愛的。宰ニ禽獸一以養レ親。與下供ニ祭祀一燕中賓客上。心又忍得。至ニ親與ニ路人一同是愛的。如得ニ簞食豆羹一則生。不レ得則死。不レ能ニ兩全一。寧救ニ至親一。不レ救ニ路人一。心又忍得。這是合該レ如レ此。及ニ吾身與ニ至親一。更不レ得ニ分ニ別彼是厚薄一。蓋以ニ仁レ民愛レ物皆從レ此出一。此處可レ忍。更無レ所レ不レ忍矣。大學所レ謂厚薄自然。

後素按。魏莊渠論ニ所レ厚二字一。以謂ニ修レ身之本在レ事レ親。其說確乎不レ可レ易。王子所レ解厚薄之義。膾ニ炙人口一。其爲ニ格言一也可レ知。且以ニ本末一言。則雖レ親而爲レ末。故李見羅曰。修身爲レ本。只有ニ一個一。隨ニ身所レ接。無ニ非レ末者一。廷平曰。事雖ニ紛紜一。還須ニ我處置一。畢竟宰レ天宰レ地宰

謂。喩二下學一。則亦不レ可三分二疏以不一レ解。夫身心意知物只一物。故單擧レ身。則心意知物皆該括焉。單擧レ心。則身意知物亦該括焉。單擧レ意。則身心知物亦該括焉。單擧二知與一レ物。則身心意亦該括焉。五者不レ得二相離一。以二本一件一也。格致誠正修只一事。故單擧二格工夫一。則致誠正修皆該括焉。單擧二致工夫一。則格誠正修亦該括焉。單擧二誠工夫一。則格致正修亦該括焉。單擧二正與一レ修工夫一。則格致誠亦該括焉。五者不レ得二相離一。以二本一功一也。故此曰下以二修身一爲上レ本。則格致誠正之工夫皆在二修中一。修乃俟二格致誠正之工夫一而成矣。然而世儒以二身心意知物一。乃爲二五箇物事一。以二格致正誠修一。亦乃爲二五個工夫一。故支離決裂。而到二白首一不レ能レ窺二得聖人簡易直截之大道一。豈非レ可レ惜乎。豈非レ可レ悲乎。

又按。常人不レ知二輕重大小之別一者不レ爲レ少。今屋壁墻垣。爲二風雨蟲蠹一所二圮壞一。則雖二鄙吝者一。棄二錢物一以修レ之。又衣裳之類。少有二破綻一。則忽命レ人以修レ之。都十分到底然後止。視二之身一。孰重孰輕。孰大孰小。雖レ愚而知三身之重二大於彼一矣。然儒者而令二耳目口鼻皆亂一乎外物一。而不レ知レ修之工一。豈非レ惑乎。若又因二夜氣之所一レ存。以生二於恥悔之心一。則羅氏所レ謂致良知三字者。即修身之捷徑。外レ之更無二實工一矣。

王子傍註曰。其本則在レ修レ身。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二其本二字一。李見羅全奉二遵此言一。以爲二其學一。

孔氏曰。本亂謂二身不一レ修也。末治謂二國家治一也。言己身既不レ修。而望二家國治一者否矣。否不也。

前以二明德一爲レ本。明二明德一則何嘗修レ身。雖レ平二天下一亦在二其中一。是聖賢分上之事。耳目四體不レ修。則明德亦不レ明矣。故於二此段一云。以二修身一爲レ本。是學者分上之工夫。合觀レ之。則聖人文理密察。表裏內外兼備如レ此。所二以外鶩者不レ能レ忽レ內。反觀者不下能レ棄レ外也。然而聖人猶恐下若概乎以二修身一爲レ本。則又必有下以二外飾一爲二修身一。欺レ心欺レ人者出上矣。終又以二誠意一爲レ本。以二誠意一爲レ本。則明德之爲レ本可レ知矣。

又按。庶人修レ身。則明二明德於天下一有諸。夫孔孟無二天子諸侯之位一。而天下之匹夫也。而其道德聲名洋二溢乎中國一。施及二蠻貊一。舟車所レ至。人力所レ通。天之所レ覆。地之所レ載。日月所レ照。霜露所レ隊。凡有二血氣一者。莫レ不二尊親一。此豈非下匹夫而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之明著者上乎。何有レ位而後云レ明哉。

羅近谿曰。大學以レ修レ身爲二天下國家之本一。如何方是修レ身。曰。致二良知一則修二其身一矣。曰。如レ斯而已乎。曰。致二良知一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レ慮不レ學。而能愛二其親一能敬二其長一也。故大學雖レ有二許多工夫一。然實落處。只是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故上老レ老上長レ長。便是修レ身以立二天下之本一。民興レ孝民興レ弟。便是齊治平。而畢二修身之用一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レ志之學。其從レ心不レ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レ之。却不二只是一個致良知一耶。故曰。古之欲レ明二々德於天下一。大學之道備矣。

後素按。羅氏說。解下不レ致二良知一。身不レ修之義上。簡而盡。而從二王子致レ知焉盡矣之言一來。愚

李見羅曰。辨得本末明白。自然不去末上著功。本正而末自擧。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去終上著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教人功夫。亦眞可云喫緊而不厭其煩且瀆矣。而世終莫之悟也。然猶慮夫外騖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又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實。十分安當。

郭洙源曰。自天子以至庶人。盡該天下之人言。提修身爲本。示大學歸宿處。爲本即物有本末之本字。言當先明德者也。夫天子修身。則明其明德矣。庶人修身。則明明德于天下矣。誰謂修身非本邪。

湯霍林曰。自天子至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在。身所到處。人々有家國天下之責。故人々以修身爲本。不然彼公卿大夫猶止有家國。非有天下。况庶人乎。

後素按。李氏說。論聖人慮外騖反觀者之弊。乃揭示修身二字之旨。郭湯則論人々有天下之責。宜修身之義也。愚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各有天下國家之責。如庶人則有身家而已矣。然則大學似全屬天子諸侯與卿大夫。而不係庶人。故於天下平之下。緊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語。以令知上下貴賤共修身之外無學問也。聖人轉文之妙。如化工之生物。人而孰得逃乎其道哉。而修身二字非自他提來。就前兩段抽出也。而前以明德爲本。此以修身爲本。何也。明德非身不傳。身非明德不立。是故

是以到底處必有不慊之事。而豈得到復之地乎。不到復之地。則猶焉望將身心意知物復惟一之體。而其病根只在功之不精焉耳。嗚呼。彼土之諸公下功粗略膚淺猶如此。况乎吾邦之學者。自古不得惟精之旨。宜矣。吾輩生乎數百歲之後。聽得精一之訓如此。安得不用力於此也哉。否則雖學文精博。而身心意知物裂為五物。陷于異類。悲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

饒雙峯曰。此一段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

後素按。饒氏說。解此一段之大意也。

陳新安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湯霍林曰。許多格致誠正。總完得修身一事。而齊治均平。都起於此。○李見羅曰。揭出修身為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又曰。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功。○袁了凡曰。儀刑天下。須要有實踐工夫。一一體之于身。乃可作則。不然即格致誠正皆虛見也。○黃貞父曰。修身為本一語。結證最妙。心意知為內身。家國天下為外身。耳目肢體為內身。一真寂然為真。身修則無內外真假之可言。體受歸全。端然不壞。親疏物我。一體同條。故曰本也。○張浩陽曰。人能修治此身。則外邊所行的。人都相從。裏邊所存的。人都相信。只為他根本上。潔淨端正。事事可行。人人可服。故曰。壹是以修身為本。

後素按。陳氏及小註諸說。解修身為本之義也。其說各有理。可謂善盡其為本之旨矣。

王子優入二聖域一。亦全用二力於此一矣。今詳解レ之。夫身心意知物。其條理則本有レ五。而只是一物。書所レ謂惟一是矣。惟一者何。身心意知物。渾然復二乎一性一。而無二彼此之分裂一。是謂レ一也。格致誠正修。其工夫則有レ五。而只是一事。書所レ謂惟精是矣。惟精者何。格致誠正修。融然歸二乎一功一。而無二始終之虧缺一。是謂レ精也。故身心意知物。渾然復二乎一性一者。在下於盡二格致誠正修之實工一。而無中一缺上者上焉。如有二一缺一。則粗而非二精云者一。粗而非レ精。則不レ能レ復二乎一之體一也。如二中人已下一。則身與レ心相離而乖。故心不レ能レ宰レ身。而身決不レ從二心之命一。於レ是意念所レ發。大抵僞而誠少。故亘知掩二匿於情意之邪障一。而不二少概見一。故物黨二於意一。而流二乎不善一。所レ謂不レ誠無レ物。然則原來一物之身心意知物。乃裂爲二五物一。而不三相二爲用一。究竟陷二乎異類一而不レ恥者。滔々是矣。聖人悲焉憂焉。故又揭二示格致誠正修之工夫一。而欲レ令下其復二乎惟一之體一。以盡中爲レ人之道上也。其仁之與二萬物一爲二一躰一可レ見矣。後之賢人君子不レ爭レ之。故雖レ修レ身。而有下不レ由二正心誠意一者上焉。目下由二正心誠意一者上以二釋老一。是吾邦倡二古學一。徂徠仁齋二子之類是也。雖二誠意正心以修一レ身。而有下不レ由二致知格物一者上焉。目二致知格物者一以二異學一。是彼士襲二宋學一諸公皆是也。已不下由二誠意正心一以修上レ身者。粗功而非下合二內外一之道上也。此奚足レ責。彼由二誠意正心一以修レ身如二諸公一者。非レ無二致知格物之工一也。擴二充知識一。窮二格物理一。則猶外求。而非二虞廷惟精之功一。其成功也。雖下束二身心意一如上歸二乎一一。而良知隱而不レ顯。故行習中猶有二不著不察之暗一。而特賢二乎日用而不レ知之百姓一而已。至レ如二意所レ在之物一。茫乎全不レ管。

後素按。王子此說。通釋格致誠正修逆推工夫與順推功効也。虞廷精一之功。於是乎十分明白易曉。嘉惠於後學實厚矣。至於齊治平。不一語及之何也。王子之意。實致知格物。則明德自明矣。齊治平皆在其中。學者誠心講究躰貼致知格物之聖功。則始悟其不言之深矣。然恐在初學不能驟得其義。故小註載東廓龍谿二子之說。就中東廓子之說尤明備矣。讀之可知孔門一貫之道矣。且龍谿子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天然之格式。如與師說微有異。然其又謂物事也。格物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則與師說異而同。與王心齋格物格物有本末之物之說。同而異。因推究之。則龍谿亦似有後慮於格物之說。而更作事有本末。工有終始看。然不如讀如字。雖讀如字。物事與格物之物。乃分而不混。何須爲其後慮。而其不善讀者之惑之也。不可勝算。若善讀之者。則當下更了之。愚既論于物有本末節。與此上節之中。宜參看。格爲天然之格式。此亦與師說異而同。格其不正以歸正。則猶天然格式之謂。而況其餘格字義。都皆守師說以不失。則此雖辭異而義即同。又奚足疑哉。

又按。王子所謂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躰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即諸儒所未發之言。而其爲聖功斷無疑矣。

而好レ之之意猶爲レ未レ誠也。良知所レ知之惡。雖二誠欲一惡レ之矣。苟不下即二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有下以去上レ之。則是物有レ未レ格。而惡レ之之意猶爲レ未レ誠也。今焉於二其良知所レ知之善者一。即二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爲レ之。無レ有二乎不一レ盡。於二其良知所レ知之惡者一。即二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去レ之。無レ有二乎不一レ盡。然後物無レ不レ格。而吾良知之所レ知者。無レ有二虧缺障蔽一。而得三以極二其至一。夫然後吾心快然無二復餘憾一。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レ發者始無二自欺一。而可三以謂二之誠一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レ有二先後次序之可一レ言。而其躰之惟一。實無二先後次序之可一レ分。其條理工夫。雖レ無二先後次序之可一レ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下纖毫不レ可二得而缺一焉者上。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下以闡二堯舜之正傳一。而爲中孔氏之心印上也。鄒東廓曰。或曰。致知格物將レ無レ闕典。曰。好惡之明覺謂二之知一。好惡之所レ在謂二之物一。故爲レ善去レ惡之物格。則知レ善知レ惡之知致。而好レ善惡レ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修身。其將二事乎。曰。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好惡之滯二於中一也。親愛賤惡而辟。好惡之偏二於外一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レ盡也。故無レ所レ滯二於中一。則廓然太公。大本立矣。無レ所レ偏二於外一。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修。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二所レ接之人一。是人也。非二父母妻孥一。則鄰里鄉黨也。非二隣里鄉黨一。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二於家庭一而無レ辟。是謂二修レ身以齊レ家。行二於鄉黨一而無レ辟。是謂二修レ身以治レ國。行二於四海九州一而無レ辟。是謂三修レ身以平二天下一。故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二有レ位者之事一乎。曰。大學之教。所四以教三天下之爲二君子一也。故曰。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未三嘗分二有位無位一也。絜矩之道。所三以平二天下一也。而其目曰。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二以使一レ下。所レ惡二於下一。毋二以事一レ上。夫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レ之。特有二廣狹衆寡之分耳。○王龍谿曰。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二之物一。物即物有二本末一之物。不レ誠則無レ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レ謂天則也。致レ知在レ格レ物者。正感正應。順二其天則之自然一。而我無レ容レ心焉。是之謂二格物一。故曰。格二其心之物一也。格二其意之物一也。格二其知之物一也。合二內外一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二之于本一。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二視聽一之知至。而欲二視聽一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二言動一之知至。而欲二言動一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三以復二其本躰一。心可二得而正一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二于禮一。身可二得而修一矣。士庶人以二一家一爲二感應一。則謂二之家齊一。卿太夫諸侯以二一國一爲二感應一。則謂二之國治一。天子以二天下一爲二感應一。則謂二之天下平一。是之謂レ明二明德于天下一。是之謂レ盡レ性。此自レ本而推至二于末一。始而終也。

其善惡之分一。亦將三眞妄錯雜。雖レ欲レ誠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誠一矣。故欲レ誠二其意一矣者。必在二於致下知焉。致至也。如レ云二喪致レ哀之致一。易言至レ知至レ之。知レ至者知也。至レ之者致也。致レ知云者。非レ若下後儒所レ謂充二廣其知識一之謂上也。致二吾心之良知一焉耳。良知孟子所レ謂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者也。是非之心不レ待レ慮而知。不レ待レ學而能。是故謂二之良知一。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軆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下不二自知一者上。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レ之。是皆無レ所レ與二於他人一者也。故雖下小人之爲二不善一既已無上所レ不レ至。然其見二君子一。則必厭然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者。是亦可三以見二其良知之有一。不レ容二於自昧一者也。今欲下別二善惡一以誠其意上。惟在二其良知之所下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二其爲下善矣。使下其不レ能三誠有二以好上之。而復背而去上之。則是以レ善爲レ惡。而自昧二其知レ善之良知一矣。意念之所レ發。吾之良知既知三其爲二不善一矣。使下其不レ能三誠有二以惡上之。而復蹈而爲上之。則是以レ惡爲レ善。而自昧二其知レ惡之良知一。若レ是則雖レ曰レ知レ之。猶レ不レ知也。意其可二得而誠一乎。今於二良知所レ知之善惡者一。無レ不二誠好而誠惡一レ之。則不三自欺二其良知一。而意可レ誠也已。然欲レ致二其良知一。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實有二其事一矣。故致レ知必在二於格下物。物事也。凡意之所レ發必有二其事一。意所レ在之事謂二之物一。格者正也。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之謂也。正二其不正一者。去レ惡之謂也。歸二於正一者。爲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レ格。書云。格二于上下一。格二于文祖一。格二其非心一。格物之格。實兼二其義一也。良知所レ知之善。雖二誠欲下好レ之矣。苟不下即二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有中以爲上之。則是物有レ未レ格。

レ歸。正是參差不レ平處。故謂。而后云者。非ニ了レ此即能レ得レ彼。乃了レ此方可レ到レ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レ密ニ於此一。正須ニ逐節需次。俟ニ其功夫一。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要非ニ終隔遠而難レ企者一矣。愚謂。物眞格便知亦至。知至便意誠。心正。身修。措ニ之家國天下一。則齊治平各奏レ效矣。舜不幸而遇ニ父母之頑嚚一。又不幸而遇ニ四凶之狂悖一。文王亦不幸而遇ニ紂之無道一。故似ニ家不レ齊。國不レ治。天下不レ平。然其不齊中既整齊了。不治中既理治了。不平中均平了。非ニ明眼者一。孰能見レ之。而如ニ葛氏之説一。爲ニ頓悟者之藥石一也。然又勿レ泥ニ其説一而可矣。

王子曰。或問。古之欲レ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者。以至ニ於先修ニ其身一。以ニ吾子明德親民之説一通レ之。亦既可ニ得而知一。敢問。欲レ修ニ其身一。以至ニ於致レ知在レ格レ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レ力歟。曰。此正詳言ニ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一。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工夫所レ用之條理。雖ニ亦各有ニ其所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レ用之工夫。雖ニ亦皆有ニ其名一。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レ身。心之形躰。運用之謂也。何謂レ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レ修レ身。爲レ善而去レ惡之謂也。吾身自爲レ善而去レ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ニ爲レ善而去レ惡。然後其形躰運用者。始能爲レ善而去レ惡也。故欲レ修ニ其身一者。必在ニ於先正ニ其心一也。然心之本躰則性也。性無ニ不善一。則心之本躰本無ニ不正一也。何從而用ニ其正レ之之功一乎。蓋心之本躰本無ニ不正一。自ニ其意念發動一而後有ニ不正一。故欲レ正ニ其心一者。必就ニ其意念之發一而正レ心。凡發ニ一念一而善也。好レ之眞如レ好ニ好色一。發ニ一念一而惡也。惡レ之眞如レ惡ニ惡臭一。則意無ニ不誠一。而心可レ正矣。然意之所レ發。有レ善有レ惡。不レ有ニ以明ニ

物格知至。則身既修了。所謂明明德者也。身既修了。則家齊國治天下平。所謂親民也。明德親民一以貫之。其謂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以此也歟。若以物格知至而已云々。則非聖門實用之學。而恐流乎異端矣。朱子曰。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無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行哉。此似補其先知後行之說之誤。然不敎人致良知上用功夫。直以其意識情識之發見忽行之。則雖自以謂知行並進。恐非聖門之知行並進矣。而要却庶幾乎阿世者。此不可不辨。

又按。葛屺瞻曰。物格完了即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如見地透悟的。慮忘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尙解脫。得虛景而忽實修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爲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尙後見獵有喜心。豈即隨意正乎。心正固大槩身修。然身子憑人照管。初時着意箇束。似覺容易。及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悟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十始能。蓋難言之矣。至修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尙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雲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烝々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煩天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

後素按。王子此一說。上半截猶帶說上節格物致知誠意之工夫。而下半截乃說此節物格知至意誠之功效。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功效。固亦在其中。小註郭洙源衍王子之說來而明暢而不涉支離。七箇而后字。與然後不同。然後則有等級。而后則無等級。故從郭說看之則可。必不可以辭害意。後儒有以之爲等級者。此不免以辭害意。非拘泥文義之僻。則必黨同伐異之私也。季彭山之說。論致知之功貫誠正等之餘功。而歸重致知。陳明水則重在格物。而非到無物。則謂意誠乎。俱不可廢。黃郭共論致至二字之不同。其說精矣。愚謂。致至二字前後相換。又猶親新二字前後相換。眞有致知之功夫。而後自逢知即至之妙。眞有親民之工夫。而後獲惟命新之報。聖賢下一字。精義入神如此。决不容以尋常文士成章綴句之例看之。愚每々語之有所感悟。啞子喫苦瓜。不可向他人告。

又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特爲修身而設耳。縱雖自以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而身未修。則必從工而非實功矣。故觀身之修。而後可信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之實功焉。人己共皆然。如此則而后字非等級益分曉。若强作等級。則物格之候。知未至。意未誠。心未正。何况望身之修乎。而聖學有此理哉。王子以前。理學之蔽。大抵牽制文義。而不爲世用。一皆如此類。是以爲智者笑。遂以儒者爲世外之贅物。宜矣。

又按。高忠憲曰。物格知致。實見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内外一。主一工夫自妙矣。愚謂。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焉。來者信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同一而自然之勢也。然而至明生歲成利生。則要不得不歸之功效也。於大學此一節亦然。

王子曰。意欲温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温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温凊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温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温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温凊之事也。一如其眞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温凊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眞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後知温凊之眞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眞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温凊之眞知。而後温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々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郭洙源曰。大概說古人明明德。只在堅要處作工夫。非今日做一件。明日又做一件也。須知數個先字。即上文知所先後先字。知所先而實用其功。則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矣。非謂逐節別有工夫也。故將物格而後知至。覆說一下。只是每句要把而後字。見出必先意。蓋從平天下尋起。尋個起頭處。是致知格物。故曰先。到物格知至地位。後面功夫一了百當。故曰後。○季彭山曰。致知固在誠正之先。然必至誠正修齊治平。而後知之所致者。乃爲眞知。是乃大學之能事。只完得一箇致知。非可易言也。○陳明水曰。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躰擴然。與天地同躰。則意無不誠矣。○黃諭鐃曰。不曰知致。而曰知至者。物格即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郭洙源曰。致知致字。是下工夫字眼。致之即至矣。故下文即換個至字。

レ私。人少慕ニ父母一。赤子之心也。眞知也。慕ニ少艾一。慕ニ妻子一。慕レ君時。少時慕ニ父母一之眞知蔽矣。故能格下去慕ニ少艾妻子一慕レ君之私上。而格ニ父母一之眞知有ニ不レ致者一乎。聖門問答如ニ克己敬恕之類一。皆是去レ私。皆是下學之首務。使ニ必須レ格ニ天下之物一。何夫子略無ニ一談及レ此也。故嘗以ニ二說一較レ之。譬ニ之種レ木然。如ニ補傳所レ云。是移レ花接レ木。割裂裝綴。屑ニ螻千枝萬葉一。而幸ニ其木氣之或貫通以不レ死也。然根本上未ニ嘗着レ力。恐レ無ニ不死之理一。如ニ今辨者所レ云。則不ニ必枝葉上用レ功。却在ニ根本處一剔ニ其嚙蠹一。防ニ其觸伐一。灌ニ漑靈根一。保ニ護眞氣一。而他日之暢茂。不レ期而然矣。求ニ木之盛一者。根本上着レ力。枝葉上着ニ不レ得力一。舊說格致是倒做。今之辨ニ格物一者。是順做。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饒雙峯曰。上一節逆ニ推工夫一。後一節順ニ推功效一。歐陽南野曰。身心意知物。雖ニ各有レ所レ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ニ之心一。著ニ之身一。而達ニ之家國天下一。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ニ好惡之事一。以致ニ其好惡之知一。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レ修レ身而本ニ之格物一。其用ニ力於好惡ニ一也。順推功效。則自ニ物格一而達ニ之身修一。其收ニ功於好惡ニ一也。名言雖レ殊。實躰無レ二。若泥レ名執レ言。則無レ由レ得ニ其實一矣。

後素按。饒氏及小註歐陽氏之說。解ニ上一節與ニ此一節之大旨一也。而逆ニ推工夫一。順ニ推功効一。不レ可レ易之說。而或者有下以ニ功效一爲レ非之論上。愚以爲レ不レ然。上云レ致レ知。下云ニ知至一。其字語展轉之間。不レ能レ無ニ工夫功效之別一。然不下是先計ニ功效一而下中工夫上。與ニ易所レ謂日往則月來。月往

也。

後素按。右一說。論五扞二去外物一之說未二切實一。與四格物所三以爲二誠意之工夫一也。如レ此看破。則六經四子之道理括二乎格物致知一。而全歸二于心一字一。學問何等易簡。即是萬物皆備レ我之大學問也。儒者以二姚江一爲レ禪。斥鷃焉得レ知二鵬鯤之境一哉。

沈覺齋曰。致知格物。是一齊了手。無二復先後內外可一レ分。觀二經文在字一。可レ見二大學到頭實下レ手處一。故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知即良知。即是天命之性。明覺之軆也。而物則感應之用也。天下無二性外之理一。豈有二性外之物一乎。物即事也。是天下國家之實事也。由二良知感應一而始有。格者正也。物得二其理一之謂レ正。格物是致知。日可レ見之行。隨レ在致二良知一。周二乎物一。而不レ過二天然之則一者也。

徐巖泉曰。格致舊說斷然不レ足。如二補傳云々一。全是取二諸外一以益レ內。且云。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而天下之物莫レ不レ有レ理。似三心是心。理是理。分二作兩箇一。又云。在レ物爲レ理。却是義外也。若即二凡天下之物一而泛然格レ之。於二吾身心一何益。將不二疲レ精竭一レ思。着レ物想念。不レ謂二之逐一レ物乎。不レ謂二之玩レ物喪一レ志乎。若果補傳爲レ是。則子貢多學而識。正是下レ手處。何爲夫子不二以爲一レ然。而告レ之以二一貫一耶。樊遲問二農圃一。子路問二生死鬼神一。子貢方レ人。皆窮格事也。而何夫子皆不レ許レ之耶。怪力亂神亦格物中一理。而夫子不レ語何也。故昔之補傳。恐レ涉二于口耳聞見屑瑣之學一也。而今之辨者。謂下格二去其私一。却從二大本大原處一用上レ功也。學莫レ急二於去一レ私。良知若蔽二於所一

後素按。右一說。論童子亦自然爲格物之義。因考。爲其師父者。眞切教誨以養之。自童穉之時。使其格物如王子之教。則所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豈翅古之人。於今亦可見聖賢之出于世焉。嗚呼惜哉。

王子答湛甘泉書曰。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々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是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

後素按。此一說。針砭湛氏分疏格物之病也。然非謂以修齊治平非格物也。其意謂。但從字々句々上分疏說下。則道理反晦矣。不如簡古使人々易悟之也。而簡古者何耶。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者。心之良知。去惡爲善。是格物。何等簡古。而明白淺易。學人於是着實加工。則爲賢爲聖。眞大學問也。

王子答王天宇書畧曰。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嘗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々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

倚一。枉中人是非上。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レ不二實學一。若離二了事物一爲レ學。却是着レ空。

施忠愍曰。讀レ此方知二簿書訟獄。亦是證レ聖詣レ賢之所一。貪暴非僻之念。又何從生。做レ官而直到レ使二民無一レ訟。便是成レ已成レ物田地。又安往而非レ學哉。

後素按。右一說。論二官吏之格物一。而可レ見三王門之格物非二死套一矣。且愚未二致仕一以前。簿書訟獄繁難。因服下膺王子此教二一屬官一之言上。以務行レ之。心自慊。故知下聖人之道。雖二獄卒市吏一。亦學レ之以得中用レ力處上。獄卒市吏盍レ學レ之耶。

王子曰。九川臥二病虔州一。病物亦難レ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施忠愍曰。此便是活人高手。

後素按。右一說。論二病中之格物一。而如二其說一。而後信三無レ時無二處不一レ學。充レ之。則殺レ身成レ仁之禍患。亦只是快活。不レ然縱忠死。可レ謂二之仁一哉。

王子曰。門人有レ言。邵端峯論二童子不レ能二格物一。只教以二灑掃應對之說一。對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レ此。便教二去灑掃應對一。就是致二他這一點良知一了。又如三童子知レ畏二先生長者一。此亦是良知處。故雖二嬉戲中一。見二了先生長者一。便去二作レ揖恭敬一。是他能格物以致下敬二師長一之良知上了。童子自有二童子的格物致知一。

又曰。我這裏言二格物一。自二童子一以至二聖人一。皆是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是更熟二得些子一。不レ消レ費レ力。如レ此格物。雖二賣柴人一亦是做得。雖三公卿大夫以至二天子一。皆是如レ此做。

施忠愍曰。愚以。人之學問。只恐三終身不レ能レ如二童子之格物一。如四先生說三童子見下長者上便去二作レ揖恭敬一。何等眞誠。人能常存二此心一而充レ之。便是至誠。故孟子曰。不レ失二其赤子之心一。今之學者虛假失レ眞。只患レ有レ愧二於赤子一。

要皆歸於念慮之微而已矣。如不歸於念慮之微。則文字事爲講論。果何物。亦外物耳。泛々蕩々。如求亡子於道路然。豈非無根本學問邪。而況即凡天下之物云。則不逐外物而遺心理者幾希矣。故學人雖求之於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於講論之際。必皆察之於念慮之微。則物格而知至。學不知要。則落於支離。流於口耳。而望聖賢之域。不亦難乎。且雖歸重乎格物。而格物不能離良知。若離良知以格物。則所謂妄也。豈云格物哉。

王子曰。吾敎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敎人。事々物々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後素按。右一說。論彼此格物之當否。而爲覇學者下一針。

王子曰。有一屬官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對曰。我何嘗敎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佗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

王子曰。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二頭腦一。如三所レ謂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此一句不レ該二與下求二之文字之中一。驗二之於事爲之著一。索中之於講論之際上。混作二一例一看。是無二輕重一也。許敬庵曰。程叔子云。格物亦非二一端一。如下或讀レ書講二明道義一。或論二古今人物一。或應二接事物一而處中其當否上皆是。朱子云。或考二之墳典之著一。或察二之念慮之微一。或求二之文字之中一。或索二之講論之際一。二先生所レ謂在二學者一誠有レ之。但當二心不レ正時。意不レ誠時一。且欲二講明深索一。急難レ應レ手。惟察二之念慮之微二一語。始爲二對症之藥一。程子亦云。格物莫レ若下察二之於身一。其得レ之尤切上。吾從二其是一而已矣。○顧端文曰。朱子釋二格物一。總而約レ之以二四言一曰。或考二之事爲之著一。或察二之念慮之微一。或求二之文字之中一。或索二之講論之際一。蓋謂內外精粗。無レ非二是物一。人之入レ門各々不レ同。須三如レ此方收得盡二耳。陽明特揭二良知一。可レ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二依傍一矣。今考二年譜一。則謂其謫二龍場一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二靜一一。久レ之胸中灑々。念二聖人處レ此更有二何道一。忽中夜大悟二格物致知之說一。寤寐中若レ有二人語レ之者一。不レ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念慮一入上也。及レ經二宸濠之變一。語二門人一曰。近來信二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一。往年尙疑レ未レ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レ不二具足一。他日又曰。當時尙有三微動二於氣一。所在設今處レ之更不レ同。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事爲一入上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二默記五經之言一證レ之。莫レ不二胞合一。因著二五經臆說一。且致知二字。揭レ自二大學一。良知二字。揭レ自二孟子一。陽明皆就レ中提出耳。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文字一入上也。余昔聞二季彭山言一。山陰有二黃學子一。讀レ書不レ索二章句一。成宏間。儒者守二成見一。莫二之信一。唯陽明與レ之善。又聞陽明遇二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一見投契。嘗爲下別二甘泉一序上。自言少不レ知レ學。已出二入於老釋一。久レ之乃沿二周程之說一而求焉。岌々仆而復興。晚得レ交二甘泉一。而後志益堅。毅然若レ不レ可レ遏。至二於門人徐曰仁陸元靜輩一。始亦不レ無二抵悟一。已而各竭レ所レ疑。反覆辨析。而後歸二於一一。由レ此觀レ之。此所二商求印證一。得二之友朋之助發一者。當レ不レ少矣。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講論一入上者。故夫陽明之所レ謂知。即朱子之所レ謂物。朱子之所二以格レ物者。即陽明之所二以致レ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二何同異一。可二以忘レ言矣。

後素按。右二說論二朱子或問格物九條之無レ要。而王子之意則謂。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即是頭腦也已。許敬菴亦引二程子之說一。以レ察二之於身一爲レ是矣。察二於身一者。察二於心一也。察二於心一者。亦察二於念慮之微一也。如二顧端文之說一。乃謂。王子之德業。雖二獨往無二依傍一。而其所レ得。非三獨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又求二之於文字一。驗二之於事爲一。索二之於講論一。故王子之致知。即朱子之格物。而兩家無二異同一。誠是矣。誠是矣。然以レ愚觀レ之。則曰察。曰求。曰驗。曰索。則何者察レ之。求レ之。驗レ之。索レ之。非二良知一而誰爲レ之。故雖下求二之於文字一。驗二之於事爲一。索中之於講論上。

乎王子之後。爲其所陶冶。追補朱子格物之誤。然令其徒言之。則必曰。朱子之敎固如此。非敢追補也。然而文章有主客。舍主說用客說。未之有也。如有用客說而舍主說。則於其主說也。必有誤者也。朱子之解格物。大學之本註者主說也。其餘語錄之類皆客說也。晩村諸子不專用朱子之本註。而或以或問程子九條之說爲備。或捜索之于朱子文章贈答浩瀚之中以爲是。或牽引中庸擇善等之言以爲其事。則豈非用客說而舍主說邪。用客說而舍主說。則皆各心知其本註格物之說。有礙于聖人精一之訓。故不得不換彼以此也。然則王子之惠也厚矣。然而漫罵王子。又何心也。此無他。黨同伐異。而欲掩朱子字之過也。夫君子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朱子不能免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晩村諸子之所爲所言。皆文朱子之過者也。豈非以小人待朱子邪。欲尊之而反卑之也。要晩村諸子之天資學術不公明正大故也。嗟乎。使晩村諸子生乎王子前。則必襲嘉定已後朱學之弊。而泛濫無要也。又安有引客說追補格物之發明哉。只其有發明。以王子之出也。愚故嘗又曰。王子闡明格物致知之旨。朱子之心反暴于天下萬世以此也。而朱子之窮理。如施忠愍所云。則與王子之格物無有二也。學人虛心求之于理。則兩家之說既瞭然。

王子曰。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程子之說九條一。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レ所レ不レ備。陽明自謂。曾用二朱子說一。格二亭前竹子一。七日致レ病。此是陽明謬爲二此說一。以非レ聖誣レ賢耳。朱子答二陳齋中一書云。爲二格物之學一。不下窮二天理一。明二人倫一。講二聖言一。通中世故上。乃兀然存二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一。是何學問。如レ此而望レ有レ所レ得。是炊レ砂而欲レ成レ飯也。然則陽明格レ竹。正朱子之所二斥摘一者。何反以二不狂一爲レ狂乎。〇李榕村曰。伯安以レ格二竹子一爲二格物一。原非二朱子本意一。今人講二格物一便如レ此說。反爲二姚江一所レ笑。只以二擇レ善明レ善知レ性等一觀レ之。便自了然。天下之理皆是吾性。所レ謂擇レ善者。如二申生之孝一。可レ謂レ非レ善乎。但不レ能二中庸一。不レ可レ謂二至善一。於二善之中一。擇二其尤善者一。即中庸也。故又云。擇二乎中庸一。擇レ善而後能明レ善。見二得此理一。內外無レ間。天地萬物與レ我同一。仁義禮知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レ善知レ性。佛氏亦知下于二本躰上一求上。但某所レ謂性者。乃靈明知覺。而非レ理也。善乎先儒之說曰。佛所レ謂性。吾儒所レ謂心。佛所レ謂心。吾儒所レ謂意。蓋彼所レ謂性指二知覺一。所レ謂心指二動處一耳。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王子自嘗格二竹子一之誤。與中他日發二明格物一之義上。愚謂。朱子補傳明明云。必使下學者卽二凡天下之物一。莫レ不中因二其已知之理一。而益窮レ之。以求上レ至二乎其極一。是乃朱門末學之弊。遺レ心而求二物理一。支離決裂之所二由起一。何可二掩護一哉。即許魯齋曰。宋文章近レ理者多。然得二實理一者亦少。世所レ謂愈近レ理大亂レ眞。宋文章多有レ之。讀者眞須レ着二眼目一。此雖レ未レ確二指朱門之文章一。然亦在二其中一矣。吳草廬則直曰。程氏四傳而至レ朱。文義之精密。又孟子以來所レ未レ有者。其學徒往々滯二於此一而溺二其心一。夫既以二世儒記誦詞章一爲二俗學一矣。而其爲レ學亦未レ離二乎言語文字之末一。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レ有二救レ之者一。薛文清亦曰。自二朱子沒一。而道之所レ寄。不レ越二言語文辭之閒一。能因二文辭一而得二朱子之心學一者。許魯齋一人而已。胡敬齋亦曰。程朱發二明道理一如レ此明白。開二示爲レ學工夫一如レ此眞切。今人又做差了。道與喪不レ係二於天一乎。朱子沒後之弊乃如レ此。愚故嘗曰。雖二王子之高明一。初猶一意尊二信卽レ物窮レ理之說一。而以至下格二竹子一之拙上。況在二宋元明之學者一。支々離々。焉得レ看二破卽レ物窮レ理之無レ要。而微有レ隔二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學一哉。既而王子悟二格物之非一。使三人醒二數年之眠一。晩村諸子幸出レ

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々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施忠愍曰。大學下手處。止在格物之功。豈能舍其學問思辨篤行。空々作支解頓悟之說。人不會其意。徒見與朱子即物窮理之說微有異同。便謂先生致良知之說。格物二字可抹殺。豈定論哉。

後素按。右一說。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工夫之次第。以歸重乎格物。學者悟之以下手。則雖塗人得入聖學矣。

王子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功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其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々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施忠愍曰。朱子解格物曰。在即物而窮其理。又曰。欲其極處無不到。其所謂物理者。原是性命身心之理。非泛濫無窮之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指理之極至而言。即是至善。原是直觀。非横觀也。後之學者均失朱子本意。便落支離。○呂晚村曰。格物之義。或問集

兄宜弟便是格物。吾心發一念老老長長。即老老長長便是格物。吾心發一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即好之惡之便是格物。而所以然者良知也。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格物致知一而二。二而一。不可離者矣。而自誠意至平天下。亦只是致知格物之事爾。故大學無別釋致知格物以是也。又奚足疑。

王子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又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鼻口四肢。是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於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々落々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々落々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文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眞知非二知覺之知一。而知二意之惡一者。謂中之眞知上也。畀二輕傲二字一。其餘病例レ之。讀者內自訟。以知二其病一。而除却掃盡。則近二乎道一矣。

王子曰。我輩致レ知。只是各隨二分限所一レ及。今日良知。見在如レ此。只隨二今日所一レ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二開悟一。便從二明日所一レ知擴充到底。如レ此方是精一工夫。與レ人論レ學。亦須レ隨二人分限所一レ及。如下樹有二這些萌芽一。只把二這些水一去二灌漑一。萌芽再長。便又加レ水。自二拱把一以至二合抱一。灌漑之功。皆是隨中其分限所上レ及。若些小萌芽。有二一桶水在一。盡要二傾上一便浸二壞他一了。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良知亦不レ可二躐レ等助長一。且須中勿レ忘之工夫上也。而學者亦必有二助長之病一。故半途而摧破者不レ少矣。

王子曰。格物如下孟子大人格二君心之非一格上。是去二其心之不正一。以全二其本軆之正一。但意念所レ在。即要下去二其不正一以全中其正上。卽無レ時無レ處不ヨ是存二天理一。即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二明德一。徐日仁曰。心猶レ鏡也。聖人心如二明鏡一。常人心如二昏鏡一。近世格物之說。如三以レ鏡照二物。照上用レ功。不レ知二鏡尙昏在一。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三磨レ鏡。而使二之明一。磨上用レ功明了後亦未二嘗廢一レ照。

後素按。此一說。論二格物之全體一也。而云下以全二其正一。存二天理一即是窮理上。其窮理非レ如下世儒之窮二物理一之謂上。然非レ謂下以二格物一爲中窮理上。讀者莫二以レ辭害一レ意而可也。

王子曰。心外無レ物。如下吾心發二一念一孝中親。即孝レ親便是格物也。施忠愍曰。人看二物字一是死的。先生看二物字一是活的。

後素按。此一說。論二格物之活用一也。且以二此說一例レ之。則吾心發二一念一賢レ賢親レ親。即賢レ賢親レ親便是格物。吾心發二一念一宜二家人一。即宜二家人一便是格物。吾心發二一念一宜レ兄宜レ弟。即宜

之說一。而未二必信下之。故與二實用レ功者一說レ之。則甚有レ益也。
崇一問。先生致知之旨。發二盡精蘊一。看來這裏再去不レ得。王子曰。何言之易也。再用レ功半年看二如何一。又用レ功一年看二如何一。功夫愈久愈覺レ不レ同。此難二口說一。
後素按。右一說。論人眞用下致二眞知一之工夫上。則有地無窮之味天也。然後世用レ功半年若一年者。又無レ有。是可レ慨。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レ時格物以致二其知一。則知是一節之知。非二全體之知一也。何以到二得溥博如レ天淵泉如レ淵地位一。王子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レ所レ不レ該。原是一箇天。只爲二私欲一障碍。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二窮盡一。原是一箇淵。只爲二私欲一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々致二眞知一。將二此障礙窒塞一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レ天以示レ之曰。比如二面前見レ天。是昭々之天。四外見レ天。也只是昭々之天。只爲二許多房子牆壁一遮蔽。便不レ見二天之全體一。若撤二去房子牆壁一。總是一箇天矣。不レ可レ道二眼前天是昭々之天。外面又不一是昭々之天一也。于レ此便見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上。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雖二一節之知一亦固全體之知上也。常人之致レ知。致二此知一也。致二此知一積レ久。則亦當レ露二全體之知一矣。
王子曰。只緣二輕傲二字一累倒。但知二得輕傲一處。便是眞知。致二此眞知一。除二却輕傲一。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二曾悟到一。故其說卒入二於支離一。

王子曰。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即所レ謂良知也。孰無二是良知一乎。但不レ能レ致レ之耳。易謂。知レ至至レ之。知レ至者知也。至レ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二以一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説。只一知字尚未レ有二下落一。若二致字工夫一。全不二曾道著一矣。此知行之所二以二一也。

後素按。右一説。論下後儒暗二知字一。尤暗二致字一之義上也。

王子問二九川一。於二致知之説一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レ不レ同。往時操持。常不レ得二箇恰好處一。此乃恰好處。先生曰。可レ知二是體來與レ聽レ講不一レ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レ有二滋味一。只這箇要妙。再體二到深處一日見レ不レ同。是無二窮盡一的。又曰。致知二字。眞是千古聖傳之秘。見二到這裏一。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レ惑。

後素按。右一説。論下致知之説體切與二徒聽一之不上レ同。而學人不二體貼一。只言二良知之妙用一。則非二善學者一。乃獲二罪於王門一。在二當時一盱江海門之末學是矣。而況於二後世之學者一。不レ可レ忽也。如能致レ知。則亦當レ窺二得聖賢之域一矣。

九川問。伊川説二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一。門人已説三是泄二天機一。先生致知之説。莫下亦泄二天機一太甚上否。王子曰。聖人已指以示レ人。只爲後人掩匿。我發明耳。何故説レ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二打緊一一般。然與下不レ用二實功一人上説。亦甚輕忽。可レ惜彼此無レ益。與下實用レ功而不レ得二其要一者上提二撕之一。甚沛然得レ力。

後素按。右一説。論下聖人以二良知一示レ人久矣。而王子特闡明上焉。而不二實用レ功者。雖レ聽二良知

近來儒者以爲從無聲無臭中覷破此物。而知其欛柄在我。是默識仁體之意。又謂。與天下通爲一體。而無有間隔。乃吾儒開物成務之學。余往在山中。因惡外物之累。亦主格去物欲說。反覆深思。乃知格物二字一義包涵不盡。人心之知。觸物而形物。察則無往非格。學問之功。未嘗離物。而亦不容逐物。格字之訓。爲至。爲通。爲感。爲扞格。爲格斷。其義俱存。學者會之言詮之外。而格致之學當豁然矣。此等之說。雖如網羅諸家。而非實踐眞修者之事。學人若得精一之旨。不紛々而論定于方寸內矣。

又按。致知格物之說載于此。而綱領亦既詳錄矣。故彼此參看。則必當得有用力處矣。然至於格致之精微。吾輩體貼出實難矣。是故不厭重復。又採王子語及之者。以敘列如左。

王子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々。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王子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眞知。不假外求善。眞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碍。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眞知更無障碍。得以充塞流行。是致其知。知到則意誠。

後素按。右二說。要論致知之與格物離不得之義也。

來。(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二程訓至。(朱子章句同。)涑水訓扞格之格。(學記扞格。格胡客反。註。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姚江訓正。羅氏因東萊解天壽平格之格。謂此格字正是通徹無間之意。車氏從玉篇廣韻。謂格是比方思量之謂。(毛氏奇齡大學問同。)雖格字有數義。而不出于此。來善物來惡物之說。朴而無味。通徹無間之意。濶大而初學無下手處。比方思量之說。大簡而無工夫。皆無資於精一之工。故涑水扞格。程朱窮格。王子格正。只此三義。乃爲後世之聚訟。朱子駁溫公扞禦外物曰。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王子又駁朱子之即物窮理曰。是求孝之理於親。求忠之理於君也。而格正意所在之物之說起來。又羅整菴呂晩村陸稼書諸子。排擊王子格物之說。專于內攻。而不知虞廷精一之功在此也。然以格物爲扞格物欲。則其辭似易解。而或入于朱子之所駁矣。以格物爲窮至物理。則其工亦似易務。而陷王子之所詰。如以格物正意所在之物之說。則非師承。則必難乎得其竅矣。故魏貞菴曰。聖學既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無歸之說。自非心々相印。豈能直接絶學。信夫斯言也。貞菴朱學而語之也。公而正。爲後學慮之深矣。遠矣。故致知之功。在格物上用之。則不爲世笑。然格物之精微如此。自非立希賢希聖之志者。孰孚之哉。而李衷一則都收之以爲工。其說曰。格物之說。程朱主於窮至物理。或問言窮理之事。亦非一端。司馬溫公訓作扞禦物欲。王陽明謂格其不正以歸乎正。王心齋謂。格其物有本末之物。

古以物訓事之義。則未嘗有解之者。然知天則其義明矣。大極圖說不言耶。無極之眞。二五之精。玅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生万物。萬物生々。變化無窮焉。由是觀之。則凡天地間有形之物。皆生乎無形太虛中。而太虛者一點靈知而已矣。其靈知無爲之爲。所謂上天之載也。（朱子訓載以爲事。）萬物皆出乎其事。而人最靈矣。而有形之後。人但貴目而不知原。故皆以爲有物而後有事。而不知有事而後有物也。聖人則知物之出乎事。故自古以物字訓事。非無謂。推極本原而言也。此非愚穿鑿附會之言。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只是此事也。人無欲。便天在於心。而心即天也。萬事皆流出乎此。故備於我云。可見上天之事貫穿有形之物。故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無能破。故人心中之事。便是人心中之理。而人心中之理具。而此事出。此事出。則此行見焉。無一有義襲者。皆從心上活潑來。無一有人爲者。皆上天之事也。故格正其事。而不黨於意之惡。則乃能輔相裁成於事物。而事物即賴其事。各得其理。而不失其所矣。嗚呼。以物訓事。其義大如此。學人深味之。則大有得焉。豈言語文字之所及哉。

又按。格物聚訟紛々。然以物訓事之義。既載于前。如格字。又錄諸家之說。以備于存疑。

胡彥昇曰。格字舊訓五。一訓至。（釋詁）一訓來。（釋言）一訓陛。（釋註）一訓正。（方言 說文）一訓量度。（蒼頡篇。見選註。）經史註與舊訓別者五。一是感格之格。（商頌昭假遲々。假與格同。鮮于氏侁曰。假感格也。）一是格鬪之格。（史記殷本記。紂手格猛獸。）一訓舊法。（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註格舊法也。）一訓拘執。（後漢鐘離意傳。解衣就格。註。格拘執也。）一註標準。（傅燮傳。朝廷重其方格。註。格猶標準也。）大學格物之格。鄭訓

一心上之工。尤簡易直截。爲レ聖爲レ賢之大路上也。若又遺レ心而窮二格物理一。則雖レ如二一路一。實茫々然無二頭緒一。而決裂矣。到二皓首頽齡一。無二一得一者。豈非レ可レ嘆哉。陳明水曰。先師所三以悟二入聖域一。實得二於大學之書一。而有レ功二天下後世一。在二於古本之復一。雖三直揭二良知之宗一。而指二其實下レ手處一。在二於格物一。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レ載詳矣。豈有下入レ門下レ手處。猶略而未レ言。直待中心齋言上之耶。惟其已有二成訓一。以二物知意身心一爲二一件一。格致誠正修爲二一工一。故作レ聖者有二實地可一レ據。而又別立レ說以爲レ敎。苟非二門戶之私一。則亦未レ免二意見之殊一耳。觀二明水此說一。則實親炙之言。而王門之格物。豈可レ謂二一蹴而臻一レ焉哉。其工實勝二於朱子格物之勞一。雖三其工實勝二於朱子格物之勞一。然有二要在一。中人上下有レ志者。由レ之以格レ物。則必得レ復二乎天理一矣。王心齋聽明。而導レ人之志切二乎其工夫一矣。故只語二良知一。而不レ語二格物之工一。間語二格物一。則只指下物有二本末一之物上。以爲二格物之物一。所レ謂格二量物之本末終始一。而爲二用レ力之地一也。審如レ此。則大學之格物。亦一日二日講究而了レ之。豈有二是理一哉。心齋非レ不レ知レ之。以三王子格物害二乎導二愚夫婦一故也。不レ知其不レ語二王子之格物一。而其弊蜂二起于將來一。至二乎東林諸公之起救一レ之。遂令三世諱二王子之致良知一。豈謂二心齋無一レ罪哉。豈謂二心齋無レ罪哉。

又按。物訓レ事之義。朱子亦嘗曰。獨言レ物兼レ事在二其中一。而章句又曰。物猶レ事也。胡朏明曰。格物二字。僅見二於大學一。而傳中絕不レ道。他書亦未二之見一。秦漢以來訓詁又缺。遂令二千年聚訟。至レ今未レ定。然康成註二禮記之格物一曰。物猶レ事也。則物之訓レ事無二可レ疑者一。愚謂。所二以自

至善一也。功到レ此。故知無二意識情識之攙和一。而眞矣。意無二私利邪僞之駁雜一。而誠矣。內則心亦既正了。外則身亦既終了。此即格二其意之物一眞功驗也。念菴自謂。雖三以爲二致良知於事々物々一。然人有二習心一。不レ知不レ覺。意識情識加二其間一。却爲二良知之祟一。是故非二主レ靜歸下寂。不レ能レ認二眞良知一。是良工之獨苦レ心者也。故於二石蓮洞中一靜坐三年。僅格二其知之物一耳。其所二以格一之法。是情識歟。意識歟。聞見之知覺歟。靈光之照燭歟。討二之其獨一。訟二諸其微一。以正二其事一。而歸二乎正一。遂窺二得良知之眞面目一也。功到レ此。故知無二意識情識之攙和一。而眞矣。意無二私利邪僞之駁雜一。而誠矣。心亦不レ得レ不レ正。身亦不レ得レ不レ修。此即格二其知之物一眞功驗也。格物雖レ如レ有レ三。各自下所二覺悟一處上誠下レ功。而復二乎天理一。以無二人欲之私一。則其成功一也。愚故謂。以二此格物一爲二主靜愼獨之工一也。正二物之心一。誠二物之意一。致二物之知一。雖二一物一實十百千万。而無二窮盡一也。若外レ物以正レ心誠レ意致レ知。則正二空心一也。誠二空意一也。致二空知一也。此乃離二事物一老佛之學。而非二吾聖人之敎一矣。吾聖人之敎。重在二格物一。上天之事貫二穿吾人之身心一。而就二意動一以發。事々物々賴レ之以得二裁成輔相一。則心意知串二其事一而在焉。可レ見矣。雖二主靜愼獨之君子一。已發之時。非二漫然一向不レ管。猶恐其貫レ事之心微有レ不レ正乎。意亦有レ不レ誠乎。知亦有レ不レ致乎。萬一有二不レ致者一。則勉致レ之。有二不レ誠者一。則勉誠レ之。有二不レ正者一。則勉正レ之。是乃克己復禮已發上之實功。而上乘猶兼二修中下一。况中下者。修身之工夫。不レ可レ不二如レ此詳密精純一也。覇學之徒。看二王子格物之說一。却以爲二多端而支離一。不レ知下雖レ加二多端一。而只

終無ニ可レ通之日一也。愚謂。物雖レ有レ三。而實一而已矣。雖レ一而分レ之則何啻三。至ニ十百千万一。且事雖ニ意之用一。原是上天之載之貫ニ穿乎吾身心一而在者也。畢竟就ニ意動一乃見。故曰ニ意之用一。夫王子之說。眞是精一之實工。而用ニ實工一者。則決無ニ疑且惑一矣。不レ用ニ實工一。以ニ文字而已一。則疑恠駁論如ニ羅氏一者。天下滔滔皆是也。故愚請詳解レ之。格ニ其心之物一。格ニ其意之物一。格ニ其知之物一。便是主靜愼獨之工也。正ニ其物之心一。誠ニ其物之意一。致ニ其物之知一。便是克己復禮之工也。彼則在ニ未發一用レ工。而此則在ニ已發一用レ工。合ニ內外一。一ニ體用一。融ニ顯微一之功夫。所レ謂文理密察而無ニ滲漏一也。故聶雙江劉念臺羅念菴諸公。皆各用ニ功於此一。以奏ニ成功一者也。雙江自下格ニ其心之物一上上做來。以遂得レ執レ中矣。念臺自下格ニ意之物一上上做來。以遂得レ止ニ至善一矣。念菴自下格ニ其知之物一上上做來。以遂得ニ眞知一矣。雙江自謂。雖下只即ニ發見一以格物致知誠意上。然若有レ受ニ病於心之體未發中一。則必有レ時而發。或經ニ十數年一而發。如ニ明道觀レ獵喜心復生之類一。故多方求レ靜。乃見ニ未發以前之心一。以格ニ正其隱伏之物一。而遂得レ執レ中也。功到レ此。故知無ニ意識情識之攪和一。而眞矣。意無ニ私利邪僞之駁雜一。而誠矣。身固既修了。此即格ニ其心之物一眞功驗也。念臺自謂。雖ニ致レ知以格ニ意所レ在之物一。世儒所レ謂意也者。則非レ幾而以爲ニ善惡之形一。待ニ善惡之形一而正ニ其事一。則不レ勝ニ其艱難雜糅一。而勞レ力費レ精。要歸ニ乎無益一矣。雖レ然直就ニ心體上二下レ手。則茫乎無ニ所着處一。故愼ニ獨知一以察ニ乎幾一。則以ニ善惡未一レ形故。無ニ艱難雜糅之相犯一。而大省ニ勞レ力費レ精之徒工一。而正ニ其事一有レ要矣。是故愼獨之工夫十分入微徹底。遂得レ止ニ

意致知格物。皆所二以修レ身。而格物者。其所二用レ力日可レ見之地。故格物者。格二其心之物一也。格二其意之物一也。格二其知之物一也。正心者。正二其物之心一也。誠意者。誠二其物之意一也。致知者。致二其物之知一也。此豈有二內外彼此之分一哉。理一而已。以二其理之凝聚一而言。則謂二之性一。以二其凝聚之主宰一而言。則謂二之心一。以二其主宰之發動一而言。則謂二之意一。以二其發動之明覺一而言。則謂二之知一。以二其明覺之感應一而言。則謂二之物一。故就レ物而言。謂二之格一。就レ知而言。謂二之致一。就レ意而言。謂二之誠一。就レ心而言。謂二之正一。正者正レ此也。誠者誠レ此也。致者致レ此也。格者格レ此也。皆所レ謂窮レ理以盡レ性也。天下無二性外之理一。無二性外之物一。學之不レ明。皆由二世之儒者認レ理爲レ外。認レ理爲レ外。而不レ知二義外之說一。孟子蓋嘗闢レ之。乃至下襲二陷其內一而不上レ覺。豈非三亦有二似レ是而難レ明者一歟。不レ可二以不一レ察也。

後素按。右二說。共解二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本末終始一。而又前說論下格字義。與中朱子窮二至物理一之非上。後說又於レ論二格物一也。尤詳且精矣。如下格物者。格二其心之物一。格二其意之物一。格二其知之物一。正心者。正二其物之心一。誠意者。誠二其物之意一。致知者。致二其物之知一之言上。乃實發二先儒之所下未レ發也。宜哉羅整菴疑二恠之一。再以レ書辨曰。自レ有二大學一以來。未レ有二此論一。夫謂下格二其心之物一。格二其意之物一。格中其知之物上。凡爲レ物也三。謂正二其物之心一。誠二其物之意一。致二其物之知一。其爲レ物一而已矣。就レ三論。以二程子格物之訓一推レ之。猶可レ通也。以二執事格物之訓一推レ之。不レ可レ通也。就二一物一論。則所レ謂物果何物耶。如以爲二意之用一。雖レ極二安排之功一。

字一也。通上去二一窮一。下去二一理字一。而直曰三致知在二格物一。其可レ通乎。夫窮レ理盡レ性。聖人之成訓。見二於繫辭一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三直曰二致知有一窮理一。而必爲二此轉折不完之語一。以啓二後世之弊一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二繫辭窮理一大旨雖レ同。而微有二分辨一。窮理者兼二格致誠正一而爲レ功也。故言二窮理一。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二其中一。言二格物一。則必兼二擧致知誠意正心一。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擧二格物一。而遂謂二之窮理一。此所下以專以二窮理一屬レ知。而謂三格物未二嘗有一レ行。非二惟不レ得二格物之旨一。幷二窮理之義一而失中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下以析二知行一爲二先後兩截一。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上者。端實始二於此一。

王子答二羅整菴一書曰。來教謂。如必以レ學不レ資二於外求一。但當二反觀內省以爲一レ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レ盡之有。何必於二入レ門之際一。便困以二格物一段工夫一也。誠然誠然。若語二其要一。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二正心一。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二誠意一。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二致知一。又言二格物一。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レ之只是一事。此所三以爲二精一之學一。此正不レ可レ不レ思也。夫理無二內外一。性無二內外一。故學無二內外一。講習討論。未二嘗非一レ內也。反觀內省。未二嘗遺一レ外也。夫謂二學必資二於外求一。是以二己性一爲レ有レ外也。是義外也。用レ智者也。謂三反觀內省爲二求二之於內一。是以二己性一爲レ有レ內也。是有レ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レ知三性之無二內外一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レ用也。利用安身以崇レ德也。性之德也。合二內外一之道也。此可三以知二格物之學一矣。格物大學之實下レ手處。徹レ首徹レ尾。自二始學一至二聖人一。只此工夫而已。非三但入レ門之際有二此一段一也。夫正心誠

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夫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何者知其可而可之。又知其不可而不可之。非良知而何。如心有可不可。便良知不明。焉能權衡之。然則此亦無善無惡之謂也。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解心體即天。而無善無惡之義也。學者當知王子之言不詭于聖人。而勿眩黨同伐異者之妖言矣。

又按。心躰虛靈而已矣。惡固無。雖善不可有。如先有善而塞焉。則神明終不能爲用也。宰我禮樂之念。常在於心。此乃善而非惡也。然欲短父母之喪。則於不安事忍以安焉。而不自知不仁之罪斥於聖師也。其塞於善之害即如此。况惡乎。王子曰。無善無惡心之躰。以此之故也。非拘迂者之所能知也。而曉々詆議之。何也。

王子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其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

良知。三格物。不出此三項。何者以無善無惡。與孟子性善有異。良知格物。與朱子致知格物有牴牾故也。而良知格物之辨。既詳載于綱領。無善無惡之說。則今又錄諸家之說。以載于前。然人心謂。於經無徵。故依箕子孔子之言以辨。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心無作好作惡時之氣象。王子所謂明瑩無滯的。遵王之路者。公是非之謂也。王子所謂良知也　歸有極。王子所謂此心純於天理之極也。或問王子曰。心無善無惡乎。對曰。無善無惡者理之常。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則無善無惡。是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敎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補相。以是觀之。則無善無惡者。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之謂。而直指性爲至善。則與孟子性善何異同之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朱註。適專主。莫不肯也。謂聖人心如明鏡。不專主作好。又不肯作惡也。此非亦無善無惡乎。而義之與比云。則義何。良知也。天理也。猶疑王子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語與無適無莫異辭而同旨。聖賢說理。安有字々而比。句々而同哉。要明其道而已矣。而南軒張氏解此章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

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躰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善。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端。宗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看保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涵養未發。勿過執着而已。○彭南昀曰。自文成無善無惡者心之躰語出。而詆者以其入於佛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顯與性善之義有礙。文成之意謂。心之體是理之靜。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善惡之可名乎。傳習錄云。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又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以治天下。聖人只是無有作好作惡。循乎理。不動乎氣。謂之不作者。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其於至善宗旨契盡無餘矣。灼見善惡之幾。曰有善有惡意之動。其喫緊爲人處。曰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欲人切實體驗宗旨。固無滲漏也。○徐松岑曰。良心二字。解作善心。便不是。良心只是本心。本心中原無惡。故着一善字不得。如白本無色。亦着一色不得。

後素按。王子四言敎。簡易明白。無可誹議。只龍谿子四無之說起以還。世儒併罪無善無惡是心之躰之言。是何可罪哉。實不可加之格言也。夫心之躰天也。天者太虛也。太虛無善之可名。何得有惡。然有陰陽之後。太虛中既有淑慝善惡。而奚可咎太虛。心躰固如此。其善惡者。陰陽之變。而意之動。上根以下不可謂無。然直指本躰。則與天一。故雖常人有無善無惡之太虛。雖有無善無惡之太虛。而陰陽之身惡得免於善惡之互消滅。故王子曰。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躰工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敎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由是觀之。則四無之說。向上根以下不可說。斷無疑矣。今小註所載之諸說。於無善無惡之義。乃無餘蘊矣。而猶有疑者。則不知心躰是天者也。豈足置喙其間哉。

又按。後儒服王子之事功文章。而至學問之一事。妄加誹議。一無善無惡。是心之躰。二致

皆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怵惕惻隱是謂レ善矣。然未レ見二孺子之前一。皆知下講求之功預有二此善一以爲中之則上耶。抑虛靈觸二發其機一。自不レ容レ已耶。赤子將レ入レ井。自三聖人與二塗人一。並而觀レ之。其所レ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レ能レ加。而塗人未二嘗減一也。但塗人擬二議於乍見之後一。已涉二入於納レ交要レ譽之私一矣。然則塗人之學二聖人一也。果戞二怵惕惻隱之不一レ足耶。抑去二其蔽一以還二乍見之初心一也。虛靈之蔽。不二但邪思惡念一。雖二至善之念一。先橫二於中一。積而不レ化。已落二將迎意必之私一。而非二時止時行之用一矣。故先師曰。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躰。是對下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三先有二乎善一者上立レ言也。因レ時設レ法。不レ得レ已之辭焉耳。（陳明水曰。人之根器不レ同。教法亦原有二此兩種一。上根之人。悟二得無レ善無レ惡心躰一。便從二無處一立二根基一。意與二知物一皆從レ無生。無意之意。是爲二誠意一。無知之知。是爲二致知一。無物之物。是爲二格物一。即本躰是工夫。只從二無處一一了百當。易簡直截。更無二剩欠一。頓悟之學也。下根之人。未三曾悟二得心躰一。未レ免下在二有レ善有レ惡上一立中根基上。心與二知物一一切皆從レ有生。未レ免二隨レ處對治一。須下用二爲レ善去レ惡之工夫一。使中之漸次入悟。從レ有以歸二於無一。以求レ復二本躰一。及二其成功一一也。上根之人絕少。此等悟處。顏子明道所レ不二敢言一。先師亦未二嘗輕以語一レ人。只緣三吾人凡心未レ了。不レ妨三時々用二漸修工夫一。不レ如レ此。不レ足二以超レ凡入一レ聖。所レ謂上乘兼修二中下一也。其接二引人一。亦須レ量二人根器一。有二此二法一。不レ使下從二心躰上一悟入上。則上根無二從而接一。不レ使下從二意念上一修省上。則下根無二從而接一。成レ己成レ物原非二兩事一。此聖門教法也。〇楊晉菴曰。王陽明先生云。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躰。史玉池作二性善說一闢レ之。余乃遣二玉池書一曰。某往亦有二是疑一。近乃會二得無レ善無レ惡之說一。蓋指二心躰一而言。非レ謂二性中一無一レ所レ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レ起。固無二所レ謂惡一。亦何有二所レ謂善一哉。夫子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二善惡一。譬如下鑒本至明。而未レ臨二於照一。有中何妍媸上。故其原文曰。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躰。非レ言二性之躰一也。今謂下其說與二告子一同上。將レ無三錯二會其旨一歟。〇又曰。善字有二二義一。本性之善。乃爲二至善一。如二眼之明。鑑之明一。明即善也。無二一善一。而萬善之所二從出一也。此外有二意之感動而爲レ善者一。如下發二善念一行二善事一之類上。此善有レ感則生。無レ感則無。無乃遒得二至善之本躰一。若有二一善一。則爲二一善一所レ障。而失二其湛空之躰一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レ障一也。文成所レ云。無レ善無レ惡者。正指二感動之善一而言。然不レ言二性之躰一。而言二心之躰一者。性主二其靜一。心主二其感一。故心可レ言二有無一。而性不レ可レ言二有無一也。令レ曰下出入無レ時。莫レ知二其鄉一。性之謂與上。則說不レ去矣。〇孫鍾元曰。問。陽明無レ善無レ惡心之躰。曰。陽明初亦言二至善一。其所レ謂無レ善無レ惡者。無二善之可一レ言。亦猶二之乎至善一也。非二告子之所レ謂無一レ善也。〇陳幾亭曰。致良知之宗。其言本二乎不慮一。其旨本二於謝緣一。非下直以二不慮一爲レ良。以二不慮一而有中別爲上レ良至矣。莫レ可レ訾矣。貽レ訾。獨在二無レ善無一レ惡。然先生實有レ所レ見而云。蓋曰。善本無レ善也。猶三元公曰二大極本無極一也。欲二人不一レ倚レ善也。豈願令レ不レ爲レ善也。〇又曰。先生口談二無善一。身則無二須臾不一レ爲レ善。夫惟孳々爲レ善。庶可三以談二無善一矣。〇周海門曰。維レ世範レ俗。以二爲レ善去一レ惡爲二隄防一。而盡レ性知レ天。必無レ善無レ惡爲二究竟一。無レ善無レ惡。卽爲レ善去レ惡而無レ跡。而爲レ善去レ惡。悟二無レ善無一レ惡。而始眞教本相通不二相悖一。語可二相濟一。雖二相非一。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二無レ善無一レ惡爲レ非。然者見爲レ無レ善。豈慮レ入二於惡一乎。不レ知二善且無一。而惡更從レ何容一。無レ病不レ須レ疑レ病。見爲レ無レ惡。豈疑レ少二卻善一乎。不レ知三惡既無而善不二必再立一。頭上難二以安一レ頭。故一物難レ加者。本來之躰。而兩頭不レ立者。妙密之言。是爲二厥中一。是爲二一貫一。是爲二至誠一。是爲二至善一。聖學如レ是而已。經傳中言レ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下於發二心性一處上。善李不二與レ惡對一。如下中心安レ仁之仁。不二與レ忍對一。主靜立極之靜。不中與レ動對上。大學善上加二一至字一。尤自可レ見下蕩々難レ名爲二至治一。無二得而稱一爲中至德上。他若二至仁至禮等一。皆因レ不レ可二名言擬議一。而以レ至名レ之。至善之善。亦猶レ是耳。夫惟善不レ可二名言擬議一。未レ易二識認一。故必明レ善乃可レ誠レ身。若使二對待之善一。有二何難一レ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レ容レ說。纔說レ性時。便已不二是性一也。凡人說レ性。只是說二繼レ之者善也一。孟子言二人性善一是也。悟レ此益可レ通二於經傳之旨一矣。〇湯潛菴曰。或問。孟子言二性善一。陽明言二無レ善無レ惡心之躰一。

然不始乎此。先齊其家。雖齊家。亦明孝弟之良知。以明示一家之臣僕。皆感化薫陶。而不失孝弟之心。便是親民之事也。然欲齊家。則不可不修身。修身之本在誠意。誠意之工在格致。故其工夫之說。具乎下條王子之說。故此二節不拘析講之例。一以王子格致之說為主。而王子之說不可分離。如泥析講以分離之。則意既不通。命亦將絕。甚叛於王子之旨。然學者即其言以善觀之。則身心意知物。格致誠正修之條理功夫。燦然即明乎析講。只恐學者有實心體貼之所不及也而已矣。

王子四言教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丁亥九月。陽明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錢德洪與王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於天泉橋。各舉請正。陽明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爾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然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明友講學。功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々。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錢緒山曰。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為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万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万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々物々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今人乍見孺子入井。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姚承庵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是擧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

湯海若曰。古之二字。分明是揭說大學之本原。把他來做箇知所先後的模範。意思分明是擧古人爲法。以申明本末終始之意。

王龍谿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躰爲己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

湛甘泉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凡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志願。是乾道。

柯實明曰。古人學問不求之民。求之己。只可云吾欲明吾明德於天下耳。正見這箇明德已與天下共有明。

徐儆弦曰。明明德於天下。喻如燈明。一燈之明止一處。一燈傳千萬燈。則在處皆明矣。

後素按。右諸說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湛氏所謂凡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愚謂此欲人欲之反。而天欲也。因考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三代以上多聖賢在位。明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之良知。以明示天下。令天下之諸侯萬民皆感化薰陶。而其好惡亦得正焉。便是親民之事也。然不始乎此。先治其國。雖治國。亦明好民之所好。所民之所惡之良知。以明示一國。令國之公卿大夫士庶人皆感化薰陶。而其好惡亦得正焉。便是親民之事也。

超入直達之道一焉。而不レ知下其亦盡二格致誠正修之功一以明二明德一。盡二齊治平之功一以親レ民。而止二於至善一。而明中明德於天下上也。復聞下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即是賢人以二工夫一返二本躰一之學上。則又必疑三別有二超入直達之道一焉。而不レ知下其亦知レ止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皆自二格致誠正修之功一得來上也。雖二聖賢一若顚二倒本末終始一。乃以二本始一爲レ後。以二末終一爲レ後。則近二大學之道一矣。是故下節擧下古聖賢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之次第上。令三其知二用レ力之地一也。生安學知困勉。雖レ有二學之難易。工夫之淺深一。及二其成功一也一矣。吾輩不レ可レ不二困而勉焉一也。

又按。陸稼書以三呂晩村駁二王門之四言敎一。爲レ功三聖門一。而又曰。以二工夫一言レ之則無二兩種一。以二道理一言レ之則有二高下一矣。異端於二工夫一偏欲レ分二兩種一。于二道理一却不レ分二高下一。此說非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二父兄在一。如レ之何其聞斯行レ之。冉求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レ之。子路雖レ聞以レ不レ行爲二工夫一。冉求以二聞便行一爲二工夫一。聖門之工夫。明々有二兩種一。而全屬二之于異端一而可耶。程子曰。聖人之道更無二精粗一。從二洒掃應對一與二精義入神一。貫通只一理。聖門之道理。明々不レ有二高下一。而亦全屬二之于異端一而可耶。是以吾主下王龍谿先生之說分二三等一之工夫上。而大學有二實落下レ手處一。而呂陸二子以レ明二朱學一。不レ顧二理之是非一。强辨剛辭、以レ攻二擊王子一爲レ勉。固陋者爲レ之所レ惑。而於二大人君子一。則皆慨嘆而已矣。

古之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先治二其國一。欲レ治二其國一者。先齊二其家一。欲レ齊二其家一者。

王龍谿曰。此是用二却困勉工夫一。以求レ復二其本躰一。學者之事也。本躰工夫淺深難易。若レ有二聖人賢人學者之不一レ同。及二其知之成功一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二先後工夫之條件一。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亦發二前人未レ發之說一。而不レ可レ易矣。愚謂。自レ昔解二大學一者。將下在レ明二明德一以至中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上之事渾爲二一人一看上。而龍谿子乃作下聖賢與二困勉者一三人上看。彼爲二一人一看。則似下止二至善一了之聖。而降又有中知二先後一一段之工上焉。此非二登レ高自下卑。而乃有二降レ高趨レ卑之勢一。非二顚倒不倫之甚者一乎。是故解者不レ得レ不三枉費二許多註釋一。而玩二其註釋一。豈免三聖賢而猶有二一悟一夢。一悟一昏之不下定哉。吁。有二此理一乎。如二龍谿子之說一。則止二至善一之聖。向者既知レ止了。故知レ止之事。在下其止二至善一中上矣。知レ止之賢。向者既知レ所二先後一了。故知レ所ヨ先後一之事。在二其知レ止中一矣。雖三上乘兼修二中下一。然至二覺悟之義一。即一覺而無二復夢一。一悟而無二復昏一。故有下止二至善一之大覺上。而更復求二知レ止之覺一。有二知レ止之大悟一。而更復求下知レ所二先後一之悟上之理。斷々乎無レ之。居可レ知矣。只困勉者。隨二其分一以致二眞知一。則必眞知レ所二先後一。眞知レ所二先後一。則果又眞知二修身爲一レ本。知二修身爲一レ本。是乃既亦至二乎知レ止之地一也。知レ知而得。則亦既止二於至善一矣者也。此所レ謂登レ高必自レ卑之謂。而與二士希レ賢々希レ聖之旨一不レ異。如レ此則大順而無二顚倒一。平易而無二妨礙一。易簡直截。不レ費二許多之言語一。而其理自明白。愚故深信二其說一。以遂終二始于此一。

又按。困勉者聞下明二明德一。親レ民。止二於至善一。即是聖人即二本躰一爲二工夫一之學上。則必疑三別有二

曰。先後字。要認得圓融。不是做完前一件方做後一件。假若身爲帝王。有親民之責。豈可說先完明德。方去親民。則德未盡明。都置親民于不理乎。蓋只是並進之中。有緩急之別耳。

季彭山曰。道即大學之道。近則不離本躰之謂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知與先後與近道之義也。小註或人並進中。有緩急之理。呉氏所謂在言外想像乃得機活之事。而甚有活動。如此下工夫。則庶幾乎有用之學矣。愚謂知所先後之知。亦非淺々聞見之知識。乃眞知也。如徒知所先後。則孰不敢知之。雖尋常學士皆能知之。然眞知之者鮮矣。以管子之才。猶不能眞知本末終始。故不本於誠意修身。而其所厚者薄。而却有治國平天下之事。後世謂之何。曾西艴然不悅。只以其顚倒本末終始故也。管子在平生。豈不亦知國與天下之事皆本於身。然臨立功之機。則舍家與身。而從事國與天下之事。是乃與聖人之作處不同。眞知之鮮於是乎可見矣。况不及管子者。焉得知之。然而實立志。則雖中人已下眞知見焉。眞知見則豈難知之。故聖學只以立志爲始。而眞知所先後。則必知用功乎修身。知用功乎修身。則又必不得不用功乎誠意。知本知至。皆謂此也。故知所先後。豈徒然哉。

季彭山曰。本末一貫。終始相因。本而及末。則其用不窮。終而復始。則其機不息。故自此以下皆言務本而不遺其末之意。惟在工夫不息而已。

後素按。季子說。正解此一段之經義也。終而復始。則其機不息之言。說得妙。困勉者猶不可不用强而不息之功夫也。

言。非下指二家宅地形一而言上。不下待二智者一而後知上也。故雖下我與二億兆之人一若中兩物上。以二我之身一推視二彼之身一。眞知非二我獨有一。彼亦皆有レ之。以二彼之身一。反顧二我之身一。則眞知非二彼獨有一。我亦有レ之。然則彼之身與二我之身一。我之明德與二彼之明德一。果一物乎。抑二物乎。默二識之一則彰彰。故仁者欲レ使二彼不下蔽二其明德一。則不レ可レ不下先明二我之明德一而親上レ之。故以二明德一爲レ本。以レ民爲レ末。以二身心意知物一爲レ本。以二家國天下一爲レ末。雖レ有二本末一。原一物也。如以二形體而已一。則萬殊。何以爲二一物一。然則物字非下特指二形躰一而言上。要指二明德一也。雖レ民亦指二其明德一也。明德者。天下之公物。宜哉彼此非二二物一。然有二本末一。故工夫有二終始一。是以其序亦自不レ可レ紊也。

又按。目下有二形躰一者上以レ物。則可也。明德及心意知物。便是道。而無二形躰一者也。然皆謂二之物一。何歟。周官大司徒。以二鄉三物一敎二萬民一。而賓二興之一。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如二六德六行一。皆心之德也。而與二禮樂一等併以レ物稱レ之。此其明徵也。

李見羅曰。知非二徒知一。便是用二工夫一處。知レ所二先後一。須下照二下兩節一看上。乃示下人先從二事於本始一。而末終自可中馴致上。後即聽二其自然一把來。做二後一着一。湯霍林曰。知二先后一知字。屬レ行處多。比二知レ止之知一。微有二不同一。亦不二是知レ所レ先知ト所レ後。只要レ知二本與レ始之當レ先。知二本始一而先務レ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二下文先後字面一可レ見。

高中玄曰。六先字。六後字。所レ謂先後也。吳無障曰。物有二本末一二句。正見下學有二必不レ可レ不レ先者一。有中必不レ可レ不レ後者上。便隱々起二下先後的意志一。要在二言外一想像。乃得二機活一。〇戉

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而向既以格致誠正修爲一事。而今又以事屬明親。則其大畧是之言。便可見爲其末必是之意也。而知止至能得。義既具于前說。然知止之工。既至能得。乃得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全功矣。然則特終始而巳。本末亦自在其中矣。又按。王心齋曰。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末。此與王子之說不同。而此本於宋黎常臨大學發微來。成玉弦毛西河皆主其說。成氏曰。物即下格物之物。毛氏曰。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地。此皆不然。物有本末之物者。渾學身心意知物。及家國天下而言。所謂條理之總目也。格物之物。凡意之所發必有事。意所有之事謂之物。字同而義更異。故不可將其物字來指下格物之物也明矣。然則意所在之事謂之物。却與事有終始之事同乎。事有終始之事者。乃指格致誠正修。及齊治平而言。所謂工夫之條件也。與意所在之事。亦字同而義自異。故其事亦非意所在之事也明矣。要此物與事。王子所謂未嘗離却事物之事物。而都非意所在之事。雖非意所在之事。離却事物亦無有焉。其詳載於綱領與下條。自非下惟精惟一之實工者。孰神會其意哉。

又按。物有本末之物。便以修身爲本。修身之本。又以誠意爲本。誠意只是明德。明德只是良知。良知便我與人同的物。何以同的也。試看我一人之身。便宇宙億兆之身。而宇宙億兆之身。便我一人之身也。曰家曰國曰天下。是皆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身與德而

レ所レ未レ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二新民一爲二親民一。而曰二明德爲レ本。親民爲一レ末。其說亦未レ爲二不可一。但不レ當下分二本末一爲中兩物上耳。夫木之幹謂二之本一。木之梢謂二之末一。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二之本末一。若曰二兩物一。則既爲二兩物一矣。又何可三以言二本末一乎。親民之意。既與二親民一不レ同。則明德之功。自與二親民一爲レ二。若知下明二明德一以親二其民一。而親レ民以明中其明德上。則明德親民。焉可二析而爲一レ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レ知三明德親民之本爲二一事一。而認以爲二兩事一。是以雖レ知二本末之當一レ爲二一物一。而亦不レ得レ不三分爲二兩物一也。蘇紫溪曰。物有二本末一。爲二下四節張本一。言必明二明德一。而后可レ親レ民。而親レ民。總不レ外二明德一也。以二形體一謂二之物一。以二作爲一謂二之事一。事與レ物非レ二也。如二下文家國天下一物也。而齊治平即爲レ事矣。身亦物也。而格致誠正以修レ身。即爲レ事矣。物有レ本。事因レ之以有レ始。物有レ末。事因レ之以有レ終。先二本始一而后二末終一。進二乎道一矣。末言二修レ身爲一レ本。而終レ之曰レ知レ本。即知レ所二先后一之謂也。○牛春宇曰。大學只是明德親民。而明德親民所三以止二至善一者。其功在二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本末終始蓋謂レ此耳。學レ此而后可二以加一レ彼。是爲二本末一。非二明德親民兩物一。而內外相對之謂。起二於格致一迄二於治平一。是爲二終始一。非レ知レ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之謂。蓋知レ止能得。原是心學相因一齊俱妙的。何可下以二終始一言上也。○姚承庵曰。物只一个。事只是一件。云二本末終始一。正見二此一物也。此一事一也。但要四於レ中知三所二先后一耳。

後素按。李見羅王子皆解二本末終始之義一也。而小註蘇氏等之說。各不下與二王李之二說一異上。特行レ之耳。且李氏以二本末之物一屬二德與一レ民。德便下文身心意知物。而民便下文家國天下。以二終始之事一屬二明與一レ親。明便下文格致誠正修。而親齊治平。其以二物與一レ事分屬而說。甚分曉。此說本推下擴王子所レ謂身心意知物者。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其修理所レ用之工夫。雖三亦皆有二其名一。而其實只是一事之說上來。而李氏以下知レ止能得爲二始終一之舊說上爲レ非。而王子則曰。大畧是矣。其相牴牾何也。大畧是矣云。則未二必全是一也。竊考二王子之意一。如レ曰下看三破德民之爲二一物一。便明親之爲二一事一。不レ言而其義見上矣。故又曰。先儒之說。是蓋不レ知三明德親民之本爲二一事一。而

常要レ完二寂然不動之躰一。纔覺二昏隤一。即奮迅振發。不レ容二一毫懶散一。懶散時。須二以レ寂治一レ之。昏隤時。須二以レ惺治一レ之。然其惺也。單提二一念一。匪レ二匪レ三。惺也。而未二始不一レ惺。大抵人生二世間一。只有二動靜二境一。動時吾不レ隨二他動一。以二吾之寂而惺者一主レ之。靜時吾不レ隨二他靜一。以二吾之寂而惺者一應レ之。動靜之境既合。人心依然一太極矣。然總是一個敬。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レ時隨レ處。無レ非二自己身心運用一。但常自提撕。靜以涵二動之本一。動以廣二靜之用一。自然經二綸萬變一。而不レ動二一塵一。事至如二漚生一大海一。事去如二影滅一長空一。豈以漠然如二二氏之溺一於虛無一耶。

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

王龍谿曰。用二工夫一以復二其本體一。賢人之學。悟得時知レ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二人信不一レ及。故復說二下面先後次第一。以示二學者用レ功之序一。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說下物有二本末一一段。及下二段之大意上也。

李見羅曰。德與レ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二本末一焉。明與レ親一事也。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二終始一焉。物既有二本末一。則舍二其本一。而事レ末者。非也。事有二終始一。則緩二其始一。而急二於終一者。亦非也。若以二明德親民一爲二兩物一。是岐而言也。以二知レ止能得一爲二終始一。是不三復知レ有二明與レ親之事一也。而可乎。

王子曰。問。物有二本末一。先儒以二明德一爲レ本。新民爲レ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二終始一。先儒以レ止爲レ始。能得爲レ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二子之說一。以二新民一爲二親民一。則本末之說。亦有

即性躰也。以三其清淨不レ容二一物一。故謂二之平常一。晝前之易如レ此。人生而靜以上如レ此。喜怒哀樂未レ發如レ此。乃天理之自然。須レ在二人各々自躰貼出一。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强除不レ得。眞躰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强除不レ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躰二認本性原來本色一。還二他湛然一而已。大抵著二一毫意一不レ得。著二一毫見一不レ得。纔添二一念一。便失二本色一。由レ靜而動。亦只平々常々湛然動去。靜時與二動時一一色。動時與二靜時一一色。所二以一色一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レ動無レ靜。學者不レ過下借二靜坐中一。認中此無動無靜之體上云爾。靜中得レ力。方是動中眞得レ力。動中得レ力。方是靜中眞得レ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レ性之道也。

書二靜坐說後一

萬曆癸丑秋。靜二坐武林弢光山中一。作二靜坐說一。越二二年一觀レ之。說殆未レ備也。夫靜坐之法。入レ門者籍以涵養。初學籍以入レ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二平常之體一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二斂身心一。以主二於一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二意存一焉。此意亦非レ著レ意。蓋心中無事之謂レ一。著レ意則非レ一也。不レ著レ意而謂二之意一者。但從二衣冠瞻視間一。整齋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レ一者。學之成レ始成レ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高忠憲曰。靜中觀二喜怒哀樂未發時一。湛然大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二其心一者。知二其性一也。知二其性一。則知レ天。

費約齋曰。靜坐之方。須下先息レ心。隨レ事練習。有レ暇靜坐一二時。調二和氣息一。令二此心潔々淨々一。

門靜坐之法不レ傳二于世一。不レ依レ法而漫爾靜坐。則恐亦陷二於沈空無用之偏一。故以二高忠憲費約齋復七規靜坐說一。乃附二于此一。以貽下後生英氣而好二收攝聚斂一之人上。

高忠憲復七規曰。復七者。取二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一也。凡應レ物稍疲。即當二靜定一。七日以濟レ之。所下以休二養氣躰一。精二明志意一。使中原本不上レ匱者也。先入レ室。炷レ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二醒此心一。卓然常明。志無レ所レ適。而已志無レ所レ適。精神自然凝復。不レ待二安排一。勿レ著二方所一。勿レ思二效驗一。初入レ靜者。不レ知二攝持之法一。惟躰二貼聖賢切要之言一。自有二入處一。靜至二三日一。必臻二妙境一。四五日後。尤宜二警策勿レ令二懶散一。飯後必徐行百步。不レ可下多食二酒肉一。致レ滋中昏濁上。臥不レ得レ解レ衣。欲レ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二七日一。則精神充溢。諸疾不レ作矣。食レ芹而美。敢告二同志一。

龍正謹按。萬法歸レ一。一歸二何處一。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々看破。只須レ曰二原非レ有レ一。一復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蹬。不レ出二此類一。彼原謂。以レ妄息レ妄。但知二參レ之者爲二妄用一。不レ知三所レ參者原屬二妄設一也。終日終年參二無理之話一。眞是勞而無レ功。故程子謂。天下莫三忙如二禪客一。先生反二其意一而用レ之。使下人且于二靜中一躰中貼聖賢切要之言上。可レ謂レ開二百世之群蒙一矣。大抵釋氏立二靜坐一法一。與二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一。意思儘覺二相近一。吾儒不レ廢二其所レ長。往々用以入レ門。程子嘆二善學一。陽明補二小學一。皆借用。先生體二貼要言一。是反用。（龍正陳幾亭名）

高忠憲曰。靜坐之法。不レ用二一毫安排一。只平々常々默々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レ可二容易看過一。

而雙教ニ門人一。概以ニ靜坐一。未ミ嘗聞ニ其門人成レ德者一也。王子則反不下以ニ靜坐一輕教中於人上。而大儒碩學往々接レ踵出。何也。愚甚惑焉。終思レ之。乃豁如。古聖人教レ人也。譬如ニ良醫之用一レ藥。審ニ其虛實寒熱燥濕輕重一。而施レ之。未下執ニ一方一以誤中人也。子路問。聞斯行レ諸。子曰。有ニ父兄在一。如レ之何聞斯行レ之。冉有問。聞斯行レ諸。子曰。聞斯行レ之。聞斯行レ之者是也。則不レ宜レ曰ニ父兄在一。有ニ父兄在一者是也。則不レ宜レ曰ニ聞斯行一レ之。何問同而答異耶。蓋應ニ其氣質一而施レ教也。故其病愈矣。如不レ審ニ其氣質一而妄施レ之。則成レ材不レ易矣。因惟。聰明而英豪者。宜下教レ之以ニ靜坐一消ニ其氣一。而知中所レ止。則必中ニ其病一矣。朴實而沈潛者。亦教レ之以ニ靜坐一。則或流入ニ喜レ靜惡レ動之空寂一。而爲ニ枯槁之士一矣。謝楊羅李之諸賢。後人皆稱ニ道學之君子一。而不レ知下壯年時。大抵有中豪邁俶儻。絕ニ于人一之英氣上。王子聶雙江。皆亦然矣。故於ニ靜中一收ニ其功一。陳明水。朴質而沈潛者也。朴質沈潛。則平生氣自靜。令ミ其爲ニ靜坐一。其境與ニ平生一不ニ相遠一。故不ミ肯爲ニ微微之工夫一。則其鍛鍊亦自淺矣。故遇レ事叉斷了。旋起ニ念頭一。故王子曰。不如下於ニ事上一磨鍊做中功夫上。乃有レ益也。雙江不レ知ニ斯義一。以ニ己所一レ入。爲ニ一定格一。欲レ令ニ人亦依一レ此。故概以ニ靜坐一教ニ於其門人一。宜人材之不レ就矣。且沈潛之外。才遲鈍者。氣怯虛者。焉得レ爲ニ靜中之眞工夫一。爲レ師者不レ知レ之。而漫施レ教。則必誤レ人矣。王子三折レ肱良醫也。故不下以ニ靜坐一輕教中之。而於ニ雙江一。則嘗語ニ之未發之中一。令レ用ニ力於內一。尤切矣。雙江亦從ニ其教一以握レ要。則王門之教法。與ニ孔門之教一一矣。而後生如ニ雙江一者出。則亦將ミ靜坐而收ニ粗心浮氣一必矣。而程

又斷了。旋起二箇念頭一。去二事上一省察。事過又尋二舊功一。還覺レ有三内外打不レ作二一片一。先生曰。此格物之説未レ透。人須下在二事上一磨錬做中功夫上。乃有レ益。若只好レ靜。遇レ事便亂。終無二長進一。那靜時功夫。亦差似二收斂一。而實放溺也。王門於二靜坐功夫一。不三輕許二於諸弟子一。於レ是乎可レ見矣。然而。王子在二龍場一時。劉瑾憾未レ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覺レ未レ化。乃爲二石槨一自誓曰。吾惟俟レ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二靜一一。久レ之胸中灑々。忽中夜頓二悟格物致知之旨一。從レ此良知大開。學德益進。以レ之酬二酢萬變一。皆中レ節。功業赫二々天地間一。皆自二此靜中一得來也。未三嘗聞二其陷二于二氏沈空無用之學一。而聶雙江亦王門之高足也。爲二時相一所レ惡。被レ逮。方與二學人一講二中庸一。校突至。械繫畢。復與二學者一終二前説一而去。獄中閑久靜極。忽見二此心眞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一。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レ是不レ失。天下之理皆從レ此出矣。後出與二來學一立二靜坐法一。疑者謂。工夫只是主レ靜。脱二畧事爲一。未レ免レ有レ類二於禪一。雙江曰。夫心體流行不レ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上用レ功。亦爲レ狥レ靜。皆陷二於一偏一。而中庸以二大本一歸二之未發一。蓋心躰即天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二天樞一。天無二一息不一レ運。至二其樞紐處一。實萬古常止。要不レ可レ不レ歸二之靜一。故心之主宰。雖レ不レ可下以二動靜一言上。而靜乃存レ之。此濂谿所三以主レ靜立二人極一。而龜山門下。以二靜坐一體二喜怒哀樂前氣象一。爲二相傳口訣一。而雙江械繫講二中庸一。羅念庵自二擊其事一。大敬二服治レ心之效一。歐陽南野答二雙江一書曰。執事蓋操存涵養。實見二此義一。非下得二之口耳想像一者上。然則。王子聶雙江。亦自二靜中一得レ之。

用工夫。以復本體。賢人之學也。無可疑矣。

又按。以知止一節。不上屬止至善。而爲用工夫以復本體賢人之學。何也。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後始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於是。漸有志定云。則不倫之甚者。而工夫顚倒。聖人雖兼修中下。而生知安行。其本分也。其明明德。則知止至得之事。既統括皆在其中矣。故以此一節爲賢人之學也。精矣。

又按。知止工夫。因王子之教。令眞知常照常明。而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則視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視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者。非止而何。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飮水曲肱一也。然在始學。心粗氣浮。不能令眞知常照常明者。不爲少。故程門乃有靜坐之法。靜坐非坐禪入定枯木死灰之謂也。收攝聚斂浮氣粗心。要完寂然不動之躰。以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亦皆實見天理之功。而謝顯道楊龜山。及羅豫章李延平諸先生。其撰也。涵之于靜。發之于動。皆中節。豈陷于二氏之沈空哉。然亦學靜坐。而陷于二氏之沈空者。不爲少。歷代姑置不論。既傳習錄曰。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又曰。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說致眞知。又陳明水問。靜坐用功。頗覺此收斂。遇事

其本心一。而靡レ有ニ遺憾一。故曰。慮而后能得。○錢緒山曰。此止不下由ニ言詮一可上レ入。不下由ニ思索一可上レ得。須ニ是自心自證一。知ニ得止一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ニ無始中一來。原是止的。雖ニ千思百慮一。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東體常寂。只爲下吾人自レ有ニ知識一以來。便入中了功利的心。嗜好的心。知能的心。聞見的心。一切意必固我的心上。自作ニ知見一。自使ニ憧擾一。失ニ却至善本體一。始不レ得レ止。今既信ニ得眞知一。須地將ニ此等習心一。一齊放下。不レ容ニ絲毫牽掛一。始信ニ得本來自性原是如レ此。定靜安慮一齊俱定矣。○羅念菴曰。嘗觀ニ大學之言ニ至善一。其功在ニ于能止一。蓋以下吾心之體。固有ニ至善一。而有中知レ之後得上止爲レ難。知而常止。譬ニ之遠歸者一。返ニ其故廬一。復ニ其恆產一。自無ニ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一。雖ニ誘以ニ向日之馳騖一。彼且謹避而不レ顧矣。不ニ亦無レ所レ遷而能定一乎。既能定矣。則必垣墉之高崇。扃鑰之深秘。以保ニ有其聚積一。不ニ亦無レ所レ動而能靜一乎。既能靜矣。則飲食衎衎。婦子嘻々。以畀遂ニ其天性之眞樂一。不下亦久ニ於其道一。而能安上乎。既安矣。然後交レ隣睦レ族。布レ惠解レ紛。明無レ不レ照。周無レ不レ周。以盡ニ其才力之所一レ不レ及。不ニ泛應曲當。而能慮一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ニ至善一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ニ己有一。有ニ諸己一而後謂ニ之有一レ得。則明德之謂也。○徐巖泉曰。知レ止云者。此知是行中之知。眞知之本體也。常明而常覺矣。大極之靈明。炳然無レ蔽矣。到レ此則一毫私意不レ起矣。故私意不レ撓。謂ニ之定一。既定。則此心雖レ有ニ動處一。皆是本體中活潑眞機。無レ非ニ大極一。更不ニ妄動一。謂ニ之靜一。靜則此心之本體。安々貼々停々當々。心即大極。大極即心。無ニ復危機一。謂ニ之安一。到レ安。則靈明愈顯。眞知四達。隨レ感而應。隨レ機而發。萬事萬化。皆從レ此出。千條萬緒。遊ニ亦餘地一。不レ得ニ之慮一乎。慮而后得。明德親民天德王道盡性之能事。一了百當矣。若把レ知レ止。專説ニ知尙未レ及レ行。正是夫子説危殆而不レ安處。豈能定靜安慮乎哉。此心原無レ不レ定。定對ニ私意一説。辟則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通也。安靜安慮。止在ニ知レ止内一。不レ増下在ニ知レ止上一加中一些子上。

後素按。王子此説。通下解知レ止至ニ能得一之經義上。而小註或問及吳氏等之通解。雖レ如レ有ニ小異一。皆能抽ニ出經旨之精蘊一。以明辨朗暢。大益ニ於學者之工夫一。故不レ厭ニ繁複一。輯以載ニ于此一。且季子之生。遠在ニ于王子之前一。而既以ニ知レ止之知一爲ニ眞知一。其識卓矣。是人心之所ニ同然一。或不學與ニ明學一相反。豈其然乎。

王龍谿曰。此用ニ工夫一。以復ニ其本體一。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レ止二字。亦已是道盡。

後素按。龍谿子此言。亦與ニ中庸一合。中庸曰。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又曰。自レ明誠。謂ニ之敎一。其次致レ曲。曲能有レ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ニ能化一。此非下用ニ工夫一以復ニ本體一賢人之事上乎。然則。知レ止至ニ能得一之一節。亦分明

合一。不レ費レ辭以通。何者。知レ止之知。固良知也。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之幾箇能字。皆自然而能者。則非二不學之良能一而何。夫已能之妙。雖レ不レ可下以二言詮一解上。知能之相二爲用一。於レ是乎可レ見矣。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及レ長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愛敬能也。知レ之良知也。知能自然離不レ得。便是天地易簡之道也。古有レ言。大人不レ失二赤子之心一。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乃達二赤子之心一而已矣。是知行合一之徵。又奚足レ疑哉。

王子曰。問。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レ知三至善之在二吾心一。而求二之於其外一。以爲三事々物々皆有二定理一也。而求二至善於事々物々之中一。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レ知レ有二一定之向一。今焉既知下至善之在二吾心一。而不上レ假二於外求一。則志有二定向一。而無二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一矣。無二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一。則不二妄動一。而能靜矣。心不二妄動一。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二至善一乎。其非二至善一乎。吾心之良知。自有四以詳二審精三察之一。而能慮矣。能慮。則擇レ之無レ不レ精。處レ之無レ不レ當。而至善於レ是乎可レ得矣。

或問。知下至善即吾性。吾性具二吾心一。吾心乃至善所レ止之地上。則不レ爲二向時之紛然外求一。而志定。定則不二擾々一而靜。靜而不二妄動一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二此處一。千思萬想。務求三必得二此至善一。是能慮而得矣。如レ此說。是否。王子曰。大畧亦是。○呉季子曰。不レ致二其知一。則惟見二夫道之浩々無一レ所レ措レ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三不レ繫之舟放二於中流一。不レ知レ無レ所レ極。苟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レ所二障礙一。則此心始主二乎一一。而有二據依之地一矣。故曰。知レ止而后有レ定。人之常情。心無レ所レ主。則一與レ物接。皇惑躁動。而靡レ所レ止。定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レ期レ省而自省。心不レ期レ淸而自淸。万惑俱寂。一眞自如。太空無レ雲。虛室生レ白。非二天下之至靜一。其孰能與二於此一。故曰。定而后能靜。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レ所レ投二其隙一。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レ之。仰不レ媿二於天一。俯不レ怍二於人一。而無二復疑貳畏沮之患一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二於造次之頃一。安則泰宇恬然。游優沖與。以レ一觀レ衆。以レ逸待レ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易之極レ深研レ幾。書之以レ義制レ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自レ知レ止而至二於能慮一。則左右逢レ原。而有二深造自得之功一。如二炊而熟一。如二種而收一。如二射而中一。如二獵而獲一。莫レ不二各副一

レ之不レ搖。靜是止レ之不レ擾。安是止レ之從容。慮是止レ之精密。此便是心即善。善即心。止有二眞得一處。

後素按。申耿二子。解二得字一而不二支離一。王龍谿釋レ之曰。得二至善一而止レ之也。以言二乎體一。謂二之明德一。以言二乎用一。謂二之親民一。冒二天下之道一。如レ此而已。由レ是觀レ之。則得云者。因二知レ止之工夫一。亦遂得二明德親民止至善大人之道一也。得二明德親民止至善大人道一。則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也。至レ此賢人亦與二聖人成功一一也。申氏所レ謂妙中二當然之則一。則字即天則。而至善之別名。非二別有一レ則也。耿氏止有二眞得一之說。亦惟止二至善一而已矣。

吳無障曰。着二幾箇而后字一。聖人只故難二其詞一。以歸二重知一レ止意。

後素按。而后字如レ此讀。始免下乎拘二泥句字一之害上。而聖人之意明矣。

朱子曰。知レ止至二能得一。有二次第一無二工夫一。才知レ止自然相因。而見二只知レ止處便是工夫一。李見羅曰。舊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二佳境一耳。最得二立言之意一。〇喩亘能曰。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皆自然而然。非二一日而止。二日而定。三日而靜一。〇周懷魯曰。知レ止能得。原是心學相因。一齊俱止的。何可下以二始終一言上也。〇高中玄曰。問。知レ止定靜安慮得如何。曰。謂下至善之所二以止一者如上レ此。乃心學相因之妙。非レ有二功夫次第漸次而進一也。〇張夏占曰。心體只一箇止耳。那有二許多條件一。定靜安慮。都是心學相因之妙。只在二心境上一描寫爲レ妙。〇鄭申甫曰。知レ止。就是得レ止。不三是知后至二能慮乃得一也。節次歷推。而言レ之者。乃詳二知レ止之妙如一レ此耳。

後素按。朱子此解。重二一知字一。其知行合一之義。責二諸中人已上一之意。又可レ見矣。喩氏等之諸說。亦特衍二其說一耳。然因二其諸說一。以孔門一貫之旨益分明。愚竊考。善看二此一段一。則知行

後素按。諸葛周二公之靜。全本ニ乎此經之靜一來。而實踐眞修矣。非ニ口舌言語而已之類一。故直作ニ此註解一看。甚得レ力。朱子心不ニ妄動一之說。簡而明。王子亦祖述以說レ靜。小註賀吳馮胡四子之說。皆足ニ其三說之意一耳。

王龍谿曰。安則靜之極也。

陳筠堂曰。安謂ニ所レ處而安一。雖ニ所レ處屬ニ身。隨ニ身所ニ處。而安者則心也。

後素按。王陳二說。解ニ安之義一。愚謂。非ニ靜與レ安爲ニ二。故曰。靜之極。安者則心也。其說確矣。然此經曰。心廣體胖。安之謂也。未レ有ニ心不レ安而身安者一也。又未レ有ニ身不レ安而心安者一也。要身心離不レ得者也。

王龍谿曰。人心能通ニ達萬變一。經綸酬酢。與ニ國家天下一。相ニ爲應感一。所レ謂慮也。

趙伯雝曰。慮根ニ於知ニ止。是謂ニ不慮之慮一。乃眞知之變化處。只在ニ心體之活潑上一說。

後素按。王趙二說。解ニ慮之義一。愚謂。伊尹所レ云不レ慮胡獲。此經慮字。孔子祖ニ述之一來。獲與レ得。字異而意同。故得亦自レ慮來。而非ニ知レ止者之慮一。必私意邪謀。故此慮乃定靜之所レ發。趙氏所レ謂眞知之變化。心體之活潑。說得精妙。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亦此慮也。

中瑤泉曰。問。舊看ニ慮而後能得一。都慮與レ得看作ニ二項一。然否。曰。甚非。就ニ此慮時一。無レ不ニ妙中ニ當然之則一。是即得。非ニ慮是一物。得又一物一也。徹處是慮。會處是得耳。非ニ兩件一。

耿定向曰。問。說者把ニ能得一單承レ慮說。然否。曰。非也。得字通承ニ本節定安慮一爲レ是。定是止

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就此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定字之義。而小註之一說。又詳說理之不動也。所答徐鄭二子質疑之二條。皆其工夫耳。故知止而要至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地者。不可無是此眞修之工也。然止則本體既澄。自然凝定。非是將箇定來助知止也。然則此工夫。在知止前矣。雖在知止前。知止後亦只然。

諸葛武侯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疎則不能理性。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子曰。靜謂心不妄動。

賀道星曰。定靜二字是聖學要領。聖人之學。常得之靜。世儒之學。常失之動。能靜則愈動而愈安。不靜則愈感而愈妄。經曰。知止而後定靜。宋人曰。無欲故靜。止與欲之間。其動靜之介乎。○吳無障曰。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故曰不妄動。若在至善外。又別起念。這便是妄了。○馮少墟曰。心不妄動四字。解靜字。眞發古人所未發。蓋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々地底。豈能不動。只不妄動。便是靜。非塊然如槁木死灰。然後爲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胡朏明曰。一動一靜者。心之妙也。未有一於靜而不動者。但不妄動。即爲靜。妙在加一妄字。孟子之不動心。亦謂不妄動也。告子之不動心。則强制之。使不動。而此心爲冥頑不靈之物矣。易所謂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者也。少墟以爲吾儒異端之辨。信夫。

所知者言。故知字在上。致知之知。就能知者言。故知字在下。其實只是一知。

後素按。或問之説。明知止之一義。而小註許氏以下三説。亦發其意也。合觀之。則知止之旨。十分到底。知止前工夫。自是致知格物。致知致知止之知之言尤精矣。致知格物。不但在初學為之。聖人分上。亦有聖人之致知格物。賢人分上。亦有賢人之致知格物。學者分上。必有學者之致知格物。故雖以工夫復本體之賢人。非無致知格物之工。而致知格物之要。亦在愼獨。愼獨而無自欺。其明乃知至善在于心而止焉。故致知格物之工。必在知止之前。斷無疑矣。而知止之後。全非無工夫。亦惟致知止之知于事事物物。皆得理。是亦天行不息的之學也。

王子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王子曰。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徐曰仁問。知止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説相戻。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王子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説幾件看。鄭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其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亦只是要此心統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陽明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説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始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説。愛已覺有省悟。但舊説纏於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明知止至能得一截之大意。而發前人之所未發也。

李愿中曰。大學之道。必知其所止。知止然後能定。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

李愿中曰。古之善學者。必先知其所止。然後可以漸進。若倀倀然莫知所止。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也。

後素按。延平李氏之二說。分明指以工夫復本體者而言也。善觀此言。則知止之義。在宋時既提撕之知此。不特俟李見羅止修之倡而後起也。

王龍谿曰。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眞知也。

或問。舊說。知止是識得去處。然否。陳眉公曰。此把知字看淺。此知字豈是淺淺之知。豈徒識得去處。○焦漪園曰。知止之知。不是淺淺聞見之知。乃入火而知火之熱。入水而知水之寒。超然覺悟。直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唐一庵曰。知即是明德之明。知最活。惟凝於德。則爲眞知。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能知止。意纔定。

後素按。龍谿子。釋知止之知以眞知。眞知即良知也。其說可謂入微之至矣。小註。陳焦唐之解。皆發其意者也。愚謂。此一段重在知字。此一知致。則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體。既復了。故豈淺淺之知哉。

或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陽明先生曰。然。

許敬庵曰。人心翻車相似。無瞬息之停。故聖學以止爲要。知止便當下合體。○劉念臺曰。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喫緊得個善字。言工夫。契緊得個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致處。喫緊得個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宿處。喫緊得個身字。○或曰。知止前工夫。即是致知格物。○萬思默曰。知止之知。與致知之知一也。盖致知者。即致其知止之知也。但知止之知。就

後素按。龍谿子此言。與二中庸一合。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又曰。自レ誠明。謂二之性一。又曰。天下至誠。爲三能盡二其性一。能盡二其性一。則能盡二人之性一。能盡二人之性一。則能盡二物之性一。能盡二物之性一。則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可下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以與二天地一參上矣。此非下即二本體一爲二工夫一聖人之事上乎。然則。明二明德一至レ止二至善一之一截。亦分明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事也。無レ可レ疑矣。龍谿之說。非二其創說一。必有所二傳授一焉。

又按。以二此一截一爲二聖人之學一。則聖人者明德固明。民固新。至善固止。不レ須二明レ之親レ之止レ之之工一而可矣。然猶言二明レ之親レ之止レ之之工一。何耶。嗟乎。有二是理一哉。王子嘗曰。雖二已得レ悟。不レ妨三時用二漸修工夫一。所レ謂上乘兼修二中下一也。又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二些障蔽一。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レ息。便也是學知。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二之生知安行一。衆人自二孩提之童一。莫レ不レ完二具此知一。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二泯息一。雖二問學克治一。也只憑レ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二之學知利行一。以レ是觀レ之。則雖二聖人一。不レ可レ廢二明親止之功一矣。

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王龍谿曰。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二至善一之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レ及。故復說二知レ止一段一。以示二學者用レ功之要一。

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前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後素按。王子或問之說。通解大學之道。至止於至善之經義也。學者宜味其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孰能與於此哉之言。即可見愼獨是大學一篇之骨子。而王門第一之工夫矣。不從事愼獨。而明德之明。與日月一般。愚未嘗聞也。

王龍谿曰。即本體以爲工夫。聖人之學也。悟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矣。

惜之心一焉。是其仁之與二瓦石一而爲二一體一也。是一體之仁也。雖二小人心一。亦必有レ之。是乃根二於天命之性一。而自然靈照不昧者也。是故謂二之明德一。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レ此者。是其未レ動二於欲一。而未レ蔽二於私一之時也。及下其動二於欲一蔽中於私上。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三戕レ物圮二レ類。無レ所レ不レ爲。其甚。至レ有二骨肉相殘者一。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二私欲之蔽一。則雖二小人之心一。而其一體之仁。猶二大人一也。一有二私欲之蔽一。則雖二大人之心一。而其分隔隘陋。猶二小人一矣。故爲二大人之學一者。亦惟去二其私欲之蔽一。以自明二其明德一。復二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一而已耳。非下能於二本體之外一。而有レ所レ增中益之上也。曰。然則。何以在レ親レ民乎。曰。明二明德一者。立二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一也。親レ民者。達二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一也。故明二明德一。必在二於親一レ民。而親レ民。乃所三以明二其明德一也。是故。親二吾之父一。以及二人之父一。以及二天下人之父一。而後吾之仁。實與二吾之父人之父。與二天下人之父一。而爲二一體一矣。實與レ之爲二一體一。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二吾之兄一。以及二人之兄一。以及二天下之兄一。而後吾之仁。實與二吾之兄人之兄一。與二天下人之兄一。而爲二一體一矣。實與レ之爲二一體一。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二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一也。莫レ不三實有二以親一レ之。以達二吾一體之仁一。然後。吾之明德始無レ不レ明。而眞能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矣。夫是之謂三明二明德於天下一。是之謂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一。是之謂レ盡レ性。曰。然則。又烏在二其爲レ止二至善一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レ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

眞耳。故張元岵曰。此知乃太虛中一點靈氣。生天生地生物。在萬有之先。故曰大始。即所謂太極也。就人事言。只是良知良能。更無別物。然而諸儒以至善爲明明德親民之後。乃到得之。要爲虛位。而不知是吾生來所得于天之至寶也。至王子看破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故。明德與至善一物。而如體用者也。混而不混。今試擧而細解之。夫至善者一大圓之虛靈。而其光明包德。德涵其光明中。而德也者何。孝弟仁讓等之善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敬雖情乃德也。自然知之明也。萬善皆然矣。是豈非至善良知之發見乎。故强名曰明德。明德乃爲至善之發見。斷無疑矣。二氏覇者。於此至善之體。實未能見得焉也。且愚說雖如過分疏。不如此。則雖有朱子恰好之說。猶不免捕風之勞。是以不得止。衍王子之說。以示來學者也。

或問。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

名。姑以至善言之也。然而。雖無可得而名。考其所以爲至善無他。天之良知也而已矣。故結之以錢氏之說。而止至善之義。猶有餘蘊矣乎。

又按。王子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而緒山則曰。一部大學宗旨。只在止至善一句云。似彼此不合。而反相合而不背。何者。古之聖人。明明德。而親民。而止至善。以不遷矣。是乃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然而。豈敢自以此爲成功。而忘致知格物之功哉。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未嘗損其明德。而親民以振起其自新之民。光被于四表。格於上下。是皆以至善之良知爲規矩。而其方圓自此流出而不息。乃與天德天行一般。故緒山云。大學宗旨只在止至善一句。而其所以止至善者。在明明德。若明德昏蔽。則無復見至善者矣。故王子云。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皆一箇明明德。而其大學問云。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以明明德。此便是大人之學。而陰陽無端循環不息的之道也。孔子曰。學而不厭。教而不倦。嗚呼。聖人既止至善。而猶親民明明德而不息。於是可見其一端矣。故聖益聖矣。由是觀之。則學者不死。則無住脚日。盍察止至善之旨哉。

又按。人皆惑。明德與至善之一歟。又二歟。故小註載劉兩峯天理良知之不二。錢漸庵明德至善合一之說。讀之則當解惑矣。而愚亦有說。其靈照不昧者。此至善之發見。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由是觀之。則良知即是至善也。其良知之本。即天之太虛。無極之

以二清淨無染一見二良知一也。離二却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是以二事功作用一見二良知一也。以二清淨無染一見二良知一。而不レ切二乎家國天下之施一。是謂二玄虛一。是謂レ寂二滅種性一。非レ止二至善一也。以二事功作用一見二良知一。而無レ有二乎眞誠惻怛之實一。是謂レ假レ仁。是謂二義襲而取一。非レ止二至善一也。若內以立二寂然未發之體一。而外顯二自然物格之用一。是又分二內外一二見。內外不レ能二兩忘一。非レ止二至善一也。古之止二至善一三字。必從二明德親民一指點出來。可レ見至善之體。至動而神。至感而寂。合二內外一而一レ之者也。此聖賢立言之苦心。師門設レ敎之宗旨。於レ此悟得徹。斯謂二之眞悟一。於レ此行得徹。斯謂二之實行一。

魏水洲曰。或問二良知天理異同一。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二其知一失二其良一。則爲二人欲一。蓋自二明覺一而言。謂二之知一。自二條理一而言。謂二之理一。非レ二也。○或問。明二明德一止二至善一有レ二乎。豈至善即性。而明德即心。至善爲レ體。而明德爲レ用乎。錢漸菴曰。至善者善之純粹以精。不レ容二毫末增減一。最眞純。最澄湛。如二鏡之體一。明德者。德之虛靈不昧。無レ有二纖微垢汚一。最圓融。最透徹。如二鏡之光一。鏡之光即涵二鏡之體一。內縱二其照レ物處一。奸媸美惡。隨レ物而付。要二于鏡體寂然不動一。即以レ照レ物爲レ用。亦是體中之用。且心即鏡。性即鏡之明處。心與レ性。亦非レ有レ二。則謂二至善爲レ性。明德亦爲レ性可也。至善爲レ體。明德亦爲レ體可也。蓋言二性體一。而至善明德悉擧レ之矣。大學止二至善一云者。不レ過三以下明二明德一工夫上。歸到二天理極則。不レ偏不レ倚。不レ加不レ損之處一。即易之太極。書之皇極。至二乎其至一。而無レ容二擬議一者也。要非下于明二明德一之上上更進地一層天。大學恐四人陷三視明二明德一。故又曰レ新レ民。恐四人淺三視明二明德一。故又言レ止二至善一。其實一也。聖人一貫之學。自レ身而達二之家國天下一。且不レ二。矧于二至善明德一哉。

後素按。王子至二程子諸說一。解二至善之名義一也。王子云。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二當些子一。便是惡了。此非二未發之中一耶。然則。大學至善者。中庸之中也。故蔡虛齋王龍谿。皆亦以二至善一爲レ中。郝京山則爲二至誠一。張南軒爲二太極之蘊一。而至善也。中也。至誠也。太極也。皆亦無對之善也。故管東溟云云。夫無對之善。即太虛也。萬事所二由出一焉。故羅近溪以レ之爲二方圓之規矩一。天下之方圓皆自レ此流出矣。其美大無レ可二頌容一。故程子曰。義理之精微。無レ可レ得而

矣。

張南軒曰。所謂至善。大極之蘊歟。

管東溟曰。大學之止二至善一。與下中庸之得二一善一義上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二義一。有下以レ惡對レ善而稱レ善者一。此有對之善也。從二淑慝一而分也。是曰二萬善一。有下以二過不及一對レ中。而稱二至善一者上。此無對之善也。從二性善一而來也。是曰二一善一。性善原二於太極一。而淑慝判二於陰陽一。陰陽有レ對。而太極無レ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レ玄非レ虛。乃此心之恰得二其中一處耳。

羅近谿曰。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二訓解一。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意未レ能レ愜二人意一。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二必法一焉。則大學一書。從レ首貫レ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レ費二言說一也已。

大程子曰。至善義理之精微。無レ可レ得而名一。姑以二至善一目レ之也。

錢緒山曰。一部大學。其宗旨不レ待二泛求一。只在下止二至善一一句上。止二至善一。又不レ待二泛求一。只在二各各自己良知一。至善如何。即是良知。良知容二不レ得一念自欺一。可レ見吾心本體。本來至善。天命流行。純粹無雜。不レ待二擬議一。自然發見。此理至微而顯。至動而寂。是之謂二至善一。若著二一毫擬議一。便參以レ人。便危而不二自安一矣。可レ見良知即是至善。是至善也在レ己而言。虛靈之中。條理燦然。謂二之明德一。在二家國天下一而言。分雖レ不レ同。其眞誠惻怛。一體無間。是之謂二親民一。太學之敎。只說レ止二至善一足矣。必從二明德親民一說來者。要レ知二此是聖人立言苦心一。離二却親民一。以明二明德一。是

王子曰。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二一毫之惡一。故曰至善。止レ之。是復二其本然一而已。

劉兩峯曰。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二常生一也。專寂凝固。非二常止一也。生而不レ逐。是謂二常止一。止而不レ往。是謂二常生一。無レ往無レ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レ與焉。是謂二天然自有之則一。故生生之謂レ易。而仁敬慈孝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二乎其性一者也。○徐匡嶽曰。天命之性。渾然至善。此明親之本也。人之所レ當レ止也。必止二於此一。而後復レ命歸レ根。乃眞盡レ性之學。○徐巖泉曰。增二不レ得一毫一。之謂二至善一。不レ增二一毫一。不レ減二一毫一。之謂レ止二至善一。止二至善一。合二著ヽ體一之謂。

後素按。王子此說。亦解下止二至善一之全旨上也。小註劉兩峰及二家。皆釋二止字一而盡二精微一矣。然不レ出下於復二其本然一之說之外上也。而愚竊考。止之形容。如二山之不一レ遷是也。故將二艮一卦一。爲二此止之註脚一。則聖人不二須臾離一道之義。殊明矣。

或問。先生甞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二氷炭相反一。如何謂二只一物一。王子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二當些子一。便是惡了。不下是有二一箇善一。却又有二一箇惡一來相對上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レ聞二先生之說一。則知下程子所レ謂善固性也。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性一。又曰。善惡皆天理。本非レ惡。但於二本性上一。過與二不及一間耳。其說皆無上可レ疑。

蔡虛齋曰。章句末云、蓋必其有下以盡二夫天理之極一。而無中一毫人欲之私上也。至レ此則中庸之中也。故或問又云。求四必到レ是而不レ容三少有二過不及之差一焉。

王龍谿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レ謂體用一源。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レ容五少有四擬二議加三損於其間一也。止二至善一者。止二諸此一而已矣。少有四擬二議加三損於其間一。則是私心小智。而非二至善之謂一矣。

郝京山曰。至善即至誠。人之良心。孝弟慈之眞意。止二于仁敬孝慈忠信絜矩一。德可レ明而民可レ親

矣。

王子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後素按。王子此說。言亦重還在明明德上。而提出仁一字。乃指點學庸語孟同歸處。因考其言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一箇明明德。然則。親民既該括其中。而又云。雖親民亦明明德事也。此一句雖如贅疣。只令人知親民之親非他。吾心之仁。和洽乎民。中國一人。物我同體。廣大無外之義也。故下文云。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由是觀之。則親字決不及改也。親即仁也。仁則何獨人。至山川鬼神鳥獸草木。無不得其所。故吾益信親字有味。而一貫於國家天下。嗚呼。聖賢下字之精妙。於是又可見矣。愚以此說不屬明德之解。而入親民之解。以體用兼備故。乃置此。

羅近溪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通天下皆在明德中也。精神命脈何等親。

後素按。羅氏說得親民之全功。而無餘溢矣。

陸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後素按。陸子說止至善之大意也。而加一主字於在止上。然後吾人知得至善乃串徹德民。而非斷港絕流也。

門一。學ニ色空之道一。而其累始脫然矣。浮薄之徒不レ然。雖レ讀レ書窮レ理。固無レ意ニ躬行一。以ニ其道一糊レ口而已矣。故只云。親レ民誤。而新レ民是也。而心無ニ定見一。只雷同勦說而已矣。請試躬ニ行之一。則其親新之是非斷然明白矣。只所レ幸。王子以ニ親民一爲レ是。猶釋レ之曰。兼ニ教養意一。而高明之君子始得ニ五帝三王之學脈一。而因レ之學。則雖レ不レ趨ニ禪門一。決無ニ心累一矣。故不レ離ニ大倫一而離。離而不レ離。得レ行ニ道于其間一。豈非ニ亦聖門之大功一哉。豈非ニ亦人間之大幸一哉。

又按。親字父母之雙稱。而義甚重矣。夫父母之於レ子也。唯其疾之憂。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皆實心愛レ子之誠。而不レ假ニ擬議安排一而然者也。然而。子之養ニ父母一。臣之仕レ君。婦之順レ夫。弟之敬レ兄。君之使レ民。有レ欲則彼此相隔。不レ能レ如ニ痛痒饑寒切ニ于身一。皆是不仁。而無ニ父母之心一者也。如眞致ニ良知一。則亦惟其疾之憂。心誠求レ之之實而已矣。而雖レ存ニ厚薄輕重於親疎遠近之間一。而要ニ天下皆歸ニ吾仁一也。故王子曰。親レ民仁レ民也。人如能體ニ貼之一。則親字決不レ可レ作ニ新字一。是乃可ニ默識一矣。可ニ心悟一矣。

王子曰。只說ニ明德一。而不レ說ニ親民一。便似ニ老佛一。

後素按。王子此說。言重在ニ親民一也。人徒明レ心見レ性。而毀ニ人倫一者。虛無寂滅之教。而非ニ聖人之道一也。故曰。說ニ明德一。而不レ說ニ親民一。便似ニ老佛一。而世誹ニ王子一。以ニ守レ內遺一レ外。然善觀ニ此語一。則不下明ニ明德一以親上レ民者。不下爲ニ王子一所上レ取。可レ知矣。若ニ守レ內遺レ外之說一。只指ニ其末流之弊一。則可也。願人平レ氣而體ニ其言一。則大益ニ於身心一。而不レ詳ニ乎性一字一。則亦難ニ契合一

公傳ニ及於管叔蔡叔之身一者。非下明ニ明德一之極功上。不レ能レ爲ニ如レ此之擧一。而天下之人民。皆亦恬然不レ疑。而稱下安ニ社稷一之大功上。則平時敎養之誠。感レ天動レ人。斷然亦可レ知矣。孔氏之於レ室。武侯之於レ君。皆亦然矣。雖ニ各不レ新。誰敢謂ニ其德之不一レ明乎哉。故只爲レ子。則明ニ孝之明德一親レ父。而止ニ於至善一。爲レ臣。則明ニ忠之明德一親レ君。而止ニ於至善一。不レ責ニ新不新於君父一。而責ニ親之功夫於己一。則盡レ心盡レ性之大學問也。而彼新亦在ニ其中一矣。故瞽瞍夫婦及象。烝烝乂不レ格レ姦。雖ニ皆如レ新。要自ニ舜親民之苦功上一化焉來。

又按。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爲レ上人一。則至ニ於諂一也。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爲レ下人一。則至ニ於瀆一也。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父母一。則只從ニ其令一。使ニ父母陷ニ不義一。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レ子。則流ニ乎老牛舐犢之愛一。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レ妻。則流ニ乎無レ別。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明友一。則便辟善柔便佞惟是招。故不レ可下以不上レ明ニ明德一也。

又按。爲ニ禪門一驅ニ賢智高明之君子一者。改レ親作レ新惟是崇也。何者。賢智高明之人。學ニ大學之道一。則欲下必踐ニ其言一以行上レ之。豈如下浮薄之徒。從ニ事訓詁誦讀一。以句釋章解。而無中躬行心得上乎。故明ニ其明德一。欲レ新ニ其父之舊染宿態一。而父自若不レ新。欲レ新ニ其子之舊染宿態一。而子自若不レ新。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亦復然矣。賢智高明之人。求レ仁利レ仁。故猶不レ欲レ疎レ之。夜以繼レ日。思ニ新レ之之功一。攻苦疲勞。而終亦至ニ於不レ新。則與ニ吾德一實如ニ氷炭黑白一。於レ是乎不レ得レ不レ起下潔ニ己躬一之念上。故割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恩一。亂ニ人倫一。剃レ髮換レ衣。趨ニ禪

之父子兄弟等之倫而言也。如眞知父子兄弟皆統括在其中。又安得以親字爲不可哉。只以不知之故。乃至於誣王子併毀聖經。非可憫乎。且親炙王子之學者。大抵多聰明英特之人。雖其師說。不當於道理。孰敢服之。而皆服之。則其妙解必在言語文字之外者有之。而今不傳焉。然而後死者不得其心。而徒即其文字以是非之。不亦左乎。陳幾亭之徒。雖固頑儒。若逢王子。豈非石勒所謂逢高祖當北面而事之者乎。況下乎幾亭口耳之儒。安得妄加誣毀哉。

又按。明字。親字。止字。皆自責之功也。如改親字作新字。則不自責而責之於人。責之於人。則非大學之本旨也。而新屬彼。屬彼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堯舜聖人也。明愛子之明德。而丹朱商均終於不肖。而不肯新。禹明愛父之明德。而鯀終於方命圮族。而不肯新。周公明友愛兄弟之明德。而管叔蔡叔謀不軌危社稷。以傷骨肉。而不肯新。孔氏三世明男女居室之明德。而皆出妻。則其室各犯七出闕貞德。而不肯新。諸葛武侯明忠之明德事後主。後主終於庸愚。而不肯新。以是觀之。則雖聖賢不能盡新之。故作新字無味。而吾道窮矣。非大學之本旨也。如親字則尤有味。而實兼敎養意。愚惟堯舜親其子。而終不傳天下於丹朱商均。而傳之舜禹。是眞敎養之至。豈非止於至善者乎。禹親其父。而雖殛死。舜不嫌其爲罪人之子。擧之以令治水土。遂退子授之于天子之位。而未聞正不新其父之罪也。然則禹之大孝。與舜同德。在此不在彼可知矣。周

而改其親字。此謂尊經乎。抑亦謂賊經乎。

又按。陳幾亭唐士雅。皆怪王子引孟子親親仁民之言。以證其親民之說。而况忌王子者。不遺餘力。以排駁排擊之。而甚則比墨氏兼愛。吁誣聖賢。抑何心邪。牛春宇曰。親字端的有味。雖有親親而仁民之說。不過自其分殊處別之耳。至其理一處。則仁之所以親之也。故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天命無私。吾人性分上道理。原是如此。聖賢盡性無私。其體道作用處。亦自是如此。愚謂。王子之學。都從原頭理一處說來。而有獨得眞修焉。故學人亦平氣虛心。自理一上看之。則無疑且怪者也。而儒者泥孟子謂。親必屬親。仁必屬民。愛必屬物。而得亂施焉哉。審如此。則何故此經引臭犯仁親之言。而孝經亦曰愛親乎。今正以儒者區別之說乃律之。則臭犯妄以仁加諸親。而遂待親以下民者也。孝經猥以愛加諸親。而待親以物者也。而可乎。於是可見其區別之說亦膠柱而窮矣。夫聖賢下字之妙。常必權其事之大小輕重而命之也。故無一定之法。此經親民之民。非獨指國天下之人民而已。亦擧家之父子兄弟等之倫而言也。然則。以何字加于民上。而當理與義。親乎。仁乎。愛乎。蓋在當時。擬議以精義入神。遂以親置諸民上者也歟。豈亦容易。如此推論講究。則非親字不可益可見矣。而如孟子。乃分別親與民與物而言。故其勢自不能不分疏親仁愛也。故其民字與此經民字同。而異同易辨也。然儒者嘵嘵有誹議何也。是無他。儒者以民謂下民。而不知學家

問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敎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旅忠懋曰。自知講學。即服膺朱子新民之訓。爲再無二義。今領先生之敎。覺萬物一體之意更脈然有動。○鄭瑞簡曰。親民二字。陽明先生之說爲是。○陳幾亭駁親民之說曰。孟子明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曰親之即仁之。而反引其言以爲證。不亦異乎。○唐士雅亦駁曰。陽明謂書百姓不親。與孟子小民親于下。皆親字一證。然孟子又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此如何解。

後素按。李葛霍李之四說。及王子之言。解親民也。與綱領所載諸家新民之說合觀。則不可作新字之意更分曉。因考。明道程子亦讀親民。而未訓新民。至伊川程子。始作新民。朱子沿之。沿之之由。詳於其或問等之書。而歐陽氏曰。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捨君子而從聖人。然則。親新之同異。亦與從改本朱子之訓。寧從古本聖人之言也。或曰。後章作新民外。新字疊出。後人皆以改本作新爲是。似無可疑矣。曰。夫人大抵皆經敎養而自新者也。未聞有不親民而民自新者也。故王子曰。親民兼敎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愚以爲。新屬彼而不屬此。故以親民爲是當矣。如因後章新字。以作新字爲是。則孟子孩提之章。前謂敬兄。後謂敬長。亦將據長字改兄字乎。於是當知其說之不通也。且經典之文。與秦漢以下唐宋人之文法。乃不同也。無照應者。無闔闢者。無波瀾者。無頓挫者。故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章。是故以下。乃除法服。只擧言行二者。而結猶以三者備矣。若律以唐宋人之文法。則必以爲脫略而無照應。然曾子脫畧法服。而猶曰三者備矣何也。必有意在。故今所引孟子兄長前後之異。與此經親新前後之異。亦當必有意在矣。後儒不察其所在之意。而特以後世照應之例。直謂誤。

李九我曰。民者對レ己之稱。無レ論三國與二天下一。即家之父子兄弟皆民也。

葛屺瞻曰。民者廣衆通稱。凡身所レ値者即是。親則我去レ提二醒他一。使下他心下明白。與レ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眞如二一體一然上。故謂二之親レ民。

湯霍林曰。明二己德一而不レ新二民德一。便視三民與レ吾不二相關一。是疎レ之也。故曰レ親レ民。

代藩朱氏曰。或曰。明二其明德一。乃人分內事。何言レ新レ民。以事レ外哉。曰。親レ民原文也。明德苟明。則物我渾一。親レ人同レ已。見下一物不中得二其所一。心必痛レ之。其惻隱之仁。肫肫充足。自然親愛一切。不二特民耳一。親民之至。必多方設レ教。使下人皆明二其明德一。以自新上。是新レ民由二于親一レ民也。還當二以レ親爲一レ是。

李卓吾曰。在レ明二明德一。在レ親レ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脈。能親便是生機。

耿子庸曰。夫學謂二之大一。能以二萬物一爲二一體一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脈。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レ知下體レ此而保二任之一擴中充之上耳。

徐曰仁問。在レ親レ民。朱子謂當レ作レ新レ民。後章作二新民一之文。似二亦有一レ據。先生以爲レ宜下從二舊本一作中親民上。亦有レ所レ據否。陽明先生曰。作二新民一之新。是自新之民。與二在レ新レ民之新一不レ同。此豈足レ據。作字却與二親字一相對。然非二新字義一。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二新字一無二發明一。如下云君子賢二其賢一。而親二其親一。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如レ保二赤子一。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中民之父母上之類天。皆是親字意。親レ民猶二孟子親レ親仁一レ民之謂一。親レ之即仁レ之也。百姓不レ親。舜使下契爲二司徒一。敬敷中五敎上。所二以親一レ之也。堯典。克明二峻德一。便是明二明德一。以親二九族一。至二平章協和一。便是親レ民。便是明二明德於天下一。又如中孔子言三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修レ己。便是

其初上也。即是致二良知一也。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〇盧冠巖曰。致二良知一之旨。非レ始二於陽明一也。朱子謂二康炳道一曰。致二得吾心本然之知一。豈復有レ所二陷溺一。本然之知。非二良知一乎。心不下爲二物欲一所中陷溺上。不レ可レ不レ入レ聖乎。但朱子止就二一義一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牧執二此一說一。左來右去。而窮二到底一。累二千萬一。而不レ離。〇錢漸庵曰。下面古之欲レ明二明德于天下一。說二幾箇先字一。直推到三先致二其知一。此知是良知。正明德本體。朱註首節。以二虛靈不昧一解レ之。非二良知一而何。良知便含二得至善一。致知即明二明德一。亦即止二至善一。而親レ民該二其中一。其實功在二格物一耳。此陽明先生致良知一語。爲二學問大源頭一。與二紫陽先生虛靈不昧之說一。無二分毫相背一也。良知之說明。則學問有レ所レ宗。無レ論二大學大旨不レ外レ是。即中庸語孟大旨。亦不レ外レ是。〇又曰。學者凡有レ所レ學。必先二要領一。能掲二出良知話頭一。則雖三日從二事紫陽之學一。不レ爲二訓詁一。不レ提二出良知話頭一。而貿貿焉從二事紫陽之學一。則紫陽之學便爲二訓詁一耳。〇唐凝庵曰。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良知。前人既言レ之矣。特格物之說。眞如二聚訟一。萬世不レ決。何歟。亦未三深求二之經文一耳。論二格物一之相左。無レ如二晦庵陽明二先生一。然其論二明德之本明一。卒不レ可二以異一也。私欲之蔽。而失二其明一。故大人思レ明二其明一。亦不レ可二以異一也。

後素按。朱子章句本註之外。又別有下此釋レ明二明德一之說上。蓋其晚年之作矣。初釋下與二王子一異處上。更無レ得二其端緒一。後得二端文冠巖漸菴凝菴四子之說一。始知下其不中與二王子一異上矣。凝菴所レ引東萊之說。既載二綱領一。而朱子駁レ之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　知至。其功有レ漸。積レ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レ疑レ所レ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レ致之知。固有二淺深一。豈遽以爲下與二堯舜一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中之哉上。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二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一也。以レ愚觀レ之。則呂氏之說爲レ精。其言曰。理既窮則知自至。與二堯舜一同者。忽然自見。不レ曰二不レ窮レ理而自見一。則其理既窮レ之。內存二乎格致誠正修之全功一。故良知之全體忽然見焉。然則。朱子之所レ駁。却未レ免レ粗也。呂氏何敢服レ之。且其以二格物致知一爲二始學之事一。以二明善誠身一爲二誠意正心修身一。及一物格則一知至等之說。固皆支離。而明與二大學格致之旨一相反。乃是中年未定之說。而明眼之君子所レ議只在レ此。然而世儒不レ知レ之。而未定之說惟是尊。豈其眞尊二朱子一云哉。要爲三知行之相分便二於自畫一也爾。吁可レ惜。

後素按。右四説。解明明德之體用也。而細分之。則羅氏之説渾融。天人合一。唐荆川全在即本體以爲工夫上而解來。鄒東廓則並擧即本體以爲工夫無以工夫復本體而言也。李九我之説。特以工夫復本體之工也。荆川之説。蓋自王龍谿來。龍谿以此一節爲即本體以爲工夫聖人之學矣。荆川之學。本嘗授於龍谿來。故其説如此。所謂虞廷危微精一執中之旨。而要在一愼獨而已。微與諸儒之説異。然不詭於經旨也。然則獨錄其説而可。何必錄鄒李之説。王子不云乎。上乘兼修中下。故不能不錄其二説。而諸家明德之解。紛紛。率屬葛藤者。今皆不採入焉。

又按。明德者良知之發見也。不明明德。而行正行義。則必有不著不察之病。而罔且殆矣。譬如搜陳列之器於闇室。雖有色色在焉。以無燈燭之故。不能執得之。設執得之。不能斷知所期乎否。疑焉。惑焉。如照燭而擧之。則何難之有。是故人不可不明明德也。德明則衆善皆擧。而如學者之功。則在下文格致誠正修矣。噫氣習深者。不用百倍之功而望其明。則遂亦歸乎自棄自暴矣。

朱子曰。明德謂本有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明。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矣。

顧端文曰。高存之云。陽明致良知。即是明明德。予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

髓精神之處一。如到二骨髓精神一。則聖門同一之血脈。奚異同之有。
羅近谿曰。明字從レ日從レ月。天之所二以爲一レ天者。爲三其有二日月一也。如非二日月一。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レ人。自レ朝至レ暮自レ幼至レ老。無レ非三此知以爲二功用一。舍レ知以言レ心。是無二日月一而能成レ天也。有二是理一哉。曰。天無二二日一。人一明德足矣。乃云レ明二明德一者何耶。曰。知一也。有下自レ生而言者上。天之良知也。所レ謂明德也。有下自レ學而言者上。人知三己之有二良知一也。所レ謂明二明德一也。
唐荊川曰。明二明德一者。德即是明。蓋天之明命。虛朗洞徹。本無レ不レ明。何有二翳可一レ去。何有二蔽可一レ撤。明レ之云者。只是防二閑他一。使三他不二染二却靈明本體一。常如二本明之初一。並不下曾於二明德上一加中分毫上也。時文用二洗濯等語一。甚不是。
鄒東廓曰。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非レ有レ所レ添也。做二不レ得工夫一。不レ合二本體一。合二不レ得本體一。不レ是二工夫一。不レ觀二諸目一乎。目之本明。不レ可レ添也。養二其本明一。而風障火翳。舉無二以病一レ之。是性レ焉者也。消レ風散レ火。至下于剖二決障翳一。以全中其本明上。是復レ焉者也。若持二障翳病症一。不下服二藥劑一以消レ之散レ之剖中決之上。而冒認曰。吾目原與二離婁一同體。不レ容レ添二一物一。將三終歸二於盲一。而奚以望二其瘳一耶。故戒二懼於未病一。戒二懼於已病一。謂二之復一。
李九我曰。德虛靈不昧。本明也。氣拘物蔽則昏。明レ之者。去二其拘一撤二其蔽一。使三依レ舊明一也。如二鏡子本明。塵垢昏レ之。磨洗便明一矣。

明明理與レ事爲ニ二一矣。非下所レ謂行ニ仁義一者上耶。不レ誠無レ物。雖ニ一匡九合之事功一。孔子猶小ニ其器一。孟子亦不レ取レ之。皆以ニ外レ理而行一レ事故也。外レ理而行レ事。則覇者之僞。而非ニ王道之誠一也。大學摸ニ寫王道之誠一之書也。故學ニ其道一者。非ニ端緒得失早辨一レ之。則不レ無ニ南轅北行之誤一也。故宜下味ニ心外無レ理。心外無レ事之語一。而反求中之。則庶ニ乎其不一レ差矣。

又按。分而言。則有ニ心也。性也。理也之名一。總而言レ之。則明德也而已耳。王子心理不二之說。與ニ明道程子一合。衆理具而萬事出。與ニ周子一同。而毛氏所レ引。上合ニ周程之說一。黃氏謂。陽明全是濂谿學問。皆知ニ其不ニ我欺一也。而又何但周程。學レ孟。才與レ孟等。或似ニ孟子一云。則人各視ニ王子之學一以ニ孟子一而可也。以ニ孟子一。則何與ニ孔子一相背哉。楊龜山論ニ孟子一曰。千變萬化。只說レ從ニ心上一來。吾謂。於ニ王子一亦然矣。

又按。周子之所レ云神發知矣。便是王子致知之知。而其萬事出矣。亦是格物之物事也之所ニ由出一也。王子認ニ得性一。尤分曉親切。非ニ餘子之所一及。故求ニ之于性一。而不ニ外求一。以レ之酬ニ酢萬變一。便是聖人一貫之道。而非ニ義襲之學一也。以ニ義襲之學一。窺ニ一貫之道一。則必異レ見矣。宜レ疑ニ拄之一也。

又按。朱子以ニ虛靈不昧具ニ衆理一解ニ明德一。則固心理不二矣。愚故曰。王子出而朱子之心亦暴ニ乎百世之下一。而嘵々然不レ顧ニ理之是非一。乃以ニ姚江一爲レ禪。便是黨レ同伐レ異口耳者之通病。而非ニ太公之論一也。且王弇州所レ云之所レ未レ合者朱子耳之說。只道ニ皮膚言語之間一而已。未レ到ニ骨

在ニ簡策一。與レ此參看而可。而皆不レ出ニ於所載之諸說一。故今概從ニ刪略一。

又按。湛甘泉郝京山及胡朏明諸家。皆以ニ大學之二字一爲ニ學官一。即辟廱頖宮是也。然蔡虛齋曰。此書所ニ以名ニ大學一者。以ニ其所レ載皆大學之道一也。原在ニ禮記中一。即用ニ篇首大學之道之大學二字一爲ニ篇名一。如ニ論語學而爲政之類一。大全辨或曰。大學是聖賢繼レ天立レ極體用兼該之學。非下對ニ小子之學一而言上。亦非レ謂下列國諸侯之人。皆入ニ成均辟廱天子之學一。而謂中之大學上也。湛甘泉泥ニ朱子大學序一。謂ニ大學即國學一。謬甚。由レ是觀レ之。則學官之說之非可レ見矣。

大學之道。在レ明ニ明德一。在レ親レ民。在レ止ニ於至善一。

王子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レ理。心外無レ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ニ以爲レ學者。心與レ理而已。此語如何。陽明先生曰。心即性。性即理。下ニ一與字一。恐未レ免レ爲レ二。此在ニ學者善觀レ之。○大程子曰。理與レ心一。而人不レ能ニ會爲レ一者。有レ己則喜ニ自私一。私則萬殊。宜其難レ一也。○周子曰。惟人也。得ニ其秀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レ之以ニ中正仁義一。而主レ靜。立ニ人極一。○毛西河曰。王弇州題ニ正學元勳卷一云。陽明直指ニ心訣一。以上合ニ周程之說一。所レ未レ合者。朱子耳。○黃石齋曰。陽明全是濂谿學問。○又曰。文成學レ孟。才與レ孟等。而進レ於レ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レ於レ伊。而進レ於レ孟。○清正祖曰。守仁之學。有レ似ニ孟子一。

後素按。陽明王子之言。說ニ明德之大不レ外ニ於心一。而一篇之義盡ニ於此一。且其本固從ニ朱子之說一來。而朱註則虛靈不昧。具ニ衆理一而應ニ萬事一云。未レ免レ開ニ後世理與レ事岐而爲レ二之弊一也。似下與ニ王子之說一不上レ合。孟子曰。舜明ニ於庶物一。察ニ於人倫一。由ニ仁義一行。非レ行ニ仁義一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ニ仁義一行。則莫レ非レ行ニ心理之事一也。理與レ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是也。至ニ於覇者之徒一。則正反レ之矣。天理梏ニ亡於私欲一。而外假レ之。以行ニ尊レ王拯レ民之事一。於レ是乎。

小人之使レ爲二國家一。菑害並至。雖レ有二善者一。亦無二如レ之何一矣。此謂下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上
利也。又說二到修身上一。工夫唯是誠意。

大學

呂與叔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レ理盡レ性而已。性者合二內外一之道。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
也。

高中玄曰。大人正レ己而物正。所レ謂大學。是人世間一種大學問。

羅一峯曰。向レ學便要下爲二聖賢一爲中帝王上。此方是大人之學。

湛甘泉曰。物我同體。故曰レ大。

羅性谿曰。大人者以二天下一爲二一人一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即是身心。

徐匡嶽曰。唯天爲レ大。唯性爲レ大。學盡レ性也。所二以事一レ天也。大學也。故合下來原是萬物一體。
便須二己與一レ物俱成一。

後素按。至下於以二天下一爲二一人一。天地萬物爲中一體上。則聖賢帝王皆在二其中一。而人之能事畢矣。

司馬温公曰。夫離レ章斷レ句。解レ疑釋レ結。此學之小者也。正レ心修レ身齊レ家治レ國。以至三盛德著二明
於天下一。此學之大者也。故曰二大學一。楊龜山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レ由二其門一。而欲
レ望二其堂奧一。非二余之所一レ知也。朱子曰。聖人作二大學一。便要レ使三人皆入二於聖賢之域一。等之諸說。具

令師尹。民具爾瞻。有レ國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惟係二一人之身一。）辟則爲二天下僇一矣。詩云。殷之未レ喪レ師。克配二上帝一。儀監二于殷一。峻命不レ易。道得レ衆則得レ國。失レ衆則失レ國。（又說歸二身上一。）是故君子先愼二乎德一。有レ德此有レ人。有レ人此有レ土。有レ土此有レ財。有レ財此有レ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レ本內レ末。爭レ民施レ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レ于レ常。道善則得レ之。不善則失レ之矣。（惟在二此心之善否一。）楚書曰。楚國無二以爲一レ寶。惟善以爲レ寶。（善人只是全二其心之本體一者。）舅犯曰。亡人無二以爲一レ寶。仁親以爲レ寶。秦誓曰。若有二一个臣一。斷斷兮無二他技一。其心休休焉其如レ有レ容焉。人之有レ技。若二己有一レ之。人之彥聖。其心好レ之。不下啻若中自二其口一出上。實能容レ之。以能保二我子孫一。黎民尙亦有レ利哉。（此是能誠レ意者。）人之有レ技。媢嫉以惡レ之。人之彥聖。而違レ之俾レ不レ通。實不レ能レ容。以不レ能レ保二我子孫一。黎民亦曰殆哉。（是不レ能レ誠レ意者。）唯仁人放二流之一。迸二諸四夷一。不三與同二中國一。此謂三惟仁人爲二能愛一レ人能惡上レ人。（仁是全二其心之本體一者。）見レ賢而不レ能レ擧。擧而不レ能レ先。命也。見二不善一而不レ能レ退。退而不レ能レ遠。過也。好二人之所一レ惡。惡二人之所一レ好。是謂下拂二人之性一。菑必逮中夫身上。是故君子有二大道一。（只是誠意。）必忠信以得レ之。驕泰以失レ之。生レ財有二大道一。生レ之者衆。（能明レ德者。則能親レ民。）食レ之者寡。爲レ之者疾。用レ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仁者以レ身發レ財。未レ有下上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者上也。（能明レ德。則民親。）未レ有下好レ義其事不レ終者上也。未レ有下府庫財非二其財一者上也。孟獻子曰。畜二馬乘一。不レ察二於雞豚一。伐冰之家。不レ畜二牛羊一。百乘之家。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此謂下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上レ利也。長二國家一而務二財用一者。必自二小人一矣。彼爲レ善レ之。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人之身體。惟不能廓然太公。是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此猶中節之和。）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能廓然太公。而隨物順應者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親民。）心誠求之。（只是誠意。）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又說歸身上。）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又說歸身上。）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只是誠意。）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家人兄弟。與其儀不忒。只是修身。）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又說歸身上。）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工夫只是誠意。）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只是誠意。）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親民。）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々。赫

必愼其獨也。（言此未足爲嚴。以見獨之嚴。）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工夫。實下手處。惟格物。引詩。言格物之事。此下言格致。惟以誠意爲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猶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猶中庸之齋明盛服。）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於至善。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明德親民。只是一事。）此以沒世不忘也。（親民之功。至於如此。亦不過自用其明德也。）康誥曰。克明德。（又說歸身上。）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自明不已。即所以爲親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孟子告滕文公養民之政。引此詩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君子明德親民。豈有他哉。一皆求止於至善而已。）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止於至善。豈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說歸身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即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皆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爲本矣。又說歸身上。）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工夫。只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常令廓然太公。便是正心。）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此猶中庸未發之中。）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心之功。既不可滯於有。又不可墮於無。）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

大學古本旁註

漢　戴聖　撰
明　王守仁　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愛也。明明德親民。猶修己安百姓。明德親民無他。惟在止於至善。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則求之有定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明明德于天下。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身之主。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本則在修身。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修其身者。未可謂之知修身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意只是慎獨。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猶中庸之莫見莫顯。故君子

郝氏敬　仲輿　京山　｜　董氏其昌　元宰一字思白

張氏振淵　彥陵　｜　張氏次仲　元岵

張氏維機　晦中　｜　張氏彩　欽之　還白

張氏自烈　爾公　芑山　｜　張氏自熙　惟適

張氏自勳　卓庵　｜　呂氏　用晦　晚村

朱氏之瑜　魯璵　舜水

清

顧氏炎武　寧人　亭林　｜　朱氏彝尊　鬯錫　竹垞

施氏潤章　尚白　愚山又號蠖齋　｜　陸氏隴其　稼書　清獻

李氏光地　晉卿　榕村　｜　段氏玉裁　若膺　茂堂

費氏緯祹　約齋　｜　吳氏銓　蘅石

金氏松　仍直　｜　王氏　罕皆

李氏凱　圖凌　｜　徐氏元美　清獻　松岑

倪氏元坦　醒吾　｜　谷氏應泰

胡氏渭　朏明　東樵

施氏羽玉
奏氏課 他石
朱氏俊櫓
王氏錫爵 元馭 荊石
陳氏 白玉
屠氏 枰石
陳氏 筠堂
吳氏 觀我
孫氏繼皐 以德 栢潭
黃氏穰 實夫
樊氏亘樞 尙默
管氏登之 東溟
周氏懷魯 孔教
湯氏顯祖 義仍 海若
徐氏常吉 儆弦
李氏維登 子名

周氏綱玉
楊氏 克之
姚氏 元素
唐氏汝諤 士雅
梅氏之煩 惠連 鹿城
趙氏 伯睡
胡氏友信 成之 思泉
粱氏 無知
王氏 珍吾
賀氏燦然 伯闇 道星
陳氏耀文 汝南
陳氏繼儒 仲醇 眉公
張氏賡 夏占
柯氏仲炯 寅明
莫氏如忠 子亘 中江
湯氏日新 練川

呂氏柟　中木　涇野
李氏袞　子田
沈氏　　　覺齋
屠氏隆　長卿　赤水
王氏世貞　元美　弇州
郭氏子章　相奎　青螺
何氏楷　玄子
夏氏九範　•
高氏攀龍　存之　　忠憲
馮氏從吾　仲好　少墟
黃氏洪憲　懋忠　葵峰
姜氏寶　延善　鳳阿
王氏樵　明遠
夏氏思　古訥
漢陽氏淶　　貞庵
常氏　安民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申氏時行　汝默　瑤泉　文定
郭氏正域　美命　洙源
王氏納諫　　觀濤
袁氏宏道　中郎
吳氏默　因之　無障
周氏汝礪　　用齋
顧氏憲成　叔時　涇陽　端文
黃氏汝亨　貞父　寓庸
鄒氏泉　嶧山
錢氏一本　國端　啓新
沈氏一貫　肩吾　蛟門
王氏肯堂　宇泰
楮氏相　元泉
余氏懋衡　持國　少原
董氏份　用均　潯陽

真氏德秀　景元　西山
盧氏孝孫　玉谿

元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許氏謙　益之　白雲
景氏星　訥庵

明

劉氏基　伯溫　青田　文成
方氏孝孺　希古　正學　文正
羅氏倫　彝正　一峯
陳氏獻章　公甫　白沙　文恭
丘氏濬　仲深　瓊山
都氏穆　玄敬
楊氏愼　用修　升菴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文簡
魏氏校　子才　莊渠　恭簡

王氏柏　會之　魯齋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胡氏炳文　仲虎　雲峯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王氏禕　子充　忠文
解氏縉　大紳
薛氏瑄　德溫　敬軒　文清
胡氏居仁　叔心　敬齋　文敬
蔡氏清　介夫　虛齋
王氏　濟之　守溪
陸氏深　子淵　儼山
崔氏銑　子鍾　後渠又號仲鳧
林氏希元　思獻　次厓

方氏發　性夫　巖陵
陸氏佃　農師
程氏顥　伯淳　明道
周氏諝　希聖　延平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李氏覯　泰伯　旴江
葉氏夢得　少蘊　石林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朱子熹　元晦　晦菴　文公
張氏九成　子韶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錢氏時　子是　新定
黃氏　洵饒
熊氏禾　去非　勿軒
倪氏思　正甫　雷川

馬氏晞孟　彥醇
周氏敦頤　茂叔　濂溪　元公
程氏頤　正叔　伊川　正公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陳氏祥道　用之　三山
李氏侗　愿中　延平
胡氏銓　邦衡　澹菴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子九淵　子靜　象山　文安
饒氏魯　仲元　雙峰
喩氏樗　頁能
吳氏知愚　子發
邵氏甲　仁仲　新定
李氏元白　四明
吳氏季　節卿　裕軒
黃氏震　東發　慈谿

朱氏之蕃　元价　蘭嵎　　曾氏維倫　惇吾
鄭氏維嶽　申甫　如孩　　陳氏龍正　惕龍　幾亭
吳氏　秋圃　　施氏邦曜　爾赫　忠愍
劉氏宗周　啓東　念臺又號蕺山　　黄氏道周　幼安　石齋
陳氏子龍　臥子　華亭　　孫氏奇逢　啓泰　鐘元又號夏峰

以上明儒

彭氏定求　勤止　南畇　　彭氏紹升　允初　尺木
湯氏斌　孔伯　潛菴　　毛氏奇齡　大可　初晴又號西河

以上清儒

漢
毛氏萇　　鄭氏玄　康成

蜀漢
諸葛氏亮　孔明　忠武

唐
孔氏穎達　仲達一作冲遠　　韓氏愈　退之　昌黎

宋
楊氏億　大年　文公　　范氏仲淹　希文　文正
劉氏敞　原父　清江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文正

董氏懋實　穎甫
耿氏定理　子庸　楚倥
唐氏鶴徵　元卿　凝庵
王氏愼中　道思　遵巖
徐氏階　子升　存齋　文貞
羅氏汝芳　惟德　近谿
張氏位　浩陽
唐氏樞　維中　一庵
高氏拱　中玄　東里
李氏贄　卓吾
錢氏大復、肇陽　漸菴
張氏鼐　世調　侗初
李氏廷機　爾張　九我
焦氏竑　弱侯　澹園
姚氏舜牧　虞佐、承菴
牛氏應元　春宇

耿氏定向　在倫　天臺又號楚侗
唐氏順之　應德　荊川　襄文
李氏材　孟誠　見羅
鄭氏曉　室甫　端簡
徐氏樾　子直　波石
周氏汝登　繼元　海門
林氏春　子仁　東城
楊氏起元　貞復　復所
葛氏寅亮　屺瞻
呂氏坤　叔簡　新吾
袁氏黃　坤儀　了凡
徐氏即登　匡嶽
湯氏賓尹　嘉賓　霍林
徐氏爌　巖泉
陶氏望齡　周望　石簣
蘇氏濬　君禹　紫溪

引用姓氏

王子守仁　伯安　陽明　文成

王門親炙私淑

徐氏愛　日仁　横山

王氏畿　汝中　龍谿

鄒氏守益　謙之　東廓　文莊

蔡氏宗兗　希淵　我齋

陳氏九川　惟濬　明水

黃氏弘綱　正之　洛村

劉氏文敏　宜充　兩峰

季氏本　明德　彭山

薛氏應旂　方山

萬氏廷言　以忠　思默

尤氏時熙　季美　西川

王氏時槐　子植　塘南

羅氏洪先　達夫　念菴　文恭

錢氏德洪　洪甫　緒山

王氏艮　汝止　心齋

歐陽氏德　崇一　南野　文莊

聶氏豹　文蔚　雙江　貞襄

薛氏侃　尙謙　中離

魏氏良弼　師說　水洲

劉氏陽　一舒　三五

黃氏直　以方

查氏鐸　子警　毅齋

來氏知德　矣鮮

蔣氏信　卿實　道林

許氏孚遠　孟仲　敬菴

盧氏寧忠　獻甫　冠巖

之所レ爲也。

○季彭山曰。眞知眞能本一躰也。先師嘗曰。知ニ眞能一是眞知。能ニ良知一是眞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ニ發端一而言。則以ニ明覺之幾一爲レ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レ致レ極而言。則以ニ流行之勢一爲レ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レ若下以ニ知行一分中先後上。而知爲ニ行始一。行爲ニ知終一。則所レ知者即是行。所レ行者即是知也。

○彭紹升曰。知行之合。孔門言レ知言レ行處。似レ未ニ嘗無ニ先後一也。自ニ陽明公知行合一之說起一。群而譁レ之。不レ知陽明公眞善發ニ孔門之敎一者。試看知及必須ニ仁守一。知レ之不レ如ニ好レ之樂レ之一。便是知必即行。不レ行而知亦何用。非ニ合一一而何。中庸。智愚屬レ行。賢不肖屬レ明。朱子註ニ舜之大知。回之爲レ人二章一。以ニ大知一屬レ行。以ニ服膺弗レ失屬レ知。則明明合ニ知行一之謂也。陽明公亦未ニ嘗廢ニ思辨之功一以爲レ知也。特非レ如下世之博物洽聞者。曉曉然以爲レ知レ之而且徐徐以行上レ之耳。全從ニ誠意章毋ニ自欺一勘透。故曰。格物爲ニ致知工夫一。致知即是誠意正心工夫。原不ニ必多爲ニ層累一也。知行分。而便ニ於曲學之徇一名。尤便ニ於怠士之有一畫。故多以ニ陽明公一爲ニ話病一。頂門一針。舍レ此何由。

後素案。右經傳諸說。明ニ天人共知行合一之義一也。然致知乃存ニ于心悟一。致レ知焉盡矣。如眞能致レ知。則知行既合一矣。故非ニ致レ知之外別有ニ知行合一之工一也。而今別證ニ知行合一之諸說一。特爲下未ニ心悟一者上也爾。

易乃造化之良知。故始レ物不レ雜。惟簡乃造化之良能。故成レ物不レ煩也。人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其性分之天理。爲二吾良知良能一者。本與レ天同二其易一。與レ地同二其簡一也。○張次仲曰。此知乃太虛中一點靈氣。生レ天生レ地生レ物。在二萬有之先一。故曰大始。即所レ謂大極也。易簡而就二人事一言。只是良知良能。更無二別物一。如二孺子入一レ井。奔走營救一時俱到一。何曾擬議商量。可レ見一擧念之頃。乾也在レ此。坤也在レ此。天地也在レ此。聖賢也在レ此。此是作レ易根源。孟子謂二不レ學而知。不レ慮而能一。此千聖滴骨之血。後之譚レ易者。圖書象數。支々離離。異端小道。聖學之罪人也。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二不善一。未二嘗不一レ知。知レ之。未二嘗復行一也。

張次仲曰。子瞻曰。知レ之而復行者。非二眞知一也。世所三以不レ食二烏喙一者。徒以二知之審一也。如使下知二不善一如中烏喙上。則世皆顏子矣。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レ此出。

○孟子曰。由二堯舜一至二於湯一五百有餘歲。若二禹皐陶一則見而知レ之。若レ湯則聞而知レ之。由レ湯至二於文王一五百有餘歲。若二伊尹萊朱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文王一則聞而知レ之。由二文王一至二於孔子一五百有餘歲。若二太公望散宜生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孔子一則聞而知レ之。

後素按。若二孔子一則聞而知レ之。則雖レ不下踐二天子諸侯之位一。而行中治國平天下之事上。然其治國平天下之行事。既已具二了其知中一矣。知與レ行一物之義。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故王子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踐二天子諸侯之位一。以行二治國平天下之事一。而實知下所三以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道上。而施レ之。則非二所レ謂行而不レ著者之比一也。然則其知固貫二其行中一矣。行與レ知一物之義。亦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故王子曰。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人以二聖人一爲レ主。故知行合一之眞面目。於二聖人之心一乃驗焉。則甚分曉明白也如レ此。而又非二啻聖人一。愚夫婦之知行躰段亦本來如レ此。孟子齊王以レ羊易レ牛。妻妾見下其良人厭二酒肉一之非道上。而相泣二於中庭一。今人乍見三孺子入二於井一。皆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嘑爾之食行人弗レ受。蹴爾之食乞人不レ屑之類。是皆亦愚夫婦知行合一之徵。而天機發見。乃中和之一端也。然愚夫婦能レ一而不レ能レ萬。又只爲二氣稟習性一所二蔽塞一故耳。學問思辨行之教相立焉。以レ此也。而學問思辨行。非二强拂一レ之也。令レ復二於其知行合一之本躰一也。

○呂東萊曰。致知力行。非二兩事一。力行亦所三以致二其知一。磨レ鏡所二以鏡明一。

○徐存齋曰。知行只是一事。知運二於行之中一。知也者以主二其行一者也。行也者以實二其知一者也。但就二其見處一言。則謂二之知一。就二其踐履處一言。則謂二之行一耳。近有レ人以レ知配レ天屬レ氣。行配レ地屬レ質。分而爲レ二。不レ知天之氣固行二乎地之中一。而凡地之久載而不レ陷。發生而不レ窮者。又孰非二氣

レ知。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昨吉永太守問ニ格物之義一。格物者。先儒所レ說多多。至ニ晦翁一說ニ出窮理一來。其所レ行以レ居レ敬爲レ本。窮理居敬工夫。雖レ非ニ且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一。先生意如何。答曰。前答ニ吉永太守問ニ格物致知一。粗及ニ朱王異同一耳。太守以レ臨レ民爲レ業。以ニ平治一爲レ功。若欲下窮ニ盡事事物物之理一而後致レ知。以及中治國平天下上。則人壽幾何。河淸難レ竢。故不レ若ニ隨レ時格レ物致レ知。

後素按。右經傳諸說。明ニ格物之物即心中事。而非ニ外物一也。而諸家格物訓。聚訟紛々。皆載ニ于本經一。讀者詳焉。

○王子曰。知是行主意。行是知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ニ一個知一。已自有ニ行在一。只說ニ一個行一。已自有ニ知在一。

○王子曰。知者行之始也。行者知之成也。聖學只一個工夫。不レ可ニ分作ニ兩事一。

○繫辭曰。乾知。讀大始。坤作。讀成レ物。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ニ位乎其中一。査氏毅齋曰。乾知。即眞知之眞躰。坤作。即眞知之實用。○王塘南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謂ニ性躰一。非ニ以レ此知レ彼之謂一也。易曰。坤作成レ物。此作即明命之流形。是謂ニ性之用一。非ニ造作强爲之謂一也。故知者躰行者用。善學者常完ニ此大始之知一。即所レ謂明得盡。便與ニ天地一同躰。故即知便是行。即躰便是用。是之謂ニ知行一。躰用一ニ也。○來矣鮮曰。知者。知ニ此事一也。作者。能ニ此事一也。乾惟知レ始レ物。別無レ所レ知。坤惟能レ成レ物。別無レ所レ能。此所ニ以易簡一也。易レ知者。一氣所レ到生レ物。更無ニ凝滯一。此則造化之眞知。無ニ一毫之私一者也。故知之易。簡能者。乃順ニ承天一。不ニ自作爲一。此則造化之眞能無ニ一毫之私一者也。故能レ之簡。惟

非レ離レ物也。至博而至約矣。

○王塘南曰。念念歸レ根。謂二之格一レ物。念念外馳。謂二之逐一レ物。

○盧冠巖曰。夫物猶レ事也。事在レ心不レ在レ外。凡吾心所レ著之事。即是物。格者隨二此心所レ著之事一。而格二其善惡一定之理一也。夫事之在レ心。是非善惡。必有二當然一定之則一。於レ是以二吾心本然之明覺一而是二正之一。則何者爲レ善而當レ爲。何者爲レ惡而當レ去。擧不レ能レ外二吾心之聰明與二吾身之踐履一矣。是能格レ物。

○顧亭林曰。詩曰。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孟子曰。舜明二於庶物一。察二於人倫一。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矣。

○顧亭林曰。惟君子爲三能體二天下之物一。故易曰。君子以言有レ物。而行有レ恒。記曰。仁人不レ過二乎物一。孝子不レ過二乎物一。

○顧亭林曰。以二格物一爲三多識二於鳥獸草木之名一。則末矣。知者無レ不レ知也。當レ務之爲レ急。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程子曰。今日至二一事一。明日至二一事一。此說僕亦不レ信。先生謂二之何一。答曰。格者。隨二其物一而格レ之。亦非下今日至二一事一。明日至中一事上。若今日之事。關二係父子君臣夫婦一。又將二如レ之何一。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或人評二至正二義一曰。上已曰二正心一。下何又曰二正物一。所レ謂床下架レ床者。此說如何。答曰。床下安レ床。屋下閣レ屋。非二此之謂一也。若如レ此。上已曰レ明二明德一。何下復曰レ致

也。格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爲二困勉一立レ法。正與二不正一皆從二意根上一用レ力。故曰。格レ物者。格二其意之物一也。若在二物上一求レ正。即爲二義襲之學一。非二大學本旨一矣。

○歐陽南野曰。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故以二格物致知一爲レ本。而隨二其位分一。各有二其物一。物者事也。讀レ書作レ文者。諸生之事。猶下知レ人安レ民爲二天子之事一。耕レ田鑿レ井爲二農夫之事一。制レ器通レ貨爲二工商之事一。灑掃應對爲中弟子之事上。皆其意之所レ用者。而意有二善不善一。故事有二正不正一。惟愼二其獨知一而格レ之。必盡二其本然之善一。而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幾微之間。一毫不二以自欺一。則灑掃應對便可レ到二聖人一事。

○黃洛村曰。人心只此獨知。出二乎身一而加二乎民一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レ此更別無二著レ力處一矣。謂天下之物觸二於前一者。有レ正有二不正一。又謂知意心身無下能離二天下國家之物一而獨立上。是以レ物爲下身之所レ接而非中所レ謂備二於我一者上。雖四視聽喜怒未三嘗不レ在二其中一。而本末賓主則大有レ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三以異二於聖人一者。正惟差二認此一物字一。故格物致知之功。不レ容レ不レ差。亦不レ容レ不レ補。主レ敬靜養以攝二歸身心一。而內外動靜。不レ得レ不レ爲レ二矣。

○王塘南曰。陽明以二意之所一レ在爲レ物。此義最精。蓋念未レ萠。萬境俱寂。念之所レ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レ注二於目前一。則雖二泰山覿一レ面而不レ覩。念苟注二於世外一。則雖二蓬壺遙隔一而成レ象矣。故意之所レ在爲レ物。此物非レ內非レ外。是本心之彰也。

○王塘南曰。盈二天地間一者皆物也。何以格レ之。惟以二意之所一レ在爲レ物。則格物之功。非レ逐レ物。亦

眞知罪一也。近日專以レ排二擊姚江一。爲レ有レ功二絕學一。或亦過矣。

○彭南昀曰。陽明先生因下朱子以後學者。多務二博聞泛覽一而失中其根源上。故揭二出致眞知三字一。正以救二夫向レ外馳求者一。工夫切實。可下與二朱子一互相發明上者也。朱子之敎。則由二萬殊一以漸歸二一本一。陽明先生之敎。則由二一本一以統二萬殊一。是異是同。唯孫鐘元先生與二湯潛菴先生一。集中折衷至當。

後素按。右諸說說三致眞知之工夫與二發覺一。而倂贊下王子提二出其三字一。以救中理學末流之蔽上也。雖二反復鄭重。人當二厭聞一。然於下致二眞知一之精微上也。可レ謂三竪說橫說無二餘蘊一矣。熟讀則大學之工夫思過レ半。

○王子曰。欲レ致二其眞知一。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二其事一矣。故致レ知必在二於格レ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レ發。必有二其事一。意所レ在之事謂二之物一。格者正也。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之謂也。正二其不正一者。去レ惡之謂也。歸二於正一者。爲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レ格。書言下格二于上下一。格二于文祖一。格中其非心上。格物之格。實兼二其義一也。

○中庸曰。不レ誠無レ物。

○子曰。言有レ物。而行有レ格也。

○哀公曰。敢問二儒行一。孔子對曰。遽數レ之。不レ能レ終二其物一。

○大程子曰。胸中無レ物。

○王龍谿曰。意之所レ用爲レ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二定形一。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

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說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湯潛菴曰。陽明致良知。硒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即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眞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眞信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愼。何所容其襲取。

○湯潛菴曰。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具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强久之。必有純熟景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眞脉。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毛西河曰。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

○施愚山曰。致知著在大學。良知發端孟氏。非姚江私言也。然先生自述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中得來。果易言乎哉。當時羅公整菴作困知記以辨之。蓋救學者空言良知之誤在不能致。非

乎。

致良知附錄

○王子十七時。講二孔孟之學一。開レ卷至二孝弟章一。恍若レ有レ得。至二龍場一嘆曰。吾猖倉至レ此。賴二平生學力一。他無レ所レ苦。獨念二吾父一不レ能レ忘。時鄭夫人已死。此良知也。然則聖功在二誠意一。而要在二良知一。如レ是已。乃挾二孔孟書一本一。日與二諸苗一說二愛レ親敬レ長。諸苗皆慕悅。

○王子三十一時。移二居西湖一。有レ僧禪坐三年。不レ語不レ視。先生喝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二甚麼一。終日眼睜睜。看二甚麼一。僧驚起。先生問二其家一。對曰。有二母在一。起レ念否。對曰。不レ能レ不レ起レ念。先生即指二受レ親本性一諭レ之。僧涕泣拜謝。挈レ鉢而歸。後素按。愛親本性即良知也。

○許敬庵曰。王文成宗旨。原與二聖門一不レ異。以三性無二不善一。故知無二不良一。良知即是未發之中。立レ論至レ爲二明析一。

○申文定曰。守仁致知出二大學一。良知本二孟子一。皆聖學也。

○耿天臺曰。陽明先師拈二出良知二字一。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三復知レ有二一躰之義一。故孔子提二出箇仁字一。喚二醒人心一。求レ仁便是孔氏學脉。到二孟子時一。楊墨之道塞二天下一。人心戕賊。爲レ害尤甚。不レ得レ不三嚴爲二之防一。故孟子復提二出箇義一。非レ義。則仁之道無二由而達一。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敎。淫二于中國一。禮法蕩然。故濂谿欲レ追二復古禮一。橫渠汲汲以レ禮爲レ敎。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二外飾一。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

功未レ盡也。致知之功。須レ要ニ徹底理會一番始得一。

○劉念台曰。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レ知。故曰ニ眞知外無一レ學。故曰レ致レ知。又曰ニ思則得一レ之。即致知之別名。元來即本躰。即工夫也。又曰。愼思。懼ニ其放一也。又曰。近思。懼ニ其放而外一也。古人立レ言。字字鞭ニ入底裏一。其要歸ニ於知一レ止耳。

○劉念台曰。人生必有レ所ニ自來一。試就ニ其最初一言レ之。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ニ其親一。及ニ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ニ其兄一。此非ニ與レ生俱來者一乎。學者于レ此躰認親切。常見ニ得孩提稍長之眞。本吾固有一。而無下務以ニ私意一汨中沒之上。則事レ親從レ兄之際。自有ニ不レ期レ然而然者一矣。養焉而致レ嚴。喪焉而致レ哀。祭焉而致レ敬。皆非レ有レ加ニ于其眞一也。直致レ之云耳。致ニ此之知一。更無ニ餘知一。學ニ此之學一。更無ニ餘學一。孝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曾惇吾曰。眞知之說。人知レ之。致ニ眞知一之說。人亦知レ之。而不ニ甚解一レ之。曰。眞知焉用レ致。而解レ之以ニ意見一者。又曰。擴充以致ニ其眞知一。無レ怪ニ乎人愈不一レ解也。然則何以解レ之。曰。解在ニ乎經傳一矣。曰。致レ愛致レ恪也。曰。致レ道致レ哀也。曰。致ニ廣大一也。致ニ中和一也。其致一也。一者何。曰。盡也。滿也。擴充也。故孟子他日盡レ心。或曰盡レ性。或曰擴充。皆致知之說也。若謂ニ眞知焉用レ致。則愛耶。恪耶。道耶。中和耶。亦焉用レ致耶。夫然後知レ致ニ眞知一者。指ニ本躰上的工夫一。所下以盡ニ吾性一而充中滿其量上也。故言ニ擴充一。不ニ必更言一レ致。言レ致而又言ニ擴充一。便覺レ費レ力。與ニ不レ慮之說一妨。所ニ以人卒不一レ解耳。今直以ニ盡レ性二字一解下致ニ眞知一三字上。豈不ニ明白而痛快一

無二一念一事之非一レ義。而萬民正矣。

○錢啓新曰。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

○董穀實曰。致二良知一。學者之活法。主レ敬而非二良知一。或勞苦而不レ近二人情一。行レ恕而非二良知一。或慈和而易二於兼愛一。直レ躬而非二良知一則證レ父。嫂溺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援。凡百皆然。

○顧端文曰。大學言レ致レ知。文成恐下人認レ識爲上レ知。便是走二入支離一去上。故就二中間一點二出一良字一。孟子言二良知一。文成恐下人將二這個知一作二光景一玩弄。便走二入玄虛一去上。故上面點二出一致字一。其意最爲二精密一。

○高忠憲曰。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良知也。困二其已知一而益窮レ之。至二乎其極一。致二良知一也。

○錢漸菴曰。或問。良知即是本來眞性。無二人弗一レ具。但不レ識亦有二多少分數一否。若無二多少分數一。如何同一受レ教。有下或悟二之意言之外一者上。有下或泥二之字句之中一者上。想是良知亦落二于氣質一。不レ無二同異一。譬如二以レ月印一レ水。千溪萬派。總是一月。但水有二清濁一。月不レ能レ無二兩樣一耳。曰。良知豈不レ落二于氣質一。良知雖三是本來眞性無二人弗一レ具。然一落二于氣質一。除三聖人氣質清明。良知一無二遮蔽一外。其間氣質之淸濁有二分數一。則良知之遮蔽亦有二分數一。故有下悟二之意言之外一者上。良知値下氣質無二遮蔽一時上。直透徹也。有下泥二之字句之中一者上。良知彼有二氣質遮蔽一。此際須レ用二致的工夫一。致的工夫譬如下一泓淸水爲二沙土一所上レ濁。以レ漸去二其濁一。則以レ漸還二其淸一。沙土盡去。則淸躰盡還。此際無二處非一レ水。則無三處非二月所一レ印矣。故良知原無二多少分數一。其有二多少分數一者。致レ之之

○徐波石曰。知者心之靈也。自ニ知之主宰一言レ心。自ニ知之無レ息言レ誠。自ニ知之定理一言レ性。自ニ知之不二一言レ敬。自ニ知之莫レ測言レ神。自ニ知之渾然一言レ天。自ニ知之寂然一言レ隱。自ニ知之徧覆一言レ費。自ニ知之不昧一言レ學。是故紀ニ綱宇宙一者知也。知レ知者學也。故曰。致レ知焉。

○徐波石曰。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レ道。是道在レ人。統名曰レ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ニ天地之心一。以言ニ乎天地之間一。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レ之即有レ外。有レ外則非レ一。不レ一則私矣。非レ道也。不ニ道一一。則非レ人矣、不ニ知一一。則非レ道矣。不ニ志一一。則非レ學矣。孟子曰。不レ慮而知。夫曰ニ不レ慮而知一。若ニ固物一然。匪レ一也。而能若レ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ニ良知一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レ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楊復所曰。問抑亦先覺。曰。即伊尹所レ謂先覺也。人人有レ之。至虛至靈。謂ニ之先覺一。又謂ニ之良知一。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レ逆不レ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レ能ニ先覺一。而孔子之毎レ事問。乃先覺也。

○盧冠巖曰。陽明先生之致ニ良知一。當ニ先辨ニ於知一也。夫知者。有ニ知覺之知一。有ニ意見之知一。有ニ本然之知一。昧者均以爲ニ良知一。夫知覺之知。人與レ物一也。有ニ眞率一。無ニ節制一。意見之知。萌ニ於念慮一。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ニ於性天之靈覺一。不レ待ニ學習一。童而知レ愛レ親。長而知レ敬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レ井而怵惕。見下嘑蹴之食。無ニ禮義一之萬鍾上。而辭讓。此謂ニ本然之良知一。所レ當レ致焉者也。致ニ吾愛與ニ不レ忍之知一。即無ニ一念一事之非レ仁。而萬物育焉。致ニ吾敬與ニ辭讓之知一。即

月一。驗二諸事履一。乃始脫然有レ悟二於眞知一。雖二至易至簡一。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レ之之易。而信レ之之難耶。

○査毅齋曰。或謂。天下事變無レ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二考索講求一始得。不レ知二眞知乃吾眞心之所一レ發也。眞心所レ在。當二考索一者。自會二考索一。當二講求一者。自會二講求一。皆所レ不レ廢。若當二考索一。而不二考索一。當二講求一。而不二講求一。便非二眞知一。

○尤西川曰。義理無レ窮。行二一程一見二一程一。非レ可三以預期二前定一也。故但言レ致二眞知一。天命自然之眞。是之謂レ性。無レ所レ使レ之。無レ所レ受レ之。

○羅念菴曰。若語レ知而不レ及レ眞。語レ眞而不レ及レ致。弊將レ多二於脫略支離之失一。力行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二不レ覩不一レ聞者。亦是用二力行一。到二至精密處一。非レ有二二義一也。孟子言二怵惕一必繼以二擴充一。言二好惡一必繼以二長養一。言二愛敬一必繼以レ達二天下一。陽明得二孟子之意一者也。故不下以二眞知一爲上レ足。而必以レ致二眞知一爲レ功。若終日談二本躰一。不レ及二工夫一。纔拈二工夫一以爲二外道一。使二陽明復生一。亦當二攢眉一。

○唐荊川曰。致レ知者。是擴二充吾心之眞知一。以至三於無二所レ不一レ知也。然是知豈想像空虛。可二得而致一哉。

○王遵巖曰。以三余之誦二習章句一。忽聞二諸君之論一。其於二聖賢之學一。亦能謬言二其梗概一。而竊知二一二一。然自懔二括其行一。則未レ免二於小人一。豈非下其言爲二空言而知乃臆知上也。然則由レ是以知下大學之所レ謂致レ知者。信在レ內而不レ在レ外。係二於性一而不レ係二於物一。而龍谿君之言。爲二益可一レ信矣。

莫レ見也。致知之功。能一二動靜一。有レ事無レ事。一以貫レ之。則一時雖レ未レ成レ章。夫固成レ章之漸也。一時雖レ未レ凝。然不レ動之基也。盖學問頭腦既當。自將二日新不一レ已。舍レ此而別趨二路徑一。皆安排意必也。

○劉兩峯曰。先師謂。學者看二致字一太輕。故多不レ得レ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二致字上一發揮。工夫條理非下能於二良知之躰一增中益毫末上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二良知少有一レ異焉者一也。

○劉三吾曰。知者心之神明也。知レ善知二不善一。知レ好レ善。知レ惡二不善一。知二必爲一レ善。知二必不一レ爲二不善一。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レ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二明德一。曰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學致レ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三能致二其知一。古聖人莫レ如レ堯。贊曰欽明。非二知之至一而何。中知之不レ倚二於覩聞一者也。敬知之無レ怠者也。誠知之無レ妄者也。靜知之無レ欲者也。寂知之無二思爲一者也。仁知之生生與レ物同躰者也。各指レ所レ之。而皆指二夫知之良一也。故曰。致レ知焉盡矣。

○黃洛村曰。先師之敎。致二良知一盡レ之矣。當時聞者莫レ不下凛然痛二省於支離之外一。而得中其易簡之要上。至二於今日一。固當下磨二礱括二羽之一得中於自信上矣。然猶或下擬二議依二違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者上焉。夫所レ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レ之則離。合レ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レ容レ擬二議依二違於其間一。使下於二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上。而妄擬二議依二違於其間一。非二所レ謂毫釐而千里一乎。蓋先師之學。雖レ頓二悟於居レ夷之日一。而歷レ艱備レ險。動レ心忍レ性。積二之歲

見一。是以二聰明一爲二聰明一。而惡二視聽一矣。謂天資高者可レ無二聞見一。而其次則不レ可レ無二聞見一。是耳聰目明者。可レ無二視聽一。而其次則不レ可レ無二視聽一矣。夫孩提知二愛敬一。乞人知レ恥二嘑蹴一。皆不レ由二學慮一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二聞見一。而能類二萬物之情一。

○薛中離曰。欲レ致二良知一者。其研レ幾矣乎。

○魏水洲曰。或問。先生之學。只是致二良知一。不レ知先儒許多作用。如二主レ敬窮レ理等語一、亦可レ用否。曰。千蹊萬徑。皆可二適用一。豈不レ可レ用。但致二良知一之訣。不三必外求二字樣一。凡爲レ人者。孰無二良知一。細躰二認之一。無レ時無レ處。莫レ非二良知感觸一。但人未レ能レ識下透得人皆可三以爲二堯舜一。因無中堅確必爲二聖人一之志上。不レ能二契悟一。此良知之躰便昏惰。過二了此生一。倘有二大見識。大志氣。大契悟一。則良知炯然。致レ之自不レ容レ已。此實作レ聖之功。易簡可レ久之道也。較二諸窮レ理主レ敬等語一。外添二字樣一。一時不レ見二頭面一。如レ吃二饅頭一。不二即見一レ餡。此賢人之學也。

○魏水洲曰。良知之教。不二之學一。故以レ入レ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一爲レ證。然以二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レ見二乎全一。故言二怵惕一。必以二擴充一繼レ之。言二好惡一。必以二長養一繼レ之。言二愛敬一。必以レ達二之天下一繼レ之。世之學者未三嘗親二炙先師一。未三嘗經二指授一。又未下嘗實致二其知一以格上レ物。安能窺二其閫奧一。測二其高深一哉。

○劉兩峰曰。本然者良知也。於レ此兢業存存。乃所レ謂致二良知一也。良知能開二天下之務一。所レ謂莫レ顯

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却也。幣交可報。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良知。不狥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後之學者不知自致其良知。以爲撥事宰物之本。往往依憑於外。以爲前却。故知其不可爲。而衆或悅之。則靡然而從之矣。知其可爲。而衆或非之。則蹜然而避之矣。古人之所已行。而心所不安。亦摹倣而蹈之矣。心之所安。而古人未嘗行焉。亦隱忍而不果矣。嗚呼。良知之在人。猶輕重之有權。長短之有度也。不自精其權度。而稱銖較兩。揣丈測尋。嘵嘵然欲以開物而成務。多見其惑也已。

○歐陽南野曰。良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見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身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豈有妬善嫉憑矜能恥負之意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然後爲致其知。

○歐陽南野曰。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

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愼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鄒東廓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

○鄒東廓曰。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衞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鄒東廓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致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

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眞良知。未免攙和。荊川憤然不服。云。試擧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眞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眞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著眼睛。沈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沈幾硏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眞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眞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揭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眞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眞良知也。當日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眞良知也。若是眞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姸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眞實受用也。荊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鄒東廓曰。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

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王龍谿曰。自先師拈出良知教旨。學者皆知此事本末具足。無待外求。譬諸木中有火。鑛中有金。無待於外求也。然而火藏於木。非鑽研則不出。金伏於鑛。非鍛鍊則不精。良知之蔽於染習。猶夫金與火也。卑者溺于嗜欲。高者牿于意見。漸漬淪浹。無始以來之妄緣。非苟然而已也。夫鑽研有竅。鍛鍊有機。不握其機。不入其竅。漫然以從事。雖使折木爲塵。碎鑛爲粉。轉展煩勞。祗益虛妄。欲覓金火之兆徵不可得也。寂然虛明。本有天然之機竅。動於意欲。始昏始蔽。消意遣欲。存乎一念之微。得於象罔。非可以智索而形求也。苟徒恃現在爲具足。不加鑽研之力。知所用力矣。不達天然之義。皆非所爲善學也。

○王龍谿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喚醒人心。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唐荊川開府維楊。邀龍谿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荊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此不是良知。公

○二程子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彭南畇曰。孟子所指孩提愛親敬長之心也、若致良知云者。文成以是言知。直窮本原。最為親切。致之則大有察識擴充工夫在。此知行之所以貴於合一也。不觀程子之言乎。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聞者。德性之知。不假聞見。文成之標舉良知。蓋張本於程子此言矣。朱子非徒尚聞見之知。而不本德性之知者。特其後來沿襲訓詁者。專趨于博物多聞之一途。而反本窮源之學。莫之提省。故文成以此立教。

○大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良知也。良能也。倘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為夜氣之所存。然有以至於聖人也。

○大程子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騎無可歸也。

○呂東萊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陸子曰。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

○胡敬齋曰。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

水一。先儒所レ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ニ其中一要レ識ニ得眞與ヲ妄耳。

○薛中離曰。良知自存自照。渾無ニ方軆一。無ニ涯限一。若著ニ個良知一亦是障。

○尤西川曰。近溪學者多說ニ良知上還有ニ一層一。此言自ニ靜中端倪之說一啓レ之。夫良知無ニ始終一。無ニ內外一。安得ニ更有ニ上面一層一。此異學也。

○呂新吾曰。良知何處來。生ニ於良心一。良心何處來。生ニ於天命一。

○呂新吾曰。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ニ斗室一而通ニ於六合一的。纔落ニ聞見一。便有ニ偏倚駁雜。世俗氣味一矣。是以聖賢將ニ聞見一來證レ心。不ニ以レ心徇ニ聞見一。

○湯潛菴曰。處レ事未ニ必合一レ宜。此心必有ニ歉然不レ安處一。此不レ安處。便是天理。便是良知。若心入ニ于邪僻一。肆然無ニ不レ安之處一。遂成下其爲ニ忌憚一之小人上。

後素按。右經傳諸說。明ニ良知者天之靈明。而非ニ情識聞見之知一也。

○王子曰。致レ知云者。非レ若下後儒所レ謂充ニ廣其知識一之謂上也。致ニ吾心之良知一焉耳。良知者。孟子所レ謂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者也。是非之心不レ待レ慮而知。不レ待レ學而能。是故謂ニ之良知一。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軆。自然靈昭明覺者也。

○楊文公億曰。童雅之學。不ニ止記誦一。養ニ其良能良能一。當下以ニ先入之言一爲上レ主。日記ニ故事一。不レ拘ニ今古一。必先以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一。如ニ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一。只爲ニ俗說一。便曉ニ此道理一。久久成ニ熟德性一。若ニ自然一矣。

之照物。姸媸黑白。一照而皆眞。所謂知也。姸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姸媸黑白以爲鏡躰。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王心齋曰。良知之躰。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王心齋曰。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擧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鄒東廓曰。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擧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虗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己由人乎哉。

○歐陽南野曰。良知心之本躰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歐陽南野曰。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

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レ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二學者不二肯直下承當一耳。又曰。某于二良知之說一。從二百死千難中一得來。非二是容易見得到一レ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不レ得レ已與レ人一口說盡。但恐下學者得レ之容易。只把二做一種光景一玩弄。孤中負此知上耳。

○王子曰。若信二得良知一。只在二良知上一用レ工。雖二千經萬典一。無レ不二脗合一。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

○孔子曰。由誨二女知一レ之乎。知レ之爲レ知レ之。不レ知爲レ不レ知。是知也。

○孔子曰。蓋有二不レ知而作レ之者一。我無レ是也。多聞擇二其善者一而從レ之。多見而識レ之。知之次也。

王子曰。夫子嘗曰。蓋有二不レ知而作レ之者一。我無レ是也。是猶二孟子是非之心二人皆有レ之之義一也此言正所三以明二德性之良知非レ由二於聞見一耳。若レ曰下多聞擇二其善者一而從レ之。多見而識上レ之。則是專求二諸見聞之末一。而已落二在第二義一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二見聞之知一爲レ次。則所レ謂知之上者。果安所レ指乎。是可三以窺二聖門致レ知用レ力之地一矣。

○孟子曰。人之所二不レ學而能一者。其良能也。所二不レ慮而知一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及二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親レ親仁也。敬レ長義也。無レ他達二之天下一也。

○二程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二德性所一レ知。德性所レ知。不レ待二於聞見一。

○二程子曰。聞見之知。非二德性之知一。物交レ物則知レ之。非レ內也。今之所レ謂博物多聞者是也。德性之知。不レ假二聞見一。

○錢緒山曰。良知至微而顯。故知レ微可二與入一レ德矣。微之顯。誠之不レ可レ揜也。堯舜禹授受。只是指二點得一微字一。中庸不レ睹不レ聞以至二無聲無臭一。中間只是發二明得一微字一。

○王龍谿曰。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レ同二妄識託レ境依レ緣而知一。譬二之明鏡

○段若膺曰。至於程子之讀親民爲新民。則又失其音讀者也。漢儒有改讀經字者。而大學之道在親民。不得援此例。人與人患隔而不親。親民之事必兼富之敎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責以仁者。即大學一篇言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曰。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豈偏言敎化耶。失其音讀而爲政之次第失矣。尙何至善之可求耶。近儒如王文成亦言不當讀新。

後素按。右諸說辨親民之親字不可作新。而王子及宗其說者親民之解。又載于本經而略焉。讀者宜參看。

○王子曰。眞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王子曰。眞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

○王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眞。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王子曰。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人。

○王子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眞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

レ子。此篇引二康誥一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又曰。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皆親レ民之義。

○鄭端簡曰。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三以親二民也。養レ之敎レ之。所二以齊治平一也。故曰。樂利。曰。散レ財聚レ民。曰。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皆所二以養一レ民也、敎不レ言二庠序學校一。而惟以二好一レ善惡一レ惡者。學レ直錯二諸枉一。能使二枉者直一也。庠序學校之敎。亦與レ賢而料二不肖一耳。况好惡之正。又身敎レ之。則擧錯在レ此。則民之趨避在レ此。

○王弇州曰。人倫明二于上一。小民親二于下一。是孟子亦言二明德親民一也。而王氏不レ知レ引也。

○或曰。親民也者。親レ之也。古云親二百姓一。親二萬民一。秦漢以來。亦曰二守令親民之官一。若曰二新民一則無レ取レ于レ義矣。

○林子仁曰。孝者所三以事二君也。弟者所三以事二長也。慈者所三以使二衆也。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レ仁。一家讓。一國興レ讓。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也。又曰。宜二其家人一。而後可二以敎二國人一。宜レ兄宜レ弟。而後可三以敎二國人一。其爲二父子兄弟一足レ法。而後民法レ之也。明二明德一親レ民也。又曰。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悖。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也。此皆所レ謂二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一也。

○郝京山曰。大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纔明レ德便離二不レ得民一。纔致レ知便離二不レ得物一。德非レ內。民非レ外。知非レ精。物非レ粗。故曰。明二明德於天下一。天下與二吾明德一渾淪是一個。故曰レ親レ民。先儒改レ親作レ新。迂疎無レ味。

二川歸下海。豈待二一一詮解一而得レ之耶。

○尤西川曰。自二首章一至下此謂二知之至一也上。總說二學之大端一。自三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至二此謂下知レ本。細說二學之工夫一。而要二其歸極一。各以レ知レ本結レ之。所レ謂修レ身爲レ本。本治末治。止二於至善一也。不レ釋二明德一。通篇皆明二明德一也。不レ釋二親民一。通篇皆親レ民也。不レ釋レ止二至善一。德明民親。乃所三以止二至善一也。專揭二誠意一者。止二至善一之功全在レ此也。致知格物所三以誠二其意一也。致知格物之功。則毋二自欺一是也。恂慄者毋レ欺之實也。釋二正心修身一。明三其無二內外一也。釋二修身齊家一。明三其無二人己一也。釋二齊家治國一。明三其無二親疎一也。釋二治國平天下一。明三其無二遠近一也。自三所レ謂誠二其意一以下。每レ到二段落處一。必屢引レ言以咏二嘆之一。自二正心修身一。到二治國平天下一。皆並擧。而於二誠意一獨單言。則其要旨所レ在。與三其無二闕文錯簡一。皆可レ見矣。

○湯潛菴曰。大學工夫約二于誠意一。誠意之極爲二至善一。

後素按。右諸說明下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歸二宿於誠意一。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統二括於誠意一之義上也。學者熟二玩此一。則大學全書之義。聖人立言之妙。瞭二然乎心目間一矣。

○孔仲達曰。在レ親レ民者。言二大學之道在下親二愛於民一。

○倪正甫曰。學者之功用不レ過二修レ己安下人。而明二明德一。所二以修下己也。親レ民所二以安下人也。皆欲レ止二於至善一也。民レ親者伊川讀レ親作レ新。以三下文作二新民一爲レ證。朱氏祖レ之。然先儒皆不二敢改一。蓋於レ民言レ親自有レ義。親愛也。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二民父母一。視レ民如

無レ非レ正也。充二於四體一。發二於面目一。可三以望而知二其爲一正人一也。苟不三正心誠意一而存二乎邪一。則形容動作亦皆不レ正。充二於四體一。發二於面目一。可三以望而知二其爲一邪人一也。至二於國之興亡一。亦以三正與二不正一。況於レ人乎。

○楊龜山曰。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先治二其國一。欲レ治二其國一者。先齊二其家一。欲レ齊二其家一者。先修二其身一。欲レ修二其身一者。先正二其心一。欲レ正二其心一者。先誠二其意一。欲レ誠二其意一者。先致二其知一。致レ知在レ格レ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二一身之修一。推而至二於天下一。無二二道一也。本二諸誠意一而已。

○陸子曰。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無二自欺一也一段。是總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一。故反覆言レ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乃是性所二好惡一。非レ出二於勉强一也。自欺是欺二其心一。謹獨即不二自欺一。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レ可レ謂レ無二人知一。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若レ此。

○許敬菴曰。古人爲レ學。只在二一念上一用レ功。一念誠與二不誠一。所レ關二係得失存亡一至切。故大學特提二誠意一爲二全經樞扭一。而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道。俱聯二絡其中一。雜二引詩書孔子之言一。反覆默證。非二必節々分疏一。而錯綜變化。理自躍然。此聖門立言之妙也。

○許敬菴曰。只愼獨誠意。則心正身修一齊都了。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將下舉而錯レ之無上レ難。此大學所二以莫レ要二於誠意一也。篇中或證二明德一。或證二新民一。或證二止至善一。樞紐在二誠意一。而下レ手在二致知格物一。俱可レ默二識於言語之外一。學者於レ此沈潛反覆。切レ身體レ言。自知二領要歸宿一。如二綱在レ綱。如

意則歸三併止二至善一。故下專言レ知レ止。實非二三項一。格致誠正等名目有レ八。卒言二修身爲一レ本。仍是一事。如紛紛各釋二其義一。則大學之緒若レ是其繁耶。爰取二古本一讀レ之。其於二首篇之末一。接以二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乃知二知レ本而知已至一。格致之說已明。故下獨言二誠意一。以レ是知レ不二必補一レ傳也。此後歷二引古之明新止至善者一。以明二修身之爲一レ本。又引二聖人之言一。證二其知レ本之說一。於レ是詳言二身心相因之理一。修齊治平本末一貫之意。全篇如二貫珠一。以レ是知レ不二必分一レ傳也。嘗有二レ古二錦於此一。經緯文采。本自斐然。必裁二割之一。以就二近製一。不レ足則益レ之以二他繪一。雖二復整密一。不レ若レ仍二其舊一矣。夫子曰。吾猶及二史之闕文一。史猶闕レ文。而況經乎。古本向傳二於世一。好レ古者多述レ之。予特爲レ之通二其義一如レ此。

後素按。右諸說明下大學無二闕文一。又無二錯簡一。爲中一篇一之義上。而學者從二湛氏之說一審二其詞一。則大學之要必在二誠意之二字一。既了然矣。

○唐孔氏曰。此大學之篇。論二學成之事一。能治二其國一。章二明其德於天下一。却本二明德所一レ由。先從二誠意一始。○海虞陳氏曰。括二大學一以二明德一。本二明德於誠意一。可レ謂開レ門見レ山。

○韓昌黎曰。古之欲レ明二明德天下一者。先治二其國一。欲レ治二其國一者。先齊二其家一。欲レ齊二其家一者。先修二其身一。欲レ修二其身一者。先正二其心一。欲レ正二其心一者。先誠二其意一。然則古之所レ謂正心誠意者。將二以有一レ爲也。

○范文正曰。人之治レ身。以レ誠爲レ本。而所レ戒者以レ邪爲レ急。蓋正心誠意而存二乎正一。則動作擧錯

○羅近溪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二所レ謂經一。無二所レ謂傳一也。亦無レ所レ缺。無レ所レ補也。蓋其書從レ頭至レ尾。只是反復詳明。以顯二大人之學一。

○毛西河曰。是書在二五經禮記一。竟削二其文一。至レ今猶幸見二眞本一者。籍二十三經中鄭氏註一耳。明嘉靖間。王文成公刻二古本大學一。當時父士在レ官者。自レ中及レ外。稱二明代極盛之際一。尙相顧眙愕。竝不レ信三大學復有二此本一。可レ爲二浩嘆一。第其稱二古本一。則原無下今本可レ爲二匹偶一。今按鄭註孔疏。不レ分二章節一。但以二大學之道起。至レ止二于信一爲二一截一。子曰聽レ訟起。至レ末爲二一截一。此亦不レ得レ已而爲二署レ註之地一。與二兩截分章一不レ同。

○朱竹垞曰。大學在二小戴記中一。原止一篇。朱子分爲二經傳一。出二於獨見一。自二章句盛行一。而永樂中纂二修禮記大全一。竝二中庸大學文一刪二去之一。於レ是誦二習章句一者。不三復知二有二戴記之舊一。陽明王氏不レ過下取二鄭註孔義本一而旁釋上レ之爾。近見三無錫長夏輯二雒閩源流錄一。於二陽明傳一謂。其敘二古本大學一。則倒二置經文一。反以レ是爲二陽明罪一。果足三以服二天下後世之心一乎。毛西河曰。王文成以二大學原本一示レ人。人大驚。反有下以改二竄聖經一訐中于廷上者上。顧朝貴多師二事之一。吏治郞中方獻夫位在二守仁上一。亦執レ贄行二弟子禮一。事類二朱竹垞之所一レ記。因附錄焉。

○吳秋圃曰。按學庸出二於禮記一。古本大學乃漢孔安國所レ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無レ分二經傳一。時去レ古未レ遠。又出二孔氏一似レ無レ可レ疑。紫陽宗二程子之說一。以三其有二錯簡一而更二定之一。尊二首篇一爲レ經。分二三綱領八條目一。而各自爲レ傳。又以三其說二補二格致之闕文一。嘉二惠後學一至矣。愚竊疑三格致傳中所レ稱窮二至事物之理一。反覆求二之大學全書一。此旨不二少概見一。何也。且篇首提レ綱。語取二分明一。

口耳之也。學者密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

○鄭端簡曰。餘姚王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

○鄭端簡曰。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戴聖鄭玄賈逵

○樊尙默曰。大學古本。原無經傳。

○樊尙默曰。王文恪謂大學初無闕文。王文成謂大學亦無錯簡。鄭端簡頗信其說。

○徐曰仁曰。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錢緒山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孔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殆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編。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聞見也。

○鄒東廓曰。大學古本。以孔門他章例之。則如克己復禮。修己以敬。出門使民。忠信篤敬。皆未嘗先知後行也。曾子之自言。如仁以爲己任。臨深履薄。遠暴慢鄙倍。則皆合知行而言之。由是觀之。則大學之爲完本而無闕傳。其亦可知矣。

○高中玄曰。大學舊本。原是一篇。無經傳之說。然脈絡自明。非有錯也。

置古本大學之全文于朱子改本之前。曰。今擧世之所誦習。惟章句也。謹先錄記禮本文。以存古昔。然後抄章句於其後。以便誦習云。方正學先生亦曰。讀者以不見古全書爲憾。兩賢學朱子。而牴牾如此。雖固有復古本之意。德有小大。學有淺深。才有通塞。不能奮呼以復之。設復之。世不肯從焉。故如毛氏所云。特以彼易之。以此易彼而已。及王子起。洞見古本非特無闕文。又無錯簡。終去分章。復舊本。嗚呼。其功偉矣。

○王子古本大學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禮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湛甘泉曰。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爲格致也。敎之力也。身之也。非

○毛西河曰。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並著爲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並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爲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河南二程氏並讀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因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爲誰作。且變置其文。而加以增補。朱氏元晦乃復爲之割之。析之。遷徙顚倒。確然指定爲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去。孰闕當補。而且推本師承。以爲皆程子之所爲。一則曰。程子所定。再則曰。竊取程子。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敕使共遵。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故科目士子並不知朱子之外別有舊本。而一二學古者。則又更起而移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爾。非我是競相牴牾。而沿習既久。忽有僞造爲古本。獻之朝廷。以爲石經舊文。所當頒學宮而定科目者。夫祇一改經而相沿。禍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爲之辨也。陳幾亭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遂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朱竹垞曰。豐坊僞石經大學。唐伯元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行學官。而又述之爲書。夢魘之語也。○又曰。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也。

後素按。右諸說辯大學有錯簡而無闕傳。一二移易經文。則格致之傳本完具云之義。及以聽訟釋本末之非是。與石經僞文之出。乃起乎程朱更定也。因竊考。在宋時既有復古之勢。蓋各心疑其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之語。未免泛求。與聖功徼有疑。而又恐學者不得其意。而外馳無歸宿。故皆起正補傳之誤矣。而黃氏日抄。則先

○都玄敬曰。朱子作二大學章句一。以補二致知格物之傳一。黃氏日抄載二董丞相之說一。謂經本無二闕文一。此特錯簡之釐正未レ盡者。自二知レ止而后有一レ定。至二則近レ道矣一。及聽レ訟吾猶レ人也。至下此謂二知之至一レ也上。此正釋二致レ知在一レ格レ物。不レ俟二他補一。後車清臣大學沿革論。其見與二董氏一合。王魯齋聞レ之謂洞二照千古之錯簡一。本朝如二宋學士方正學一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レ目之名。無レ有二所レ謂本末者一。何必傳以釋レ之。方先生曰。以レ聽レ訟釋二本末一。律以二前後之例一不レ類。合爲二一章一而觀レ之。與二孟子堯舜知不レ徧レ物之言一相發明。其爲二致知格物之傳一何惑焉。是雖レ異二於朱子一。而不レ乖二于道一。固朱子之所レ取也。王守溪曰。朱傳以二聽レ訟一節一爲レ釋二本末一。則可レ疑。本末非二綱領一。非二條目一。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終始獨遺レ之乎。

○顧亭林曰。董文淸改三大學知レ止而后有レ定二節。於二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之上一。以爲二傳之四章一。釋二格物致知一。而傳止二於九章一。則大學之文。原無レ所レ闕。其說可レ從。

○蔡虛齋攷定傳文曰。所レ謂致知在二格物一者。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尤爲レ近レ理。使三朱子復生一。未三必不二改而從一レ之。

○毛西河曰。王魯齋栢謂。大學錯簡或有レ之。然未二嘗闕一也。安事レ補矣。遂就二本文一略作二移易一。而其義已備。因有二王氏改本一。董氏槐葉氏夢鼎吳氏澄與レ之同。其後車氏淸臣嘗爲レ書。以昌二明其說一。此皆從二朱子改本一。而僅去二其補傳一。以自爲レ說者。至二蔡氏淸一。則又從而小變。別有二改本一。

其非一。使三朱子復生一。將下必以二其言一爲上然也。

○方正學曰。大學出二於孔氏一。至二程子一而其道始明。至二朱子一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三嘗補二之。而讀者猶以レ不レ見二古全書一爲レ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レ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二其序一。遂歸下經文知レ止以下。至二則近レ道矣一以上四十二字。於中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右上。爲二傳第四章一。以釋二致知格物一。由レ是大學復爲二全書一。車先生淸臣爲レ書以辨。其說之可レ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二一家之書一。則其說亦非二一人之所一能盡一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レ道者迭起。至二於近代一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二至當一哉。姑亦以待二後之君子一爾。世之曉然黨レ所レ聞而不レ顧二理之是非一者。皆非二朱子之意一也。舊說以レ聽レ訟釋二本末一。律以二前後之例一不レ類。合爲二一章一而觀レ之。與二孟子堯舜之知而不レ徧レ物之言一。正相發明。其爲二致知格物之傳一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擧二大義一而意趣自備。非レ若二後世說者之固一也。由二國家一而推二之天下一。大學之所レ宜レ爲。所レ欲レ致レ知者。舍レ聽レ訟而何以哉。是語雖レ異二於朱子一。然異二於朱子一而不レ乖二乎道一。固朱子之所レ取歟。

○景訥菴曰。大學傳五章。此謂レ知レ本一句。非二但衍文一。正是釋二格物二字一。程子曰。格物者。謂レ知二至善之所一レ在。如レ此則謂三之傳無二闕文一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四以見三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二不レ明處一。謂レ非二致知工夫一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四以見三象物之表裏精粗無二不レ到處一。謂レ非二格物工夫一不可。不レ待レ補而義已足。

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温陵蔡氏淸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レ說。

○黃慈溪曰。大學自二二程先生更定一。至二晦翁先生章句一。益精矣。獨所レ謂傳之四章。自二聽レ訟吾猶上人以下。釋二本末一云三下有二闕文一。傳之五章釋二致知一。云三上有二闕文一。是以二工夫次第大備之間一。猶有二文字闕失之憾一也。辛酉歲見二董丞相槐行實一。載二此章一謂經本無二闕文一。此特錯簡釐正未レ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下欲レ明二明德一以下條目八事之詳上。此經也。自レ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此謂レ知レ本。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右正係レ釋三致レ知在二格レ物。不レ待二別補一。今錯在二首章三句之下一耳。

○王魯齋曰。大學錯簡或有レ之。然未二嘗闕一。安事レ補哉

○王魯齋曰。車君書言。致知格物未二嘗亡一。自二知レ止而后有一レ定以下。合二聽レ訟一章一。儼然爲二格物一傳一。使二朱子聞一レ之。當二莞爾一笑一也。

○王忠文曰。大學在二禮記中一通爲二一篇一。朱子始分爲二經傳一。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レ亡而補レ之。孰知二其未一レ亡也。今卽二其書一求レ之。知レ止而后有レ定。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此十七句。足レ爲二格物致知傳一。蓋錯簡在二他所一。則爲二羨語一。而取以爲レ傳。則極二其精功一。朱子勇二於補一而不レ知二移易一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下所レ謂本末乃別爲上レ之耶。董丞相槐及玉峯車氏西磵葉氏皆著レ論以辨二

與二林擇之一書上。大學正經云云。亦以レ意言爾。傳中引二曾子曰一。知二曾子門人成一レ之。則晦翁亦未レ有レ所レ本也。

○陳耀文曰。大學或問曰。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蓋傳文或引二曾子之言一。而又多與二中庸孟子者一合。則知三其成二於曾子門人之手一無レ疑矣。夫無レ所二承受一。無二他左驗一。而據二相似者一。輙謂二某之作一。所レ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レ師者歟。

○毛西河曰。此夫子七十子之徒所レ記。其言詳且明。並不レ容二訓釋一者。

○李見羅曰。大學孔氏遺書。順レ此學則不レ差。於レ今可レ見二古人爲レ學次第一者。獨賴二此篇之存一。而論孟次レ之。明道先生言レ之矣。

○陸儼山曰。朱晦菴作二大學章句一。説二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夫不レ得二其言一。徒記二其意一。遂乃支分節解。微恐於レ理有レ礙。不レ若下程子只説二大學孔氏之遺書一恰好上。

後素按。右諸説明二大學孔氏之遺書。而非三曾子門人之所二獨記一也。而以レ愚考レ之。則曾子孔子傳心之人也。故曾子及其門人之記述必居レ多矣。然與レ稱二曾子書一。不レ如下稱二孔子遺書一之渾融レ也。

○鄭端簡曰。大學一篇。初在二戴記中一。程子始表章。因而更二定之一。朱子爲二之章句一。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レ註。唐國子祭酒孔潁達所レ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柏四明黃氏震草盧吳氏澄。

古本大學刮目綱領

○毛西河曰。馮氏岠章晉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レ多。故孔氏正義亦謂。禮記之作。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レ所レ聞以爲レ記。然顯屬二孔子一者。仲尼燕居。哀公問。坊記。表記。儒行。禮運。緇衣八篇。屬二曾子一者。曾子問一篇已。其他皆襍二出孔子及門人弟子一。名並無二專屬一。然專屬二孔子一如二緇衣一者。亦復有二作者姓名一。見二之他記一。如二緇衣公孫尼子所レ作之類一。必非下無レ據而可中臆指爲上某者。從來大學在二戴記中一。未三嘗屬二誰氏一。不レ知朱子何以確指爲二曾子一。此必有レ所レ受。而當レ俟二再考一。

○朱竹坨曰。大學不レ題二作者姓氏一。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レ所レ聞。或云子思作。至二朱子一於二百世之後一。毅然論定爲二曾子之書一。且析爲二經傳一。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其答二林擇之一書曰。傳中引二曾子曰一。知二曾子門人成一レ之。而稗齋漫錄又云。大學決是子思所レ作。不レ然誠意傳中不レ合レ有二曾子曰三字一。黃岡樊氏六曰。記引二曾子之言一。決非二曾子書一可レ知。學者所レ見不レ同如レ是。當日復齋陸子東磵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レ遠。而朱德莊亦不レ信二朱子章句一。於レ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樊尙默曰。朱子述二程子之言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乃割二一經一爲二曾子所一レ述。分二十傳一爲二門人之記一。遽稱二曾子之書一。似下與二遺書之說一不上レ合。觀二誠意章一。別引二曾子之言一。決非二曾子書一可レ知也。

○李于田曰。子思遭二樂朔之難一作二中庸一。事具二孔叢子一明矣。曾子著二大學一。初謂朱說有レ本。然觀

之下。

一署諸說之次序。一曰說破全旨大意。二曰析講名義。三曰通解經義。四曰存疑餘論。例雖一定如此。又間有出入齟者。出乎愚一人之勤。不能免粗脫。覽者恕焉。

一王子謂門人曰。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此聖賢之公論。而非黨同伐異之偏。故諸說中固亦採入朱子之說。而於不合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旨者。則竊不取矣。

一宋五子。例稱以子。故周程朱三子皆稱子。今陸象山王陽明二先生。亦俱以子稱。自餘先儒。則或以字。或以號。或以謚。字號未知者。但以某氏。

一經文因署諸說既爲三十有七節。實屬割裂。故別載王子古本白文傍註於前。此爲便於覽者檢閱故也。而傍註抽出於李氏涵海。王文錄百陵學山中。彼此按訂以惠學者所謂珍書。而莫爲容易觀。

諸說與二王子一相符者若干條上。以加二諸綱領一。而如二其列次一則首擧下大學在二禮記一不レ指二誰氏作一。而非二曾子之書一。以二孔氏之遺書一爲レ是等之說上。次擧下無二闕傳一。移二易經文一。則不レ須二補傳一。而格致之義自備云之類上。其次擧下無二錯簡一。乃爲二一篇之文一論上。又其次擧下誠意者貫二全經一之義。親民之親。不レ容レ作レ新。致知之知。眞知而致二其知一也。非下推二廣知識一之謂上。格物之物。非二外物一而正二其事一也。非下窮二至物理一之謂上。及知行合一之諸論下。各先後區別而畢焉。志二於大學眞修之道一者。不レ了二得致知格物之名義一。則以下與二改本之義一相反上。猶或有二惑志一。是以其致知格物之說。不レ厭二頻數重復一。枚擧臚列。而如二致知之說一。則愚三致レ意。讀者勿レ忽。

一綱領所レ取各家之說、以二意義先後一爲レ序。不レ拘二其人之時代一。經中署二諸說一亦然。其諸說於二原文一或刪レ句。或去レ字。亦以レ有レ礙二於古本之旨一也。是乃倣二欽定三禮義疏之例一。

一古本鄭註孔疏。不レ分二章節一。但以二大學之道起。至レ止二于信一爲二一節一。子曰聽レ訟起。至レ末爲二一節一。此亦不レ得レ已而爲二署レ註之地一。是毛西河先生之言也。以二先儒之諸說及愚按語一。署二諸兩截之二處一。則與二經文一濶遠。而不レ便二於覽者一。而觀二十三經禮記中大學一。則雖二兩截一而爲二節次一以置二鄭註一。孔疏則束置二兩截之二處一。而欽定三禮義疏亦禮記中復二古本大學一。以盡仍二舊文一。以二鄭註孔疏及朱子註一。置二諸十三經大學之節次一。固雖レ如下初學有中經文脈絡或不レ續之疑上。今不レ得レ已祖二述此一。又斟二酌毛氏大學之節次一。以擬爲二三十有七節一。乃置二諸說一。而按語下二一字一以附。然名物訓詁。則直接二經文下一雙行小書。且雖二精義之解一。衍二前人之說一。而別無二闡發一者。亦雙行小書。各分二附本注

凡例

一古本大學在二禮記一。竟削二其文一。至レ今幸見二眞本一者。藉二十三經中鄭氏註一耳。王文成公刻二古本大學一。第其稱二古本一。原無三今本可二爲二匹偶一。不レ如下直稱二大學二字一爲上レ當。是毛西河先生之言也。然朱子改本。明永樂中勒二甲令一。而行二于我邦一亦既久矣。童而誦レ之。老而講レ之。如以二大學二字一稱二古本一。則反與二改本一混焉。恐不レ能レ辯。仍從二陽明王子刻本舊號一。稱レ之以二古本大學一。

一自二朱子改本行二于世一。禮記無二大學一。方正學先生曰。學レ古者以レ不レ見二古全書一爲レ憾。王子刻二古本大學一。蓋亦其意也。可レ謂レ有レ功二於聖經一矣。然至二呂晩村輩一。攻二擊王子一不レ遺二餘力一。作二天蓋樓語錄一曰。陽儒陰釋之徒。惡二格物之說害一レ己。彎レ弓反射。輙以二古文石經一爲レ辭。云云。夫古文石經。非二古本大學一也。自三改本行二于世一。學士大夫不三復知二禮記原有二大學一。當二其時一。豐坊者僞二作石經古文一。上二於朝一。罪不三獨在二豐坊一也。必有レ在焉。晩村所レ云古文石經。指レ此也。而信二石經一者。東林顧端文高忠憲輩。而其謂二陽儒陰釋一。反斥二王子一居レ多矣。然不レ學二古本大學一。而石經古文云者何也。推二其意一。起二乎黨レ同伐レ異之私一。如明學下王子復二古本一之實上。則朱子之改本反非二聖人之舊一。而其遷二改經文之事亦明晰焉。雖二兒輩一得レ知レ之。則改本衰壞之基也。故朦二朧其語一。似レ俾下不レ知レ古者一。必疑中陽明古本大學即石經之僞文上。噫。晩村欲レ惡二王子一。併抹二殺古本大學一。陋亦大矣。是以古本大學之源流。不レ可レ不二明辯一。故以下先儒論二大學一諸說上爲二綱領一。而誠意親民。致知格物。及知行合一之解。是王子古本之說。與二朱子之說一全不二相合一處。故又採下先儒論レ之之

多言一。降伏者自少。而攻擊者却多矣。然因レ論レ學集二矢於吾身一。固所二甘心一也。于レ時天保三歲次壬辰夏六月。浪華大鹽後素題二于洗沁洞中一。

宇津木靖　訓
門人松浦誠之　點
湯川幹

纏繞其心。不忍遽訂朱說之是非。此可亦謂非人情哉。不意各挾勝心。强說剛辯。剽竊其頭腦之說。以追補朱子章句等之所不及。則豈非實皆陶治於陽明子者乎。謂之陽朱陰王而可也。然而反以戈入室。攻擊如仇讐。是何心也。湯文正答清獻書曰。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程魚門曰。清獻攻陸王太過。猶墜講學習氣也。彭南畇曰。陸侍郎早以排擊王文成爲事。意在尊朱也。然文成之緒言幾絕。而朱子之學卒未有明也。是豈侍御初志哉。以三家之說觀之。則清獻之勝心不容掩也。余之言非耶。餘子姑置不論。嗚呼。心理不二。知行合一。眞是洙泗伊洛之學要。初朱子之本旨亦所同也。若使薛子諸賢出于陽明子之後。亦必啓於其致知。雖論學乃入知行並進之正。而又握學之要矣。使清獻諸子出于陽明子之前。亦必達於夫格物。至論學即襲先知後行之誤。而又嘆要何在。然則繼往聖開來學。其機只在陽明子而已矣。亦何疑哉。而如其功業文章非人之所及也。只心理不二。知行合一。雖塗人得學而臻之。然不明其致知格物之訓。則如瞽者無相跛者無杖。決難入其門矣。況上其堂乎。其人唯唯退。而余讀古本大學有年于玆。非徑讀大學白本也。讀昔人讀大學以所著之群書。而治白本。服膺其致知格物之訓。近破迷心。猶如刮目然。因又就白本成節次。每節次置陽明子及儒先之說。而余按語亦附焉。名曰古本大學刮目。正將之死以修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學。然則不但不負陽明子之敎。庶幾亦不叛孔子程子之學要。與朱子之本旨矣。嗚呼從吾遊之徒。亦將刮目。則不可不讀之也。今以夫所答之言併書簡端。刻之于家塾。世之君子看之。則必罪蕪陋之

不暴于百世之下。豈非可惜哉。豈非可悲哉。古有言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豈非謂仁者之過者耶。只知是義而憂之者。董文正王魯齋車玉峯之外。慈溪黃子正學方子虛齋蔡子數人而已。故皆曰。大學無闕。何事補。而其說雖各有小異。總刪去其補傳。要一家之言。而不能明之于天下。故雖陽明子之高明。初未嘗知是義。猶一意尊信即物窮理之說。用工以至格竹子之拙。況宋以降學者支支離離。焉得看破即物窮理之無要。而微有隔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旨哉。而陽明子龍場者。誠萬死一生之地。動心忍性之餘。闡明格物致知之旨。繼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墜緒。而去分章。復舊本。雖如與朱子相反。以理推之。則因此朱子之本旨。亦暴于天下萬世。然則非朱子之讎人。而朱子之益友也。豈如董文正諸子之僅去補傳。求莞爾于朱子之比哉。是故前乎陽明子朱學純儒如敬軒薛子敬齋胡子及許魯齋。皆信心具衆理。則固知心理之不二也。然至於其論學。則皆亦顯襲先知後行之誤。而後乎陽明子朱學老儒如陸清獻李文貞及呂晚村。不但知心理之不二。雖至於其論學。皆亦暗入知行並進之正。而薛子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要何在。此無他。壅於紫陽之格物也。清獻大極之論。歸之于心而握要。簡易直截無支離之見。此無他。啓於姚江之致知也。否則清獻諸子之學未必出乎薛子諸賢之上。薛子諸賢之識。未必屈乎清獻諸子之下。而於儒者一大緊要事。豈有其識如彼。其學如此之理哉。清獻諸子幸而出于陽明子之後。而熟觀其全書。聞見其行實。無是非之心非人。安得不心伏其繼墜緒之大力。而欽慕其確論雄文不在孟子之下哉。而舊習

古本大學刮目自序

余聞諸前哲。學之益于人也。以窮理云則誠意正心修身也。雖讀四子五經窮萬物之理。而無誠意正心修身之實。則豈益于人哉。豈亦足貴學哉。或引世儒相傳之說謂余曰。格物致知窮物理。然後下誠意正心之功。以至修身。是大學之序。而朱子之教也。心與理爲二。知與行爲岐。既明明焉。如子之言。不亦異學耶。曰以余之言爲異學。則非但姚江。伊洛亦異學也。非但伊洛。洙泗亦異學也。程子曰理與心一也。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心理之不二於是乎可見矣。又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知行之合一。於是乎可見矣。心理不二。知行合一。即是伊洛之學要也。而目之以異學可乎。經曰。在明明德。朱子解之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云。則心理之不二於是乎可見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朱子解之曰。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云。則知行之合一於是乎可見矣。心理不二。知行合一。洙泗之學要也。而目之以異學可乎。由是觀之。則以心理爲二。知行爲岐。而教學者反異學。而非伊洛洙泗之嫡派也。夫朱子亦遵伊洛而溯洙泗。既極其淵源。即於其明德好惡之解。可見未嘗有與之異流矣。然則心理不二。知行合一。紫陽之本旨也。但其即物窮理之工。則蓋其意以爲中人已下皆當以企及。然而茫乎似無要。啓後學之惑。而其弊也。趨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之俗學。於是焉洙泗伊洛之學。終庶幾乎湮晦薄蝕。而朱子之本旨。亦

跋

道之爲レ體。無レ聲無レ臭。豈在レ乎レ言哉。孔子曰。欲レ無レ言。孟子曰。難レ言。是皆以レ非三言之所二能盡一也。然孔子有二性天道之言一。孟子有下拒二邪說一之辯上。何也。蓋發二於不レ得レ已而已。此之謂二有道之言一。一齋先生既著二言志錄一。又有二後錄一。有二晚錄一。皆嘗上レ梓。齡踰二八旬一。則耋錄亦成。其命意之邵。言辭之精。足三以見二其眞積力久之功一。其幾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歟。近者門人渡邊君升請二刻行一。先生曰。耄耋之言。錄亦贅矣。矧於レ刻乎。輿曰。言而錄レ之。業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錄不レ得レ已。則刻亦可レ得レ已乎。乃固請付二之君升一云。

嘉永癸丑中秋後一日　　河田輿謹識

吾軀。父母全而生ㇾ之。當ニ全而歸ㇾ之。臨歿時。莫ㇾ有ニ他念一。唯謝ニ君父大恩ニ而瞑。是之謂ニ全終一。

凡參佰肆拾條

言志耋錄終

則衰頽蹉蛇。如二將レ落之日一。無二能爲一耳。少壯者宜三及レ時勉强以成二大業一。罔レ或二遲暮之嘆一。可也。

養生一念。出レ於二孝敬一。固爲二事レ天之道一。常人養生。或是自私。宜レ知レ所レ擇耳。

老人少決。以二神氣乏一也。唯事理精明。則理以率レ氣。無二此弊一耳。

老人終二天數一者。以レ漸而移。老漸善忘。忘甚則耄矣。耄之極乃亡。亡即斷。歸レ於二原數一矣。

少者勿レ狃レ少。壯者勿レ任レ壯。老者勿レ賴レ老。

親道在レ慈。人概嚴レ於レ子。而慈レ於レ孫。何也。蓋其嚴レ於レ子者。以二責善之切一而然。乃慈也。其慈レ於レ孫也。以下其有中代レ我以責レ善者上。故只見二其慈一耳。祖先之於二子孫一。其情蓋亦相遞爾歟。

人道只是誠敬而已。生既全レ生。死乃安レ死。自レ敬而誠也。生死天來。順而受レ之。自レ誠而敬也。

至下夫較二短長一。説中苦樂上。則竟是男女親族之私情。於二死者一無二此遺念一耳。

人身氣脈。與レ潮進退。與レ月盈縮。則死生固有二定數一。但養生以全二所レ享之數一。斯爲レ得。長生久視。不レ足レ道耳。

凡有二生氣一者畏レ死。生氣全盡。此念亦盡。故極老人一死如レ睡。

釋以二死生一爲二一大事一。我則謂晝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時之死生。只是尋常事。然我之所レ以レ爲レ我者。蓋在二死生之外一。須三善自覓而自二得之一。

臨歿工夫。宜三一念覔二未生之我一。原レ始反レ終。知二死生之説一。是也。

誠意。是終身工夫。一息尙存。有二一息之意一。臨歿只要二澹然無レ累。即是臨歿之誠意。

心身一也。養心在澹泊。養身亦然。養心在寡欲。養身亦然。

余今年辛亥耋齡。衰老之極。肛裏夙痾亦同衰。因思於今宜慮外感。乃日服藥預防。又益節飲食。愼起居。庶乎以延一日。即亦守身之孝爾歟。

養生出於私。則養翻招害。出於公。則養實成養。公私之差在毫髮。

凡事不可過度。人道固然。即此亦養生。

老人不忘養生固可。然至於已甚。則不免人欲。可勞則勞。可苦則苦。一息尚存。勿怠人道。乃是人事天之道。天助人之理。養生正路。蓋在於此。

老人毋托養生以放肆。毋托養生以奢侈。毋托養生以貪冒。書以自警。

養老要占一安字。心安。身安。事安。何養如之。

淸忙成養。過閑非養。

曉要早起。夜要熟睡。並是養生。

親歿之後。吾軀即親也。我之養生。即是養親之道。不可認做自私。

老人不患無持重。患無決斷。

老人平居索然不樂。宜每存喜氣。以自養。

老人宜臨流水。仰遠山。以爲恢豁觀。眞是養生。倘或怯風寒。常擁被在室。則似養非養。

人生二十至三十。如方出之日。四十至六十。如日中之日。盛德大業。在此時候。七十八十。

老人處レ事。不レ失レ於レ酷而失レ於レ慈。不レ失レ於レ寬而失レ於レ急。可レ警。

老人尤要二遜讓一。

任之重者身也。途之遠者年也。任二重任一而輸二遠途一。老學尤宜レ厲二老力一。

常人之所二認以爲一レ養者。其實或用戕レ生。謂二之因レ藥發一レ病。不レ可レ不レ擇。

老人於二食物一。宜三視爲二藥餌一。有二分量一。有二加減一。又有二生熟之度一。

養老之方。恰是坤道。心欲レ靜。事欲レ簡。衣欲レ厚。食欲レ柔。室欲二西南之暖一。

老人好二速成一。可レ戒。好二苟便一。可レ戒。過二惘恤一。可レ戒。此外尚有二執拗拘泥畏縮過慮數件一。都是衰頽念頭。須下能奮然作レ氣。破中却此念上。

老人自養有二四件一。曰和易。曰自然。曰逍遙。曰流動。是也。諸激烈事皆有レ害。

老人耑拘二養生一。或却害レ之。但勿レ爲二已甚一。即是養生。

養老侍人。宜レ用二老婦鍊熟者一。少年女子。多不レ解レ事。

養老用レ酒。以二醴酒若濁醪一爲レ佳。醇酒過烈。非二老軀之宜一。

養老之方。夜燭要レ明。侍人要レ多。見孫嬉二戲於一レ側亦不レ妨。宜下以二人氣一爲上レ養。不三必賴二藥餌一。

持二其志一。無レ暴二其氣一。此訓於二養生一亦有レ益。

觀二花木一以養レ目。聽二啼鳥一以養レ耳。嗅二香草一以養レ鼻。食二甘滑一以養レ口。時揮二灑大小字一以養二臂腕一。徜二徉園中一以養二股脚一。凡物得二其節度一。皆足二以爲一レ養耳。

道理無二往不一レ然。敬一字。固修身工夫。養生之訣。亦歸レ於二一箇敬一。

人命有レ數。不レ能レ短二長之一。然我意欲二養生一者。乃天誘レ之也。必得二脩齡一者。亦天錫レ之也。究レ之殀壽之數。非二人之所一レ干。

人情莫レ不下好レ安而惡上レ危。宜レ守二素分一。莫レ不下好レ壽而惡上レ夭。宜レ愼二食色一。人皆知而不レ知。

余老境懶惰。行件都蕪。但言語飲食之愼。比二諸少壯一。庶レ乎レ可。又飜思。此即是老衰爾爾。

視聽言動。各有二其度一。過度則致レ病。養生亦不レ外二於吾道一。

食物有二口好而腸胃不一レ好者。有二腸胃好而口不一レ好者。腸胃好者皆養物也。宜レ知レ所レ擇焉。

兒孫團集成レ養。老友聚話成レ養。凡聞二吉慶事一。亦皆成レ養。

遠歩非レ養。過食非レ養。久坐非レ養。勞二思慮一尤非レ養。

養二心志一。養之最也。養二體軀一。養之中也。養二口腹一。養之下也。

欲下就二老人一謀上レ事。宜レ在二午中前後一。至レ於二昏暮一。則思慮易レ錯。

極老人思慮昏瞶。譬猶二水影物倒。舟行岸動一。不レ辨二彼此一。唯有德老人無二此昏瞶一。以二養之有一レ素也。

老人勿レ弱二視強壯一。勿レ輕二侮幼冲一。勿下或過慮少斷。錯中誤事期上。書以自警。

老人於二數年前事一。往往有二錯記誤認一。今漫語レ人。不レ免二少差一。或做二障碍一。不レ容レ不レ愼。

老人氣急。事好二速成一。不レ能二自重一。不レ能二含畜一。又妄信二人言一。不レ能レ察二其虛實一。可レ不レ警乎。

愛憎之忽變然邪。人主於ニ士女愛憎一。亦類レ此。

邦俗養子承レ後。雖レ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於レ道亦不レ妨。堯以レ舜爲レ婿。以ニ天下一傳レ之。戴記有虞氏祖ニ顓頊一而宗レ堯。是則類レ於ニ養子承一レ後。況乎邦俗貴賤皆然。義合卽是天合。不レ可レ謂レ無ニ此理一。

古書畫。皆古人精神所レ寓。書尤爲ニ心畫一。對レ此使ニ人起敬追慕一。宜ニ時時展ニ覽之一。亦爲ニ養心之一一。

色之淸者可レ觀。聲之淸者可レ聽。水之淸者可レ嗽。風之淸者可レ當。味之淸者可レ嗜。臭之淸者可レ嗅ニ凡淸物皆足ニ以洗ニ吾心一。

身有ニ老少一。而心無ニ老少一。氣有ニ老少一。而理無ニ老少一。須丙能執下無ニ老少一之心上。以體乙無ニ老少一之理甲。

人皆忘ニ往年之旣去一。而圖ニ來年之未レ來。舍ニ前日之已過一。而慮ニ後日之將レ至。是以百事苟且。終日齷齪。以至ニ老死一。可レ嘆也。故人宜丁回ニ顧少壯時有ニ困苦一。有中艱難上。以知丙今之爲乙安逸甲。是之謂ニ自知ニ本分一。

天道人事。皆以レ漸至。樂ニ樂於ニ未レ樂之日一。患ニ患於ニ未レ患之前一。則患可レ免。樂可レ全。可レ不レ省乎。

人道在レ敬。敬固爲ニ終身之孝一。以ニ我軀爲ニ親之遺一也。

一息尚存。可レ忘ニ自敬一乎。

心事必見於面相與言語。欲知人之邪正。當先瞑目聽其言語。然後開目觀其面相。兩相比照。以察其心事。若是則庶乎無愛憎之偏。

刑罰世輕世重。此是呂公經歷名言也。時代古今謂之世。須善開活眼以軒輊之。不必泥成法。

訟訴。既就其言色。以視聽其心。則我當先以平意公心待之。急心不可。倦心不可。愛憎心尤不可。

凡爲郡官縣令者。父母民之職也。宜以憫恤爲先。以公平爲要。至於委曲詳細。則付之屬吏可也。故又以精選屬吏爲先務。

爲郡官者。視百姓如兒孫。視父老如兄弟。視鰥寡如家人。視傍隣郡縣如族屬婚友。己則以勤儉率之。而以臥治爲旨。可也。

親民之職。尤宜擇有恒者。若有才而無德。必敗醇俗。後雖有善者。而不能反之。

凡治大都者。宜以知其土俗人氣爲先。爲之民者。必視新尹之好惡。欲使人不視。則倍視之。故當使人早知其好惡。郤好。何好惡之爲可。恤孤寡。愛忠貞。禁奢侈。折強梗。是爲可。

教而化之。化難及也。化而教之。教易入也。

治國著眼處。在達好惡。

美酒膏粱。誠不過口腹一時之適。既入腸內。則以速化爲糞溺爲快。唯懼留滯成病。何其

內。可也。

役群小人以與大業者英主。舍衆君子而亡一身者闇君。

有非常之士於此。宜能攬而用之。我攬之則彼爲吾用。雖不能大用而亦爲世觀望。若使渠不得親昵。則必爲他人有。不翅不爲吾用。卻有害。

功利二字。固非不好字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虞廷亦以功稱禹。但以謀與計爲病而已。學者審之。

在官署。戒言及家事。在家則勿一洩官事。公私之辨。仕者之大戒也。

凡在仕途者。多有競躁之念。蓋有此念時。必不能晋。至忘此念。則忽然一轉。事物之理皆然。

遠方試步者。往往舍正路趨捷徑。或繆入林莽。可嗤也。人事多類此。特記之。

智仁勇。人皆謂大德難企。然凡爲邑宰者。固爲親民之職。其察奸慝。矜孤寡。折强梗。卽是三德實事。宜能就實迹以試之。可也。

聽訟之道。仁以爲體。莊以涖之。智以察之。先聞其言而致情僞。次觀顏色而辨眞贋。或寬或嚴以抑揚之。然後義以斷之。勇以行之。大抵如是而已。

聽訟要明白。又要不明白。要明白。似難卻易。要不明白。似易卻難。總之以仁智兼至爲最緊要。

爲二人君一者。宜レ通二下情一。固也。爲二人臣一者。亦宜レ通二上情一。不則諫諍不レ的。

人主宜レ統二大體一。宰臣宜レ執二國法一。文臣敷二教化一。武臣厲二士職一。其餘小大有司各守二其職掌一。合以爲二一體一。則國不レ足レ治。

人主最要二明威一。德威惟威。則威而不レ猛。德明惟明。則明而不レ察。

爲二人君一者。莫レ患レ於レ無レ臣。宜レ患レ於レ無レ君。即君德也。爲二人臣一者。莫レ患レ於レ無レ君。宜レ患レ於レ無レ臣。即臣道也。

人或謂人主宜レ不レ露二喜怒愛憎一。余則謂不レ然。喜怒當レ節。愛憎得レ實。則一嚬一咲。亦仁政所レ在。徒飾二外面一。不可也。

漢土三代已後。封建變爲二郡縣一。是以其治概不レ能レ久。偶讀二晉史一。史臣謂國之有二藩屏一。猶二濟レ川之有二舟揖一。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藩屏式固。亂何以成レ階。其言如レ是。而勢不レ能レ變。不二獨西土一。而萬國皆然。邦人何忘二其太幸一邪。

凡爲二宰臣一者。徒拘二泥成法一。而不レ知二變通一。則無二宰臣之用一。時有二古今一。事有二輕重一。其要在レ於二有レ所レ守而能通。有レ所レ通而能守一。是之爲レ得。

爲二上官一者。於二事物一宜レ無二嗜好一。一示二嗜好一。人必以レ此夤緣。但嗜レ義好レ善。則人之夤緣亦不レ厭耳。

人事。外不レ變而內變者有レ之。名不レ變而實變者有レ之。從政者宜下因レ名以責二其實一。就レ外以求上諸

凡物有二輕重一。有二虛實一。以成二變化一。皆既未濟之象也。聖人既立二此象一。以示レ人。而人未レ識二其妙一。須二善翫索而得一レ之。

天資レ於レ地。而萬物泰。水資レ於レ火。而天功濟。人倫五敎。皆具二此理一。而家國治。須二善省察而自得一レ焉。

水火。靈物也。民非二水火一。則不二生活一。水火。又能焚二溺人一。天地生殺之權。全在二水火一。天地之用。莫レ大レ於二水火一。天地體也。滿世界皆水火也。故可レ敬者。莫レ如二水火一。可レ懼者。亦莫レ如二水火一焉。

水火。是天地之大用。憑レ物成レ形。無レ有二定體一。近觀二西洋所一レ出。奇巧小大器物。蓋皆盡二水火之理一。以製レ之。如二大砲氣船一。亦不レ外レ於二水火之理一。

凡物有二奇巧可レ賞者一。有二雅素可レ賞者一。奇巧而可レ賞。一時之賞也。雅素而可レ賞。則無限之賞也。眞可レ謂二之珍品一矣。蘭人齎來物件。率皆奇巧。吾知二其無二雅致一。但其精巧。則可レ懼之一端。

雷霆地震。人皆驚。而未レ至レ於二大驚一。但大熕一響。出レ於二不意一。則不レ免二喫驚一。以下其出上於二人爲一也。是知可レ敬者天。可レ怕者人。

帝出レ于レ震。日出之方也。故東方之人有二義勇一。震發之氣居レ多。乃可レ賴也。說二言于一レ兌。日沒之方也。故西方之人有二智慧一。兌悅之氣居レ多。卻可レ虞也。易理如レ是。宜レ致レ察。

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極而言レ之。萬物一體。不レ外レ於二情之推一。

天不可測。而或可測。人可測。而或不可測。

西洋窮理。形而下之數理。周易窮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則根株也。數理。譬則枝葉也。枝葉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則枝葉從之。窮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

吾邦。於古代有騎戰。及後甲越益精於兵。於是軍伍各有成法。臨戰卸騎步戰。但亂軍追敵。用騎耳。然應變戰鬪。無一定。則騎戰亦不容不講。

騎戰。常在馬足蹂躙。故宜連數十騎。縱橫馳突。則唯其時之宜耳。

騎戰時。揮槍運刀。宜力在後足。槍欲突。刀欲擊。而力在前足。則必致顚墜。可警。先輩相傳如是。

世之爲武技者。妙處必歸之於禪理。而不知求之於吾儒。試思鄕黨一篇。聖人俯仰進退。一動一靜。莫不中節。卽是天來絕妙處。文武眞無二致。

眞勇如怯。眞智如愚。眞才如鈍。眞巧如拙。

今之儒者。徒爲書蠹。氣力不振。宜時試武技。以養英氣。於文學亦有益。余齡已耋。今則已矣。但使人肄習之耳。

歷代帝王。除唐虞外。無眞禪讓。商周以下。秦漢至於今。凡二十二史。皆以武開國。以文治之。因知武猶質。文則其毛彩。虎豹犬羊之所以分也。今之文士。其可忘武事乎。

白賁。是禮文之極處。噬嗑。是刑政之要處。從政者。宜翫其辭。以得其旨。可也。

所著。則固妄誕亡論耳。

稗官野史。俚說劇本。吾人宜如淫聲美色遠之。余年少時好讀此等書。到今追悔不少。

學生治經。宜先熟於經。而後求諸註。今皆熟於註。不熟於經。是以不得深意。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此言然。

百工各著工夫。以成其事。故其所爲。往往有超越前人者。獨我儒則今人多不及古人。抑何邪。蓋以徒泥舊式。不能自得耳。能不愧於百工乎。

人不能百歲。只當志在不朽。志在不朽。則業不朽。業在不朽。則名不朽。名在不朽。則世世子孫亦不朽。

凡古器物。古書畫。古兵器。皆傳存於今。人則世無百歲人。莫如撰著以遺諸後。此則死而不死。

寫眞遺於後。傳我外貌。或有不似。儘醜儘美。亦烏乎害。著書貽於後。傳我中心。或有不當。自誤誤人。可不愼乎。

古之賢者。不得志於當時。著書自樂。且遺之於後。於一世則爲不幸。而其人則無幸不幸。古今此類不少。

有數之數。迹也。無數之數。理也。邵子則以有數之數。說無數之數。皇極經世。恐未免拘泥。

厚意。則不レ欲レ曠レ之。故每姑置二之坐右一。然不レ知者視而謗レ之。以爲二翫物喪志一。余曾不三以レ此介二諸意一。因復自警謂。人做レ事各有二意趣一。徒視二外面一妄毀二譽之一。不可。秖足三以視二己之不明一。無レ益也。我不三自知二面貌之好醜一。必對レ鏡而後知レ之。人之毀二譽我一。即是鏡中之影子。於レ我有レ益。但至二老境一。無レ心レ於二毀譽一。則鏡中亦不レ認二影子一耳。

天道。都是吉凶悔吝。易也。人情。都是國風雅頌。詩也。政事。都是訓誥誓命。書也。交際。都是恭敬辭讓。禮也。人心。都是感動和樂。樂也。賞罰。都是抑揚褒貶。春秋也。即知人道於二六經一盡レ之。

史學亦不レ可レ不二通曉一。經之於レ史。猶三律有二案斷一。推而言レ之。記レ事皆可レ謂二之史一。易記二天道一。書記二政事一。詩記二性情一。禮記二交際一。春秋則不レ待レ言耳。

文章不二必他求一。反二復經書一。得二其語意一。則文章之熟。亦在二其中一。

政有二寬猛一。又有二寬中之猛一。有二猛中之寬一。唯覇者爲下能隨レ時隨レ處。互得中其宜上。是則管晏之得手。加レ人一等處。抑其不レ及二道德之化一。亦在レ此。

古書固宜レ信。而有下未三必可二悉信一者上。余嘗謂在昔通用器物。當時無下筆二記其形狀一者上。至二歷年之久一。其器亦亡。而人或慮二其及レ後失レ眞一。因記二錄之一。圖二畫之一。以貽二諸後一。然至二其時一。則記錄圖畫。亦既頗有二繆傳一也。至レ於二書籍一。如二儀禮周官一。亦與レ此相類。蓋周季人憫二古禮之將レ泯。記二錄其所レ聞。以貽二諸後一。其間有下不レ可二全信一者上。與三古器物形狀之有二紕繆一同一理。至レ謂二之周公

好レ名之士。不レ可二全取一。又不レ可二全舍一。好レ名。故外飾二其美一。我宜下姑與二其名一。以責中其實上。功名。有二虛實一。實功。即是人事。自來之名。任二他來一。可也。但濫功虛名爲二不可一耳。又故避二其實一以自晦。亦或私心。

勿下認二游惰一以爲中寬裕上。勿下認二嚴刻一以爲中直諒上。勿下認二私欲一以爲中志願上。

有レ名者。勿レ誇二其名一。宜二自易一所レ以副レ名。承レ毀者。勿レ避二其毀一。宜二自求一所レ以來レ毀。如レ是著レ功。毀譽並於レ我有レ益。

勿下衒二虛名一以爲中實上。當下謝二實名一以爲中虛上。當下兩二忘虛實一。以任中自來上。

毀譽。一套也。譽是毀之始。毀。是譽之終。人宜下不レ求レ譽而全二其譽一。不レ避レ毀而免中其毀上。是之爲レ尙。

徒譽レ我者。不レ足レ喜。徒毀レ我者。不レ足レ怒。譽而當者。我友也。宜三易以求二其實一。毀而當者。我師也。宜三敬以從二其訓一。

聞三人之毀二譽人一。大抵聞二其半一。可也。劉向謂譽レ人不レ增二其義一。則聞者不レ快レ於レ心。毀レ人不レ益二其惡一。則聽者不レ滿レ於レ耳。此言可レ謂レ盡二人情一矣。

毀譽得喪。眞是人生之雲霧。使二人昏迷一。一二掃此雲霧一。則天青日白。

世有三未レ見之心友一。有二日見之疎交一。物之睽合。歸レ於二感應之厚薄一。

人往往以二文房諸翫一寄贈。余固無二翫物癖一。常用机硯。皆係二六十年外舊物一。但人之寄贈。出レ於二其

簡默沈靜。君子固宜レ然也。第當レ言而不レ言。與二木偶一奚擇。故君子有レ時。終日言而無二口過一。與レ不レ言同。要在二心聲之感一レ人而已。

凡剛強者易レ與。柔軟者可レ怕。質素者永存。華飾者剝落。人之與レ物皆然。

有レ德者寡言。寡言者未二必有一レ德。有レ才者多言。多言者未二必有一レ才。

人有二智略一者。或無二藝能一。有二藝能一者。或無二智畧一。智略在レ心。藝能在レ身。兼レ之者少矣。

藝能之熟。動レ之以レ天。妙在二才不才之外一。

謂二藝能一者。多有二勝心一。又有二驕心一。其有二藝能一而謙且遜者。藝之最秀者也。勝之反爲レ謙。驕之反爲レ遜。藝能亦不レ外レ於二心學一。

書畫。一也。書欲レ如レ畫。畫欲レ如レ書。書如レ畫。則筆有レ彩。畫如レ書。則形有レ神。須三善會二此理一。

雅事。多是虛。勿下謂二之雅一而耽上レ之。俗事。卻是實。勿下謂二之俗一而忽上レ之。

小有レ才者。往往好輕二侮人一。調二唉人一。可レ謂二失德一矣。受レ侮者。不二徒已一。必憾而譖レ之。是我自有也。吾黨少年。勿レ染二此習一。可。

古人之是非。品二評之一。可。今人之好歹妄二議之一。不可。取レ恨多在二妄議一。可レ警。

名不レ干而來者。實也。利不レ貪而至者。義也。名利非レ可レ厭。但干與レ貪之爲レ病耳。

人皆謂實重名輕。固然。然名亦不二容易一。以三其爲二實之賓一也。賓賢則主之賢可レ推。

有レ實之名。不二必謝一。我之賓也。無レ義之利。不二苟受一。我之讎也。

他山之石。可以磨玉。即是。

生徒作詩文。示朋友索正。只怕改竄之不多。至於人事。則不喜人規正。何其小大之不倫爾邪。子路告以有過則喜。信是百世之師。

凡人喜同而不喜異。余則好異而不好同。何也。同異雖如相背。而其相資者。必在於相背者。假如水火。水生物。火滅物。水不生物。則火亦不能滅之。火不滅物。則水亦不能生之。故水火相逮。而後萬物生生無窮也。此理不可不知。

忠字。宜責於己。勿責諸人。恕字。宜施於人。勿施諸己。

妄念起時。宜以忠字克之。爭心起時。宜以恕字克之。

經歷人事。即是讀活書也。故沒字老農。亦或有自得處。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讀書人休輕蔑之。

物遠視以爲奇者。其實皆未必奇。視爲尋常者。卻有大奇者。可不察乎。

聽人言。則不厭多。無賢不肖。皆有資益。自言則勿多。多則有口過。又或誤人。

言語之道。不必問多寡。只要時中。然後人不厭其言。

多言之人浮躁。或枉人。寡默之人難測。或探人。故察其言而觀其色。交際之要也。

古之學者爲己。故其言亦固爲己。又以其在己者。語之於人而已。非强之。今之立言者反之。

舊恩人。不可疏遠。新知人。不可過狎。

幼不遜弟。長而無述。世多其人也。傾蓋相遇。適乎我願。罕見斯人矣。

觀人。勿徒外拘其容止。須使之言語。就相其心術。可也。先觀其眸子。又聽其言語。大抵不能廋。

我欲觀人。則人卻觀我。我欲使人觀我。則人不能觀我。而我卻觀人。感應之幾如是。

人己。一也。自知而不知人。未自知者也。自愛而不愛人。未自愛者也。

自矜多識。淺露人也。自過謙遜。足恭人也。但其不自欺者。君子人也。誠之者也。

執拗。似凝定。輕遽。似敏捷。多言。似博識。浮薄。似才慧。視人之似者。以反省己。可也。

於物有愛憎。尙可。於人有愛憎。則不可。

人之一話一言。勿徒聞。必有好歹可辨。

余年來多視人。人各有氣習。或以地位。或以土俗。或藝能。或家業。皆有不同。余先觀其氣習。輒卜其爲何種人。大抵不錯也。唯非常人。則竪看横看。不著氣習。罕見斯人。蓋加人一等爾。

有而無者。人也。無而有者。亦人也。

人各有所長。有恰好職掌。苟當其才。則無可棄之人。牛溲。馬勃。敗鼓之皮。最妙論。

人有同於我者。可與交。而其受益不太多。有不同於我者。亦可與交。而其益則匪尠。

與二少壯書生一語時。荐加二警戒一。則聽者厭。但就二平常話中一。偶寓二警戒一。則於レ彼有レ益。我亦不レ至二煩瀆一。

訓二戒人一時。語要二簡明一。要二切當一。勿二疾言一。勿二詈辱一。

訓二女子一。宜二恕而嚴一。訓二小人一。宜二嚴而恕一。

訓二小兒一。不レ要二苦口一。只須レ以二勿欺二字一。是爲二緊要一。

小兒。喚做二慧兒一則喜。做二騃兒一則慍。其善レ善惡レ惡。根レ於二天性一者然也。

少年夫婦。情如二兄弟一。老年夫婦。交如二朋友一。但其至レ於二諧和一。則或不レ免レ於二過昵一。故本二諸男女異姓一。以言二其別一耳。

火可レ親而不レ可レ狎。水可レ愛而不レ可レ溺。待二妻妾一。宜レ著二如レ是看一。

說二事理一。固欲レ使二人了解一。故我宜下先略二說之一。使中渠思而得上之。不レ然。我過詳二悉之一。則渠不レ致レ思。卻不レ得二深意一。

易レ親者小人。難レ狎者君子。難レ仕者小人。易レ事者君子。

事有二本末一。固已分明。但有二似レ本之末一。有二似レ末之本一。不レ可レ不レ致レ察。

我施二恩於レ人。可レ忘。我受二惠於レ人。不レ可レ忘。

不レ親二親戚一者。於二他人一亦疏薄。不レ追二往事一者。於二當務一亦苟且。凡交道。勿レ忘二厚字信字一。

人當レ不レ忘二往事一。是爲二厚德一。

凡物滿則覆。天道也。勿レ忘ニ持滿工夫一。持滿。謂レ守ニ其分一。守分。斥ニ身之出處。與ニ己之才德一。安字。有ニ公私一。公則思慮出。私則怠惰生。懼字。亦有ニ公私一。公則戰兢自戒。私則惴慄喪レ己。

養レ心莫レ善レ於ニ寡欲一。君子自養者。宜レ如レ是也。至レ於レ待レ人。則不レ然。使ニ人各達ニ其欲一而已。但欲亦有ニ公私一。可レ辨。

免レ愆之道。在ニ謙與ヒ讓。干レ福之道。在ニ惠與ヒ施。

有ニ常人之榮辱一。有ニ達人之榮辱一。常人之榮辱。達人未ニ嘗以爲ニ榮辱一。達人之榮辱。常人不レ知ニ其爲ニ榮辱一。

不ニ必干ヒ福。以レ無レ禍爲レ福。不ニ必希ヒ榮。以レ無レ辱爲レ榮。不ニ必祈ヒ壽。以レ不レ夭爲レ壽。不ニ必求ヒ富。以レ不レ餒爲レ富。

草木固山野之物。在ニ山野一。則得ニ其所一。而不レ煩ニ人灌漑一。會有ニ奇花異草一。生レ於ニ其閒一。則花匠抜取。以爲ニ盆翫一。晉ニ之王侯一。第於ニ花匠一爲レ幸。而花卉則爲ニ不幸一。人事亦或類レ此。

世有ニ可レ惜者一。龜玉大寶。渾レ於ニ瓦礫一。可レ惜。希世名劒。賤人佩レ之。可レ惜。非常人材。舍而不レ用。尤可レ惜。

無レ罪而得レ愆者。非常人也。身屈レ於ニ一時一。而名伸レ於ニ後世一。有レ罪而免レ愆者。奸佞人也。得ニ志於ニ一時一。而名辱レ於ニ後世一。古謂天定而勝レ人。是也。

無レ侮ニ老成人一。無レ弱ニ孤有幼一。眞是盤庚明戒。今之才人。往往侵ニ此訓一。可レ警也。

君子。無入不自得。怏怏不樂字。惟功利人著之。

避世而處世。似難而易。處世而避世。似易而難。

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只是安分。命則當以不俟而俟之。

怠惰之冬日。何其長也。勉强之夏日。何其短也。長短在我。不在日。有待之一年。何其久也。不待之一年。何其速也。久速在心。不在年。

朝而不食。則晝而饑。少而不學。則壯而惑。饑者猶可忍。惑者不可奈何。

今日之貧賤。不能素行。乃他日之富貴。必驕泰。今日之富貴。不能素行。乃他日之患難。必狼狽。

志操如利刃。可以貫物。不肯迎合窺人鼻息。古人云鐵劒利。則倡優拙。蓋謂此也。

物有餘謂之富。欲富之心。即貧也。物不足謂之貧。安貧之心。即富也。富貴在心。不在物。

身勞而心逸者。貧賤也。心苦而身樂者。富貴也。自天視之。兩無得失。

凡人有所願。而後大業可規也。我有所守。而後外議不起也。若其妄作私智。所以招罪也。

舟無楫艣。則川海不可濟。門有鎖鑰。則盜賊不能闚。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正語也。可用之家國。水到而渠成。菓熟而蔕落。悟語也。可用之一身。

愼病於無病之時。則無病。慮患於無患之日。則無患。是之謂豫。先事之豫。即豫樂之豫。一也。

痕迹。

處レ世法。宜下如二可レ體温湯一然上。濁水熱湯不可。過淸冷水亦不可。

讓二利於一レ人。受二害於一レ己。是讓也。推二美於一レ人。取二醜於一レ己。是謙也。謙之反爲レ驕。讓之反爲レ爭。驕爭是亡レ身之始也。可レ不レ戒乎。

積薪若レ一。火則就二其燥一。平地若レ一。水則就二其溼一。榮辱之至。理勢之自然。故君子愼二其所一レ招。

豫。是要二終於一レ始。謙。是全二始於一レ終。涉世之道。無レ若二謙與一レ豫。

知レ足之足。常足矣。庶レ乎レ仁。無レ恥之恥。無レ恥矣。庶レ乎レ義。

騎。不レ躓レ於二登山一。而躓レ於二下阪一。舟不レ覆レ於二逆浪一。而漂レ於二順風一。凡患生レ於二易心一。不レ可レ不レ愼。

遭二逆境一者。宜二以レ順處一レ之。居二順境一者。宜レ不レ忘二逆境一。

余意天下事。固無二順逆一。我心有二順逆一。以二我所一レ順視レ之。逆皆順也。以二我所一レ逆視レ之。順皆逆也。果有二一定一乎。在二達者一以二一理一爲二權衡一。以定二其輕重一耳。

苦樂。固亦無二一定一。假如三我讀レ書至二夜央一。人皆謂二之苦一。而我則樂レ之。世俗所レ好淫哇俚腔。我則掩レ耳而過レ之。果知苦樂無二一定一。各以三其所二苦樂一爲二苦樂一耳。

樂。是心之本體。惟聖人全レ之。何以見レ之。其徵レ於レ色。動レ於二四體一者。自然能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通俗之是非在利害。聖賢之是非在義理。是非在義理。則究亦有利而無害矣。

處事要決斷。決斷或失於輕遽。執事要謹嚴。謹嚴或失於拘泥。須自省。

人須著忙裏占間。苦中存樂工夫。

凡區處人事。當先慮其結局處。而後下手。無楫之舟勿行。無的之箭勿發。

處寛事。要捷做。不然失於稽緩。處急事。要徐做。不然。失於躁遽。

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人心之有感應。亦與此同一理。

人心感應。磁石之吸鐵也。勿謂人情難測。我情即是人情。

感應一理。應又感於感。感又應於應。所以一也。

我自感。而後人感之。

愼我感。以觀彼應。觀彼應。以愼我感。

無筆而畫者。形影也。無脚而走者。感應也。

感應之妙。通於異類。况人乎。

君子於世俗。宜沿而不溺。履而不陷。若夫特立獨行。高自標置。則不可謂之中行。

涉世之道。在得失二字。勿得不可得。勿失不可失。如此而已。

以口舌諭者。人不肯從。以躬行率者。人效而從之。以道德化者。則人自然服從。不見

義也。

靜坐中。勿レ忘二接物工夫一。即是敬。接物時。勿レ失二靜坐意思一。亦是敬。唯敬一二串動靜一。

立誠。似二柱礎一。是竪工夫。居敬。似二棟梁一。是橫工夫。

靜坐數刻後接レ人。自覺二言語有一レ叙。

凡思二惟道理一。得二其恰好一者。往往在二宵分一。以二神氣澄靜一也。靜坐時最宜下收二斂精神一。鎭在中肚腔上。即爲二處事之本一。勿三認做二參禪樣子一。

夜寢工夫。只要二靜虛一。不レ要二思惟一。夢中象迹。有下續二昨夢一者上。有下襲二數日前之夢一者上。蓋念慮留滯之所レ致。胸中靜虛。無二此等事一。

感。是心之影子。夢。是心之畫圖。

凡人心裏絕無之事。不レ形レ於二夢寐一。昔人謂男不レ夢レ生レ子。女不レ夢レ娶レ妻。此言眞然。

知レ人。難而易。自知。易而難。但當下徵二諸夢寐一以自知上。夢寐不レ能二自欺一。

不二自欺一。謂二之事一レ天。

勿下認二虛無一做中德行上。勿下認二詭辯一做中言語上。勿下認二功利一做中政事上。勿下認二詞章一做中文學上。

心體尙レ虛。事功尙レ實。實功虛心。唯賢者能レ之。

胡文定云。世事當レ如二行雲流水一。余謂心事當レ如二朗月清風一。

己之陰事。宜レ任二人之說一レ之。人之陰事。我則不レ可レ說。我之所レ爲。只是一誠。則實無二陰陽之別一耳。

春風以和レ人。雷霆以警レ人。霜露以肅レ人。冰雪以固レ人。風雨霜露無レ非レ教。謂二此之類一也。

古人釋二易字一爲二不易一。試思晦朔變而晝夜不レ易。寒暑變而四時不レ易。死生變而生生不レ易。古今變而人心不レ易。是之謂二不易之易一。

寒暑榮枯。天地之呼吸也。苦樂榮辱。人生之呼吸也。即世界之所レ以レ爲二活物一。

災祥。是順逆之數。弔賀。是相待之詞。歸二之於二本始一。則無二弔賀一。又無二災祥一耳。

敬。須レ要二活敬一。騎馬馳突。亦敬也。彎弓貫革。亦敬也。不三必做二跼蹐畏縮之態一。

敬時身覺二强健一。敬弛則萎苶。或不レ能二端坐一。

居敬之功。最在二愼獨一。以レ有レ人而敬レ之。則無レ人時不レ敬。無レ人時自敬。則有レ人時尤敬。故古人不レ愧二屋漏一。不レ欺二闇室一。皆謂二愼獨一也。

坦蕩蕩之容。自二常惺惺之敬一來。常惺惺之敬。自二活潑潑之誠一出。

牧豎折レ腰。不レ得レ不レ領。乳童拱レ手。亦不レ可レ戯。君子以二恭敬一爲二甲冑一。以二遜讓一爲二干櫓一。誰敢以二非禮一加レ之。故曰。人自侮。而後人侮レ之。

敬稍弛。則經營心起。經營心起。則名利心從レ之。敬不レ可レ弛也。

身勞則心逸。身逸則心勞。勞逸竟不二相離異一。

凡爲レ事。當三先謀二其義如一レ何。勿レ謀二便宜一。便宜亦在レ於二義中一。

義。宜也。以二道義一爲レ本。有二接物之義一。有二臨時之義一。有二守常之義一。有二應變之義一。統レ之者道

レ辨。唯能自提二靈光一以反二照之一。則外物亦無レ所レ逃二其形一。明明白白。自他一樣。是之謂二眞聰明一。

寒暑節候。稍與二曆本一差錯。人訴二其不順一。我之言行每有二差錯一。不レ知二自咎一。何其不レ思之甚。

人須レ要二快樂一。快樂。在レ心。不レ在レ事。

胸次清快。則人事百難亦不レ阻。

人心之靈主レ於レ氣。氣體之充也。凡爲レ事以レ氣爲二先導一。則擧體無二失措一。技能巧藝。亦皆如レ是。

靈光無二障碍一。則氣乃流動不レ餒。四體覺レ輕。

事固自爲謀。而迹似レ爲レ人者有レ之。戒勿レ爲レ之。固爲レ人謀。而或疑二自爲一者有レ之。勿二避レ嫌不一レ爲。

英氣。是天地精英之氣。聖人蘊二之於レ內。不三肯露二諸外一。賢者則時時露レ之。自餘豪傑之士。全然露レ之。若夫絕無二此氣一者。爲二鄙夫小人一。碌碌不レ足レ算者爾。

古今歷代人氣。開國時豁然如レ春。盛世時鬱然如レ夏。衰季則颯然如レ秋。亂離則肅然如レ冬。

大而世運之盛衰。小而人事之榮辱。古往今來。皆旋轉而移。猶下五星之行。有レ順有レ逆。以與二太陽一相會上。天運人事。數無二同異一。不レ可レ不レ知也。

天道。無二變化一而有二變化一。地道。有二變化一而無二變化一。我立レ於二兩間一。仰觀俯察。裁成而輔二相之一。乃是人道之變化。所レ以レ參二天地一也。

天地間事物。必有二配合之理一。有二極陽者出一。必有二極陰者一來配。人之與レ物皆然。

情之發有㆓緩急㆒。忿慾尤爲㆑急。忿。猶㆑火。不㆑懲將㆓自焚㆒。慾。猶㆑水。不㆑窒將㆓自溺㆒。損卦工夫。緊要在㆑此。

懲㆑忿窒㆑慾。重㆓一忍字㆒。遷㆑善改㆑過。重㆓一敏字㆒。

隱㆑惡揚㆑善。於㆑人如㆑此。勿㆑用㆓諸己㆒。遷㆑善改㆑過。於㆑己如㆑此。不㆔必責㆓諸人㆒。

聖賢胸中灑落。不㆑著㆓一點汚穢㆒。何語尤能形㆓容之㆒。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語近㆑之。

人心之靈如㆓太陽㆒。然但克伐怨欲。雲霧四塞。此靈烏在。故誠意工夫。莫㆑先㆑於㆘掃㆓雲霧㆒仰㆗白日㆖。

凡爲㆑學之要。自㆑此而起㆑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靈光充㆑體時。細大事物無㆓遺落㆒。無㆓遲疑㆒。

無㆓不㆑可㆑窮之理㆒。無㆓不㆑可㆑應之變㆒。

能變。故無㆑變。常定。故無㆑定。天地間都是活道理。

無㆔時不㆓本體㆒。無㆔處不㆓工夫㆒。工夫本體。歸㆑於㆓一項㆒。

視以㆑目則暗。視以㆑心則明。聽以㆑耳則惑。聽以㆑心則聰。言動亦同一理。

耳之職納㆓事於㆑內。目之職照㆓物於㆑外。人之常語。曰㆓聰明㆒。曰㆓聞見㆒。耳之先㆑於㆑目可㆑知焉。兩者或不㆑得㆑兼。寧瞽勿㆑聾。

能辨㆓疑似㆒爲㆓聰明㆒。事物之疑似猶可㆑辨。得失之疑似難㆑辨。得失之疑似猶可㆑辨。心術之疑似尤難

端坐內省。做二心工夫一。宜下先自認二其主宰一也。省者我歟。所レ省者我歟。心固我。軀亦我。爲二此言一者果誰歟。是之謂二自省一。自省之極。乃見二靈光之爲二眞我一。

人爲二童子一時。全然本心。及二稍長一。私心稍生。既成立。則更夾二帶世習一。而本心殆亡。故爲二此學一者。當下能斬然袪二此世習一。以復中本心上。是爲レ要。

就レ心曰レ知。知即行之知。就レ身曰レ行。行即知之行。譬猶下聞二人語一了中之。諸就レ口。領就レ身。等是一了字。

喜怒哀樂。直見レ於二面貌一。形影一套。聲響同時。謂二之心身合一一。

惟精唯一。工夫上說二本體一。無聲無臭。本體上說二工夫一。

有レ心於レ無レ心。工夫是也。無レ心於レ有レ心。本體是也。

不レ知而知者。道心也。知而不レ知者。人心也。

心靜方能知二白日一。眼明始會レ識二青天一。此程伯氏之句也。青天白日。常在レ於レ我。宜下揭二之坐右一。以爲中警戒上。

人之生也直。當下自反以二吾心一爲中註脚上。

有レ事時此心寧靜。似レ難而易。無レ事時此心活潑。似レ易而難。

氣導而體隨。心和而言順。擧手投足。無レ非二禮樂一。

善養レ身者。常治二病於下無レ病。善養レ心者。常去二欲於下無レ欲。

速。

以眞己克假己。天理也。以身我害心我。人欲也。

人欲起時。如身在熱湯。欲念消時。如浴後醒快。

人欲中以飲食爲尤甚。余觀賤役庶徒。居隘巷。衣繿縷。唯於飲食。則都爲過分。所得錢貨。付之飲食。每輒至典衣以代酒食。况乎貴介人飲食尤爲豐鮮。故聖人以簞食瓢飲稱顏子。以非飲食稱大禹。其非易事可推也。

衣食住。並不可欠。而人欲亦在此。又其甚者食也。故非飲食。尤爲先務。

無一息間斷。無一刻急忙。卽是天地氣象。

自主宰謂之理。自流行謂之氣。無主宰不能流行。流行然後見其主宰。非二也。學者輙過分別。不免於支離之病。

一旦豁然四字。眞是海天出日景象。勿認做參禪頓悟境。

凡活物。不養則死。心則在我之一大活物。尤不可以不養。養之奈何。理義之外。無別方爾。

喜怒哀樂四情。在常人喜怒之發十六七。哀樂之發十三四。過失亦多在喜怒邊。可警。

喜氣猶春。心之本領也。怒氣猶夏。心之變動也。哀氣猶秋。心之收斂也。樂氣猶冬。心之自得也。自得又復於喜氣之春。

均是人也。遊惰則弱。一旦困苦。則爲レ強。愜意則柔。一旦激發。則爲レ剛。氣質之可二變化一如レ此。

曾晳之狂。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蒙莊一。子路之勇。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賁育一。子貢之辯。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蘇張一。氣質變化。謂二此之類一。即學也。

困心衡慮。發二揮智慧一。暖飽安逸。埋二沒思慮一。猶二之苦種成レ藥。甘品成レ毒。

得意物件。可レ懼。不レ可レ喜。失意物件。可レ愼。不レ可レ驚。

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其人減二知慮一。可レ謂二不幸一矣。得意事少。失意事多。其人長二知慮一。可レ謂レ幸矣。

樂字。有二眞假一。苦字。亦有二眞假一。

吾輩以二筆硯精頁一爲レ娯。以二山水遊適一爲レ娯。比二之常人所レ樂。可レ謂二高一著一。然方二之孔顏樂處一。不二翅下數等一。吾人盍二反省一乎。

爲レ學有二自然一。有二工夫一。自然是順數。自レ源而流。工夫是逆數。自レ麓而巓。巓則源之所レ在。麓則流之所レ歸。雖レ有二難易一。其究一也。

爲レ學。不レ俟二人強一レ之。必也心有レ所二感興一而爲レ之。躬有レ所二持循一而執レ之。心有レ所二和樂一而成之。興レ乎レ詩。立レ乎レ禮。成レ乎レ樂。謂レ此也。

予欲レ無レ言。欲字內有二多少工夫一。士希レ賢。賢希レ聖。聖希レ天。即此一欲字。

理二會氣象一。便是克己工夫。語默動止。都要二篤厚一。要二和平一。要二舒緩一。勿二粗暴一。勿二激烈一。勿二急

有源活水。浮萍自潔。無源濁沼。蕁菜亦汚。

志學之士。當ニ自賴一レ己。勿レ因ニ人熱一。淮南子曰。乞レ火。不レ若レ取レ燧。寄レ汲。不レ若レ鑿レ井。謂レ賴レ己也。

勿レ棄ニ自家田中之一粟一。勿レ摘ニ隣人畝中之一菜一。

此學爲レ己。固宜レ尙ニ自得一。勿下以ニ駁雜一做中粧飾上。近時之學。殆所レ謂爲ニ他人一做ニ嫁衣裳一耳。

悔字。激字。懼字。非ニ好字面一。然以ニ一志一率レ之。則皆爲レ善之幾也。可レ不ニ自省一乎。

悔字。是善惡街頭文字。君子悔以遷レ善。小人悔以遂レ惡。故宜下以ニ立志一率上レ之。無ニ復因循之弊一耳。

立志立字。兼ニ竪立。標置。不動。三義一。

立志工夫。須下自ニ羞惡念頭一起中跟脚上。勿レ恥レ不レ可レ恥。勿レ不レ恥レ可レ恥。孟子謂。無レ恥之恥無レ恥矣。志於レ是乎立。

私欲之難レ制。由ニ志之不一レ立。志立。眞是紅爐點雪。故立志爲ニ徹上徹下工夫一。

持志工夫太難。吾往往遭ニ事忤一レ意。輒不レ免ニ暴怒一。是不レ能レ持レ志之病。自恥自怯。書以爲レ警。

立志。要ニ高明一。著力。要ニ切實一。工夫。要ニ精密一。期望。要ニ遠大一。

學者志大。工夫則皆要レ小。小。於レ事爲レ始。於レ物爲レ幾。易云。復。小而辨ニ於物一。是也。

爲レ學之效。在レ變ニ化氣質一。其效不レ外レ於ニ立志一。

顯者。莫レ及二歐蘇一。其集各一百有餘卷。今古罕レ乎二比類一。朱子雖レ不三以レ文著二稱一。而其集亦一百有餘卷。而體製別自成二一家一。能言二其所レ欲レ言而無二餘蘊一。眞是爲二古今獨步一。詩亦與二韋柳一相亞。但以二經學一掩二文詞一。人不レ省三其爲二能文一耳。

朱文公於レ易復二古易一。於レ詩删二小序一。固是巨眼。其最有レ功者。在レ於下創二定上四書之目一。此是萬世不易之稱。

四書編次。有二自然之妙一。大學如レ春。次第發生。論語如レ夏。萬物繁茂。孟子如レ秋。實功著レ於レ外。中庸如レ冬。生氣畜レ於レ內。

不レ慮而知者。天道也。不レ學而能者。地道也。幷二天地一而成二此人一。畢竟不レ能レ逃レ之。至二孟子一始發レ之。七篇之要在レ此。

無能之知。是冥想。無知之能。是妄動。學者宜下勿レ認二假景一以做中眞景上。

事レ君不レ忠非レ孝。戰陣無レ勇非レ孝。是知能忠能勇。則是致レ之也。乃是能。

古之學者能容レ人。不レ能レ容レ人者。識量淺狹。是爲二小人一。今之學者見解爲レ累。不レ能レ容レ人。常人則無二見解一。卻能容レ人。何其倒置爾邪。

凡爲レ學之初。必立下欲レ爲二大人一之志上。然後書可レ讀也。不レ然。徒貪二聞見一而已。則或恐長レ傲飾レ非。所レ謂假二寇兵一。資二盜糧一也。可レ虞。

爲レ學之初。固當レ讀二有字之書一。爲レ學之熟。則宜レ讀二無字之書一。

言志耋錄

余今年齡躋二八帙一。耳目未レ至二太衰一。何其幸也。一息之存。學匪レ可レ廢。單記成レ編。呼曰二耋錄一。

嘉永辛亥夏五月　一齋老人自題

學。一也。而等有レ三。初學レ文。次學レ行。終學レ心。然初之欲レ學レ文。既在二吾心一。則終之學レ心。乃是學之熟也。有レ三而無レ三。

教。有二三等一。心教。化也。躬教。迹也。言教。則資レ於レ言矣。孔子曰。予欲レ無レ言。蓋以二心教一爲尙也。

讀二經書一。即讀二我心一也。勿三認做二外物一。讀二我心一。即讀レ天也。勿三認做二人心一。

漢唐之註レ經。註。即註也。宋賢之註レ經。註。亦經也。讀者所レ宜二精究一。但過二泥註文一。則又於二經旨一。無二自得一。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

宋學。以二周子一爲二鼻祖一。而世稱二宋學一者。徒講二四五集註一而已。余意周子圖說通書。宋學之宗也。學者宜下與二經書一一樣精中究之上。

余恆環二讀周程遺書一。宋之有二周程一。與二思孟一相亞。今之學者。徒讀二朱子訓註一。懵レ乎二淵源所一レ自。可乎。

朱文公固勿レ論二古今絕類之大家一。其於二經註一。漢唐以來。絕無二一人頡頏者一。不二翅是一。北宋以二文章一

遊竹山先生一。居半年。日夜在レ側。討二論經義一。輒至二夜半一。先生乃喜二其切問一。不三以爲二可レ厭。然數有二鄉信一。兩慈手書沓至。不レ得レ已而決レ歸。先生有レ詩見レ貺。曰。聞君客迹自二濃藩一。目擊俱欣吾道存。累旬未レ極新知樂。歸路俄驚遠別魂。世故易レ攄雙白眼。詞場且對一青樽。鈔年將レ任斯文責。何日遊踪再及レ門。又書二一行大字一見レ貺。其語爲二困而後竆。仆而復興八字一。余問二出處一。先生曰。仆而復興。爲二王文成語一。首句則今臨レ筆加レ之耳。又設二餞讌一。使二嗣子伯毅爲一レ主。既東歸。執三贄於二簡順林公一。借二寓其邸內間宅一。是時快烈公每來二我寓一。相與講習如レ故。居無レ何。簡順公捐レ館。會先朝新政。賢良彙進。特命二快烈公一承二後林氏一。而余先在焉。因正二師弟之名一。以至レ於二終身一。故余於二快烈公一。不二特講學一。而平生內外事。交皆無レ所レ不レ與焉。殆乎人間可レ有レ一而不レ可レ有レ二者。余今何幸際二會盛時一。老年蒙レ擢。無二能爲一也。然公之靈有レ知。將レ展二眉於二地下一歟。略錄二履歷一貽二諸後一。

右肆拾肆條

別存終

公曰。凡交二上官一。宜乙以下事二父兄一之心上交甲レ之。待二小人一。宜乙以下養二女子一之心上待甲レ之。則涉世大抵無二敗事一。

公曰。人道敬レ上愛レ下。只是一誠。無二不レ可レ事之君父一。無二不レ可レ使之臣子一。

公曰。人不レ可レ無二渾厚處一。不レ可レ無二決斷處一。

公曰。寛而容レ人。眞君德也。居レ上而不レ寛。孔子與二禮不レ敬喪不レ哀類言。可レ不レ思乎。

公曰。孫思邈膽欲レ大。心欲レ小。可レ謂二名言一。膽大。度量也。心小。恭敬也。二者宜二相兼一爲レ得。

公曰。區二處一事一。要レ使下人有レ所二感戴一。有上所二倚賴一。不レ然。人服レ於レ言。不レ服レ於レ心。

公曰。宋儒於レ經各有二發明一。不二相讓一也。但經註立三之於二學館一。以爲二令甲一。則不レ得レ不レ一。以二科試之故一也。彼土爲二學士講官一者。皆遵二奉令甲一。而倘存二私撰一。不二必禁一。今吾承二乏司成一。培二養人材一。當下廣以二宋學一統二率之一。不レ問二持論精微之小異一。又不上レ阻三人各有二私撰一。不レ然不レ能レ培二養人材一。余服二其識量之大且公一。特錄二貽諸後一。

公晩年謂レ余曰。吾在レ職四十九年。幸全二首領一。訣在二二字一。識レ之否。余請問。公曰。正字。公字。余服二其言之不一レ虛。公既捐レ館。其翌辛丑。朝政一新。不レ圖余濫二蒙擢擧一。晩就二仕途一。官事不レ諳。如レ入二暗室一。忽憶二公之言一。奉以周旋。庶亦能全二首領一以終。

余齡二十一時。快烈公猶在二巖邑藩一。從二與余西遊一。覗レ詩曰。三尺凝霜識者稀。終致二紫氣斗邊微一。風雨何時開レ匣去。延平津畔化レ龍飛。幷覗二遊學資若干一。乃擲二綠獨步一。抵二浪速一。主二間大業家一。從二

公惡下儒流之誹ニ武人一者上。曰。闇齋謂本邦有ニ一種異端一。爲ニ武人氣習一。是吾道之所レ以レ難レ行也。鳩巣亦寄レ人書曰。方今武技大行。我道爲レ之阻。是可レ嘆也。吾則謂武氣爲ニ義勇之所一レ生。何害レ乎レ道。本邦人長レ於ニ武事一。是外蕃之所ニ以レ不レ能ニ覬覦一。今欲レ黜レ之。豈可レ謂ニ庸儒之見一。公此言亦有レ理。但方今治平日久。文漸流ニ浮華一。武亦或弛。乃求下如ニ往時兩老所一レ病者上。而不レ可レ得。是則可レ慨。

公曰。男兒做レ事。宜ニ明決爽快一。勿レ爲ニ趑趄依韋一。

公曰。古之儒在ニ道德一。人以ニ道德一望レ之。其任重。今之儒在ニ記問一。人以ニ記問一望レ之。其責輕。居ニ今之時一。爲ニ今之儒一。宜下且安ニ記問一。心則常在中道德上。不レ可下以ニ人崇卑一而變中其操上。即不レ愧レ於レ所レ學。

公嘗戲謂レ余曰。人當ニ自知一。吾於ニ古人一百不レ如。但雅詩中有ニ似レ我十六字一。吾子知レ之否。余曰。不レ知。公乃曰。柔亦不レ茹。剛亦不レ吐。不レ侮ニ矜寡一。不レ畏ニ彊禦一。或其庶幾歟。余謂此言戲而非レ戲。

公嘗語レ余曰。古人奏疏。固多ニ忠言讜論一。切ニ中時弊一。然事未レ發而言レ之。率不レ見レ用。已發而言レ之。遂不レ及。是古今之通患也。余服ニ其言之的然一。

公曰。老吏往往謂我能驅ニ使小人一。使四渠不三敢爲二不善一。然當初大抵如ニ其言一。經久則不ニ自覺一爲ニ渠所一レ使。其如ニ之何一。

行。多内助。孺人多藝。倭歌尤擅長。先公而歿。諸郎皆其出云。

公毎餘暇。讀醫書。通達醫理。都下尋常醫人遠不及。獨與多紀桂山杉本樗園懇。但不好闘方。及病篤。爲親戚所强。招一蘭醫胗視。竟不嘗其藥。不過慰族人耳。

公文職之外。極爲倥偬。無暇聚徒講經。會門人來謁。必賜一二警語。各莫不虛往實歸。眞是人師。非下帷講師之可比。

辛未歳。韓人來聘。有旨館之對州。遣大小官員受聘。公亦與焉。公渡海時。令貯酒數樽。人不知其故。既而事訖。解纜就歸。時風浪驟興。風逆。舟人極苦。公乃自倒酒樽。以鎗鐓撞破其底。手自以飯椀斟之。飲舟人。舟人於是氣力一倍。我船獨先達於唐津。他船則後數十里云。

公在對州。余呈書及居敬工夫。公復書曰。以居敬見警。可謝。然吾有一種放下工夫。以此活道理應萬變而已。居敬不必拘拘。又有一書曰。吾此役有三可怖。山陰道蝮蛇。山陽道風犬。韓人膳羞。是也。外此則千仭之峰。萬里之海。無一足動心者矣。韓人調理羶臭。可厭。故以此爲戯。公壯時豪邁蓋如此。

林家喪祭舊式。沿文公家禮。公嘗疑。家禮出於假托。不欲用之。晩年自述喪式。余亦有哀敬編。經公訂覽。公病已革。使余幹事。一遵此式。舊式於是一變。

公自述中。筆記謚號。一快烈。一恢烈。其自知者如是。迨歿。胥議定用快字。

公之未レ出也。居レ於二城東濱街一。自占二敷百區一。園唯植二芭蕉一無二他樹一。因自號二蕉隱一。及二出仕一。則改レ隱爲レ軒。然終身不レ忘二舊隱一。仍以二蕉字一冠レ之。

公於二家人子弟所レ爲不レ滿レ意者一。不二親苛責一。必使三余替懇二諭其意一。是以不レ至レ害レ恩。

公憫恤之心。倍二蓰他人一。至二老婆少女若聾盲一。無レ不二感恩一。但於二强壯而遊惰者一。則嚴加二苛責一。不二少假一。

公取二人之長處一。而忘二短處一。又愛二人才一極摯。才人或有二過失一。陰譴二責之一。陽保二全之一。不レ忍二遠棄一レ之。嘗自咎曰。吾不忍之心。非レ仁也。癖也。

故佐嘉少將諱治茂夫人諱絜。讀做須武後稱二智照院一。爲二快烈公同母妹一。有二才性一。事二兩慈一至孝。自二六七歲時一。好讀二國書一。能二倭歌一。閣老白川源公。知下其爲二非常賢媛上。媒嫁レ於二佐嘉少將一。惜乎年三十四逝。葬二麻布賢崇寺一。有二歌集一。題曰二渚玉集一。余仲姊從三嫁於二佐嘉邸一。宦爲二中老一。稱二梅野一。及二夫人逝一。剃染爲レ尼。改稱二梅樹院一。廬レ於二寺境一以終レ身。快烈公謂。使三妹生爲二男子一。則我避二三舍一。蚤世可レ惜之至。

公無二適配一。側室橘閨孺人多產。晚年戲作二子孫表一。合二内外男女孫曾一。凡一百六十五人。榴房之福。世所二罕見一。

孺人姓前原氏。諱八百。爲二公之生母養心孺人之姪女一。幼育レ於二巖邑太夫人之側一。有二才幹一。無二姿色一。既長。太夫人畀二之於一レ公爲二侍妃一。謂此孃他人不レ能レ馭也。及二公之入嗣一レ於二林氏一。孺人亦從

歸。左右問今日何以不レ轎乎。公咲曰。轎夫中有二一老人一。爲輕二其任一耳。左右皆驚嘆。

公之在二巖邑藩一也。齡十七加冠。侯特命二先父一爲二帽親一。使三余進二盥盤及柳板一。余時十三。儀訖。公謂レ余曰。帽親之子。猶二兄弟一。終身不二相離違一也。余拜二命之辱一。不レ圖後入二林氏一。遂爲二師弟一。致レ有二今日一。殆亦所レ謂夙因者然歟。

公之長子諱光。次男巳下。名皆從二光字一。女從二糸字一。余每レ得二男女子一。公必賜レ名。亦男從二光字一。女從二糸字一。余初辭レ之。公曰。兄弟之子猶レ子也。勿レ辭。

公嘗來二余樓上一。攜二一行厨一見レ示。曰。此物吾子記レ之否。余不レ記。公乃曰。此物係下伯氏騎二行玉川一時所レ佩者上。話訖。活三畜香魚於二此厨一。幷見レ貺。時吾子七八歲。來翫二弄香魚一。余叱レ之。吾子時二余之亾一。竊來拈二香魚一盡殺レ之。余怒拳二打吾子一。吾子泣號。幼時黠甚如レ此。今則道學先生也。一咲。余聽二此言一愕然。殆是邯鄲夢中說話也。

公年少時。讀書無二常師一。初邀二大鹽鼇渚服部仲山兩老一講二漢學一。時齡十八九。英氣勃勃。不下肯屈二下上人一。時時拉レ余唐三突於二有名儒流一。討論難詰。使二之屈伏一。既而頗有レ所レ悔。執三贄於二太室滋井先生一。先生德業竝高。每抑二其英氣一。一日書二溫恭愼德四字一見レ警。公爲感悟。裱裝爲レ幅。常揭二之坐右一。至レ此漸收二才鋒一。旋就二實行一。聲譽遂高二一世一。此幅今歸レ於レ余。人不レ知二其由一。錄二貽於下此。

公又能二倭歌一。每與二少將樂翁公參政水月公一相唱酬。當時既有二遲上百咏小刻一。余家又存二公十三歲時倭歌一。早已非凡。

公當二寛政初載一。特命出嗣二林氏一。固辭不レ得レ命。乃幡然就レ仕。至レ此首建言。新創二國學一。令二旗下諸士及其子弟就一レ學。因請納二昌平阪私學一。幷二所レ藏聖像四配。及祭器諸品。藏書數十百種一。以充二官用一。官嘉納。於レ是。命改造二大成殿。及學堂諸寮一。令二公主管一。公乃創二制學中規則一。試業科擧。森有二法度一。於レ今爲レ盛。皆公之功也。

公每レ有二進講一。前一日心齋在レ家。非レ有二緊要急務一。則客來不レ面。蓋不レ如レ此。則臨レ講不レ足三以竦二主聽一。余竊敬服。

公參二預廷議一。封奏日數通。無レ不レ盡レ心。是以寵眷極渥。進レ班增レ秩。一二陪家祖一。至レ於二大小封侯一。亦爭聘咨二詢治務一。自餘旗下官人。及列國老臣諸士。執レ贄入レ門者。不レ可二枚擧一。蓋爲二林氏中興之祖一。

公好二樹藝一。又嗜二絲竹一。每二官暇一。必趨二別墅一。經二理園池一。又有二少閒一。集二子弟一合奏相歡。因名二燕居之軒一。曰二陶寫一。別墅一日二賜春一。一曰二錫秋一。春秋遊適。怡然心樂。不四復知三人間有二艱苦一。又官每レ有二大議一。輙先趨二別墅一。逍二遙園內一。淨二滌胸次一。然後思二惟其事一。忽揀二得肯綮議論一來。其襟度異常如レ此。

公自レ幼好レ詩。十八歲時。限二一夜一作二百律一。既長。與二詩人木口韓齋一訂交唱和。晚年渾化。益超逸。自成二一家一。

公齡十一二時。每レ過二旁近花市一。必轎行。一日出レ門數百步。卸レ轎徒行。左右勸レ轎。不レ肯。既

別存錄二快烈公遺言遺事。及余少壯履歷一

快烈林公戸二祝惺窩藤公一曰。我邦宋學之首唱。家祖文敏之師也。不レ可レ不二尊奉一焉。乃新命每歲寄二栗數苞一。以供二歲時之饌一。又首春狗日。揭二眞影一。陳二遺物一。祀二之家廳一。年例令レ然。嘗曰。藤公生レ於二戰國一。獨唱二此學一。以開二太平一。數進二講後水尾帝一。荐蒙二睿感一。神祖台廟數引見。因擢三我祖於二草莽一。以三其爲二弟子一也。及レ後黃門西山源公校二其遺集一。後光明帝賜二御製序一。此邦儒學之宗。莫二能尙一焉。後之爲レ儒者。皆當下以二藤公一爲二標的上。不レ可レ有二違越一。

公歿前有二遺囑數件一。且曰。吾學終身讓二精微一。但倭漢古今。文武雅俗。頗能兼綜。聊供二時用一而已。吾子率二先吾子弟一。勿レ使三之陷二襲雜學一。余唯唯而退。蓋公閒氣非常之資。爲二適用之學一。常人固非レ可二跂及一。並以錄貽。

門人有下好攻二漢唐之說一者上。公曰。濂洛復古。與二漢唐一殊異。然漢唐註疏。京兆博士家傳已久矣。今不二必緻一。但惺窩之學。神祖特崇二信之一。爲二臣子一者。所レ宜二依遵一。漢唐舊說。姑存レ之。可也。

公曰。爲二漢學一者。呼二朱註一爲二新註一。不レ知朱註雖二後出一。其旨復古也。漢唐。時代雖レ古。而於二孔子之旨一。則未レ達。卻是不レ古。

公嘗舉二柴野栗山話一曰。物徂徠初在二正獻公之門一。迨レ後創二新說一。亦時時來候。正獻公謂二徂徠一曰。聞汝近爲二異說一。漫誹二程朱一。人各有レ所レ見。姑寬假。但誹二程朱一。則誹二思孟一之漸也。遂至レ於レ此。則決不二寬假一。戒レ之戒レ之。徂徠逡巡無レ答。正獻公其嚴正而寬大如レ此。

レ易。曰。原レ始反レ終。故知二死生之說一。何其易簡而明白也。

欲レ知二死之後一。當レ觀二生之前一。晝夜。死生也。醒睡。死生也。呼吸。死生也。

無。不レ生レ於レ無。而生レ於レ有。死。不レ死レ於レ死。而死レ於レ生。

勞佚。形也。死生。迹也。知二勞之爲一レ佚。可二以言一レ人。知二死之爲一レ生。可二以言一レ天。

斟二海水於一レ器。斟二器水於一レ海。死生直在二眼前一。

好レ生惡レ死。卽生氣也。牿レ於レ形之念也。生氣已徂。幷二此念一亦徂。故終二天年一者。一死如レ睡。

夢中之我。我也。醒後之我。我也。知下其爲二夢我一。爲中醒我上者。心之靈也。靈卽眞我也。眞我自知。無レ閒レ於二醒睡一。常靈常覺。亘二乎萬古一而不レ死者矣。

凡貳佰玖拾貳條

言志晚錄終

賫。以養中此生上。所レ以二從レ地而事レ天。
貴介人多畜二婢妾一。踰二耆年一得レ見者。往往有レ之。非二攝養之宜一。老而不レ知レ養。比二之不慈不孝一。
不レ勞二心思一。不レ勞是養生。勞二體軀一。勞亦養生。
嚮レ晦宴息。萬物皆然。故就レ寢時。宜下空二虛其懷一以養中夜氣上。不レ然。枕上思惟。夢寢不レ安。於二養生一爲レ碍。
口愼二吐呑一。亦養生一端。
養生工夫。在二節一字一。
一飲一食。須三看爲二藥餌一。孔子不レ撤レ薑食。不二多食一。曾晳亦嗜二羊棗一。羊棗與二大棗一異。然亦藥食。聖賢恐不レ爲二口腹之嗜好一。
人齡踰二四十一。以至二七八十一。漸極レ於レ老。如二海潮一然。退潮不二直退一。必一前一卻而漸退。即回旋而移也。進潮亦然。人人宜二自驗一。
前レ乎レ我者。千古萬古。後レ乎レ我者。千世萬世。假令我保レ壽百年。亦一呼吸間耳。今幸生爲レ人。庶幾成レ爲レ人而終。斯已矣。本願在レ此。
心氣精明。能知二事機一。感レ於二物先一。至誠前知近レ之。
生。是死之始。死是生之終。不レ生則不レ死。不レ死則不レ生。生固生。死亦生。生生之謂レ易。即此。
凡人忘二少壯之過去一。而圖二老歿之將來一。人情皆莫レ不レ然。即是竺氏權敎之所二由以誘レ人。吾儒則在

事親者。宜知醫人之良否以托之。至親歿之後。己軀亦匪輕。宜亦知醫人以自托。若己劣涉醫事。知醫方。卻怕或自誤。可愼。

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巫醫。余嘗疑醫有恆而無術。何取於醫。既而又意有恆者而後業必勤。術必精。醫人不可無恆。

做事非誠意。則凡百不成。如當疾請醫亦然。既托以死生。必當一信其言。不生疑惑。如是則我之誠意。與醫人感孚爲一。而藥亦自有靈矣。是則誠之感應也。若或彌日經久。未得效驗。欲請他醫。亦當能與前醫謀。使之擧其所知。而與共虛心商議可也。如是而無效。則命也。非可疑惑。不然。衆醫群議。紛錯不決。如築室于道。則竟是無益耳。

人家平常所托醫人。不可不精選。既托之。則信而聽之。可也。人之病。症有輕重。效有遲速。假令彌留無效。亦不可容疑。則醫人之盡心。亦必倍他。是用醫之道。即用人之道然也。或値劇症大患。傍人故舊往往有勸他醫。亦不可濫聽。醫人伎倆。多襲前案。幸中則可矣。不則卻因藥釀病。太不可。究謂之不知命。

知所以養親。則知所以自養。知所以自養。則知所以養人。

人壽自有天分。然又意我軀即親之軀。我事老親。一以喜。一以懼。則我老時。亦當自以喜懼。養生之念自此起。

凡生物皆資於養。天生而地養之。人則地氣之精英。吾欲靜坐以養氣。動行以養體。氣體相

余少壯時氣銳。視二此學一謂二容易可一レ做。至二晩年一蹉蛇不レ能レ如レ意。譬如レ登レ山。自レ麓至二中腹一易。中腹至二絕頂一難。凡晩年所レ爲。皆收結事也。古語。行二百里一者半二九十一。信然。

送二昨日一。迎二今日一。送二今日一。迎二明日一。人生百年。不レ過レ如レ此。故宜レ愼二一日一。一日不レ愼。遺三醜於二身後一。可レ恨。羅山先生謂。暮年宜レ謀二一日事一。余謂此言似レ淺非レ淺。

少而爲二老人態一。不可。老而爲二少年態一。尤不可。

老齡不レ失レ於レ酷。而失レ於レ慈。可レ警。

人抵二老境一。儘善忘。惟義不レ可レ忘。

吾壯齡時。事事踰レ矩。七十以後。事事不レ及レ矩。凡有レ事時。須下與二少壯者一商議。以輔中吾不逮上。勿挾二老大一以蔑中視壯者上。可。

多少人事皆是學。人謂近來多事廢レ學。何其言之繆也。

老來目昏。猶能睹。耳聾。猶能聞。苟能聞睹。則此學惡能廢レ之。

人事叢集如二落葉一。掃レ之復來。畢竟無二窮已一。自レ非二緊要大事一。則迅速一掃。不レ可二遲疑一。乃爲三胸中綽有二餘暇一。

老人話多取レ信。尤宜レ愼レ言。

尋常老人。多要二死成一レ佛。學人則當レ要二生作一レ聖。

孝弟。是終身工夫。老而自養。即是孝。老而讓レ人。亦是弟。

人貴二厚重一。不レ貴二遲重一。尚二眞率一。不レ尚二輕率一。

勿レ賣レ恩。賣レ恩卻惹レ怨。勿レ干レ譽。干レ譽輙招レ毀。

日間瑣事。不レ背二世俗一。可。立身操守。背レ於二世俗一。可。

小才禦レ人。大才容レ物。小智耀レ於二一事一。大智明レ於二後圖一。

人就レ我謀レ事。須レ要下妥貼易簡。不上レ生二事端一。即是智。若過爲二穿鑿一。逞二己才智一。卻惹二他禍一。殆是不智。

人才有二小大一。有二敏鈍一。敏大。固可レ用也。但日間瑣事。小鈍者卻能成レ用。如二敏大一。則輕二蔑常故一。是知人才各有二用處一。非レ可二概棄一。

人情趨レ吉避レ凶。殊不レ知吉凶是善惡之影響也。余每二改歲一。題三四句於二曆本一。以警二家眷一曰。三百六旬。無二日不一レ吉。一念作レ善。是吉日。三百六旬。無二日不一レ凶。一念作レ惡。是凶日。以レ心爲二曆本一。可。

吾家葬祭。曾祖以來用二儒式一。但遺骸托二之僧寺一。從二國法一也。既托レ之。不レ得レ不二禮敬一。儒者多疏二遠僧寺一。是疏二祖先一也。不敬甚。

後圖宜レ在二奉先一。孫謀莫レ如二念祖一。

凡事初起易。收結難。於二一技一藝一亦然。

收結固爲レ難。而起處亦不レ容レ不レ愼。起處不レ是。則收結不レ完。

幹一。夫雖レ有二才幹一。而婦暗弱。或姦黠。則生子多不才。或不良。十中八九如レ是。然未レ謂二必然一。

責二人之過失一。不レ要二十分一。宜下餘二二三分一。使中渠不レ甘二自棄一以覔中自新上。可。

責善之言。尤宜二遜以出下之。勿二絮叨一。勿二譏呶一。

形迹之嫌。不レ可下以二口舌一辯上。无妄之災。不レ可下以二智術一免上。莫レ如下把二一誠字一以爲中楯子上。

鋭進工夫。固不レ易。退歩工夫。尤難。惟有識者庶幾焉。

人做レ事。須レ要下不レ緩不レ急。如二天行一一般上。吾性急迫。有レ時過レ緩。書以自警。

晝夜有二短長一。而天行無二短長一。惟無二短長一。是以能成二晝夜一。人亦然。緩急在レ事。心則忘二緩急一。可也。

凡爲レ事。以二意氣一而已者。於レ理每有二障碍一。

人不レ可レ無レ恥。又不レ可レ無レ悔。知レ悔則無レ悔。知レ恥則無レ恥。

衣薄不レ著二寒相一。食貧無レ見二餒色一。唯氣充者爲レ能。而聖賢貧樂。則非二此之類一。

人不レ能レ無二苦樂一。唯君子心安二苦樂一。而苦不レ知レ苦。小人心累二苦樂一。而樂不レ知レ樂。

與レ人共レ事。渠擔二快事一。我任二苦事一。事雖レ苦。意則快。我擔二快事一。渠任二苦事一。事雖レ快。意則苦。

人各有レ所レ長。有レ所レ短。用レ人宜二取レ長舍一レ短。自處則當二忘レ長以勉一レ短。

不レ言二己長處一。不レ護二己短處一。宜下擧二己短處一。虚心以詢中諸人上。可。

人於二此學一。片時不レ可レ忘。晝夜一串。老少一串。鼓レ缶而歌。亦是學。嚮レ晦宴息。亦是學。

處レ事接レ物。鍊二磨此心一。則人情事變。亦一併鍊磨。

石重。故不レ動。根深。故不レ拔。人當レ知二自重一。

人皆知レ洒二掃一室一。而不レ知レ洒二掃一心一。遷善不レ遺二毫髮一。改過不レ留二微塵一。吾欲二洒掃如レ是而未レ能。

凡事勿二嫌レ似而誤一レ眞。勿二拘レ名而失一レ實。勿二執レ偏而害一レ全。

覺悟。釋之常言。儒家避レ嫌而憚レ言。非也。心有レ所二感發一。皆謂二之悟一。孔子川上之嘆。是道體之悟也。顏子喟レ於二仰鑽一。曾子唯レ於二一貫一。非レ悟乎。朱子一旦豁然。亦是悟境。但當レ問三所レ悟爲二何事一。

至富。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富。至貴。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貴。道德功業。其至者。或亦不二自知一然歟。

○

眞孝忘レ孝。念念是孝。眞忠忘レ忠。念念是忠。

事レ親之道。在レ忘レ己。敎レ子之道在レ守レ己。

父道當二嚴中存一レ慈。母道當二慈中存一レ嚴。

父道貴レ嚴。但育幼之方。則宜下從二其自然一而利中道之上。勿三助長以戕二生氣一。可。

兄弟友愛者有レ之。於二姊妹一則或否。勿二傲侮以不順一。李英公爲レ姊煮レ粥。可レ學。

人之生。父氣猶二種子一。母胎猶二田地一。余年來閱レ人。夫性厚重而婦順貞。或慧敏。則生子多有二材

接レ人衆多者。一二視生知熟知一。處レ事鍊熟者。混二看難事易事一。

脩禪老彌。樸實老農。語往往起レ人。但使二渠言一。而我聽レ之。可也。不二必詰問一。

武人多是胸次明快。文儒卻闇弱。禪僧或有二自得一。儒者無二自得一。並可レ愧。

不レ欺レ人者。人亦不二敢欺一。欺レ人者。卻爲二人所一レ欺。

眞僞不レ可レ誣。虛實不レ可レ欺。邪正不レ可レ瞞。

不二自欺一者。人不レ能レ欺。不二自欺一。誠也。不レ能レ欺。無レ間也。譬如下生氣自二毛孔一出上。氣盛者。外邪不レ能レ襲。

察レ言而觀レ色。慮以下レ人。涉世法不レ出二此二句一。

遠レ怨之道。一箇恕字。息レ爭之道。一箇讓字。

赤子之一啼一唉。皆天籟也。老人之一話一言。皆活史也。

人得意時輒饒二言語一。逆意時即動二聲色一。皆見二養之不一レ足。

存養之足不足。宜下於二急遽時事一自驗上。

求レ道要二懇切一。不レ要二迫切一。懇切則深造。迫切則助長。深造是誠。助長是僞。

學須レ要二心事合一一。吾做二一好事一。自以爲レ好。因要二人知二其好一。是即矜心不レ除。便是心事不二合一一。

人事百般。都要二遜讓一。但志則不レ讓レ於レ師。可。又不レ讓レ於二古人一。可。

亦係於天。處世能知此理。省苦惱一半耳。

見人之有禍。知我無禍之爲安。見人之有福。知我無福之爲穩。心安穩處。即身極樂處。

人皆圖將來而忘過去。殊不知過去乃爲將來之路頭。知分知足。在於不忘過去。

人當回顧從前履歷。以占安穩地。若趧然不知駐步處。必墜淵壑。

人有取爲觸忤者。不但失德。而取怨之道的在此。可戒之至。

有人雖不自談不好話。而誘動他人敎談。己則在側。與衆共聞快咲之。以取一場興。太爲失德。究與自談不好話一般。

背撻之痛易耐。脇搔之癢難忍。

愛敬二字。爲交際之要道。勿傲視以凌物。勿侮咲以調人。旅獒。玩人喪德。眞是明戒。

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人服禮讓以爲甲冑。誰敢辱之。

太寵。是太辱之媒。奇福。是奇禍之餌。事物大抵以七八分爲極處。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靈龜不可舍矣。凡覬諸外者。皆朶頤之觀也。

人各有分。當知足。但講學則當知不足。

天道無窮盡。故義理無窮盡。義理無窮盡。故此學無窮盡。堯舜之上善無盡。謂此。

藥物。甘自苦中生者多有效。人亦閱歷艱苦。則思慮自濃。恰好濟事。與此相似。

艱難能堅人心。故共經艱難者。結交亦密。竟不能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亦此類。

欲有二大小一。大欲之發。我自知。克己或易。小欲則不三自覺二其爲一レ欲。克己卻難。

過越。過愆。字同而訓異。余見世人過越者必過愆。是其所三以爲二同字一。故人事寧不レ及勿レ過。

管絃在レ堂。聲聞二四方一。聞也。巖石倒レ谷。響徹二大地一。達也。

名譽。人之所二爭求一。又人之所二群毀一。君子只是一實而已。寧有二實響一。勿レ有二虛聲一。

人一生有二順境一。有二逆境一。消長之數。無レ可レ怪者。余又自檢。有二順中之逆一。有二逆中之順一。宜レ處下其逆上。不下敢生中易心上。居下其順上。不三敢作二惰心一。惟一敬字以貫二逆順一。可。

天下人皆爲二同胞一。我當レ著二兄弟相一。天下人皆爲二賓客一。我當レ著二主人相一。兄弟相。愛也。主人相。敬也。

物我之爲二一體一。須下就二感應上一認上レ之。有二淺深一。有二厚薄一。自不レ可レ誣。不レ可レ不レ察。

書室中。自二机硯書冊一以外。凡平生所二便用一物件。雖レ無二知覺一。而皆有二感應一。宜下撫二愛之一。莫中或毀損上。是亦愼德之一。

愛敬之心。即天地生生之心。樹二藝草木一。飼二養禽蟲一。亦唯此心之推。

物集レ於二其所一レ好。人也。事赴レ於レ所レ不レ期。天也。

勿レ羨二富人一。渠今之富。安知其不レ招二後之貧一。勿レ侮二貧人一。渠今之貧。安知其不レ貽二後之富一。畢竟天定。各安二其分一。可也。

人事赴レ於レ所レ不レ期。究非二人力一。如二人家貧富一。有レ係レ於レ天。有レ係レ於レ人。然其係レ於レ人者。竟

勸學之方不レ一。各因二其人一施レ之。有二稱而勸一レ之。有二激而勸一レ之。又有下不レ稱不レ激待二其自勸一者上。猶下醫人應レ病施レ劑。補瀉不レ一。必先察中其症上然。

問二事於一レ人。要二虛懷一。不レ可三毫有二所一レ挾。替レ人處レ事。要二周匝一。不レ可三稍有二所一レ缺。

我言語。吾耳可二自聽一。我擧動。吾目可二自視一。視聽既不レ愧レ於レ心。則人亦必服。

勿三以レ口而謗二己行一。勿三以レ耳而聞二人言一。

不レ慮而知。本體之發也。慮而後得。工夫之成也。知者。即得者。非レ有二二套一。

愼獨工夫。當下如三身在二稠人廣坐中一一般上。應酬工夫。當下如二閒居獨處時一一般上。

仁者。以レ己克レ己。君子。以レ人治レ人。

持敬者如レ火。使三人可二畏而親一レ之。不敬者如レ水。使三人可二狎而溺一レ之。

心要二現在一。事未レ來。不レ可レ邀。事已往。不レ可レ追。纔追纔邀。便是放心。

愼二視聽一。以固二心之門戶一。謹二言動一。以嚴二心之出入一。

人當下自禮二拜吾心一。自問中安否上。以二吾心即天之心。吾身即親之身一也。是謂レ事レ天。是謂二終身之孝一。

去二人欲一。學人皆口レ之。而工夫太難。余嘗謂當三先去二大欲一。人之大欲。莫レ如二飲食男女一。故專戒二此二者一。余中年以後。此欲漸薄。今則澹然。精神與二壯者一無二太異一。可レ謂レ幸矣。

凡學。宜三認做二挽回轉化法一。今日好賢之心。即是他日之好色。今日好德之心。即是他日之好貨。

上官屬事於我。我宜要敬愼鄭重。下吏請事於我。我宜要區處敏速。但事非一端。則鄭重愆期。敏速誤事。亦容有之。須善先慮其輕重。以從事之爲要。

人做事。須就其事。自揆我量與才與力之可及。又把事之緩急。與齡之老壯相比照。而後做起。不然。妄意下手。殆不免狼狽。

果斷有自義來者。有自智來者。有自勇來者。有並義與智而來者。上也。徒勇而已者殆矣。

爲長官者。勿忘小心翼翼。爲吏胥者。勿忽天網恢恢。

凡處官事。宜先以心爲簿書而簿書又照之。勿專任簿書以爲心。

公私在事。又在情。事公而情私者有之。事私而情公者有之。爲政者宜權衡人情事理輕重處。以用其中於民。

吏人相集言談。多是仕進榮辱。貨利損益。吾甚厭。然平日慣聽。不覺偶自冒。可戒。

人做事。各有本職。若事涉職外。假令有功。亦多取釁。譬如夏日之冷。冬日之煖。似宜非宜。

人各有好尙。以我好尙爭彼好尙。究不見眞是非。大抵事不干眞是非。則任彼好尙。亦有何妨。乃嘵々憑己以角爭銖錙。秖見局量之小。

游蕩子弟。亦非可棄。慫慂學問脩爲。即悔悟法也。一旦悔悟舊惡不可追。況其爲無賴。亦出於才。才則有所爲。易云。冥升。利于不已之貞。謂此。

凡事有ニ眞是非一。有ニ假是非一。假是非。謂三通俗之所ニ可否一。年少未レ學。而先了ニ假是非一。迨レ後欲レ得ニ眞是非一。亦不レ易レ入。所レ謂先入爲レ主。不レ可レ如レ何耳。

人主好レ飲太有レ害。除ニ式禮一外。宜ニ自禁止一。百弊皆自レ此興。

視ニ官長一猶ニ父兄一。宜レ主ニ敬順一。吾議若有レ不レ合。則宜下姑置ニ前言一。替レ他商思上。竟有ニ不可一。則非レ可ニ苟從一。必當四和悦而爭。不三敢生ニ易慢之心一。

處ニ僚友一。須下能披ニ瀝肝膽一。視如中同胞上。雖レ不レ可ニ面從一。而亦不レ可ニ乖忤一。有レ所レ黨不可。有レ所レ挾不可。有レ所ニ娼疾一最不可。

恩怨分明。非ニ君子之道一。德之可レ報。固也。至レ於レ怨。則當四自怨三其所ニ以致下怨。

人情向背。在ニ敬與一レ慢。施之道。亦非レ可レ忽。恩怨或自ニ小事一起。可レ愼。

居レ官者。事未レ到レ手。如レ攀ニ阪路一。步步艱難。卻無ニ蹉跌一。事既到レ手。如レ下ニ阪路一。步步容易。輙致ニ顚蹪一。

應ニ酬事物一。當下先見ニ其事之輕重一。而後處上レ之。勿レ以ニ假心一。勿レ以ニ習心一。勿下厭ニ多端一以苟且上。勿下過ニ穿鑿一以繳仕上。

說ニ大人一則藐レ之。勿レ視ニ其巍巍然一。勿レ視。在レ心。目則熟視亦不レ妨。

心忘ニ勢利一。而後權貴可ニ與語一。

權貴之德。在レ下ニ賢士一。賢士之德。在レ驕ニ權貴一。

舜之澤一。不レ可レ知レ所レ以二自慶一乎。柳柳州封建論。吾所レ不レ取。沿海侯國皆爲二鎭兵一。外寇不レ易二覬覦一。但問二內治何如一而已。內治有二何別法一。謹守二祖宗之法一。勿二循レ名以喪レ實。敬躰二祖宗之心一。勿三偷レ安而忘二危。然後天變不レ足レ畏。人言不レ足レ懲。況於二區區鱗介之族一。尙足レ虞乎。

人主閫內之事。外人所レ不レ知。然外廷感應之機。的在レ此。國風擧初頭關雎。即此意。

關雎之化。在二葛覃卷耳一。勤儉之風。宜レ自レ此起レ基。

婦德。一箇貞字。婦道。一箇順字。

婦女以二服飾美麗一爲レ習。殆不可。人之有二男女一。與三禽獸之有二雌雄牝牡一同。試見雄牡羽毛有レ飾。而雌牝無レ飾。天成之狀如レ是。

大臣弄レ權。病猶二外症一。劇劑一瀉。可レ除也。若權在二宮闈一。則是內症。雖レ有二良藥一不レ易レ施。如二之何一。

方今諸藩置二講堂及演武場一。以課二子弟一。但至二宮闈一。則未レ聞レ有二敎法一。吾意欲於二閫內一區爲二女學所一。使三衆女官學二女事一。宜下延二女師謹飭者一。使三之講二解女誡女訓國雅諸書一。弁二女禮筆札鬪香茶儀一。各有レ師以課レ之。旁復許下箏曲絃歌不二淫靡一者上。則閫內必肅然。

人主之賢不肖。係二一國之理亂一。尠年嗣立者。最宜レ擇二交友一。其所二視效一或不良。則後遂誤二邦家一。可レ懼也。

平世著眼處盍在レ此。

賑レ財。不レ如レ免レ租。興レ利。不レ如レ除レ害。

仕爲レ吏者。宜下視二官事一如二家事一。守二公法一如二蓍龜一。待二僚友一如中兄弟上。則爲三能盡二職分一。唯大臣胸次。磊磊落落。當レ如下長松老檜。不上レ爲二風雨振撼一。則其治務必不レ在二人後一。

抱二巖穴之心一者。可三以居二臺閣一。得二禮樂之實一者。可三以任二將帥一。

國有レ道時。言路開。可レ慶也。但怕功利之徒。乘レ時紛起群奏。其實或有二大相左者一。不レ容レ不二深察一。

世清時。亦就有二小失處一。世濁時。亦就有二小得處一。

水至清則無レ魚。木過直則無レ蔭。爲レ政者之深戒也。彼有二遺秉一。此有二滯穗一。伊寡婦之利。翻做二政事一。亦儘好。

說命。明王奉二若天道一。建レ邦設レ都。樹二后王君公一。承以二大夫師長一。据レ此。封建之制。天道也。唐虞三代相沿。保レ治久遠。秦已後變爲二郡縣一。而世數亦促。余聞西洋諸國周二回地球一。分二國土一爲二五大洲一。而封建之邦。惟我爲レ然。又獨立自足。無レ仰二異域一。僅有二漢蘭二國一。許二渠來貿易一。是亦亙法也。雖レ在二我邦一。古代則制襲二漢土一。至二神祖一。郡縣存二其名一。而封建行二其實一。可レ謂二神算無一レ遺矣。郡縣之世。王室失レ政。海內輙土崩瓦解。惟封建則列侯各守二其土一。庶民亦皆爲二其主一保護。是其所二以固一也。然國有二興廢一。則氣數之自然。以二人力一守レ之。又人道之當然。我幸生二此土一。沐二浴堯

亂。

王荆公本意。在堯舜其君。而其所爲皆在功利。則群宵希旨。競以利進。遂一敗不能保終。究亦自取。可惜。後之爲輔相者所宜鑑。

有才而無量。不能容物。有量而無才。亦不濟事。兩者不可得兼。寧舍才而取量。

居相位者。最宜明通公溥。不明通則偏狹。不公溥則執拗。

氣運有常變。常。是變之漸。不見痕迹。故謂之常。變。是漸之極。見痕迹。故謂之變。如春秋。是常。夏冬是變。以其漸與極也。人事常變。亦係氣運之常變。故當變革之時。天人齊變。有大賢出世。必又有大奸出世。以其變也。常漸之時。則於人亦無大賢奸。

創業守成之稱。泛言開國繼世耳。其實則創業中有守成。守成中有創業。唯能守成。是以創業。唯能創業。是以守成。如成湯之纘禹舊服。茲率厥典。武王之反商政。政由舊。是創業之守成也。如成王之立政立事。畢公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則謂之守成之創業。可也。但氣運有常變。故人與物亦從之。

物得所。是爲治。事乖宜。是爲亂。猶治園也。樹石位置。得其恰好。則朽株敗瓦。亦皆成趣。故聖人之治。世無棄人。

歷代開國之初。人人自靖。治務太簡。昇平日久。則上自臺閣。下至諸局。規則完備。簿書累堆。愈久愈多。於是瑣末式法。不勝繁蕪。亦勢之必至。此時唯當以務除苛細。歸諸簡淨爲要。

先一。無二復別法可一レ設。

膺二海防之任一者。以レ得二民和一爲レ先。器械次レ之。又須下校二彼此長短一。以爲中趨避上。尤要勿下啓二釁端一以貽中後患上。

我邦獨立。不レ仰二異域一。海外人皆知レ之。不レ如下確二守舊法一之爲上レ善。功利人好レ事。不レ可二濫聽一。

余往年遊レ於レ崎。聞二崎人之話一。曰。漢土有二不逞之徒一。多出三奔於二滿州一。自レ滿再投レ於二番舶一。故番舶中往往有二漢人一。爲二之耳目一。可レ憎之甚。今漢滿一家。關門不レ嚴。不レ可二奈何一。此話非レ可二徒聞一。

戰伐之道。勝レ於レ始者。將卒必驕。驕者怠。怠者或衄レ乎レ終。衄レ於レ始者。將卒必憤。憤者厲。厲者遂勝レ乎レ終。故爲二主將一者。不三必論二一時之勝敗一。只能振二厲士氣一。鼓二舞義勇一。使二之勝而不一レ驕。衄而不レ挫。是爲レ要而已。

人主宜下以二敵國外患一爲二藥石一。以二法家拂士一爲中良醫上。則國不レ足レ治。

擧二賢才一。則百僚振。矜二不能一。則衆人勸。乘數也。猜二大臣一。則讒慝興。疏二親戚一。則物情乖。除數也。須下能愼二幾先一以慮中來後上。

凡事有レ似レ有レ功而無レ功。有レ似レ有レ弊而無レ弊。況於下經二數年一見レ効之事上。宜下先熟二圖其終始一而後做起上。不レ然。功必不レ完。或中廢。至レ於レ不レ可レ償。

三軍不レ和。難二以言一レ戰。百官不レ和。難二以言一レ治。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唯一和字。一二串治

勿レ頼二器械一。當レ頼二人心一。勿レ問二衆寡一。當レ問二師律一。

都城置二十隊八方之防火一。極有二深慮一。蓋不三専在二撲滅一。而在二指揮操縦之熟一。侯家亦宜五躰下其意上。

勿四レ令三騎將徒華下麗其服上。以競二觀美一。爲レ得。

國初武士。上下皆能二泅泳一。與二調騎一相若。今則或不レ慣。恐爲二缺事一。軍馬宜レ用二野產一。古來駿馬多野產。余少時。好馭二野產一。今則老矣。不レ能二據レ鞍顧眄一。可レ嘆。

我邦自レ古長二弓箭一。然於レ古皆木弓。即所レ謂梓弓。或謂木弓騎上最便。須レ査。

有二攻法一。必有二守法一。禦二大炮一。聞西蕃用二鍛牛革一。形屋大。須レ査。

戎器中。宜下寘二縮遠鏡一。又齎中大小壺盧上。並爲二有用物一。不レ可レ欠。

竊二地道之秘一者。可二以語一レ覇。極二天道之蘊一者。可二以言一レ王。

天地間事物必有レ對。相待而固。不レ問二嘉耦怨耦一。相爲二資益一。此理須二商思一。

英傑非常人物。固爲二不世出一。然屈レ於二下位一不レ得レ志。則不レ能レ肆二其能一。幸得二地位一。則或圖二遠略一。古今往往有レ之。不レ知當今諸蕃君長人物果何如。蓋有レ備無レ患。我惟當レ致三警於二無事之日一耳。

海警不レ可レ不二豫備一。然環海之廣。其可三以盡爲二防禦一乎。莫レ若下固二結民心一以爲中金城湯池上。沿海皆能如レ是。外寇不レ足レ爲レ虞。不レ然。雖レ設二數萬巨熕一。亦足三以資二戎寇一。無レ益也。

士氣不レ振。則防禦不レ固。防禦不レ固。則民心亦不レ能レ固。然其振二起士氣一。在三人主之自奮以爲二率

士而志レ於レ文。是居レ武而學レ文也。勿二虛文以柔惰一。勿二虛武以躁暴一。

國亂而殉レ身。易。世治而甕レ身。難。

前人謂英氣害レ事。余則謂英氣不レ可レ無。但露二圭角一爲二不可一。

刀槊之枝。懷二怯心一者衄。賴二勇氣一者敗。必也泯三勇怯於二一靜一。忘三勝負於二一動一。動レ之以レ天。廓然太公。靜レ之以レ地。物來順應。如レ是者勝矣。心學亦不レ外レ於レ此。

執二乙於一レ甲。藏二甲於一レ乙。謂二之護身之堅城一。

形以レ方止。勢以レ圓動。城陣行營。其理一也。

軍旅亦有二禮樂一。

兵家說二鍊心膽一。與二震艮工夫一髣髴。

無レ我則不レ獲二其身一。即是義。無レ物則不レ見二其人一。即是勇。

自反而縮者。無レ我也。雖二千萬人一吾往矣。無レ物也。

道者。所レ以二反レ本復一レ始。語見二吳子一。吾不レ意兵家講二破此道學一。

務攬二英雄之心一。霸者以レ之。以二天下之所一レ從。攻二親戚之所一レ畔。王者以レ之。

前徒倒レ戈。攻レ于レ後以北。武王之心。此時果何如。以爲レ快乎。蓋亦惻然痛。或有レ愧焉。

知レ彼知レ己。百戰百勝。知レ彼。似レ難而易。知レ己。似レ易而難。

敵在二背後一。兵家之所レ忌。避レ實擣レ虛。兵家之所レ好。地利得失。防禦形勢。宜二以レ此致一レ察。

震爲二乾陽初起一。即氣原也。其發而感二離虛一。則爲二雷霆一。觸二坎實一。則爲二地震一。於レ人爲二志氣一。動天驚地事業。亦不レ外二此震氣一。

人身臍爲二受氣之蒂一。則震氣自レ此而發。宜下畜二實於臍下一。函二虛於臍上一。呼吸與二臍上一相消息。筋力自二臍下一而運動上。思慮云爲。皆根二柢於此一。凡百技能亦多如レ此。

艮二其背一不レ獲二其身一。行二其庭一不レ見二其人一。敬以存レ誠也。震驚二百里一。不レ喪二匕鬯一。誠以行レ敬也。震艮正倒。工夫歸レ於レ一。

坐二暗夜一者。忘二體軀一。行二明晝一者。辨二形影一。

誠意兆レ於二夢寢一。不慮之知使レ然。

以レ天感者。不慮之知也。以レ天動者。不學之能也。

靈藥誤レ用。則斃レ人。利劒倒レ柄。則自傷。學術乖レ方。則自戕。又賊レ人。

治心法。須四認三得至靜於二至動中一。呂涇野謂。用功不二必山林一。市朝亦做得。此言然。

體實而虛。心虛而實。中孚之象即是。

引滿中レ度。發無二空箭一。人事宜二如レ射然一。

余好觀レ演二武技一。觀レ之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必先収二呼吸一。以邀二渠呼吸一。不レ問二勝敗一。而視二其順逆一。甚適也。此亦是學。

凡爲二士君子一者。今皆稱二武士一。宜下自顧二其名一以責二其實一。務二其職一以副中其名上。

混看一。

我當レ視二人之長處一。勿レ視二人之短處一。視二短處一。則我勝レ彼。於レ我無レ益。視二長處一。則彼勝レ我。於レ我有レ益。

志出二人上一。非二倨傲之想一。身甘二人後一。非二萎薾之陋一。

聖人之心。見レ於二辭氣容貌一。於二其地與一レ人各異。未レ知孔子爲二委吏乘田一時。於二長官一果何如。鄉黨不レ載。學者宜二推勘一。或曰。和悅而諍。

目視者。口能言レ之。耳聞者。口能言レ之。至レ於二心得者一。則口不レ能レ言。即能言。亦止一端。在二學者之逆而得一レ之。

吾欲下把二讀書靜坐一打做中一片上。因自試レ之。讀レ經時寧靜端坐。披レ卷涉レ目。一事一理。必求二之於心一。乃能默二契之一。恍有二自得一。此際眞是無欲。即是主靜。不下必做中一日各半工夫上。

端坐讀經時。間思妄念。自然消滅。猶二香氣滿一レ室。蚊蝱不レ能レ入。不レ似二瞑目調息之空觀一。

讀經。宜下以二我之心一讀二經之心一。以二經之心一釋中我之心上。不レ然。徒爾講二明訓詁一而已。便是終身不二曾讀一。

人爲二地氣之精英一。生レ於レ地而死レ於レ地。畢竟不レ能レ離レ地。宜レ察二地體爲二何物一。朱子謂地卻是有二空闕處一。天之氣貫二在地中一。卻虛有三以受二天之氣一。理或然。余所レ作地體圖。不レ知能得二彷彿一否。

精義入神。燧取火也。利用安身。劒在室也。

今之學者。不失於險而失於博。不失於陋而失於通。心理。是竪工夫。博覽。是橫工夫。竪工夫。則深入自得。橫工夫。則淺易汎濫。

漢儒訓詁之傳。與宋賢心學之傳。地頭不同。況於清人考據一派。眞是漢儒輿儓。比諸宋賢所爲。夐焉不同。我黨勿墜渠窠臼。可。

清初考據之學盛行。其間唯李二曲顒黃梨洲宗羲湯潛菴斌彭南昀定求彭樹廬士望諸輩。竝於此學有見。要與時好殊異。學者不妨讀其書以舍取之。

從大者爲大人。從小者爲小人。今之讀書人。以攷據瑣猥爲能事。畢生事業止此。亦可嘆。於此有一大人焉。將曰人各有能。可器使。使彼矻矻考索。而我取以用之。我不勞力而彼亦効其能。便也。試思使大人視己以爲器使一輩中物。能無忸怩乎。

世有一種稱心學者。於女子小人。非無寸益。然要爲鄉愿之類。士君子學此。則汨流俗。失義氣。尤非武弁所宜。人主誤用之。使士氣怯懦。殆不可。

明季林兆恩合三敎爲一、葢學心齋龍溪而失者也。與此間一種心學誘愚夫愚婦者相類。要不齒牙耳。

王龍溪畿爲餘姚晩年弟子。受敎日淺。其說過高妙。遂來陽儒陰釋之譏。猶與宋代有楊慈湖貽累於金溪同一類。其他門人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聶雙江豹。竝爲彬彬有用人物。宜無

並爲ニ有識之文一。
宇宙間一氣斡旋。開レ先者必有ニ結後一。持レ久必有ニ轉化一。抑者必揚。滯者必通。一隆一替。必相倚伏。恰是一篇好文辭。
獨得之見似レ私。人驚ニ其驟至一。平凡之議似レ公。世安ニ其狃聞一。凡聽ニ人言一。宜ニ虛懷而邀レ之。勿ニ苟安ニ狃聞一。可也。
自得。畢竟在レ己。故能取ニ古人得力處一而鎔ニ化之一。今人無ニ自得一。故鎔化亦不レ能。
古人各有ニ得力處一。擧以指示。可也。但其入路各異。後人不レ能ニ透會得レ之。乃偏レ於レ所レ受。執レ一以爲ニ宗旨一。終至レ於レ生ニ流弊一。余則欲下透會爲レ一。不上レ立ニ名目一。蓋其不レ立ニ名目一。即便我宗旨也。人或議曰。如レ是則如ニ無レ柁之舟一。不レ知ニ泊處一。余謂心即柁也。其著力處。在ニ各人自得一。不ニ必同一也。蓋執レ一廢レ百。卻不レ得ニ泊處一。
顏淵仲弓。請事ニ斯語一。子張書ニ諸紳一。子路終身誦レ之。在ニ孔門一往往有下服ニ膺一二要語一如上レ是。可レ謂ニ親切一矣。與ニ後人標目之類一不レ同。
余年少時。於レ學多有レ疑。至ニ中年一亦然。每ニ一疑起一。見解少變。即覺ニ學稍進一。及レ至ニ近年一。則絕無ニ疑念一。又覺學亦不レ進。乃始信白沙所レ云。疑者。覺悟之機也。斯道無窮。學亦無窮。今雖ニ老矣一。可レ不ニ自厲一乎。
少而學。則壯而有レ爲。壯而學。則老而不レ衰。老而學。則死而不レ朽。

講說在二其人一。不レ在二口辯一。如二君子喩レ於レ義。小人喩レ於レ利。常人說レ此。嚼蠟無レ味。象山說レ此則使二聽者愧汗一。勿三視爲二易事一。

講二論語一。是慈父敎レ子意思。講二孟子一。是伯兄誨レ季意思。講二大學一。如二綱在一レ綱。講二中庸一。如二雲出一レ岫。

易。是性字註脚。詩。是情字註脚。書。是心字註脚。

講書與二作文一不レ同。作文。只要下翻二習語一做中漢語上。講書。則翻二漢語一以做二習語一。於二敎授一爲二第一緊要事一。不レ可三視爲二容易一。

經書不レ可レ不二講明一。就レ中以二易書魯論一爲二最緊要一。

朱子不レ作二春秋傳一。而作二通鑑綱目一。不レ註二戴記一。而編二儀禮經傳通解一。可レ謂二一大識見一。啓蒙。不レ可レ欠。小學。亦好撰。但楚辭註。韓文考異。在二可レ有可レ無之間一。至レ於二陰符。參同一。則竊驚訝。何以弄二此泛濫之筆一邪。

著書。只要二自怡悅一。不レ要三初有二示レ人之念一。

文詞筆翰。藝也。善用レ之。則於二心學一亦有レ益。或以二溺志一病レ之。是因レ噎廢レ食。

文能達レ意。詩能言レ志。如レ此而已。綺語麗辭。比二之佞口一。吾曹所レ不レ屑焉。

文詞可三以見二其爲一レ人。況復留二貽於後一。宜下以二脩辭立誠一爲中眼目上。

王文成拔本塞源論。尊經閣記。可レ謂二古今獨步一。陳龍川酌古論。方正學深慮論。隔レ世而相頡頑。

周子程伯子。爲二道學之祖一。然門人或誤成二廣視豁步之風一。南軒嘗病レ之。朱子因矯以二逐次漸進之說一。然而後人又誤成二支離破碎一。恐與二朱子本意一乖牾。可レ省。

朱陸異同。在二無極太極一條一。余謂朱子所レ論。爲二精到不一レ可レ易。然象山尙往復數回不レ已。亦交遊中錚錚者。但疑兩公持論。與二平昔所一レ言各異。朱子說レ無。陸子說レ有。如レ易レ地然。何邪。

學人徒是二非訓詁之朱子一。而不レ知二道義之朱子一。是二非言語之陸子一。而不レ知二心術之陸子一。道義心術。途無二兩岐一。

象山雖下以二濂溪明道一爲中依據上。而太厭レ立二門戶一。嘗曰。此理所レ在。安有二門戶可一レ立。學者各要レ護二門戶一。此尤鄙陋。信此言也。足レ見二心之公平一。

南軒東萊。朱子之親友也。象山龍川。朱子之畏友也。後之學者。分レ黨相訟。恐非二朱子之本意一。

象山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此謂二男子擔當之志如一レ是。陳澔引レ此註二射義一。極是。

隨處體認天理。吳康齋有二此言一。而甘泉以爲二宗旨一。餘姚致良知。亦其所二自得一。但覺餘姚爲二緊切一。

古之儒。立德之師也。師嚴而道尊。今之儒。則立言耳。言不レ由レ德。竟是影響。何嚴之有。可レ不二自反一乎。

余沈二思義理一時。覺二胸中寧靜一。氣體收斂。講二說經書一時。覺二胸中醒快一。氣體流動。

講說時。只要下我口之所レ言入二我耳一。耳之所レ聞再返レ於レ心。以爲中自警上。吾講已有レ益レ於レ我。不二必問二聽者如一レ何。

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陸子亦謂。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蓋其互相許如此。當時門人。亦有兩家相通者。不爲各持師說相爭。至明儒如白沙篁墩餘姚增城。並兼取兩家。我邦惺窩藤公蓋亦如此。

惺窩藤公答林羅山書曰。陸文安天資高明。措辭渾浩。自然之妙。亦不可掩焉。又曰。紫陽篤實而邃密。金溪高明而簡易。人見其異。不見其同。一旦貫通。同歟。異歟。必自知。然後已。余謂我邦首唱濂洛之學者爲藤公。而早已幷取朱陸如此。羅山亦出於其門。余曾祖周軒受學於後藤松軒。而松軒之學。亦出自藤公。余欽慕藤公。淵源所自。則有乎爾。

博士家古來遵用漢唐註疏。至惺窩先生。始講宋賢復古之學。神祖嘗深悅之。擧其門人林羅山。羅山承繼師傳。折中宋賢諸家。其說與漢唐殊異。故稱曰宋學而已。至於闇齋之徒。則拘泥過甚。與惺窩羅山稍不同。

惺窩羅山課其子弟。經業大略依朱氏。而其所取舍。則不特宋儒。而及元明諸家。鷲峰亦於諸經有私考。有別考。乃知其不拘一家者顯然。

尊德性。是以道問學。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先立其大者。則其知也眞。能迪其知。則其功也實。畢竟一條路往來耳。

明道定性書。精微而平實。伊川好學論。平實而精微。伊洛之源在此。非二也。學者眞能知之。則異同紛紜之論可息矣。

吸。只是一誠。謂二之氣原一。即是理。

程子言二萬物一體一。試思天地間。飛潛動植。有知無知。皆自二陰陽陶冶中一出來。我其一也。讀レ易窮レ理。深造而自二得之一。眞知三萬物之爲二一體一。程子前絶無二此發明一。

我身一也。而有二老少一焉。知三老少之爲二一身一。則知三九族之爲二我身一。知三九族之爲二我身一。則知三古往今來之爲二一體一。萬物一體。是横說。古今一體。是竪說。須下善忘二形骸一而自中得之上。

物我一體。即是仁。我執二公情一以行二公事一。天下無レ不レ服。治亂之機。在レ於二公不公一。周子曰。公レ於レ己者。公レ於レ人。伊川又以二公理一釋二仁字一。餘姚亦更二博愛一爲二公愛一。可二幷攷一。

此學。有二傳之傳一。有二不傳之傳一。如下堯以レ是傳二之舜一。舜以レ是傳中之禹上。則傳之傳也。禹以レ是傳二之湯一。湯以レ是傳二之文武周公一。文武周公傳二之孔子一。則不傳之傳也。不傳之傳在レ於レ心。不レ在レ於言。濂溪明道蓋接三傳於二百世之下一矣。如二漢儒所レ云傳一。則訓詁耳。豈足レ謂二之傳一乎。

周子主靜。謂三心守二本體一。圖說自註。無欲故靜。程伯子因レ此有二天理人欲之說一。叔子持敬工夫。亦在レ此。朱陸以下。雖三各有二得力處一。而畢竟不レ出二此範圍一。不レ意至二明儒一。朱陸分レ黨如二敵讐一。何以然邪。今之學者。宜下以二平心一待レ之。取中其得力處上。可也。

學有二次第一。猶二執レ弓挾レ箭。引滿而發一。直指二本體一。猶下懸以二正鵠一。期中於二必中一。

孔孟。是百世不遷之祖也。周程。是中興之祖。朱陸。是繼述之祖。薛王。是兄長之相友愛者。

朱陸同宗二伊洛一。而見解稍異。二子並稱二賢儒一。非レ如三蜀朔之與レ洛爲二各黨一。朱子嘗曰。南渡以來。

發レ憤忘レ食。志氣如レ是。樂以忘レ憂。心體如レ是。不レ知二老之將一レ至。知レ命樂レ天如レ是。聖人與レ人不レ同。又與レ人不レ異。

學者當三先自認二己有一レ心。而後存養得レ力。又當三自認二己無一レ心。而後存養見レ効。認以爲レ我者。氣也。認以爲レ物者。氣也。其知二我與レ物皆爲一レ氣者。氣之靈也。靈。即心也。其本體性也。

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只此一知。即是靈光。可レ謂二嵐霧指南一。

提二一燈一。行二暗夜一。勿レ憂二暗夜一。只賴二一燈一。

天下之物。莫レ不レ有レ理。此理即人心之靈。學者當下先窮中在レ我之萬物上。孟子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矣。反レ身而誠。樂莫レ大焉。即是。

倫理。物理。同一理也。我學倫理之學。宜三近取二諸身一。即是物理。

人皆在二是非窠中一送レ日。然多是日間瑣事。不レ過二利害得失數件一。如二眞是非一。則無二人討出來一。學者須二能自覓一。

濁水。亦水也。一澄則爲二清水一。客氣。亦氣也。一轉則爲二正氣一。逐客工夫。只是克己。只是復禮。

窮理。理。固理。窮レ之。亦是理。

理本無レ形。無レ形即無レ名矣。形而後有レ名。既有レ名。則理謂二之氣一。無二不可一。故專指二本體一。則形後亦謂二之理一。專指二運用一。則形前亦謂二之氣一。竝無二不可一。如二浩然之氣一。專指二運用一。其實太極之呼

言志晩錄

單記積年。又成一堆。及輯錄。則略以類相從。事亦多係釋褐後。錄起天保戊戌孟陬月。至嘉永己酉仲春月。

一齋老人自題

爲學緊要。在心一字。把心以治心。謂之聖學。爲政著眼。在情一字。循情以治情。謂之王道。王道聖學非二。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進取。曾晳獨異其撰。而孟子以爲狂。何也。三子進取在事。曾晳進取在心。

曾晳齡老。宜求老友。卻求冠童。不賞幽寂。卻賞豔陽。旣浴且風。亦不似老者事。此等處須善討出狂者心體。

吾人工夫。在於自覓自覷。義理混混而生。似有物。不認源頭來處。似無物。胸次虛明。感應神速。

心要平。平則定。氣要易。易則直。

人皆知仰而蒼蒼者爲天。俯而隤然者爲地。而不知吾軀皮毛骨骸之爲地。吾心靈明知覺之爲天。

爲人沈靜者。工夫尤宜勉事上鍊磨。恢豁者。則工夫宜不忘靜坐脩養。其實動靜非二。姑因病藥之。卽是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求レ之矣。故欲レ爲二君子一之志益切。期レ於下屆二尼聖賢一以盡中人倫上。則其求二諸己一者。所二以下去二人欲一存中天理上之功。既無レ不レ至。而父兄師友。以至レ於二芻蕘邇言一。自不レ得レ不レ問。聖賢之遺訓。以至レ於二子史前哲之書一。自不レ得レ不下熟讀而深思中之上。遂其沛然不レ可レ禦者。皆無レ非三我一志之所二流注一。是乃爲レ學趣向之正路然。世之以二口耳一爲レ學者。入學之志已錯矣。故其弊亦不二厪無一レ益也。先賢立志之訓。蓋無二餘蘊一。然此意亦當二參互而得一レ之。

言志後錄終

俗儒之流。於元則靜修魯齋。明則崇仁河東餘姚增城。是其選也。亦雖各有異。皆一代之賢儒。其趣洞灑洛則一也。上下千載。落落唯有此數君子而已。吾取而尙友之。於心樂焉。

凡貳百五拾五條

入學說 附

吾人爲學。當先自問其入學初心何如也。其心必欲學爲君子乎。不乎。於此趣向一錯。雖日從事此學。而終身無得。不徒無得。而適足以爲長傲飾非之資。故入學之初心。乃途蹊之所由分也。蓋其心果在於欲爲君子。而志願緊切。絕無他念。則爲學之本立。斯可以入學矣。既有此志也。自能脩飭。不敢爲不善。但靈光未透。事多疑惑。不得不詢諸父兄諮於諸友。而父兄諸友之誨我輔我者。皆我之所未慮及。乃敬而聽之。信而從之。躬於是寡愆行。事於是少過擧。既是學也。要我志之所至也。然而父兄諸友。得詢而諮之。而聖賢前哲。則今無由親聞其言矣。必欲更進以資之益也。於是乎求眞師而學焉。爲師者敎之不乖其方。導之不失其序。我能聽其指授以學於古訓。人一己百。反覆熟思。愈入愈深。愈造愈遠。蓋其理致之精微奥妙。果有以懸絕常凡者矣。敬而遵奉之。信而恪守之。驗諸躬而省乎心。習於事而察乎物。聰明日開。義理日晰。動靜語默。將於是乎中其度。處事接物。將於是乎適其宜。而殊覺其有所進益發悟。不翅倍蓰乎昔。尤是學之所在。要亦我志之所至也。然則始之聞諸父兄口語。猶讀書也。後之得於聖賢遺訓。猶面命也。皆自我之志而

ㇾ喪而變ㇾ貌也。又途遇二縲絏者一。則宜三亦旁辟勿二正視一。是惡ㇾ罪恤ㇾ人也。瞽者則宜下我辟ㇾ路。勿ㇾ令二儓僕喝一。是仁者之用心也。然在二貴人一具二儀衛騶從一。則行路自有二常法一。不三必得二如ㇾ是。但宜ㇾ令下從者體二知上此意一。至ㇾ如下遇二柩若罪人一。擡ㇾ輿疾走一。則令ㇾ繳ㇾ之可也。

一善念萌時。其夜必安眠無ㇾ夢。有ㇾ夢則或見二正人一。或見二君父一。或値二吉慶事一。如二周官正夢喜夢之類一。又一妄念起時。其夜必不二安眠一。夢亦多二雜夢一。恍惚變幻。或見二小人一。或見二婦女一。或値二危難事一。如二周官畸夢懼夢之類一。及二醒後一自思察。夢中所ㇾ見正人君父。即我心也。吉慶事。即我心也。皆善念所ㇾ結之象。又其所ㇾ見小人婦女。亦即我心也。危難事。亦即我心也。皆妄念所ㇾ結之象。蓋一念善妄之形二諸夢寐一。可ㇾ不二自反一乎。死生。晝夜之道也。佛氏設二地獄天堂之權敎一。亦恐說二心之眞妄一。得ㇾ無下與二此夢覺一相彷彿上邪。

夜間形閉而氣專ㇾ於ㇾ內。則成ㇾ夢。凡晝間所ㇾ爲。皆可二以現一ㇾ象。不ㇾ止二周官六夢一也。如二前所上說。亦就二善妄一以擧二其一端一。不三必拘二事象一也。然天地與ㇾ我同一氣。而數理則前定矣。故偶有下幾洩ㇾ於ㇾ前以入二兆朕一者上。謂二之感夢一。心淸胸虛者多二感夢一。常人或尠矣。

三不朽必本ㇾ於ㇾ德。有ㇾ德者必有ㇾ言。是知德立則言立。德惟善ㇾ政。是知德立則功立。吾求二之古人一。兼二此三者一不ㇾ見二幾人一。苟有ㇾ之。吾將二尙友之不一ㇾ暇。尙何問二其小疵一。是我志也。

先賢有二補天浴日大事業一。其自視漠然如二輕靄浮雲一然。吾聞三古有二其人一矣。今則夢寐而已。

濂洛復古之學。實爲二孔孟之宗一。承ㇾ之者紫陽金谿。及張呂。雖ㇾ有二異同一。而其實皆純全道學。決非二

不學。猶容有來日可償。老人則眞無來日。尤當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謂此也。偶有所感。書以自警。天保八年㐂平月朔錄

孟子三樂。第一樂說事親。似少年時事。第二樂說成己。似中年時事。第三樂說成物。似老年時事。余自顧齡已桑楡。父母兄弟皆亡。何樂之有。但自思察我身即父母遺體。兄弟亦同一氣。則我今自養自愼。弗虧弗辱。即可以當事親歟。至於敎育英才。固非我易能。然亦可以不盡己乎。獨不怍不愧。則不止中年時事。而自少至老。一生受用。當愼守之。夙夜弗諼。如是則三樂皆可以爲終身事矣。

每日鷄鳴而起。澄心默坐一晌。自察夜氣存否如何。然後出蓐盥嗽讀經書。日出視事。每夜昏刻至人定。了內外事。有間則讀古人語錄。人定後亦澄心默坐一晌。自省日間所行當否如何。然後就寐。余近年欲守此以爲常度。然此事似易而難。不能常常如是。

酬酢紛紜中。不可忘提醒工夫。

道理不可不辨明。而或動聲色。則見器小。道理不可不默識。而徒弄光景。則入狂禪。

放鬆任意固不可。安排矯揉亦不可。唯不縱不束。從容以養天和。即便敬也。

凡評論古今人。不得不是非。然宜擧其長處以形其短處。又十中七揭是。十中三黜非。亦忠厚。

邦俗途遇柩時。貴人則輿夫擡輿走行。徒行者則左右顧而唾。太無謂也。宜旁辟佇立少俯。是哀

余弱冠前後。鋭意讀書。欲空千古。及過中年。一旦悔悟。痛戒外馳。務從內省。然後自覺稍有所得。不負於此學。今則老矣。少壯所讀書。過半遺忘。茫如夢中事。稍留在胸臆。亦落落不成片段。益悔半生費力無用。今而思之。書不可妄讀。必有所擇且熟可也。只要終身受用足矣。後生勿蹈我悔。

余自翻轉視觀察。姑配一生。三十已下。似視時候。三十至五十。似觀時候。五十至七十。似察時候。察時候當達於知命樂天。而余齡今六十六。猶未能深入理路。而況於知命樂天乎。餘齡無幾。不容不自勵。天保丁酉瓜月記

齡比五十。閱歷日久。鍊磨已多。在聖人爲知命。於常人亦爲從政治事時候。然以世態習熟。易生驕慢。則其失晚節。亦在此時候。可不愼乎。余以文政辛巳。往美濃鉈尾。訪七世八世祖故墟。抵京師。展五世六世祖墳墓。歸途過東濃巖邑。謁女兄。時齡適五十。因益加自警。至今年犬馬齒六十有六。無疾病。無事故。保全首領。蓋誘衷使然。一何幸也。

婦人齡四十。亦爲一生變化時候。三十前後猶含羞。且多有舅姑在上。比至四十。鉛華漸褪。頗能料理人事。因或得賢婦稱。多在此時候。然又以其漸忘含羞。無所脩飾。則或挾機智。縱淫妬。大失婦德。亦多在此時候。其一成一敗之關。猶男子五十時候。可不知豫爲之防乎。

血氣有老少。志氣無老少。老人講學當益勵志氣。不可讓少壯人。少壯人春秋富。假令今日

毛奇齡寃レ之。是也。凡五經中確言之夥。莫レ若ニ此經一。乃妄沙ニ汰之一。不三翅非ニ尊經之道一。而更有ニ非經之罪一。

學苟原ニ本濂洛一。訓詁則假令用ニ漢唐一亦無レ妨。試思レ之。古今無下訓ニ孝字一爲ニ逆親一。訓ニ忠字一爲ニ叛君一者上。

兵書亦宜ニ一渉一。孫吳固佳。孫子筆鋒。與ニ兵法一亞。但有レ意レ於ニ著書一。吳子較著實。昔人亦云。

陰陽變化。使ニ人不下識ニ其端倪一。莊周謂ニ之詭弔一。孫子詭道即是。

宋代創ニ武經七書之名一。除ニ孫吳一外。都屬ニ僞贋一。但其言之可レ取。不三必問ニ眞贋一可也。如ニ近世兪咸諸著一亦有ニ實得一。

先爲レ不レ可レ勝。以待ニ敵之可下勝。是其下手處。必以レ全爭レ於ニ天下一。是其著眼處。校レ之以レ計而索ニ其情一。是其秘密處。

聖賢故舊不レ遺。是美德也。即人情也。余家小園無ニ他雜卉一。唯有ニ石榴紫薇木犀三樹一耳。然此樹植在ニ四十年外一。朝昏相對。與ニ主人一偕老矣。夏秋間花頗可レ觀。足三以娛ニ心目一。是老友也。余性於ニ草木一嗜好較澹。然此三樹眷愛特厚。凡交之舊者。畢竟不レ能レ忘。是人情也。故舊不レ遺。情與レ此一般。

余左右聘用几硯諸具。率皆爲ニ五十年前所下得。物舊則不レ忍ニ屛棄一。因念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亦恐不三必在ニ儉嗇一。

名。不可近權豪以貶名。不可黷貨財以汚名。

人乞物於我。勿厭。我乞物於人。可厭。

運財有道。在不欺人。不欺人在不自欺。

今之欲爲君興利者。非不焦心苦思。然有自利一念插在其間。則若利竟不能興。

取信於人。則財無不足。

禹吾無間然矣。飲食衣服宮室。知其所輕重。必如是而財亦不乏。

有肝氣者多急。又不能容物。每失人和。故雖有好意思。不耐完成。或謂稍有肝氣。御能了事。余則謂肝氣惡能濟事。屢足灑掃一室耳。

理財當著何想。余謂財者。才也。著想當如驅使才人然。辨事在才。取禍亦在才。可不愼乎。

財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尤當敬重之。勿濫費勿嗇用。愛重之可也。愛惜之不可也。

器物必有正副。而後無缺事。凡將區處一事。亦當立案開兩路。如正副然。

周易自兩呂復古。而朱子用其本。亦有見。程傳則名傳注。而實與經亞。不論書本之古今。最高。

尚書亦有古今文。而今之所傳。即古文經。無可疑。宋以後信疑分曹。近世閻若璩著疏證。而

宜レ然。詩在レ言レ志。如二離騷陶詩一。尤能言二其志一。今之詩人。詩與レ志背馳。如二之何一。應酬文詩。畢竟供二人翫弄一。可レ羞之甚。顧亭林曰。能レ文不レ爲二文人一。能レ詩不レ爲二詩人一。此語太好。

識量與二知識一自別。知識在レ外。識量在レ內。

人才有二虛實一。宜二辨識一。

老人話不レ可二苟聞一。必記レ之可也。聞二藥方一亦必箚記。益レ人不レ少。

文儒一概蔑二視武人俗吏一。太錯也。老錬人話頭。往往起レ予。

平心聽レ之。婦人孺子之語亦天籟。

論二人賢不肖一。不三必問二細行一。必須下就二倫理大節上一。觀中其得失如上何。不レ然則世無二全人一。

人各有レ能。無レ不レ可二器使一。一技一藝。皆寓二至理一。如二詞章筆札一亦是藝。盖器使中之一耳。

人至二老境一。體漸懶散。而氣太急促。往往爲二人所一レ厭。余視レ此爲レ鑑。齡踰二六十一後。尤著レ功要二氣不レ失二從容一。然未レ能也。

學而優則仕。易レ做。仕而優則學。難レ做。

心躁則動妄。心蕩則視浮。心歉則氣餒。心忽則貌惰。心傲則色矜。昔人嘗有二此言一。誦レ之不レ覺惕然。

名雖レ不レ可レ求。亦不レ可レ棄。棄レ名斯棄レ實矣。故不レ可下交二非類一以壞上レ名。不レ可下犯二非分一以損上

敬忠。寛厚。信義。公平。廉清。謙抑。六事十二字。居レ官者所レ宜レ守。

人主之學。在二智仁勇三字一。能自二得之一。不三特終身受用不二レ盡。而掀天掲地事業。可レ垂二憲於後昆一者。亦斷不レ出レ於レ此。

我邦南北朝。與二漢土南北朝一。事體逈別。漢土則南北異姓角立。又各相簒奪。眞是判爲二南北一矣。我邦則　皇統一姓。宸居雖レ分二南北一。而　皇胤實無二南北一。但以二　神璽所一レ歸爲レ順而已。烏得下與二漢土一例視上之哉。

本邦事跡。儒者多罔。是衣服在レ躬。不レ知二其名一也。而可乎。

余近爲レ見レ課二唐書一。昔嘗一過。今則大半忘。如レ讀二未見書一。偶記二一二一在二胸間一者。宛如レ逢二故人。太可レ喜。劉書雖レ詳而鎖猥。不レ如三歐宋之爲二簡淨一。范鑑宜下與二温史唐紀一幷讀上可也。我邦古昔典章。蓋資二諸隋唐一者不レ少。故軌範在レ此。鑑戒亦在レ此。不レ厭二熟讀一。

宋明二史。事跡人情。於レ今爲レ近。但卷帙浩瀚。能抽二其要處一讀レ之可。

朱子以二經學一掩二文章一。有レ德者必有レ言。如二朱呂二家一。眞是能文。

擊壤詩。道學之香山也。耐二警醒人一。宜二著レ意讀一。

朱文公詩。實見二性情之正一。誦レ之似二韋柳一。而味自別。

言語文章。一也。文宜レ師レ經。辭尙二體要一。周公也。辭達而已。孔子也。

先草創。次討論。次脩飾。最後潤色。鄭國辭命之精密。不三但取二數賢之長一。於二文章鍛錬之法一亦

身亦是物。果有レ二否。人不レ知三自重而寳二愛之一。亦弗レ思之甚。

處レ事平心易氣。人自服。纔動レ於レ氣。便不レ服。

寛而不レ縱。明而不レ察。簡而不レ麤。果而不レ暴。能ニ此四者一。可ニ以從レ政矣。

人或有下性迫切。好レ擔ニ當事一者上。驅ニ使之一卻難。迫切者多執拗。不レ可ニ擧レ全以委レ之。宜ニ割レ半以任レ之。

事有ニ大小一。常斡ニ旋大事一者。於ニ小事一則蔑如也。今人毎區ニ處小事一。濟得後自喜。向レ人誇說。是見ニ其器小一。又見五是人從前未四曾下三手於ニ大事一。

養望人似レ高。苛察人似レ明。圓熟人似レ達。輕佻人似レ敏。愞弱人似レ寛。拘泥人似レ厚。皆似而非也。

與レ人語。不レ可三大發ニ露過ニ傾倒一。只要ニ語簡而意達一。

火急作ニ文書一。須ニ必先立レ案起レ稿。而後徐更寫一。卻是成速。無レ悞。

行レ遠傳レ後。莫レ如ニ簡牘一。雖ニ一時應酬文字一。必須下愼重。不レ可ニ苟且一。寫訖審讀一過。而後封完上。

余嘗爲レ人作ニ硯蓋銘一。曰。言語或侃。猶無ニ形迹一。簡牘弗レ愼。追悔叵レ革。謂ニ此意一也。

攻者有レ餘。守者不レ足。兵法或其然也。余則謂守者有レ餘。攻者不レ足。以レ不レ攻攻レ之。攻之上也。

事動ニ於レ不レ得レ已。動亦无レ悔。在ニ革之夬一曰。巳日乃革レ之是也。若其容易紛更。取ニ快一時一。雖ニ外而如レ美。後必噬レ臍。爲レ政者所レ宜レ戒。

人當自知己才性有短長。

白能受衆采。五色之原也。賁之極無色爲白賁。素以爲絢。白也。素其位而行。白也。素履之吉。白也。余嘗攷之五色之原起於白。白之凝聚爲青。青之舒暢爲黃。黃之爛熟爲赤。赤之積累爲黑。黑之極至。又歸於白。生出流行。蓋亦如此。

氣運有小盛衰。有大盛衰。其間亦迭相成倚伏。猶海水有小潮有大潮。天地間大抵不能逃數。即活易也。

五穀豐歉。亦大抵有數。三十年前後。必有小饑荒。六十年前後。必有大凶歉。雖較有遲速。竟不能免。可不爲之豫備乎。癸巳春季筆

三十年爲一世。百五十年爲五世。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盛衰之期限也。五百年有王者興。亦以氣運言。凡有意於世道者。不可不致察。

處一罪科。亦有智仁勇。公以亡愛憎。識以盡情僞。斷以决輕重。識。知也。公。仁也。斷。勇也。

雞鳴而起。人定宴息。門內肅然。書聲滿室。道行妻子。恩及臧獲。家無酒氣。廩有餘粟。豐不至奢。儉不至嗇。俯仰無愧。唯守清白。各有其分。如是亦足。

戲言固非實事。然意之所伏。必露見於戲謔中。有不可揜者矣。

物有一而無二者爲至寶。如顧命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皆有一而無二。故謂之寶。試思己一

王政只是平穩。平天下平字可レ味。

此學不レ見二意趣一。咏二題風月一亦俗事。苟見二意趣一。料二理錢穀一亦典雅。

余嘗曰。五倫有二君臣一。無二師弟一。非レ無二師弟一。君臣即師弟。今更思師不三特有二君之尊一。而有二父之親一。則父道亦與二師道一通。長兄若レ父。則兄亦有二師道一。三人行必有二我師一。則朋友亦相師焉。夫敎婦從。則夫亦師歟。是則五倫配合。無三適非二師弟一矣。

師嚴道尊。爲レ師者宜二自體察一。如レ何是師嚴。如レ何是道尊。

物無レ心。以二人心一爲レ心。故人所レ贈之物。必與二其人一同氣。失意人贈レ物。物以二失意一爲レ心。豪奢人贈レ物。物以二豪奢一爲レ心。喪人贈レ物。物以レ喪爲レ心。佞人贈レ物。物以レ佞爲レ心。但有レ名之贈遺。不レ得レ不レ受。而其物與二其心一感通如レ是。則我有レ所レ不レ屑レ受。唯君父所レ賜。正人君子所レ贈。雖二微物一甚足二敬重一耳。

及二其老一也。戒レ之在レ得。得字。不レ知二所レ指何事一。余齡已老。因以二自心一證レ之。往年血氣盛時。慾念亦盛。及レ今血氣衰耗。慾念卻覺二較澹泊一。但是貪二年齒一。營二子孫一念頭。比二之往時一較濃。得字或指二此類一。不三必指二得レ財得レ物。人死生有レ命。今強覓二養生一。覬二引年一。亦不レ知レ命。子孫福幸。自有二天分一。今爲レ之故意營度。亦不レ知レ天。畢竟是老悖衰颯念頭。此都是戒レ得條件。不レ知他老人著二做何想一。

實言。雖二芻蕘之陋一。足二以動レ物。虛言。雖二能辯之士一。不レ足レ感レ人。

勿忘。勿助長。教子亦可存此意。嚴而慈。是亦用待子可也。

易子而教。固然。余謂有三可擇。師可擇。友可擇。地可擇。

乘除一理。福幸。乘數也。患難。除數也。歸之平數。則無福幸。無患難。故乘除只是屈伸消長之迹耳。人遭患難憂懼時。當自反把從前所受福幸以乘除之。商出其平數可也。

吾人爲學。只要喫緊實際。終日學問思辨。終日戒愼恐懼。便是見在篤行工夫。學無此外而已。若去卻見在。別覓之悠渺冥漠。則非吾儒之學。

余讀史。歷代開國人主無非閑氣英傑。其貽孫謀亦多。至守成之君。有得於初政而失於晩節者。尤可惜。蓋其得於初政。固非庸器。但輔弼大臣。不得其人。則往往爲其所蠱。投好中欲。以固一時之寵。於是。人主亦不自知其過。意滿志懈。以爲無復可虞。終以謬國是。是故虞夏商周。必置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以全君德。其爲慮也深矣。

君子而不才無能者有之。猶可以鎭社稷。小人而多才多藝者有之。秖足以亂人國。癸酉王月下識潮

唐代三患。爲外寇。爲藩鎭。爲宦官。人主非不知。然終以此斃。以宰輔非其人也。可鑑之至。

能受人言者。而後可與一言。與不受人言者言。不翅失言。秖以招尤。無益也。

人情如水。使之如平波穩流爲得。若不然。激之壅之。忽起狂瀾怒濤。可不懼乎。

凡處事。須要平平穩穩。至於駭人視聽。則事雖善或傷於小過。

去二其過不及一耳。

風俗亦人氣也。故有二土俗一。有二習俗一。習可レ變而土不レ可レ變。是亦止順二導之一。抑二其過一而拔二其不一及耳。爲レ政者所レ宜レ知。

草木氣質。有二清濁輕重一。寒溫堅脆。酸甘辛苦諸毒之不同一。醫書謂二之性一。即皆土氣也。人氣質亦然。然其同具二生生之理一則一也。

仰觀レ山。厚重不レ遷。俯見レ水。汪洋無レ極。仰觀レ山。春秋變化。俯見レ水。晝夜流注。仰觀レ山。吐レ雲呑レ煙。俯見レ水。揚レ波起レ瀾。仰觀レ山。巍隆二其頂一。俯見レ水。遠疏二其源一。山水無レ心。以レ人爲レ心。一俯一仰。莫レ非レ敎也。

邦俗喪祭。都用二浮屠一。冠婚。依二遵勢笠兩家一。在二吾輩一則自當レ用二儒禮一。而漢土古禮。今不レ可レ行。須下斟二酌時宜一。別創中一家儀注上。喪祭。余嘗著二哀敬編一。冠禮。亦有二小著一。務要二簡切明白一。使二人易一レ行耳。獨婚禮則事涉二兩家一。勢不レ得レ如レ意。當下以二漸與一レ別爲上レ要。

邦俗養子承レ後。雖レ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於レ道亦不二太妨一。堯以レ舜爲レ婿。後以二天下一與レ之。祭法曰。有虞氏祖二顓頊一而宗レ堯。則全然與二養子承一レ後相類。蓋亦天也。

生生無レ病。物之性也。其受レ病必有二可レ療之藥一。即生生之道也。然生物又有レ變焉。偶有二不レ可レ藥之病一。非二醫之罪一。譬猶下百穀無レ不二生生一。而時有レ稗不レ可レ食。非中農之罪上。

敎レ子。勿二溺愛以致一レ縱。勿二責善以賊一レ恩。

李延平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李谷子反之曰。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余則謂二先生之言。雖似各有所得。然恐非究竟語。其實眞能知理一者。即能知分殊者。未知理一。焉能知分殊。眞知分殊者。即能知理一者。未知分殊。焉能知理一。今以難易言之。見猶未透。

草木之萌芽。必移植而培養之。乃能暢茂條達。子弟之於業亦然。必使之就師於他邦。資其豪篇。然後有成。碌碌膝下。區區鄉曲。豈有暢茂條達之望。

草木移植必有其時。培養又有其度。勿太早。勿太遲。勿過多。勿過少。子弟敎育亦然。

脩身二字。上下一串。心意知物。雖有次第。而工夫則皆脩身內子目。無先後也。家國天下。雖有小大。而隨在皆脩身感應之地。無彼此也。

人至五十已後。有春心再動時候。是衰徵也。將滅之燈。必乍發焰。與此一般。余往年有自警詩。曰。晚年莫學少年人。節輙荒頹多誤身。悟得秋冬黃爛際。一時光景似陽春。須白誰憐遲暮人。自知三戒在終身。要看枯樹開花發。也是枝頭一刻春

武事不專在武藝。文學不必在文籍。

瞽目能以耳視物。聾瘂能以目聽物。人心之靈足賴者如此。

人氣質混合土氣習氣。須識別。土氣。由其地氣結聚者。覺是主氣也。習氣。緣其習俗滲染者。原是客氣也。客可逐而主不可逐。故易變化者習氣。不易變化者土氣。土氣止順導之。

於背儼然持敬。就自探出胸中多少雜念客慮。貨色名利等病根伏藏以掃蕩之。不然。徒爾兀坐瞑目。養成頑空。雖似定氣凝神。抑竟何益。

仁義禮智。種種名色。皆是本心呈露標目。有總稱。有子稱。隨處指點。究不過狀一己心體。即是我見在活物。今做此言。亦此是物。故讀書時。當認做講我物。至臨事時。卻當認做讀活書。如是互看。於學有益。

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

學人各有得力處。舉與人看。固可。但主張太過。標以爲宗旨。則後必有弊。可虞也。

看月。觀清氣也。不在圓缺晴翳之間。看花。觀生意也。存於紅紫香臭之外。

小藥。是草根木皮。大藥。是飲食衣服。藥原。是治心修身。玄戰執徐臈月。臥病偶書。

時時提撕。時時警覺。時時反省。時時鞭策。

聖人無爲。固以德感。然其所可爲則爲之。聖人無欲。固無私心。然其所可欲則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讀書亦心學也。必以寧靜。勿以躁心。必以沈實。勿以浮心。必以精深。勿以粗心。必以莊敬。勿以慢心。孟子以讀書爲尚友。故讀經籍。即是聽嚴師父兄之訓也。讀史子。亦即與明君賢相。英雄豪傑相周旋也。其可不清明其心。以對越之乎。

胸中無レ物。虛而實也。萬物皆備。實而虛也。

知。是行之主宰。乾道也。行。是知之流行。坤道也。合以成二體軀一。則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

孔子九思。曾子三省。有レ事時以レ是省察。無レ事時以レ是存養。可三以爲二靜坐工夫一。

竺氏尊二奉佛書一。太好。爲二我學一者。郤或褻二慢經書一。可レ愧可レ戒。

收二斂精神一。以讀二聖賢之書一。讀二聖賢之書一。以收二斂精神一。

好レ靜厭レ動謂二之懦一。好レ動厭レ靜謂二之躁一。躁不レ能レ鎭レ物。懦不レ能レ了レ事。唯敬以貫二動靜一。不レ躁不レ懦。然後能鎭レ物了レ事。

震巽之感爲レ氣。坎離之交爲レ精。艮兌之合爲レ形。是男女構レ精之理也。

人物凝二聚水火一。成二此體軀一。故非二水火一不二生活一。所レ好亦在二水火一。但宜レ令三適中不二偏勝一。水勝則火滅。火勝則水涸。體軀亦不レ能レ保。

酒。是水火之合。水二其形一而火二其氣一也。故體軀喜レ之。煙茶起レ於二近代一。然人亦多好レ之。以下茶能發二水之味一。煙能和中火之味上也。然不レ可二多服一。多服則害レ人。況於レ酒害尤甚。余嗜二煙茶一。故書以自戒。

讀書。宜三澄心端坐。寛著二意思一。乃爲レ有レ得。五行並下。何其心之忙邪。作文。宜二命意立言。一字不下苟。乃爲レ無レ瑕。千言立成。何其言之易邪。學者其勿下徒效二擢才人一。以陷中於二忙與一易上。

靜坐之功。在レ於二定氣凝神一。以補二小學一段工夫一。要須下氣容肅。口容止。頭容直。手容恭。棲二神

大學自二誠意一說二好惡一。至二平天下一說二絜矩一。中間亦忿懥四件。親愛五件。孝弟慈三件。都於二情上一理會。

聖人順二萬物一而無レ情。非レ無レ情也。以二萬物之情一爲レ情耳。

人多話二己所一レ好。不レ話二己所一レ惡。君子好レ善。故每稱二人善一。惡レ惡。故不レ肯レ稱二人惡一。小人反レ之。

不レ可レ誣者人情。不レ可レ欺者天理。人皆知レ之。蓋知而未レ知。

勿レ裝二門面一。勿レ陳二家儅一。勿レ揭二招牌一。勿下假二他物一以誇衒上。書以自警。

矯弊之說。必復生レ弊。只當レ知二學爲一レ己。知二學爲一レ己者。必求二之於一レ己。是心學也。至レ於二得力處一。則宜レ任二其所一レ自得一。雖レ有二小異一。不レ害二大同一。

艮背工夫。神守二其室一。即敬也。即仁也。起居食息。不レ可二放過一。非二懸空捕影之心學一。

虛羸人常服二補劑一。不二俄覺一其效一。而久服自有レ效。此學工夫亦猶レ是。

名利固非二惡物一。但不レ可レ爲二己私所一レ累。雖レ愛二好之一。亦自有二恰好得レ中處一。即天理當然也。凡人情可二愛好一者何限。而其間亦有二小大一。有二輕重一。能權二衡之一。斯得二其中一。即天理所レ在。人只怕二己私爲一レ累。名利豈果累レ人乎。

山以レ實爲レ體。而其用虛也。水以レ虛爲レ體。而其用實也。

山嶽亦不レ舍二晝夜一。川流亦寂然不レ動。

收二感於一レ寂。是性之情。存二寂於一レ感。是情之性。

鼻口一。爲二其所一牽引一。以拗中其天性上。故人之爲レ善。固是自然之天性。而爲レ惡亦是拗後之天性。以下其涉レ於二體軀一。如レ是之危上也。呼做二人心一。

心非レ有レ二。語二其本體一。則謂二之道心一。性之體也。自下其涉上於二體軀一。則謂二之人心一。情之發也。故道心能主二宰體軀一。則形色不レ失二其天性之本然一。唯聖人能用二精一之功一。以踐二其形一而已。然知二覺此功一。亦即道心之靈光。非レ二也。

人做レ事。目前多二粗脫一。徒思二量來日事一。譬如二行旅人一。齷齪思二量前程一。太不可。人須三先料二理當下一。如二居處恭。執レ事敬。言忠信。行篤敬。至下於寢不レ尸。居不レ容。一寢一食。造次顚沛上。亦皆當下事。其料二理當下一得二恰好一處。即并二過去將來一。亦自得二恰好一耳。

老人。衆之所二觀望而矜式一也。其言動當二益端一。志氣當二益壯一。尤宜下以二容レ衆育レ才爲上志。今之老者。或有下漫唱二年老一。甘二頽棄一者上。或有下猶爲二少年伎倆一者上。皆非也。

百年無二再生之我一。其可二曠度一乎。

率レ羊悔亡。操存工夫當レ如レ此。

寛懷不レ忤二俗情一。和也。立脚不レ墜二俗情一。介也。

不苟字。可二以寡一レ過矣。不愧字。可二以遠一レ咎矣。

古往今來。一塊堪輿。皆情世界也。感應之幾在レ於此。而有二公私一焉。爲レ政者宜四先一持三其公情二以待レ物。使三人各得二其公情一而已。然私情亦有下可二恕令一レ達無上レ碍者上。臨レ事酌二其輕重一可也。

君子自慊。小人則自欺。君子自彊。小人則自棄。上達下達。落二在一自字一。

忿熾則氣暴。慾多則氣耗。懲レ忿窒レ慾。於二養生一亦得。

人皆知レ問二身之安否一。而不レ知レ問二心之安否一。宜二自問一能不レ欺二闇室一否。能不レ愧二衾影一否。能得二安穩快樂一否。時時如レ是。心便不レ放。

古往今來。生生不レ息。精氣爲レ物。天地未三嘗增二一物一。游魂爲レ變。天地未三嘗減二一氣一。

無レ爲而有レ爲之謂レ誠。有レ爲而無レ爲之謂レ敬。

聖人見三事於二幾先一。自二事未レ發而言。謂二之先天一。自二幾已動一而言。謂二之後天一。中和。一也。誠敬。一也。

道固活。學亦活。儒者於二經解一釘牢細縛。幷二道與レ學幾死。須下拔二其釘一。解二其縛一。令上レ得二蘇回一可也。

心得二中和一。則人情皆順。心失二中和一。則人情皆乖。感應之機。在レ於レ我矣。故人我一體。情理通透。可二以從一レ政矣。

人當四自認三我軀有二主宰一。主宰爲二何物一。物在二何處一。主於レ中而守レ於レ一。能流行。能變化。以二宇宙一爲レ體。以二鬼神一爲レ迹。靈靈明明。至微而顯。呼做二道心一。

人當三自認二我有一レ軀。軀爲二何物一。耳有二天性之聽一。目有二天性之明一。鼻口有二天性之臭味一。手足有二天性之運動一。此物也各專レ於レ一。而不レ能二自主一。則其與レ物感應。而物之自レ外至。或有下塗二耳目一。膠二

之一耳。

學。稽二諸古訓一。問。質二諸師友一。人皆知レ之。學。必學二諸躬一。問。必問二諸心一。其有二幾人一邪。

良爲二篤實輝光一。君子之象也。物之有レ實者。遠而益輝。近則狎レ之。不レ覺レ美也。面レ月而看レ月。不レ如三背レ月而觀二月。近レ花而看レ花。不レ如三遠レ花而瞻二花。

順境如レ春。出遊觀レ花。逆境如レ冬。堅臥看レ雪。春固可レ樂。冬亦不レ惡。

去二假己一而成二眞己一。逐二客我一而存二主我一。是謂レ不レ獲二其身一。

敬。生二勇氣一。

謙。德之柄也。敬。德之輿也。可三以行二師征二邑國一矣。

釋レ靜爲二不動一者。訓詁也。靜何曾不レ動。釋レ動爲二不靜一者。訓詁也。動何曾不レ靜。

箴者。鍼也。心之鍼也。非幾纔動。即便箴レ之可也。至レ於二增長一。則得レ效或少矣。余好二刺鍼一。値二氣體稍不二清快一。輙早刺二心下一十數鍼。則病未レ成而潰。因悟二此理一。

人自二嬰孩一至二老耋一。恒受三德於二陰闇之中一而不二自知一。是何物也。被褥枕席是也。有二一先輩一。甚敬二被褥一。必手展二收之一。不レ委二之臧獲一。其用レ心亦云厚矣。

能愼二寢食一。孝也。

以レ天而得者固。以レ人而得者脆。

赤子先知二好惡一。好屬二愛邊一。仁也。惡。屬二差邊一。義也。心之靈光。自然如レ是。

天始レ氣而地造レ物。天變而地化也。是知造化二字語二地功一。不三獨人爲二レ地。而萬物皆地也。然非三天氣入而主二宰之一。則物不レ能レ活。人不レ能レ靈。主宰之靈。即性也。

爲レ政須レ知者有二五件一。曰輕重。曰時勢。曰寬厚。曰鎭定。曰寧耐。是也。如下擧レ賢遠レ佞。勸レ農薄レ稅。禁レ奢尙レ儉。養レ老慈レ幼等數件上。人皆知レ之。

智。仁。性也。勇。氣也。配以爲二三德一。有二妙理一。

昔人謂道之大端。在二道心人心一。而其節目在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一。余謂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精一執中。約二情於一レ性也。本體。工夫存焉。其著功處。則爲二五倫之交一。有二親義別序信之敎一。即感應自然之條理。見二性於一レ情也。工夫。本體存焉。後之講二道學一者。往往馳二虛玄一。過二高妙一。悠渺空曠。覔二性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絶之際一。豈果人倫乎。或爲二功利一。或爲二詞章一。則於二人倫一亦滋遠矣。

性之動爲レ情。畢竟不レ可二斷滅一。唯發而中レ節。則爲二性之作用一。然錮二閉自性一者爲二習氣一。而情之發每夾二習氣一。有レ所二黏著一。是錮閉也。故習氣不レ可レ不レ除矣。工夫機筈。在二一念發動上一。就即反二觀自性一。覔二未發時景象一以挽二回之一。則情之所レ感。純以レ性動。無レ不レ中レ節也。然工夫甚難。不レ爲二習氣壓倒一者少矣。故常常戒二愼之於未レ感之時一。猶有レ所レ失。則又必挽二回之於纔感之際一。工夫無二此外一耳。

學者有二不レ嗜レ讀レ書者一。督レ之勵レ精讀レ書。有二大耽レ讀レ書者一。致レ之靜坐自省。是則對レ症而補二瀉

取レ災。勿ニ猶豫以後レ期。是處レ旅之道。即涉レ世之道也。

人當乙自思下察甲在ニ母胎中一之我。心意果如何。又當下自思ニ察上出胎後之我。心意果如レ何。人皆並全忘不レ記也。然我體既具。必有ニ心意一。則今試思察胎胞中心意。必是渾然純氣專一。無レ善無レ惡。只有ニ一點靈光一耳。方生之後。靈光之發竅。先知ニ好惡一。好惡即是非。即知レ愛知レ敬之所ニ由出一也。思察到レ此。可ニ以悟ニ我性之爲レ天。我體之爲レ地。

思ニ未レ生時之我一。則知ニ天根一。思ニ方生時之我一。則知ニ天機一。天保壬辰十月念錄此日爲ニ誕辰一

孔子在ニ川上一嘆ニ逝者一。過ニ滄浪一感ニ孺子一。遊ニ舞雩一善ニ樊遲一。與ニ浴沂於ニ曾點一。登ニ東山一小ニ魯國一。登ニ泰山一藐ニ天下一。聖人遊觀。無レ非レ學也。

孔子在レ齊聞レ韶學レ之。之レ杞得ニ夏時一。之レ宋得ニ坤乾一。觀レ周感ニ慨往古一。微ニ服於レ宋。厄レ於ニ陳蔡一。適レ衞適レ鄭適レ楚。皆不レ得レ意。聖人之學。蓋得ニ力於ニ遠游艱難一也多矣。

鄉愿一輩人。有ニ陰德惜福之說一。余謂德無ニ陰陽一。公爲レ之而已。其好ニ陰德一者。有レ待レ於ニ陽報一。若無ニ陽報一。陰德必不レ爲。而可乎。禍福亦天來。竟不レ可レ求。又不レ可レ惜。假令可レ惜。亦朝三暮四之算耳。究レ之皆揣ニ摩天數一。斷斷不可也。

人須レ知ニ貴賤各有一レ分。貴人而摸ニ倣賤者之態一。賤者而僭ニ竊貴人之事一。吾知下非ニ辱之招一。則菑之及上。

講ニ說聖賢一而不レ能レ躬レ之。謂ニ之口頭聖賢一。吾聞レ之一惕然。論ニ辯道學一而不レ能レ體レ之。謂ニ之紙上道學一。吾聞レ之再惕然。

將レ處レ事。當下先略視二其大體如上何。而後漸漸以至中精密處上可也。

物得二其所一爲レ盛。物失二其所一爲レ衰。天下有レ人而無レ人。有レ財而無レ財。是謂二衰世一。

處レ晦者能見レ顯。據レ顯者不レ見レ晦。

古人謂天下事過則有レ害。雨澤非レ不レ善也。過多則潦。其爲レ害也與レ旱同。今有レ意レ爲レ善。而任レ心自是者。皆雨澤之潦也。余亦往往見二若人一。然非二他人一也。不レ可レ不二自警一。

終年奔二走於都城內一。不三自知二天地之爲一レ大。時可レ泛二川海一。時可レ登二邱嶽一。時可レ行二蒼莽之野一。此亦心學也。

跼二蹐於城市紛閙之衢一。不レ知二春秋之偉觀一。逍二遙於田園閒曠之地一。實見二化工之無窮一。余嘗有レ句曰。城市春秋淺。田園造化忙。自謂非二瞞人語一。

有下好爲二大言一者上。其人必小量。有下好爲二壯語一者上。其人必怯懦。唯言語不レ大不レ壯。中有二含畜一者。多是識量弘恢人物。

人生有二貴賤一。有二貧富一。亦各有二其苦樂一。不三必謂二富貴樂而貧賤苦一。蓋自二其苦處一言レ之。何莫レ不レ苦。自二其樂處一言レ之。何莫レ不レ樂。然此苦樂亦猶在レ外者也。昔賢曰。樂者心之本體。此樂不レ離二苦樂之樂一。亦不レ墜二苦樂之樂一。蓋其處二苦樂一而超二苦樂一。安二其所一レ遭而無二外慕一。是眞樂也已。中庸所レ謂君子素二其位一而行。不レ願二乎其外一。無三入而不二自得一者。是也。

人涉二世如一レ行旅然。途有二險夷一。日有二晴雨一。畢竟不レ得レ避。只宜二隨レ處隨一レ時相緩急一。勿レ欲レ速以

鱗介之族。以レ水爲レ虛。不レ知二水之爲一レ實。

火滅。水涸。人死。皆迹也。

志氣欲レ銳。操履欲レ端。品望欲レ高。識量欲レ豁。造詣欲レ深。見解欲レ實。

余固無藝無能。然不レ厭三人之有二藝能一。每評二觀之一。但見下其理無上レ非二易理一。

人一身以二上下一分二陰陽一。上體爲レ陽。下體爲レ陰。降二上陽於下體一。升二下陰於上體一。則上虛下實。函成二地天泰一。又以二前後一分二陰陽一。前面爲レ陽。後背爲レ陰。收二前陽於後陰一。移二後陰於前面一。則前虛後實。亦函成二地天泰一。

面背又各分二三段一。乾三陽位在レ前。初爲レ震。中爲レ坎。上爲レ艮。坤三陰位在レ後。初爲レ巽。中爲レ離。上爲レ兌。其陽在二顏面一者。收二之背上身柱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兌後艮一。而面冷背暖。胸陽收二之背中脊髓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離後坎一。而胸虛背實。腹陽收二之背下腰上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巽後震一。而腹柔畜レ氣。腰剛聚レ精。前三陽皆與二後三陰一相代。則函成二前坤後乾一。而心神泰然。呼吸與二天地一通。余從二艮背工夫一得レ之。

進步中不レ忘二退步一。故不レ躓。臨之繇曰。元亨利貞。至レ于二八月一有レ凶。是也。

先レ天而天不レ違。廓然太公。未發之中也。誠也。後レ天而奉二天時一。物來順應。已發之和也。敬也。凡無レ事時當レ存二先天本體一。有レ事時當レ著二後天工夫一。先天後天。要二其理一則非レ一矣。學者所レ宜レ致レ思。

人情事變。或做二深看一處レ之。却有二失當者一。大抵輕看區處。中二肯綮一者不レ少。

鈔錢出而明衰。鈔錢盛而明亡。

以レ直報レ怨。要二善看一。只是以レ直待レ之。不二相讎一耳。

養生之道。只從二自然一爲レ得。有レ意レ於二養生一。則不レ得二養生一。譬二之蘭花之香一。嗅則不レ來。不レ嗅則來。

通下情三字。當レ做二彼我兩看一。人主能通二達下情一。是通在レ我。使三下情各得二通達一。是通在レ彼。如レ是透看。眞所レ謂通也。

凡遇二大硬事一。不レ消二急心剖決一。須二姑舍一レ之。宿二一夜一。於二枕上一粗商量一半。齎レ思而寢。及二翌旦清明時一。續思二惟之一。則必恍然見二一條路一。就即義理自然湊泊。然後徐區二處之一。大概不レ致二錯誤一。

實學人志則美矣。然往往禁二讀書一。是亦因レ噎廢レ食。

易以レ天説レ人。書以レ人説レ天。

人一生履歷。除三幼時與二老後一。率不レ過二四五十年間一。其所二聞見一。殆不レ足二一史一。故宜レ讀二歷代史書一。上下數千年事迹。羅二在胸臆一。不二亦爲一レ快乎。著眼處最在二人情事變上一。

余常讀二宋明人語錄一。有レ可レ肯。有二不レ可レ肯。有二似レ可レ信而不一レ可レ信。有二似レ可レ疑而不一レ可レ疑。反覆讀レ之。殆如下與二諸賢一同堂親相討論上。眞是尚友有レ益。

老莊固與レ儒不レ同。渠只是了二一箇智字一。老子深沈。莊周另出二機軸一。

知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一。則知三滿世界都爲二惻隱之心一。宇宙間只是一實。更無二虧欠一。

人須レ認三心在二腔子裏一。又須レ認三心在二腔子外一。

其認以爲レ不レ及者。則殆是醉倒狀也。

收二斂精神一時。自覺如レ閉二聰明一。然及二熟後一。則闇然日章。機心酬酢時。自覺聰明通達。然稔以成レ習。則的然日亡。

申申天天氣象。收斂熟時自能如レ是歟。

以二春風一接レ人。以二秋霜一自肅。

克己工夫。在二一呼吸閒一。

操則存。人也。舍則亡。禽獸也。操舍一刻。人禽判焉。可レ不レ戒乎。

人往往有下將二不緊要事一來語者上。我輙易レ生二傲惰一。太不可。渠曾未レ經レ事。所以認二閑事一。做二緊要事一。我緩頰論レ之可也。以二傲惰一待レ之。失德也。

人生レ於レ地而死レ於レ地。畢竟不レ能レ離レ於地。故人宜レ執二地德一。地德。敬也。人宜レ敬。地德。順也。人宜レ順。地德。簡也。人宜レ簡。地德。厚也。人宜レ厚。

一字。積字。甚可レ畏。善惡之幾。在二初一念一。善惡之熟。在二積累後一。

其難其愼。國家無二不虞之患一。惟和惟一。朝廷無二多事之擾一。

余讀二明紀一。至二其季世一。君相匪二其人一。宦官宮妾用レ事。賂遺公行。兵馬衰弱。國帑則空虛。政事只是料二理貨幣一耳。東林不レ得レ不レ黨。闖賊不レ得レ不レ叢。終馴二致胡滿乘レ釁纂レ夏。嗟嗟。後世可レ不レ知レ所レ戒乎。

失レ養則身亦病。

心存二中和一。則體自安舒。即敬也。故心廣體胖。敬也。徽柔懿恭。敬也。申申夭夭。敬也。彼視レ敬若二桎梏徽纏一然者。是僞敬。非二眞敬一。

君子亦説二利害一。利害本レ於二義理一。小人亦説二義理一。義理由レ於二利害一。

眞功名。道德便是。眞利害。義理便是。

人一生所レ遭。有二險阻一。有二坦夷一。有二安流一。有二驚瀾一。是氣數自然。竟不レ能レ免。即易理也。人宜二居而安焉。玩而樂一焉。若趨二避之一。非二達者之見一。

山水之可レ遊可レ觀者。必是疊嶂攢峰。必是激流急湍。必是深林長谷。必是懸崖絶港。凡其紫翠蒙密。雲烟變態。遠近相取。險易相錯。然後有二幽致耐一レ賞。最見二坤輿之爲一レ文。若唯有二一山一有二一水一而已。則何奇趣之有。人世亦猶レ是。

物有二榮枯一。人有二死生一。即生生之易也。須レ知軀殼是地。性命是天。天地未三曾有二死生一。則人物何曾有二死生一。死生榮枯。只是一氣之消息盈虛。知レ此則通レ乎二晝夜之道一而知。

心之官則思。思字只是工夫字。思則愈精明。愈篤實。自二其篤實一謂二之行一。自二其精明一謂二之知一。知行歸レ於二一思字一。

中字最叵レ認。愞弱人認以爲レ中者。皆不レ及也。氣魄人認以爲レ中者。皆過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氣魄人認以爲レ中者固過。而其認以爲二小過一者。則宛是狂人態也。愞弱人認以爲レ中者固不レ及。而

神也。抑而揚レ之。激而進レ之。斂之權而變也。斂亦多レ術矣。

有二小吏一。苟能盡二心職掌一。爲二長官一者。宜下勸奬而誘二掖上之一。雖三時有二不當之見一。而亦宜二姑容レ之。徐徐諭說一。決不レ可レ抑二遏之一。抑遏則意阻氣撓。後來遂不レ盡二其心一。

居レ官好字面有レ四。公字。正字。淸字。敬字。能守レ此。可二以無一レ過矣。不好字面亦有レ四。私字。邪字。濁字。傲字。苟犯レ之。皆取レ禍之道也。

凡人所レ宜二急做一者。不レ肯二急做一。可レ不二必急做一者。卻要二急做一。皆錯處也。如二斯學一卽當下事。卽急務實用事。勿レ謂今日不レ學而有二來日一。如二張レ讌會レ客。登レ山泛レ湖。凡適意游觀事一。則宜レ謂三今日不レ爲而猶有二來日一可也。

人或謂外物爲レ累。愚則謂萬物皆與レ我同體。不二必爲一レ累。蓋我自累也。

過生レ於二不敬一。能敬則過自寡矣。儻或過則宜二速改一レ之。速改レ之亦敬也。如二顏子不一レ貳レ過。子路喜レ聞レ過。莫レ非レ敬也。

閑想客感。由レ於二志之不一レ立。一志既立。百邪退聽。譬レ之淸泉涌出。旁水不レ得二渾入一。

心爲レ靈。其條理動レ於二情識一謂二之欲一。欲有二公私一。情識之通レ於二條理一爲レ公。條理之滯レ於二情識一爲レ私。自辨二其通滯一者。卽便心之靈。

宇。是對待之易。宙。是流行之易。宇宙不レ外二我心一。

以二禮義一養レ心者。卽養二體軀一之良劑。心得レ養則身自健。以二旨甘一養二口腹一者。卽養レ心之毒藥。心

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人之到其前。竦然起敬。不敢褻慢。不敢諂諛。信而親之。盡輸其情。如到鬼神前祈請一般。使人輸情如是。天下不足治。

人當追思往時經歷事迹。某年所爲。孰是當否。孰是生熟。某年所謀。孰是穩妥。孰是過差。以此爲將來鑑戒可也。不然。徒爾汲汲營營。算前途。計來日。亦何益之有。又尤當憶起幼穉時事。父母鞠育乳哺之恩。顧復懷抱之勞。撫摩憫恤之厚。訓戒督責之切。凡其所以艱苦而長養我者。無不悉以追思之。則今之所以自愛吾身。不肯自輕者。亦宜無所不至。

人處世有多少應酬。塵勞鬧擾。膠膠擾擾。起滅無端。因復生此計較揣摩。歆羨慳吝。無量客感妄想。都是習氣爲之也。譬之魑魅百怪。昏夜橫行。及太陽一出。則遁逃潛迹。心之靈光。與太陽並明。能達其靈光。則習氣消滅。不能爲之嬰累。聖人一掃之。曰何思何慮。而其思歸於無邪。無邪卽靈光之本體也。

天地間靈妙。莫如人言語者。如禽獸徒有聲音。僅通意嚮耳。唯人則有言語。分明宣達情意。又抒以爲文辭。則可以傳之遠方。詔於後世。一何靈也。惟若是之靈。故其構禍階。造釁端。亦在言語。譬猶利劍之善護身者。輙復自傷。可不愼乎。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固爲確言。余亦謂。人負我時。我當思吾之所以致負以自反。且以爲切瑳砥礪之地。於我多少有益。烏容仇視之。

誘掖而導之。敎之常也。警戒而喩之。敎之時也。躬行以率之。敎之本也。不言而化之。敎之

言志後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此學吾人一生負擔。當ニ斃而後已一。道固無レ窮。堯舜之上善無レ盡。孔子自ニ志學一至ニ七十一。每ニ十年一自覺ニ其有レ所レ進。孜孜自彊。不レ知ニ老之將一レ至。假使ニ其踰レ耄至一レ期。則其神明不測。想當レ爲ニ何如一哉。凡學ニ孔子一者。宜下以ニ孔子之志一爲中志。文政戊子重陽錄

自彊不息。天道也。君子所レ以也。如下虞舜孳孳爲レ善。大禹思ニ日孜孜一。成湯苟日新。文王不ニ遑暇一。周公坐以待レ旦。孔子發レ憤忘上食。皆是也。彼徒事ニ靜養瞑坐一而已。則與ニ此學脈一背馳。

自彊不息時候。心地光光明明。有ニ何妄念遊思一。有ニ何嬰累窒想一。

孔子之學。自ニ修レ己以敬一至レ於レ安ニ百姓一。只是實事實學。以レ四敎文行忠信。所ニ雅言一詩書執禮。不下必嘗事ニ誦讀一而已上也。故當時學者雖レ有ニ敏鈍之異一。各成ニ其器一。人皆可レ學。無ニ能不能一也。後世則此學墜レ在ニ於藝一途一。博物多識。一過成レ誦。藝也。詞藻縱橫。千言立下。尤藝也。以ニ其墜下於レ藝也。故有ニ能不能一。而學問始與ニ行儀一離。人之言曰。某人學問有レ餘而行儀不レ足。某人行儀有レ餘而學問不レ足。孰有下學問有レ餘而行儀不レ足者上乎。可レ謂ニ繆言一矣。

凡敎自レ外而入。工夫自レ內而出。自レ內而出。必驗ニ諸外一。自レ外而入。當レ原ニ諸內一。

吾人須レ知ニ自重一。我性。天爵。最當ニ貴重一。我身。父母遺體。不レ可レ不レ重。威儀。人所ニ觀望一。言語。人所レ取レ信。亦得レ不ニ自重一乎。

言志錄跋

余受學於一齋先生。有年矣。今茲承乏於浪華副鎭。久違教範。因出此錄。日讀數章。沈潛而玩味之。猶之面命耳提也。凡有志於學者。皆當正其趣向。况於有邦爲士者乎。吾觀世之號稱好學者。或馳虛文。而無實得。或流功利。而失正路。其於家國也。果何益。豈非以學乖其方乎。此錄悉出於先生之所自得。正足以使人正其趣向而得所歸宿矣。余不敢自私也。特校刻之。貽諸世之有志者。共焉。甲申春仲月下浣。書於浪華城山里解舍。

源綱條。

三。則餘七。故七爲二少陽之數一。就二十中一除二老陰位四一。則餘六。故六爲二老陰之數一。又自レ一至レ十之積。則成二五十五一。謂二之天地之數一。今試屈二伸五指一數レ之。先自二大指一屈爲レ一。食指爲レ二。中指爲レ三。無名指爲レ四。小指爲レ五。再自二小指一伸爲レ六。六與レ五。即十一。無名指爲レ七。七與レ四。即十一。中指爲レ八。八與レ三。即十一。食指爲レ九。九與レ二。即十一。大指爲レ十。十與レ一。即十一。每一指皆十一。合二五指一而成二五十五一。則天地之數。蓋既具レ於二掌中一矣。又就二天地之數一。以二其五十一充二蓍數一。餘五。虛レ之以擬二卦位一。卦位六虛。五則一不足。蓍用二四十九一。五十則一有餘。並未定也。方二筮時一。蓍虛二其一一。蓋去二其有餘一。歸二之於不足一。是感應之幾也。乃蓍數退成二四十九一。而卦位進具二六虛一。以待レ於二六十四一。數於レ是定矣。蓍之德。圓而神。故七二其七一。卦之德。方以智。故八二其八一。用レ七求レ八。得二九與一レ六。以推二吉凶悔吝之所一レ趨。凡是數理之秘也。不二獨易爲一レ然。而萬物之數。亦皆不レ越レ於レ此。

有下所二省悟一。亦儘好。若下夫鋑二弄口舌一。縱橫辨博。使中聽者解レ頤忘上レ疲。則非二講レ經本意一。

不定而定。謂二之無妄一。宇宙間唯有二此活道理一充塞焉。萬物得レ此以成二其性一。所レ謂物與二無妄一也。

物固活也。事亦活也。生固活也。死亦活也。

天定之數。不レ能二移動一。故人生往往負三其所二期望一。而趨二其所下不二期望一。吾人試反二顧過去履歷一可レ知。

世有二君子一有二小人一。其迭相消長者。數也。數之所レ以不レ得レ不レ然者。即理也。理有二可レ測之理一。有二不レ可レ測之理一。要レ之皆一理也。人當下安レ於二可レ測之理一。以俟上於二不レ可レ測之理一。是人道也。即天命也。

凡作レ事。當三盡レ於レ人而聽下於レ天焉。有レ人平生放懶怠惰。輙謂人力徒勞無レ益。數誘レ於二天來一。則事必不レ成。蓋是人天奪二之魄一使レ然。畢竟亦數也。有レ人平生敬愼勉力。乃謂人理不レ可レ不レ盡。數俟レ於二天定一。則事必成。蓋是人天誘二之衷一使レ然。畢竟亦數也。又有二盡レ於レ人而事不下成。是理可レ成而數未レ至者。數至則成。不レ盡レ於レ人而事偶成。是理不レ可レ成而數已至者。終亦必致レ敗。要レ之皆數也。成敗有下不レ於二其身一而於二其子孫一者上。亦數也。

數始レ於レ一而成レ於レ十。十復歸レ於レ一。大而百千萬億。小而分釐毫絲。皆一十之分合。以至二無窮一也。易自二太極一而起。至二四象一而數略具。以二其一二三四之積始成下十也。就二十中一除二老陽位一一。則餘九。故九爲二老陽之數一。就二十中一除二少陰位二一。則餘八。故八爲二少陰之數一。就二十中一除二少陽位

孟子以下急ニ先務一急中親賢上爲ニ堯舜之仁智一。試檢ニ二典一。並皆前半截是急ニ先務一。後半截是急ニ親賢一。

堯舜之上善無レ盡。責レ備之言。畢竟難也。必先知ニ其人分量所一レ至。然後責レ備。不レ然。寧有ニ窮極一。

坤厚載レ物。人當レ體レ之。哀レ喪敬レ祭。亦自ニ一厚字裏面一出來。

父母遺衣服器玩。爲ニ子孫一者當下愛ヲ護之上。以無ト忘ニ追慕一。決無ニ脫レ手贈レ人之理一。今喪家分ヲ贈遺物一。

漢土亦輓近有ニ孝布孝帛一。並弊俗也。金世宗却ニ宋遺物一。亦有レ見。

能敎ヲ育子弟一。非ニ一家之私事一。是事レ君之公事也。非ニ事レ君之公事一。是事レ天之職分也。

孔門之學。專在ニ躬行一。門人問目皆學ニ己所一レ當レ爲質レ之。非レ如ニ後人執レ經叩問一。故夫子之答レ之。

亦人人異。大抵皆矯レ偏救レ弊。裁レ長補レ短。以歸ニ諸正一而已。譬猶ニ良醫對レ症處一レ劑。症人人異。

故劑亦人人異。懿子武伯子游子夏所レ問同。而答各不レ同。亦可ニ以想ニ當時之學一。

經書文字。以ニ文字一注ニ明之一可也。意味則當下以ニ我心一透入得ト之。畢竟不レ能レ着ニ文字一。

窮經須レ要三考下據於中此心上引二證於ニ此心一。如徒就ニ文字上一考據引證。輒謂ニ窮經止一レ此。則陋甚。

窮經必有ニ義理文理湊合處一。一以ニ吾識一斷レ之。斯爲レ得。

先儒經解謬誤。不レ得レ不ニ訂正一。但須レ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不レ容レ有ニ好レ異之念一。

讀書法當レ師ニ孟子三言一。曰以レ意逆レ志。曰不ニ盡信一レ書。曰知レ人論レ世。

講レ經之法。要ニ簡明一。不レ要ニ煩悉一。要ニ平易一。不レ要ニ艱奥一。只須レ使ニ聽者得ニ大意分曉一可也。至ニ深意

處一。則畢竟非ニ口舌所ニ能盡一。但或察ニ識子弟受レ病處一。間及ニ餘意一。替ニ聖賢口語一。一二箴砭。使ニ其頗

事レ君不レ忠。非レ孝也。戰陳無レ勇。非レ孝也。曾子孝子。其言如レ此。彼謂ニ忠孝不ニ兩全一者。世俗之見也。

忍字未下拔ニ去上病根一。所レ謂克伐怨欲不レ行者也。張公藝書ニ百忍字一。恐俗見。

心上有レ刃忍。忍字非ニ好字面一。但借做ニ喫緊寧耐一可也。要亦非ニ道之至者一。

多ニ一物一。斯多ニ一事一。多ニ一事一。斯多ニ一累一。

衆人以爲レ幸者。君子或以爲ニ不幸一。君子以爲レ幸者。衆人却以爲ニ不幸一。

私欲不レ可レ有。公欲不レ可レ無。無ニ公欲一則不レ能レ恕レ人。有ニ私欲一則不レ能レ仁レ物。

因ニ民義一以激レ之。因ニ民欲一以趨レ之。則民忘ニ其生一而致ニ其死一。是可ニ以一戰一。

漸必成レ事。惠必懷レ人。如ニ歷代姦雄一。有下竊ニ其秘一者上。一時亦能遂レ志。可レ畏之至。

匿情似ニ愼密一。柔媚似ニ恭順一。剛愎似ニ自信一。故君子惡ニ似而非者一。

惻隱之心偏。民或有ニ溺愛殞レ身者一。羞惡之心偏。民或有下自經ニ溝瀆一者上。辭讓之心偏。民或有ニ奔亡風狂者一。是非之心偏。民或有ニ兄弟鬩レ牆。父子相訟者一。凡情之偏。雖ニ四端一遂陷ニ不善一。故學以致ニ中和一。歸レ於レ無ニ過不及一。謂ニ之復性之學一。

情之本體。卽性也。則惡之本體。卽善也。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ニ之性一。

經之妙レ於レ用處是權。權之定レ於レ體處是經。程子權只是經一句。詮極妙。

賞罰與レ世輕重。然其分數大略。十中七賞。十中三罰。可也。

雅樂秘訣。在二聲音節奏之外一。尋常伶工固不レ及レ知。唯大師或可二與語一。故孔子語レ之。聖人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故其所レ作之樂。亦自與二天地一同レ流。春氣始至。萬物向レ榮。見二諸翕如一。暢茂條達。大和畢呈。見二諸純如一。結實成レ形。條理明整。見二諸皦如一。剝二落於レ外。胎二孕於レ內。見二諸繹如一。蓋其妙有下與二四時一合二其序一者上如レ是。唯夫子能知レ之。故語以洩二其秘一。不レ然。大師既是大師矣。聲音節奏。彼所二熟講一。雖二夫子一烏能倒誨レ之邪。

須レ知親在時。親身卽吾身。親沒後。吾身卽親身。則自不レ得レ不下以二自愛之心一愛レ親。以二敬レ親之心一自敬上。

吾靜夜獨思。吾軀一毛一髮。一喘一息。皆父母也。一視一聽。一寢一食。皆父母也。旣知二吾軀之爲二父母一。又知三我子之爲二吾軀一。則推而上レ之。祖曾高無レ非レ我也。遞而下レ之。孫曾玄無レ非レ我也。聖人親二九族一。其起二念頭一處。蓋在レ此。

體膚垢汚。化爲二蟣蝨一。不レ得レ不二刷除一。又思三念此物亦爲二吾皮毛之末所一レ生。猶不レ忍レ殺。大人之心。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其恤レ刑愼レ罰。卽是與二此念頭一一般。

深夜獨二坐闇室一。群動皆息。形影俱泯。於レ是反觀。但覺方寸內有二烱然自照者一。恰如二一點燈火一。照二破闇室一。認得此正是我神光靈昭本體。性命卽此物。道德卽此物。至レ於二中和位育一。亦只是此物光輝充二塞宇宙一處。

孝子卽忠臣。賢相卽良將。

除之數亦有二然者一。

人罹二裁患一。禱二鬼神一以禳レ之。苟以レ誠禱。或可二以得一驗。然猶惑也。凡天來之禍福有レ數。不レ可二趨避一。又不レ能二趨避一。鬼神之力。縱能一時禳レ之。而有數之禍。竟不レ能レ免。天必以二他禍一博レ之。譬如二頭目之疾。移二諸腹脊一。何益之有。故君子順受二其正一。

吉凶。以レ理言レ之。君子常吉。小人常凶。以レ氣言レ之。有二流行一。有二對待一。如二盛衰迭至一。是流行也。憂樂相耦。是對待也。

天下之憂。集レ於二一身一。非レ凶乎。天下之樂。歸レ於二一身一。非レ吉乎。享二天下之樂一者。必任二天下之憂一。則吉凶果何所レ定歟。召公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乾以レ易知。良知也。坤以レ簡能。良能也。乾坤統レ於二太極一。知能一也。

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レ惡。有二過不及一處。卽是惡。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レ善。無二過不及一處。卽是善。

萬物相待爲レ用。不レ能二相兼一。是亦其所レ以レ爲二一體一。

形質相似者。氣性亦相類。人與レ物皆然。

相法非レ沒二道理一。然其惑レ人不レ尠。故君子不レ爲也。荀卿非相。言雖二武斷一。而亦說破痛快。

雅樂感召之妙。至レ於二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一。蓋使二聽者不レ覺二手舞足蹈一。何曾思レ睡。如二鄭衞淫哇一。亦使二人手舞足蹈一。故足二以亂二雅樂一耳。乃知魏文侯聽二古樂一唯恐レ臥者。恐已非二先王之雅操一。

人心惟危。則堯舜之心。即桀紂矣。道心惟微。則桀紂之心。即堯舜矣。

水氣結爲二魚鼈一。魚鼈。即水也。而魚鼈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水。山氣結爲二禽獸一。爲二草木一。禽獸草木。即山也。而禽獸草木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山。地氣之精英結爲レ人。人。即地也。而人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地。人與二萬物一。畢竟不レ能レ離レ地。人物皆地也。今試且游二心六合外一以俯二瞰世界一。但見三世界如二一彈丸黑子一。而人物不レ可レ見。於レ是思察此中有二川海一。有二山嶽一。有二禽獸草木一。有二人類一。渾然成二此一彈丸一。着想到レ此。乃知二人物之爲一レ地。

此心靈昭不昧。衆理具。萬事出。果何從而得レ之。吾生之前。此心放二在何處一。吾歿之後。此心歸二宿何處一。果有二生歿一歟。無歟。着想到レ此。凜凜自惕。吾心卽天也。

人所レ受之氣。其厚薄分數。大抵相若。如二軀之大小。壽之脩短。力之强弱。心之智愚一。無二大相遠者一。其間有二一處受レ厚者一。皆謂二之非常一。非常則姑置レ之。就レ如二常人一。軀與レ壽與レ力之分數。不レ可レ奈二之何一。獨至レ於二心之智愚一。可三以學而變二化之一。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人一二十之。己百二千之一。果能二此道一矣。雖レ愚必明。雖レ柔必强。可二以漸進一レ於二非常之域一。蓋有二此理一矣。但常人多遊惰不レ能レ然。豈亦天有二算譽一歟。

有名之父。其子不レ墜二家聲一者鮮矣。或謂世人推二尊其父一。因及二其子一。爲レ子者長レ於二豢養一。且有レ所レ挾。遂養二成傲惰之性一。故多不肖。固非レ無二此理一。而不二獨此一。父既非常人。寧不レ慮三及二孫爲一之防一。畢竟不レ能レ反レ之。蓋亦有レ數矣。試思レ之就レ如二草木一。今年結實過多。則明年必歉。人家乘

欲レ人者。要須レ責二其志一。聒聒騰口。無レ益也。

饒舌之時。自覺二氣暴一。暴斯餒。安能動レ人。

愼レ言處。即愼レ行處。

昏睡發二囈語一。足レ見二心之不存一。

病狂人言語無レ序。則言語無レ序者。其去二病狂一也不レ遠。

人最當レ愼レ口。口之職兼二二用一。出二言語一。納二飲食一。是也。不レ愼二於言語一。足二以速一レ禍。不レ愼二於飲食一。足二以致一レ病。諺云。禍自レ口出。病自レ口入。

同ニ此軀殼一。則同二此情一。聖賢亦與レ人同耳。故其訓曰。敖不レ可レ長。欲不レ可レ從。敖欲亦是情種。何必斷ニ滅之一。只是不レ可レ長。不レ可レ從而已。大學敖惰。人往往疑レ之。吾不レ謂レ然。

枚乘曰。欲二人無一レ聞。莫レ若レ勿レ言。欲二人無一レ知。莫レ若レ勿レ爲。薛文靖以爲二名言一。余則以爲レ未也。凡事當レ問二其心何如一。心苟有レ物。己雖レ不レ言。人將レ聞レ之。人雖レ不レ聞。鬼神將レ闞レ之。

心猶レ火。着レ物爲レ體。不レ着レ於レ善。則着二於不善一。故游藝之訓。不三特導二諸善一。而又所レ以防二不善一也。博奕之賢レ乎レ已亦以レ此。

理到之言。人不レ得レ不レ服。然其言有レ所レ激則不レ服。有レ所レ强則不レ服。有レ所レ挾則不レ服。有レ所レ便則不レ服。凡理到而人不レ服。君子必自反。我先服而後人服レ之。

禹聞二善言一則拜。中心感悅。自然能如レ此。拜字最善狀。猶レ言二膝不レ覺屈一。

疾一。而至レ於二制度一立。上下守レ之。措置得レ宜。士民信レ之。則益存レ乎二其人一矣

世有二小人一亦理也。小人可二小知一。不賢者識二其小者一。是亦天地間不レ可レ無二是人一。或謂堯舜之民比屋可レ封。則過甚。但唐虞之世。雖レ有二小人一。皞皞自得。各安二其分一而已。

方以レ類聚。物以レ群分。人君以レ國爲レ黨者也。苟不レ能レ然。下各自相黨。是必然之理也。故下有二朋黨一。君道之衰也。亂之兆也。

聰明叡知。能盡二其性一者。君師也。君之誥命。即師之敎訓。無レ二也。迨二世之下一。君師判焉。師道之立。君道之衰也。故五倫之目。有二君臣一而無二師弟一。非レ無二師弟一。君臣即師弟。不二必別立一レ目。

或謂二朋友兼二師弟一者悞。

爲レ邦之道。不レ出レ於二敎養二途一。敎。乾道也。父道也。養。坤道也。母道也。

辨二虛實强弱一而後劑可レ投。知二時世習俗一而後政可レ施。

見二一物之是非一而不レ問二大體之是非一。拘二一時之利害一而不レ察二久遠之利害一。爲レ政如レ此國危矣。

人情氣機。不レ可下以二一定一求上。誘レ之而勸。禁レ之而遏。順也。導レ之而反阻。抑レ之而益揚。逆也。是故駕馭之道。當五察二其向背一。審二其輕重一。因レ勢而利コ導之一。應レ機而激コ勵之一。使四其不三自覺二其所一以レ然。此之爲レ得。

遇二難レ處之事一。不レ得二妄動一。須下候二幾至一而應上レ之。

處レ事雖レ有レ理。而一點便己挾在二其內一。則於レ理即做二一點障碍一。理亦不レ暢。

之近理。甚於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導人奢侈。使人不覺駸駸然入於其中。學者當亦以淫聲美色待之。

窮理二字。原本易傳。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吾儒窮理。唯理於義而已。義在於我。窮理亦在於我。若以徇外逐物爲窮理。恐終使歐邏巴人賢於吾儒。可乎。

吾俯仰而觀察之。日月。昭然揭明。星辰。燦然列文。春風。和煥宣化。雨露。膏澤洽物。霜雪。氣凜然肅。雷霆。威赫然震。山嶽。安靜不遷。河海。弘量能納。谿壑。深不可測。原野。廣無所隱。而元氣生生不息。斡旋於其間。凡此皆天地一大政事。所謂天道至敎。風雨霜露無非敎者。人君最宜體此。

天下之體。以交易而立。天下之務。以變易而行。

吾觀古今人主。志存文治者必創業。不忘武備者能守成。

國家於食貨無遺策。連園田山林市廛。無尺地欠租入。金銀銅並寘署鑄出。不知日幾萬計。而當今上下困弊。財帑不足。或謂奢侈所致。余則謂不特此。蓋以治安日久。貴賤人口繁衍。比諸二百年前。恐不翅十數倍。衣食之者逐年增多。生之者不給。勢必至於此。然則困弊如此。亦由於治安之久。是可賀。非可歎。但有世道之責者。不可徒諉諸時運而不慮所以救之之方。其方亦無別法可設。唯不過曰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之者衆。爲之者

敬則心精明。

脩レ己以敬。以安レ人。以安ニ百姓一。壹是天心流注。

勿下錯ニ認敬一做ニ一物一。放中在胸中上。不ニ但不レ生ニ聰明一。却窒ニ聰明一。即是累。譬猶ニ肚中有レ塊。氣血爲レ之壅滯不レ流。即是病。

人不レ可レ無ニ明快灑落處一。若徒爾畏縮趑趄。只是死敬。濟ニ得甚事一。

胸臆虛明。神光四發。

耳目手足。都要ニ神帥而氣從。氣導而體動一。

學者當ニ德與レ齒長。業逐レ年廣一。四十以後之人。血氣漸衰。最宜レ戒ニ牀第一。不レ然。神昏氣耗。德業不レ能レ致レ遠。不ニ獨戒在ニ少之時一。

少壯人精固閉而不ニ少漏一亦不可。神滯而不レ暢。過度則又自戕焉。故得レ節之爲レ難。飲食之過度。人亦或規レ之。淫欲之過度。人所レ不レ伺。且難レ言。非ニ自規一而誰規。

民非ニ水火一不ニ生活一。而水火又能焚ニ溺物一。飲食男女。人之所ニ以生息一。而飲食男女。又能戕ニ害人一。

爲レ學標ニ榜門戶一。只是人欲之私。

今之儒。勿レ攻ニ今之釋一。儒既非ニ古之儒一。釋亦非ニ古之釋一。

儒ニ其言一而不レ儒ニ其行一。則其言也。秖躬自誘。

泰西之說。已有ニ漸盛之機一。其所レ謂窮理。足ニ以驚一レ人。昔者程子以ニ佛氏之近レ理爲レ害。而今洋說

從一種氣奄奄不奮。養成一種衰颯氣象。與孔門諸子霄壤。

伯魚趨庭。始聞詩禮。時年蓋已過二十。古者易子而教之。則伯魚必既從學矣。而趨庭之前未聞詩禮。所學者何事。陳亢亦喜於問一得三。則似前此未學詩禮。此等處學者宜深思之。

取信於人難也。人不信於口而信於躬。不信於躬而信於心。是以難。

臨時之信。累功於平日。平日之信。收效於臨時。

信孚於上下。天下無甚難處事。

責善朋友之道也。只須懇到切至以告之。不然。徒貲口舌以博責善之名。渠不以爲德。却以爲仇。無益也。

畜厚而發遠。誠之動物。自慎獨始。獨處能慎。雖於接物時不太着意。而人自改容起敬。獨處不能慎。雖於接物時着意恪謹。而人亦不敢改容起敬。誠之畜不畜。其感應之速已如此。

意之誠否。須於夢寐中事驗之。

不起妄念。是敬。妄念不起。是誠。

敬能截斷妄念。昔人云。敬勝百邪。百邪之來。必有妄念爲之先導。

一箇敬生許多聰明。周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既已道破。

畏レ死者。生後之情也。有二軀殼一而後有二是情一。不レ畏レ死者。生前之性也。離二軀殼一而始見二是性一。人須レ自二得不レ畏レ死之理於二畏レ死之中一。庶レ乎二復性一焉。

亡靈現レ形。往往有レ之。蓋其人於二未レ死之時一。或切二思慕一。或極二憤恨一。氣既凝結遍身。身雖レ死而氣之凝結者不レ散。因或爲レ崇爲レ厲。然聚者無二不レ散之理一。譬猶下冬月貯二水於上器。凍冱成レ氷。器雖レ毀而氷尙存。終亦不レ能レ不二斷盡一。

方二讀レ經時一。須下把二我所レ遭人情事變一做中注脚上。臨二處レ事時一。則須下倒把二聖賢言語一做中注脚上。庶レ乎下事理融會。見中得學問不レ離二日用一意思上。

一部歷史。皆傳二形迹一。而情實或不レ傳。讀レ史者須レ要下就二形迹一以討中出情實上。

吾方レ讀レ書。一想二古昔聖賢豪傑體魄皆死一。則俯レ首感愴。一想二聖賢豪傑精神尙存一。則開レ眼憤興。

古往歷史。是現世界。今來世界。是活歷史。

博聞强記。聰明橫也。精義入レ神。聰明竪也。

有二一耆宿一好レ讀レ書。除二飮食一外。手不レ釋レ卷。以至レ於レ老。人皆稱二篤學一。以レ余視レ之。恐不レ濟レ事。渠其心常常放在二書上一。不三收在二腔子裏一。人五官之用。須二均齊役一レ之。而渠精神耑注レ於レ目。目偏受二其勞一。而精神亦從昏瞶。如レ此則雖二能看一レ書。而決不レ能二深造自得一。便除是放心。且如二孔門之敎一。自二終食一至二造次顚沛一。不二敢違一レ仁。試思渠一生手不レ釋レ卷。放心如レ此。能不レ違レ仁否。

孔門諸子。或誾誾如。或行行如。或侃侃如。氣象何等剛直明快。今之學者。終歲爲三故紙陳編所二驅

其不及聖人。亦在於此。聖人平生言動無一非訓。而臨歿未必為遺訓。視死生眞如晝夜。無所着念。

堯舜文王其所遺典謨訓誥。皆可以為萬世法。何遺命如之。至於成王顧命。曾子善言。賢人分上自當如此已。因疑孔子泰山之歌。後人假托為之。檀弓亘信多此類。欲尊聖人而却為之累。

常人平素無一善可稱。而偶有及病篤。自知不起。遺囑不亂。如賢者之為者。此則臨死一節似可取。然一種死病證候或有致然。是亦不可不知。

氣節之士。貞烈之婦。其心有所激。不敢畏死。分死者之次也。血氣之勇輕死。狂惑之夫甘死。則下於畏死者。又如釋老之徒。處死頗有自得。然其學畢竟亦由畏死而來。獨極大老人生氣全盡。溘然無病以終者。則與安死者無異耳。

生物皆畏死。人其靈也。當從畏死之中。揀出不畏死之理。吾思我身天物也。死生之權在天。當順受之。我之生也。自然而生。生時未嘗知喜矣。則我之死也。應亦自然而死。死時未嘗知悲也。天生之而天死之。一聽乎天而已。吾何畏焉。吾性即天也。軀殼則藏天之室也。精氣之為物也。天寓於此室。遊魂之為變也。天離於此室。死之後。即生之前。生之前。即死之後。而吾性之所以為性者。恒在於死生之外。吾何畏焉。夫晝夜一理。幽明一理。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何其易簡而明白也。吾人當以此理自省焉。

周官有二食醫一。掌二飮食一。飮食須三視爲二常用藥餌一耳。食不レ厭レ精。膾不レ厭レ細。即是製法謹嚴意思。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レ食。色惡不レ食。臭惡不レ食。即是藥品精覈意思。肉雖レ多不レ使レ勝二食氣一。即是君臣佐使分量意思。

聖人。如二强健無病人一。賢人。如二攝生愼病人一。常人。如二虛羸多病人一。

身恒病者。不レ覺二其痛一。心恒病者。亦不レ覺二其痛一。

需。雨天也。待則霽。不レ待則沾濡。需古文作レ雯 丙子正月錄

急迫敗レ事。寧耐成レ事。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貫。從レ人視レ之。有二中國一。有二夷狄一。從レ天視レ之。無二中國一。無二夷狄一。中國有二秉彝之性一。夷狄亦有二秉彝之性一。中國有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一。夷狄亦有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一。中國有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一。夷狄亦有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一。天寧有二厚薄愛憎於二其間一。所以此道只是一貫。但漢土古聖人發三揮此道一者獨先。又獨精。故其言語文字足三以興二起人心一。而其實則道在レ於二人心一。非三言語文字之所二能盡一。若謂三道獨在二於漢土文字一。則試思レ之。六合內同文之域凡有レ幾。而猶有二治亂一。其餘橫文之俗。亦能性二其性一。無レ所レ不レ足。倫二其倫一。無レ所レ不レ具。以養二其生一。以送二其死一。然則道豈獨在レ於二漢土文字一已乎。天果有二厚薄愛憎之殊一云乎。

聖人安レ死。賢人分レ死。常人畏レ死。

賢者臨レ歿。見二理當一レ然以爲レ分。恥レ畏レ死而希レ安レ死。故神氣不レ亂。又有二遺訓一。足二以聳一レ聽。而

議曰。微是人。患復作。盍各出衣食以給之。使是人無復食力之勞。則必能爲我肯專任之。衆議乃諧。以是再請。才德者果諾之。是則君長之始。而貢賦之所由起也。如是者彼此有之。其間又有才德大卓越乎衆者。次者亦皆來聽命焉。推而上之。以第一等才德者置諸第一等地位。乃億兆之君師是也。孟子所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意亦與此類。

欲爲世間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爲猶小也。世間生民雖衆而數有限。玆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萬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即死。輙忽入於古人籙中。於是。以我所爲。校諸古人。無足比數者。則可愧矣。故有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

士當恃在己者。動天驚地極大事業。亦都自一己締造。

喪己。斯喪人。喪人。斯喪物。

士貴於獨立自信矣。依熱附炎之念不可起。

有本然之眞己。有軀殼之假己。須要自認得。

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既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爲學。須要及時立志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

雲烟。聚於不得已。風雨。洩於不得已。雷霆。震於不得已。斯可以觀至誠之作用。

動於不可已之勢。則動而不括。履於不可枉之途。則履而不危。

爲レ可。孝子之心。愛レ親之外無二他念一。其身之艱苦。且甘受レ之。況敢求レ名乎。故金帛粟米之賜。宜下厚レ於二其親一而薄中於二其子一。蓋非レ薄レ於二其子一。所レ以レ厚レ於二其親一者。即所レ以レ厚レ於二其子一也。賞レ親之辭曰。庭訓有レ素。賞レ子之辭曰。能從二庭訓一。如レ此則孝子之素願足矣。孝名之著。必由レ於二貧寠艱難。疾病變故一。則凡有二孝名一者。率不幸人也。今若徒厚賜レ於二孝子一而不レ及レ於レ親。則於下爲二孝子一者上。幾乎資二其家之不幸一以博レ賞徼レ名也。其心恐有レ所レ不レ安。且凡稱二人之善一。當三必本二其父兄一。如レ此則不三獨勸二其孝弟一。而併以勸二其慈友一。可レ謂一擧而兩三得之一。

古今以レ舜爲二大孝人一。舜固大孝矣。然余爲レ舜不レ願レ稱二此名一。舜果爲二孝子一歟。聞三其有二此名一。必將四竦然惴懼。不三翅膚受二砭刺一。蓋舜之孝名。由二瞽瞍之不慈一而顯。使三瞽瞍爲二慈父一。則舜之孝亦泯然無レ迹。此固其所レ願也。乃不レ得レ然。故舜只憂苦百端。負レ罪引レ慝。爲レ父隱レ之。思已寧得二不孝之謗一。而不レ使二親之不慈暴白一。然而天下後世論已定。推レ舜以爲二古今第一等孝子一。而目二瞽瞍一以爲二古今第一等不慈一。夫舜之孝名不レ可二磨滅一。則瞽瞍之不慈亦不レ可二磨滅一。使二舜知一レ之。必有下不レ勝二痛苦一者上。故曰爲レ舜不レ願レ稱二此名一。

上古之時無二人君一。無二百官有司一。人各食二其力一以爲レ生。殆與二禽獸一等耳。當二是之時一。强陵レ弱。衆暴レ寡。有下不レ得レ遂二其生一者上。其間有二才德出レ於レ衆者一。則人必有下來控以レ情。請二宰斷一者上。於レ是。往而爲理三解之一。强者衆者。屈レ於二其直一而服レ於二其義一。不二敢復陵暴一。弱者寡者。因以得レ遂二其生一。如レ此者漸多。遂至レ於下群然來控。不レ能三自食二其力一。勢不レ得レ不レ拒二絕之一。於レ是。衆必相

善惡一矣。其所レ謂惡者。亦非二眞有一レ惡。由レ有二過不及一而然。性之善與三軀殼之兼二善惡一亦如レ此。性雖レ善而無二軀殼一不レ能レ行二其善一。軀殼之設。本趨二心之使役一以爲レ善者也。但其有レ形者滯。則旣承レ乎レ心以爲レ善。又由レ有二過不及一而流レ於レ惡。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二以踐一レ形。可レ見軀殼亦本無二不善一。

人不レ能レ無レ欲。欲能爲レ惡。天旣賦レ人以二性之善者一。而又必溷レ之以二欲之惡者一。天何不レ使二人初無一レ欲。欲果何用也。余謂欲者。人身之生氣。膏脂精液之所レ蒸也。有レ此而生。無レ此而死。人身欲氣四暢。由二九竅毛孔一而漏出。因使二軀殼熾二其願一。所レ以流レ於レ惡也。凡生物不レ能レ無レ欲。唯聖人用二其欲於二善處一耳。孟子曰。可レ欲之謂レ善。孔子曰。從二心所一レ欲。舜曰。俾二予從レ欲以治一。皆就二善處二言レ之。

人身之生氣。乃地氣之精也。故生物必有レ欲。地兼二善惡一。故欲亦有二善惡一。

草木之有二生氣一而日暢茂。是其欲也。從二其枝葉之所一レ長則欲漏。故伐二其枝葉一。則生氣反レ於レ根而幹乃大。如レ人亦從二軀殼之欲一則欲漏。欲漏則神耗。不レ能レ靈也。故窒二欲於一レ外。則生氣畜レ於レ內而心乃靈。身亦健矣。

鍋內之湯。蒸成二烟氣一。氣漏レ於レ外則湯減。以レ蓋塞レ之。則氣不レ能レ漏。化レ露滴下。湯乃不レ減。人能窒レ欲。則心身並得二其養一。亦如レ此。

近代賞二孝子一。賜二金帛粟米一以旌レ之。於下風二勵頹俗一之意上則得矣。但其賞レ之。當レ原二諸孝子之心一

拘乎方里九區。然後爲井田哉。

夏后氏而來。人君皆傳於子矣。是世其祿也。人君既自世其祿。而使人臣獨不得世其祿者。斯不亦爲自私乎。故世祿之法。天下之公也。

天下事物。有理勢不得不然者。學人或輙斥人事。目以無用。殊不知天下無無用之物。則亦無無用之事。其斥以爲無用者。安知其不爲大有用者乎。若輙一概以無用目之。則天之生萬物。一何無用之多也。有不中材之草木。有不可食之禽獸蟲魚。天果有何用而生之。殆非情量所及。易曰。賁其須。須亦將何用。

凡年間人事萬端。算來十中七無用。但人處平世。心無所寄。則間居爲不善亦不少。今連貫賤男女。率爲無用纏綿驅役以渉日。則念及不善者或少矣。此亦其用處。葢治安世界不得不然。亦理勢也。

欲知性之善。須先究爲惡之所由。人之爲惡。果何爲也。非爲耳目鼻口四肢乎。有耳目而後溺於聲色。有鼻口而後耽於臭味。有四肢而後縱於安逸。皆惡之所由起也。設令驅殼去耳目鼻口。打做一塊血肉。則此人果何所爲惡邪。又令性脫於軀殼。則此性果有爲惡之想否。盍試一思之。

性稟諸天。軀殼受諸地。天純粹無形。無形則通。乃一於善而已。地駁雜有形。有形則滯。故兼善惡。地本能承乎天以成功者。如起風雨以生萬物是也。又有時乎風雨壞物。則兼

使地能承乎天者。天使之也。使身能順於心者。心使之也。一也。

舉目百物。皆有來處。軀殼出於父母。亦來處也。至於心則來處何在。余曰軀殼。是地氣之精英。由父母而聚之。心則天也。軀殼成而天寓焉。天寓而知覺生。天離而知覺泯。心之來處。乃太虛是已。

氣有自然之形。結成體質。體質。乃氣之聚也。氣人人異。故體質亦人人不同。諸其所思惟運動。言談作爲。各從其氣之所稟而發之。余靜而察之。小則字畫工藝。大則事業功名。其迹皆如其氣之所結而爲之形。人之少長。從童稚之面貌而漸以長。旣其長也。凡發迹於外者。推一氣而條達之。如體軀之長大不已也。故觀字畫工藝。若其所結搆堂室園池。亦可以想見其人氣象何如。

性同而質異。質異。敎之所由設也。性同。敎之所由立也。

人君以社稷爲重。而人倫殊重於社稷。社稷可棄。人倫不可棄。

或疑成王周公征三監。非重社稷輕人倫乎。余謂不然。三叔助武庚以叛。是則叛於文武矣。爲成王周公者。不爲文武討其罪。而故縱之以黨其惡乎。即仍是重人倫矣。

諺云。禍自下起。余謂是亡國之言也。不可使人主誤信之。凡禍皆自上而起。雖其出於下者而亦必有所致。成湯之誥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爲人主者。當監此言。

征止十一。則井田也。經界不慢。則井田也。深耕易耨。則井田也。百姓親睦。則井田也。何必拘

下情與二下事一不レ同。君レ人者。下情不レ可レ不レ通。下事則不二必通一。

邦有レ道。則君與二大臣一讓レ權。權在レ於レ德。不レ在レ於レ力。邦無レ道。則君與二大臣一爭レ權。權在レ於レ力。不レ在レ於レ德。權在レ於レ德。則權不レ離レ於レ上。權在レ於レ力。則權遂歸レ於レ下。故爲レ政唯以二德禮一之爲レ尙。

大臣弄權之風。多自二幼主一而起。權一下移。不レ可二復收一。主年既長。仍擁二虛器一。沿襲成レ風。則患遺二後昆一矣。但大臣得二其人一。則獨無二此患一耳。

當二托孤之任一者。迨二孤主年長一。則當下早還二權於一君以自退避上。乃能君臣兩全。伊尹曰。臣罔下以二寵利一居中成功上。是阿衡實踐之言。萬世大臣之龜鑑也。

着眼高。則見レ理不レ岐。

當今之毀譽不レ足レ懼。後世之毀譽可レ懼。一身之得喪不レ足レ慮。子孫之得喪可レ慮。

已死之物。爲二方生之用一。既過之事。爲二將來之鑒一。

人看レ月。皆徒看也。須三於レ此想二宇宙無窮之槪一。乙亥中秋月下錄

薄レ於レ不レ得レ已而後發二諸外一者。花也。

布置得レ宜而不レ假二安排一者。山川也。

人須レ守二地道一。地道在レ敬。順承レ乎レ天而已。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守二其職一以聽レ乎レ心。是地順レ乎レ天也。

若下姑緩二其表一。以防中內政上。此爲レ政者之所レ宜レ知。

人君當レ令二士人常遊下於二射騎刀稍之技一。蓋其進退驅逐。坐作擊刺。使二人心身大有下所二發揚一。是不二但治不レ忘レ亂。而又於二政理一有レ補。

古樂不レ能レ不レ亡。樂其始レ於二何世一。果前レ乎二聖人一歟。若有レ待レ於二聖人一而後作。則其人既亡。而其所レ作安能獨保二久遠一。聖人德之精英。發而爲レ樂。乃被二之管絃一。諧二之簫磬一。使二聽者如下親二炙之一。則樂之感召。以二其德之寓下於レ此也。今去レ聖既遠。傳レ之者非二其人一。其漸致二差繆一。遂以亡。亦理勢之必然。韶之傳レ於レ齊。孔子深契レ於レ心。然恐已非二當時之全一。但其遺音尙足二以感下人。而今亦遂亡矣。凡天地間事物。生者皆死。金鐵亦滅。況乎寓レ於レ物者。能保二久遠一乎。故曰。古樂不レ能レ不レ亡。但至レ於下元聲太和。存レ於二天地人心一者上。則前レ乎二聖人一。後レ乎二聖人一。未三嘗有二始終一焉。是亦不レ可レ不レ知。

一氣息一笑語。皆樂也。一擧手一投足。皆禮也。

聰明而重厚。威嚴而謙冲。爲二人上一者當レ如レ此。

爲レ邦下レ手處。在二閫內之治一。禁二淫靡一。省二冗費一。最爲二先務一。

人君閫門之事。其好歹外人能識而竊二議之一。故欲下正二風俗一敦中敎化上。必起二基於下此。

人主每レ事私自令。則少二威嚴一。歷二有司一。則人嚴二憚之一。

不レ信二大臣之言一而信二左右之言一。不レ聽二男子之言一而聽二婦人之言一。庸主皆然。

聞諫者固須虚懷。進諫者亦須虚懷。

使人懽欣鼓舞。暢發於外者。樂也。使人整肅收斂。固守於内者。禮也。使人寓懽欣鼓舞之意於整肅收斂之中者。禮樂合一之妙也。

古者方相氏爲儺。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毆之。鄉人群然出觀。蓋制禮者有深意焉。伏陰慾陽。結爲疫氣。欲驅除之。莫若資乎人純陽之氣也。方相作氣率先。百隷從之。狀若怪物然。閭鄉老少。雜還聚觀。且駭且咲。於是。陽氣四發。疫氣自能消散。乃至閭鄉人心。亦因以懽然和暢。無復邪慝之伏鬱於内矣。蓋其近於戯處。是其妙用所在歟。

治安日久。樂事漸多。勢然也。勢之所趨。即天也。如士女聚懽。飲讌歌舞。在在有之。固不可得而禁止。而乃強禁之。則人氣抑鬱。無所發洩。必伏爲邪慝。藏爲凶姦。或結爲疾疢毒瘡。其害殊甚。爲政者但當斟酌人情。爲之操縱。置之於禁不禁之間。使其不至於過甚。是亦赴時之政爲然。

人心不可無歡樂發揚處。故王者出世。必作樂以敎之。使人心有所寄。樂不至淫。和不至流。風移俗易。斯無邪慝矣。當今所傳雅俗樂部。雖並無移風易俗之用。而士君子爲之。亦無不可。至如坊間詞曲。多是淫哇巴歈。有損無益。但舍此則都鄙男女。無所可寄以歡樂發揚。勢亦不可繳停之。譬諸病。發揚。表也。抑鬱。裏也。擊表則入裏。不可救也。不

登山嶽。渉川海。走數十百里。有時乎露宿不寐。有時乎饑不食。寒不衣。此是多少實際學問。若夫徒爾明窓淨几。焚香讀書者。恐少得力處。

凡所遭患難變故。屈辱讒謗。拂逆之事。皆天之所以老吾才。莫非砥礪切磋之地。君子當慮所以處之。欲徒免之不可。

古人讀經以養其心。離經以辨其志。則不獨讀經爲學。而離經亦是學。

一藝之士。皆可語。

凡與人語。須敎渠說其所長。於我有益。

凡事於吾分不得已者。當爲之不避。可得已而不已。是則自我生事。

才猶劒。善用之。則足以衛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

古今爲姦惡之小人。皆才過人。若商辛最是非常才子。雖有微箕比干諸賢且親。不能格其心。又不能易其位。終以斃其身而殄其世。是才之可畏也。

辭爵祿易。不爲小利動難。

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惡。但自專之。則爲取怨之道耳。

循情而制情。達欲而遏欲。是禮之妙用。

治己與治人。只是一套事。自欺與欺人。亦只是一套事。

凡欲諫人。唯有一團誠意溢於言而已。苟挾一忿疾之心。諫決不入。

助二天工一者。我從而賞レ之。戕二天物一者。我從而罰レ之。人君非レ容レ私焉。

五穀自生。假二來耜一以助レ之。人君財成輔相。亦與レ此似。

大臣之職。統二大綱一而已。日閒瑣事。遵二依舊套一可也。但發二人難レ發之口一。處二人難レ處之事一。年間率不レ過二數次一。勿レ須二紛更勞擾一。

社稷之臣所レ執二。曰鎭定。曰應機。

家翁今年齡八十有六。側多レ人時。神氣自能壯實。少レ人時。神氣頓衰脫。余思子孫男女同體一氣。其所二賴以安一者固也。不二但此一。老人氣乏。得二人氣一以助レ之。葢一時氣體調和。如レ服二溫補藥味一一般。此其所下以愛レ多レ人而不上レ愛レ少レ人。因悟王制八十非レ人不レ煖。葢謂下以二人氣一煖上レ之。非二膚媼之謂一。癸酉臈月小寒節後五日錄

酒穀氣之精也。微飮可二以養一レ生矣。過飮至レ於二狂酗一。是因レ藥發レ病也。如二人蔘附子巴豆大黃之類一。多服レ之。必致二瞑眩一。飮酒發狂亦猶レ此。

酒之用有レ二。鬼神有レ氣無レ形。故以二氣之精者一聚レ之。老人氣衰。故亦以二氣之精者一養レ之。若二少壯氣盛之人一。秖足二以致一レ病已。

勤之反爲レ惰。儉之反爲レ奢。余思酒能使二人生一レ惰。又使二人長一レ奢。勤儉可二以興一レ家。則惰奢足二以亡一レ家。葢酒爲二之媒一也。

培二植草木一。以觀二元氣機緘之妙一。何事非レ學。

能容レ人者。而後可ニ以責一レ人。人亦受ニ其責一。不レ能レ容レ人者。不レ能レ責レ人。人亦不レ受ニ其責一。

心之所レ形。尤在下於言與一レ色。察レ言而觀レ色。賢不肖人不レ能レ廋。

人之賢否。於ニ初見時一相レ之。多不レ謬。

愛惡念頭。最累ニ藻鑑一。

富貴。譬則春夏也。使ニ人心蕩一。貧賤。譬則秋冬也。使ニ人心肅一。故人於ニ富貴一則溺ニ其志一。於ニ貧賤一則堅ニ其志一。

知レ分。然後知レ足。

悔ニ昨非一者有レ之。改ニ今過一者鮮矣。

得意時候。最當レ着ニ退步工夫一。一時一事。亦皆有ニ亢龍一。

寵過者。怨之招也。昵甚者。疏之漸也。

土地人民。天物也。承而養レ之。使ニ物各得ニ其所一。是君職也。人君或謬謂ニ土地人民皆我物也一。而暴レ之。此之謂ニ君偷ニ天物一。

君之於レ臣。擧レ賢使レ能。與治ニ天職一。與食ニ天祿一。元首股肱。合成ニ一體一。此之謂レ義。人君若徒謂四我出下祿俸上以畜レ人。人將ニ報以赴ニ驅使一而已。則與ニ市道一何以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臣之分。已屬ニ天定一。各盡ニ其職一而已。故臣之於レ君。當レ不下視ニ畜養之恩何如一而厚中薄其報上也。

心之邪正。氣之强弱。筆畫不レ能レ掩レ之。至レ於ニ喜怒哀懼。勸惰靜躁一。亦皆形ニ諸字一。一日內自書ニ數字一以反觀。亦省心之一助。

有レ心レ求レ名。固非。有レ心レ避レ名。亦非。

慮レ事欲ニ周詳一。處レ事欲ニ易簡一。

眞有ニ大志一者。克勤ニ小物一。眞有ニ遠慮一者。不レ忽ニ細事一。

讒有ニ誇伐念頭一。便與ニ天地一不ニ相似一。

大德不レ踰レ閑。小德出入可也。以レ此待レ人。儘好。

自責嚴者。責レ人亦嚴。恕レ人寬者。自恕亦寬。皆不レ免レ於ニ一偏一。君子則躬自厚而薄責レ於レ人。

今人率口說ニ多忙一。視ニ其所レ爲。整ニ頓實事一十一二。料ニ理閑事一十八九。又認ニ閑事一以爲ニ實事一。宜其多忙。有志者勿レ誤ニ踏此窠一。

緊立ニ此志一以求レ之。雖ニ搬レ薪運レ水。亦是學所レ在。况讀レ書窮レ理乎。志之弗レ立。終日從ニ事讀書一亦唯是閑事耳。故爲レ學莫レ尙ニ於立志一。

有志之士如ニ利刄一。百邪辟易。無志之人如ニ鈍刀一。童蒙侮翫。

少年時當レ着ニ老成工夫一。老成時當レ存ニ少年志氣一。

容レ物。美德也。然亦有ニ明暗一。

人言。須ニ容而擇レ之。不レ可レ拒。又不レ可レ惑。

省察到レ此。則知二我身之不一レ可二苟生一。

權能輕三重物一。而不レ能三自定二其輕重一。度能長三短物一。而不レ能三自度二其長短一。心則能是三非物一。而又自知二其是非一。是所レ以レ爲二至靈一歟。

以二三代以上意思一。讀二三代以上文字一。

爲レ學。故讀レ書。

吾既有二資善之心一。父兄師友之言。唯恐二聞之不一レ多。至レ於二讀書一亦得レ不レ多乎。聖賢所レ云多聞多見。意正如レ此。

脩レ辭立二其誠一。立レ誠脩二其辭一。其理一也。

栽者培レ之。雨露固生生也。傾者覆レ之。霜雪亦生生矣。

靜觀二造化之跡一。皆行二其所一レ無レ事。

凡事到二妙處一。不レ過レ自二得天然形勢一。此外更別無レ妙。面欲レ冷。背欲レ煖。胸欲レ虛。腹欲レ實。

人精神盡在レ乎レ面。不レ免二逐レ物妄動一。須下收二斂精神一棲中諸背上。方能忘二其身一。而身眞爲二吾有一。

心下痞塞。百慮皆錯。

閒思雜慮。紛紛擾擾。由二外物涵一レ之也。常使四志氣如レ劒。驅下除一切外誘上。不三敢襲二近肚裏一。自覺二淨潔快豁一。

吾方將レ處レ事。必先於二心下一自下二數鍼一。然後從レ事。

言志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凡天地間事。古往今來。陰陽晝夜。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其數皆前定。至レ於二人富貴貧賤。死生壽殀。利害榮辱。聚散離合一。莫レ非二一定之數一。殊未二之前知一耳。譬猶二傀儡之戲一。機關已具。而觀者不レ知也。世人不レ悟二其如一レ此。以爲二己之知力足一レ恃。而終身役役。東索西求。遂悴勞以斃。斯亦惑之甚。（文化癸酉五月念六日錄）

太上師レ天。其次師レ人。其次師レ經。

凡作レ事。須レ要レ有二事レ天之心一。不レ要レ有二示レ人之念一。

天道以レ漸運。人事以レ漸變。必至之勢。不レ能二卻レ之使一レ遠。又不レ能二促レ之使一レ速。

憤一字。是進學機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方是憤。

學莫レ要レ於二立志一。而立志亦非レ强レ之。只從二本心所一レ好而已。

立志之功。以レ知レ恥爲レ要。

盡二性分之本然一。務二職分之當然一。如レ此而已矣。

君子。有德之稱。有二其德一則有二其位一。視二德之高下一爲二位之崇卑一。及二叔世一有下無二其德一而居二其位一者上。則君子亦遂有下專就二在位一而稱レ之者上。今之君子。盍レ知下冒二虛名一之爲上レ恥。

人須二自省察一。天何故生二出我身一。使二我果供一何用一。我既天物。必有二天役一。天役弗レ共。天咎必至。

文二卷等あり。今古本大學刮目、儒門空虛聚語、增補孝經彙註の三部を收む。其洗心洞劄記を採らざりしは多く坊間に流布すればなり。

古本大學刮目一卷(通例七卷に分綴せり)は天保三年六月を以て上木する所に係る。然れども「梱外不出之書」として門人以外のものに示さず。漢唐以後の諸儒の大學に關する意見、註釋中王學の旨に協へるものを纂集し、之れに自己の意見を加へたるものなり。卷首に王陽明の古本大學傍註を附載せり。(傍註を挿註に變更したるは植字の都合による)此書天保八年の亂に燒けて殘本を存せすといふと雖も、稀に秘藏するものあり。今、井上哲次郎所藏の版本と春秋園主巖垣晃男氏所藏の寫本とによりて印行す。茲に巖垣晃男氏が其秘藏の書籍を貸與せられたるを謝す。

儒門空虛聚語三卷は天保四年の刋行に係る。中齋此書に於て太虛の說、孔子以來之れあることを證せんが爲め、總べて此事に關する古人の言論を集錄せり。猪飼敬所曾て此書を讀み、訓點の誤謬を訂正せり。中齋之れを見て其校讎の正しきに服し、之れを上欄に加へて、更に追錄するに至れり。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は孝經大全中に編入せる書にして、明の江元祚が刪輯する所に係る。之れを彙註といふは、朱鴻字は子漸、孫本字は初陽、虞淳熙字は澹然の三氏註書を刪輯するに因る。中齋此書を以て聖人易簡の道を得たりとなし、之れを增補するに黃道周字は幼安の說と己れ自身の說を以てし、又上欄に揭ぐるに王陽明、楊慈湖、羅近溪三氏の說を以てせり。

乃ち其徒を解散して自らも其跡を晦ませり。此日火勢熾んに引いて翌二十日に至りて益〻猛烈となり、大阪市の四分の一以上を燒失せり。是れより警戒殊に嚴にして中齋の徒を探偵すること急なり。是に於て中齋の徒にして或は縛に就くもの、或は自殺するもの、或は自首するもの、前後數十人に及べり。然れども唯〻中齋及び格之助の踪跡未だ分明ならざるを以て、人心尙ほ恟々たり。越えて一ヶ月を經て、即ち三月の下旬に至り、中齋匿れて大阪の一商人の家にあること露はる。二十六日の黎明、吏卒數十人來りて中齋を捕へんとす。中齋吏卒の來たるを知り、格之助と共に火を放ちて焚死せりといふ。時に中齋年四十有四。

中齋の門人は多くは與力なり。然れども又他所より遊學に來たれるものも亦之れなしとせず。門人の數は一時に四五十人を下らず。若し前後を合すれば總數千人の上に出づべし。當時最も卓絕せしものは宇津木矩之丞にして、洗心洞の塾頭たり。中齋は交道廣からざりしかど近藤重藏とは意氣相投合するものあり。中齋と重藏、何れも非常の人物なるを以て、其相遇ふや東峰西嶽、相對立するの概ありしや疑なし。然れども中齋が最も尊重せし知己は賴山陽なり。山陽は本と文人にして經學あるものにあらず。中齋が之れと相交はること甚だ奇なるが如しと雖も、山陽は中齋の陽明に類似するものあるを認容し、彼れを小陽明と稱し、中齋は又山陽を以て陽明の文章と功業とに心服せるものとせり。其肝膽相照すべき共通の點を有せしこと復た疑を容れざるなり。

中齋の著述は上に擧げたる洗心洞四部の書の外、古本大學旁註一卷、奉納書籍聚跋一卷、洗心洞詩

遂に全國の大飢饉となれり。此れより引き續き年々不作にして、天保七年に至り、更に一層甚しき大飢饉となり、其慘狀最も甚しとなす。中齋之を傍觀坐視するに忍びず。格之助をして跡部山城守に見え、大に倉廩を開いて窮民を救はんことを請はしむ。山城守之れに答ふるに四五日を出でざる内に必ず施恤する所あらんことを以てせり。中齋大に之れを悅び、指を屈して其時日の至るを竢ちしに、遷延彌久し、幾日を經るも遂に其事なし。是を以て格之助をして其事を促さしむるも、亦其效力なし。因りて復た格之助をして峻請せしむ。山城守之れに答ふるに江戶へ多量の米穀を回送すべき必要あるが故に、賑恤の擧は姑く之れを見合すべきの命あるを以てせり。中齋當路者の冷淡なる處置を慨すと雖も、復た之れを奈何ともすること能はず。因りて更に工夫を變へ、市中の豪商輩を說き、幾多の金員を借り、以て窮民を救はんことを企圖せり。然るに山城守反りて之れを遮り、豪商輩をして中齋に金員を貸すこと勿らしむ。是に於て中齋大に怒り、自ら救濟する所あらんと欲し、一切の藏書を賣却せり。其部數一千二百にして價六百五十兩に上れり。乃ち一萬枚の切手を製し、盡く之れを窮民に施與せり。然るに山城守は中齋が此擧あるを聞き、直に格之助を召して、私名を賣らんが爲めに猥りに窮民に施與したるものとして、大に譴責を加へたりといふ。凡そ是等の事一々中齋を刺激し、遂に中齋をして亂をなさしむるに至れり。

天保八年二月十九日中齋兵を擧ぐ。其徒數百人先づ豪商輩の家屋を焚燬し、倉庫を破壞し、金穀を四散せり。既にして山城守の兵と戰ひしも利あらず。黃昏に及ぶ比に餘ます所僅に八十餘人のみ。

十に近く、劇職に耐へざるを以て、病と稱して骸骨を乞へり。是を以て中齋復た其望なきを慮り、山城守の辭職の未だ允されざるに先ちて致仕し、養子格之助をして其職を繼がしめたり。時に中齋年三十有七。是れより中齋閑散の身となり、専ら學を講じ、書を著はし、併せて子弟を教授せり。天保三年六月古本大學刮目を脱稿して上木せり。是れを彼れが最初の著作となす。此歳六月中齋藤樹書院を訪へり。此行や中齋藤樹の遺跡を訪ひ深く感ずる所あり。加之歸路颶風に遭ふて反りて良知の旨意を體認するを得たり。其後彼れは數回小川村に赴き、藤樹書院に村民を集めて良知の學を講ぜりといふ。天保四年洗心洞劄記と儒門空虛聚語とを脱稿して上木せり。劄記は彼れが獨得の學說を敍述せるものにして其主義本領全く此に存すと云ふべきなり。天保五年增補孝經彙註を著はせり。是に於て四部の書成れり。曰く、古本大學刮目、曰く、洗心洞劄記、曰く、儒門空虛聚語、曰く、增補孝經彙註、是れを洗心洞四部の書となす。かくの如く中齋は其辭職後專ら力を講學と著述とに用ひしと雖も、高井山城守以後に來れる諸奉行は中齋の威望と才學とに服し、其施政に關し、難件あるときは往々彼れに諮詢して之れを決せしを以て、中齋の勢力は常に隱然諸奉行の上にあり。就レ中矢部駿河守は中齋の最も親善せし所なり。

天保七年の春矢部駿河守轉任して江戶勘定奉行となり、四月二十八日に至りて跡部山城守之れに次いで大阪東町奉行に任ぜらる。山城守其器凡庸、人を見るの明なく、遂に中齋をして亂をなさしむるに至れり。是れより先き天保二三年の頃より氣候不順にして五穀多く登らず。天保四年に至りて

要を感ぜり。中齋是に於て江戸に適き、林述齋の家塾に入り、儒學を講究し、刻苦勵精、其行の方正にして其進歩の速なる、常に儕輩を凌げり。是を以て述齋も大に望を屬し、他の諸生を誡むるや、必ず學問躬行宜しく平八郎に則るべきを以てせり。中齋又學問の餘暇を以て力を武術に用ひ、刀鎗弓銃、悉く其技を修め、殊に鎗術に至りては、其秘奧を究め、後來關西第一の名を博するに至れり。會〻養祖父重症に嬰れりとの報道に接し、中齋倉皇旅裝を整へ、大阪に歸り、慰籍看護、投藥奉養、一日も怠らざりしも、祖父の齡已に古稀に近きを以て兒孫の誠心に酬ゆるに至らず。終に文政元年六月二日を以て世を去れり。是に於て、中齋家に留まりて復た與力の業を務む。時に年二十有六。文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高井山城守實德、伊勢山田奉行より轉じて大阪東町奉行となれり。彼れ頗る鑑識に富み、竊に中齋の才氣絶倫なるを看取し、忽ち拔擢して吟味役となせり。是れ中齋が二十七歳の時なり。中齋山城守の値遇を得て、大に其驥足を伸ばすを得たり。當時大阪の吏人、不法無狀を極め、愛憎によりて刑罰を加減し、金錢によりて生殺を取捨するの風あり。是を以て市民の吏人を畏忌すること蛇蝎の如し。中齋乃ち此弊を一掃せんと欲し、邪を折き、正を救ひ、奸を懲らし、善を助け、大に刷新の實を擧ぐるを得たり。就中京都大阪の妖巫豐田みつぎを誅戮し、大阪西町の奸吏弓削新右衞門を割腹せしめたる等、其尤も顯著なるものなり。かく中齋の治績大に擧がるに從ひ、其名聲遠近に震動するに至れり。

然れども茲に中齋に取りて甚だ不幸なること出來せり。文政十三年の七月に至り、山城守齡已に七

にして言志耋錄一卷を著はす。合して四卷あり。世之れを「言志四錄」といふ。此書本と語錄にして思想の斷片を記すに過ぎざれとも、亦一齋の學問を窺ふに足るなり。加之邦人の語錄中に於て白眉と稱すべきものなり。雨森芳洲の橘窓茶話、尾藤二洲の素餐錄の類、未だ之れに及ばざるが如し。支那にありても恐くは薛敬軒が讀書錄及び胡敬齋が居業錄と伯仲の間にあらん。宜なるかな、西鄕南洲の如きは、言志四錄中より百有一則を抄錄して、之れを金科玉條とせしこと。秋月種樹明治二十一年を以て南洲手抄言志錄一卷を出せり。是れ即ち此書なり。

大鹽中齋、名は後素、字は子起、平八郎と稱す。中齋は其號なり。又居る所の室を洗心洞と名づけ、自ら洗心洞主人といへり。洗心は易繫辭上に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に本づくものなり。中齋は德島藩家老稻田九郎兵衞の臣眞鍋市郎の二男にして、寛政五年を以て阿波國美馬郡脇町(即ち今の岩倉町字新町)に生まる。幼にして母を喪ひ、母の緣故によりて、大阪の鹽田喜左衞門の養子となり、後故ありて之れを去り、天滿町の與力大鹽平八郎の養子となる、時に七歲なりき。然るに養父母倶に其歲を以て歿す。是を以て彼は教養を養祖父政之丞に受けて生長せり。

中齋は幼少の時に如何なる人を師として學を講ぜしか。世之れを知るものなし。或は中井竹山に師事せしならんといふものあれども、是れ唯々臆測のみ。何等の證左あるにあらず。兎に角中齋は少小より文武を兼修し、功名氣節を以て祖先の志を繼がんと欲するの念多く、未だ學問を以て身を立てんと欲するに至らず。與力の業を務め獄吏囚徒の間に閱歷を累ぬるに及んで、始めて深く學問の必

應じて時務策を作り、頗る國政上にも裨補する所あり。幕府も亦一齋を優遇し、屢〻賞與あり。一齋の光榮餘りありと謂ふべし。

安政六年六月、感冒を患ふ。八月に至りて稍〻回復せり。因りて强ひて塾徒の爲めに論語を講ず。之が爲めに再び二竪を挑發し、九月に入りて痰喘劇發し、荏苒起たず。元氣漸く消磨し、二十四日遂に昌平黌の官舍に沒す。享年八十八。十月三日を以て城南麻布深廣寺に葬る。一齋初め片岡氏を娶る。先ちて沒す。繼配坂本氏は離婚し、又更に中根氏を娶る。三男十女あり。長男、名は湜、愼左衞門と稱す。是れ坂本氏の生む所にして家を承けず。出でて田口氏を冒し、先ちて卒す。次男、名は其次、夭折す。三男、名は梘、家を承けて儒員となり、明治維新の後權小史となる。並に中根氏の生む所なり。內外男女孫曾凡そ三十九人なりといふ。

一齋の門人甚だ多し。其中最も著明なるものを擧ぐれば、佐久間象山、吉村秋陽、山田方谷、奥宮慥齋、竹村悔齋、林鶴梁、金子得所、大橋訥菴、池田草菴、中島操存齋、柳澤芝陵、安積艮齋、河田藻海等なり。

一齋の著述中主要なるものは古本大學旁釋補一卷、傳習錄欄外書三卷、愛日樓文詩四卷、言志錄四卷（以上刊本）、大學摘說一卷、中庸欄外書一卷、論語欄外書二卷、孟子欄外書二卷、小學欄外書一卷、近思錄欄外書三卷、周易欄外書十卷（以上寫本）等なり。今言志錄を收む。一齋壯歲にして言志錄一卷を著はし、六十を踰えて言志後錄一卷を著はし、七十にして言志晩錄一卷を著はし、八十

天保十二年、齡古稀に躋るを以て、塵事を謝絶し、以て餘年を養はんと欲し、岩村侯の矢藏の下邸に就き、數百歩の地を借り、新に書室を築き、名づけて靜修所といふ。又一樓を築き、名づけて東暖樓といふ。園には蕉柱を種えて隱棲の所となし、往來宴息す。七月述齋逝去す。是を以て悽然無聊、益々意を人世に絶つの傾向あり。此歳幕府庶政を一新し、賢良を晋む。十一月擢でられて儒官となり、昌平黌の官舍に住せしむ。是に於て幡然として復た作り、乃ち三律を賦して曰く、

畢竟虛名無ニ一長一。謬承ニ微命一入ニ朝堂一。久居ニ人後一材如レ櫟。徒在ニ物先一齡迫レ桑。昨夢猶餘簑笠態。殘軀重着帽袍裝。深慚垂釣磻溪叟。大耋鷹揚報ニ寵光一。

近築ニ幽棲一墨水涯。豈圖今日赴ニ公車一。聖明普照分ニ珠礫一。文武兼收施ニ兎罝一。不レ比蟠桃初結レ實。恰同枯卉再生レ芽。老吾願使ニ書香繼一。傳ニ一經一餘傳ニ一家一。

七十無レ車底用レ懸。抵レ今挽做曰ニ强年一。鶯鴉儘遣レ成ニ新綴一。猿鶴奈何違ニ舊緣一。赴所不レ期天一定。動ニ於無妄一物皆然。世間多少營々者。知否此翁眞可レ憐。

天保十三年舊居を以て女婿河田興に與へ、自ら居を官舍に移し、黽勉從事、後進を誘掖し、經義を講說し、敢て頽老を以て之れを人に委せず。是に於て天下の人、目して以て山斗となし、景仰せずといふことなし。侯伯以下迎聘して講を請ふもの、前後數十家、或は駕を官舍に枉げて學ぶものあり。凡そ士民の門に入るもの、無慮三千人、四月特旨を以て易を將軍の前に講ず。辨說詳晰、賞命あり。是より以後國家漸く多事なるに從ひ、或は林祭酒を助けて外交の書を作り、或は幕府の需に

寛政五年二月林簡順の門に入り、其邸内に寓し、始めて儒を以て業となす。述齋毎に其寓に來たりて相與に講習す。四月簡順沒して嗣なし。官乃ち命じて述齋をして林氏の後を繼がしむ。述齋是に於て始めて師弟の名を正うし、終身一齋を於て門人となす。然れども日夜同學、猶ほ舊時に似たり。一齋專ら心を六經に潛め、旁ら文辭を學ぶ。其交はる所のもの、松崎慊堂、清水赤城、市野隼卿の徒、皆一時の俊秀たり。或は有名の儒流を歷訪し、討論難詰、以て理義を攻む。時に儈蕉中、名は顯常、字は大典、近江の人、能文を以て世に鳴る。其江戸に來たるや、一齋常に作る所の文を示して批評を請ひ、力を得る所多しといふ。

文化二年十月林氏の塾長となり、其門生を監督す。是れより門人益々進み、從遊の士甚だ夥しく、寮舍容るゝこと能はず。然れども耳提面命、講習倦まず、夜以て日に繼ぐ。講經の日に當りては、聽者堂に滿つ。述齋の嗣子檉宇を始めとし、一齋に師事するもの少しとせず。門人の其業を遂げて家を成すもの、數十人の多きに及ぶ。就中安積艮齋、竹村悔齋等尤も其翹楚たるものなり。

一齋の岩村に於ける已に仕を辭するの後、職事あることなし。唯々文學を以て世子を輔導するの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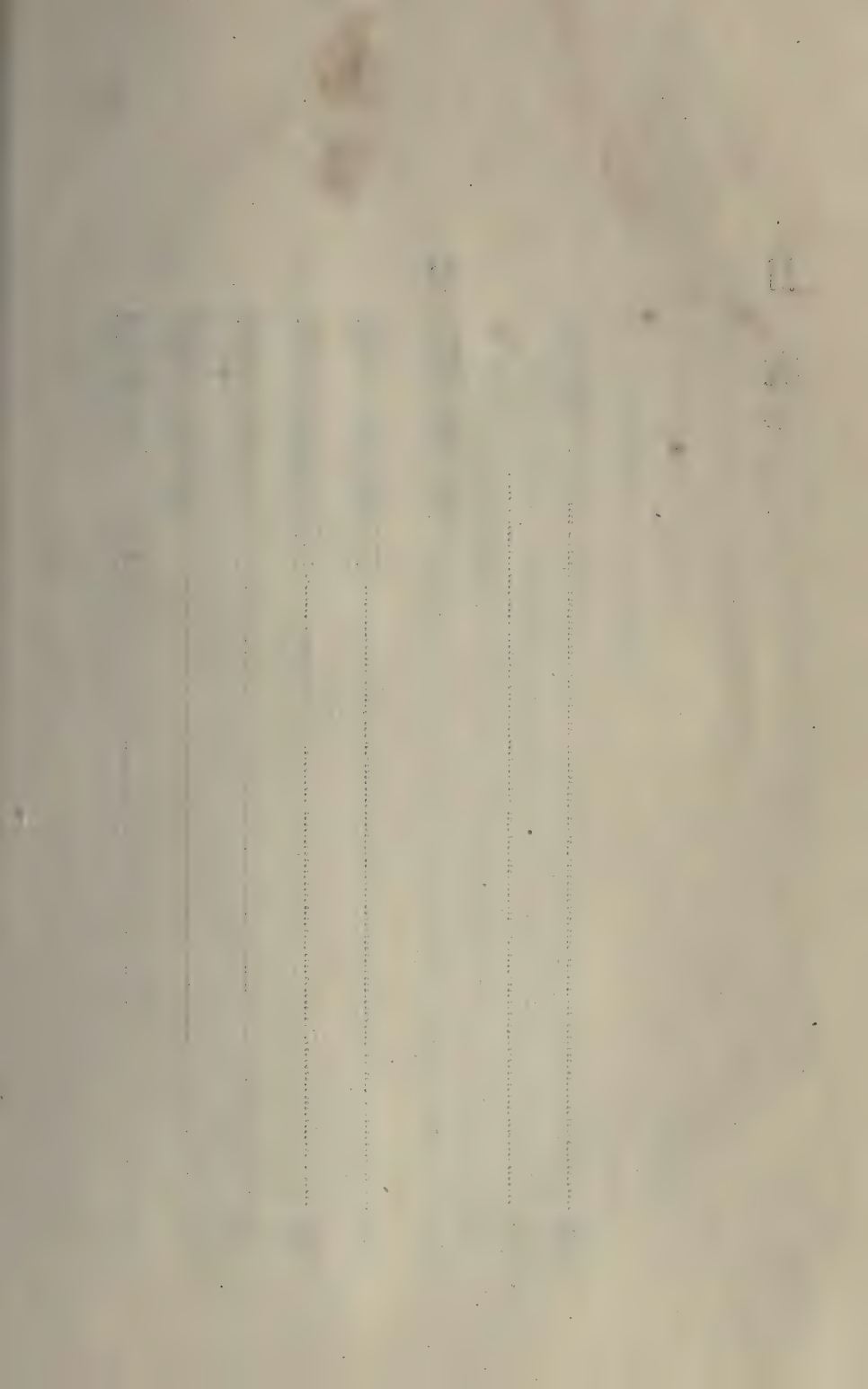
文政九年世子國を承け、一齋を擢でゝ老臣の列となし、以て國事を議せしむ、是時に當りて名聲籍甚、苟も道に志し、文を學ぶもの、贄を其門に執らざるはなし。塾徒は肥薩奧羽の人を併せて、同窓切劘、其質一ならずと雖も、皆篤く一齋を信じ、聲音笑貌に至るまで、一齋を模倣するに至る。時に吉村秋陽、山田方谷の徒、名聲尤も著はる。

の學に從事し、其志を立つること始めて堅固なるを得たり。成童に至るに及んで、嶄然頭角を露はし、天下第一等の事を以て其名を成さんと欲す。乃ち聖賢の學に從事し、其志を立つること始めて堅固なるを得たり。寛政二年一齋年十九、始めて岩村藩の仕籍に登り、近侍の列に入る。此時に當りて一齋林述齋と同じく學ぶ。述齋は本と松平氏、岩村城主能登守乘蘊の第三子なり。其頃未だ林氏を嗣がずして濱町の藩邸にあり。述齋一齋より長ずること僅かに四歲、一齋は岩村藩の子弟たるを以て幼より述齋の伴友たり。長ずるに及んで兄弟の如く、往來學を講じ、概ね虛日なし。又井上四明、鷹見星皐の門に出入し、其講論を聽く。時に世の學者概ね蘐園の餘臭に染まらざるなし。是を以て辨道薙蕪二卷を著はして之れを駁し、又孝經解意補義一卷を作る。三年八月故ありて職を免せらる。因りて仕籍を脫せんことを請ふ。十月を以て許さる。寛政四年二月述齋の慫慂により浪華に遊び間大業の家に寓す。大業曆數に精しくて又兼ねて識見あり。一齋と相遇ふて一見舊の如し。又爲めに介して中井竹山に學ばしむ。一齋日夜切磨、經義を討論し、或は夜半に至る。竹山以て厭ふべしとなさず。反りて其切問を喜べり。竹山の長子曾弘詞才絕倫、麗澤相質して學大に進む。又京師に遊び、皆川淇園に見ゆ。六月家に歸る。竹山乃詩を贈り、又一行の大字を書して與ふ。其語に曰く「困而後寢、仆而復興」と。一齋其出處を問ふ。答へて曰く「仆而復興」は王文成の語なり。首句は則ち今筆に臨んで之れを加ふるのみと。此王文成の一語、一齋をして眼を姚江派に轉ぜしむるの一端となりしこと、復た疑なきなり。

日本陽明學 下卷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博士 蟹江義丸 共編

序說

佐藤一齋名は坦、字は大道、捨藏と稱す。一齋は其號なり。又愛日樓と號し、又老吾軒と號す。江戶の人なり。其家の系大職官鎌足公に出づといふ。曾祖名は廣義、周軒と號す。始め儒を以て岩村侯に仕へ、後家老となる。祖名は信全、父の職を襲ぐ。父名は信由、文永と號す。通稱は勘平、父の職を襲ぎ、國政を執ること凡そ三十餘年、蒔田氏を娶りて二男二女を生む。長男は鷹之助、次男は卽ち一齋なり。一齋安永元年十月を以て江戶濱町の藩邸に生まる。時に父信由年四十五。是れより先き信由小菅氏の子治助を養ふて嗣となし、長女を以て之に配す。一齋生るゝに及んで、治助又一齋を以て其義子となす。一齋幼にして讀書を好み、又臨池の技を善くし、射騎刀槍の術、學ばざる所なし。北條氏の兵、小笠原氏の禮、亦皆之れを修む。十二三歲の比ほひに、殆んど成人の如し。

四言教講義……四〇三
執齋先生雜著卷之一……四二七
執齋先生雜著卷之二……四七一
執齋先生雜著卷之三……五〇四
執齋先生雜著卷之四……五四〇

中根東里

東里遺稿……五七一
東里外集……六一三

目次終

集義外書卷之八（脫論五）……一五四
集義外書卷之九（脫論六）……一七四
集義外書卷之十（脫論七）……一九八
集義外書卷之十一（中庸九經考）……二一七
集義外書卷之十二（窮理上）……二三八
集義外書卷之十三（窮理中）……二五二
集義外書卷之十四（窮理下）……二六六
集義外書卷之十五（雅樂解）……二八六

三重松菴

王學名義卷之上……三三五
王學名義卷之下……三四九

三輪執齋

日用心法……三六七

日本陽明學（下卷）

目次

佐藤一齋

序說……一
言志錄……三
言志後錄……四一
言志晩錄……七三
言志耋錄……一一〇

大鹽中齋

古本大學刮目……一四三

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
文學博士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陽明學 下卷

株式會社 大鐙閣發行